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目錄

二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42册）

清水正健 撰

水戸文籍考

舊鈔本

據舊鈔本影印

水戸文籍考抄本

清水正健撰

威公、頼房、

義公、光圀、字子龍、初字徳亮又觀之、號日新齋
又常山人又率然子、後梅里、
大日本史　禮儀類典　扶桑拾葉集　續扶桑拾
葉集　釋萬葉集　古萬葉集　神道集成　續神
道集成　新編鎌倉志　近代諸士傳略　花押藪
續花押藪　草露貫珠　草露貫珠拾遺　常陸国
志　新撰文集　新撰詩集　新撰詩集附録　文
苑雜纂　鐘銘集　立坊儀節　立后儀節　公
卿補任補闕　御氏文集補闕遺　西山隨筆
常山文集　常山詠草

肅公、綱條、字九成、號鳳山
鳳山詠草　鳳山文稿

成公、宗堯、字子鄭、號觀山
成公文集

良公、宗翰、字子翀、號奎山

文公、治保、字子安、號舜山
文公文集　尚古閣雜録

武公、治紀、字徳民、號鶴山、
鶴山詠草

哀公、齊脩、字子誠、號鼎山又天然子、信天翁、讀
亭、
東藩文献志　鼎山詩稿

烈公、齊昭、字子信、號景山
神祇志、氏族志、職官志、食貨志、禮樂志、兵志、
刑法志、國郡志、陰陽志、佛事志　八洲文藻
八洲文藻後編　明倫歌集　倭古集成　武家
女誡　息距編　大極論　山陵策　鷹書集成并別録
景山文集　景山詩集　景山詠草

順公、慶篤、字子布、號南山

人見壹、字道生、號林塘庵、卜幽軒、白賁園、把
茅亭、寛文十年歿、年七十二
莊子口義棧航　五經童子問　東見記　土佐日記
附註　林塘集

真幸忠次、號三國筆海堂、剛毅、號正心、延寶
二年歿、年六十七、
三国筆海全集書

辻達、字思聰、稱了的、號端亭、羅山門人、寛文八

年歿、年四十五、
端亭集
岡部玄又、稱拙齋、明暦元年歿、年六十三、
拙齋詩集
島山光政、稱牛庵、號桂花園、明暦二年歿、年六
十八、
古筆人名考
篠崎高義、稱藤右衛門、號自閑、貞享四年歿、
年六十八、
小宅順、字安之、一字坤德、稱生順、號處齋、延
寶二年歿、年三十七、
安積貞吉、字惠吉、稱安之允、號希齋、寛文六
年歿、年三十七、
祭禮私考　希齋詩集
岡本道種、又名尚積、稱小兵衛、晩稱道種、元祿
九年歿、年八十二
吉弘菊潭、名元常、字子常、稱佐介、號菊潭、又罄
齋、元祿元年歿、年五十二、
罄齋集
板垣矩、字陰德、稱宗憺、號聊爾、初稱中村與

庵、元祿十二年歿、年六十一、
中村顧言、字伯行、稱春帆、後新八郎、號篁溪
又號悶子、鵞峯門人、正德二年歿、年六十六、
義公遺事　篁溪文集
今井順、字可汲、稱有順、後新平、號桐軒、天和三
年歿、年三十八、
今井弘濟、字將興、稱松庵、又宗柏、後小四郎、號
魯齋、桐軒弟、舜水門人、元祿二年歿、年三十
八、
魯齋稿　病餘捷筆
山縣元纜、稱三左衛門、後源七、貞享三年歿、年五
十八、
水戶實錄
人見傳、字子傳、稱道設、後又左衛門、號懋齋、又
竹墩、丹山堂、本藤田氏、卜幽外姪、元祿九年
歿、年五十九、
春秋備考　衆訂名字抄　井々堂稿
田中犀、字一角、稱傳藏、後理介、號止丘、林
春齋門人、天明二年歿、年五十、
三國制點

辻隆、稱好庵、號亭燈、寶永五年歿、年六十六
常陸國誌
大串元善、字子平、稱平五郎、號雪瀾、懲齋
門人、元祿九年後歿、年三十九
石和見聞志　記者小傳　宋季忠義事蹟
張斐筆語　雪瀾雜錄　雪瀾集
渡邊武、稱伊之介、後與次衛門、致仕稱意舟、
正德二年歿、年六十六
武罷金鑑抄
佐佐宗淳、字子朴、稱介三郎、號十竹齋、元祿、
十一年歿、年五十九、
足利將軍傳　六物料釋　十竹齋遺稿　十
竹齋筆記　十竹齋手書　松江後雜錄
石井收、稱孫五兵衛、號三朶花、初稱關義方、
享保九年歿、年七十六
破日蓮編　勸學文
丸山可澄、字仲活、稱雲泉、後雲平、號活堂
又混齋、今井桐軒門人、享保十六年歿、年七
十五
本朝姓氏類纂　近代帝系　月卿初任〔補カ〕　叙系

摘要　陸奥國式社考　筑紫巡遊日錄　奥羽道
記　彰考館名簿　日本書紀神代巻注鈔
泰伯論　活堂隨筆
西村維宣、稱元春、元祿十一年歿、年八十八
鍼灸秘錄
鵜飼眞昌、字子欽、稱金平、號錬齋、山崎闇
齋門人、元祿六年歿、年四十六
二鶴詩集
力石忠一、字叔貫、稱助介、號凝々齋、元祿
六年歿、年五十三
篆字類纂
小川立命、稱宗本、元祿八年歿、年四十四、
方書摘要
淺羽昌儀、稱傳四郎、後甚五兵衛、享保十三年
歿、年七十三
吉野考案
井上玄桐、號擔翠、初稱寺井玄東、元祿十五年
歿、
玄桐筆記
安積覺、字子先、稱覺兵衛、號老圃又澹泊

齋、希齋子、彛水門人、致仕稱先生、元文二
年歿、年八十八、
烈祖啟續　湖亭涉筆　義公行實　西山遺
事　文恭先生行實　朱子談綺　滄洲齋文
集　碧於亭殘稿　滄洲齋筆記
神代壽煕、字叔寅、稱水工大夫、號鷗洞又茲心
齋、享保十三年歿、年六十五
鷗洞集
鵜飼貞恭、字子權、稱權平、號稱齋又松嶺、
鍊齋弟、享保五年歿、年六十九、

内藤孝齋、名貞顯、字中徵、稱甚平、錦蓉
齋、元祿十五年歿、年五十五、
森尚謙、字利涉、號儼塾、復齋、不染居士、師
事福山道祐、松永昌易、享保六年歿、年六十
九、
讀法資治論　儼塾集
伴暢、字子中、稱武平、號香竹堂、享保十七年
歿、年七十四、
歌林佛秀　印圖雜草　釋萬紀原
安藤為貫、字之實、稱内匠、號抱琴園、致仕

號素軒、享保三年歿、年六十四、
續有職問答　抱琴和歌集
安藤為章、稱右平、後新助、號年山、抱琴弟、
享保元年歿、年五十八、
年山紀聞　年山集　紫家七論　栄華物語
考　字津保物語考
青野叔元、字欽之、稱源左衛門、號果居、寶永
三年歿、年六十四、
二十一史鈔
一松拙忠、字士存、稱又之進、號昔櫻子又夜雨村、

享保十年歿、年七十三、
淨鑑院法事記
三木之幹、稱左大夫、享保十九年歿、年七十五、
桃源遺事　詩稿
澤田信貞、字興翁、稱兵藏、今井有順門人、致仕
號閑齋、正德三年歿、年七十三、
聞取法門集
鷲尾益敬、稱角之丞、致仕號慶翁、享保三
年歿、年七十二、
磐空要錄

小山田宗碩、名重範、字子寛、稱宗碩、數原宗納
門人、寶永七年歿、年六十三、
幼々彙略
加藤傳、宗與庵、稱宗樹、號九皐子又春風
洞、享保十三年歿、年六十五、
醫學證源　盧經哀腋　脉位辨正　吉禮略

私註
岡谷義端、一名次賢、字克之、稱治左衛門、中村
立節門人、寛延元年歿、年八十八、
古今書法彙要　道家秘要

青木元敬、稱藤兵衛、致仕稱瑞翁、正德八年後
歿、年七十四、
歷代珍泉圖錄
蔀賀信興、稱與次衛門、號蘆漁齋、初稱武
田七之丞、元文三年歿、年七十八、
後樂園記事
酒泉弘、字道甫又彥迪、稱彥大夫、號竹軒、宋
山、小島齋、何陋園、享保三年歿、年六十五、
明語要錄　達而和名　彙纂知源錄　江都見
聞錄　言志集　二十二社奉幣考　竹軒遺集

竹軒外集
栗山愿、字伯立、稱源助、號潛峰又拙齋、初名
呂澤成信、寶永二年歿、年三十六、
保建大記　倭史後編　樊籠集　潛峰詩稿
大江廣貞、字彥輔、稱文衛門、號南塘子又松
鄰、伊藤仁齋門人、享保十八年歿、年五十八、
松鄰遺稿
小宅忠、字子朴、稱忠次平、號采菊、中隱子、安元
山醯鷄老人、寛保元年歿、年六十九、
采菊詩集　采菊隨筆

三橋弘增、稱半六、致仕稱夕流、明和四年歿、年
八十四、
田間很雛紀事　雨夜伽
佐野脚成、稱清六、後甚衛門、享保五年歿、年六
十八、
新補水城實錄　續王代一覽　不問語
三宅緝明、字用晦、稱九十郎、號觀瀾又端山、
師事淺見絅齋、木下順庵、享保三年歿、年
四十五、
中興鑑言　烈士報讎錄　助字雅（甘雨亭叢書）　文

機關談　論贊駁語　聽雁行記　觀瀾文集
打越直正、字子中、稱彌八郎、號樸齋、三宅觀
瀾門人、元文五年歿、年五十五
樸齋遺稿
佐治興、字希亨、稱理平次、號竹暉又鶴巢子、
師事李一陽、木下順庵、享保三年歿、年四十二、
竹暉集
小池友賢、字伯純、稱源太左衛門、號桃洞、中
村篁溪門人、寶曆四年歿、年七十二、
甘棠遺訓　韓使報酬日記　夾字俗解　南
曆長曆引閱指掌圖　桃洞隨筆　桃洞遺稿
金蘭唱和集
中島通軒、名為負、字子幹、稱平次、號通軒、
酒泉竹軒門人、享保十五年歿、年四十八、
通軒遺稿
岡本秀常、一名可復、後可俊、稱官藏、享保
七年歿、年三十八
外國說略
中村顧直、字子彥良、稱彥五郎、號浩然齋、
篁溪子、林整宇門人、元文三年歿年六十、

浩然齋小集　中村雜記
西野泰定、稱松衛門、享保十六年歿、
依田慮安、字徐行、稱善左衛門、號鉞廬又竹
雲、林信篤門人、延享元年歿、年五十二
攝關大臣考　鉞廬集
河合正修、字誠甫又子言、稱傳次、號菊泉又
白鷗、挹芳華明風月閣人、寶曆五年歿、年五十七、
史館舊話　先達遺事
佐久間高方、又健、又和風、稱權平、後庄左衛門、
號東野散人、獨立齋、山鹿素行門人、寛保
元年歿、年八十二、
東遷基業　立齋舊聞記　戰攻標矩　治平
本義　正文辨論　軍器溫知錄
加藤厚明、字子高、稱東喬、號洞庭、悠齋生
洲、九皐子、寶曆十年歿、年五十九、
將軍小傳
川上政辰、稱市左衛門、號櫟齋、享保十七年
歿、年三十四
岩城便宜
小宮山昌嶠、字偉叔、稱本次郎、後治郎衛門、號

桂軒又忍亭、歿年四十五、

音樂考　樂器考　江戸八賦　韓客唱和　桂軒遺稿

増子淑時、字子中、稱宰八郎、號滄洲、快然亭、寶暦八年歿、年五十七、

松村榮、又清榮、後定、字信卿、稱辰衛門、號芳洲、燕石窩、安積澹泊門人、寶暦七年歿、年五十八、

燕石窩文集　芳洲詩艸　燕石窩唱和集

岡井孝先、字仲錫、稱文次郎、號澹泉、嵰洲、

嵰洲遺稿

藤咲正方、字叔通、稱傳八、後小衛門、號僊潭、粹精堂、寶暦十一年歿、年七十四、

有職備考　大日本史引書通考　僊潭詩稿

海棠詩

稻葉則通、稱源大夫、山鹿高基門人、致仕稱圓齋、寶暦十年歿、年九十、

稻葉百城

德田庸、字子疇、稱儀七、後五左衛門、號錦江、汶江、薜茘園、安積澹泊門人、明和八年歿、年六十二、

錦江文集

富田敏貞、字復圭、稱理介、號長洲、増子滄洲門人、寛政六年歿、年七十七、

鈴木重祐、字子啓、稱與市、號白泉、寛政五年歿、年七十七、

野口祐、字子謙、稱多新次、號甘谷、増子滄洲門人、安永七年歿、年六十五、

名越克敏、字子聰、稱十藏、號后簡齋、又况輙洞、致仕號南溪、安永六年歿、年七十九、

政事談　桑韓萍梗錄　後樂園志　后

簡齋稿

久方定明、稱忠衛門、號蘭渓、天明五年歿、年六十五

松岡郡鑑

青山延彝、字子好、稱一之進、號瑤溪、享保元年歿、年七十五

常陸二十八社考　加藤清正解、瑤溪文集

小池欧永、稱水之助、致仕號勇水、安永六年
歿、年八十
大場景明、字俊甫、稱大二郎、號南湖、康
齋、致仕稱大樂、天明五年歿、
　農府欧篡要　南湖詩艸
谷遵、字義父、稱佐之衛門、號維揚、天明四
年歿、年六十二、
　皇朝史略　維揚先生遺稿
皆川敎純、稱拙藏、後稱六、致仕稱瓦全、明和二
年歿、年八十七、
　封内巡見記
吉田尚春、稱孝節、明和四年歿、
　麻疹俗說辨
鈴木之善、字子道、稱銀之允、後元知、號櫻溪、
文化元年歿、年七十六
　日本史類字目錄
河原正路、稱太郎左衛門、致仕稱、探菊、天明
八年歿、年七十七、
檜山雅明、稱與市、後儀左衛門、文政七年歿、
年八十六、

會山集
立原萬、字伯時、稱甚五郎、號東里、此君堂、
致仕稱翠軒、文政六年歿、年八十、
　鄉黨遺聞　海防集說　淡川亂民紀事
　新安手簡　西山遺聞　楢林雜話　翠軒雜
議
加藤正修、稱傳之衛門、致仕稱一瓢、天保九年
歿、年九十四、
　鐵英
大場維景、字禎甫、稱彌衛門、號玉泉、致仕
稱玄賞齋、文政九年歿、年七十七
　富嶽遊記
鈴木重宣、字俊卿、稱千次、號大允、檉泉、風
詠亭、文政六年歿、年七十三
　足利傳　常陸名所考　德潤遺事　老子
　臆解　智仙院禪尼紬泉行狀
寺門孝寬、稱喚一衛門、文政十一年歿、年七十五、
谷田部常德、字子朴、稱藤八郎、號東壑、寬
政元年歿、年五十七
　擊蒙篇　東壑遺稿　東壑筆記

原南陽、名昌克、字子柔、稱玄與、又玄春、後玄
與、號叢桂亭、致仕稱南陽、文政三年歿、
年六十八、備水正侯祖正被、字子葵、稱宗順、號蘆庵、附事南陽、小宮山楓軒撰南陽墓誌銘、
醫事小言　經穴彙解　瘈狗傷考　寧亭方
記　叢桂偶記　砦州三喜直指論
森篤恒、字士行、稱藤十郎、文政元年歿、年六十
九、
本朝五暦法　上古暦州　日本史天文錯誤考
長久保玄珠、字子玉、稱源五兵衛、號赤水、享
和元年歿、年八十五、
東奥紀行　安南國漂流記　長崎行役日記
常北遺聞　禮記王制地理圖説　日本輿地路全
圖　清廣輿圖爲貢　言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
菊地重固、字子厚、稱平八郎、號南洲、栗野粟
山門人、文化五年歿、年五十八、
小宮山楓軒、名昌秀、字子實、稱造酒之介、後治
郎衛門、桂軒孫、立原東里門人、致仕称楓軒、
天保十一年歿、年七十七、
垂統大記　垂統記事　楓軒史料　盈筐錄
續盈筐錄　大典質疑　西州投化記　元寇始末

異稱日本傳補遺　水府史料　水城金鑑
水戸紀考　存舊得聞　史林年表　威公年譜
義公年譜　德川遺亨斈譜　常陸五家譜
吉田神社考　農政座右　楓軒偶記　楓軒記
談　楓軒文書纂　小宮山氏家集　小宅氏
存笥稿　日本史人名抄　日本史異名抄
小澤政敏、字叔通、稱多門、號蘭江、師事大
場南湖、山路之徵、天明七年歿、年三十三、
蘭江隨筆
高橋廣備、字子大、稱又一郎、號坦室、長久保赤
水門人、文政六年歿、年五十三、
爲學入門抄　坦室雜錄
石川久徵、字伯誠、稱久次衛門、號桃蹊齋、
算水、天保八年歿、年八十二、
水府地名考　桃蹊雜話　常陸郷名考　篋箕
水漫錄　税法私考　職官私考　丹蛙閑談
增補本朝姓氏類纂　姓名類林
藤田一正、字子定、稱治郎左衛門、號幽谷、
立原東里門人、文政九年歿、年五十三、
修史始末　二連異稱　藤衣

唯宗氏族考　舜典二十八字考　孝經孔傳辨
熊澤伯經傳　幽谷封事　幽谷遺稿　幽
谷詩集
雨宮廣安、稱又五郎、致仕稱讃亭、天保三年後
歿、年七十四
美知久佐集
古久保中行、稱隆軒、後多左衛門、號鳴谷、赤
水娃、寬政八年歿、年四十九、
櫻井安亨、字君節又通卿、稱彥之允、號龍
渊又居易堂、立原東里門人、文化二年歿、年
四十、
居易堂遺稿
藤田貞正、字子卿、稱將監又主書、號北郭、立
原東里門人、致仕號晴軒、弘化三年歿、年七
十三、
廣島紀聞　御國中古事記　取畜待用
岡本祐躬、稱小兵衛、文化十三年歿、年六十二
水府武術傳系
三村歸實、稱傳左衛門、文化十一年歿、年六十、
智理安久多

大竹親從、字子座、稱與五兵衛、號雲夢、致仕
稱吉庸、天保二年歿、年六十八、
補參議事蹟考　皇子傳考書
川口長孺、字孾卿、稱助九郎、號綠野園、天
保六年歿、年六十三、
征韓偉略　三朝寶訓　史館事記　本朝食
祿志　神宮苑寺遷記　琉球傳　齊桓公軍談
紀元通覽　祭祀儀　綠野園隨筆　綠野
園閒見錄
津田信弘、稱右中、文政二年歿、年七十、
青山延于、字子世、稱量介、號雲龍又拙齋、天
保十四年歿、年六十八、
皇朝史略　續皇朝史略　明徵錄　國史稿
國史補遺　武公遺事　侍座記言　文苑遺談
文苑遺談續集　詞林摘英　藩舶紀事
左傳杜註正誤　伐村錄　文章堂錢譜　拙
齋文集　拙齋隨筆
谷忠明、字子陽、稱佐之衛門、號揣摩堂、致仕號
鬼谷、維陽子、天保三年歿、年七十六
尉繚子國字解　太田村孝子紀事

白石意隆、稱又衛門、號迷悟堂、致仕稱一如、文
政九年歿、年七十四
百姓教訓書　真贋琢志　盈虚論　農民制
詞
吉田尚典、字子新、稱本節、後本助、號仁菴、又
謙齋、致仕稱愚谷、立原翠軒門人、天保三年
歿、年六十九
仁菴脈訣　飛耳長目
摘勝文、字子質、稱長次郎、號一默、嘉永五年
歿、年八十
群書摘英
岡野行從、字子言、稱庄五郎、號逢原堂、立
原東里門人、文政三年歿、年四十六
安寺持方碑並村記
岡井興、字子璠、稱富五郎、號蓮亭、文政九年
歿、年七十六
制產論　經筵獻義　周官圖說　佛法管窺
救民例
藤幽谷門人
會澤安、字伯民、稱恒藏、號正志齋、又欣賞
齋、致仕稱憩齋、文久三年歿、年八十二

宇庵志道吉田活堂所作

新論　迪彝篇　草偃和言　學制略說　退食閒
話　洙泗教學解　泮林好音　及門遺範
下學邇言　責難解　泰否炳鑑　江湖負暄
讀直毘靈　閑聖漫錄　孝經考　中庸釋義
刪詩義　典謨述義　讀論日札　讀書日札
讀易日札　讀周官　稽古雜錄　豈好辯
千慮異聞　諳夷問答　兩眼考　三眼餘考
息邪漫錄　正志齋文稿　正志齋詩稿
風簷集　晤柯集　諸家學校紀聞　心表
晤說　人臣去就論　銃陣論　辨字府荒迹
時務策　禦侮策　己丑備忘錄　思問錄　言
志篇　正志齋遺書　正志齋雜錄
高野世龍、字子隱、稱昌碩、後文助、號陸沈亭、
享和二年歿、年四十六
芻蕘錄　富強六略
小澤正容、字子薇、稱市二郎、文化三年歿、年四
十
流星考
清村貫、稱理三郎、
武公慎終日錄

菊池貫、字子行、稱善三郎、後善左衛門、號
西厓、弘化四年歿、年六十二、
送窮迎祥篇
石川清秋、字公勤、稱儀兵衛、號愼齋、致仕
稱太清、嘉永四年歿、年七十九、
水戸紀年　水國詩料　小金遺事
増子淑茂、字子陽、稱幸八郎、號穀齋、天保
七年歿、年七十、
里老傳
佐藤成裕、字子綽、稱平三郎、號中陵、芳莪堂、
温古齋、嘉永元年歿、年八十七、
奇說雜編　琉虬百花譜　温故齋小說志
温故齋五瑞編　温故齋菌譜　六十二候析撰
金薯錄　薩州產物錄　飼籠鳥篇　和名鈔
寒閣閑見雜錄　中陵漫錄
名越政敏、稱十藏、致仕稱汎齋、富田敏好
子、為名越時敏所養、天保十四年歿、年六十二、
文苑受簡
岡崎正忠、字子衛、稱仲衆、後次郎兵衛、號
槐陰、藤田幽谷門人、天保二年歿、年四十八、

天朝光被盛典　常陸舊古祕書　修史復古紀
略　義公居喪大意　英勝院夫人年譜　西山遺
文　翠松筆記　春秋列國系譜　清風堂文集
清風堂隨筆
丹就道、字子正、稱與一郎、後市郎兵衛、文政八
年歿、年四十八、
萬葉作者部類
立原任、字子遠、稱任太郎、號杏所、又東軒、東
里子、天保十一年歿、年五十六、
水滸傳印譜
飛田武明、後名勝、字子虛、又子健、稱勝太郎、號
逸民、師事太田錦城、藤田幽谷、文久元年歿、
年八十七、
養老說
鵜殿廣生、字子敎、稱平七、致仕稱清虛、安政元
年歿、年八十一、
印篆集略
宇佐美充、字公實、稱久五郎、號蘋亭、又蓬萬
園、文政九年歿、年四十六、
蓬萬園詩集

高倉胤明、稱宇一衛門、後甚次平、號清靜堂、
蘭發園、一默眺水、致仕稱逸齋、天保二年
歿、年八十二
水府地理温故錄　水府寺社便覽　探旧考證
田政考證　西山遺事俚老雜談　世話隨筆
威公命令　義公命令
坂場意時、稱與藏、致仕稱流謙、文政三年歿、年
七十一、
百工貫通
友部好正、稱正次、號松里、立原東里門人、
邊警紀聞
森久德文篤義、後忠義、字仲仁、稱藤十郎、致
仕稱觀齋、石川桃蹊第二子、爲森子行所
養、文久元年歿、年七十八、
常陸古今城主記　弘道館武藝傳系
久米博高、字子順、稱已之太郎、後彥助、小山田
與清門人、安政元年歿、年六十三、
哀公慎終日錄
小林菴、字子敬、稱文衛門、號北阜又松茂堂、
文政十年歿、年四十五、

吉田令世、字平垣、稱平太郎、號活堂、藤田幽
谷門人、弘化元年歿、年五十四、
宇麻御美道　歷代和歌敕撰考　聲文私書
永言抄　萬葉緒語標　難靈能御柱　水能
一筋　句瓊圖說　擬古物語　新採和歌集
森明、後名性、字諷卿、稱庸軒、號海庵、儼
塾五世孫、文政十年歿、年四十三、子庸軒　尚[illegible]
和拾得詩　瀏漣樓詩集
宇留野弘、字毅卿、稱庄次郎、號毅齋又靜菴、
旅中見聞筆記
杉山忠亮、字子元、稱千太郎、號復堂又致遠齋、
師事古賀精里、藤田幽谷、弘化二年歿、年四十五、
華原集
跡部正續、稱新八、號臨谷、天保元年歿、年五十七、
學錄新書
木內玄節、名政章、字伯夔、稱玄節、天保四年歿、
年六十五、清水正僚父正典、字子美、稱量平、號東江、師事木內玄節、修本草學
常陸物產志　草木形狀錄
青山延光、字伯卿、稱量太郎、號晩翠、佩弦齋、
致仕稱春夢、雲龍岳子、明治四年歿、年六十四、

國史紀事本末　續國史紀事本末　野史纂略〔未刻〕
祖國續後、征韓雜誌　六雄八將論　刀劍錄　赤穗四
十七士傳　名花有聲畫　南狩野史　三藩事略
史話　櫻史新編　酒史新編　尉史新編　附
史新編　三藩年表　義人遺草　豐臣四將傳
雪夜清話　日光從駕紀事　學校興廢考
春遊唱和　佩弦齋文集　佩弦齋漫抄
藤田彪、字斌卿、稱虎之介、後誠之進、號東湖、
幽谷子、安政二年歿、年五十、
弘道館述義　回天詩史　常陸帶　許々路延門
登　回天必力　東湖封事　東湖偶筆　東湖歌
話　丁酉日錄　水藩月表　神道備考總論
東湖遺稿
秋山盛恭、字子謙、稱彌九郎、號靜正堂、師事高
橋坦室、藤田幽谷、弘化三年歿、年四十四、
拂塵集　承久紀事　靜正堂文集
佐佐木重晃、字明候、號了齋、西村廣芳二子、
為佐佐木軍遠所養、弘化三年歿、年五十四、
和歌御會始之記　新堀日暮村之記　南極老人
星抄說

蘆澤元昇、字佐卿、稱總兵衞、致仕號一閑齋、
安政六年歿、年七十六、
侍問小錄　行實
平山貞、字仲亮、稱貞介、號亮齋、
鳩民遺言
吉成信貞、字復善、稱又衞門、號南園又慎亭、
師事大竹雲夢、藤田幽谷、嘉永三年歿、年五十四、
時務策　南園遺稿
今井惟典、字由生、稱金衞門、號紐蘭、弘化
四年歿、年四十八、
桃乃三千代　二月日記
桑原信毅、稱毅太郎、後治兵衞、號照顏堂、
文久元年後歿、年六十六
神武山陵考
酒井喜熙、稱市之允、號淑齋、
關八州輿地路程全圖　皇國總海岸圖
鈴木宜受、稱子之吉、號松江、
讀經緒言
金子教孝、稱孫次郎、川瀨教德子、嗣金子能
久家、文久元年歿、年五十八、

恵乃露
森尚蔚又尚猷又尚濟、稱膺軒又劉藏、號靜
觀廬、海庵長子、明治元年歿、年五十五、
靜觀廬集
鵜飼知信、字子態、稱吉左衛門、號拙齋又黙翁、
安政六年歿、年六十二、
蛙乃聲
檜山當宣、稱源太郎、安政五年歿、年五十、
歳寒會萃
久方定靜、稱忠次衛門、嘉永五年歿、年五十七、
石秘抄
石川明德、字仲峻、稱吉次郎、號清貴、鯉淵
因長第二子、為石川歎善所養、慶應三年
歿、年六十八、
詩文用字例
莊司覚、後秀實、稱健齋、
學制餘論　政教一致圖　山陰雜談　山陽
筆記
國友昌克、字伯庸、稱與五郎、號善菴、師事
高橋坦室藤田幽谷、文久二年歿、年六十一、

明夷学　四條論　水戸實　手類不

闢道録　朋黨廣義　善庵遺稿
佐藤延昌、字仲卿、稱量平、號松溪、青山雲
龍第二子、為佐藤中陵所養、嘉永六年歿、
年四十三、
皇朝書畫譜　楷書類聚　點畫亭賞
松溪文集
加藤義智、稱彥太郎、號雪潭、元治元年歿、
追鳥狩繪卷物
三輪信善、稱友衛門
櫻花百首
豊田亮、字天功、稱彥次郎、號松岡又晩翠、
久慈郡坂之上村人、幽谷門人、元治元年歿、
年六十、
北島志　北虜志　靖海全書　神記　世書
姓書　明夷録　鷄鳴録　籲天録　[illegible]
天後録　烈毘録　中興新書　精忠新録
論語時習録　常陸義軍考　蝦夷事跡
考成仁録　航海要録　松岡文稿
西野宣明、字叔知、稱新次、號松宇、小山田松屋門
人、

竹生島辨財天考證　本朝寺坊考證　歴朝
肉食興廢考　太閤禪閤小傳集考　牛乳
考　向岡遺事　松宇日記　常陸風土記校
注
北條敬、字德基、稱總五郎、號香雪、幽谷門人、
弘化五年歿、年五十
集字孝經
高橋愛諸、字敬卿、稱多一郎、號柚門、國友
善菴門人、萬延元年歿、年四十七、
遠近橋　柚門遺稿
北河原守景、稱甚五衛門、慶應二年歿、年六
十五、
碎船秘錄
鹿野敬一、稱與市、
天言錄
佐佐木延之、字叔卿、稱鐵三郎、後六大夫、號
柳菴、青山雲龍三子、爲佐佐木氏所
柳菴文集
青山鐵槍、名延壽、字季卿、稱量四郎、雲
龍四子、

讀史雜詠　讀史偶筆　大八洲遊記　壞荒
小集　鐵槍齋文集、
大内正敬、字子行、稱與一郎、號玉江、久慈郡
留村人、小宮山楓軒門人、安政元年歿、年七
十一、
常陸名家譜　清慎錄　經說採微
鈴木重時、字奉卿、稱半兵衛、號金谷、安政
三年歿、年四十二
三國語海　萬國旗章圖譜
友部熙正、字廷緝、稱八太郎、號忍廬
名臣列傳
本間資章、字知卿、稱玄調、後救、號東軒、
種痘活人十全辨
佐藤方定、後神務濂、稱民之介、號鶴城、陸
奥信夫郡人
奇魂　佛急八樂新論　幸魂　術魂　忠孝
招魂論　鐵之柚　年玉　神蔭海保辨　華
夷班斷　春秋二祭考　靈蓮考　青白二幣
考　產靈考　眞仙傳　醫語拾遺　標書
皇朝食鑑

仁上純、字子一、稱久三郎、號如蘭、嘉永五年
歿、年六十八、
蒙士經
柏安之、稱左一兵衛、號竹齋
常陸名勝圖志
小笠原貞道、稱勝太郎、後五兵衛
續水戸紀年
茅根泰、字伯陽、稱伊豫之介、號寒緑、師事
國友善庵・會澤正志、安政六年歿、年三十
六、
投筆餘録　息距備考　鞠訊筆記　寒緑遺
稿
内藤正直、字大道、稱彌大夫、後恥叟、號碧海
會澤正志門人
德川十五代史　安政紀事　德川文教志　國
體發揮　教語解釋　日本兵士　教語略解
教語俗訓　大祭祝日義解　大祭祝日
來　古道指要　明道論　帝王經世圖解
近世名家文叢　碧海漫抄　碧海觀瀾
標注折焚柴記

原忠敬、字仲寧、稱任藏、後市之進、號伍軒又
尚不愧齋、東湖門人、慶應二年歿、年三十八、
督府紀略　尚不愧齋存稿
津田信存、字伯行、稱繁太郎、號東巖、佩弦齋
門人、明治二十五年歿、年六十三、
南征録　常陽雜録　水戸藩死事録　弘道
館雜志　陰陽志
鶴峯戊申、字季尼、稱彦一郎、號中衛又海西、豐
後臼杵人、
語學新書　續語學新書　徴古新説　天之眞
柱　三才窮理頌　轉禍趣吉考　史傳摘抄
神階録　日出風土記　神代文字考　國郡類纂
丙丁地震紀聞　新論新評　熟語定式
主客辨　和文類葉　史記類語　詩文類語
大民和漢年代記
床井親德、稱庄三、號晩緑
晩緑齋秘笈
関遠、字士仁、稱鐵之介、號錦堆、文久二年歿、
年三十九、
武田棟隆、稱作次郎、號筑山、京人、藤本正道系

爲匠田盈所蔵

近世外史　山陵外史徵案

吉田尚德、稱於菟三郎、號璞堂、治登三子、慶應三年歿、年三十七

櫻花百首　爲洲百首　忍之緒　神璽考拾遺

朝比奈泰吉、稱豊日子、

衣手集　類題明治和歌集　諸集佳調集

栗田寛、字叔栗、稱利三郎、號栗里、師事石川明善、豊田松岡、明治三十二年歿、年六十二

神祇志料　同附考　常陸式社考　水府誌

神社録　常陸吉田神社事跡考　八幡神考

常磐物語　祝詞集釋　丹生大明神祝詞考證　特選神名帳　國造本紀考　國造族類考　國造表　物部氏纂記　尾張氏纂記　新撰姓氏録考證　氏族考　上古職官考　中古職官考　鎌倉職官考　室町職官考　風土記逸文考證　和名抄郡郷考證　荘園考　守護地頭考　戸籍考　神祭考證　樂器考　俚歌童謡考　古謡集　音樂餘響　祭禮私考

葬禮私考　波夫理和謝考　葬祭略説

葬祭式　葬祭式考證　學之言草　天朝正學　文學史教授言　教語述義　教語講義

加多理恵登　皇國乃手夫理　明教　校本波國乃賓　快風丸紀事　大日本史音訓便蒙　常陸文書纂　史論叢集　渉史漫録　栗里雜著　稜威男健　鄕名同唱考　日本逸史增補　大同本記逸文　風土記逸文校補　播磨風土記標注　新編常陸國誌補訂　仲山柳廟擬

山國共惟、稱淳一郎、元治元年歿、年五十二

旭櫻雜誌

豊田靖、稱小太郎、號香窓、松岡長子、慶應二年後歿、年三十三

松岡先生年譜

鈴木豊大、稱安之進、號楳林又蘭臺、

明治前記　賜教始末　北海道起業要録　鈴木大日記　鈴木大雜集

久米幹文、稱孝三郎、號水屋、明治二十七年歿、年六十七、

大八洲史　道乃栞　日本文栞　明倫歌集

體裁論　大鏡校訂

菊池元、稱善左衛門
五月雨籠
菊池寛、字子得又大度、稱寛三郎、號卷石、
元之子、
神風遺談　川越紀年略
小山田與清、字文儒、稱正次郎、後將曹、號
松屋又知非齋、村田春海門人、弘化四年歿、
年六十五、
群書搜索目錄　鹿島日記　相馬日記　衣手
日記　曾叙日記　吉野日記　玉川日記　築波日記
隅田川御覽記　鎌倉御覽日記　須乃松
葉　日光參詣舊跡略覽　日光西願志　武
藏文苑志　古今叢談　積德叢談　常総夜
話　國鎭記　賀茂眞淵翁家集　松屋棟梁
集　文苑方儀　續文苑方儀　後文苑方儀
續後文苑方儀　歌學大成　歌體辨　文體
辨　俳諧歌論　歷史歌考　國名考　松屋
叢考　嵯峨天皇前日山陵考　戎衣紳
拜考　金毘羅考　弓矢略考　虚無僧考
人八考　蹴鞠考　紙衣册　紫微三台考

五社祭日考　赤斑瘡辨　注進三箇條　答問
七箇條　作歌古實　古言通音例　村松大神宮
祝詞評　松屋外集　擁書漫筆　松屋叢話
墓相小言　墓相口傳　墓相圖式　千葉
圖梟　螢雪雜志　樂章類語抄　空穗物
語附考　更級日記考證　十六夜日記殘月抄
蒸景集標注　竺志船物語 村田春海井上佐州撰訳　六畜
注　古言補正　樊御寺金石記　續齋諧記釋
木村謙、字子虛、稱謙次、號醉古館、禮齋、愚
純、久慈郡天下野村人、師事立原東里吉益東
洞、文化八年歿、年六十、
北聘紀事　小峯城逆旅偶筆
鈴木玄淳、字子朴、號松江、多珂郡下手綱村人、
唐詩平仄考　和漢年代歌　絶句解考證　絶
句解辨書　百姓日用訓
岡部盈辰、稱玄德、號梅林、多珂郡大久保村
人、醫、
石上後鑑記　佐竹大秘錄　神社佛閣記
大窪行、字天民、稱柳太郎、號詩佛、詩聖堂、

江山詩屋、柳莊、瘦梅、多珂郡大久保村人、
師事山本北山、仕佐竹侯、
詩聖堂詩集　西遊詩草　北游詩草　再北游
詩草　卜居集　題詞集　池頭集　詩聖堂
詩話　詩學自在　諸讀餘　佩文韻府兩韻
便覧

黒澤負孝、字巫純、號洗心山人、久慈郡太子村
人、
漫遊紀談

小澤時亮、一名知足、字子諄、號漫鱗、久慈
郡太田村人、
訓義考

加倉井忠珍、字子彌、稱彌八郎、號江水、又松
山、茨城郡成澤村人、
啓蒙新語　女誡新注　日蓮大菩薩記

加倉井雍、字立卿、稱淡路、號砂山、茨城郡
成澤村人、安政二年歿、年五十一、
三樂樓文集

福田義方、稱三右衛門、茨城郡吉沼村人、
古今花譜

關安靜、號一陽齋、久慈郡中染村人、
理氣論俗談

立川淳美、字雅生、久慈郡太田村人、亦久保赤水
門人、
太田史

中山信名、稱平四郎、號柳洲、久慈郡石名坂
村人、本坂本氏、為中山平藏所養、天保七
年歿、年五十、（嘗坂本幸下次子、為塙保己一僕、幕臣中山有林子養之、遂稱姓氏、川和什之數）
新編常陸國志　常陸編年　常陸治亂記
常陸長暦　鹿島長暦　鹿島編年　鹿島
事迹　鹿島郡圖　關城書考　南常勝概編
常陸誓古錄　常陸在廳譜　東極雜記
常陸遺文　常陸沼革圖記　水藩事跡
南山考　南巡逸史　守護地頭考　莊名
考證　阿兒奈波志　蝦夷島志　六孫王傳
參州事蹟　度量考　筆くさ　氏族志
料

宮本鉉、字伯愚、號篁村、行方郡潮來村人、山本北
山門人、
願經亭叢談

宮本玄琢、字仲芴、稱尚一郎、號茶村、筌村
翁、
常陸志料　常陸郡郷考　常陸長暦　鹿島
長暦　騎城繹史　平氏譜　前後佐竹氏譜
小田氏譜　諸族譜　侯伯譜　擬興學
議
郡司負一、字子德、稱三之介、後秀平、號豉
齋、又筑海、茨城郡石川村人、仕事吉田仁
斎立原東里、弘化三年歿、年五十、
豉齋遺稿

秋葉後閏、字子德、稱友衛門、號東叢、茨城
郡秋葉村人、天保八年歿、年七十三、
北遊記　蝦夷地圖諸事記
大窪光茂、號四屋、多珂郡大久保村人、
朔幣考　待宵乃記　弘化四年難船記
綿引正雄、字公禮、號文山又正氣堂、久慈郡松
榮村人、
正連古城考
綿引泰、字天行、文山翁、原伍軒門人
烈士詩傳　櫻田烈士傳　疑獄錄　杞憂漫

錄　自強齋叢書
宮本左一、茨城郡袴塚村轄看、
六聲發揮　五十音考
櫻万藏、號三江、茨城郡磯濱村人、
三江齋畫譜
林友藩、字長羽、稱酉三郎、號十江、市中菴、
花中逸人、風狂野郎、本高野氏、水戸下市人、
大和崇辰
栗田維良、字士裁、稱平兵衛、號泉隱、本高
野氏、友藩翁、
事蹟雜纂　新撰人物志　東都戲友志
加藤堅安、稱又衛門、號松蘿、水戸下市人、
異聞小識　東市街人姓名錄　松蘿雜記
櫻井子善、水戸上市人、
五常之理
寺門良、字士遇、稱五衛門、號靜軒、茨城郡
石塚村人、明治元年歿、年七十三
江戸繁昌記　新潟繁昌記
市毛幹規、稱左五衛門、
常陸事跡考　常南游記

加藤寛齋、稱善兵衛、
北郡里程記　菜園遍攷録　柑樹栽養録　瑞
龍山全圖　寛齋隨筆
大金粹、稱浩藏、號東厓、
水府歷代瑞龍碑鑑
後藤興、稱友衛門、字子善、
磯濱志
西野幸次郎
權於心得草　種菰
渡邊政之介
愼始篇
川邊角二郎
追鳥狩記
寺門忠大夫
松岡地理志
菊地素佳、稱庄大夫、茨城郡谷田村人、
菊地素佳筆記
小田野行世、字子行、稱權之丞、號直養、長
倉松平氏家宰、致仕號清軒、
東奥紀行　直養遺稿

田所清全、稱出羽、茨城郡吉田社司、
吉田社古記
六所山城、茨城郡大洗磯前社司、
大洗磯前明神記
磯前山城、那珂郡酒烈磯前社司
酒烈紀事
鈴木筑後、那珂郡湊村橿原明神社司、
橿原明神記
二方彈正、久慈郡新宿村諏訪明神社司、
諏方明神由來
小川義倫、字子勇、那珂郡青柳村鹿島明神
社司、
三器集說　太政大臣撮關考　舊事本紀國
造考　中臣祓講義
小川義爲、稱修理、那珂郡青柳村鹿島明神社
司
不忘友　菅谷津田兩村遷宮略記
關口本貞、名備明、字子道、稱本貞、行方郡玉造
村人、鹽田嘉祐門人、醫、
醫門規觀

玉川有秋、稱春庵、號錦丘又三宥堂、水戸人、醫、

三宥堂醫話　卿醫改革　錦丘隨筆　錦丘詩稿

役祐誠、字玄明、號旭峯道人、多珂郡諏訪村多寶院修驗、小峠淡園門人、

徵業録 從小角傳

釋交易、字達山、號歸厳、茨城郡上伊勢畑村人、元祿六年歿、年六十、

楞厳蠡測　楞伽蠡測　心經蠡測　寒山詩集箋解　二家評唱　四家頌古箋録　管見録　歸藏稿　歸藏采逸集

日下部崇義、稱連、號訥齋、薩摩人、子伊三次、號鳴鶴、崇義寓多珂郡、

一日百題

○

撰者未詳

泮林弘道館年表 從天保元年至明治三年　霞池張省庵手簡

沈克異張斐泰蔣埏詩文筆語　金澤蠹殘篇

近代押譜

須田文 撰

墨相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本

墨相巻一目次

書

以上三十六点

墨相巻二目次

書

以上四十点

墨相巻三目次

書

古賀伯叔草書對幅帋本
松崎慊堂草書集語紙本竪幅
山田方谷草書五絶紙本竪幅
清河樂水手書赤心報國幀絖本
以上五十点

墨相卷一

余自少好書画。然不敢善鑒識。又不敢斷眞贋。但相其筆墨而知其佳悪焉耳。故有人齎書画来而請簽題者。則書以與之。数十年間。積至若干卷。顏曰墨相。

古龍須田文子化

書

太山先生行書一行 帋本竪幅 家藏

予曩得太山先生五字一行書幅。風韻枯逸。對之頓有出塵之思。一朝為有力所奪。憂不能寐。無幾復歸予手。喜忘肉味。如迷兒帰家也。壬寅冬十二月十五日書。

張鶴里華書七絶 帋本竪幀 森竹堂藏

辛丑春。余客遊于陸前豊城日。小埜黄帆懐所著横槊餘事一卷。謁余正。余閲之。文義卓然。以為可共語。遂定交焉。黄帆曰。僕往年從軍錦州。及其和成。事間渉獵山川。資其吟咏。訪問儒生。歷覧古籍遺墨。嘗詣一儒生家。観崔里張皇書。大愛之。及凱旋期迫。投貨若干與儒生而購去。今命装潢。不日欲請先生高鑑也。其後黄帆置酒招燕余及同人。時庭梅方綻。異香薰杯。黄帆出示所獲彼土書画以充下物。余就中奇鄭板橋書。黄帆曰。先生書頗似板橋。請贈此物以當潤筆矣。余深感謝。最後掛壁者。即崔里書也。潑墨淋漓。逸氣離群。一座同然。驚嘆不已。余就而觀之。書體雅馴。筆勢雄渾。氣韻清而品格高。見其無怒張之氣。媚側之態。則其風采可欽也。板橋能書。傑出近古。比之不無遜色。余心悵悵。如有所喪矣。歸鄉後罹大患。百事能忘。獨鶴里書映目不能忘。壬寅歲暮。遂決意贈書黄帆請之。黄帆以余之請之切而情之至。割愛而見貽焉。余喜可知已。森竹堂與余同好之人也。嘗就余家觀鶴里書。激賞不措。心欲得之。不惟形諸色。又出諸口。其請之切而情之至。亦如余之於黄帆也。因謂疇昔之請。黄帆已許于余。今日之請。余若吝于竹堂。無乃獨愧于李子之義乎。竟解而貽焉。竹堂喜亦可知已。便新其裝潢。錦繍燦爛。更增美觀。十襲珎重。不輙出示人。恐逢其豪奪也。一日携来請余題簽。使其無請固將援筆題之耳。或云。崔里平安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人如此。宜其書翩翩有逸氣也。甲辰春三月念二。皎皎仙史須田文書于雙龍洞東窓之下。時盆梅初笑。追憶與黄帆諸子品評書畫。今已四春。依依如昨日也。

伊藤竹里行書七絶 帋本横軸 森竹齋藏

竹里先生。仁齋先生第四子。專修經業。不脩文藝。今觀香韵所藏東溟初月一幀。其詞平易。其書朴直。無一毫矜飾之態。可以窺先生質勝文之一斑矣。後學須田文書。

服南郭手寫詩稿竪本橫軸（同上）

南郭翁賀白河侯進品階七言一律稿本。其詞莊重典雅。頗為得體。唇諸明七子之間。誰能辨其工拙耶。眞不背一代作家也。不獨其詞之美。其書亦正整可嘉。蓋似私淑二王者。香韵得之以為文房之珍云。乙巳秋八月念五。

梁家夫婦眞蹟扇子一對（竹堂藏）

扇子一對。梁家夫婦眞蹟。華晩師在京日。親乞梁家夫婦揮毫者。逸氣縹緲。如野鶴沖空者。是為梁翁湖上詩。溫柔和諧。如黃鸝囀春者。即張氏鳳山看花詩也。蓋梁翁寫秋之氣。而張氏詠春之風。其氣象風格。亦猶夫婦有別。然而一洗渣滓。渾然如玉。乃梁家夫婦好一對。他人不能夢視也。森竹堂獲此。攜來示余。余與家君共觀焉。家君曰。嘻。是故人華晩所珍藏。眞蹟無疑者也。竹堂請余題其簽。因書數語而還之。乙巳中秋十九夕。古龍後學須田文。

松宮觀山草書一行帋本竪幀（竹内淇洲藏）

松宮觀山草書一幀。書大丈夫心一寸鐵七字。其語已不凡。其書亦有雄於萬夫之概也。觀山東埜人。學究天人。樹立於文。儒紛紜爭門戶之際。獨倡武學。其言曰。非外乎文也。從國制而倡大道也。余少時嘗讀其所著學論二卷。滔滔數萬言。大要去虛文尚實功。卓說高論。痛擊世儒妄言。明稱謂名分。而尊嚴國體。可謂國士無雙哉。私心追慕其風采。二十有餘年于茲矣。遇有鬻觀山書幀者。乃購而新其裝潢。自慰久渴。每情氣生。輙挂而對之。觀山面容如怒。活現眼前。不覺汗背。譬猶弱卒喫猛將一鞭也。觀山著學論。齡已古稀。余亞古稀。余服其老而益壯。此幀則八十歲時書。雄健如斯。欲不稱矍鑠哉。是翁得壽。竹内淇洲好古。勇于敢為。曾有所贈于余。余報以此幀。且書以勸之云爾。明治乙巳天長節。古龍後學須田文。

賴春水手記詩箋橫軸小品（同上）

竹内淇洲藏賴春水手記詩箋橫軸。其詩七律三首。措語清新。流暢。險韵穩押。於宋朝三味得之矣。書則蠅頭細行。一畫不苟。圓秀可師。蓋其人僅恪。老練詩書。可以概見矣。春水北遊主本地曾根原氏之家。滯留旬日。與諸

名士為詩酒宴。或共探勝概。事備載負劍錄及尺牘。余又曾觀其西歸後與曾根原魯卿書。大稱本地風土民俗之美。有行欲移棨書為終為之地之語云。詩中所述。蓋非弄曼辞也。噫。余也又思之。山川猶昔。而風俗非故。韵事(探)地。今觀與春水所徵驅國器(間風)扶翁(伊東)馬卿(林上)子廣(緑嶋)魯卿(曾根原)諸子名于一歲之中。想見昔時風雅之盛。而悲今日之索莫也。明治乙巳冬十一月初四。書于淮龍洞西窓殘燈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隨緣道人草書七絕紙本直幅(梅津待龍)(爲)

待龍先生以隨緣道人書幀見示。隨緣蓋為竹田翁別號。誦其詩。平淡而不淺。觀其書。拙古而不稚。其心畫如此。則翁風格可想見矣。丙午孟春。皎〻仙史書。

新井白石手寫唐詩斷簡直幅(淇洲)(爲)

新井白石擢身儒生。一旦列布衣之上。參與幕議。雖不得大展驥足而引退。抑亦近古儒生無興之並肩者。可不謂豪傑哉。朝鮮來聘。白石論禮辭折使者。如驅雷霆而駕風飈也。如披雲霧而見青天也。誰不想白石胸宇襟度為如何人耶。傳稱白石學識該博。通古今之變。其於作詩。獨古壇坫。而其為人也謹嚴。處事縝密。讀書有會心。輙抄寫焉。與人語有異聞。輙記録焉。自少至老。終始如一。他日經綸參焉。論撰著作。皆其平素所蘊養蓄積之效也。淇洲嘗得白石所手謄寫唐詩斷簡裝潢為直幅者。自比拱璧。請余題其簽。詩七言絕句二首。細行謄寫。佳句施朱點。雖不過瑣瑣斷簡零紙。亦可以窺其細心勤學及好尚所存之一斑焉耳。幅尾有亀田鵬齋跋語。草書揮灑。如行雲流水。錦上添花。無以忩其美也。淇洲之十襲而珍重。不亦宜夫。丙午孟春。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榮野栗山草書五絕絹本竪幅(同上)

諺云。不藏寛政三博士墨蹟者。莫以為好事家矣。三博士之贋筆之所以多天下也。就中栗山贋筆為最多。聲價特高可知已。淇洲家藏栗山五言絕句絹本真蹟。甚珍。一日攜來乞余題簽。其詞宛轉微妙。如流鶯囀花。蓋李空同詩也。其筆勢乃有氣岸高亢。崖然可畏之態。余聞三博士。皆文學緯〻。難兄難弟。惟栗山覇氣勝心不可當。嬉笑怒罵。鼓舞一世。聲價高出乎劉尾二博士之上。殆為之故也。余讀其詩而愛之。觀其書而畏之。遂書以還之。丙午孟春下澣。古龍後學須田文書。夜正三更。雪風觸窓。筆頭凍合。五指屢龜。

古賀精里草書七絶絹本竪幅 上同

栗山嘗評精里曰。淳風凶嚴重。凡事必欲冠履咸飭。齋整方正。其於詩。毎々稱靈運云。余閲精里詩者多。大抵皆自然有韻致。絶無六朝淳夸之習。吁是精里之所以為精里與。淇洲家藏精里墨蹟若干。今觀課學童扱蔚詩。天眞流露。不假修飾。其以楊陸之筆。寫陶孟之懷者與。書法乃嚴重齋整。貫之以蒼勁之氣。可謂正稱其為人矣。丙午孟春下澣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精里行書七律絹本竪幅 上仝

余論寛政三博士書。推精里為白眉。此幅行書七律一首。字々雅健。可尚可師。詞亦瀟洒饒野趣。而無村氣。展觀之際。恍如接精里其人矣。幅係淇洲竹子之藏。丙午五月十三日。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宇埜明霞楷書五言二律帋本横軸 上同

中書菅公。翰林菅公。聯駕訪處士宇埜明霞廬。明霞榮之。賦二律以謝之。此幀卽其原稿也。舊係清京山大信寺所藏。蓋寺僧道粹在京日。師事明霞。曾得諸其師。十襲而珍藏。後轉歸淇洲家云。世人徒稱明霞文學。而知其精于筆法者鮮矣。或云。明霞筆法出于文衡山。明霞曾極口稱衡山細楷。故云爾與。今觀此幀楷法端莊。氣味厚重。頗有歐陽率更之風。見其無一點俗習。殊可寶重。明霞寒窶一掬之水。并日而食。苦學自奮。足不踰梱十餘年。遂以經學文章。標榜海内。名聲赫々。如日中天。至夫華胄名門。身自枉屈。造處士廬。曠古美事。盛之至也。顧二公亦敏而好學。不恥下門者。惜其詳無得而知之也。丙午五月十五夜。識于上台殘燈明滅之下。時更漏三点。四隣寂寞。唯遥聞冶工丁々下椎之聲耳。

水野越州和歌紙本横軸 上同

水野越州。名聲如雷。兒童走卒。莫不耳焉。蓋為幕末老中一豪傑矣。淇洲嘗請余以其所藏越州和歌横軸題簽。余未之見也。乃意應有卓躒風發。駕馭侯伯之概。既而淇洲携其軸來。展而觀之。其歌詞乃和氣靄然。筆法亦謹直不苟。大與余所憶度相反。越州當路釐革幕政。沮者百出。越州鋭意主張。以威福籠益右族。毎任小人。使其指嗾。而黜正直之士。晩節一跌。不能復起矣。豈非其英氣自用。徒其功利是急之過耶。夫宰相非知和而和。不足以安天下。非謹直自守。大業何由而成就乎。越州事業可觀者不少。若使其用心毎能如寫歌之時。則小人不得乘間。身亦終乎

今名焉。嗚呼。不亦惜夫。對軸咨嗟久之。丙午
五月。於上台薬師堂前細雨如絲。梨花樸樕
之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皆川淇園草書七言兩句紙本聯幅

同上

淇園翁草書聯幅。古雅沈湛。毫無俗姿。蓋此
翁晩年傑作也。幅舊係鱸氏所藏。後歸淇洲
竹内氏。森竹堂數年渴望。淇洲欲為之割愛。
乞余題其簽。而後致諸竹堂。竹堂之喜猶大
旱得雨云。丙午夏五月中旬。古龍須田文書。

上杉鷹山侯手寫詩稿紙本横軸　同上

鷹山侯筆蹟。作大字者往々有之。寫細字者
所希覯。若其寫詩歌者。為最少。曩於淇洲家。
見侯書軸。乃其手寫詩稿也。其詞清灑。其書
古雅。一種氣韻。淪人心脾。蓋觀者莫不有拜
侯高襟於下風之想焉。頃淇洲携來徴余題
簽云。昔者家祖竹裡翁信而好古。常欽侯高
風。嘗請求侯遺墨於神保竹崖。竹崖諾而未
果。翁俄謝世。而此軸偶達矣。乃謹掛諸棺前。
以告翁神。兼成竹崖掛劍之意矣。淇洲云。丙
午六月十一日。古龍須田文謹書。時夜正三
更。天地寂寥。孤燈耿耿。照几案之間耳。

莅土太華和歌色紙横軸　同上

太華者。米澤澗人也。至誠篤學。才富經綸。輔
佐鷹山侯。為政統内。功績顯著。在人耳目。不
須余喋喋也。淇洲王父竹裡翁受業米澤神
保竹崖。常慕太華為人。求其遺墨於竹崖。竹
崖多方搜索。請藩老竹股美州所藏和歌一
軸以貽焉。此軸即是也。歌蓋詠進君夫人者。
美州受其賜也。讀其題而味其詞。感稱君夫
人忍眼前艱苦。而樂後來慶福。譬諸夜半雲
雨霽而月色殊清也。詞意藹然。忠厚之情溢
楷表。而筆勢剛健。絶無乖戾之態。其人風格
可想。嗚呼。此軸也。竹裡翁晨夕所尚友。其在
淇洲也。不啻推屋烏之愛已。太華姓源氏。莅
土。名鵬。字士雲。一字義政。稱九郎兵衛。太華
其號也。所著有焉度篇政語翹楚篇等。皆為
規箴少主幼君之述。蓋亦出於忠厚之餘云。
丙午六月十二日午前一時。古龍須田文燈
下書。

文也明時一窮措大。數日不舉火。枵腹握
土。於戯。不知經營自家。猶且區々把筆付
先賢之驥尾。甚矣文之不知耻也。燈下靜
思。筆硯欲焚。

文又識

三宅觀瀾草書二行帋本直幅　同上

丙午夏六月十三夜。見淇洲所示觀瀾草書。
運筆奇々。神驚魄動。非仙非佛。其書中之鬼
與。大蘇云。書者家其為人。果然。觀瀾亦非常

可畏之人。遂揭燈書之。皎々仙史文。

物徂徠手簡横軸 上同

昔者荘内學士及徠翁之門者。水野〔名重誠號華竹〕。白井〔名茂種字信明〕。二氏其翺々者也。白氏之孫東月先生。創設致道館。一奉徠翁說。而後徠翁學。風靡一藩。盖亦成二氏之志也。二氏之於徠翁。書簡往復。歳月不絶。徠翁手蹟多存荘内。為之故也。此書亦復白氏者。雖不過寥々短札。筆墨獨造。氣韵横生。他人斷不能擬。片字。白氏家衰。鬻之估人。估人過淇洲。示之。淇洲一見。如値楚璧。購取藏之。甚喜謂適我願矣。徠翁千古偉人。片紙隻字。直上千金。是以其書贋作殊多。世之無眼識者。往往把其贋作。錦嚢玉軸。侈然誇人。不貽其淺陋之嗤者殆希矣。如此書。出處明確。而題簽尚存白氏手澤。是可不以寶重乎。丙午夏入梅雨後二日。書於上台燈残屋漏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伊藤蘭嵎行書七律帋本横軸 上同

横披小軸。七言一律。伊藤蘭嵎遊高雄神護寺之作也。氣格雄偉。數詞高渾。突過父兄而摩唐賢之壘。實為傑構。至其筆蹟點畫不尚姿勢氣味。與長兄大同而小異。盖亦博臨古帖。不敢自師心。又不敢為規矩所囿。淘治融會而行之耳。蘭嵎為仁齋先生第五子。名長堅。字才藏。號蘭嵎。又應躔。為紀藩文學。世目東崖蘭嵎。稱伊藤氏首尾藏。丙午夏六月念三。古龍須田文燈下書。

皆川淇園草書一行紙本直幅 上同

皆川淇園書。不泥古法。不從時流。居然作一家。若論筆格。其在才不才之間。與視諸師心自任。及碌々依人門墻者。自有間矣。淇園書畫並長。然畫比書。聲價倍蓰。時好所趨。乃爾。淇洲獨愛其書。曰書者其心畫也。見淇園書。猶接淇園聲咳。一日齎此書幅乞余一語。幅乃書物華具可玩五字。體寛肉緊。無些俗姿。一見使人心目開張。不覺呼妙。其為得意作可知已。余嘉淇洲與世俗異趣也。遂書。丙午六月念五午前一時。燈下把筆。古龍後學須田文。

淇園草書一行紙本直幅 上同

淇園書畫。晩節殊精。此幅淇洲所鑑賞。草書一行寫七字句。書體古澹。如甚無奇。仔細玩復。乃知骨氣老蒼。尤不易及。余亦斷以為晩年筆矣。丙午六月念五午前三時。古龍後學須田文揭残燈書之。

賴杏坪行草七言一聯紙本直幅 上同

賴杏坪於詩律。嶄然大家。視諸伯児。有過而

無不及。若乃書則頽降焉。但存一種氣韻。是為勝。所淇洲藏杏坪眞蹟寫放翁七言一聯者。盖應其門弟若親近請。書而與之者。見其蕭茁稜梅二語施之注釋。可以知焉耳。字雜行草。雖欠齊整。亦自有頼家氣風。不可磨者可尚也。丙午六月念四夜。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于上台送悠々處。時星斗闌干。天地寥寂。唯聞邪邊蛙鳴。作風雨聲耳。

伊藤東厓草書一行紙本直幅 上同

東厓先生書。温柔寛厚。而格律嚴整。如大人君子可親而不可狎。絶無書家習氣。而精工寓焉。不獨其學德師表一時也。余閲先生書多。尤欣賞淇洲所藏草書一幅。或視以為不善。不可與矮人共觀場也已。丙午六月念三。於上台送悠々處。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太田錦城草書七絶紙本横軸 上同

太田錦城經學淵深。考證該博。痛擊宋儒。一鍼見血。固一代巨擘也。詩書其餘事。不可以巧拙論。淇洲亦錦城七言絶句書幅。係詠林和靖者。清遠縹渺。餘韻不盡。書亦天眞爛漫。不拘形迹。有蓬頭野服。昂昂然不下王侯之概。錦城不屑唐宋諸賢。顧獨高和靖人品。欽仰弗措何哉。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和靖清風高懷。王侯不能之屈。壽祿不能之浣。嗚呼。是錦城之所以不得不推心敬服焉也與。丙午六月念五夜。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上台送悠悠處發燈之下。

太田錦城草書七絶紙本直幅 上同

估人過余。齎太田錦城書幅。余掛諸壁上。誦其詩。詠青砥藤綱。論旨切適。用典穩當。在牧民之職者。宜佩服以供座右銘者。不特其詞見長。筆勢輕快。可喜。將且論價而購焉。會淇洲至。一見稱善。不問其價直攫去。他日語余曰。僕曾讀梧窓漫筆。歷論古今成敗得失。痛規奢侈非理。每有驕主蕩夫。暴殄天物者。及復論責焉。最者見詠藤綱詩。無乃借此題目而諷刺時獘乎。僕有甚感於大儒用心之深切。故敢為請。非玩物喪志也。余喟然曰。淇洲眼光所注。炳然如然犀。使錦城有知。則將曰之子發我心中之秘。後生可畏。余亦喜為佳幅得其處。宜襲之珍之。丙午六月念五。古龍須田文燈下書之。書畢閣筆。東方既白。鳥雀喧噪。

賴春嶂草書七絶紙本直幅 嘱竹堂

春嶂詩書。善循乃祖春水手法。而得乃父山陽神肖。今見此一幅。奇肆横嬌。超羣離類。可謂千里之材哉。丙午七月十七日。皎皎仙史文題并書。

亀井南溟草書七絕紙本横軸 淇洲舊藏

亀井南溟歸家途中七絕一首。清迥高遠。可以參盛唐諸賢之座。書亦蒼古。擺脫俗格。可尚。余嘗聞之肥之羽生生云。南溟修護園學。高視九州。諸生寓門下數年。有不得一見師面者。南溟於師弟之間。嚴重如斯。今見此幅。詩書并饒氣韵。風格之高可以知矣。丙午八月初六。渓雲籠月。夜景如夢。古龍須田文書。

山本北山草書二行紙本直幅 同上

余嘗登日光山。謁東照廟。見德川公手書堪忍二字横軸。私謂。公撥亂反正。大功偉績。堪忍二字。徹上徹下。用盡無餘矣。公馬上定天下。其書拙惡固非所論。或云。有為之士。不留心末藝。此以其工拙言之也。或云。書者。象其為人。此以其理推之也。公書稚氣柔軟。絕無英雄氣象。可異之甚。淇洲示山本北山書幅。見徵一語。展而見之。書人生第一至樂在讀書之中十一字。余閱北山書。不下數十幅。皆拙陋不入品。此幅亦然。北山豪聞博識。議論駿發。著書百種。開拓藝園。在我為考證學派宗師。常自稱儒裡俠。其人器宇可以想見矣。然而其作書。遲鈍遊醜。如出俗兒手。毫無氣魄可見。全與其為人相反。猶德川公於書。然北山終生讀書弄筆。非復亂世英雄無素習之比。而今如此。其亦可異之最甚者。儻所謂有為之士。不留心末藝信邪。書者。象其為人非邪。雖然。余私有所感焉。北山抱非常不群之資。生升平無事之日。不得騁其縱横奔放之材之餘地。唯嚼陳編。笑哭古今。僅便洩其抑欝不平之氣。設令其生元亀天正之際。與諸英雄逐鹿中原。當大闘異幟。必受一敵國之目。其非碌碌依人成事者決矣。嗚呼。亦何抽禿筆。塗抹間語。以自甘心焉也哉。　明治三十九年八月六日夜。燈下操觚。時鐘聲報三。蚊軍四圍。血戰競之。古龍須田文。

日下伯嵒草書七絕紙本直幅 香韵舊藏

余童時從家君。造芳泉蘭堂。名春高 壁有掛幅。草書揮灑。筆勢如秋蛇行叢間。歎曰。伯嵒。家君激賞曰。真精能之至。蘭堂曰。伯嵒能書絕近古。然世知其名者罕矣。吾游上國得之。有暇則臨摸。畫虎反類狗耳。座有池田海山。亦又嘆嗟。正逼請之。蘭堂不可。因大爭。既而余與家君共去。後聞之。幅竟為海山所奪。無幾。海山與蘭堂相踵下世。海山家人以此幅遺余。余雖不詳伯嵒為人。然以父執遺物之故。太愛重之。齊藤香韵好書成癖。時過余論書。余云。古人書。用長鋒着運筆有味。則出示伯嵒書。香韵極口感賞。爾後屢口之。有欲奚之

色。甲辰冬。余特解以貽之。香韵大喜。以為奇
敔。就人名字書。略知其為人。余亦曾閲重野
博士（成齋）文。始知伯嵓者伊豫松山藩文學。門
下出名士。前年日下鳴鶴来游。香韵從而質
伯嵓事。且出示此幅。鳴鶴一見驚絶云。姿態
奇趣無窮盡。掩歎見之。誰不謂明人筆乎。伯
嵓為藩止筆。故其書流傳不多。吾於亡友藤
野海南。見其一二。海南為伯嵓門人。然而畢
生所乞。止於如此。以故珍襲太謹。但彼行書
清整。不若此草書之如散緩不收而實則深
穩精詣也。宜寶之。香韵已經名家鑑賞。益喜
益珍。间者更其装潢。請余書其来歴。伯嵓名
宗八。號陶溪。氏日下。以字行。歴事藩主三世。
以宿學老儒。標榜一藩。尤精筆札。藩主命禁
其輕染翰。称曰止筆。蓋珍重其筆也。余八年
前。於陸中東山佐藤默軒。見行書一幀。書體
若鳴鶴云。　明治三十九年八月七日。歳在
丙午。立秋前二日。識於上台小栖東天漸白。
鳥啼蟬吟處。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尾藤二洲筆書七言一聯紙本直幅（同上）

余二十年前。客游於冨士山下。與中埜積水（本姓岩谷。名信成。水戸藩士。弘道館助教。為筑波山義擧三總宰之一。後隠於巖嶽黒田村。）語次。及古人書。積水曰。彼邦名儒廉不習
書。我邦先輩往往忽之。殊不知書者為六藝
之一。學者可必習者也。余問以寛政三博士
書。積水曰。若乃三博士。則究經之餘。留心書
法。各造精錬。無復遺憾。問孰為尤長。曰。栗山
之雄秀。精里之齊整。二洲之沖淡。皆拔其群。
難可軒輊。爾後每見三博士書。深感積水評
論透徹也。齊藤香韵往購精里書。装飾其文
房。近又得二洲草書七言一聯。乞余一語。以
為尤叅。余展見之。胃氣奇矯。字字變化。在二
洲為異彩爛然者。余所望於香韵。速収栗山
書。會合夫三博士於一堂之中。朝夕接之。以
挹其高致。猶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
化矣。（訥語）子其所益於中心也。在筆墨之外焉。
豈翅装飾文房也乎。丙午八月七日。於上台
送悠悠處。古龍後學須田文書。時赤日中天。
炎熱如焚。流汗濡衣。揮灑太苦。

黄檗獨吼墨蹟聯幅紙本（同上）

寓法無法之中。着意無意之外。圓滿機活。心
熟手熟。而與禅機合。以得此運化自在之妙
矣。丙午孟秋。須田文題。

細井廣澤草書二行紙本直幅（洪洲藏）

細井廣澤。文事武備兼有之。可謂達士哉。書
法殊其餘事。然而數覇府三百年能書之士
者。必先屈指廣澤。可以見其才之優已。昔者

好事家。大抵靡以廣澤書幀不飾其室焉。流傳之盛。古今無比。家家自以為拱璧。其實贋者十居七八。維新以降。習俗趨新。舊物殘廢。是以雖有眞者出。往往委塵埃之中。曾不抵錢。近來政府奬励美術。保存古物。世俗又復趨之。古人繪画。亦大生色。聲價頓騰。顧書之未甚行。蓋以書為非美術也。祗不過古尚其人而及其書而已。是以予有出入焉。曩者聖主嘉廣澤留情山陵荒廢。有贈位盛典。世俗翕然。聲價欲飛。甚矣哉。俗之無目。而好尚之無所據也。往日之無位也。塵埃視之。今日之有位也。金玉視之。有位無位。於夫筆札何輕重之有。是故。今日之尚廣澤者。徒尚其虛位也。彼安能知廣澤之可眞尚而尚之也哉。淇洲竹子舊藏廣澤眞蹟。其祖竹裡翁所鑑賞云。竹裡翁時。常徼客云。世藏廣澤書者何限。若我所藏者殆希。鄉党談書者。莫不稱竹子之廣澤也。余亦耳之久矣。竹裡翁具眼之士也。固不隨流俗為浮沈。其在擧世滔滔塵埃視之之時。獨能金玉視之。珍襲弗措。於戲若翁眞能知其可尚而尚之者也。一日淇洲携来。乞之題簽。余掛諸壁上。月餘日。字格精練。筋肉均調。愈觀愈不厭。蓋於文衡山筆法得其眞髓者矣。丙午秋九月念六夜。喫茶揭燈書之。古龍後學須田文。

朱舜水草書七絶帋本横軸　同上

余嘗讀朱舜水傳。高其為人。又誦其詩。有云。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私悲其孤忠不終也。己丑冬。行常州。觀西山莊。遂登瑞竜山。詣舜水墓。墓乃西山義公所手題。曰明徵君朱子。墓苔被之。古色蒼然。老櫻一株。霜幹半朽。余俯仰低徊。以之不能去云。抑舜水之投我也。自比田横。我義公厚禮聘之。待以賓師。餽以重稀。大藩俊秀。亦皆俯而執弟子役。焉在其見辱也。而舜水以獨不能回天日救狂瀾為憂。中心炳炳。不能自已。其志之盛。豈夫海島滅死自潔者之比也哉。使余生其時。将不辭千里。裹足問周孔之道。今也乃不可見矣。得見其遺墨。是亦足矣。淇洲以舜水此軸見乞題語。蓋應人請。書范石湖二絶者。其詩轉結有云。道人不興興亡事。只記漢名是越来。噫。夫道人共世相隔。呉越興亡。非所共知焉。以夫子之乘桴浮海。寧不欲從若道人者遊。而周情孔思。不克果然絶念宗社。滿腹感慨托揮灑以遺共余也。對此軸。肅然敬之。愴然惋之。丙午九月念六夜。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尾藤二洲草書五言一聯帋本竪幀　同上

二洲尾博士書。非趙非董。自成一家。其氣魄雖少遜栗劉二博士。風韻乃不減焉。二洲嘗與書栗山。自論其文章好尚云。某喜淡喜簡李。野草澗花。傍籬落。着流泉。輕風細雨。微動成趣。雖言似謙。其實所自形容。可謂盡矣。不殊其文章也。其於書也亦然。二洲其人沖曠簡易。故形於書者。絕無豪岸之氣。修飾之態。淇洲近者得二洲真蹟五言一聯。乞余鑑証。云。我家藏栗劉二博士書。獨少尾博士。今而合之。於夫三博士也備矣。余見其書。風致楚楚。頗為可愛。迺謂淇洲曰。栗山之雄。精里之莊。二洲之淡。皆出乎其天也。蓋三博士書。則三博士心畫也。三博士著作。則三博士心血也。子居恒對其心畫。味其心血。夷考其學術作用。則於進道入德乎。思過半矣。丙午秋九月念七鷄晨書之。殘燈耿耿。冷氣迫人。古龍須田文。

大橋訥庵草書七絕紙本直幅 上同

余向着語竹內淇洲。以真嶋某藏大橋訥庵書幅。曰訥庵慷慨奇節之士也。非彫蟲文字之徒也。子宜拔諸塵埃之中。以賡尚友之義也。淇洲領之。遂造真嶋氏。見而購之。諸子評之曰。訥庵處變見志。雖古人何加焉。天下後世。聞其風者。貪夫廉。懦夫立志。想應其詞氣筆勢。有如長松巨柏挺立千仞岡之概。而今見其詩之書。如野菊傍籬。止有一種可憐之態耳。何不與其志氣相稱之甚也。余曰。諸子評過矣。諸子徒相其皮。而不檢其骨。訥庵詩書。似妍而實秀。似弱而實緊。其筆法乃師卷菱湖。而透脫側媚之習。仔細察之。苟有疾風知勁草。諸子不亦見夫羊質虎皮者乎。天下之變。庚寅己丑之際。於斯為多事。平時堂堂以長松巨柏高自標持者。遇一事變。則播蕩摧折。曾白茅黃蘆之不如者。比比皆是也。若訥庵殺身成仁。其平素積功孔孟之道可知矣。淇洲曰。善夫先生之說。先獲我心矣。請志之。與此幅并藏。以供省察之資焉。遂書。丙午中秋古龍後學須田文。

板倉勝重手簡橫披 上同

右京都所司代板倉伊賀守勝重手簡。報大坂狀況於酒井雅樂頭外一名者也。一名磨滅不可讀。簡尾記卯月九日。卯月即四月也。大坂城陷在元和元年五月。乃知此簡為其三十日前攸發者。若其簡中所云。大軍西上。一城狼狽。使者往返。百方請和。十人十樣。每每異辭。不可得其要領。語帶欺侮之意。略無所顧慮。蓋關東臣僚眼中無大坂者已久矣。駿府老公一出拔朽。何足恃乎。世傳大坂二

役者。頗為豊家回護夸張。雖出於憐孤弱抗強焰之意。然失其實亦甚也。以簡收緊事。修國史者。必有採焉云。丙午中秋既望。書於上台送悠悠處。此夜風雲荒凉。月色暗澹。虫聲唧唧。秋氣可悲。古龍須田文。

頼春水行草七言一對紙本聯幅 上同

春水先生之於書。如遊絲之舞東風。如白鷺之立沙汀。不爭不覺。而容與閒雅也。蓋寛政文化之際。不獨稱雄海内。清客亦又嘆服以為西土近代無比肩者矣。淇洲竹子藏春水書幅最多。今以無欵聯幅書唐人詩句者。徵余鑑証。字雜行草。妙饒風致。雖非九方臯。亦不誤其鑑也已。丙午重陽前一日。古龍須田文書於上台送悠悠處。

貫名海屋草書聯幅紙本 上同

貫名海屋多才多藝。其於書画。尤称精能。其書出入晋唐之間。探百家筆法。發不傳之妙於遺墨之中。遂自成一家。格力壮嚴。體兼衆妙。淇洲示余海屋聯幅。筆氣苑鍊。牢乎不可犯。真傑作也。余對此幅。欲炙之念。勃勃然而興。而不可得。終自釋笑謂。物各有主。苟非我所有。雖一毫無取。蘇長公金言。不可不服膺。

丙午重陽後二日。古龍須田文書。

西郷南洲草書七絶紙本竪幀 上同

南洲翁書。始就福原某。學御家流。中摸川口某書。終歸岳武穆。書體三變。晩節較熟。而一種奇矯之氣。露墨楮之表。吁。翁身處逆境。故其發書者乃然歟。淇洲竹子藏翁遺墨若干。日若。以其書遊獵一絶。見乞余一語。翁非詩人。措詞固不免生硬。但結句頗高。可以想見翁胸次矣。若夫筆勢。字字生風。猛虎負嵎。天馬行空。神俊之姿。颯爽之氣。凛凛乎不可逆近矣。翁精神如生也。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翁千古英雄。使人見其書畏避下席者。抑非偶然也。莊内三矢某。從遊翁於武部窟居日。請翁得其揮毫若干。後皆割愛竹子。此幀其一也。丙午菊月重陽後三日。上台小栖燈下書。古龍須田文。

墨相巻一終

墨相巻二

書

宮崎筠圃手簡横軸（齋藤韻囑本）

筠圃之致色養於其親也。儒中所希覯。可謂能汲曾子之流者哉。後世欽賞筠圃書者。蓋亦以其人故爾。以簡措語乎要。字畫純正。心正則筆正。柳少師不我欺也。　明治丁未正月十三夜燈下書。為齋藤香韻之請也。

頼山陽草書七絶帋本竪幀（森竹堂藏）

森竹堂賀新正至。曰舊臘得名家墨幀。將欲煩子鑑証也。既去。遣其奴贈錦裝王軸。披之則山陽先生南郭看梅一絶也。詩書飲潔頎饒韻致。與平日怒張有覇氣者異科。蓋晩年精熟之至也。近時詩風日降。淫靡成習。書道亦大壞。妍弱側媚。紛紛不可斥。今撫山陽詩書。殆如脂香粉影兒女成隊之中。忽看角巾野服一高士也。（山陽詩轉結云。携將度袖清風去。衝過脂香粉影間）　明治丁未正月十五夜。上台燈下書。古龍後學須田文。

藤森大雅草書七絶竪幀（池楚傳作囑）

藤森大雅草書一幀。筆力蒼秀。氣韻撲人。詩尤見長。蓋傷時昏無所託身。而寓感慨於二十八字。排徊瞻望。其氣沈而其音悲矣。大雅文章節概。卓絶時輩。世與息軒宕陰并称焉。以余見之。其文章則或駢駕。其於志尚也。二子有慙色焉爾。丁未春二月盡日。古龍後學須田文書於上台燈下。時小雨蕭蕭。春寒迫人。

僧公巖手寫文稿横軸（香韻囑）

埋蠹魚銘并序。公巖師所手寫原稿也。命意警拔。行文奇古。蠅頭細楷。謹嚴不苟。可以想見師之為人矣。余歳十八。作蠹魚説。罵讀書無用人。偶三浦晋明以巖師是稿見貽。乃知先輩用意深切。非黄口小兒之所企及也。尓來二十餘年矣。一旦出示香韻。香韻亦大奇之。且其家以浄福寺檀越。心欲得之。遂令余至割愛之不得已。及其装潢成。請余題其簽。因書數語勝之。　明治丁未春三月中澣。上台小棲燈下書。

新井白石讀仁德帝紀手寫原稿小軸（家藏）

白石先生讀史餘論。行文精新。議論開闢。千古絶調。他人不得擬斥辞。今讀仁德帝紀原稿。其文簡古。其論深刻。如與讀史餘論出別手。唯夫至擒山陵一事。以為論據。非史眼如炬。白石其人。斷不能措一語也。蓋是有所為而作為者與。世藏白石詩書者固不乏。至其手寫文章。絶無而僅有者。蓑者得白石詩書

二幀。皆為有力者所奪。今又何幸獲是稿也。轂之珍之。不輕視人。丁未春。古龍後學須田文識。

賴山陽草書七絶。帋本竪幀。（蘭池了 閑囑）

山陽先生真蹟一幀。書修史偶作詩。有筆墨蒼老。卷軸之氣。撲人眉宇。蓋係晚年作。山陽書出於米董二家。中年落筆。怒張横肆。有不可羈勒之勢。晚年精熟。字格深穩。而力拔奔生。人唯以怒張。為彼長所在。坚不見晚年作耳。山陽作外史。畢生精神所注。而是詩也。包括一部外史。山陽詩中特為得意作。況其書絶俗如此。展觀之下。使人想見山陽其人。安得不下拜乎。丁未晚春。古龍後學須田文識。

（案此詩書當時已有縮摸上木而行世者。為山陽書中熟作。可知矣。）

山縣周南草書七律。紙本竪幀。（池傳 囑）

山縣周南。温厚長者也。其學亦卓然關西。當時人才集蘐園之門。東野之才識。南郭之文章。春臺之經術。周南之德行。蓋其翹楚者也。就中春臺高自標持。最為儕輩所憚。然余嘗見周南與春臺書。指斥其鎌倉記行中文字。以為傷名敎者。議論高明。使春臺低頭到地。有德者必有言。非復彼浮華執拗之人之所能及焉。余之所以推服周南為之故也。此幀為水足屛山書鎌倉覽古一律者。古意古調。其味雋然以深矣。南郭亦曾有鎌倉懷古什。嘖嘖一時。彼以意匠勝。此以渾含勝。至其書。温然不競。猶其人也。屛首。肥後文學。常奉蘐園之敎者云。丁未四月念二。上台小栖燈下書。古龍後學須田文。

林羅山行書七絶。帋本小軸。（淇洲 藏）

伊藤某（推英）問余曰。羅浮者何人哉。曰羅山先生別號也。曰羅山先生者。儒者子。曰然。固大儒也。曰某聞者得羅浮子書。就二三子質焉。不皆詳其何人也。欲請先生鑒鑑也。次日携來。余一見歛襟曰。真是羅山先生書也。子亦估諸。曰可也。乃購取之。某去。余獨撫幀喟然嘆息。謂余之初年。儒學未墜地。五尺童子。莫不誦羅山先生名。斤紙隻字。懸千金求之。不可輙得。世以皆知其為至寶也。今幾時也。君子約變。小人革面。而豈謂大儒遺墨。沈埋塵埃中耶。淇洲竹子博物之士也。常留情古人墨蹟。嘗見此軸。大加欣賞。余為割愛貽之。聞淇洲王父竹裡翁時。百方求羅山書。遂不能得而止。今此軸帰淇洲。其亦成翁志與。若夫詩之與書。不掩其拙。自然有高致。舊軸頗破穢。淇洲命工修之。装潢已成示余。余賀為佳軸。得其所。乃書數語以媵之。丁未晚春。於上台小栖（梅）櫻桃李紅白爛漫之下。古龍後學須

田文識。

松永尺五草書七言對句紙本聯幅（同上）

淇洲携一聯幅來示余。披而見之。筆力遒勁。字格高渾。眞逸品也。但無欵識印信。又漫漶不可判。然對之。璧有如遇有一面識而忘其名者之感。乃留之數日。就陽熟視印信。遐年及昌三等字。隱隱可辨。俄然拍髀曰。嘻是松永尺五書也。乃呼淇洲。卷而還之。且告曰。尺五幼而學於惺窩先生。長而為王侯賓師。播聲譽五十餘年。清風高懷。可欽可仰。子常愛書畫。尚友古人。佳幅無脛而至。豈非奇遇哉。

尺尺墨蹟。世不多傳。余十五年前。見其書幅於峽之平賀某所。丁未晚春。於上台小栖細雨殘燈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識。

村瀨栲亭行書短詞三解紙本横披（同上）

村瀨栲亭。風流儒雅。名高一世。淇洲以栲亭書折楊柳三解見示。古意新聲。字少味多。愈讀愈可喜。尤得詞歌體。其書平生撫蘇東坡。然是却似趙松雪。當時詩風趨偽唐詩。摸擬緣飾。殊可笑。栲亭用力宋詩。發揮性靈。規度雖小。不失為作家。此詞可以見其一端耳。丁未晚春。古龍須田文書於上台小栖孤燈之下。

鈞圃手簡小幅（同上）

淇洲得鈞圃手簡若干通。大抵割愛同好。今裝潢其一通。以供奇翫。鈞圃筆法出於趙董二家。而性篤實至孝。尤重名檢。故其書和雅温籍。無一毫輕靡之習。此簡寥寥數行。初非用意。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歐陽公語此豈非精能之至耶。丁未晚春。古龍須田文書於上台小栖殘燈之下。

高嶋秋帆草書七絶紙本竪幀（同上）

高嶋秋帆。識見之高。功績之丕。照映人耳目。固近代偉人也。詩書雖餘事。亦往往使作家避席。余所閲筆墨。大抵皆妍緊而深穩。蕭洒而雅均。今觀淇洲所藏。淋漓揮灑。特為不尋常。蓋逸筆餘興。妙在不用意。可称傑作。淇洲掛諸座右。旦暮對之。神情高致。爛然在目。乃知非彼弊精疲力。以學詩書為事者所能到也。丁未晚春。念九雞晨。古龍須田文識於上台小栖東窓欲白處。

佐久間象山手簡小幅（同上）

古來賢豪之士。當燕居之日。往往有為類兒戲之事者。蓋天真爛漫。不敢矯情之所致也。今觀淇洲所得佐久間象山贈杉田誠卿手簡。載坚為角觝之技。損傷右手。請治術之事。

家山傳識卓論。標宗一丞。平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誰謂其為此戲乎。而其簡輕輕揮灑。神情躍如。可以充家山逸話矣。或云。家山平素馳馬鍊武。角觝之技。亦為筋力之故已。或然。丁未晩春。古龍須田文識於上台小栖。此簡舊藏於佐鄉代之眞鳴氏家。眞鳴善行。游于杉田誠卿之門日。得之者也。

佐藤笠溪墨筆群仙祝壽図紙本小幅 上同

是我郡先輩佐藤笠溪遺墨也。笠溪名政養。稱興之助。笠溪其號。一號李山。生長寒村。晩志于學。發憤激勵。遂以測量火技成名海內。官至鐵之助。笠溪資性温順。能事師父長者。雅通多藝。嘗值明治六年天長節。自作嵩竹靈芝水仙。擬群仙祝壽之意。遂寄諸鄉里。以為其師眞島尚德壽。禹雖粗筞。亦可以見其學於故舊也。淇洲得諸尚德曾孫養之助。裝潢以存之。蓋亦出於追慕先輩之餘云。丁未晩春晩生須田文書。

鳴錦江草書二行紙本竪幀 上同

淇洲見示錦江書幀。磊落逸宕。風趣太高。是優遊法度之外者。是非營求祿仕之途者。余初謂錦江為莊重之士。安知其心盡不拘如此。想錦江為藩府所擢用。外雖從篤班鷺行。其中必有白鷗浩蕩之情存焉。余見其書而相其人。猶白樂之於馬爾。錦江書世不多傳。淇洲其秘藏之。丁未晩春於上台小栖細雨蕭蕭。落花紛紛處。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趙陶齋草書一行帋本直幅 上同

陶齋書法。於八面露鋒。得其三昧。想平生用鼠毛長鋒者。粗者云。用鼠毛者。剛而乏風情。不若羊毛之柔能制剛。姿態橫生也。殊不知精熟之至。操縱在手。剛柔自在也。所謂風情姿態。氣韻品格。存其人為耳。淇洲所示陶齋書幅。一氣呵成。字字雅健。可謂書家能事矣。丁未晩春。於上台小栖夜雨燈下。古龍文書。

廣瀨淡窓草書五絶絹本竪幀 上同

本邦詩人。稱大家者。推三人焉。廣瀨淡窓以雅澹勝。賴山陽以氣魄勝。梁川星巖以精華勝。三人者。同時而出。又曾各執壁一堂。銜杯酒談藝園盛衰。亦何快加之。余生已晩矣。恨不得與三子上下其議論也。每見三子遺墨。欽仰低徊。不能自禁云。淇洲囊得淡窓五言絕句書幀。幀有得色。其詩一氣斡旋。絕句之極似古體者。句語之緩急。神韻之縹緲。恍兮惚兮。妙不可言。蓋於此翁為傑作。况其書有輕舉御風之致。淇洲有得色亦宜矣。余謂淇洲曰。子已得淡窓遺墨。速收山陽星巖二子

墨蹟。掛諸一堂之中。几壁其下。品之曰。某也有趣。某也有力。某也有韵。則亦旦暮尚友古人者。是余之所夙望。不遂。顧教子成其志也已。丁未暮春。於上台小栖風雨満窓。寒燈埜峯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篠崎小竹草書五絶紙本竪幀 同上

小竹嘗題山陽墨帖云。子成謂我詩文皆勝承弼。承弼勝我者書也。是非山陽私言。而天下公言也。唯小竹書比山陽乏氣魄。其人品已然矣。小竹書出於趙松雪。運筆渾熟。自成一家。尤於行草見長。晩節殊精。而詩文較頽唐。不慊人意。余一日過骨董舗。見小竹詠鶴五絶。書固美矣。詩亦以纚案勝。不墜陳套。足稱完作。勸藤井蒼龍購之。而蒼龍不自惜。淇洲見而喜之。請而得之。抑小竹書多天下。至詩書雙絶者太少矣。以幀他人邈視不顧。一經淇洲鑑賞。聲價頓騰。所謂伯樂一顧價三倍者非耶。丁未暮春。上台小栖夜雨燈下書。古龍須田文。

東條一堂草書二行絹本竪幀 同上

一堂先生自称焚書以上人。其眼高千古。可以想見矣。其學術姑置之。其書秃筆塗抹去焉。跡蝸涎不遠。人見其如此。以為掩拙之故。殊不知。其筆法有所據。非師心妄作徒之比也。曰。然則一堂書出於何人乎。曰。驅使王鍾以上人。弗受王鍾以下約束。是已。余聞之家君云。一堂書字。必擇秃筆。人若授以新筆。輙剪其頭而用之。雖然平生為人講書法。例舉古今法帖。類証百家筆法。疊〻不盡。余家舊藏一堂小楷詩書。雖截秃筆。字格端嚴。法度可見。若淇洲所藏書幀。奇奇怪怪。一見可驚。其不入俗目為尤甚。故余書數語。以解俗之惑。丁未暮春。於上台小栖夜雨燈下。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齋藤拙堂草書六絶紙本竪幀 同上

余聞之中埜積水云。嘗訪拙堂於勢州。翁大耳廣頤。年高望重。一見擬王侯風采。又云。翁長文章。熟世事。為藩主所信頼。寵遇優渥。當時儒中富貴者也。甚矣。翁書形其為人也。淇洲得翁六言絶句書幀。其書圓滑豊満。絶無圭角。掩欵見之。非王侯筆。則富貴翁書也。土井聱牙出於翁門下。其書氣骨稜稜不可當。而其人一生偃蹇。為世所棄。翁亦曾憎其狂而絶之。嗚呼。一斤筆墨。可以見其人性行矣。翁詩文世已有公評。不復贅言。丁未暮春。於上台小栖煙雨満庭。晩景如秋處。古龍須田文書。

藤森大雅草書七絶帋本竪幀 同上

誦其詩。則不食煙火者之語也。其人則挾經國之術。以氣節高一世者。嗚呼。天山先生以文字得罪。轗軻歷落之餘。絶意人世。思山中故人。賦此以寄懷興。將雖志在天山。遯時會雲雷屯。經綸之情。不可默上。悲歌慷慨。踸踔忘身。遂為法網所羅。興此詩之成。不詳其遇厄前後。柳亦何其語之高。而其韻之清也。書乃蒼秀無俗姿。淇洲得此幀。使余不堪欽羨之情。丁未暮春。於上台小栖雨窓寂寞之中。

古龍須田文書。

六　槻磐溪草書七絶紙本竪幀 同上

淇洲竹子擘大槻磐溪書幀。問余曰。磐溪詩才有餘。氣魄不足。先生以為何如。曰然。曰其書妍弱俗姿。似欠士子態度。何如。曰然。曰然則磐溪不足取乎。曰。何為其然。磐溪詩書流利輕快。優為一代作家。柳與羽之文士。共磐溪並肩者。求諸上下三百年。余未能儗擧其姓名也。彼豈易興哉。淇洲肯首而去。遂書其語還之。丁未暮春。於上台小栖暁色模糊處。

古龍須田文書。

七　雲井龍雄詩稿小幅 同上

余聞之逸見蘆齋（西村山西里素封家）云。少年時以龍雄先容。執贄息軒先生。龍雄時為塾長。沈黙寡言。擧止安詳。如婦女子。雖然。門弟子或生紛議。龍雄能裁之。衆乃服。第子欲有言於先生。皆推龍雄當其事。先生輒聽於龍雄焉。其他不見言行聳人者也。何料後年以夫冊丈夫。奮智出奇。聚徒聯類。欲起波瀾于平地。動干戈于清時。間關崎嶇。百折不撓。身伏天誅而不悔。殆非吾意中人也。嗚呼。龍雄事其是非不論可也。余獨惜彼抱非常有為之材。不為天下用。亦時互異。一敗塗地。空齎志幽冥。天之生奇才。果何為哉。淇洲藏龍雄詩稿係潛匿中作。詩書磊磊不凡。奇傑面目。如見眼前。愍愴之餘。書所聞蘆齋還之。丁未首夏。於上台小栖落花委塵。新綠吹水處。古龍須田文書。

八　物徂徠行書七絶帛本横軸 同上

風雨雲靄。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幻而出沒者。英雄本色也。雖然英雄。亦有時乎。有如士君子。有如兒女子。如野人。如商估。其作用變態。不可摸捉。徂徠翁之於書亦然。有雄姿獨絶者。有莊重宏雅者。忽而瀟灑。忽而蒼老。能剛能柔。能大能小。隨手揮摧。觸情變化。使人恍恍不可端倪。不特其人物雄天下也。此軸淇洲所藏。在徠翁。其似士君子之正者歟。丁未初夏。於上台小々栖煙雨滿庭。晩色迫檐處。

古龍須田文書。

龍草廬草書七絶紙本竪幀 同上

龍草廬。多才多藝。詩文書畫并能之。尤長交際。聲華噪上國。然頼山陽曾評草廬為小家數。先輩定評。不可改。淇洲藏草廬書幀。然常薄其為人。問余曰。可舍之乎。否。曰置諸。亦何舍。余養盆栽數十百種。比較品之。優劣分明。若就其一種察之。亦有一種姿態不可棄者。予好貯古人墨蹟。然亦豈悉優等物也乎。草廬一時聞人。於書頗得子昂形似。觀其筆格之弱。而姿容之妍。則又可以察其徇俗售名之由焉。此又相人之一方也。子其置諸。亦何舍。丁未首夏。於上台小栖宿雨初霽。茶鼎濤起處。古龍須田文書。

高蘭亭行書七律紙本横披 同上

高蘭亭盲於目。而明於學。為徠翁門下一俊物。往年見蘭亭手蹟。雖乏活氣。不失結體。淇洲問者示蘭亭手寫七律。比諸余所曾見稍工。私惑之。熟視良久。而後知其眞蹟無疑。何則其筆勢緩散。結體失繊。如老如稚。工拙外有一種寒寂氣味。盲人書應如是。詩則受徠翁指授。明人口氣。不可移。丁未首夏。於上台小栖梨花噴雪處。古龍須田文書。

菊池五山草書五絶絹本竪幀 同上

頼翁有句云。作詩爭求五山知。五山詩名滿海内。當時江都入目五山称先生不名。請其揮毫者。門常成市。盛若必衰。後生漸厭其流傳多。不復一顧。雖然五山才學。豈因此致低昂焉乎。余以謂五山長評論。海内作家。爭求知五山者為之故也。淇洲得五山雲竹五絶書幀。亦余措語輕俊可喜。書亦老熟。格調雖卑。不可輕視。丁未首夏。於上台小栖村社祭典鼓聲喧耳處。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石川丈山隷書二字絹本小幅 同上

淇洲家藏丈山先生隷書閑松二字小幅。古色蒼然。來歴頗正。余閲世間所傳丈山先生書。大小數十幅。其於隷書。字格如畫一。其中眞偽相雜。不可輒辨。蘓長公云。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先生此書。瀟洒絶塵。與世間所傳者異科。高人逸興。可以想見焉。豈祇知其美惡云也乎。丁未五月十日。於上台小栖夜雨琳琅之下。褐燈而書。古龍後學須田文。

精里草書二行紙本竪幀 池傳嘱

劉博士草書二行。運筆遒勁。而有雅韻。非售書為活者所能及也。余聞博士每課諸生文章。以長篇責之。其才氣横溢乃爾。此幀也亦可以概見博士天分之長矣。丁未初夏。於上台小栖。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藤田東湖手寫原稿新菜集跋横軸　上同

藤田東湖。鐵心石腸。國士無雙。其片言隻語。莫不出於忠君憂國之誠。是以東湖零紙斷墨。傳者以為至寶云。此稿代人跋新葉集。楷字注字。不太齊整。蓋其手寫初稿。自曰薄暮草草立稿。不暇構思。然而行文之簡明。語氣之剴切。與世之尋章摘句者異。末尾又付手牘。告以微旨所在。可謂用心細密哉。梅津侍龍得此。初許割愛於余。未果。為池野傳作所取。傳作裝潢為幅。請余一言。為鑑。嗚呼。東湖元精耿耿者。燦然炳然。滿於天地之間。非一人一家所私有。苟知其所以然。於瑣瑣筆墨。何曾彼我之有之論乎。苟不知其所以然。紛紛爭之。非玩物喪志。則奇貨居之耳。柳亦東湖之罪人矣。　明治丁未夏入梅雨日。於上台小栖。古龍後學須田文識。

佐藤一齋草書七絕絹本竪幅　佐藤北溟藏

詩之嘐嘐多趣。書之放閒不拘。并能發揮其天真。而學道氣韻寓焉。此翁得意作。宜延之文房。以為上賓矣。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八日書。

伊藤東匡草書二行紙本直幅　池傳藏

云稱。東匡先生書經中語。必正楷淨寫。人若有傳其行草者。疑以為非真筆云。蓋東匡資性謹直。百事不苟。故得此稱爾。雖然。東匡寫經語。何必限正楷。余所閱亦多。楷行草。各隨其意會而作之耳。若此幅。筋肉得中。體勢適宜。其於筆法之正。字格之嚴也。誰亦得而閒然哉。世有墨守正楷之說者。宜觀於此幅而解疑焉。

篠崎三嶋草書七絕紙本竪幀　北溟藏

三嶋篠翁坂府富商。好學。改業作儒。稱雄關西。蓋升平之世。異數之人也。北溟以翁詩書一幀見示。係癸酉元旦七十七歲作。翁以此歲歿。然則此幀殆絕筆也者乎。書體溫柔和厚。而無歉磨之習。詩亦盈而不驕。實而不粗。竟又不沒富翁本領矣。與世間富而呼貧。煖而訴寒者異譔。此幀也。可抵自家寫真矣。丁未晚秋。書於傳馬坊僑居雨窓殘燈之下。

伊藤蘭嵎行書一行紙本直幅　池傳藏

伊藤氏之首尾藏。不獨其於學識文章之為首尾也。其於書法亦為首尾也。然首遂為首。尾遂為尾。柳不能教首為尾尾為首也。然則謂蘭嵎子不能賢於東匡子乎。曰然。諸兄之於蘭嵎也。皆宜讓步。獨不能立長兄之前耳矣。

朝川善庵草書七絕紙本竪幀 上同

朝川善庵。以考証學鳴於時。為人温醇弘粹。詩文亦流暢可誦。書法則受其友菱湖指正。故所書頗似菱湖。時又作異様字。然能不失法度。其素習不沒可知矣。此幀書體倣鵬齋。而運以自家手腕。足称優品矣。

頼鴨厓詩書扇面横軸 上同

其詞新聲和諧。其書天真爛漫。而十分酒氣。迸出於毫楮之表。披軸一覧。誰不為醉於男児山下太平春之思乎。

佐藤一齋草書七絕絹本直幅 上同

此翁生而四五歳能作大小字。夙有神童目。及壯。學識文采。震一世。而何其書之不相稱也。於戲醜陋非其天也。不欲以此售名。勉作醜陋字。以塞俗子之請者乎。然醜陋者其貌也。其中有一種奇氣稜稜不可磨者。所以為一齋也。

篠崎小竹行書七絕紙本竪幀 上同

小竹書妍而不弱。腴而不麤。尤於行草之間專工力。當時關以西無共並肩者。或以俗目易喜嫌之。然終不能沒其義也。此幀書固美矣。其貫武侯詞。亦天下通論。吾人所欲言也。

高天漪草書七絕絹本横披 上同

高玄岱。本姓深見。字斗膽。一字子新。玄岱一自作元泰。天漪一自作天瀑。其他多名字。今皆廢之。岱學筆法於黄檗獨立。得其衣鉢。又就木下順庵學儒。遂成一家。而書名最噪。其所揮灑。往往與獨立並肩而無遜色。此幀實屬藍氷。蓋覧者以余言不為阿好也。

大心草書七言一句絹本小軸 池野文質

紫山一派書。以拔逸成奇趣。以粗拙取韻致。是他派之所不倣得。而彼若不經思而成者。蓋禪機圓熟。自然融會。造此妙境。今觀大心所書。益信大工如拙之不我欺也。丁未冬十二月日。於傳馬坊僑居。古龍須田文書。

墨相卷二終

墨相巻三

書

朱舜水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竹隝堂

朱舜水者。名節之士也。以恢復宗社為念。不屑詞章末技。是用其所揮灑者。非先哲格言。則唐宋諸賢之詩也。此幅書李群玉詩。盖晩年筆也。字格奇整。韻致之高。在工拙外。其風采可以想見矣。先子常謂。古人不書自家詩。而反書先輩詩者。決非漫然弄筆。必也在好尚所存歟。不則有其境風懐之相似爲者。故借此以洩其情耳。舜水以海外羇寓之身。會感節物。思郷思友。過爾馳情。颯爾走筆。於群玉野水晴山詩。以遣一時之風懐歟。幅本係大山羽根田氏所藏。別有一幅。與此為對。後皆歸齋藤某。森竹堂曾一見大喜之。請割愛其一。某不可。曰對幅不可以割。強之而後可之。因相約曰。今年借我所藏于君。共君所藏合而為對。明年借君所藏于我。與我所藏合而為對。每年交互翫賞。後来有事故。勿敢或渝此約矣。於是。二幅一様装潢。二人分割有之。而二（然）人之世。雙璧相聯。不離兩家之文房焉。余欽二人風流襟懐。洒洒如水也。援筆題其後。且付數語還之。戊申春三月十六日。古龍須田文書于傳馬坊僑居。

佐久間象山手記快雪堂法帖跋命 本小軸 家藏

象山先生。枕藉魯公帖。其寫字。筆筆規歩魯公。而不失自家風神。所以為象山也。象山跋魯公帖云。動容周旋中禮。真盛德之至。余於此軸亦云爾。戊申晩春。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頼春水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其隝洲

春水老人草書。筆勢横矯。骨氣蒼勁。尤覺氣魄襲人。不似平生深穩藏鋒芒。盖揮灑於酒間快適之際者歟。吾聞。春水風猷温藉。純乎君子儒也。其接人也。應無所爭。然而余見其曾罵木世肅于稠人中。為不學不德一俗漢。其氣慨固已蓋世焉。宜矣有時寓斯氣筆墨。禀乎聳人也。余之所以推服春水。為之故也。非特以其一門子弟彬彬出賢才。其書為可貴也。戊申冬十二月初七。書於外埜草廬。古龍後學須田文。

頼杏坪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上田

李謫仙桃花流水詩。神遠韻逸。有一往不返之意。杏坪頼翁書此詩者。其在玩其詞焉爾乎。抑見請而書此焉爾乎。杏坪非書家。若人請杏坪書。寧肯顧其寫古人詩也。然則杏坪之所以書此之意。不在玩其詞則必也在寓其興懐焉爾。杏坪性行

廉潔。遂於詩學。為吏有聲。自古吏之有才性者。往往急於功名。逐於利欲。其極不盜民財者殆希矣。唯清廉高潔之士。詩書優游。度外名利。進則冠纓贊畫。退則白鷗浩蕩。屠身青雲。放心江湖。寬襟曠懷。綽綽有餘裕。為民所歸。不亦宜乎。杏坪之於為吏。或庶幾焉。吠頓淡墨揮灑。姿態奇橫。撫來南宮筆法。而無怒張之氣。柳杏坪當書此。亦為思其身在於案牘之間哉。戊申冬十二月初八。書於外埜草廬。

榮栗山草書古文一節紙本竪幅 上同

淇洲竹子向語曰。聞者得栗山先生書幅。私以為天下之珍矣。既而携來。丐余一言。乃狂觀之。書樂志論一節者。滿幅淋漓。試評其書體。豪宕不羈。馳突無前。如駃騠之脫韁。而蒼鷹之出樊也。真栗山書中絕品。可謂僅觀已。余聞。栗山為人。瘦臞善病。其與人論事也。雄辯飆發。氣魄壓人。今對其書。英爽活躍。使人不覺拜伏其下風也。戊申冬十二月初九。古龍後學須田文書於外埜草廬。

尾藤二洲草書五古紙本直幅 上同

賴春水云。洪曾根孫晉卿書中。有此語 尾藤良佐。資性溫和。學問醇正。見解尤多。春水於人慎許可。而其言如斷。則其人可知矣。二洲於詩。風宗白傳。曾自追次白傳韻。為詩以示精里。精里以為。白氏流涎勢利。君子所陋。其詩亦格調卑近。不學為可。依韻為詩。大爭之。猗精里徒襲朱子深酷之論爾。白傳讜直之士。又為百代詞宗。不可草草。且聖賢不以人廢言。二洲好白詩。蓋亦以其性情相近。意趣相似。故取之而學焉耳。今見淇洲所得二洲五古草書。措詞宛轉流快。遂而見之。如平平無奇。數回吟誦。絕不礙齒牙。而能言人人所欲言。無毫髮遺憾。雖白詩其亦何加焉。書法醇除透徹。優柔溫雅。曾不見軟弱庸腐之病。斯亦稱其人品者非耶。以來羅風疹。又誤傷右眼及左脇。悶甚。會淇洲寄示此幅。數日翫賞。不自知二竪纏身也。戊申冬十二月十日。古龍後學須田文外野草廬燈下書。

徠翁草書二行帋本直幅 伊藤博我攝

項王一怒。萬人皆癈。其面容骨格。果如何人哉。千歲之下。俾讀史者想象驚嘆。帶措噫亦可謂壯矣。昔者。徠翁雄心霸氣。睥睨宇宙。常自謂。嚼炒豆。歷詆古今之賢豪。間中一快。豈以加矣。蓋畢生講論著作。不出乎此一語之外。當時群英。縮頭屏息。戰戰乎唯觸其氣焰是懼。於戲。徠翁亦儒中之霸王者歟。雖後生嘵嘵交起毀之。然此筆亦一逢徠翁筆札。乃

又驚異嘆服。莫不擬以龍虎風雲之變態。其雄風伏人。可以知已。余向者。於竹内淇洲許觀諸儒書幅若干。最後挂壁者。伊藤棣之所藏徠翁草書二行竪幅也。筆力抜山。氣魄蓋世。諸儒筆墨。頓無生色。譬猶項王奮戰驅馬。喑嗚叱咤。求敵馳突。當其前者。猛将驍卒。膽落魂飛。人馬共辟易於數歩之外焉。其心畫如此。其人面容。豈難想象矣哉。頃日。棣之因淇洲。請余題一言。乃書此贈之。幅舊荘内致道館所藏。後管實秀收之。終歸棣之者云。明治四十二年二月六日夜。呵凍書之。古龍後學須田文。

中井竹山草書一行絹本直幅（淇洲）

中井竹山。邃史學。嫻文字。氣岸高一世。其書雖不太工。鋭鋒縱横。要無俗氣。此幅書范杜秋興七律一句。挂諸壁上。覺秋風蕭颯襲座也。己酉黄梅之節。古龍後學須田文書于外野草廬。

菅茶山行書五古紙本直幅（上同）

茶山先生尋涼二首。千古絶調。其格亦屬獨創。先輩諸子極口推奨。良有以也。淇洲最獲此幅。丐余鑑証。先生於書。古拙之活氣。然其詩之義如斯。若其書之工拙。又儒餘興。不論可也。己酉黄梅之節。古龍後學須田文書于外埜草廬。

立原杏所草書二行紙本直幅（上同）

立原杏所草書一幅。骨氣秀勁。如寒竹臨風。略似王文成筆法。杏所水藩名士。夙講文學。旁審六法。遂以画鳴。不因其書。精能如此。先民云。書画無二途。猶信矣。己酉夏黄梅之節。古龍須田文書于外埜草廬。

廣瀬旭荘草書五絶紙本直幅（上同）

旭荘詩名太高。其書雖茶字筆法。亦有輕佼足見者。此幅五言絶句。寫秋夜之趣。用意纖細。善描景象。書亦信手揮灑。不失為才人筆也。己酉夏黄梅之節。古龍須田文書于外埜草廬。

藤井竹外草書七絶紙本直幅（上同）

竹外者。奇士也。受詩法于山陽也。力求師短所。謂師尤短七絶。欲勝師非七絶不可也。專講二十八字詩。此事已奇矣。竹外構思也。經營慘澹。一字不苟。詩成。流利圓秀。不見斧削迹。是亦奇矣。此幅淇洲所獲。竹外録李太白詩者也。蓋醉中放筆。墨氣淋漓。縱横跼仄。不局束。不粘滞。字字皆帶醉容。使人一見呼奇奇也。己酉黄梅之節。古龍須田文書于外埜草廬。

藤森弘庵草書五絶絹本竪幅（上同）

弘菴草書五絶。古氣淋漓。杳然神遠。使人徘徊悲誦。眞可謂五絶上乘矣。其書則銳鋒犀利。秋水藏鍼。而一種氣韻。撲人眉宇。非尋常書家所企及也。已酉黃梅之節。古龍須田文書于外埜草廬。

山本北山草書七絶帘本竪幀（香詒藏）

村女裝時樣。擬鄙人。誰覺其卑氣可厭。今夫天下拙手。摸趙倣董。爭趨時流。或歎脚初步。漫擬魏晉。其不前蹶後倒。醜態百出。貽傍人指笑者。幾希矣。若北山此幀詩之與書。蹤拙勿論耳。然而有一種風神。足以窺北山面目者。猶村女不施鉛華。而村情野態。天眞流露也。已酉中秋。於外埜草廬古龍文書。

高嶋秋帆行書一行帘本竪幀（北溟藏）

先覺識。後文藝。高嶋秋帆所書。蓋秋帆畢生用心。不出乎此六字之外。宜其自書以勸人也。秋帆[illegible]師表一代。文藝亦不落人後。此幀筆法極洗練。萬人習之。猶有餘師焉。豈非其培根已深。而其枝葉必茂者耶。已酉中秋念九。古龍須田文題并書于外埜草廬。

栗翁草書二行帘本竪幀（上同）

栗翁書格私淑大綜。運以一氣。雄健之槪突過萬人。此幀始不用意而押榷着。而十分酒氣。溢出楮端。逸筆餘興。不失天眞。若夫四時山景。如咲。如滴。如粧。如睡。評語簡妙。千變萬化。竟不能逃乎此寸毫之中也。已酉中秋念九。書于外埜草廬。前山雨霽。明淨如粧。正在栗翁句中。古龍後學須田文。

藤田幽谷草書七絶帘本竪幀（上同）

往年余過一骨董舖。見幽谷先生書幀。裝潢弊圯。座人遨視焉。余欲賞。問之直。乃曰。非賣品。余悵然而去。後數日復往問之。曰。既已讐之。戲彼得伯樂一顧。信從其價而利焉耳。聞者。佐藤北溟齋書畫若干來。乞余鑑証。中有幽谷書幀。乃余往年所見。而新其裝潢者也。余始知其歸北溟手。而又大嘉北溟所見超凡。幽谷經史淹博。議論精該。譽為大家。平生不留意文詞筆墨之末。是以其書流傳甚少。不壹廣被敬也。此幀醉餘潑墨。筆勢勁俊。如健鶻剪風。蓋借崔惠童之詩。以寫一時之興會者歟。余嘗問幽谷為人於中野積水。曰。高山仲繩目幽谷以國士無雙。非但十四歲時乎。其人品學識。與年共進。水戶學士。無出彼右者。東湖事功。實不過發家學一端而已矣。嗚呼。其人如此。其書益可珍。顧北溟嗜好之篤。有過於余者。故此幀不歸余而歸北溟。北溟其夙夕展觀。以致尚友之義可也。已酉中秋念九。於外埜草廬。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藤田東湖手簡横披（同上）

右北溟所藏東湖手簡。大久保某。述感謝之意者。筆筆謹嚴。語語鄭重。不似平生跌俊逸宕者。感謝之體。宜然爾。然而一種氣骨。躍如於墨楮之表。塵而不磷也。若乃曰爲世道周旋。不須煩一己謝詞。稟乎大丈夫本領。非東湖所不道得。而又知水府繹難。大久保某周旋與有力焉。只簡也。可以補水史闕漏。抑亦吾人後進。深致省察。其立身行道之際。不宜置一毫私意於名利事功之末也。感歎之餘。遂書數語以勸北溟。己酉中秋念九。古龍須田文識於外埜草廬燈下。時四壁人定。但聞蟋蟀咽露之聲耳。

藤森天山草書七絶紙本竪幀（藤井鶯齋囑）

此幀藤森天山書栗津懷古一絶者也。京商所藏。輾轉市井。遂歸我手。其詩立意奇創擺脱陳套。筆跡亦有活氣。天山詩書絶作如此者。我未之見也。嘗鈎之以示藤士濟。士濟云。詩中所用血戰女郎等字面。俗人所不喜。此幀難售。而歸先生者。爲之之故也。若得先生割愛。以貫予草堂。將逸品以遇焉。余始聞於士濟。而悟此幀不遇之故。而今嘉驥遇伯樂一顧也。便解以贈之。且書數語以勝之。

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念九。於外埜草廬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識。

平野金華草書七絶紙本竪幀（侍我囑）

徠門諸子。步步規乃師。各皆從其癖所而入焉。不獨經學文章。凡百之事皆然。金華山人。性狂猾而尤慕乃師磊落不羈之行動。私習而助長其狂者與。此幀金華所書。筆筆摸乃師字格。只少其雄偉氣象耳。夫書者人之心畫也。余見金華心畫如此。而知乎素奇行亦有習乎乃師。而不足爲異也。　明治庚戌冬十一月念二夜。題簽并識於外埜草廬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黄檗獨吼草書七絶横披（香韵囑）

獨吼書流動有姿態。其詩則瀟洒出秀。如風竹有韻。殆是揚誠齋口氣。非細流口氣也。庚戌十一月念二夜。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黄檗悦山草書五絶横披（同上）

齋藤香韵齋悦山五絶書幀來。請題簽。余一見乃曰。此詩以尋源入山。譬學道之艱苦。以歸海起濤。譬行道之誥大。其所以形容發明。深切明確。一何似朱文公語也。噫。心外無法。道外無人。三教一源。何流不歸海乎。余亦寫此詩以自警焉。若夫筆跡遒宕。固不背黄檗一山白眉矣。庚戌十一月念二夜。古龍須田

文題簽并識。

雲井龍雄手簡横軸 齋藤右嶋村

觀於靈山之潭首。雖不見其風沢之變。猶且疑其中有怪物潛焉。此簡雲井氏眞蹟。尋常信書。如無寓意。然覽者排徊沉思。不能釋然矣。嗚呼。是雲井氏所以人中之龍也。興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除夜。於外塋草廬。呵凍而書。古髯須田文。

二洲先生草書二行帋本直幅 江藤嶋

二洲先生草書。溫容閒雅。無些塵氣。其語亦有悠然曠世之思。先生風神。隱躍筆墨之表。使後生轉不堪欽仰之情。壬子首夏。於外塋草廬雹燈之下。古髯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

伊藤鳳山行書七言一律帋本直幅 竹袁古田嶋

鳳山先生。我鄉前進。學涉古今。考證博辨。雄視海內。詩書固其餘事。書嘗受菱湖指授。詩則無所師承。險怪晦澁。殆不成語。置諸論外可也。要之。鳳山長所在考証。又一時有田原三大山稱。余但以我鄉前進之故。敬之也已。

大正元年十一月十日。題簽并識於外塋草廬兩窓之下。古髯須田文。

吉賀精里草書二行紙本竪幀 上同

我鄉貯精里先生書幀。以竹內氏為最多。余每見其書幀。輒推服無他。此幀亦出於竹內氏。真蹟無疑者。對之殊覺其風手照人也。壬子晚秋於外塋草廬雨聲蕭蕭之下。古髯後學須田文書。

小野湖山草書五言短古帋本竪幀 上同

湖翁為人。真摯英邁。其發於詩者亦然。其見於行事者。亦然。真乃為晚近詩家快傑。此幀詠竹短古。詩書并發揮天真。洒洒落落。如見湖翁胸襟焉。壬子晚秋於外塋草廬兩窓雹燈之下。古髯須田文書。

東厓先生草書七絶帋本直幅 淇嶋洲

此幅東厓先生書舊宮人七絶者。淇洲獲諸東都知己。歸示余。余一見推稱。乃云。其詞格調風氣。優入中晚唐。書亦一代高手。不許時史擬議。余閱先生書不尠。大抵優孟而冠者。其形雖似。卑氣可笑。若此幅。見溫厚中有嚴整不可犯者。可稱先生書中絶品矣。 大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古髯後學須田文題簽於外塋草廬雹燈之下。

林檉宇草書五絶紙本直幅 上同

檉宇先生。幕末碩儒。林家翹楚也。淇洲所獲檉宇一幅。書五言絶句。詠雲雨之變態。以譬賢相之作用。措詞命意。共為完璧。至其書格

端荘。亦足以證人品之高矣。大正元年十
一月十七日夜。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
於外埜草盧電燈之下。

佐藤直方箇牘橫披傳我爲

直方先生箇牘。語語朴茂。皆切磋之義也。先
生平素於朋友師弟之際。勸學強道。誘掖不
倦。可以窺其一端矣。壬子冬十二月初二夜。
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於外埜草盧電燈之
下。

物徂徠草書二行紙本立幅淇洲

徠翁書雖取規矩於顏家。然豪才卓識。加之
以學力。非倚人門牆沾沾自喜者。其握管臨
紙也。全力運之。一氣貫之。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縱横變化。不可測度。此幅草書二行。蒼老
沈鬱。骨氣遒勁。辟猶猥紫枉沓。紛紛呈媚之
中。視一株老松。挺然排空。聳立千仞。匪可謂
偉觀已。幅原係犬塚甘古所藏。甘古歿後。歸
伊藤博我。博我貽諸淇洲者云。大正元年
冬十二月九日後學須田文書

柳里恭草書二行紙本直幅同上

柳里恭畸人傳中人。博通百藝。畫名特噪。然
具眼之士。或謂才思有餘。而工力未足也。於
書未曾有論及之者。余獨謂里恭書名。為畫
名所掩。然覺其書勝畫一等矣。淇洲以里恭
書幅見示。其筆法以文衡山為所歸宿。清超
優雅。尤見習熟之功。決非一時任才放筆者
之比也。均是藝也。而世俗喜其畫之妍麗。而
忽其書之秀逸。何耶。蓋是仙凡之所分也。
大正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古龍須田文書于
外埜草盧。此日寒威襲人。硯池氷凍。毛穎不
聽命。

宮崎筠圃草書五絶紙本直幅同上

筠圃天性和厚。有高行。侵長書畫。此幅字字穩
秀。筆筆洗鍊。雖乏草如走之意。是其天分所
使然。不妨為作家也。應下脫字。想知字也歟。
癸丑陽春夜雨燈下書。畝畝仙史文。

五井蘭洲草書七言一聯對幅同上

蘭洲書。軀使趙董二家。駕御衡杖二子。縱逸
奇橫。別自作一格。然流傳極罕。獲之者。以為
珍。今觀其草書。如水流絶澗。雲横孤峰。逸韻
高舉。不許俗士追攀。真為絶品。淇洲獲是名
幅。使人生妬心。大正二年四月初九。書於
外埜草盧雨溜點滴。電燈閃爍之下。偶斗鶵
報午前第三時。古龍後學須田文。

紀平洲行書五字直幅帛本同上

平洲先生行書。恭寛信敏惠五字。吾人座右
銘。不可須臾離者。先生學德邵隆。超絶一世。
其庸言庸行。不出於是五字之外矣。五字書

幅歸淇洲手。先生典型。嚴然煥然。可仰可師。
癸丑陽春。於外埜草廬夜雨如絲。庭梅欲綻
處。古龍後學須田文書。

颿足杏雨草書五絕紙本直幅 上同

措詞完足。滿紙瞑濛。如觀溪山烟雨圖者。爲
颿足杏雨題畫五絕。其書亦幽嚴而無跡野
之氣。杏雨爲竹田門下高足。稱擅畫名。不料
其工詩書如斯也。癸丑中春初九。燈下聽雨
書之。飲皎仙史文。

精里行書聯幅 上同

精里先生黃菊碧蘭四大字。筆勢勁鍊。氣韻
逼人。揭諸壁上。端坐其下。清香異芳。紛紛滿
室。恍如出風塵接高士。噫。可尚哉。名儒手澤
如是者。奧乃席上之珍矣。癸丑中春十日夜。
燒香拜觀幷題。古龍後學須田文。

梁田蛻巖草書橫披 上同

此幀七言二絕。蛻翁爲祥主尼賦者。草法絕
俗。奧不易獲之逸品也。主初爲女俠。好豪奢。
氣慨壓浪華。晚年剃髮歸佛。其人已奇矣。及
蛻翁抵浪華。主凡人請謁。蓋主欽仰蛻翁高
名。欲接其聲貌以自榮其老境焉。其事亦甚
奇矣。嗚呼。一代宿儒。與絕世奇女。相共歡唔
於一堂之上。其奇事奇聞。有以足聳動天下
耳目者焉。宜其詩語語奇警。出人意表也。甲
寅正月十八日。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幷識
於外埜草廬。

秋山玉山草書七律紙本橫軸 上同

玉山先生書。莊重渾厚。素備大家氣格。不特
其詩律高天下也。然其真蹟流傳甚希。片紙
隻字。人以比頷下驪珠。其難獲可知矣。此軸
淇洲所獲。七言一律。題云。從駕陪宴宇土蘭
雪館。適園中生瑞芝。因賦奉賀。其用典穩當。
措詞宏雅。筆端繚繞。瑞氣滿紙。其事其詞。並
足千古。況其書逈拔流俗。後生對此。猶接玉
山清風高懷。頓覺一洗胸中塵垢也。甲寅正
月下絃。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於外埜草廬
電燈之下。此夕寒雨。四檐滴瀝。僊寂寥之中。

岡田寒泉草書七絕紙本直幅 上同

寒泉翁之於草書。出入晉唐。尸祝二王。油油
然。如行雲離巖。混混然。如流水激瀨。其變化
妙用。與鵬齋翁在伯仲之間歟。唯鵬齋較有
矯氣。不似寒泉饒和氣耳。觀此軸者。可以知
余言不孟浪矣。甲寅正月十九日鷄晨。古龍
後學須田文題簽幷識於外埜草廬電燈之
下。

賴霞厓草書五律紙本三行 上同

霞厓翁書此幀。想用羊毛細筆。強揮攉者。是
故有驅使不如意。頗不似平生流利暢達。觀

者或謂。爲非眞蹟。殊不知。其一點一畫。落筆不苟。法度嚴密。無一綫可棄。此非老腕。所不能。豈庸庸者所弁哉。甲寅正月十九日拂曉。古龍後學須田文書于外埜草廬。

安積艮齋草書五絶絹本二行　同上

艮齋文才華麗。名聲噪一時。詩書雖餘事。亦足以稱家矣。此幀措詞清雋而不跡。放筆輕快而不弱。才人手腕。可以概見矣。甲寅正月十九日。古龍須田文。書於外埜草廬。時宿雨正霽。紅雲騰東天。市聲漸聒耳。

廣瀨旭莊草書五絶紙本竪幅　同上

旭莊翁草書五絶。其詞澄泊饒致。江邨秋色。如豚畫。風情可掬。書亦揮洒輕快。筆頭不礙紙。於旭莊方足稱詩書雙絶矣。甲寅立春後五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於外埜草廬。偶空中有聲。曰旭莊詩妙則妙矣。唯有一字礙齒牙。乃改永作遠。豈不優長乎。余愕顧之。寂然無聲無影也。於戲是詩神告余者歟。

秋山玉山草書五古紙本竪幅　屬博我

余寒酸窮措大耳。猶且自譽先亁。誦玉山先生芙嶽詩。心私奇之。便知此詩千古絶調。膾炙人口。蓋舊矣。然而後儒或不慊於其崑崙二字。別出機杼而争勝。愈出愈工。而高華儒麗。遂不能彷彿焉矣。何耶。今觀博我所藏玉山書幅。乃芙嶽詩也。筆致洒落。不拘形迹。又自書詩尾云。寶曆五季己亥秋。登芙蓉絶頂。竹筒盛雲携歸家。越七年。丁丑春。封開瀟滴水。和墨而書。其風流餘韻。使人追慕不措。而又知此詩經營慘澹。二年之久。而後渾然天成。不留斧削之痕。蓋良工苦心之極處矣。宜後儒欲以區區字句工拙。争勝一時。猶螳螂挙龍車。適足以貽其不計力之誚爲耳。大正三年三月四日。午後十一時。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書。時四外寥寂。唯聞海濤鼕鼕草堂之聲耳。

服南郭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同上

南郭襟度汪洋。能容清濁。故其形於書者。温雅而和易。毫不見圭角。猶其人品可親可愛也。其於詩文。獨步一世。精金美玉。市有公價。不須更言。此幅揮灑春宮曲詩。書雙妙無一點和臭。頗可嘉尚也。甲寅晩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於外埜草廬。

僧白隱草書大字紙本竪幅　屬淇洲

白隱禪機透徹。餘事作書画。雖不精巧。以不凡取勝。此幅大書特筆。爲最不凡。語亦頗奇拔。爲其徒所渇仰隨喜也。可知已。幅原係鎌倉圓覺寺釋宗演所藏。伊東懷亭嘗參禪宗演。見而喜之。請而得之。後割愛淇洲云。甲寅晩

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於外埜草廬。

古賀伯叔草書對幅　本　同上

伯穀堂書。字格渾熟。積習練於內。叔侗菴筆鋒犀利。見才氣於外。伯則學而得乃父內。叔則性而得乃父骨。各有所造詣。固為劉家聯璧。不許八斬輕。不獨書也。其學識文章。及發於言論行事有。亦莫不皆然矣。見其書。察其人。自有不可掩者哉。甲寅晚春。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於外埜草廬雲燈之下。

松崎慊堂草書集語紙本堅幅　同上

慊堂草書。鐵理精詣。渾成無痕。碩儒力量。固應如是。書則淡泊古雅。一洗俗氣。風格之高。可以想見矣。甲寅晚春。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於外埜草廬電燈之下。

山田方谷草書五絶紙本堅幅　同上

方谷近代傑儒。學奉王氏。主實踐。其見於事功者。不遑枚擧。淇洲得方谷書幅示余。其詩意味深長。書亦圓機活動。不凝滯。似皆私淑王氏者。蓋信仰之篤。不知不識化而至此歟。熟覽旬日。為題數語還之。甲寅晚春。古龍後學須田文。書於外埜草廬電燈之下。

清河樂水手書赤心報國幀絖本　齋藤正義藏

赤心報國四天倡始八字。清河樂水手書軍旗標旆也。墨色淋漓。氣焰磅礴。雖曰得顏魯公神肖。不誣矣。齋藤正義。樂水甥也。間者。裝潢為掛幅。乞余題簽。顧文久辛酉冬。樂水一西。紫溟震動。促島津氏上洛。率四方志士。按大坂薩邸。將欲期壬戌櫻花之候。擧勤王倒幕之旗。自書八字標旆二枚。以為軍旗。一枚遺其父鄉里。一枚以待其用焉。吁嗟。使此旗果飜春風。幕府瓦解。皇室再造。浮浪志士。功勲赫灼。照映萬古。復奚必假薩長土肥後日合縱之力之為乎。島津氏食言。機會一失。此旗不成其用矣。悲夫。然而樂水意氣不少撓。東奔西走。斃而後已。其志操行動。始終一貫於八字之中。可不謂壯哉。今正義所裝潢。存於其家者也。余掛諸牀上。燒香望其下。樂水精爽。凜乎如生。肅然久之。　大正甲寅冬十二月念。古龍須田文謹題簽并識。

墨相卷三終

墨相卷四目次

書

墨相巻五目次

書

墨相巻六目次

書

以上三十八点

墨相卷四

書

頼聿庵草書七絶紙本横披（正義藤）

聿庵草書。筆勢遒勁。頗有乃翁壯年之骨氣。後勁有人。頼氏為不寂寞矣。乙卯秋九月初六。須田文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

日尾荊山草書七律紙本竪幅（同上）

荊山有儒名。而其詩書流傳甚鮮。此幅樂水少時直請荊山揮毫者。蓋聞藤森鐵石嘗留樂水家也。語次及江都名流孰可師事者。鐵石舉荊山名告之。樂水上都首叩荊山門。所見不合。去而事一堂先生云。今觀此幅詩詠棟公。雖生硬有氣魄。書亦然。鐵石儻愛其氣概而交之歟。抑不知所以樂水絶之也。姑誌所聞爾。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須田文觀并題於清川村士興館。

篠崎小竹草書七絶紙本直幅（同上）

筆法深穩。詩亦脱灑。可謂雙美矣。乙卯秋九月初六。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聿庵草書七絶紙本直幅（同上）

縱横揮推。磊落恣張。名士逸興。可以想見矣。乙卯秋九月初六。觀并題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清河樂水行書題畫小品文横披（同上）

此文樂水題畫詩之七月圖者。評論允當。無些遺憾。小楷字謹直。一畫不苟。英雄胸中有閒日月者非耶。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

樂水楷書題畫小品文直幅（同上）

文辭簡明。楷法遒鍊。共可嘉也。蓋樂水少時傑作。襲之玩之。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

樂水楷書二字帋本横披

忠義二字。嗚呼。是樂水平素所蘊養而凝結。對之使人肅然歛襟。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後學須田文謹識於清川村士興館。

東久世伯草書七絶紙本竪幀（同上）

東久世伯。為所謂七卿之一。六卿已下世。而伯獨巍存。辛丑夏。齊藤正義携其伯父樂水尊攘書卷上京。親謁伯請之題署。伯慨然題之。如不堪今昔之感者云。此幀亦爾時所書。非尋常坊間所鬻者也。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

海舟勝伯草書五絶絹本竪幅（同上）

讀此詩。而知海州翁江戸開城苦心所存矣。翁每每寓感慨於小詩中。余私悲翁志。此幅勿做徒作看。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後學須

田文。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

秦山土方伯草書七絶絖本竪幅 上同

此幅壬子夏。齊藤正義上京。親謁秦山伯所請揮毫者。伯之於詩。素養不淺。見此詩。可以知矣。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須田文。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

樂水楷書二行紙本直幅 上同

筆法端正。字格優雅。無一毫妍弱媚側之習。可謂入晉唐三昧矣。乙卯秋九月初六。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手書記程横披 上同

此幅雖不過記驛程勞銀。然案其年月。亦有足為參考者。且也樂水墨印可徵者。除此無他。零紙斷墨。裝潢存之。余深齊藤正義用意之周到也。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須田文書於士興館。

樂水遺鏡題辭横披 上同

樂水以山田大路所貽古鏡。贈呈故鄉老母。且自記數語以見其意。蓋夙期一死殉國也。其語簡明剴切。凛凛迫人。英雄片言隻辭。關係世道人心大矣哉。後之觀此者。宜致省察焉。乙卯秋九月初七。古龍須田文。謹書於清川村士興館。

樂水手録記文三篇横披 上同

文章無益世教。雖義不足見也。樂水於文章。相題行意。觸境寫思。天真流露。絶無虛構。是故樂水文章。篇篇可觀。境遇之變化。而察人事之作用矣。此卷所收三記文。於窺樂水學殖素養。才識氣慨。蓋有思過半者矣。乙卯秋九月初七。古龍後學須田文。書於清川村士興館。

大石良雄手簡横披

大石氏手簡。筆筆語語。丁寧反覆。當時情況。歷敘不遺。可以供史料矣。此簡西京帶屋某所珍藏。故齊藤雷山嘗上京。造其家。見而大愛之。切求割愛。某感其篤志。遂貽之雷山。帶屋富于財。藏名士義人手蹟。是其一云。乙卯秋九月初七。古龍須田文。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

橘千蔭手簡横披 上同

千蔭和歌之與草書。居然作一家。名聲籍甚。此卷雖尋常簡牘。筆致流麗。行語通暢。才之秀朗。學之宏博。亦可以窺其一斑矣。乙卯秋九月初七。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藤田東湖草書對酒七絶帋本竪幅 上同

東湖先生對酒七絶。其詞佚宕卓偉。其書雄

健奇焉。有駃騠捲土之概。於東湖為詩書幾絶。文久壬戌秋。清河樂水行。水齋興。諸有志會畏囝事。而興注谷虎之助相得尤歡。臨別注谷藍以東湖遺墨。樂水記其事由。遂贈諸其父雷山。今襲為雷山孫正義。裝潢以成伯父樂水志。注谷者。東湖姻戚。此幅出處明確。且經偉人欽賞。文房真寶。其亦何加焉。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行書五古絹本竪幅　上同

既作風雲勢詩。樂水在肥後安樂村松村大成家。送平野國臣遊說薩國者。吐語豪快雄壯。傳唱當時志士之間。其意氣之盛。可謂壯矣。無幾。還京。遂救大坂薩邸。將期日舉回天義旗。自揮毫此詩於絹素。贈致鄉里。以強父母之意。筆勢奔騰。如天馬行空。吁。非有此氣魄。焉能得企擬天籟海之壯四字。茫坐對幅。樂水面容。躍出眼前。不覺起敬之。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間崎滄浪草書五絶絹本竪幅　上同

間崎哲馬。號滄浪。土州俊髦。為樂水學友。及海警起。滄浪與樂水。慷慨悲憤。以尊攘為己任。歸藩後。建言當路。畫策太力。文久辛酉冬。樂水西下。震動九州。滄浪亦奮起一方。與諸有志奔走國事。癸亥春。樂水在京師。與滄浪等種復協議。滄浪賦詩贈樂水。此幅即是也。悲壯沈痛。一氣斡旋。書亦老蒼。不似少壯之筆。蓋絶作也。無幾。樂水東歸。遇横殺。滄浪亦為當路所忌。自刃以死。其距樂水死。纔三月矣。詩所謂好為忠義鬼。萬古護神京者。殆為讖矣。今對此幅。不覺感淚交襟也。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美玉雷西和歌紙本竪幅　上同

美玉雷西。字名三　奇才縱横。慷慨憂國。因為薩士中一俊傑。與清川樂水相見於江都。意氣投合。遂為莫逆。文久辛酉冬。及樂水游說九州。雷西亦聞風而蹶起。東上邂伏水。目擊尊攘義徒雲集京坂之間。痛快不自禁。賦歌見志。此幅是也。歌詞嘐嘐。譽論切實。為可詠嘆。書乃願蹂拙。然雷西墨蹟。傳者太罕。可珍重。吁。勤王志士之手澤。保存於勤王志士之家。其亦可以追想當時。而激發士氣哉。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夜。觀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樂水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上同

筆勢佚宕。句語磊落。少年豪英之氣。流露墨

楮之表。樂水讀書。夙具一隻眼。其經綸畫策。自期以管樂倫。决非豪語欺世者。不信吾言。請徴諸事蹟。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夜。觀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安積艮齋幽居七絶草書紙本竪幅 上同

艮齋詩書。以諸文章。大有遜色。然一代大家墨蹟。亦何得不珍重。且也此幅所書。笑而不答起者山。是以危得意作。膾炙人口。樂水嘗師事艮齋。親請其揮毫者。固非坊間所鬻之比也。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觀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芳野金陵題畫文紙本竪幅 上同

芳野金陵。經學文章。與安井塩谷二老。為幕末三大家。此文題雲洞山水畫者。行文簡亮。情景并寫。雲洞畫趣。躍然一目之下。蓋小品文之以雅韻勝者。可謂雲洞身後知己矣。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櫻田良佐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上同

濟美館主人櫻田良佐者。為仙臺藩一流人物。材兼文武。嘗析衷皇漢洋兵法。自創一流。稱大成流。其子敬助亦能擊劍。父子共勇於義。樂水興敬助共受劍法於千葉周作。相友善。每遊仙臺。必訪櫻田父子。父子亦佛樂水為人。深相結托。後樂水避吏目而來投。父子百方掩護。為之一家。蒙藩譴不少。辛酉壬戌際。樂水潛行赴九州。以尊攘大義。風動諸藩。幕府震駭。發華嬰政。樂水東歸。更糾合義故。又將東上。良佐壯之。賦詩贈之。此幅即是也。詩書雖不雅馴。一片精神。寓二十八字之中。且夾用樂水詩中語。其所期待可以見矣。無幾。良佐以贈書樂水論藩事。獲罪幽閉。維新初。擢為議政局長。惜不能大展力國家而歿。顧樂水於此人。荷國士之恩。其家所藏。當時志士遺墨中。不可無一也。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芳野金陵行書一行紙本竪幅 上同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若文文山其人者。能履仁義、之道。可兆無遺憾矣。青衿學士何限。對此語而不恧然者。果有幾人。金陵以一代碩儒。當內外多事之日。有所憂憤。書文山八字語。以應後生揮毫之請。可謂警策矣。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佐久間象山行書一行紙本竪幅 上同

象山勝心霸氣。睥睨一世。掬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象山果有心而書之歟。將無心而書之歟。陶靖節眞趣在偶然。語淺而旨邃。象山以氣骨之大。潛心玩索。寫此閑語。乃知其可貴者在事業功名之外耳。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間崎滄浪草書七絶雙幅紙本 上同

滄浪七絶雙幅。一興桂氏八郎五會宴中聞來原良藏自刃傷之。一吊門人吉村宮崎二生繫獄。悲惋沈痛。音節激楚。使人酸鼻。寄興清河樂水會晤。自書以贈之。筆致輕快。才氣可想。今爲士興館志士遺墨雙璧相聯。何啻値千金哉。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觀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中洲三島博士草書春陰養花七絶絖本竪幅 上同

中洲博士筆札。固非長所。然生硬遅鈍之中。有一種氣韻。所以爲中洲。此幅書養花詩示敎育方。措詞穩妥。不陷理窟。可嘉。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眞木保臣楷書五古絹本竪幅 上同

清河樂水游説鎭西。見眞木泉州。推爲鎭西第一人物。泉州者。水天宮祝人。夙鼓勸王之氣。後脱藩。護。轉輾京坂之間。遂斃於天王山之義擧。其大節光明在人耳目。此幅爲樂水書東坡詩者也。其詩前半以蝸涎自濡。譬守分乃無禍。後半以升高不已。粘壁枯死。警毋之抱非望。自招凶者。措語圓活。寄託深遠。愈讀愈有味。泉州書此。蓋有所感焉耳。泉州手蹟。雖其桑梓。不得多見。況全幅楷書。端莊如此者。實士興館志士遺墨中奇珍。不許他人朶頤也。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夜。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樂水楷書七絶絹本竪幅 上同

樂水詩書。氣魄磅礴。筆勢俊偉。完其所志。雖曰興日月爭光可也。詩成於文久壬戌秋。水戸客次。當時尊攘之論。鼎沸於天下。有志之徒。雲集洛下。寅緣朝紳。迫幕府。促攘斥。物象慘澹。風雲將變。蓋作是形勢者。無不由樂水等回天倡始之效。然而物論紛起。動輙擬刃樂水腹。樂水與水戸有志會飲。賦詩示坐客。且以自解其意。謂身生大東。素稟正氣。曾奮赤手。游説鎭西。吐氣如虹。幕府震駭。頓改秕政。是此無非我力。然而身屈在下。流功業未成。謗議集身。轉輾流離於人情飜覆波瀾萬丈之中。不若待天命之定也。遂揮絹素以贈致鄕里。今保存焉。蓋預期殉國事也。薰沐對幅。感慨久之。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

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楷書七絕紙本竪幅（同上）

其詩氣格雄渾。去唐賢不遠。恐是古人之詩。非樂水所作也。若夫筆勢遒勁。慕顏魯公。樂水少壯筆墨。是爲傑作。夫英雄豪傑之士。處清平無事之日。不能馳騁磊落之奇材。抑塞無聊。詩酒消遣。今寛此詩所寄之意。睥睨人世。笑哭英雄。歔欷悲壯。逈然遠舉。慨慨湧起。意緒萬端。遂灑一杯酒。消散白雲悠揚之中。亦但樂天安命。徐待人情世態之變遷。何必憤悶悲躁之爲乎。樂水蓋深喜其措詞之工。又感其境遇之似已。故書以自遣耳。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草書七古紙本直幅（同上）

此幅書文久辛酉秋。轟温泉滯伏中之詩。走筆揮灑。如木葉之飄風。而六花之散空也。如萬泉之走壑。而繰車之隨手也。蓋得魯公古栝行之神髓。極草體之能事。詩亦從容不迫。優游待天。英雄處世。變態無窮。而一節不撓。遂殉國事。名達九重。馳譽丹青。當時所揮灑。爲後昆之重寶。伏萬人之欽賞。盛哉。景慕之餘。遂書。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楷書七絕絹本竪幅（同上）

此幅樂水文久辛酉秋。水戸客次所賦詩也。嘗寫以慰相馬志士岡部正藏幽囚。後揮毫絹素。以贈致鄉里。使其父母故舊。知其宿志所存。眞情直寫。無些虛構。非夫輕薄兒壯語自衒之比也。書法私淑魯公家廟碑。以氣韻取勝。可尚也。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東條一堂草書一行雙幅絹本（同上）

樂水在于一堂先生之門日。親請先生揮毫者。筆法古雅。非俗眼所弁。先生自稱楚書以上人。察其書之所形。抑亦非今世風格也。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大窪詩佛草書七律絹本直幅（同上）

大沼枕山云。江山翁詩之與書。有輕妙御風之致。後生輩安得并其詩之與書輕視之乎。眞確評也。此幅詩佛詩書中。最推出色。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書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沈德潛行書紙本直幅（同上）

余自髫乳。熟知沈德潛名。今始觀其眞蹟。書格端莊。無妍弱習。使人可欽仰。而不可媟近。眞乃爲士君子之筆也。樂水少壯。在江都

所購。活眼可驚。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
題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後學須田文。

山田大路親吉和歌絹本竪幅　上同

樂水於山田大路。傾蓋如舊。頗受其擁護。屢
称其為人。筆諸潛中紀事。惜夫。後昆不振。未
得大揚其名于天下也。今觀大路為樂水所
書和歌一首。勤王敵愾之氣。歆然可見。書雖
拙逆。樂水所寓敬意者。殊可貴重也。乙卯冬
十二月十六日夜。觀并題於清川村士興館。
古龍須田文。

西村伯翁草書五古絹本竪幅　上同

西村博士五古。擒進化論者。揶揄一番。咄咄
迫人。其書亦冲澹。擺脫穠纖。其風格之高。可
以想見矣。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觀并題
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關鐵之助草書七絕帋本双幅　上同

關鐵之助者。櫻田十七中之一也。其名轟於
天下。不須更言。其見逮捕於越後客次。而繫
於江都獄也。清河樂水弟齊藤誠明亦坐事
在獄。與關同其鐵窓。朝夕交際。歡洽相親如
骨肉。誠明一日賂獄吏。求紙筆。請關揮毫。關
乃書二絕與之。其一就囚帰途口占。其一乃
獄中作也。二詩皆悲壯感慨。披瀝丹心。非世
之拈句敲字者之所夢想。書亦墨氣淋漓。無
一毫跼蹐之態。壯矣哉。以旦夕就刑之身。從
容自若。作此詩書。可以見弘道館養士之效
矣。誠明放赦後。装潢存之。今乃為士興館志
士之遺墨。乙卯冬十二月十七日夜。觀并識
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安積武貞手簡三通卷軸　上同

安積武貞（通称五郎）手簡三通。第一簡。贈雷山翁。
報瑤池家塾（清河八郎文武塾）罹祝融災也。第二簡。
贈樂水。報其帰省後火災。并述外夷之事。第
三簡。再贈雷山翁。述樂水出遊後。自督誠明
及笠井伊藏（樂水内弟子）等之事情。武貞兄事樂
水。故尊雷山翁。称父君。觀此三簡。而武貞與
樂水之情誼悃愊。始可知焉。乙卯冬十二月
十八日。古龍須田文誌。

安積武貞手簡三通卷軸　上同

第一簡。自大坂薩邸。所報雷山翁。讀至簡尾。
不覺嗚咽感泣。志士決命。炳如觀火。第二簡。
二月廿七日。第三簡。三月七日。皆報樂水者。
蓋安政六年春。樂水試武諸藩。武貞督其塾。
故述其不在中之狀況。而報道焉。觀者宜察
志士處士之一端矣。乙卯冬十二月十八日。
古龍須田文誌。（以卷軸武貞手簡。貼付録前後。）

間崎滄浪手簡三通卷軸　上同

九月念四手簡。報道天下形勢者。文久二年

九月。樂水變姓名。稱田邊逸郎。在于水戸。其署称田邊盟臺爲之也。讀此簡。可察滄浪傾倒樂水之事實。并供史家之参考矣。壬戌三月初四。及三月九日二簡。語短意多。國事方殷。不耐緬縷也。後經月餘。樂水遇害。經三月。滄浪自刃而死。噫悲夫。乙卯冬十二月十八日。古龍須田文誌。

間崎滄浪手簡二通巻軸 上同

滄浪手簡二通。安政甲寅乙卯之際。所贈樂水也。行文滔滔。筆不渋滞。才學之優。可以想見。而一片敵愾之氣。披瀝楮端。并可以察乎居與益友詩書應酬。蘊養蓄積。他日拮据貢献國家之素因焉矣。乙卯十二月十八日。古龍須田文誌。

細井廣澤篆書絖本竪幅 上同

詩之天保九如。廣澤充人篆書。樂水所翫賞也。廣澤於書。名聲噪墨林。當時無出其右者。觀此幅。渾雅天成。不失秦漢遺意。古之學書者。皆自篆籀入焉。故筆端不窘束。而自然有妙趣。若廣澤此幅。六書習熟之效。可以見矣。乙卯冬十二月二十八日。觀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芸窗。古龍須田文。

樂水草書二行古句紙本直幅 上同

樂水爲幕吏所物色。潜迹鎮西。鼓吹尊攘大義。作龍挐烹鄕之機。四方志士畏服。威風推爲義魁。當時樂水眼中固無幕府及諸侯。况於其臣僚奴隷乎。然而幕吏小人。頑陋不化。猶仍有欲私羅樂水以售功名者。爲樂水者。惡得慨然不懷憤懣乎。此幅揮洒古句。筆格剛健。力掣奔牛。而不用款識。唯志有感書三字。其心事可以想見焉耳。大正丙辰五月初七。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此日風雨。幾花可惜。古龍須田文。

西囲宜軒草書七絶絖本竪幅 上同

宜軒北征八首。琅琅可誦。就中白河關北連宵雨。纔入羽山爲雪飛句。膾炙人口。予童時聞先子誦此句。心私喜之。今猶記不遺忘。蓋宜軒近時吏人中。尤有才學氣節。傍嗜詩書。至其矜逸者。雖專攻之士。不能及焉。此幅書白河關北詩。以應齊藤誠明之請。宜軒平素撫文衡山帖。姿態酷肖。造詣之深。可以知矣。丙辰五月初七。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雷山翁碑高橋泥舟書冊帋本竪幅 上同

雷山翁碑文。松本十郎所撰。而係高橋泥舟書丹也。泥舟草書。以奇矯著。楷書不妄作。一執筆。世爭珍之。此幅裝潢原碑縞本。字格森

嚴。筆法出於緒遂良。視諸草書。如出別手。泥舟為山岡鐵舟義兄。世稱泥舟鐵舟海舟。為明治三舟。皆幕末偉人。而泥舟與鐵舟。為槃水斷金之友。正義建王父碑。特以書丹囑泥舟。非無由也。丙辰五月初八。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招魂碑原本直幅 同上

明治二十七年七月。齋藤正義設祭壇。招與樂水有故者十名游魂。建碑與樂水合祀焉。蓋忠厚之至。不愧為雷山之孫樂水之甥也。書丹乃係泥舟筆。正楷俊秀。一畫不苟。可珍襲焉。丙辰五月初八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勝海舟草書一行條本竪幅 同上

海舟草書。奇精逸宕。筆法出於唐僧懷素。別創一格。其書流傳太廣。然大半成於晩年。此幅士興館所藏。癸未歲。齋藤誠明親請海舟揮毫者。不容疑也。丙辰五月初八。題簽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泥舟鐵舟草書對幅紙本 同上

泥舟草書。落筆奇矯。自謂從槍法悟入。鐵舟草書圖話。蓋劍法精鍊。兼得參禪透徹。故形於書者如斯。二舟皆一世魁傑。其書以流傳多。不可遽視。且也二幅誠明所親請二舟。二舟亦曾有與樂水俱相提攜之義者。士興館中。不可無一也。丙辰五月初八。題簽并識於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鐵舟草書二字紙本大幅 同上

此幅筆勢豪宕。非尋常比。蓋誠明所親請。真蹟不可疑。丙辰五月初八。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鐵舟草書條本大幅 同上

鐵舟居士草書古語。蓋寫自家信念者。筆法雄渾。超絶塵表。此亦誠明所親請也。丙辰五月初八。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朝川善庵楷書三行條本竪幅 同上

善庵晩年作。書體老熟。無些衒氣。其語亦人間處世要訣。為讀書子者。宜往諸書齋。以供朝夕反省之資也。丙辰五月初九。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南窓之下。此日風雨漸止。嵐氣可人。古龍須田文。

墨相卷四終

墨相卷五

書

阿部九淵草書七絶扇面横披（北溟嘱）

佐藤北溟齋阿部九淵所書扇面施裝潢者來。請余題簽。曰。是所獲於渡邊獨醉（名九十九）。今將欲貽茂泉亀城（名孚敬）焉。嗚呼。九淵者。我先子之故人也。使其無請。固將援筆題之耳。九淵名潛。稱千萬多。後改誠藏。九淵其字也。生于荘內身城卒伍之家。自少倜儻有大志。自撥蹤疾致仕。遂走江都。從東條一堂修古學。博典四方名士交游。嘉安際。先子亦在江都。與九淵往來談志。深脩之。私朝其大成無幾。先子歸鄉。九淵應沼津侯聘。為其賓師。侯大革積弊。九淵興有力焉。有同藩士嫉其能者。結徒衆暗狙擊九淵。傷其面。右眼失明。由是自引去。時海關多警。九淵深慮北海防備不可忽。屢飛抵松前。有所畫策。戊辰役。潛行歸藩。隷于酒井吉之丞麾下。自進赴東軍營陳事。參謀桂太郎以為間謀。詰之。九淵條說宇內大勢。極論內訌不可。意氣軒昂。傍若無人。太郎感激。欲有徐處之。會東軍敗績。九淵為亂兵所斫殺云。余曾叩九淵為人于先子。先子曰。彼容貌魁梧。風采端荘。有王侯師表。惜其所據地卑。雖大聲疾呼。不及於遠矣。又曾訪岩村靜堂于陸中大谷村。靜堂以名門顯。問余曰。阿部某非子鄉人乎。北海往來之次。必宿我家。久矣。又復來曰。在松前得同志書。將馳應國事之急也。其後絶無消息。我相彼面貌。蓋儒中豪傑。若不翱翔于臺閣之上。必當列名于殉難録中者。久物色之。不能卒得。子倘知之乎。余因詳說其晩節。靜堂慨然曰。可惜。可惜。豪傑之不得時者。猶桂公功勳蓋一世。常語人曰。阿部某面容。熙映手中。不能自忘。嗚呼。先子及靜堂所稱如彼。桂公所言如斯。乃九淵為人可知已。今觀其書。蹟字字端荘。無媚側之習。九淵書。傳者至稀。獨醉北溟共好古之士。非相授受而相愛護。味福亦湮埋沒市塵之中耳。而北溟不自吝。遠貽諸亀城。其意可謂厚矣。顧亀城亦九淵同里後進之俊髦。頗負重望者。觀九淵書。果愴然有感于懷歟。願興其徒謀。修其墓道。明其事蹟。使桑梓後生知昔時有不遇豪傑九淵其人矣。是余不辭北溟請。所以呶呶要於亀城也。丙辰夏六月初七。古龍狩學須田文題簽并叙于翠松山下草庵。

服南郭行書送客歸省七律二首詩箋横披（溟洲嘱）

南郭七律二首。氣格渾厚。句語華贍。擧唐明

作家之墨。其書亦圓秀古雅。一洗俗濁。頗足玩賞。後世詩人。雖爭議南郭詩。然視諸拾宗人牙後。嘗清人餘涎者。其着眼大有間。丙辰夏六月念九。題簽并識于翠松山下草庵。古龍後學須田文。

梁蛻嵓草書楓橋夜泊詩帋本竪幅　同上

蛻翁詩名高天下。不須更言。其書亦擺脫俗習。有足欽賞者。此幅書張繼楓橋夜泊詩。筆致洒落。逍遥歷表。如挹蛻翁風神于千載几席之間。真逸品也。丙辰夏六月念九。題簽并識于翠松山下草庵。古龍後學須田文。

此篇入畫部誤編入于此、

高天漪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同上

天漪草書。落筆俊峭。回旋自在。私淑獨立。較加活氣。可推一代草書之雄矣。此幅七絶。措詞閒澈。風氣動蕩。形容歷歷。如覩活畫。蓋寫天橋之景致者。天漪工詩。人不多知之。其亦為書名所掩乎。丙辰夏六月念九。題簽并識于翠松山下草廬。古龍須田文。

○頼春風墨竹紙本竪幅　同上

頼家父子兄弟。不特其學術德行師表一世。至其文藝末技。亦皆有一種風神。不知修何至于此乎。今觀春風翁畫竹一幅。筆墨孤叟。丰韻獨絶。如見葛巾埜服高士于江山無塵之境。使人不覺長揖加敬也。丙辰夏六月念九。觀并題于翠松山下草庵。古龍須田文。

森藤右衛門手簡横披　附北溟

森藤右衛門以東北有志家。甚高。藤右家于酒田港本街第三。人呼曰三藤。世業釀酒。頗豊于財。藤右為人。身材長大。容貌魁梧。一見知其為偉人矣。少時繼其姻戚池田氏。有故出去。會其兄病死。因襲其後。一旦發憤。從余先子學經史。略曉大義。戊辰役。從軍羽越之間。有功。明治初年。酒田縣大参事松平親懐。權大参事菅實秀等。恣行私曲。猥執正士。弊害百出。上下壅塞。民疑朝旨。手口失脣。藤右慷慨欲以身除民害。潛行赴東京。拮据控訴大政官。證左明確。辞理剴切。遂能斥宿猾伸寃枉。使縣民始得浴于朝恩矣。擧天下嘆称其義俠。目以今代木内宗吾也。後為山形縣會議員及常置委員。創設兩羽新報社。主張民權。遂聲援板垣伯自由說。行且大振黨勢。志業未半而病歿。四方報紙相傳而惋惜焉。板垣伯河野氏等游說本地也。首展其墓。慫慂同志。速以建碑云。頃日。佐藤北溟携其手簡來。丐余一言。嗚呼。余以生長其對隣。屢游其家。又先人時。聞其為義決死。當難不撓。頗詳。蓋藤右性豪宕。破産。奔走四方。其歿也。家無

餘財。姻娥知舊。相謀經紀其後。今乃塋道寂寥。無人供香花。悲夫。此簡與其友鳥海時雨郎者。報社經營。困難事情。歷歷可見。先憂後樂。有志之士。何時免焉乎哉。噫。丙辰季秋冷雨無月之夕。題簽并叙于袖浦翠松山下。古龍須田文。

蔦科松柏手記詩稿橫披 上同

古人有云。上醫醫國。若蔦科松柏者。其庶幾乎。松柏名貞祐。米澤侯侍醫也。其為人沈毅果斷。學涉九流。一時名士。竹俣當綱。莅戸善政。木村高廣。高津通恒等。皆兄事之。觀其平生言行。莫不啓迪君心興奮國脈矣。若夫誅權奸森利直。薦鴻儒紀平洲。他日為興政振作敗化之地者。其功績最光明俊偉者也。惜有才無命。歲纔踰而立而歿。伊藤北溟曩獲松柏手記詩稿。施之裝潢。攜來示余。丐其題簽并一語。詩七言截句三首。其傍書改寫者。係平洲手澤。其詞風氣遒上。接武明人。其書楷法端正。撫摹更恬。其造詣不淺。可知已。余又曾觀鷹山平洲及諸名士訪病悼死詩歌若干。悲惋沈痛。情見于詞。天若假之年。卒使輔翼鷹山以賛畫中興之業。則其施德濟世之功。亦將有大焉者歟。豈不重可惜夫。　大正六年歲在丁巳。寒露之節。古龍須田文題簽并叙。

副島蒼海伯草書七絕紙本竪幅 正義囑

一一學人蒼海伯。氣宇高朗。志操堅實。其事業功名。勒金石而被絃歌者。天下所共欽仰也。伯餘事能詩書。遠溯漢魏。文質兼收。不進閑天以下軟腐之習。真近古偉人也。此幅為日向某（三右衛門時為貴族院議員）書。其清國勝遊中作者。字格豪健。筆力扛鼎。而有一種古氣撲人眉宇者。真為快意作。詩亦超脫人意表。伯風神可見也。齋藤正義往年獲此幅也。寫致微余。及今觀其真蹟。始信正義得色不虛也。大正戊午夏五月十六日。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山岡鐵舟草書紙本大幅 上同

山岡鐵舟。曾自題清河樂水潛中紀略首云。清河正明。意氣俶儻。以尊攘自任。其事雖不成。天下士氣之振興。未嘗不以此為楷梯也。嗚呼。此語也。使樂水其人重於九鼎大呂者非邪。非深識樂水者。不能言也。鐵舟又嘗揮洒其全文于大紙。以贈樂水郎齋藤誠明。此幅是也。書體圓活。一掃塵垢。一見如禪僧筆。但其中有一斤耿耿之氣。未消磨者。所以為鐵舟矣。　大正戊午夏。五月十六日。於清川

村士興舘南軒。夕陽映山。暮靄抹林處。古龍
須田文觀并題。

樂水擬夷歌紙本竪幅 同上

樂水筆懷之志。一寓諸詩歌。此幅亦係酒適
中作。感慨亂離。筆墨皆躍。樂水遺墨中。為最
希覯之品矣。 大正戊午夏。五月十六日。觀
并題于清川村士興舘南軒。暮靄拖山。池咲
花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頼聿庵草書詠史七絶紙本竪幅 同上

聿庵詠史。斡旋有力。筆勢亦慕乃翁風。惜使
此子不大展力文學。顧没頭于俗務鞅掌中。
雖然。才鋒鋭利。間又穎脱而出。若此幅。亦其
一也。 大正戊午夏。五月十六日。觀并題于
清川村士興舘南軒。倦翼噪林。池魚躍水處。
古龍須田文。蘇齋藤家多藏聿庵書幅。昔蓋留山翁舞西遊。到藝訪聿庵。親囑揮毫而爾歸者也

中林梧竹草書三行條本竪幅 同上

梧竹翁書。縱横變化。筆頭到處。無物礙之。蓋
從金石文字悟入焉。眞不世能手也。近來攻
金石文字者。接踵輩出。然眼高而手低。曾無
得其彷彿矣。此幅意到意隨。如行雲流水。然。
此翁書中。頗推穩健。 大正戊午夏。五月十
六日。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舘南軒。老鶯鳴
林。沈鱗跳池處。古龍須田文。

三島通庸子和歌紙本竪幅 同上

三島子令我山形縣日。送迎 鳳臺與翔巡
幸。宿清川村齋藤家。應正義請。書迎 鑾歌
與之。此幅即是也。歌詞雍雍。民生萬物。徹天
喜地。迎 鑾之意。見于三十一字中。可謂盛
矣。其書體雖麤豪。有一種氣骨。蓋亦稱其為
人也。 大正戊午夏。十六日夜。觀并題于清
川村士興舘南軒雷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前田默鳳臨古篆書絹本竪幅 同上

默鳳專精金石文字。其書亦摸漢魏六朝古
體。有手眼雙妙之聲。此幅士興舘主人自撰
古語。請揮毫于默鳳者。筆致蒼勁。非苑手所
不能也。 大正戊午夏。五月十六日夜。觀并
題于清川村士興舘雷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千代女眞蹟紙本小品 同上

千代女眞蹟。寫忘年句。語意圓滑。能言人入
所欲言。筆跡亦蕭洒可愛。此幅係雷山翁所
珍襲。舊裝較敝。雷翁孫正義。新其裝潢。乞余
題簽。千代女眞蹟。流傳甚鮮。雷翁藏二枚。其
一糊屏風。其一即是也。嗜好之篤。逸品固有
所歸焉。 大正戊午夏。五月十七日。觀并題
于清川村士興舘南軒林鳥爭鳴處。古龍須田
文。

永平寺默仙和尚草書二行絹本竪

幅 同上

默仙和尚書。清峭秀峙。如斷崖臨江。如孤松聳空。殆非風塵寰之物也。此幅默仙莊内巡錫日。揮灑以贈士興館主人者。默仙書中特推絕作。其語亦禪趣可味。

大正戊午夏五月十七日。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南軒。烏語水勢。嵐氣襲人處。古龍須田文。

樂水二字匾額 同上

樂水少時。讀書樂水樓。樓蓋係其父雷山翁所經營而題署。樂水常愛其二字。遂取為乙號。曾作文記之。其大意謂。語云。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豈可遽求焉乎。求智而得焉。仁亦在其中矣。余往年討樂水事蹟。登其樓。樓枕清川。對蘭山。山容水態。興朝雲暮煙。晦明變化。景象雄深。一奇觀也。樂水遺海關多警之日。深憂國事。欲見機雄飛。振大義于天下。未會風雲。雌伏隱忍。兀坐此樓。著書述志。仰屋無聊之餘。倚欄騁望。仰而對山。則思仁者之所以樂。俯而臨水。則思智者之所以樂。觀雲煙之起滅變幻。則察古今人情世態。變遷無無窮也。蘊養而蓄積。發而為詩文。顯而為言行。異日率先天下。倡始尊攘。周旋東西。鞭撻豪俊。終能作王政復古之基礎。顧所得于其智。不為不深矣。然而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於朋友有信。乃其仁之德也。樂水豈翅偏于智者也哉。自書此二字。挂諸楣間。想二十七八歲之交也。其書蒼潤有古致。格在晉唐之間。樓數年前。為祝融所奪。而此額幸存焉。於戲山水依然。景象猶昔。而今其人之與樓共安在哉。欲不愴然得乎。戊午七月念。書于清川村士興館東軒。此日節入大暑。熱甚。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手寫加藤肥州遺誡匾額 同上

樂水所手寫。加藤肥州遺誡七條。係武弁朝夕薰誦而可遵守者。乃自忠君奉公。以至演武誦兵。其他述諸關武弁之事。其言簡。而其事要。一覽之下。肥州面目。宛然躍出。使貪夫廉。懦夫起志。樂水寫之。以藏于家。蓋亦有深意存焉耳。戊午七月念。書于清川村士興館東軒。時夕陽傾西。餘照映山。池鯉躍水。活潑有聲。古龍須田文。

樂水奉題楠公招魂表匾額 同上

文久辛酉冬。樂水倡尊攘大義。在于鎮西國城。會城中士人。設壇。送招楠公魂而祭焉。樂水平素欽慕公勤王大節。今乃奮欲為公後勁。感憤淋漓。賦此自述。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樂水旅次。用禿筆淡墨。寫諸粗惡紙。後托便贈致桑梓。合綴裝潢之。而揭于士興館楣

間者。樂水之甥正義。乃館主人也。戊午七月
念。於清川村士興館東軒。池鯉活潑。叔鳥和
鳴。夕照未収。林影横庭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觀并識。

忠魂義膽四字匾額 上同

忠魂義膽四字。格力渾雄。墨氣傳神。對之誰
不正襟危坐而肅拜乎。樂水此書。文久壬戌
四月。揮毫于大坂薩邸中也。顧書此遠贈鄉
里者。寓始終一貫于四字中之意而已矣。噫是
何時也。將欲率四方豪傑。伏 輦下。乞 天
詔。舉膺懲之大典焉。蓋非有尺寸。張空拳。図
大事。自非忠魂義膽。充溢渾身者。詎能得庶
幾其萬一也乎。而樂水遂始終一貫于四字
之中。亦可謂克其操矣。嗚呼。此額也。樂水其
人精氣所凝結。可欽仰而感興矣。戊午七月
念。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南軒。時夕陽已
沒。暮色蒼然。水聲鳥語。犀凉追簾處。古龍後
學須田文。

大義震天地五字匾額 上同

大義震天地五字。田中河州所書。筆勢岩中
帶一種峭拔之氣。蓋觀者莫不悚然不動容焉。
文久辛酉冬。清河樂水與同志伊牟田尚平、
安積武貞。共訪河州于京師。論外事。慷慨悱
惻。意揚如山。樂水便決策。以河州西下。聳動
九州豪傑。尚平亦伴平野國臣破薩閥。促薩
侯上洛。壬戌春。樂水與武貞返京師。尋興河
州及諸同志投浪華薩邸。避幕府物色。行將
要薩侯上洛之途。相擁舉尊攘義旗。刻期以
待焉。當此時也。四方志士。雲奔來加。風聲鶴
唳。幕吏大怖。樂水謂同志曰。義舉迫旦夕。成
敗非所逆覩。而死生亦未可期。盍各留一片
元精。便投以紙筆。河州揮洒此五字。樂水収
以贈致桑梓。使其父親姻想象當時志士之
氣風焉。既而島津氏至。誓於志士而上洛。無
幾負盟。河州大怒。志士亦憤激。遂擁河州等。
相率次伏見。將迫 輦下。島津氏大駭。遣壯
士若干抑留之。於是。有寺田屋同藩士格鬪
之變。而義舉之策破矣。河州欲赴薩為後図。
舟中為薩人所殺。悲夫。雖然。英魂磅礴。激勵勤
王之志士。竟果作王政維新之地。大義震天
地者非邪。士興館楣上掲此額。仰而觀之者。
想象河州當時面容骨格。頓起敬虔之念。亦
可謂宜矣。戊午七月念。觀并書于清川村士
興館南軒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大義薄天四字匾額 上同

文久壬戌春。清河樂水倡義鎮西。返京師。過
藤本鐵石。勸以加義舉。鐵石固有節。慨然許
以死。遂相携投浪華薩邸。將期薩侯島津氏

入坂之日。相擁翻尊攘大旗焉。先期數日。鐵石揮洒大義薄天四大字以示樂水。樂水托鄉贈致鄉里。今襲焉。此時諸藩志士來會者數十名。鐵石興樂水實統轄之。衆望歸之。同盟中有忌其成名者。陰欲構之。適鐵石樂水等數名。泛舟淀河。遣句日之齊。志士或衆醉胥聞吏。於是幕吏識察大噪。邸吏信忌者之說。辭謝鐵石樂水等數名。便與邸吏及諸有志約。以及期京坂相應一時奮起俱舉大事。乃出邸去。仍且往來京坂之間。拮据盡心于鼓舞振作之策。既而島津氏至。欺瞞同盟。不履其約。志士彪怒。薩邸壯士亦恐因循失機為鐵石樂水等所先也。與諸藩同志相率欲赴京師先屠奸吏聚軍。遂請獲懲大詔。分隊二道並進。會食伏視寺田屋。島津氏在京師。削之大駭。急派劍士若干阻之。格鬪互有死傷。此事喧傳。朝幕震動。而島津氏公武合體之說行。而志士尊攘決舉之策破矣。雖然縫糊塗隨綻隨裂。天下洶洶。亂形已成。而鐵石聯結同志。蟠據京畿。樂水糾合義故。奮闕東諸藩亦漸動搖。齒背不測。幕府威衰。不能制之。無幾。樂水遭難。齎志冥冥。尋鐵石舉事太和。懐義入地。一轉而為幾野之變。再轉而為天王山之役。遂為伏視鳥羽之戰。幕府殪而　天朝龍奧。明治維新之大業始成矣。遡流討源。雖曰　列聖在天之靈由誘其衷。抑亦我樂水與鐵石及諸同志先天下之憂而憂。忘身徇義之功。與有力焉。嗚呼。大義薄天。而天地旋轉。一人之誠。不可以誣。匹夫之力。不可以輕。天地之理。原存于一身。昭昭乎不爽如此。鐵石能畫。天下所共知。又精于筆札。此頌成于多事之際。筆力勁鍊。氣韵太高。彷彿如見鐵石其人。士興館主人改舊裝施新裝。揭諸楣間。鐵石英爽永不昧。千歳凛凛有生氣。觀者誰得不感嘆咨嗟。而志氣為之奮起激揚乎哉。戊午七月念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東軒。朝曦出山騰彩燦爛處。古龍須田文。

三子詩歌合裝匾額 上同

樂水七言一絶。臥龍與國臣歌各一首。合三枚。皆文久壬戌首夏所書于浪華薩邸也。樂水詩意氣慷慨。自有國士無雙之槩。國臣歌所作于肥之松村大成家。時將潛破薩關賦此示志。一誠不渝。遂能動薩之君臣。使其決上洛之意。國臣力多矣。臥龍以飛騰之資將乘風雲之會。賦此述懐。可見。臥龍即田中河州號也。此時集于薩邸者。概皆四方豪俊。而三子者及鐵石。實為之冠冕。指麾發縱。每待

於三子若及鐵石焉。大衆之期。迫目睫之間。神王氣壯。奮筆如飛。若詩若歌。各發其意。所向非尋常文墨者所模倣。可謂盛之至矣。士興館主人裝潢之。揭于楣間。燦然爛然。滿堂生光。使人悅乎想望當時豪俊之會盟。慷慨悲歌之情。勃勃起於内。不能自禁也。三子所書之紙。糊入紙。樂水平素好用此紙。雖潛匿奔竄之間。行李携之。任其驅使。士興館主人云。戊午七月念一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蟬聲如雨處。古龍須田文。

篠崎小竹小詩匾額

樂水少時西遊大坂。訪小竹翁。請以樂水樓三字。小竹既揮灑。又賦樓上景象風致。賦小詩與之。其詩幽遠。閒曠洗滌塵垢。書法亦流麗可喜。且以係樂水遺愛。為士興館中之寶云。戊午七月念一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晩照入庭處。古龍須田文。

佐藤一齋言志録四條匾額 同上

一齋翁手書言志録四條匾額。樂水少時在江都日。所親請翁也。翁慕王陽明之學。於知行合一之理。有所造詣。而當時憚林氏。不得別立門戸以明旗幟。滿腹議論。寓諸言志録。今為樂水所書。特其切學者之語。樂水嘗揭諸其讀書處。仰而視焉。俯而察焉。其所得于内。想必不尠也。徵諸異日驚心動魄之言行。可以知焉耳。士興館主人新修裝潢。揭于楣間。示鑑誡于後昆。其意可謂深矣。戊午七月念一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南軒山風送凉處。古龍須田文。

神暉曲照四字匾額 同上

神暉曲照四字。藤本鐵石與樂水所書也。文久壬戌四月。鐵石為樂水。投大坂薩邸。將欲率天下壯士。為攘斥之先驅。遂以成王政復古之志。使四方羣生仰神暉曲照之恩威焉。其任也重。其途也遠。猶且奮不辭勞苦。不憚險艱。其意氣之盛。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其書蒼秀。饒古韻。殊可珍重。士興館主人新其裝潢。揭諸楣間。蓋夙夕私淑其流風餘烈而然也。戊午七月念一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南軒山風送凉處。古龍須田文。

崇義二字匾額

崇義二字。樂水遺墨也。書格古秀渾雅。尤多氣韻。文久壬戌四月。書于浪華薩邸中。與忠寛義膽同時筆也。其欵曰震者。樂水晩所改名也。抑崇義者。樂水一生精神寓在斯二字中。文文山云。但其義盡。所以仁至。樂水殺身成仁。豈非復其義盡之明証歟。後人觀者宜感佩自勵。以崇其義。以求其仁矣。士興館主

人平生揭諸楣間看其意亦復在于斯焉而己戊午七月念一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夕照入庭鳥語喧林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雲井龍雄草書五言絕句本盡幅（上同）

雲井龍雄草書一幅原係西置賜郡西根村釀酒家某所藏某有故鬻之時黑谷正虎為本地警察署長雅嗜書畫乃購得之正虎者鶴岡人舊興士興館主人交游曾割愛貽諸主人云柳龍雄其人負雄驁之材不得志清時觸犯朝憲處法而死其跡可議者不廿而其材實可惜己矣今觀此幅其沈鬱柳塞之氣托詞遣之音節悲凉有擊筑悲歌之概龍雄嘗詩長短縱橫信筆揮擢萬篇立成不復加點而詩率牢騷不平之氣道出筆端者数當時駕馭有其人則其逸踦之材豈不可成大用耶而又何生被戮辱徒託其骯髒之語以垂空名哉龍雄真蹟甚希余往年遊宇置賜郡訪竹田孤舟于大川村觀龍雄遺墨若干此幅參諸孤舟所藏為真蹟無疑戊午七月念一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暮色蒼然林霏糢糊處

樂水行書七古紙本竪幅（上同）

此幅樂水壯歲西遊途次遇雷雨于天龍河邊乃有所感于天龍二字托詞述懷者佐佐奇奇有天龍出沒于雲雨中之態書亦遒勁擺脫俗格可欽賞也己未秋八月三十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窓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變化制勝四字直額（上同）

變化制勝四字樂水唱尊攘大義奔走四方時之書也其筆力活氣橫溢如見樂水其人柳此四字有為之士更造國家者之秘訣非非守書一者所辨宜矣樂水行動為俗吏庸士所忌刻膏身壽鋒也雖然天下志士聞風蹶起遂能再造　王室而樂水亦沐浴贈位大典于九泉之下果知四字非偶言也己未秋八月三十日古龍後學須田文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

聽雨子爵草書七絕紙本竪幀（上同）

聽雨子爵之於詩書推縉紳中白眉此幀明治辛己扈從車駕北巡次于清川村應齋藤正義請而揮毫金澤懷古一絕者其詩流利其書清老俱令專門之士望風却走可謂詩書雙絕矣己未秋八月三十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堀杏庵行書七絕本小品幀（北溪）

杏庵乎安人以醫為家傍學經子于惺窩先生為一時聞人此幅係己未試筆其措語不

不無可議。然草昧之際。固為罕覯者。幅久藏于南禪寺雜掌磯貝氏許。佐藤北溟行京師。訪磯貝氏。偶見請之携歸。後示其友市川為山。為山托生杏林。欽羨弗舍。竟使北溟割愛。頃以北溟。丐余題簽。裝潢配合。不失古色。見北溟意匠不苟。杏庵墓今仍在南禪寺。北溟云。庚申正月十七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翠松山下舒精齋中。

墨相卷五終

墨相卷六

書

橘千蔭長歌竹布直幅（遠田平治藏）

千蔭之於歌之書、近代名手也。此幅寫詠芭蕉長歌于竹布者。其書做道風筆法、氣韻生動。弗復措辭。其題簽乃係千蔭手筆。乃知裱此幅製其箱、皆出於自家之意匠者也。宜淡如饒風致也。庚申大暑後三日。古龍須田文観并書於龍田精舍。

尊攘大義卷（正義藏）

此卷、明尊攘大義也。係清河樂水所手録。披卷一睹。當時事實、燦煕歷露。後世編史者、宜就而察焉。文久三年、癸亥春、幕府徵募浪士。組織一隊、稱曰浪士組。樂水幹旋、最有力焉。歳之三月、樂水以浪士組首班、與同志若干名共宿洛外壬生村眞德寺。四建白學集院國事參政、論述尊攘大義。其書皆樂水之所援筆也。而此卷所収者、最後所建白書稿。蓋東歸前十三日也。條陳時局急務、縷縷萬餘言。眞摯剴切、貫以一氣、絶無虚論泛議。尊攘大義、炳如睹火。且其筆勢雄快、如奔驥下坡。樂水精神風丰、照映目前。噫、亦可謂壯哉。書稿乃樂水手封、而郵致于其父雷山者。雷山孫正義、恐其久而蠹敗、合裝卷之、徵余一語。乃書以為左券。大正辛酉夏六月下旬、題簽并書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僧雲居行書三字命本横披（遠藤善藏）

雲居師、生武弁之家。杳然脱屣、托身緇流。信跡雲水、為四方士庶所渇仰。晩應仙臺侯之招、住松島瑞巖寺、于今三百年矣。師高風遺跡、增美勝地。雲外師嘗以布教、或錫于陸前岩沼法常寺。偶覩雲居師所書喫茶去三字掛幅、大奇之。請住持僧黒木大秀得之、歸山後、割愛于其擅越遠田善平治。善平治新裝潢而珍藏焉。頃出示余。其書古拙、其語簡雅、無一點俗趣。師風格可以想見矣。今夫欲得師片紙隻字、以慰乎素渇仰之意者、天下何限。大秀久藏之、一旦遂之雲外、忽得忽失。善平治以不用意攫之。蓋物之得失、有數歟。抑遇合之有緣也。見請其題簽也、并書數語。辛酉夏六月三十日夜、古龍須田文題簽并書于龍田精舍電燈之下。

山陽草書鎮西路上漫吟紙本竪幀（二久村清藏）

山陽先生書、初者學乃父春水先生筆法、中年傚董、晩乃帰米。其筆好用兎毫、純以氣韻取勝。此幀、鎮西路上漫吟、以甲子推之、為先

生氣力方旺之時。其詩之書。一氣呵成。不事
修飾。而其興趣横溢筆墨外。使人欽賞弗措。
可以為文房至寶矣。辛酉孟秋下旬。題簽并
識于西山白屋餘癸如燒處。古龍後學須田
文。

藤森弘庵草書七絶帋本竪幅　清二幅

弘庵書法。撲卷菱湖長鋒揮灑。不失規矩。此
幅七言一絶。風趣韻致。流露筆墨之間。使人
徘徊吟賞。不特其人品卓然時流也。辛酉菊
月念九。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
龍須田文。

清河楽水真蹟和歌紙本竪幅　上同

楽水於和歌。固属緒餘。然意到興酣。則往往
信口咏出。天真爛漫。不失性情。其詞之不修。
姑不論可也。此幅所寫。楽水本領。勇氣迫人。
筆勢奔放。如怒濤捲地而來。使人驚駭却避。
可謂快哉。辛酉菊月念九。題簽并識于西山
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崇傳國師書翰横披　臨濟洲

崇傳國師。緇流奇傑。為東照所信用。其有功
于霸府創業之際。世人所共知也。此幀雖不
過尋常應酬之書翰。筆氣軽快。無些遅滞。天
分之勝。可以概見矣。且也裝潢意頗饒雅致。
名家傳承。珍襲愛護。不保不蠹。墨痕鮮如

新染毫。殊為難得耳。甲子晩春。於西山白屋
梨花噴雪處。古龍須田文題簽并書。

大雅堂草書五絶帋本竪幀　上同

大雅堂草書一幀。古致淋漓。氣韻撲人。近古
以書名家者。無出其右矣。人工盡而渾然天
成。大雅筆札之謂歟。論者以為何好。所不辭
也。甲子晩春。於西山白屋雨窓之下。古龍須
田文題簽并書。

葛西因是草書七絶帋本竪幀　上同

因是多才。尤於詩見長。雖乏大家規模。唱道
中晩。啓迪後進。天下靡然向之。因是之力多
矣。其筆札固不入格。此幀録唐詩。一氣揮灑。
不沿俗習。是為可貴耳。甲子晩春。於西山白
屋梨花帯雨處。古龍須田文題簽并書。

帆足萬里草書一聯帋本横披　上同

萬里近代名儒。高擧鞭西。氣岸峻絶。眼中無
人。此幀書東坡三杯軟飽後一枕黒甜餘一
聯。筆格厚重。無些衙氣。可以供奇翫矣。我又
思之。學人若善解此句意趣。則脱離名韁利
鎖。優優游游。庶幾乎為羲皇向上之人矣
哉。甲子晩春。於西山雨滴梨花香送處。古龍
須田文題簽并識。

山田方谷草書七絶帋本竪幀　上同

此幀。方谷先生揮灑詠柳詩。措詞流暢中。自

自見寓意。雖非上乘。亦不属下劣。其品在可不可之間歟。先生以經綸之餘。為風流三昧之語。可知偉人胸中果有間天地矣。甲子晩春。於西山白屋梨花惱雨處。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

貫名菘翁草書五律帋本竪幀 同上

菘翁書幀。平沙落雁図五言一律。其筆法堅卓。體雜行草。八面露鋒。精鋭無前。真乃不習為近古能手矣。若其詩律。常受星翁指正。宜氣味頗相似焉。甲子晩春。西山白屋。雨窓無客。偶展此幀。坐對久之。恍如接菘翁面欬。頓悟書法三昧矣。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

南洲翁草書一行紙本竪幀 同上

南洲翁草書一行。筆勢警拔。氣魄襲人。雲嶽波湧。風濤山立。真乃此翁書中絶特逸品也。對此良久。覺翁面目活現眼前矣。甲子五月五日。於西山白屋夜窓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書。

壺齋佐川田翁草書二行紙本竪幀 同上

壺齋佐川田翁者。為淀城主永井尚政老臣。有文武材幹。擅歌名寛永正保之間。又受筆法于松花堂。深得空海遺法。遂入其三昧矣。此幀。録唐人句。墨氣淋漓。字字飛動。驚鴻戯風。游龍駕雲。洵為奇觀。不特其韻致拔流俗也。幀舊服南郭贈于荘内藩士塙養拙。後數轉歸伊藤棣之。今乃為淇洲竹子文房之珍。傾賞之餘。遂題。古龍須田文。時甲子夏。六月十一日。坐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小雨新霽。夕陽照樹。青莎嫺嫺可人。

星岡爽鳩行書一行紙本竪幀 同上

爽鳩行書。温良恭儉讓五字一行。書格馴雅。洗滌俗姿。對之。則可以正襟而危坐矣。抑五字所以賛夫子天德。至矣。盡矣。學者體得其一字。固為不容易。然吾人有志于道者。豈可夙夜孳孳不履其形耶。揭茲在茲。可以仰止。大正甲子夏。六月十二日。觀并書于西山白屋青莎送風處。

山縣周南草書一行紙本竪幀 同上

周南先生草書一行。儒雅寛弘。而有姿致。有氣韻。為周南書中絶詣。抑忠恕而已矣五字。所以約言夫子之道。其旨深遠洪大。有窮天地而不能盡焉者。周南平素潛心玩索。而所躬行體認。故形其書者可尚如此。大正甲子夏。六月十二日。觀并書于西山白屋青莎送風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寛政三博士聯幅 同上

寛政三博士聯幅。左一行則二州書常蘓州

野渡無人舟自横一句。中二行則栗山書尭
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一聯。右一行則
精里書詩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句。栗山
草書。逸宕多姿。可驚可喜。二州草書。不争不
競。而風流閒雅也。精里行書。則端莊嚴重。如
東帯立朝。蓋三博士各自書其平素所愛誦
之句。故筆氣生動。稱其為人。三幅聯璧。異彩
煥發。乃有挹三博士風華于百歳之下之思
焉。　大正甲子夏。六月十二日。觀并書于西
山白屋青芾送風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紅蘭張氏草書七絶紙本立軸　同上

紅蘭張氏嵐山看花七絶一首。溫柔清婉。情
在景中。而語不擬鬟眉。自見身分。所以推閨
閣大家歟。書體則酷肖夫君。其平生目擊而
心得者。自然至此耳。　大正甲子夏。六月十
二日。觀并書于西山白屋青芾送風處。古龍
須田文。

大橋訥菴草書七絶絹本竪幅　同上

訥菴草書。蒼勁挺秀。一畫不苟。熟于菱湖筆
法。腕以運之。氣以貫之。自有一種風骨。其詩
則慷慨悱憤。有劍光衝斗牛之概。令人想象
感激。精爽飛越。嗚呼。訥菴憂時嫉夷。讜議公
論。買禍不悔。遂得正而斃。可謂鐵中之錚錚
者哉。余對此幅。歛襟而敬之。　大正甲子夏。
六月節入梅雨後一日。觀并書于西山白屋
青芾帯風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中井竹山草書一行絹本竪幀　同上

竹山翁草書一行。蓋係晩年作。筆致疎越。軒
然拔俗。其人品風韻。恍乎如見。寛政中。幕府
欲徴翁督史局。翁謝老不起。此幀或成于其
際歟。蕭閒獨與世情疎。其境遇亦可以想見
焉耳。甲子夏。六月念八。觀并書于西山白屋
青芾霞軒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木村巽齋五絶行書聯幅紙本　升川倉松　嘱

巽齋五言絶句二首。行書聯幅。一詠杜鵑花。
一詠躑躅花。曰杜鵑。曰躑躅。均是一花也。但
因其名。各異其命意。作者匠心所存。而見巧
於不即不離之間。其筆札亦質朴。無一毫衒
氣。斷不為贋物矣。　大正乙丑仲春。於西山
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菊池溪琹隸書七絶五首絖本竪幀　古香藏

菊池溪琹。其祖先出於鎮西菊池氏。其後裔
仕紀藩。至溪琹。為藩之文學。博識宏覽。最長
于詩。聲華噪海內。當時與豊之廣瀬旭莊與
之大槻磐溪。俱有天保三才子之目。頃淺田
醫伯齎溪琹書幀來示余。余一見稱其逸品。

乃謂之曰。此書幀所作於安政己未之秋晩。蓋寄懐梅軒先輩者。詩凡五首。沖澹清逸。一洗渣滓。直摩高青邱之壘。其書隷法古雅。筆力蒼勁。步趨似學蔡邕。可謂雙美矣。磐溪嘗評溪琴曰。子固居常自謂。其祖先以武殉國。留光汗青。今也升平。無所用武。應須修文事報國恩耳。然子固不敢忽武備。刻意兵韜。凡論海防。献策當路。所效不尠。蓋非尋常文儒汨沒名聞之比也。嗚呼。其人如此。其書幀益可珍重矣。幀舊係帆足杏雨所玩賞。其表題尚存杏雨手澤。其後數轉為伯所獲。伯愛書画。冨藻鑑。此幀千里無脛而來帰。良有以也。

昭和二年。歳在丁卯。夏六月十三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青芽帯風處。古龍須田文。

安積艮齋草書七律紙本横披　同上

逡回醫伯嘗語余曰。最獲艮齋翁書幀。原為書画帖一斤。京商所齋。衆共傳觀。不售。僕一見大愛其詩襟懐蕭洒饒韵致。購取。命工装潢。獨自翫賞焉。他日欲乞子鑑証也。頃使人致此幀。余受觀之。乃艮齋翁揮洒墨水秋夕七律一首者。其詩景中有情。風神透徹。如秋月之懸空。而澄江之見底也。其書筆致清雅。絶不沿媚側之習。其人品之高。可以想見矣。余特嘉伯着眼拔俗。因題數語還之。丁卯夏六月十八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青芽帯風處。古龍須田文。

頼鴨厓草書七絶紙本横披　同上

鴨厓詩書横披一幀。其詩真情直達。無些衒氣。其書縦筆揮摧。跌宕可喜。詩之與書。並不失為乃翁後勁。而少壯英邁之氣。不可羈勒者。乃鴨厓心畫也。鴨厓弱冠遊昌平黌。常欲究奥羽之勝概。一旦決策。双刀短袴。飄然上程。自奥入羽。卸擔上山。主金子鳴卿（通称三郎兵）之家。鳴卿亦曾在昌平黌。與鴨厓同窓交善。鴨厓放浪二歳。客次所遇。悉皆生知。絶無舊識温情交。及邂逅鳴卿。如涸鮒得水。歡洽之情。溢筆墨之表。逡回醫伯携此幀来示余。余一見嘉賞。且問其出處。伯曰。僕曾施藥菁賀某妻。某素冨饒。失産鬻骨董為活。僕憫之。屢購取書画。一日挙頼春風及鴨厓書幀示僕曰。是無充貴意乎。僕歡甚。倍蓰其價取去。新其装潢。以貴文房。對之則有挹古名士風采之想矣。余謂伯曰。鴨厓筆墨。久埋渋塵埃。逃冨児俗漢之眼。而帰伯之手。可謂得其所哉。抑亦伯之有德。物自来帰之歟。伯哂曰。亦奇遇耳。丁卯夏六月念一。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青芽帯風處。古龍須田文。

東陽津坂先生草書七絶帋本小品　同上

津坂東陽。津藩碩儒。侍講藩主藤堂侯。務興機務。侯叅筆藩政。振作文武。人才輩出。治教大擧。侯即世所称西嶽詢蕘齋。稱為中興之英主。東陽輔導之功居多焉。淺田醫伯舊津藩士也。自少深欽東陽為人。砥励操行。挺世表。嘗得東陽手寫詩稿一片。装潢珍襲。詩題秋曉渇筆揮擢。頗有韵致。語亦清老。出俗想寫以付其門下初學者。見其施訓照一。使易讀。可以知己。聞東陽筆札流傳太希。後生獲其零紙断墨者。十襲珍藏。不啻寸璧也。當時公侯大人。負重名。誇冨貴者。天下何限。死則如腐草燐火。湮滅不聞。東陽以一藩儒宗。其流風餘韵之薫人心者。百年猶新。可謂盛徳之至哉。余對此幀。想望其風格。正襟敬之。丁卯夏。六月念五。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宿雨初霽風芽拂露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素行山鹿先生尺牘横軸　同上

淺田醫伯藏山鹿素行尺牘横軸。曾擧以示余曰。素行此牘。與津藩重臣内海尤門者。僕獲諸尤門後裔某某。濫削去其姓名。是可惜耳。尤門賤勇。百戰有功。與素行交善。尤門祇役江府。期満將歸。告別素行。素行貽物充人事。付以此牘。并祝一路平安也。余謂伯曰。素行經術韜略。標榜一世。名聲落落。軒轟兩間。而其筆札流傳寥寥。等廣陵散。此軸雖不過一片尺牘。筆氣蒼勁。語辭簡明。亦足以窺其人之心畫一端矣。伯請十襲而珍藏之。丁卯夏。六月念七。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濕煙籠茅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中山大納言草書一行紙本竪幅　同上

中山大納言愛親公尊號正義。皦皦然照映萬古。余常想望公為人。欲得其筆札充高山仰止之意也久矣。而片紙隻字。猶且不可得也。偶淺田醫伯以公草書一幅見示。余盥漱觀之。字格渾雅。筆力遒錬。撫法空海。而傳神墨楮。蓋公幽居壹鬱。借酒遣懷。此幅或成于酣醉淋漓之際歟。其語曰破除萬事無過酒。其意緒多端。含蓄七字之中。余雖未得公手蹟。然得接公心畫。亦足以慰其久渇矣。因謂伯曰。此幅從何得來。伯揚眉曰。此幅久委棄骨董舗。舗主一日攜來估之。余問之直。曰此種書幅。當時不行。故直亦賤。乃購之。新施裝潢。掛諸壁上。夙夕仰其流風餘烈。豈止供奇翫也乎。夫流俗之於書画。其好悪随時變化。今人所翫者。古先新派。踈拙之書。輕薄之筆。左右先為之容。富商豪民。不吝千金。爭購誇

人。不責其目而徒其耳。是佳故雖有偉人傑士之筆蹟。無人爲先容。埋沒塵埃。於鏡虫蠹焉耳。可勝慨乎。因與余共談尊攘之事曰。諸公呼唱大義名分于幕府全盛之秋。而公尤毅然挺立。不爲威怵。幕老越州挾權抑之。舞文嚇之。痛譴朝紳之與其議者。特中公以首罪。幽閉其身。欲使夫朝紳唯幕命是從。永緘其口。無私議大事也。然而正議一傳。天下震動。大義名分之感。一孚人心者。油然沛然。如驟雨灑而江波湧也。如勁風過而草木靡也。未數十年。而幕府土崩。　皇室龍興。以開明治維新之鴻基矣。此豈得無非諸公忠魂義

隱躍于冥冥之中。以鼓舞敵愾之氣者耶。今也升平。風衰俗瀉。名流遺墨。不爲世人所顧。悲夫。噫。余又對此幅有所感矣。將欲呼酒引滿破除萬事也。　昭和二年七月初一。節在小暑。於西山白屋細雨灑茅。微風繞座處。古寵須田文題簽并識。

象山先生和歌短冊直幅　上同

象山先生和歌一首。惜山風吹而櫻花散也。景象凄峭。情在言外。其筆致踔越。出俗蹊。氣品之高。可仰而不可攀也。淺田醫伯嘗奉職長野醫學校日。有山田蕗菴者。以人托其兒郎於伯之門下。時以象山手蹟數種爲贄。此其一也。蕗菴。松代人。少而負氣。師事象山。後隱而不仕。象山詩畫。流傳不尠。大抵皆贋作。至其眞蹟。寥寥如晨星。若乃和歌短冊。最所罕覯。此幅出於蕗菴。特可珍重矣。　昭和二年七月五日。題簽并識於西山白屋。雨茅壓窓處。古寵後學須田文。

大鹽後素手簡卷軸　上同

此簡。係大塩後素贈川村貞藏賀新禧者。貞藏號竹坡。津藩名儒。學主實用。尚氣節。與後素交善。卷中謝前年往遊款待之隆。併弔野田氏罹祝融。疑平松宗齋氏無消息。雖短簡。頗見情誼之懇。野田平松二氏。亦一時聞人也。竹坡家藏後素手簡若干。淺田醫伯請得其一。卷而褻之。嘗與余語次及後素之事。因出示此卷。且曰。後素屢遊我津。與齊藤拙堂及卷中諸子。詩酒徵驅。常主竹坡家。其相得可知也。明治初年。官軍臨境。藩論未定。竹坡獨主張勤王。決然放檄。擊幕府屯營。遂定藩論。從總督東征。一藩安堵。竹坡與有力焉。其意氣如斯。可謂不耻爲後素之友矣。平松氏嘗藏後素甲胄一具。今轉爲富商之物。可惜。伯去。丁卯七月八日。題簽并識於西山白屋。雨茅覆窓處。古寵須田文。

肯山伊達侯行書紙本小幀　上同

肯山矦身生華冑。鋭意勤學。兼修禪道。到悟
脫地。此幀。係矦手書付與侍臣者。一片間語
禪機清發。有不可思議之妙。其書跡亦澹泊
餞致。不可以工拙論。幀淺田氏所珍襲。使好
之士不禁朶頤也。丁卯大暑。題簽并識於西
山白屋。青茅引風。嫺燗送涼處。古龍須田文。

象山先生手簡橫軸 上同

淺田醫伯所藏。象山先生手簡。與門人山田
蕗菴。敎作詩法也。其略云。欲作詩。須先諳誦
古人詩一百餘首。諳誦已久。意境自會。而後
下筆。則思過半矣。是蓋古來相傳之說。初學作
詩津筏也。始淺田醫伯爲長埜醫學校長。日。蕗
菴从縣屬大塚某。托其子孝太郎於伯之
門下。使學醫焉。蕗菴見伯風采拔俗。割其所
珍襲象山先生石門頌臨書一枚。貽伯爲孝
供贄。又割其一枚。貽大塚氏。謝先容之勞。伯
乃匾諸楣間。以充象山仰止之意。無幾蕗菴
下世。伯慮後人疑其書出處。命孝記之。爲左
劵。孝曰。有象山先生手簡附臨書者。請以爲
献。乃呈其手簡。略云。依囑昨日晚景臨石門
頌高祖一枚。筆頭澁滯。以爲紙不佳。今朝新
磨墨。臨永平以下三枚。雖爾紙不佳。筆路通
暢。乃知昨日用宿墨。故筆致澁滯。足下亦愼
勿用宿墨。石門頌距今一千五六百年。足下

欲學漢隸。宜處心古代。否則爲習氣所亂。丁
寧反覆。諄諄誨而不倦之意。可知矣。伯深感
象山先生用意懇切。講貫習復。督孝弗舍。旣
而孝學于金澤醫科大學。業卒而歸來謁伯
大喜。因指匾額謂孝曰。象山先生之於漢隸。
不獨稱雄一代。求諸上下二千年間。殆罕其
倫。子先人所傳習而珍襲。原書四枚。向割其
半。散在各所。爲太可惜。余今併其手簡返附
以祝子成業。子亦宜告情大塚氏請之返附。
孝大感激。物色大塚氏。馳抵福島。時大塚氏
已死。其書亦轉在他人手。乃多方搜索。竟得
之而歸。於是乎象山先生石門頌臨書四枚。
完然復舊。再爲山田氏之家寶矣。孝大高伯
義風。乃以象山手簡敎作詩法者呈伯。表謝
意云。象山石門頌臨書。及手簡。載在碑帖大
觀。好古者或觀知之。但事之關于伯者。世人
不或之知也。故詳記存之。以爲後昆璞美譚
也。象山氣岸高亢。睥睨千古。而誨其門弟子。
常叩其兩端而盡之。雖載初學鄙薄者。亦能
心得意會。以至豁然開悟。觀此簡則可以知
已。若夫筆蹟揮灑輕快。氣韻流露。使人有坚
下風而接面敎之想焉。丁卯秋八月十七日。
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青茅帶風。涼味可掬
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藤井竹外草書七絕紙本竪幅 北溟嘱

懸腕直筆。氣勢嶔崟。詩乃不粘不滯。神情自得。竹外書中異彩爛然者乎。丁卯冬。十一月十六日。西山白屋雨窓書。古龍須田文。

南郭翁行書一行紙本直幅 同上

南郭翁行書一行。和雅厚重。無散緩病。展觀久之。藹然有接長者風度之想也。丁卯冬。十一月十六日。題簽并識西山白屋雨窓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僧心越草書七絕紙本橫披 同上

僧心越草書。骨肉清勝。逈然出俗。其詩乃瀟灑韻趣。而無蔬筍氣。心越以海外覊栖之身。深為義公所優遇。其非尋常衲子。可知已。丁卯冬。十一月十六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雨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市川寬齋草書七律絹本橫披 同上

寬齋翁書幀。詠茶七律一首。用典妥貼。措詞雅整。不即不離。神味悠長。大家韻度。逈非凡響。筆格亦極沈鍊。洗滌習氣。真乃詩書双絕。可以凌跨一世。而標宗百代矣。北溟得此逸品。不堪欽羨。丁卯冬。十一月十七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風雨叩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南洲翁草書五古紙本竪幅 北溟嘱

南洲翁草書五古一幅。其詩清瀅出雅。絃外音。此翁胸襟瀟灑。不染一塵。可以知矣。若夫筆勢。草勵風發。如萬馬蹴空而飛越。此翁面目。躍如楮表。蓋靜乎聲者。心主之也。動乎腕者。氣率之也。其靜動變化。心氣作用。亦可以見英雄本色矣。

昭和三年一月十七日夜三更。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時妻兒就寢。四壁寂寥。遙聞海門怒濤鼙鼛之聲耳。古龍須田文。

雨森芳洲草書五律扇面橫披 同上

雨森芳洲。博識能文。慷慨有氣節。固為順門一傑物。此幅。係芳洲錄唐詩者。筆墨生拙。仍有韻致。其人品令然欽。芳洲曾贈書新井白石論大義名分所關係。當時白石執幕府文柄。負海內重名。芳洲乃以一孤島覊栖之臣。不撓威焰。堂堂讜議。掊擊痛快。使白石無完膚。豈非毅然大丈夫耶。其人如此。其筆蹟可珍襲。芳洲眞蹟。傳者甚希。淇洲蒐覯此幅於其碁友大﨑某。大愛之。遂得其割愛云。戊辰一月念六。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寬齋翁草書七絕帋本竪幀 同上

寬齋翁襟懷懿恕。愛才如命。唱道宋詩。標持清新。力排護園擬古風習。海內詩人。爭趨其門下。一代詞宗。名聲隆隆。無出其右者。此幀。

書早春作。自称七十翁。道盡北國雪泥。衰老
怯寒狀況。淡中自具性情。筆勢快利。氣韻生
動。無一毫頹唐態。可謂佳品矣。寛翁雖蒙幕
老田沼氏知遇。而不陷其龐蓋中。引身富山。
誘掖後進。乃亦見味翁高人一等。不殊其詩
筆可宗師也。戊辰一月念六夜。題簽并識于
西山白屋電燈之下。埋蓮雲泥三尺餘。正在
寛齋詩句中。古龍後學須田文。

墨相卷六終

墨相卷七目次

墨相巻八目次

書

貫名菘翁草書詠梅七絶紙本竪幅
橋本黎園草書夏日山居七律紙本小品
中山高陽手簡横披
灣窗先生五絶行書紙本直幅
栗山先生草書一行紙本竪幅
星巖先生草書五言短古紙本小幅
天宥別當墨画布袋図絹本横披
東湖先生行書一行紙本立軸
鵬齋老人草書一行紙本立軸
樂水書巻
田中省吾草書二絶紙本横披
桃井桃菴草書七律紙本横披
惺窩先生楷書紫石荷葉硯銘紙本小品
羅山先生行書満蹊櫻花絶句紙本横披
吉田大八歌書直幅
鷲山侯篆書五字一行紙本條幅
雲井龍雄書巻
梨堂相公手簡横披
勝海舟草書二行絹本竪幀
澁澤青淵草書七絶絹本竪幅
頭山立雲草書紙本直幅
山陽先生行書二字紙本横披
海舟勝先生草書二行紙本竪幅
雲井龍雄草書七古紙本竪幀
山陽外史草書七絶紙本竪幀
山陽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佐竹義重短札小幅
賢聖障子図巻三宅觀瀾題後
本間光丘翁手簡横披
本間郡兵衛小關高比子手簡二巻
福原元僴手簡横披
山岡鐵舟草書二行紙本竪幀
東湖先生草書正氣歌屏風一雙

以上六十五点

墨相卷七

書

賴春水手簡卷 荒木孝助囑

荒木氏所藏賴春水手簡寄曾根原省吾也省吾曾遊乎大坂學于片山先生周旋混沌社中與春水相得尤歡春水負劍東遊逗留本地主省吾家歸坂後屢通消是其一也筆致贍雅如流水泛花而賀弔存問諄諄不盡或佳謔揶揄或正言規誡使人乍噴飯乍斂襟自不失大儒風度也見其報道混沌社諸名流動靜并許騰本地諸文士詩藻乃知彼此文字交應不淺矣又見其依戀本地有再遊啓蒙之意真乃一往情深者此簡也亦可以供本地史料矣余昔獲春水東遊歸坂後寄省吾手簡乃其第一信也甚珍無幾為有力者所奪意頗悵恨適佗藤北溟懷此簡來示余曰荒木氏所獲也余一見撫賞曰是係春水第二信者佳簡之歸得其所哉今已三十年矣時往來于懷今茲戊辰孟夏北溟重懷此簡來為荒木氏請題簽并一語乃欣然援筆書之且曰余視此簡猶遇久濶舊友擲遠客不歸者其彼第一信乎彼今藏米澤池田某許云戊辰孟夏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青茅送風夕陽照軒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一休禪師和歌小品 皆澤探古囑

一休禪師和歌一首任意揮灑筆勢如行雲流水其歌詞乃世外逸也蓋其人品高矣故其筆墨不染點塵非汨沒名利者所夢想也昭和三年七月念八書于西山白屋茅葉覆軒微風搖曳處古龍須田文

獨立道人草書六字一行紙本竪幅 上同

獨立筆札在明末為一家風格其筆致風韻不許淺人追攀也此幅揮推豪宕擺脫常套在獨立為異彩煥發者可珍重也戊辰秋八月念三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風茅搖曳涼味可掬處古龍須田文

由井正雪遺書橫披 上同

由井正雪者希世怪傑也遺書一通正雪自刃前手書收幕吏手者後二百年間數轉而歸皆澤探古與史乘所傳大同而小異然正雪懷抱異圖何曾竊竊乎拘于此遺書中所指摘乎所謂英雄欺人耳但正雪真蹟傳者太希況於其絶筆乎暫幕府史實者必有撿焉若夫正雪其人臧否不敢贅言也昭和戊辰秋八月念三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桐葉遮風茅送涼處古龍須田文

香川大冲手簡橫披 上同

香川大冲。以醫鳴于京師。時人語云。不見大冲療病也。蓋大冲所謂學醫也者歟。然探究方書。誘掖後進。其裨益於醫道。不可擧數也。係大冲手澤者。豈可不珍重乎。此幅雖不過寥寥短札。亦可以想見其人言貌矣。戊辰秋八月念三。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風茅送涼處。古龍須田文。

大槗龍慶手簡横披 同上

龍慶名重政。承其父筆法。別創一格。為幕府書吏。此簡筆氣快利。不沿俗流。足窺其豹文之一班矣。龍慶沒于寛文十二年。世称大槗流祖云。戊辰秋八月念三。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涼風細細。掠茅入座處。古龍須田文。

村上春琹草書七絶紙本竪幅 古香屬

浦上春琹。以画鳴于輦下。詩書雖餘事。亦足以成家。其所蘊養可知已。此幅。草書清麗。不沿時流。詩亦幽雅絶俗。可供奇翫。先民云。書雅無二途。猶信矣。戊辰中秋下浣。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風雨蕭蕭。冷氣迫人處。古龍須田文。

渡邊千秋伯行書一聯竪幅 探古樓藏

渡邊氏兄弟。無尺寸地。起身卑賤。發憤努力。一朝相共列閣臣之班。功勲爵位。照映人目。蓋亦清時一偉人也。此幅。千秋所書。筆法拙劣。不入格。但有一種骨氣。斷知非媢懦之士矣。己巳中秋念五。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茅花噴雪處。古龍須田文。

梅田雲濱草書紙本小幅 豊田春樵藏

梅田雲濱。性行卓偉。抱遺經于窮巷。高自標持。不敢苟合取容。所謂國士無双也。癸丑甲寅之際。慷慨排憤。大鼓舞敵王愾之氣。憂國志士。倚以揚聲焉。羅戊午之慘禍。益知其精忠勁節。凛凛乎非風霜烈日能所撓矣。余夙欽雲濱為人。曾訪下河邊蘆洲于太和高取。蘆洲盖及雲濱之門者。語次及雲濱遺墨。蘆洲云。先師平生純叩經義。不操練詩文。故其存稿絶希。若其遺墨。亦寥寥如晨星。其墨蹟難得。可知已。此稿。清河樂水所獲。曾貽諸桑梓雷山翁者。一再轉而歸乎豊田春樵云。其詩七言一律。寫愍遇者。其語骯髒。其意悲慨。有拔劍擊地之概。使人想雲濱其人面目躍如文字之外。況其揮灑天真流露。無些俗姿。欲不珍襲比拱璧得乎。欽賞之餘。遂書。己巳十月十九日。於西山白屋菁花覆軒處。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此日雲晴。一天如拭。秋氣可人。

賴家書翰卷 探古樓藏

春水長啟。反覆丁寧。如接面論。足以察此翁

學于故舊之情矣。杏坪筆札。儒雅韻趣。無一
點俗氣。圭山陽。則覺一種奇氣聳然迫人。要
之。賴家三子面目。宛然現尺牘寸楮之中。可
謂愉快哉。己巳初冬十五日。書于西山白屋。
風雨蕭瑟。落葉打窓處。古龍須田文。

樂水和歌條本竪幅　北溟寫

樂水餘事屬和歌。天眞流露。往往有足誦者。
此幀所寫和歌一首。風韻優美。不愧作家筆
法乃遒嚴濃落。殊爲可觀。蓋樂水二十七八
歲時作也。當時樂水刻意。撫顏魯公古柏行
帖。宜運筆頗相似焉。己巳冬十一月念。題簽
并識于西山白屋。夜雨叩窓。電燈照席處。古
龍須田文。

淡窓翁草書五律竪幅　春林藏

淡窓肥前道上五律。清逈澹雅。不衒奇語。而
景致歷歷。如睹眼前。求諸唐賢中。其似韋蘇
州風神乎。若夫落筆深穩。絶無習氣。其人品
可以想見矣。己巳復月初六。題簽并識于西
山白屋燈雪篩窓處。古龍須田文。

白石手寫詩稿徂徠手寫文稿合裝　市原三郎藏

白石先生題雪菴詩。蓋二十八字古體也。直
寫眼前景致。氣色蒼然。妙在文字外。其筆跡
以不用意勝。徠翁復澄泊書。勁抜俊壯。有推
倒一世智雄之概。眼中無人。可知已。此書係
手寫原稿。改作添竄。鍛鍊致精。正見良工苦
心處。抑亦足以爲吾曹後學作文指針矣。其
字乃楷行相間。氣骨凌厲。非餘子所追攀也。
要之。白石詩趣悠然高擧。如隱君子。徠翁乃
霸氣滿腹。睥睨四海。眞是爲文房一異觀。此
幀故谷村翁所鑒賞。共題簽八字。乃其手澤
也。　昭和五年。歲在庚午。嚴月晦日。觀并識
于西山白屋南軒積雪之下。古龍須田文。

水野元朗手寫文稿竪幅　竹内氏藏

水野元朗。名重誠。號花竹莊。內藩太夫。英俊
之士也。元朗與白井信明。始學於徂徠。誦習
古文辭。一藩子弟。奉徠學。實二子誘之也。此
幅司馬硯銘并序。元朗手寫原稿也。雖一小
文。行語古雅。上李王之堂。其朱書批評。乃係
服南郭手澤。南郭於元朗爲先一輩。其所添
刪。顯中肎綮。後學觀之。所裨益不尠也。元朗
手蹟。世不多傳。此幅竹內氏所護。請余鑑証。
乃書以爲卮券。庚午二月十五日。題簽并識
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澹窓草書五古絹本直幅　春林藏

澹窓翁新春會客五言短篇。其詞沖淡清雅。
不刻而近。其書容易下筆。氣品流露。詩書共
以不用意得之。蓋老練精熟之至也。庚午春。

二月念一。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兩窓之下。
古龍後學須田文。

山陽手簡卷（遠田小 懐爲）

山陽先生。於國字手簡。推古今絶詣。此簡。與劣齊者。劣齊工篆刻。擅名洛下。應山陽囑刻石印數枚。山陽貽物充人事。添以此簡。語辭簡亮。如接面晤。其書乃行雲裊岫。落花飄風。使人眉目開明。洵精能之至。古竹愛書畫。甚於食色。獲此大喜。奇獸弗舍。新施装潢。請余題語。因書。庚午春。三月彼岸中日。古龍後學須田文。

伊藤東厓手寫草書石假山記横披（探古 樓）

伊藤東厓石假山記。行文簡淨。意義明亮。不失爲小品文佳構也。若夫筆蹟。墨氣遲重。形摹端正。使人一見歛襟。誰亦能謂其優孟而衣冠乎。已已初冬。觀并題于西山白屋落葉打窻處。古龍須田文。（此文宜接梅田雲濱草書小幅後。）

石川丈山隷書福禄壽解題紙本竪幅（同上）

丈山先生好作隷書。筆意畫一。稍有之變化之嫌。此幅。松巖素封齊藤元經所藏。獲諸西京塘居堂云。品格沈厚。體貌閒雅。與平生作。大異其撰。蓋似撫石門頌遺法者。可謂逸品矣。抑福禄壽三者。人之所不學共欲也。不以其道求之。猶緣木求魚耳。必也遵守此解題。體認躬行而不失。則庶幾有得焉乎。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

（以下四篇宜續清河楽水贈巫書卷後）

清河樂水復古歌幀（高橋太郎囑）

樂水復古歌幀。蓋文久壬戌夏。在水府。與諸有志會合。詩酒散鬱之際。所掃破者。其筆快捷。如決水之下流。其詞雖似平平無奇。然出於實行之餘者。與夫浮聲切響過美悖情者異其撰要之。此幀。楽水遺墨中佚品。其流風餘韻可欽可仰。庚午盛夏。觀并題。古龍須田文。

蒼海副島伯岳公幀帋本（二女村清囑）

蒼海伯。詠岳武穆七古一篇。布詞直截雄亮。貫以一氣。其書揮攉縱横。字字飛動。詩之與書。足以窺伯之爲人矣。余往年曾聞諸本間耕曹先輩。其友人以武穆書幅示伯。伯燒香端坐其下。黙拜久之曰。嗚呼。岳公何早死。數四口吟。遂命左右展紙揮灑古篇與之。因誦其起首數句。今猶在耳。此幅書耕曹所誦之詩。便知伯當時所書。即是矣。回想往時。恍如一夢。物存人亡。不堪慨然。庚午八月。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桐葉遮日。清風徐來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高陽山人手寫詩稿横披（稍述囑）

高陽山人手寫詩稿。五言律二首。七言絶句一首。氣格厚重。古味靄然。不趨時流。不染村氣。最見其人品學識逈然出俗。殊若絶句。氣韻清深。居然唐音。妙在工拙之外。誠不背淑池社中逸材也。竹内猗逸獲此稿。裝潢已成。乞余題簽。因書。庚午孟秋。題并識于西山白屋青莽吐綿。清風散露處。古龍須田文。

頼鴨厓筆書七絶紙本竪幅 古

鴨厓絶句。少時遊松前所作。其詞氣魄横逸不可羈勒。使人一讀拍髀呼快。若夫筆蹟醉後揮灑。墨痕淋漓。字字跡舞。鴨厓醉容狂態。活現墨楮之表。一見奇賞。不覺為進數杯也。

庚午晩秋。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落葉打窓處。古龍須田文。

古夢道人手寫詩箋小幅 佐藤北溟 春燕嬬

庚午秋。古夢道人携近業數首來。乞余雌黄。己閲返之。此日古夢以事趣東京。旬餘而歸。一日訪一草亭春燕。話次曰。僕未築庭園而新築庭園詩先成。乃求小箋寫以示之。歸途過余。閒談廿頃而去。後數日。儀為騎龍人。春燕與古夢交游深密。不啻兄弟。乃與二三子共經紀其後事。近者裝潢古夢所寫詩箋。為小幅。謁余題簽。且曰。古夢寫此詩。實為絶筆。每見之。殆如接古夢當時聲貌。不堪回想之情。願先生為我誌之。吁。余亦思之。當時古夢氣聲不揚。頗異於平常。蓋由宿痾凝結於中歟。又見其所寫。詞則清新可喜。其書稍有頽放之態。使余憮然。但春燕於古夢。見一片眷戀之情。雖零紙斷墨。愛護珍惜如此。有内省而忸怩者。抑古夢之從余四十餘年。事余如師。而余之視古夢。不能如弟。與得不愧於春燕篤於交義也乎。　昭和五年十二月冬至前一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竹田書畫合裝小幅 古

竹田翁畫櫻。筆致妍雅。彩色明麗。雖小品。用意不苟。有題歌。蠅頭細字。如春蠶吐絲。精工無擬。此翁於細字。洵推天下高妙。不獨六法称雄也。其一竿簡。係同社雅集拈朴。齊著。風流韻事。使人遙想。遠田古竹獲此幅。自比拱璧。來乞余一語。遂書。　昭和六年中春十日。識于西山白屋南軒。風日清和處。古龍須田文。（此文宜按星巖先生筆書七絶竪幅後）屬

清河樂水手寫七古二篇横披 藤井紫軒

三月三日風雨即吟。七古二篇。（庚申春三月三日）清河樂水在江戸瑤池邸所作也。此日有櫻田門外之變。天下震駭。樂水夙憂國事。大集攘夷黨。而今

觀此二篇。述陰陽遁行序。而悲行樂之失時。無斥語及事變。乃知此詩稿先成。而事變後發也。稿原存于桑梓者。梁水蜩齊藤正義貽諸澤某。某貽藤井篥軒云。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于時　昭和六年。歲在辛未。四月二十日。即當陰曆三月三日。距庚申三月三日。六十有九年也。（此文宜接武田信玄尺牘後）

高嶋秋帆草書四行絖本堅幅（阿曾風庄）囑

高嶋秋帆以西洋兵式。教授後進。蓋幕末俊傑。其聲名事蹟。照映人目。固不須余呶呶也。秋帆餘事能詩書及墨戲。此幅亦係其真跡。筆勢快利。氣韻橫溢。蓋錄菜根譚一節者。掛諸壁頭。射彩爛然。足眩人目。真誠不背席上之珍也。癸酉立秋後三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殘夫燬人處古龍須田文。

新井白石手錄謄本一通立軸（莊司能）囑

莊司子清齋一立軸來。謁余題簽。展而觀之。乃白石先生手錄謄本一通也。鵬齋老人跋其尾。余嘗屢觀此種軸。皆有鵬齋跋。可謂奇矣。因謂子清曰。易大畜象有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自古聖賢德業。照映青史者。莫鑒往察來。不以積其蘊蓄素養矣。白石先生挹十斗之才。究五車之書。宏覽博識。卓出古今。然而平素耳一異聞。目一異事。輒必自筆而存之。寫而藏之。矻矻窮年。未曾廢隳。泰山不讓土壤。黃河不擇細流。白石蒐字之富且大者。固非偶然也。此謄本一通。白石手自謄寫。關本邦異事典故。而諸儒之所發明議論者而錄之。蓋欲以供他日編史參考焉耳。亦可以窺白石勤學不倦。無事不苟之一端也。鵬齋跋文。言簡意該。揮灑饒可謂銀盆盛珠哉。子清其宜珍襲自以資省察焉。　昭和五年。歲在庚午。夏六月十二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青茅映軒處。古龍後學須田文。（此文宜續石川丈山書幅後、以下傚此、跋之觀者以）

（之字為支可正）

犬養木堂行書聯幅絖本（正義囑）

此聯幅木堂翁來游次清川村日。為崇義堂主人之請。把筆直揮權者。其語敏確。其書雅練。而余最所推服在其語切其處。木堂才氣不羣。亦可以推知其一斑焉耳。　昭和五年七月念一。題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古龍須田文。

山岡鐵舟草書三大字山號絖本橫披（同上）

鐵舟居士所揮權。金華山三大字。墨氣淋漓。

筆勢道勁。特為偉觀。對此幅。想像居士握管
書字態度。嚴肅無一隙可乘。正襟而下筆。
昭和五年七月念一。題并識于清川村崇義
堂南軒。古龍須田文。

清河樂水贈母書卷 上同

清河樂水。色養一念。不離母側。其客游在都。
每每寄書。慰藉萱堂遠思之情。皆諄復丁寧。
綿綿不盡。殆如接面晤。其曾以身任天下安
危也。南船北馬。一身百忙。出沒于波瀾萬疊
之間。然而思母憐妹。又傷妻死。語語瀝淚。字
字見血。蓋發于至誠惻怛之餘。使人咨嗟感
嘆。漣然攬涕。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信哉。斯言
也。後世觀者。亦應知樂水慷慨憂國。決非出
于客氣勝心者為耳。　昭和五年。節八大暑
後一日。於清川村崇義堂南軒。古龍後學須
田文書。

櫻田良佐盡忠報國四字匾額 上同

濟義館長櫻田翁者。舊仙臺藩上士也。文武
并長。嘗取捨皇漢洋兵法。自創一流。稱大成
流。教授子弟。其子敬助。亦能劍。與清河樂水
共師千葉周作。意氣投合。不啻膠漆。是以樂
水每到仙臺。必訪櫻田父子。遂托其弟誠明
於翁而教育之。文久辛酉之變。樂水逃幕吏
物色也。櫻田父子以身庇保。後翁以交應於
樂水之故。蒙藩譴。幽閉于家。明治維新後。藩
議起。翁為議政局長。登華樂習。有致。歿後追
贈正五位。此額翁所書盡忠報國四字。蓋為
樂水寫其精神者。樂水亦能履行此四字。而
不背其所期待也。翁嘗撰尊攘義士清河八
郎碑文。悉其為人。翁之傾倒樂水。深且厚。可
知矣。翁名也。稱良佐。號其居曰孤松廬。又曰
廣胖軒。　昭和庚午冬十一月念夕。觀并書
于清川村崇義堂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柏案稱快卷 上同

文久辛酉冬。清河樂水。提義弟安積武貞。西
赴九州。鼓吹尊攘大義。有志之士。風起雲集。
以壬戌之春。會合大坂薩邸中。將欲期櫻花
之候。飜回天大旗。當此時也。四方豪傑。交膝
講決舉策。氣揚如山。各自展紙揮筆。其書萬
態。樂水悉收而贈致桑梓。武貞拍案稱快四
字。亦其時所書。蓋武貞見與樂水共為回天
首唱。而大事將集。不堪拍案稱快之至。自書
其現前事實者。使後人想象同盟諸士活潑
潑地狀態。而其印章乃田中河州之物也。武
貞信手捺去。其磊落不拘。亦可以知已。　昭
和庚午冬十一月念六夕。觀并書于清川村
崇義堂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至誠泣鬼神匾額 上同

至誠泣鬼神四字匾額。文久壬戌春。田中河州所揮椎于大坂薩邸。志士會合。尊攘決擧秘策方成之際者也。運筆雄偉。氣魄磅礴。使人想見河州其人面目。河州至寺田屋之事。西遷薩州。舟中為薩人所殺。其翌年初夏。樂水亦又遇横殺。嗚呼。當時同盟誰非尊王攘懐之士。就中一死猶難者。其精神如揭。至誠泣鬼神。非虚語也。書者心之所形。東坡不吾欺也。

昭和庚午冬十一月念六夕。觀并書于清川村崇義堂。古龍須田文。

雄図二字匾額

雄図二字樂水所書也。其氣蒼勁。其格高渾。學顔魯公而得其神髓者。蓋樂水晩年之筆也。嗚呼。雄図二字。樂水自寫其胸中所蘊蓄以遺于後昆者。徴諸辛酉壬戌之變。而可觀樂水雄図偉略吞吐宇宙之槪矣。況其書精整如斯。後昆寧可不寶重乎。

昭和庚午冬十一月念六夕。觀并書于清川村崇義堂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山岡鐵舟草書七字妙蹟帋本竪幅　杉原伊兵衛氏藏

法華七字妙蹟。山岡鐵舟所書。一氣呵成。逸宕無前。宋詩所謂筆頭到處渾無礙者非耶。顧此書成於鐵舟寺創建發願之際者。當時四谷有鬻鐵舟墨者。請鐵舟揮毫者。皆携其墨汁以供潤筆。此書所用墨汁亦然。夫修唱七字妙蹟者。勇往邁進。無願不貫。鐵舟有所愍而書之爾。

昭和辛未春二月紀元節。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積雪没軒處。古龍須田文。

星巖先生草書七絶帋本竪幅　古竹氏藏

星巖先生題梅華莊七言截句。清澹雅風致絶俗。其書草法合格。氣韻之高。非儕輩所追攀。先生風標。可以想見矣。此幅故古夢道人所秘愛。道人殁後。帰遠田古竹。古竹請余題簽。余云。此幅也下脱與字。所謂白璧微瑕。然全體燦燦者。毫不失其光也。宜珍之襲之。

昭和辛未春二月念二。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殘雪照窓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武田信玄尺牘横披　春林氏藏

武田信玄尺牘。出征陣中付與旗下者。察其文意。似使旗下出入他方以諜事者。然事屬機密。故約言不敢歷露耳。此尺牘曩供修史弖參考。多經史家之鑑証。其為真蹟也決矣。一華亭主人獲之。装潢襲之。携来示余。顧戦國諸將。馬上半生。曾不修文事。大抵書牘係代筆。乃信玄則自幼讀書。頗解詞事。往復書牘手自裁之。今觀此牘。筆氣沈厚。而莊重。名

將面目。可以想象矣。辛未夾鐘念五題簽并
識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須田文。

清河樂水手寫詩文一帙 正義嘱

樂水潛中所草。述懷詩敘。蓋為其自敘傳。觀
此則樂水志行可知矣。回天封事。乃萱經
乙夜之覽者。樂水經天緯地大策雄謀。縱橫
馳騁。其意氣之盛。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其
他與幕府執事。及韓國大傅。毛利氏儲君三
文。慷慨悱憤。憂國事之概。亦可以想見矣。此
等書稿手寫以贈致仙臺同志櫻田良佐父
子者。櫻田父子珍襲不猥示人。後有故歸樂
水甥齋藤正義云。卷末有良佐跋。雖文有稚
氣。其所公則事實不遺。而其人平生心術傾
倒于樂水。亦可以知已。凡偉人傑士行言隻
語。關係世道人心大矣。況其手寫書稿。而其
議論為乾坤旋轉之大文字。修明治維新史
者。不可不檢討也。辛未孟秋。古龍後學須田
文書。

樂水臨書顏魯公家廟碑四帖 上同

樂水嘗謂學書二十年。名家墨蹟莫不歷覽。
而以顏家為所歸宿。蓋於魯公忠義大節。風
少有所私淑。若其書。及屋鳥之愛焉耳。噫。樂
水言如是。乃其人之與書可知矣。此帖樂水
歸省在家日。臨撲消閒者。筆氣遒勁。得魯公
神肖。後昆珍重。不許散逸。辛未孟秋。古龍後
學須田文書。

田中臥龍草書七絶條本小品 上同

臥龍與樂水臧石等同志。避幕吏耳目。潛匿
于大坂薩邸。討畫回天大事。事在文久壬戌
暮春。此詩成於匆忙之際。所謂諸君乃指樂
水臧石等同志也。當時臥龍年最高。且成名
最舊。同志或推為長兄。此詩慷慨悲壯。句句
出於肺腑。非尋常文士彫琢字句之比也。一
覽之下。使人想象當時憤慨之氣。發於中而
不能自抑也。幅原樂水贈致崇梓者。因龍筆
墨世不多傳。殆有廣陵散之嘆。乃如此幅殊
可珍惜焉。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樂水如意劍三字匾額 上同

如意劍三字匾額。為樂水筆。樂水自幼習書。
博究百家格法。及二十五六歲。排晉唐精純。
自成一家風。著書法一家言。此三字。蓋成于
其際者也。筆致渾雅。洗脫習氣。樂水書中所
希覯也。樂水晚歸顏魯公。書格一變。但如意
劍一語。樂水用意所存。終始履行。踴躍出沒
于風雲變化。波瀾起伏之中。能揮一劍。叱咤
羣雄。如手足然。遂作維新中興之基。其氣慨
固已見三字中。可謂壯矣。此書入藏篋中。今
正義新施裝潢以為匾額。敬敍後昆識其由。

請余誌之云。癸酉中秋小雨。書于清川村宗義堂南軒。此大宜在高嶋秋帆書幅後

大鹽後素草書七絶條本豎幅池傳藏

大鹽後素英特精悍。留心餘姚之學。其發於言行者。磊磊落落。如日月之皎然。平生曾不欲以詩書末藝售名。有時作詩若書。唯從其意之所趣。手之所運爾。此幀係酒間戲作。雖措詞有生硬之嫌。然書則具一種氣骨。其人隱躍紙表。後素筆墨世間傳者太希。今對此幀。有空谷跫音之感矣。辛未中夏。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茅葉覆軒處。古龍須田文。

賴春水寄魯卿七律横披藤村遂藏

我御曾根原魯卿廿壯遊學浪華。入混沌社。與賴春水相得歡甚。魯卿北帰後。春水寄此一律以問其起居。詞語通暢。情意深至。書乃春水長所。字間行草。穩秀可愛。春水致此詩也。心緒依戀。似有萠北遊之意。而他日負劍北游。主魯卿家。逗留旬日。與諸名士詩酒徵驅。大慰旅情。蓋魯卿為之道地也。春水西帰後。屡寄尺牘及詩書。不絶消息。其交誼之厚。可以想見矣。辛未中夏。書于西山白屋茅葉覆軒處。古龍須田文。

鴨厓草書山陽咯血歌條本豎幅清二藏

鴨厓所書咯血歌。其父山陽先生所濺心血也。筆勢奇矯。酷肖山陽先生。先生有三子皆離群。詩書亦能不失先生風格。就中鴨厓氣魄特雄拔。可謂先生一魂肉正存此子矣。抑先生患咯血也。醫告以死期已迫。先生曰然。自作此歌以述其志。其詞意悲壯剴切。使讀者咨嗟弗措。抑山陽先生畢生刻苦。著書等身。其意在明大義名分也。讀先生書而感憤奮起者。皆致志皇家。遂啓維新龍興之基。可謂盛矣哉。今茲辛未正當先生一百年忌辰。三都有志將開先生遺物展覽會。此歌先生精神所寓。而此書係先生愛兒手澤。宜揭諸其會場以傳示後生。庶幾乎為誡浮躁振正氣之一助矣。辛未孟秋。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鬱蒸迫軒處。古龍須田文。

徂徠草書五字一行紙本豎幅春樵藏

徠翁書法。稱出於魯公。然不泥形摸。純務描精神。而奇正變化。如名將用兵。其氣魄磅礴。眼中無人。可以知已。此幅五字一行。是翁快心之餘。握管揮灑者。有一種卓犖逸宕之氣。此翁風標。活躍楮表。尚為希覯之逸品。保此幅人。慎勿什襲藏。辛未孟秋。於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

犬養木堂行書大滌子題畫四言詩

絖本竪幀　梅川藏
近世搢紳先生有能書之目者。推木堂爲白
眉。翁少而學詩書。有所造詣。此幀書大滌子
題畫詩。蓋撫帝室舊藏筆者。墨氣蒼潤。頗覩
雅韻。爲此翁會心作可知矣。大滌子卽釋道
濟。一名原濟。字石濤。有瀟湘花人。苦瓜和尚。
瞎尊者等號。畫法成一家。大江以南。無出於
其古者。所著有苦瓜和尚畫語錄。辛未中秋。
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
文。

鴨厓七絕草書扇面竪幀　春齋藏
鴨厓七絕。意到筆隨。天眞流露。不許淋筆叱
扇。此詩與友人期來上。遠異不相合。寫所感
于扇子。報梅田氏者。梅田氏卽梅田雲濱也。
詩書共不弄技工。而一氣呵成。自存乃翁遺
風。殊可奇賞。流俗或以無落款爲所謂燒
人觀場者。不免具眼一笑也。辛未中秋題簽
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雲井龍雄七絕草書帋本竪幅　池田某藏
其詩孤高卓逸。如松柏聳空。其書一氣橫破。
如奔泉下壑。一覽之下。彷彿如見龍雄其人
面目焉。辛未十月念六。題簽并識于西山白
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象山先生手簡二通合裝橫披　梅川藏
象山先生手簡二通。其一答菅某。其一答高
山某。菅某乃莊內藩太夫菅秀實也。秀實膽
智機略。固負一藩之望。其與象山相往來者。
蓋欲有處於幕末危局。而互披瀝胸襟者歟。
高山某不詳何許人。雖然。尙與象山交應者。
亦決非尋常之士也。象山筆跡雖零紙斷簡。
今人獲之。矜持敝帚。不啻南金大貝。乃若此
幅。特可以爲席上之珍矣。辛未初冬。古龍須
田文題并識。

木戸松菊七絕草書絹本小幅　同上
松菊者。世謂維新三傑也。此詩成於慶應末
年。薩長聯盟之際。蓋諸藩敵愾之氣。合於王
政復古之機。若稍危疑不能進乎。機會一失。
不可復振。故轉結切致意爲眞是深憂卓識。
非夫徒慷慨悲歌。拔劍擊地者之叱也。余少
時嘗見松菊一幅。心大感之。今尙諳誦不遺
一字。兩高橋氏藏此幅。乞余鑑証。乃又余少
時所誦之詩也。字格齊整。頗有氣品。松菊風
采可以想見矣。三嘆之餘。漫題數語。辛未十
一月十四日。於西山白屋。古龍須田文書。

賴鴨厓行書論語一節帋本竪幅　二請藏
鴨厓書幅。大抵醉墨淋漓。而詩皆係自家所作
也。此幅乃寫論語一節。字格剛健。一洗習氣。

超然風塵之表。亦可以其人品之高矣。夫富貴貧賤。天之所命。不可求而得。不可舍而去。夫子恆言。苟學道者。不可不履其形。然而世彷徨於歧路。而不能自拔者何多耶。鴨厓修家學。深致意於此章。故書以警其徒者歟。余對此幅。正襟危坐而拜之。

昭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

古龍須田文。

象山行書七絶絹本小品　囑春濤

象山先生書。學顏魯公。畢堂入室。古來習魯公筆法。而得其形似者。不為尠。而能得其神尚殆希。若象山沈潛玩索。心手化之。可謂精能之極矣。此幅雖小品。筆格嚴整。不容凝人擬議。詩乃其體拗。而其詞暢。一種風神。可接唐賢。真乃詩書双絶。掛諸壁上。可以生光於書齋矣。辛未孟冬。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氣迫軒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熊澤蕃山先生尺牘　囑古竹

蕃山先生人品瑰麗。才學卓越。人中之麒麟也。為備前侯池田少將所握用。料理藩政。功績頗多。物徂徠曾推稱其聰明近聖。余亦曾讀蕃山所著大學或問。嘆其實學活才。而信徠翁推称非漫然也。私心想望其為人。欲得其心迹。慰久渴。然蕃山不濫染翰。故其書在當時甚希。況三百年之後。何啻寥寥晨星乎。近者遠田古竹獲蕃山國文尺牘一幀。來而徵余。披而見之。復比小河石見者。不蠹不煤。完璧無瑕。實為奇珍。且其筆跡蒼老。語辭懇到。疊疊層層。如面接而口授。若夫至說聖學一貫之義。簡與含蓄。片語徹底。引餘姚一派。而注入於後學者。可謂深哉。陽明先生答徐成之云。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參而觀之。則思過半。此種心跡。余多年所求而不得。一朝歸於古竹。物之遇合。有緣而存乎。古竹不徒奇珍藏之。宜師之敬之。晨夕對之。究心學之要矣。

昭和六年。歲在辛未。大呂冬至。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後學須田文。

墨相卷七終

墨相卷八

書

星巖草書七絶小品 [illegible]

星巖初就山本北山。修考證學。後歸王陽明。晚節識見愈有加焉。此幅詠陳白沙。以予允之語。行深奧之旨。其筆跡乃沖澹有雅致。白沙明初名儒。首唱心學。於陽明為前一輩。星巖此詩。所形容道體。簡而盡矣。是非有深得于心學者。不能道也。壬申春二月十三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風雨峭岑處。古龍須田文。

象山行書無題短古小品 [illegible]

象山先生詩之與書。沈毅蒼勁。不許人追從。蓋其心畫也。詩之末尾云。折衝存其人。不在樽與爵。是又隱然以折衝禦侮自任者。惜夫。當路瞶瞶。不能就與其胸中之所蘊蓄。而治用諸樽俎之席也。第二句國脈下脱字。以意料之其或藥字也歟。壬申孟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須田文。

蒼海副島伯尺牘 [illegible]

蒼海伯尺牘報三矢富山二氏者。落筆橫肆。字態奇矯。如山嶽之峙。如波濤之崩。勁竹敵風。落花飄空。使人一見不覺拍髀驚嘆。蓋霸氣滿腹。不能自抑。發露諸筆墨之間焉耳。莊內酒井伯兄弟深心折伯為人。遂師事之。諸士亦多從遊。三矢富山二氏亦曾受其指教者也。壬申孟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名儒書卷 上同

舊藩內藩學士悉奉蘐園學。故徠派文儒筆札。傳于藩內者。今尚為多。此卷所收。大宰服部、平野三氏。及于徠翁之門者。松崎氏亦其支流也。東屋京洛巨匠。與徠翁東西對峙者。象山乃近代偉人。其名轟天地。諸儒筆跡。雖不過尋常應酬簡牘。其片言隻語。亦有足以想其流風餘韻者。皆可以寶重矣。壬申孟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須田文。

維新四島手簡卷 上同

四島手簡。係報松平親懷者。親懷為莊內藩太夫。成名動一時。後為酒田縣大參事。四島手簡。蓋應酬于其際者。黑田、河村、伊集院三氏。贊薩藩士。後或為大臣大將。或為元老院議官。山岡氏乃出於幕下。為侍從。是皆搢紳中之翹楚者。顧親懷有雄才而不能展。廢兆草野。若使其得乘風雲而騰起。或媲四島之上。亦未可知也。惜夫。壬申孟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須田文。

徠翁復山縣周南書橫披 [illegible]

徠翁復周南書稿。許定周南門下諸子詩文。行文簡勁。措語峭嚴。如老吏斷獄。他人決不能措一辭矣。書稿蓋出於廣嶋某氏。其先世與周南有故。其家多藏周南遺物。豊田子光族弟獲之。以致子光。翁裁此書。信手揮權。文不加點。書不更稿而成。而其文如出宿構。書乃一見如拙。細視天真流露。有一種氣韻。其為真蹟不容疑也。近者子光又得周南復山子濯書稿。子濯為周南門下俊才。而徠翁評中之人也。參而觀之。於察周南成人之盛字。思過半矣。　昭和壬子二月念六。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飛雪篇窗處。

中井竹山扶桑歌二首　横披　古竹囑

桑國史。在昔景行天皇時。筑後三池郡。有櫪樹焉。長九百七十丈。其未僵之先。日東上。則西隠肥前杵嶋山。日西下。則東蔭肥後阿蘇山。其樹或曰歷木。又曰楝木云。神異經所謂扶桑豫章二木。蓋指之也。夫扶桑木者。鴻荒時。僵木埋沒土沙中。經數千萬年。為人掘得重出世上者也。俗稱曰埋木。竹山翁所題詠扶桑木。亦埋木也。曰之扶桑木者。蓋原於神異經焉耳。埋木之出。所在有之。好事者採以製文房諸種器具。而未嘗見有詩歌詠之者。豈不藝園一大欠典乎。竹田翁博識能文。尤精史學。其文章光彩煥發。固推大家。譬猶大饗盛饌。八珍列前。美矣。茂矣。今觀國字扶桑歌二首。其詞沖古。其書清楚。而有一種風味。既飽大牢而思蒓菜。蓋亦人情之常也。而余乃以為補藝園欠典者也。幅係遠田古竹所藏。余喜而題其簽。且叙數語而還之。　昭和七年春三月十五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雨窓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手録試策斷片　上同

試策斷片。清河樂水少年時寓江戸瑤池東條一堂之塾。而所手自鈔録也。遠田古竹得之。裝潢藏之。蓋樂水自少勤於學。鈔録滿簏。他日首唱尊攘大義。横行天下。鞭撻豪俊。如飛鳥使翼。其人物之大。可以想見矣。程子云。人之蘊蓄由學而大。此鈔録雖不過瑣瑣斷片。又安知無非為樂水所以成其大之資料者耶。英雄手蹟。雖零紙斷簡。人人珍襲。不啻寸金尺璧。不以物。以人之故也。　昭和七年四月念三。古龍後學須田文識。

清河八郎攘夷歌　紙本横披　梅川囑

清河八郎攘夷歌。蓋文久壬戌夏秋之交所作。于水戸潛匿中。當時八郎假稱田邊逸郎。與水戸志士。日夕相會。書策掃攘。議論風生。傍如無人。志士皆畏敬讓席。當時所揮灑詩

歌若干。郵送桑梓。此歌亦其一也。今觀其歌
而想其人。首倡尊攘之大義。而鼓舞四方之
志士。慷慨奮發。筆端捲風。其人面目躍如。欲
出。嗚呼。亦可謂壯哉。其後至明治二十五年
九月。水戸有志相図。開幕末志士遺墨展覽
會。東都中村某特作八郎小傳。付八郎遺墨。
遂刊行布世。其中有云。方今愛八郎遺墨者
甚多。其直之貴。出於東湖象山之右。蓋傳其實
也。八郎遺墨見貴於他方如此。而此土人士
外之而不顧。何哉。諺所謂舍家雞而愛野鶩
者歟。聊述所感以告高橋氏云爾。　昭和七
年五月下旬。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細雨蕭
蕭。暮色迫軒處。古龍須田文。

藤井竹外草書七絶条本小品（春秋爲）

竹外鋤園詩。眼前真趣。直寫如睹。所謂閒中
有忙。忙中有閒者。可稱好箇絶句。字雜行草。
格法精詳。妙臻韻致。竹外得意作。正推詩書
雙絶。余欲奪以為我有。恐逢主人戈手怒擲
也。遂止。但待其自來歸爲耳。壬申仲呂乾月
念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雨洗庭樹處。
古龍須田文。

松崎慊堂草書七絶条本竪幅（古竹爲）

松崎慊堂學識宏粹。卓絶一世。其於詩文。自
持品格。絶無作家習氣。此幅七言絶句。觀大
雲誘句不俗。比諸讀書不求甚解者。落想措
詞。共為奇警。書乃沈着有風度。使觀者自然
欽襟危坐。遠田古竹獲此以歸。其書齋可欽
仰也。壬申六月念。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
軒清風拂庭柯處。古龍後學須田文。

佚翁覆潮尊者手簡横披（同上）

佚翁手簡。行語奇雅。筆氣勁鍊。使人及覆展
覽。不能釋手也。蓋豪傑之才。相題着筆。長短
繁簡。無行不妙。所謂白出機杼。成一家風骨
者。欲不推稱得乎。壬申夏六月念。題簽并識
于西山白屋清風拂柯。禽聲囀軒處。古龍後
學須田文。

賴鴨厓草書七律条本小品（同上）

鴨厓與僧星洲。池陶所。遊若王寺七律一首。
係二十五歲時作。以魂麗之語。行逸宕之情。
如玉驥下花山也。其書信手揮灑。天真爛漫。
不失乃翁風格矣。　昭和七年夏六月念六。
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宿雨漸霽。日光照軒
處。古龍須田文。

鴨厓詠史七絶草書條幅（同上）

筆勢奇橫。不可羈勒。所謂呵成於一氣者也。
其詩乃吐語豪邁。雷轟霆擊。使人神驚魄動。
非豈太閤不足以當此快舉也。山陽三兒皆
俊秀。不墜箕裘。就中鴨厓詩風尤肖乃翁。此

種詩。掩名視之。誰能辨其為山陽為鴨厓爲
字哉。　昭和七年夏六月念七。題簽并識于
西山白屋霧九射軒處。古龍須田文。
　寺西易堂五律草書帋本竪幅 屋正義
易堂就藤森弘庵及林鶴梁。講究文學。持氣
蔚。有志士曰。後任浪華。專售詩書為活。曾問
書法于柳澤吾一。有所造詣。此幅五言一律。
其詞清俊。其書沈毅。有一種儒俠之氣。足以
標持其人品。固非尋常文士曼辭媚俗之比
也。壬申晚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
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室鳩巢草書七言古詩帋本横披 上同

鳩巢寒無衣一篇。語意穩妥。宛轉流活。自是
儒家本領。而無一毫酸苦習氣。蓋用語私淑
白氏。而識見力量得於朱文公者多矣。此幅
宜為晚生座右銘。壬申晚春。題簽并識于清
川村崇義堂南軒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草書七絶帋本横披 上同
樂水此詩成于拮据國事之際。其赤心報國
之概。横溢二十八字中。固非尋常詩家敲字
烹句。恬恬自喜者之所夢想也。後生讀其詩
者。亦追想樂水挺身殉難一往不返之情况。
不覺愍涙横集也。　昭和七年五月初三。題
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之下。古龍後

學須田文。
　樂水和歌帋本竪幅 上同
殺身成仁者。其名亘萬而不朽。然存亡轉還
之理。高人所獨看。非俗士所曉也。樂水夙憂
國事。東西馳驅。屡履虎尾而不能自己。身遂
殲賊手。而英名轟天地間。豈非充其操者
耶。樂水此歌。蓋興稿花。而述其素志也。詞意
共秀發。而其書一氣奔馳。如流水之就卑。而落
花之舞風也。眞可謂絶技哉。　昭和七年五
月初三。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之
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樂水勤王和歌帋本竪幅 上同

樂水勤王敵愾之氣。如焰光焼天。無一時熄。
其所鬱勃于中。發諸口。落諸紙。曰詩文。曰和
歌。莫不關王政復古之事。着其執志之堅實。
守義之壯烈。誰亦能願問而間然耶。然而世
有疑樂水晚歷節幕府者。嗚呼。是皮相之見。
固不足懸齒牙也。請着此歌。是乃係晚年所
揮灑。其赤心所抱。光明正大。如日月中天。誰
謂非壯烈之至乎哉。　昭和七年五月初三。
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之下。古龍
後學須田文。
　小河一敏草書七絶帋本横披 上同
清河樂水曾唱尊攘。到豊後岡城。與小河一

敏相見。意氣投合。約義舉。特辭去。賦詩述懷。一敏依韻賦此以贈樂水。且贐以五十金。樂水上洛後。郵送之於鄉里。今見此詩。慎貴當時士人怯懦無為。而恩賞樂水忠烈拔群。無一懈句。書亦重烹。其為人可以想見矣。其後一敏率同志到大坂。與樂水等共投薩邸。大議義舉。而薩侯破盟。有伏見寺田屋之變。薩士多死焉。而一敏冤難。維新後列朝班。功成名遂而退。底幾明哲保身矣。樂水每罵一敏為因循姑息。一敏亦以為然。嗚呼。一敏知己本分。而不與人拮抗。是所以全其終也歟。昭和七年五月初三。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田中河州詠鯉和歌帋本橫披　上同

田中河州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其以勤王攘夷之説。慫恿西海諸藩。使志士定方向。西海風動。河州功為多矣。樂水訪河州在文久辛酉冬。一見如舊。互結心膂。樂水乃以河州先容。遊説九州。大恭同盟。壬戌春。相攜投大坂薩邸。河州比興鯉魚。賦歌示樂水。古云。龍蟠未騰。蚖其驕矣。河州所寄托歌意亦然。以鯉譬英雄雌伏。以鮎比群小跳梁。其當時狀勢。可以推知焉。河州能歌及書。排躁心把筆者也。此歌樂水郵送鄉里者。崇義堂樂水同盟遺墨中之一也。　昭和七年五月初三。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樂水家書一卷　上同

清河樂水以逋亡之身。倡始尊攘大義。震動海内。伏見之變。當路大駭。頓革弊政。樂水察機上書松平春嶽。勸發大赦令。又勸以拔傑士督文武。春嶽拔其識。先發大赦令。舉募諸國豪傑。使松平主税鵜殿鳩翁編之團隊。稱曰浪士組。樂水周旋最勗。統率之。驅使之。莫不待樂水力。蓋樂水意欲上洛日建白于學習院國事參政。以貫徹積年所蘊蓄尊王攘夷大義。僞者避幕吏耳目。變姓名。奔走潛匿中。今也公然揭姓名。横行闊歩。俯仰無憚。樂水揚然自得。人或有視樂水敵後蒙幕府拔擢。疑以為變志折節者。蓋不深察樂水境遇之變。與作用之捷也。樂水亦心報國。始終一貫。不為敵屈。不為權摧。幕吏亦大恐樂水威焰不可當。陰命刺客戕之。樂水不為幕府走狗。豈非皎然明白。日月懸天者耶。卷中家書九四通。皆報當時狀勢也。先是父母為藩吏所困厄。故報之事實。以慰籍父母意。亦孝子之情。當然若。觀此卷者。不察可也乎。　昭和七年五月初三。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

軒電燈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貫名菘翁草書詠梅七絶　紙本竪幅
梅川

本邦書家能究八面鋒。以菘翁為萬矢。菘翁書。筆力遒勁。法度謹嚴。無一隙可乘。蓋參晉唐諸家之長。鍛錬陶冶。積以年月。遂斐然成一家風。此幅録詠梅詩。書固美矣。詩亦以意匠取勝。其詩人無特操云者。暗刺放翁。放翁鍾愛梅花。又艶称海棠。隨處題詩。其風流豪懐。清讀獨絶。所以放翁之為放翁。斷非後人所可追攀也。菘翁刺之。未免其隘也。癸酉冬十二月七日。觀并書于西山白屋車響綿粉。

織氣襲座處。古龍須田文。

橋本黎園草書夏日山居七律　紙本
小品　同上

橋本黎園。穎悟挺特。纔踰弱冠。已隱然擅國家安危。其事蹟嘖嘖在人口。此幅録夏日山居七律一首。蓋係手寫初稿。興趣清逈。措詞雅馴。押以仄韻。無些亦戾。雖老成詩人。不能（措）一語。書亦沈着。不流踈放。其人品風格。可以想見矣。癸酉冬十二月七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車響綿粉。織氣襲座處。古龍須田文。

中山高陽手簡　横披　附樹

中山高陽者南海人。浪華混沌社中之翹楚者也。嘗載筆來游酒田。與上林白水。曾根原魯卿諸子。詩酒徴驅。大慰旅懐。南帰後屢寄手簡及詩畫。不寒舊好。此簡為其友堀陵酒田客次窮病受庇保。代而致謝諸子也。情意悃愊。古人交義。主心而不主貌。可知已。若其所云二子屢示詩。流麗可誦。雖不審為何人作。恐亦無非白水魯卿二子。與白水嘗游千京都。剛白駒之門。魯卿乃（曾）為混沌社中人。結社酒田。操練詩文。盛與京坂諸名流交應唱酬。當時與高陽前後來遊者。平澤惕齋頼春水等。接踵不絶。酒田文雅之興。於斯為盛。此簡也。亦可以供地方史料矣。遂書。

昭和八年癸酉十二月。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雪後瀾漪處。古龍須田文。

蓬窗先生五絶行書　紙本直幅　同上

蓬窗秋晩五絶。係晩年作。余初讀此詩也。拍髀曰。是應我輩語。蓋夢中得詩情況。宛然在目。是余屢所經歴。嘗欲詩之。而未能也。今乃為此老所道破。而不渉險恠。不陥乎庸。言我輩所欲言而未言得。而容與閑雅。自然有韻。所以推為大家。不特詩而已。其筆跡亦沈着清老。無些街氣。余對此幅。恍如接此老胸襟。頓有洗滌塵滓之思。甲戌正月十六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積雪没軒處。古龍須田文。

粟山先生草書一行紙本竪幅 九八野嶋

粟山先生書幅。跌伏頗宜人。五字一行。草體豪健。筆力扛鼎。粟山書。步趨東坡。而別自成一格。此幅。係晩年快心筆。余私推為粟山書中傑作。鈎諸壁上。危坐其下。則如持其後塵親承函欬。風情忽散。胸襟頓朗。粟山高風氣韻。寓之於筆墨者。其感化後生深且大也。有如此者。書者形其為人。古人不吾欺也。 昭和九年正月念一夜。題簽幷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此日入大寒。風雪颯然。紙窓作不平鳴。古龍後學須田文。

星巖先生草書五言短古紙本小幅 同上

星翁五言短古。題枯木竹石圖。語意古倹。無作家習氣。蓋清老之至也。其禿筆揮擢。詒然絶俗。有枯木倚寒巖之態。想是寓自家晩節風情者歟。桃李鬪春妍。正諷時流紛紜奔趨名利之態也已。 昭和九年正月念一。正入大寒。風雪叩窗。呵凍題簽幷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天宥別當墨画布袋図絹本横披 田池嶋氏

羽黒山別當天宥者。奇才異能。膽大如斗。其所計畫施設。莫不出人意表。而震駭一時耳目。可謂僧中豪傑矣。天宥雖綱紀諸處流罪。然羽黒山面目一新。增光靈境。未曾不由天宥之力也。天宥博達諸藝。至書画彫刻。莫不極精工矣。今人得其手澤所存。寶重不啻寸玉大貝。此幅。天宥所作布袋図也。筆力矯健。奇氣迫人。有尋常画工不可企及者。題語亦頗滑。可不珍襲哉。 昭和九年正月大寒後一日。題簽幷識于西山白屋風雪篩窗處。古龍須田文。

東湖先生行書一行紙本立軸 請二瀛

愛酒不愧天。五字一行。東湖先生所書。筆力雄抜。斷為非凡筆。蓋先生其人已不凡。其語之書之不凡。不足怪也。此書。成於嘉永五年十一月。距先生震死。為三年前。乃知先生一氣磅礴。排除七氣。最造精神旺盛之候也。宜矣形於其書者。氣魄壓人也。 昭和甲戌六月念八。題簽幷識于西山白屋西窗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鵬齋老人草書一行紙本三軸 同上

鵬齋老人書法。出於二王而成一家。此幅書道德仁義非酒不行八字。是果何人語。余未之詳也。恐是老人創語。矯拘儒樂者乎。仔細察之。頗有含蓄可味也。其筆致乃隸雋勁鍊。一世能手。不許儕輩追攀也。 昭和九年。歲

在甲戌。入梅之節。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雨
之下。古龐須田文。

樂水書卷　池廉嘱

樂水於草書。常臨撲魯公古柏行帖。不取形
似。専主揺神。故係樂水手澤者。雖尋常尺牘。
皆有風行草靡之概。此卷。樂水從江戸答其
父晉山者。品評探幽應擧等画家。且擧其價
格。比較都鄙以明之也。其筆跡字字生動。如
落花舞流水激石。洵為絶技。時樂水歳二十
五六。常捜索名画奇貨居之。以補經費。萬不
失一。是亦可異焉。不然其推藻鑑之高也。池
野傳作鬍樂水甥齋藤正義于清川村。觀樂
水手蹟若干。請而得此簡。装而巻之。求余一
語。因書。甲戌中秋十一日。於西山白屋電燈
之下。古龐須田文書。

田中省吾草書二絶紙本横披　賢新嘱

田中省吾。出於荘内。為護國門下一奇人。劍
書飄游。不定飛跡。晩下居松島。自號富春山
人。嘯傲煙霞。詩酒消遣。此幀五絶二首。一寄
雪雅。一應招賞月。古意古調。饒有韻趣。書亦
灑落。可喜。當時荘藩遊護園之門者。水野白
井二子。共門高望重。啓迪後進。頗有功績。山
人則詩酒風流。放浪域外而聲名籍甚。迥軼二
子。蓋人品之高。詩才之優。有不許二子之追
攀者也。此詩亦可以窺其一班矣。甲戌冬。古
龐須田文書。

桃井桃庵草書七律帋本横披　白崎鳳陽嘱

桃井桃庵。始學於吉満東洞之門。後有疑於
其治效。發憤研精。遂自創一流。以為復張仲
景之古。下帷江都。聲望籍甚。時我郷伊藤維
恭氏家玄勝。狩川村進藤国貞等。前後入其
門。相共淬勵。翼賛師説。稱為桃門三傑云。此
幀。桃庵送曾根原省吾帰郷長句也。詩書
雖桃庵餘事。亦非無素習者。省吾亦出於我
郷。風游浪華。學方伎。又入混沌社。有詩文才。
後聞桃庵盛名。就叩其持論。其歸也。桃庵賦
此送之。其前聯云。從遊三月論何謁。復古千
年業已東。其意謂省吾從我日短。其所共論
究。未能盡方伎精蘊。然使我東方復知有長
仲景之道者。吾亦不為無力為也。後聯乃叙
奥羽名勝。末尾承首句。述雖山河阻絶。信書
通問。不可以疏濶之意。以収繳措語。殊俊。有
景有情。而其尤所致意在前聯也。由此詩聲
之。省吾或因同郷諸子。執師禮以事桃庵者
歟。余家藏桃庵建白幕艸手寫文稿一巻。欲
召伊藤氏家進藤三子。以驗自家創説。而無
斥言及於省吾。乃知省吾於斯道也。未能共

三子並肩耳。白崎鳳陽得此幀。來請余題一語。余愍同鄉杏林愛桃菴麗澤之多也。乃書此還之。

昭和十年。歲在乙亥。立春後四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惺窩先生楷書紫石荷葉硯銘帋本　小品　嘱春燕

惺窩先生在干戈之世。修程朱之學。後生仰之。如泰山北斗。當時諸侯。往往執弟子禮。見之請教。可謂盛矣。人若得其片紙隻字。比諸經寸之珠。傳以為席上珍矣。此幀雖小品。六句三韻。齊整雅潔。古韻鏘然。紫硯荷葉。取譬極確。而帰重斯文。自占地步。若夫楷法學歐陽率更。品格離俗。此幀也。光輝燦爛。將照天下百世之後。豈翅照車之前後也乎。真可寶重矣。丁亥盛夏。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羅山先生行書滿蹊櫻花絶句帋本横披　同上

羅山先生執天下文柄。其所作詩文。意有餘而文不足。所以運屬筆昧也。今觀此幀。取意敏活。措詞雅馴。蓋詠太平氣象。而帰美德川氏。在羅山殊為得意作。揮灑亦自然。無側媚習。稱其為人。可傾賞。抑近時先儒書幀。蕩然掃地。流俗書画。紛紛百出。荊棘塞前。覩此種幀。如一蹊春風。花氣撲面。使人心目開明。可謂快哉。丁亥盛夏。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吉田大八歌書直幅　嘱梅川

吉田大八者。天童藩主織田氏之臣也。明治初年。與羽諸藩聯合抗王師。大八奉藩主。欲勤王事。為莊內兵所捕而自刃。嗚呼。孤立於四方皆敵之中。不為勞威挫廢。豈非毅然大丈夫耶。大八讀書。通大義。有所感興。則賦詩歌。此幀。乃其手書和歌也。歌書共優美有致。大八奔走國家多故之際。未及強而死。其書蹟傳者甚少。若斯幀者。可抵一片金剛石矣。

昭和十年季秋。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古龍須田文。

雲井龍雄書卷　同上

雲井龍雄手簡。所載於兵馬倥偬之際。用意周到。語辭詳審。筆氣亦流暢快利。無粘滯跡。世稱龍雄為少壮危激之士。以余見之。龍雄奇略縱横。睥睨一世。雖其事不成。而遇慘禍。其器識决不居天下第二流也。余觀此卷。感愴久之。

昭和十年季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鷹山侯篆書五字一行帋本條幅　同上

鷹山侯筆札。諸體皆妙。此幅。以籀篆書唐句。

渾雅遒嚴。雖曰踰專門家之壘可也。若夫威而不猛。高而不傲。可親而不可褻。可畏而不可疏。乃亦名矦氣品備焉。使人對之。自然正襟危坐。不唯其書可尚。其人殊可尚也。丙子中秋彼岸中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梨堂相公手簡橫披 鳳陽寫

梨堂相公。兼任修史局總裁。在明治四年四月。其後改局為館。以簡報參館時期於三浦監事也。公妙筆札。雖寥寥短簡。猶一朵素馨。獨擅秋芳。洵為奇珍。九字即九時。當時通語也。丙子中秋。古龍須田文觀并書。

勝海舟草書二行絹本竪幀 佐藤吉左寫

海舟筆法。陶冶二王。融化旭素。運以自家手腕。縱橫揮灑。遂成一家風。今觀此幅。収縮遠近高乎山景于四句之中。春秋雪月。隨時異觀。洵為奇觀。蓋海舟快心作也。丙子梅雨之節。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澁澤青淵草書七絶絹本竪幅 同上

青淵有功於經濟。世所知也。其於文詞。或未多知之也。此幅書自家詩。觀其所托興寓各隨性分。擇安任地之意。以穩安之詞。行超逸之趣。書格亦頗沈厚。而有氣韻。可尚也。丙子梅雨之節。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頭山立雲草書絹本直幅 同上

此幅。書孟子語也。立翁蓋痛憂無世人行仁道者。書此勸之也。若其書。則揮竹筆。天真流露。觀此幅。猶對立翁其人也。丙子梅雨之節。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山陽先生行書二字絹本橫披 楫逸寫

山陽先生行書。雨蕉二字。蓋揮灑于不惑之歲者。料先生觀某甲庭前雨中芭蕉。而愛其風趣。題此二字與之也。原為匾額。竹内楫逸獲之。裝潢為橫幀。筆墨翕潤。氣韻甚高。猶濕雲浮動。濃葉噴水。其景象風致。亦可以想見矣。字少味多。此幅有焉。丙子伏月大暑。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後學須田文。

海舟先生草書二行絹本竪幅

海舟先生於草書。縱逸奇肆。不可羈勒。蓋得醉僧之神髓者歟。而氣韻溢墨楮之表。其人品令然也。此幅應人請。所揮灑。活潑潑地。意到筆隨。以見人說法者。坐對久之。猶抱海舟風采于咫尺之間。而聽寸鐵殺人之奇語也。丙子初秋。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雨後氣蒸處。古龍須田文。

雲井龍雄草書七古絹本竪幀 山村梓華寫

米澤詩風。自神保父子秉文柄以來。大抵皆

沿七子習徑。無足見者。山田毅堂出。而揮縱
横奇肆之筆。稍一新面目。續而出者雲井龍
雄也。抱英邁之資。興時背馳。其奔放逸宕之
材。發而為詩。短句長篇。皆帶慷慨悲壯之氣。
使人擊節不已。可謂駕毅堂而上焉矣。此幀
係龍雄筆。有誤脱。添正。不太齊整。而天真爛
熳有氣魄。詩則踸踔跅蕩。其意氣之壯。抱負
之大。躍動于文字表。撫之良久。恍乎如接龍
雄其人而容聲咳也。戊寅孟春。古龍須田文
題簽并識。

琳瑞和上行書佛號絹本竪幅　小松又三郎藏

琳瑞和上。幼名房吉。生于出羽谷地素封細
谷氏。童丱就無能寺琳堂和上剃度。始稱琳
瑞。後住江戸處静院。從行誡上人修内典。傍
受經書于東條一堂。博聞強識。學徳夙著。當
此時也。海内多故。和上憂國事。結交豪俊。而
與清河八郎。山岡鐵太郎。高橋精一郎。尤親
善。八郎横死也。和上與山岡高橋等謀。斂其
首級于處静院。其後和上亦殺人手。和上與
八郎郷里相隣。而同其甲子。同其師。其死亦
相同。可謂奇矣。和上餘事長詩歌。能筆札。至
其草字。有健馬下平坂之概。此幅和上所書。
行書佛號。筆格渾厚。猶視其人。嘗聞和上行
止遅重。平居口唱六字佛號。意高翔方外。不
與世相關。而時事不可默止。挺身邁進。欲回
天日救狂瀾。卒不免禍。其事又略與月照師
相似焉。而月照自投海。和上則斃山刃。均是
殉國事也。而彼功名顯世。此則形迹共泯。噫
方外人亦有遇有不遇也。余曾弔和上有詩
云。緇衣慷慨欲扶危。東有琳師西月師。一様
勤王致大節。恩光獨冷築江涯。今對此偈乃
追想和上臨死不躁。高倡佛號。其心既已在
不死不生之境。抑亦何恨之有也乎哉。　昭
和戊寅玄冬。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東湖先生短札　本間祐助藏

世人得東湖片紙隻字者。十襲而珍藏焉。以
其人物非凡也。夫龍之為靈物。人皆知之。然
不能觀其全體爛然。得窺其片鱗隻爪。則亦
以為異矣。東湖者。人中之龍也。此幅係東湖
手跡。雖不過寥寥短札。亦足以窺其片鱗。豈
可不為珍乎。竹熊者。東湖別名也。　昭和十
三年十一月下旬。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平洲先生填詞草書帋本竪幅　祥華藏

本邦自昔詩人多。而詞人少。何則詞者韻度
聲律。頗要嚴密。學者不解其法焉耳。平洲此
詞。其意新鑿。其韻孤峭。自是學者本領。可尚
也。況其筆跡。氣韻飛越。譬猶雲間神仙可欽

仰。而不可押近。乃平洲書中絶品也。昭
和戊寅盛夏。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祝融吹
炎處。古龍後學須田文。此文、宜在林瑞和上書幅前、
無歇雲井龍雄草書七絶帋本直幅
小野九湖
此幅雖無落歇。為雲井龍雄筆無疑已。以其
詩書形其人知之也。龍雄詩發越奔焉。一氣
呵成。而書亦天眞爛漫。不沿習徑。戊辰役。龍
雄在外。窃募同志。欲有所為。邁往逆境。感懷
賦詩。展紙落筆。此幅亦其一也。唯排其憤鬱
耳。因非欲供諸後人觀賞也。不記其名。為之
之故也。夫龍雄雖不欲傳諸後人。後人偶得
之者。以為奇珍。比諸雲間飛龍之片鱗隻爪。
可不謂壯哉。昭和戊寅十月念三。題簽并
識于西山白屋雲氣黯淡之中。古龍須田文。
中山高陽手書留別七律二首帋本
小軸絹本川
高陽山人。土佐人。長詩文書画。為人風流曠
達。超脱名利。曾寓江都。遇災。乃欲東遊以避
喧。賦七律二首以留別諸友。此軸即其手書
詩稿也。其詞悽愴有滄桑變遷不可恃之意。
其書滑達絶俗。可為逸品。以安永元年五月。
來遊酒田。其友石川崐稜而先在焉。高陽追
之而來也。與本地文士。詩酒徵逐。暫留羈寓。

久之得病而歸。遂不起。歲六十四。何時歸卜
幽棲地。話盡難俱倒尊句。蓋為識也。此軸
原係一華亭豊田春雄所珍藏。春雄逝後。歸
高橋貞太郎。似人請余題簽及一語。因書。戊
寅冬十二月一日。古龍須田文。
寒巖海量行書五絶帋本横軸上同
山中無所適。世路易傷神。不羨王侯宅。長為
江海人。是寒巖詩也。脇次高曠。其人可以想
見矣。寒巖近江人。信佛捨世。而不住寺院。着僧
衣。荷行李。周遊海内。一往不飽。再遊探勝。適
意則暫留。感懷則吟詠。終其生。放方之外。所
謂長為江海人者。寫其實也。筆跡枯淡。亦如
其人云。戊寅冬十二月一日。古龍須田文題
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
大宰春臺復水野華陰尺牘横披上同
華陰大夫君。水野元朗也。於我荘内。首唱徠
翁學者也。華陰風慕徠翁。未親受指授而徠
翁謝世。乃受春臺薫澤。此幀乃春臺復華陰
尺牘。一意徃復。詳述自家病状。又説音樂之
不可欠於風教。且奬勵加賀山衛士等後進。
用意懇切。如承面欬。讀此尺牘。而後始知春
臺之關係於荘内興學也大矣。此幀也。可以
補荘内史矣。戊寅冬十二月一日。古龍須田文
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林瑞書幅宜在此後

林子平尺牘　横本 波助囑 間旅

林子平者。在所寛政三奇人之一也。兒童走卒。莫不知其名。係其手澤者。片紙隻字。人差得之。則十襲珍藏。不啻黄金翠玉。況當年之後。於觀其真蹟燦然者乎。此尺牘。子平在江都。於熊耳歸鄉。贈於其友智明者也。智明者。塩釜神社社主。與子平親善。熊耳嘗學於徠翁之門。共為一時聞人。其他所稱蒲生翁及貫坊。雖不詳其為何人。以子平所交游推之。其非凡人可知已。且察其書中語意。彼此之間。如有所計畫態合者。使編纂子平事者觀之。必有所採為乎。

昭和己卯春二月十七日夜。古龍須田文書。

副島蒼海伯草書七律條本竪幅　暁末吉囑

一一學人副島蒼海伯。博識卓見。言行一致。為明治維新元勲中之冠冕矣。其詩浸淫謙魏。規矩芭經。蒼勁古秀。氣韻之高。古今獨擅。此幅。揮推七言一律。其意慷慨。其語雄健。奴僕少陵。而驅使空同。萵藪。至其筆跡。突破六朝原碑。擺脱墨楷君徑。要之。其詩之與書。搖五嶽掃千軍者非邪。蓋其人已偉。其書雖斷片。人尚珍之。况於獲詩書雙絶者乎。宜十襲珍藏以為子孫不朽之傳矣。己卯夏五月十日。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新緑映軒處。

東湖先生草書七絶條本小品　山本氏囑

東湖先生七言絶句。寫自家感遇。逸宕如意。蓋東湖贊烈公排佛。頗廢寺院。為幕府所尤。東湖為之幽屏。此詩成于其際者。其不屈不撓之氣。見于詞。若夫筆勢蒼勁奇傑如健鶻翦空。小品中屬希有者。掛諸座右。平昔對之。則東湖面目。躍出眼前。可以供砭愚起懦之資矣。己卯孟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此日熱甚。

方外蘭交卷　小野九囑

茶山先生喜聽松上人來訪。次其詩韻。賦七律二首似此。臨別重呈一律。田能村竹田得之。装潢卷之。題其簽曰方外蘭交云。三律語意穏秀。景中有情。使人想見秋燈照座。小雨鳴荷。高襟若話之状。况非心得手應者不能到。且其筆跡蹤佽淡雅。無一毫塵氣。宜矣。竹田秘愛為座右之珍也。小野氏得之。使余不甚欽羨。

山陽童時詩書條本竪幀　祥華囑

山陽幼時以神童見稱。余曾見其詩。而未見其書也。山村祥華齋此幀來示余。乃山陽九歳時所作詩書也。其詩圓滑。其書流利。天分

横溢。不背神童之目也。余往時得春水翁手簡。其中有命家童寫致詩稿之語。家童乃山陽也。而撿其詩稿。其筆跡殆如成春水手。私謂。春水自寫。而託諸家童耳。今而後始信詩稿奧乃山陽所寫。春水不欺人也。世之所謂神童者。成人後。大抵凡庸不傳。若山陽。才力與年共長。遂稱雄海内。山陽外史名。喧轟千古。戲亦偉矣。矧云。栴檀自二葉香。不亦信乎。此幀宜為席上寶以夸座客焉。遂書。己卯重陽。古龍須田文。

山陽外史草書七絶帋本竪幀　同上

山陽修史餘。作詩画。挙世莫不欽賞。而其詩則以遠宕勝。其画則以蒼秀勝。然而不屑以詩画見称。以其所抱負有別在也。此幀。揮灑題自画詩者。筆力遒勁。氣韻撲人。蓋係晩年之筆。其轉結云。筆筆自知難入格。眼高其奈手低何。是其謙語。反而察之。乃可知其手眼共高之意矣。己卯重陽。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山陽草書七絶帋本竪幅　同上

此詩題云。留筱承弼小酌。賦即事誇之。蓋山陽卜居鴨川之上。曰之山紫水明荘。小竹自大坂往訪之。山陽留之小酌。時水月相映。全光爛然。山陽賦詩示之。且誇景勝之不可以破砕也。其詩與其書。共一氣清發。不涤點塵。自見風格之高矣。但石溆下脱字。思是波字也。歟。己卯十一月三十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此日六出飄空。枯木着花。

古嶽禪師奧蹟横披　瀛聖氏藏

古嶽禪師。為大德寺第七十六世。受國師尊號。其德望明識。高出塵表。此幀書趙州問答。筆致沖淡。古味可掬。澤菴鑑証。片語亦有逸趣。以此為尤恭。所謂白楽一顧。價三倍者也歟。己卯冬十二月十七日夜。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佐竹義重短札小幅　瑒

佐竹義重。英武能用兵。元亀天正之際。稱雄于常野之間。西捍北條氏之侵略。東抗伊達氏之鋭鋒。併郡邑。持威名。數十年。以慶長十七年四月。卒于太田城。年六十八。實秋田藩祖義宣之父也。義重練武之餘。工于筆札。此幀雖不過僅僅短札。機事提要。可見用心之密矣。其筆跡則如行雲流水。戰國武将中。所希觀也。庚辰二月節分後一日。於西山白屋積雪没軒處。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賢聖障子図巻三宅觀瀾題後　同上

寶永中。禁内災。幕府興工復舊。内匠頭建部某。製小畳屛。以縮摸賢聖障子図。計弓貞長杉

罔重就請而借此。命画工寫之。其題名則細井廣澤倣近衛公筆跡而書焉。事詳于觀瀾題後文。觀瀾文筆謹嚴端莊。稱其為人矣。此卷也。豈止為子孫不朽之傳也乎。亦可以供史家參考矣。庚辰立春。須田文題簽并識。

本間光丘翁手簡横披 同上

本間光丘翁者。為曠代偉人。其盛德功業。赫灼照映百歳之下。人若獲其片紙隻字者。珍襲以為家寶。然其筆墨寥寥如晨星。此幀乃裝潢翁答冨田小七手簡者也。其筆格温厚。其語辭簡而得要。翁風采可以想見矣。小七自明和末年。至安永四年。為酒田市尹。翁時豪藩主重寄。釐革一番財政。而司農市尹諸有司。事尚有關財用急務者。必聽於翁而後行之。今觀此簡。其所應酬。在於財用之道也可知矣。白崎良彌。家世與本間氏有故。良彌亦與翁來孫光彌交厚。良彌居恒欽翁德業。手自蒐集其遺聞逸事。以寓仰止之意焉。大正七年。翁功績達　天聰。特追贈正五位。光彌以此幀及先哲手簡一卷貽良彌。志自家盛事。表分　天恩感戴之意也。良彌喜甚。以為子孫不朽之傳。頃日。齎此幀來。請余録其事由。因題其簽。且書以還之。　昭和十五年六月五日。古稀須田文。

本間郡兵衛小關高比子手簡二巻 光丘文庫藏

本間郡兵衛者。酒田人信四郎之次子也。高比子一作高彥。鶴岡人仁一郎之次子。義叔父三英之後。二人偕弘化嘉永際。在江都。入杉田梅里之門。講習蘭書。有名于都下。郡兵衛手簡。復家兄信九郎。詳報外艦前後來航。幕府狼狽之狀情。如睹諸眼前。高比子手簡。乃寄郡兵衛于長崎。托之購求船載蘭書。兼報都下近況也。初二人以安政二年。相携為藩書調所僚屬。從事繙譯。其翌年郡兵衛赴長崎。就米人研究英文。後應薩藩聘。為開成所訓導師。教授英俊。明治初。請賜暇歸鄉。為藩吏所猜。幽于鶴岡親戚池田某家。遂見毒殺。高比子轉職司天臺。為人見毒殺。二人抱才不遇。俱罹慘禍。可不惜哉。二簡共是筆氣流利。語意暢達。當時形勢。明歴歴露。編幕末史者。可以為參考矣。　昭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桐葉覆軒處。古稀須田文。

福原元僴手簡横披 同上

福原元僴。稱越後。號翠崖。德山藩主毛利廣鎮之六子也。出而繼長藩家老福原近江家。為人沈毅英邁。才兼文武。嘉永以来。海關多

警。元個扶藩主敬親斡旋。文久三年。朝議一変。罷長兵守衛。七卿奔長。一藩憤躁。翌年七月。大舉入京師。元個與家老益田親施國司親相等統率之。將欲伏奏闕下釋藩主寃。途而與會薩諸藩衛兵奮鬭。不尅而逃還。十一月幕府起征長軍。大軍來迫。元個與親施親相負罪自刃。藩廳乃贈三人首級於総督府謝罪。幕軍乃解去。此簡係與木戶孝允報緊事者。以其文意察之。在入京前數日歟。元個等將欲入京也。孝允與久坂元瑞等在同行之列。高杉晋作率奇兵隊。為之後援。元個以為早計。而又諭孝允曰。國事方殷。徒費口舌。誠於事有何益。蓋孝允論其可否。而其意未決。元個引吉田松陰数誠以痛規其言多事少也。抑制晋作活氣。激励孝允遲重。可謂二子頂門一針哉。此簡也。雖片言隻辭。所關係不細。編維新史者。亦必有所供參考焉。　昭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古龍須田須田文題簽并識。

山岡鐵舟草書二行帋本竪幀

山岡鐵舟夙熟劍術。中年參禪。劍術與禪機合。竟入其三昧。又好作書。圓活流利。非晁非懷。別自開一格。蓋運筆縱橫。出於劍術。而氣韵超脫。則得諸禪機。終為鐵舟三絶。此幅一氣呵成。無所凝滯。其語亦風流逸宕。優遊塵表。鐵舟晚年傑作。可珍襲矣。　昭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東湖先生草書正氣歌屛風一雙

東湖先生。國士無雙也。扶景山公。周旋國事。以公明正大之議論。振作海內士氣。為幕吏所忌。幽囚數年。深有感文天祥因土室中以一氣敵七氣。作正氣歌。自明其志。乃倣之作正氣吐嚼剛健。氣魄磅礴。鼓吹忠孝節義。維持大道於澆漓之世。使讀者貪夫廉懦夫起志。可謂與天祥並立而無遜色矣。近荘司子清携其所獲東湖草書正氣歌屛風一雙来。示余。余觀之。筆鋒犀利。光焔四射。余不覺下席俯伏。嗚呼。非服養一氣。筆掃千軍。安能如斯。洵是天下偉觀。可為子孫不朽之墨寶矣。

昭和十五年十一月。明治節後一日。古龍後學須田文觀并書。

以上

墨相卷八終

墨相巻九目次

画

頼山陽山水画巻帋本
藤本鐵寒士墨筆山水帋本直幅
藤本鐵石清河楽水書画合装帋本直幅
祇南海墨筆孤村寒樹図紙本竪幅
浦上玉堂墨筆山水絹本竪幅
無欵恵美壽鯛神像図紙本直幅
柳里恭墨竹帋本直幅
小栗宗丹墨筆断崖雙羽図帋本直幅
大雅堂淡墨富嶽図紙本直幅
池大雅興津望嶽扇面玉瀾畫菊百合題咏
扇面合装
木庵賛竹翁墨筆神農像帋本直幅
南嶺賦色嬉春図絹本竪幅
頼鴨厓墨筆雲景山水図帋本直幅
木下長嘯子手写墨竹并題詩紙本直幅
佐藤笙渓墨筆群仙祝壽図帋本小幅
春水墨筆秋風落月図并題詩帋本横軸
狩野山楽設色太閤戎装図帋本竪幅
踈林外史墨蘭帋本直幅
松村呉春墨筆遊亀図絹本竪幅
森寛齋淺絳蛙子釣鯛図帋本直幅
今尾景年水墨暮山歸牧図絹本竪幅

中山高陽水墨江山幽賞図紙本直幅
岡田半江墨筆山水図絹本小幅
柿崎波響着色落月荻花図絹本横軸
岸駒着色竹澗乳虎図絹本竪幀
春木南湖淺絳瀑下納涼図紙本直幅
象山墨筆風雨渡江図紙本小品
踈林外史水墨山水図絹本竪幅
華山外史墨竹帋本小幀
詢蕘齋梅逸丢對合作花鳥図絹本竪幀
司馬江漢富嶽捧日図紙本直幅
竹谷画蘭星翁題詞絹本竪幀
皆川筇齋水墨無腸嚙蘆花図紙本横軸
筇齋墨竹帋本直幅
鈴木芙蓉淺絳郭家壽福図絹本竪幀
本間花園着色花王龍孫図絹本横軸
大須賀筠軒淺絳山水絹本竪幀
佐藤笙渓淺緑山水絹本竪幀
菊田伊洲墨筆雨中蘆鷺図絹本竪幀
藤本鐵寒士墨筆峭巌蘭竹図紙本直幅
田能村竹田着色青梅一枝図錦箋横軸小品
東山義政墨画達摩太士図紙本直幅
張秋雨水墨百道飛泉図絹本竪幀
光琳賦色白梅図紙本直幅

明人画朱衣達摩太士図絹本竪幀
光琳賦色秋花図紙本直幅
景山公墨竹松川紙直幅
景山公墨松松川紙直幅
池大雅着色寒蟬暮柳図帋本直幅
紫山是真着色鯉幟図帋本直幅
探幽着色老松纏蘿図絹本竪幀
河鍋暁齋墨筆五層塔図帋本直幅
高隆古中榮谷小品合装画幅
棠山玉洲淺絳山水図帋本直幅
中村不折墨筆菅公謫居草詩図絹本三幅
對
文晁墨蘭紙本直幅
高陽山人墨筆山水絹本竪幀
條逸舟墨画山水絹本竪幀
日根對山墨筆雲後沽酒図絖本竪幀
筠圃墨竹紙本直幅
淇園墨画溪村夏晩図絹本横軸
僧南山墨筆敗荷図絹本竪幀
以上六十二点

墨相巻十目次
画
江田霞村墨筆山水清河樂水題詩紙本小
幅
竹洞山人米点山水帋本横披
竹洞梅逸小品合装紙本竪幅
無款賦色花草図絹本竪幅
大雅堂墨筆蘭石図紙本立幅
諸名流合作絖本竪幅
玉瀾女史淺絳溪山逍遙図紙本直幅
唐寅淺彩山水歸樵流憩二品董其五言七
言二絶合装紙本竪幀
琢林外史墨画松梅對幅紙本
菅梅關墨筆雨竹帋本直幅
雲村墨画雲龍図紙本直幅
池大雅墨筆寒林山水図紙本竪幅
謝春星設色花鳥図絹本竪幅
藤本鐵石墨筆山水絹本竪幀
鐵石水墨山水絹本竪幅
村山半牧水墨山水紙本竪幅
高橋淩雲花草山内容堂公題讃絹本竪幅
藤本鐵石筆清河樂水自讃真影紙本直幅
諸葛監深彩闘將軍図絹本横披
戴文進着色高齋讀書水榭納涼雙幀紙本

以上五十三点

墨相卷九

畫

賴山陽山水畫卷帋本（石垣山陽樂）

賴山陽以豪邁之資。生右文之世。其磊落逸之氣。鬱勃于胸中者。發而為文為詩。如乳虎嘯月。如神龍捲水。崢嶸之勢。變幻之態。使人不能逼視。可謂奇傑之士哉。畫則於山陽為緒餘。然而董巨倪黃以外。別開一格。不爭巧於筆墨點染之末。純以氣韻生趣取勝。其題自畫山水詩云。漫将古法供遊戲。非是舐毫和墨人。又云。休嫌點染欠妍麗。免被人呼做畫師。其言如此。其抱負可知矣。蓋山陽作畫。如作詩文。使筆如意。行其所欲行。而寓法無法之中。絕無窘局態。是尋常畫師之所不能夢想也。世人見山陽零紙斷墨者。不吝千金。爭購藏之。亦可謂盛哉。此卷山陽所作。題其即事詩。詩乃係癸未卜居西莊後作。其為晩年作也明矣。所謂用墨踈々用筆鬆。畫成皴染淡如空者。料山陽修史之餘。至山紫水明之樓。憑欄回望。欣然神會。抽筆塗抹。踈柳斷橋。蓼花秋川。夕陽在山。漲痕印沙。雲煙倦舒。竹樹模糊。峰巒之蜿蜒起伏。墟落之隱見明滅。歷々點綴。如睹諸眞景。収千里于寸幅者。非邪。實山陽畫中絕品也。雖然。所尚于山陽。不在書畫。在詩文。不在詩文。在人物。其人物可尚。其零紙斷墨。千金爭購。不亦宜乎。壬寅春二月念。後學須田文撰并書。

藤本鐵寒士墨筆山水帋本直幅（家藏）

頃日。佐藤北溟游南海。訪譚之壽封松浦晩桑。語次及余近況。晩桑出藤本鐵寒士山水一幅。托北溟云。請以贈須田先生。聊表葵傾之情矣。北溟齎歸致余。乃展觀之。有筆有墨。意趣超絕。一種書味。撲人眉宇。可謂逸品矣。寒士之慷慨氣節。見于文久事變者。迴飆捲地。雷霆轟天。今世寶重其畫。不殊其筆墨。可異。亦以其人之故也。余曩在東都。修近世史。論寒士太和一擧。以為回天倒幕之着先鞭者矣。晩桑時來與聞其論。今乃以斯幅千里贈致者。蓋亦有寓深感焉耳。余聞寒士售畫為活。而當時不直錢。嵌奇歷落。人皆易之。嗚呼。誰知其一節凌霜。芳名遺烈。照映人耳目。零紙斷墨。直上千金耶。慨然遂書。癸卯八月八日。古龍須田文書于實巷雙龍洞燈下。

藤本鐵石清河樂水書畫合裝帋本直幅（森竹堂藏）

藤本眞金描楠公像。清河正明題之詩。眞金筆法謹嚴。不似平生卓犖。理當然。正明詩云。旣作風雲勢。龍虎互相馳。回天大事業。倡始

誰所為。是在大坂薩邸中。感時而賦者。筆勢飛動。如龍虎交鬪。理亦當然。正明少眞金十三歲。意氣投合。許以死友。壬戌春。正明倡尊攘大義。一往動鎭西。其潜京師也。邂逅眞金。勸以興義擧。眞金意奮應之。正明嘗評眞金云。姿容雖脆弱。精神透徹。頗有奇節。眞金與正明父書云。令子勞心國事。不須多言。遂為大義倡首。大人喜可知也。可以見二子之交矣。抑眞金正明相携投大坂薩邸也。四方志士來投者數十人。皆推二子為盟主。士氣振興。物情洶々。正明賦此詩以述懷云。眞金描公像。亦必成於其際者。故書以代題贊歟。蓋二子之書之與畫。乃其夙夕所期。可知已矣。其後無幾。正明斃于賊刃。眞金亦死于義擧。其死雖異處。其盡心王事則一也。嗚呼。余亦知夫二子含笑見公地下也。森竹堂得此合作。大喜。命工裝潢。請題一言。余焼香拜觀。對其像。凛々乎如仰公風采。讀其詩。則敵愾之氣。發於内而不能自禁也。癸卯冬。十二月。九日。後學須田文識。

祇南海墨筆孤村寒樹圖紙本竪幅

同上

南海先生以窮經之餘。研尋六法。夙唱南宗。深造妙境。實為本邦南畫之開創矣。余觀竹堂所藏孤村寒樹圖。蓋取法倪黃。運以己意。草廬叢樹。溪流激石。亂山戴雪。如走如伏。曲盡超絶之技。而筆墨外。有一種蕭森之氣。坐對之。使人恍然入畫中矣。甲辰八月。念六夕。後學須田文。書于實荖雙龍洞東窗之下。時當陰曆秋七月既望。明月在天。松影横地。風聲蟲語。凉氣迫人。

浦上玉堂墨筆山水絹本竪幅　同上

森竹堂所藏。玉堂浦上翁山水畫幅。筆墨孤㝡獨造。饒清遠蕭散之致。所謂無一毫煙火之氣者。展讀之際。使人神遠。可謂逸品矣。乙巳秋八月。念夕。敀敀仙史書。

無款惠美壽絢神索圖紙本直幅　梅津侍龍寫

惠美壽絢神索圖。有應擧之印章。而無款識。觀者以為眞。以為贋。夫拙工擬良工。俗目一瞎猶能辨之。良工摸良工。雖有叔服之目。不易輙辨。僕不知其眞與贋。徒取其畫之善焉耳。丙午孟春。敀敀仙史書。

柳里恭墨竹帋本直幅　竹内洪洲寫

柳里恭於設色繪畫。擅名江湖。然論者或嫌其工麗有餘。而生采不足也。余嘗於竹内洪洲許。見柳氏墨竹。風葉露枝。落墨淋漓。灑然韵致。不涂點塵。擺脱作家習氣。渾然神化。可

謂逸品者。歟識亦工。画生彩。古人云。書画精
妙。在落欵。不可改。幅初森竹堂所藏。淇洲一
見。欽賞弗措。竹堂亦常愛淇洲所貯皆川淇
園草書聯幅。終乞以此幅易之。淇洲喜而許
諾。蓋彼此各得其所好云。丙午六月。念三。燈
下書之。古龍須田文。

小栗宗丹墨筆斷崖雙羽図帋本直
幅（原工道陽）

斷崖側起驚瀾中。上有雙鳥。戢翼相依。古木
一枝。放出其傍。墨氣𫇭蒼。古色可掬。欵曰小
栗宗丹筆。蓋人工盡而渾然神化者。可謂逸
品矣。丙午八月。十五夜。書於上台送悠悠處。
古龍須田文。

大雅堂淡墨富嶽図紙本直幅（同上）

大雅堂胸中已有五嶽。以雲煙為茶飯。此幅
用淡墨。揮灑富嶽。妙容雄姿。滿幅淋漓。魄力
氣韻。獨擅天下。猶富嶽之大且高而不可及
焉。信乎。筆奪化工。殆非人力也。丙午八月。十
六夜。題簽并識于上台送悠悠處。時已二更。
妻兒就睡。唯聞清風入樹。簌簌作聲耳。古龍
須田文。

池大雅興津望嶽扇面玉瀾畫菊百
合題咏扇面合裝（同上）

池大雅興津望嶽図。前面寫富嶽及松林。落
筆高淡。於一角寸餘之地。作滄波漁舟。乃有
千里縹渺無際涯之趣。此非大雅所不能也。
其一為百合玉瀾毋子合作。玉瀾之於素馨。
百合之於國風。清清楚楚。無些塵氣。要之。三
人者。風格韻致。流露筆墨之間。今合装為一
幅。掛諸壁上。三人面目。旦暮遇之也。丙午八
月。十七日。於上台小棲流熱處。皎皎仙史須
田文書。

木庵賛竹翁墨筆神農像帋本直幅
（同上）

竹翁所寫神農像。黄檗木庵題詩。竹翁筆有
生氣。不為師法所縛。木庵書。頗有奇氣。詩乃
逸法度之外。勝所亦在于是焉。此。丙午秋八
月。十五日。須田文題簽并識。

南嶺嬉春図絹本竪幅（洪洲嘱）

南嶺嬉春図。賦色明婉。布敷雅馴。摹倣南蘋。
足亂其眞。蘭嵎題詞。不用奇語。穩洽有趣。書
尤妍傑。可謂錦上添花矣。丙午菊月。皎皎仙
史題并書。

頼鴨厓墨筆雪景山水図帋本直幅
（竹堂為）

鴨厓者奇士也。又狂士也。學識文汞。雖孫乃
翁。然元精耿耿。不為戚怵。乃似爲。此幅係鴨
厓壯年作。雖稍涉粗獷。要之。落筆俊健。題語

亦奇。甜臺和墨者之所不能夢視也。森竹堂
得之。馳伻求余鑑証。掛壁對之。凛乎覚江山飛
雲。寒栗迫人。丁未孟春。上台燈下書。古龍須
田文。

木下長嘯子手寫墨竹并題詩紙本
直幅池野序作幅

長嘯子其人誠奇。其所得竹亦奇。自描之題
以詩尤奇。其画與其竹。併俱完然保存於三
百年之下。嗚呼。是非亦奇中之奇者耶。余今
付其略傳。欲貽諸千百歳之後得之者。不知
翫賞呼奇〻者。何人哉。丁未春二月日。古龍
須田文識。

木下長嘯子。名勝俊。肥後守家定入道紹
英長子也。初字大藏。自幼仕關白秀吉。叙
從五位。任若狭守。賜族羽柴。為龍野城主。
天正十六年。叙從四位。任侍從。征明之役。
率兵從那古耶行營。文録三年。封若狭食
邑八萬一千五百石。居小濱。任左近衛權
少將。庚子秋。受秀頼命。守伏見城松丸郭。
鳥居元忠等保守牙城。迨大坂兵起。長嘯
子東西去就。不能自決。時勝俊弟秀秋将
來圍城。元忠遣使勸以致郭而去。長嘯子
乃率兵過城下。又圍田邊城。及事平。坐奪
封。潜居洛東靈山。於是。自號長嘯子。又號
東山夢翁。土木形骸。詩歌自遣。後移居大原
野及西山小塩山。又改號曰天哉翁。又曰松
洞及西山樵父。後幕命召之。賦歌辭之。慶安
三年。六月卒。歳八十一。長嘯子長詩歌及連
歌。又學茶事於千利休。得其秘訣。世特稱其
歌。有擧白集行于世云。

古龍子曰。長嘯子當武弁競長之時。刻意
詩歌。風流自樂。固已有泥土軒冕之概。一
旦遇否運。昏然棄世。一徃不返。獨與渥窩
紹巴之徒。為方外之遊。觀其所以自號。可
以見其志之所寓矣。噫高士哉。後生接踵
者。惟有石川丈山而已矣。

佐藤笠溪墨筆群仙祝壽図帋本小
幅淇洲幅

是我郡故佐藤笠溪遺墨也。笠溪一號李山。
稱興之助。生長寒村。晩志于學。發憤激勵。遂
以測量火技成名海内。官至鐵道助。笠溪資
性温順。能事師父長者。雅通多藝。嘗値明治
六年天長節。自作嵒竹靈芝水仙。擬群仙祝
壽之意。送寄諸鄉里。以為其師眞嶋祐太夫
壽。画雖粗笨。亦可以見其孚于故舊也。淇洲
得諸祐太夫曾孫養之助。装潢以存之。蓋亦
出於追慕先輩之餘云。丁未晩春念九。後學
須田文書。

春水墨筆秋風落月図并題詩帋本横軸（佐藤北溟蔵）

佐藤北溟示余春水墨画，乞之題簽。余於此翁画始覯之矣。霜露木葉，秋風落月，寒寂之景，象宛然在目。筆墨雖蕭疎，意趣無極，盡題詞亦雋永有味。初聞北溟誦此，謂為放翁詩。蓋風神一肖，令人不能辨也。題尾云，余不解繪事，一時感興之餘，自遣其悶耳。猗，春水邈矣。想見其高風逸致，而旦暮尚友之者，非此幀耶。丁未晩秋，於傳馬坊僑居雨窓，掲残燈書之。古龍須田文。

狩野山楽設色太閤戎装図帋本竪幅（家蔵）

異彩陸離，雄風襲人。雖無落款，観者不疑其山楽之筆，而豊公之図也。寫照至此，可謂精已。丁未晩秋，古龍書。

疎林外史墨蘭帋本直幅（池傳寫）

疎竹外史之於蘭竹，殊稱獨絶。此幅以水墨作蘭石，逸韻横生，題語書法，亦共超然脱俗，眞優品也。丁未晩秋，古龍須田文題并書。

松村呉春墨筆遊亀図絹本竪幅（傢正道寫）

呉春所作茁磯遊亀図，筆勢霊活，其墨甚而其氣勁。蕪村應挙以外，可謂別開一逕矣。猗

持豊所題和歌，亦有優游自得之趣，可謂雙美哉。丁未晩秋，題簽并識于傳馬坊僑居。古龍須田文。

森寛斎淡絳蛭子釣鯛図帋本直幅（同上）

寛斎翁近世名匠，画名太高，得其遺墨者，以比趙璧，聲價之騰，可知已。此幅蛭子釣鯛図，使凡手作之，俗趣不堪見，乃翁則霊腕揮灑，活潑潑地。此翁画中出色，雖趙璧一雙，不足以當其貴重也。丁未晩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傳馬坊僑居。

今尾景年水墨暮山帰牧図絹本竪幅（池埜文寳蔵）

景年之於繪画，當代老手，為四條一派泰斗矣。今観暮山帰牧図，落墨蕭散，用筆軽俊，意匠専在撫自然，而善奏其功者，一覧之下，使人悠然神往于無塵之境也。丁未晩秋，題簽并識于傳馬坊僑居。古龍須田文。

中山高陽水墨江山幽賞図紙本直幅（北溟蔵）

高陽山人所画江山幽賞図，用墨蒼古而不遅，思致蕭閒而不散，氣韻飄逸，画中有詩。雖手熟六法，非胸有丘壑，焉能至此乎。春来紛冗，塵垢満面，適北溟携此幅来，乞一語。余一

見撤賞。雙眼開明。神氣爽然。頓有出俗蹊入勝境之思焉。戊申立春前五日。古龍須田文書。

岡田半江墨筆山水図絹本小幅 上同

山容水態。與夫樹石布置。皆得其宜。筆墨蒼潤。太有逸趣。而自然靈活。無一毫作家習氣。天分已勝。而工力兼到。真小品上乘耆。北溟得此。十襲珍重。嘗有暴客。欲豪奪之。北溟袖焉而走。且罵曰。我力不能南面百城。惡可失袖裡江山乎。戊申春二月。二日。皷皷仙史文題簽并書。

柿崎波響着色落月荻花図絹本横軸 上同

落月荻花図。係柿崎波響所作。輕俊之筆。蕭閒之景。風神清楚。滌人煩襟。有不着一語得風流之妙。世間熱狂之士。可以抵一服清涼散矣。戊申春二月。二日。皷皷仙史文題簽并書。

岸駒着色竹澗乳虎図絹本竪幀 木鈴 洪惣右衛

岸駒所作竹澗乳虎図。筆力矯健。氣勢雄獷。蹲踞之状。匍伏之態。宛然逼真。令人一見毛孔粟立。可謂傳神之技哉。或嫌岸駒獨擅画虎。於景物配置。往往失其宜。此幀澗水活動。篠竹蕭森。有陰風颯然而生之氣。可不謂精乎。戊申春二月。中浣。古龍須田文題簽并書。

春木南湖滲絳瀑下納涼図紙本直幅 文賀鮫

瀑下納涼図。係南湖所作。山水樹石。危亭扁舟。點綴布設。頗費工夫。蒼潤之筆。淋漓之墨。風趣横逸。非老腕所不能到。世人以南湖聲價不騰。往々棄而弗顧。然南湖着。文晁所推讓。豈一時空者耶。戊申春二月。中浣。古龍須田文題簽并書。

象山墨筆風雨渡江図紙本小品 家藏

象山於六法。固其餘事。而天分之勝。駕專門家而上焉。此幀寫真景。淋漓潑墨。雖小品。姿態変化無窮。而一種莽蒼警拔之氣。使人不覺畏避。蓋象山本色也。戊申晩春。須田文題并書。

踈林外史墨山水図絹本竪幀 家藏

踈林外史山水。筆力雅鍊。惜墨如金。而濃淡點染。遠近分明。寸幅縹渺。風韻不極。意匠之工。布置之妙。超然渾成。獨造化境。余日挂諸座右。翫賞孤唫。悠然神往。坐忘在塵巷陋室之中也。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外埜草廬。時己酉中秋望也。

崋山外史墨竹帋本小幀 家藏

峯山外史墨竹。撫梅道人筆法。寥〻數筆。丰韻獨絶。氣品之高。如湘妃洛神。不許人間蝶近也。己酉中秋望。於外埜草廬。古龍須田文題簽并書。

詢蕘齋梅逸玄對合作花鳥図絹本竪幀 藏家

詢蕘齋作苦竹。梅逸描古木。添以野菊枯蘆。玄對就竹梢寫飛雀。光景蕭散。野色可掬。湊合之妙。如出一手。詢蕘齋若津之藤堂侯也。博識能文。宏奬風雅。以名門華冑。與布衣野客斟觴揮灑杯酒之間。以永一夕之歡。余對此幀。想望高會。不禁欽仰也。己酉中秋望。書于外埜草廬。此夕陰雲罨月。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雨耳。古龍須田文。

司馬江漢富嶽捧日図紙本直幅 藏家

司馬江漢。筆才不群。夙專精六法。博究各家。参以西洋画法。竟創一格。尤於寫照見長。此幀避熟就生。頗費意匠。山容雲態。湖光竹霧。筆〻嶄新。宛然逼真。而一種墨色。江漢所獨擅。不許他人形似也。己酉中秋下旬。於外埜草廬。古龍須田文識。

竹谷画蘭星翁題詞絹本竪幀 北溟蔵

竹谷画蘭。寥〻數筆耳。而瀟逸妍秀。不染纖塵。洵為名品。星翁題詞。玲瓏透徹。斯人而有斯詞。斯人而有斯画。雙璧相聯。寳光相照。與世間蒹葭倚琪玉者異科。北溟宜襲之珍之。勿輕出視人。己酉中秋念九。於外埜草廬燈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皆川筇齋水墨無腸啣蘆花図紙本横軸 洪洲蔵

横披小品。無腸啣蘆花図。筇齋翁所作。用筆扶跡。墨氣傳神。逸韻之高。非流輩所夢視也。加藤雲窗嘗語余曰。文人自娯作。若筇翁蘆蟹図。方足快人意者。知言哉。真乃為此翁傑作矣。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念九。於外埜草廬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筇齋墨竹帋本直幅 同上

筇齋翁所作墨竹。古幹新葉。勁抜秀淨。蕭洒絶倫。對之可以醫俗腸矣。洪洲獲諸米澤。歸示同人。或是焉。或非焉。評論區〻。洪洲携來問余。余曰。是此翁得意作。蓋撫法梅道人。運以己意。魄力氣韻。超然風塵之表。子何不珍襲乎。洪洲頷而去。遂改其装潢。求余一語。乃書此以為左券。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念九。於外埜草廬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鈴木芙蓉郭家壽福図絹本竪幀 藤井蒼龍蔵

入文稿題簽故除

木芙蓉以画鳴于時。兼能詩文。又長筆札。此幀寫郭汾陽壽福図。以壽栗山先生七秩。覧揆者。筆致踈雋。妙饒逸韻。欽題亦雅整沈鍊。斷非凡手。抵諸壁上。頓覺和氣洋洋。滿堂生春。嗚呼。栗山先生遠矣。思之不可見焉。而此幀曾賂栗山先生初度之燕席者。後生對之。猶挹先生高風於百歳之下也。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初二。於外埜草廬李花送香處。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本間花圃着色花王龍孫図絹本横軸 花圃寫

花圃翁為鄉之望族。恬淡風流。度外聲利。寄心雲煙。放情林泉。其弟及其二子。皆曾為衆議院議員。子孫成立。鬱然如林。人以為翁餘慶。而翁如不關知焉。蓋隱君子也。晚學後素之事。尤於花草寫生見長。而此幀為其季子。寫花王。添以龍孫。筆致生拙。着色濃縟。非古非今。別成一格。翁風神可見也。於戲。士之處於世者。苟不能出以經綸参賛。立功業施利澤。而區區逐隊。狂奔利名。汨沒塵埃。生死無聞者。何不退然閒居。從翁而遊焉。庚戌秋八月。念八。晚生須田文書。

大須賀筠軒淺絳山水絹本竪幀 伊藤博我寫

筠軒大須賀翁。為人快活恬淡。胸無芥蒂。詩文書画。悉有造詣。最長詩律。長短麗題。藻思翩翩。以天分勝。而翁每出遊。大抵售画。而不售詩。非不售詩。無就而求焉者也。蓋流俗之所趨。乃然。翁亦不以為意也。乙酉之夏。翁携筆硯來遊我鄉。時余甫弱冠。閱翁所著舟門小誌。大喜之。贄文往見。翁坐素絹白紙堆積中。誦余文。叨加推奬。賜坐共語。會有二客。坐待画成。翁把筆對紙。而為余說藝園盛衰。且揮且談。談至會心處。停筆哄然大笑。傍若無人。二客亦唯茫然自失。余之捧腹。為之噴饔而去。後屢叩之。獲益不細。一別杳然。經十六星霜。再見翁于仙臺白鷗吟社。時翁鬚髯雪白。天真流露。亦仍如我意中翁焉。顧關右人才凋落。此翁巋存。執藝園牛耳。後生仰之如泰斗。屈指又已十裘葛矣。乃今不審為何狀。閒者。伊藤様之寄示翁淺絳山水一幀。請余題簽。筆致妍雅。頗有風韻。題詞亦軒爽出塵。自署曰古稀筠叟。余察其齒德益高。而筆墨益健也。想見其鶴髮童顏風標如仙。而喜關右詞事未墜地也。　明治庚戌初冬。題簽并識于外埜草廬。此夕雷電。雹迸入座。大如彈丸。古龍後學須田文。

佐藤笙溪淺絳山水絹本竪幀 蒼龍寫

佐藤笠渓以一農夫。晩志于學。出江都。入勝海舟之門。刻苦自奮。遂以測量火技。成名海內。無幾。遇時多故。紛紜轇轕。備嘗艱楚。後見技擢。任鐵道助。未及大展驥足。以病歿。人皆惋惜焉。海舟常奇笠渓才。不敢弟子遇之。題其遺著曰乞友佐藤某。其為偉人所畏愛如此。則其人可知矣。笠渓餘事能畫。然人不多知之。余向一二見其畫。非無素習者。今又見藤井士看所獲淺絳山水一幀。山光樹色。雲容水態。濃淡疏点。筆筆生趣。大有文晁氣味矣。江地村玉龍寺僧文隆。嗜畫。受文晁指授。笠渓生長其隣村。儘得其筆架致。　明治庚戊初冬。既望。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于外埜草廬電燈之下。此夕荒雲亂雨。風樹如吼。

前田伊洲墨筆雨中蘆鷺図絹本竪幀　荒木秀助寫

仙臺能畫之士。洞巖以後。余殊推伊洲為白眉。伊洲畫。筆致勁鍊。設色白描。蹤容共宜。當時東洋名聲噪上國。然較有俗氣。不及伊洲奔淨遠矣。此幀。水墨潑散。筆韵太高。實伊洲畫中絕作矣。荒木翁獲之。以供奇翫。其得意可想也。庚戊初冬。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外埜草廬落葉如雨之下。

藤本鐵寒士墨筆峭巖蘭竹図紙本直幅　博我藏

鐵寒士所作峭巖蘭竹図。蹤俊雄拔。氣韵橫溢。題語筆跡。亦皆洒落脫俗。可謂書畫兩絕矣。伊藤隸之齋来丐題簽於余。於戲。寒士流風餘韵。令人誰不欽仰。雖然。當寒士不遇時。風雨山中。空流幽芬。亦已久矣。乃使今人見寒士。其能不當面錯過者。果有幾人哉。以遇不遇而不更其節。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是寒士之所以卓然傑出乎流俗之表歟。蘭也。竹也。在幽谷中。不以無人不秀且芳。余見此幅。猶見寒士風神焉。乃書數語以諗隸之云爾。

明治庚戊冬。十一月念。題簽并識于外埜草廬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田能村竹田着色青梅一枝図錦箋橫軸小品　家藏

竹田翁所作青梅一枝。筆致皎傑。題語亦不凡。余每觀粘粉滿幅。媚時流者。輙出對之。精神清醒。俗氣頓消。猶一枚梅子酸味津々。爽人齒牙也。庚戊冬至前一日。於外埜草廬。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東山義政墨畫達摩太士図紙本直幅　正道寫

東山公之畫。古來所推精能也。此幅筆致飄

逸。氣韻之高。出坋埃之表。欵識亦極古雅。為
公真蹟。不容疑也。吾曹有好古之癖者。覩此
種逸品。殆欲生盜心焉。欽賞之餘。遂題。辛亥
春三月。古龍須田文。

張秋雨水墨百道飛泉图絹本竪幀（上同）

外埜草堂。午夜雨霽。雲破月吐。窓下揭燈。讀
張秋雨画幀。筆墨蒼潤。樹石茅舎。配置皆宜。
坐對久之。巉壑霧雨中。如聞百道飛泉之響。
題詞亦鏗鏘有韻。可以一洗時史耳目矣。辛
亥春三月上浣。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光琳賦色白梅图紙本直幅（上同）

光琳画法。出於宗達。其妙所自拈金技中悟
入。濃艶富麗。光彩絢爛。使人眩惑。此幅梅花
推彩。發揮自家本色。不許他人摸擬。今試削
欵識讀之。亦決不誤墨相。是其所以絶技矣。
辛亥春三月。於外埜草廬。古龍須田文題簽
并識。

明人画朱衣達摩太士図絹本竪幀（上同）

朱衣草坐。如醒如瞑。凝然不動。威重壓人。真
太士傳神筆也。配以一松樹。筆墨蒼老。絹質
亦極古。其為明人逸筆。不容疑。落欵曰顛輝。
曰秋月。是後人所加。所謂佛頭塗糞者。洗去
可也。辛亥春三月上浣。古龍須田文題簽并
識于外埜草廬。

光琳賦色秋花図紙本直幅（上同）

麤羕細花。朱綠密麗。滿幅繍錯。異光射人。而
一種筆法。逸趣横生。如入秋花百草園。以翁
所凝意匠。不特其可人目也。辛亥春三月。於
外埜草廬。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此文宜在明人画幅前）

景山公墨竹松川紙直幅（久村金藏嘱）

景山公豪邁卓犖。傑出一世。其所議論施設。
實啓明治中興之基矣。余自燦髪欽仰公高
風。嘗徃水戸。視公流風所及。遂登瑞龍山。謁
其墓。低徊久之。不能去。常欲得公片紙隻字
以自壯焉。頃日。久村金藏齋公墨竹一幅來。
求余題簽。蓋所用紙。所謂松川紙。筆墨蒼潤。
洒灑清韻。無些塵氣。題詞以八分。渾雄高雅。
如束帶立朝。使余不覺粛然正襟拜下風。真
偉神筆也哉。公嘗興製紙場於封内。奨勵殖
産之道。其所製出。稱曰松川紙。公所用即是
也。亦可以見公經濟一班矣。燒香拜觀。聊書
欽仰之意而還之。明治壬子孟春。古龍後學
須田文謹書。

景山公墨松松川紙直幅（上同）

曩者觀久村氏所齎景山公墨竹一幅。欽賞

弗措。今又亦觀此墨松。其紙亦用松川所製。蓋原與墨竹為對幅無疑已。而并為久村氏物。可謂奇遇哉。公挺特英雄。睥睨宇宙。其所施設。如風雨雲霞。使天下群小屏息股栗。欲落。誰亦能知其用心末藝耶。然而其所画。筆勢秀逸。迥拔塵表。題詞八分。標格高邁。殆非時史所擬議。果知英雄胸中。有閒日月。其亦可尚也夫。明治壬子孟春。古龍後學須田文謹書。

池大雅着色寒蟬暮柳図帋本直幅 文質寫

此幅池大雅所画。墨氣高淡。樹上着一蟬。西風夕陽。啾々咽秋之意。逕諸筆墨之外。非靈腕所不能也。幅原係余所藏。曩割愛於池野文質。装潢已成。乃書以贈之。壬子春二月。盡日。坐外埜草盧中。寒颯號樹。急霰打窗。呼茗援筆。且題且書。聊以遣一夕之悶。

紫田是真着色鯉幟図帋本直幅 家藏

是真所作鯉幟図。端午所樹者。俗謂之鯉之吹流。以輕快之筆。運横矯之氣。畫鯉活活。翩翩風前。觀着莫不呼壯爲。雖亞氣滿腹。逼高雅之致。然此種画。獨是真擅場。不許他人形似。亦可謂一代作家耳矣。壬子春三月中浣。書於外埜草盧雨窗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探幽着色老松纏蘿図絹本竪幅 家藏

老松纏蘿図。探幽所画。筆氣遒勁。冷泉納言公所題歌詞。婉而幽。畫如武夫執戟而立。詞如仙妃抱琴而坐。頗為異觀矣。此幅原齊藤某所藏。數年之間。數轉而歸余手。嗜好之篤。物亦無脛而來歸焉。可謂奇哉。壬子春三月、中浣。古龍須田文書于外埜草盧電燈之下。此夜峭風拂窗。春寒迫人。

河鍋暁齋墨筆五層塔図帋本直幅 家藏

此幅暁齋寫淺草寺五層塔者。故本間耕書翁所鑑賞也。翁附書画甲東鄰。就中愛北齋容齋暁齋等画。三齋聲價。頗躍于世。翁之稱道與有力焉。余屢訪翁。時覩此幅掛壁。翁指画語余曰。筆力縱横。才氣溢紙。眞為一代巨手。今也翁為騎龍人。而幅乃歸余手。有物無人。對幅悵然。壬子春。於外埜草盧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書。

高隆古中琹谷小品合装画幅 池傳嶋

隆古所画胡似。着筆輕妙。風味可掬。琹谷所画蛺蝶。筆勢雄獷。雖小幅。如大作。而一種陰森之氣。自有不可掩者。而家教筆。雖非有意而作者。其人品性。亦可因此以知焉爾。壬子首夏。於外埜草盧新緑如滴處。古龍須田文

題簽并識。

柰山玉洲淺絳山水図絹本直幅 家藏

淺絳山水。題曰清江送客。係柰山玉洲作。奇峰嶇嵂。飛空壓江。巖石落磵。老樹蟠屈。草屋傍岸。扁舟放棹。布景工整。遠近鮮明。其作江波。筆々流動。最見功力之深矣。玉洲初受六法於皆川淇園。後自成一家。若野呂介石。蓋出於其門下云。壬子首夏。古龍須田文外埜草廬窗下聽雨而書。

中村不折墨筆菅公謫居草詩図絹本三幅對 淺部某藏

中村不折墨筆三對幅。中為菅公謫居草詩図。左右乃其望中風致也。楼閣人物。極其蒼秀。山水夜月。布景悲凉。蓋為菅公描神筆。觀者亦低徊悲愴。不覺涕泣交襟也。雖成於經營慘澹之餘。非史眼如炬。筆力扛鼎。詎能得完此大作乎。余聞不折其人。天資俊邁。書画並長。其於画。参酌東西古今。運己意而為之。故絶特出俗表云。壬子首夏。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外埜草廬。時夜雨初霽。半月懸空。衆鷄喔々。報曉而鳴。

文晁墨蘭紙本直幅 家藏

文晁墨蘭。健筆揮灑。順逆自在。葉葉生潤。風韻絶俗。真逸品也。此幅久埋市塵。今帰余齋。文晁有知。應喜為蘭花得知己爾。壬子首夏。書于外埜草廬綠樹空濛處。古龍須田文。

高陽山人墨筆山水絹本竪幅 傳我藏

高陽山人墨筆山水一幅。蒼勁蕭間。逸宕多姿。可見讀画功深矣。画中人物。徘徊佇立。似望故人歸帆於煙波縹緲之際。是其有心而作之者歟。不知觀者以為如何。壬子冬十二月。初二。觀并書于外埜草廬。古龍須田文。

陳逸舟墨画山水絹本竪幅 上同

村山平牧。一曰陳逸舟。其画筆墨雅馴。絶無粗獷之氣。其積功六法可知矣。此幅羣山連巒。層疊而出。浮嵐暖翠。流溢絹表。深得一峰老人遺意。展讀之際。使人有風塵外之想矣。壬子冬十二月。初二昏晩。觀并書于外埜草廬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日根對山墨筆雪後沽酒図絖本竪幅 上同

對山所作雪後沽酒図。筆力奇拔。氣勢雄俊。而有一種寒寂之趣。其擁傘步而渡橋者。乃画中主人。詩思流動。尤見輕快。可稱對山晩年佳作矣。壬子冬十二月。初二。觀并書于外埜草廬。時雪霽風吼。曉寒迫人。余亦欲沽酒取暖也。旼旼仙史須田文。

筠圃墨竹紙本直幅 洪洲藏

筠圃墨竹。洒灑清遠。有傳神之妙。對此。恍有有出風塵之思。題語亦爲。平安三絶。余私推筠圃爲第一。甲寅正月。念九。古龍須田文題并書于外埜草廬。時余寒熱甚。絶食七日。一朝起觀此幅。覺病苦掃然脱去也。

淇園墨畫溪村晏晩図絹本横軸[illegible]幅

尺幅中。空濶幽秀。極山水之勝者。淇園先生所寫溪村晏晩景也。落墨蒼潤。筆韵流露。最知先生爲快意作矣。畫中憑窗騁望者。將待同調至乎。烏巾曳笻。悠悠渡橋者。童丱携琴。隨其後者。將訪知音之士。而話峨洋之趣乎。蓋風塵外之境。自有風塵外之士。而非筆墨外之人。則不能讀筆墨外之妙。乃知先生胸中。固已有丘壑。逸情洒脱。非世間瑣毫和墨者所夢視也。大正三年。三月。五日。午前一時。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書于外埜草廬電燈之下。時濤聲漸沈。今日晴可知也。

僧南山墨筆敗荷図絹本竪幀洪洲幅

南山古梁。豪宕洒落。學貫内外。其詩文清俊華贍。不獨緇流推白眉。求諸壽門家中。固所希覯也。南山傍好作書畫。雖餘戯。而墨氣淋漓。逸趣横生。此幀僅僅數筆。敗荷眞實。一昻一仰。妙不可言。題語亦超脱。其才氣之溢。可以想見矣。甲寅晩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外埜草廬電燈之下。

墨相巻九終

墨相卷十

畫

江田霞村墨筆山水淸河樂水題詩
紙本小幅　齋藤義暉正
霞村山水。落墨蕭疎。極有韻致。樂水題詩。亦
能補畫手所不到。有聲無聲。相待始成完璧。
霞村名重咸。逐野藩士。才兼文武。為樂水同
盟。乙卯秋九月。初六。觀并書于淸川村士興
館。古龍須田文。

竹洞山人米点山水帋本横披　上同
寥寥數筆。逸趣無窮。小竹題詩。淸俊脫常套。書
畫雙絶。可謂珍品矣。乙卯秋九月。初六。觀并
書于淸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竹洞梅逸小品合裝紙本竪幅　上同
竹洞深穩。梅逸濤麗。雖小品。亦各見名家長
技矣。乙卯秋九月。初六。觀并書于淸川村士
興館。古龍須田文。

無款賦色花草図絹本竪幅　上同
賦色明婉。寫生緻密。絢爛奪目。不知成何人
手。或謂梅逸所作。余亦同見。乙卯秋九月。初
六。觀并書于淸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大雅堂墨筆蘭石図紙本立幅　上同
幽蘭倚石。筆致灑落。題書亦高逸。無些塵氣。
眞不食煙火者之作。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
須田文題簽并識于淸川村士興館。

諸名流合作絖本竪幅　上同
文晁作瀑月。翠雲女史作古梅。竹谷作牡丹。
各有勝所。鵬齋。星池。詩佛。諸老。亦各題詩。又
皆淸新可喜。名流雅會。使人吟想。乙卯秋九
月。初六。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淸川村士
興館。

玉瀾女史淺絳溪山逍遥図紙本直
幅　上同
筆勢嶮奇。而灑落。極饒風韻。女史胸中先已
有山水。而後下筆。故有筆墨外之趣。斷非時
流所夢想。眞不背為大雅室矣。乙卯秋九月。
初六。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淸川村士興
館。

唐寅淺彩山水歸樵流憩二品董其
昌五言七言二絶合裝紙本竪幀　上同
唐白虎山水人物。精細緻密。布置共宜。一覽
之下。使人有出俗徑而入勝境之想。其為眞
筆無疑已。董華亭書。雅馴圓熟。印章亦極有
古致。雖無叔服目。足察其為眞物。蓋此幀樂
水少時。獲諸江都紅埃中。而贈呈其父雷山
翁者。鑑識高人一等。敬服無他。乙卯秋九月。
初六。題簽并識于淸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
文。

踈林外史墨画松梅對幅紙本 上同

踈林外史於四君子。世推為獨擅。此幅松梅。落筆踈俊。半韵照人。㝠知得意作矣。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須田文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

菅梅關墨筆兩竹帋本直幅 上同

梅關画才。睥睨一世。惜哉。僻在于東陲。不樹旗幟上國。雖然。筆墨豪健。不敢居第二流。此幅。雷山翁直爲梅關所作。濃葉帶雨。墨汁淋漓。而滿腹覇氣。横溢楮表。豈易與哉。乙卯秋九月。初六。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雲村墨画雲龍図紙本直幅 上同

雲村所作雲龍図。水墨潑散。神龍出沒雲煙飛動之中。而一種靈氣。凜乎襲人。加之印章古雅。紙質亦足証時代。真天下逸品也。乙卯秋九月。初六。古龍須田文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

池大雅墨筆寒林山水図紙本竪幅 上同

池大雅寒林山水。恬逸高渾。墨氣傳神。風韵絶俗。而一種巻軸之氣。迥然不可追攀。蓋人品高矣。故發於筆墨者如此。實凌荆關乎九。而直摩倪黄之壘者矣。此幅。士興館墨寶。雷山樂水二子。平素所欽賞。後昆欲不珍襲愛護得宇。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謝春星設色花鳥図絹本竪幅 上同

謝春星擅墨筆山水。氣韵流動。世推為大雅後勁。若夫設色花鳥。所不多見也。此幅設色工整而妍雅。筆韵之高。迥絶時流。蓋逸品也。春星画餘。長俳句。自創一格。雷山翁亦學俳句。雅欽春星風度。嘗行京師。贖春星遺墨若干。是其尤卓然者。孚区掛壁。自慰渴仰之情。其孫正義所語也。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藤本鐵石墨筆山水絹本竪幀 上同

山水蒼秀。樹石點綴。人物屋廬。排置有法。筆韵高邁。拔風塵表。題語識而有旨。此画成於文久癸亥之春。蓋樂水率浪士組上洛。與鐵石等九挺右携。周旋國事時。令鐵石作此画。贈致郷里。慰藉父母無聊。其傾情所生。噫亦何篤且切也。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不可誣矣。後之觀此幅者。不獨稱其筆墨之妙。亦宜察當時志士之衷態。并以追樂水孝心所寓焉。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夜。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鐵石水墨山水絹本竪幅 上同

縦横揮洒。澹宕跌宕。氣魄襲人。題詞亦清遠
有趣。鐵石畫中傑構也。此畫文久癸亥春。應
樂水囑而作者。國步艱難之際。樂水興鐵石。
皆決命企大義。於是也。樂水囑焉而不忌。鐵
石應焉而不拒。夫豈玩物之為也乎。夫豈潤
筆之為也乎。蓋二人情意投合。不啻骨肉。欲
傳志士筆墨於志士之家。以慰父母故舊之
遠念。并令後昆知當時二人交誼矣。用意周
匝。此中有間。可尚哉。世之冨兒俗漢。洋募鐵
石高名。寸縑尺幅。投千金。供奇玩。戲渠果何
心也。乙卯冬十二月。十四日夜。題簽并識于
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村山半牧水墨山水紙本竪幅　同上

畫有以人傳者。有以技傳者。若半牧兼之。半
牧與鐵石友善。其寓京師日。嘗交際一室。研
究六法。且共砥礪志氣。此幅筆墨奇橫。韻致
流動。可推一方之雄矣。半牧遭遇國家多故。
大敵王愾。後自刃以斃。其人物亦與鐵石伯
仲。其畫益可珍重矣。乙卯冬十二月。十五日
夜。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高橋凌雲花草山内容堂公題讃絹
本竪幅　同上

凌雲花草。秀淨可喜。容堂公題詞。委曲明婉。
筆法摹頼氏天眞爛漫。殊不可及。畫得題詞
始見風神。一羽千金。不亦貴乎。乙卯冬十二
月。十五日夜。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
龍須田文。

藤本鐵石筆清河樂水自讃眞影紙
本直幅　同上

廣顙隆準。濃眉烱眼。風格秀整。精采照人。此
是清河樂水眞影。藤本鐵石所寫也。樂水自
讃語。能述其出處。能明其素志。至矣。盡矣。其
亦何贅焉。文久辛酉冬。樂水逃幕府吏目。而
趣鎮西。鼓吹尊攘大義。起薩筑肥豊之士氣。
定大策。刻機會。以壬戌春返京師。遂投大坂
薩邸。將欲待島津氏至。舉回天倡始之旗焉。
當此時也。四方志士。馳集京坂者。皆推樂水
為義魁。物情騒然。風雲將變。樂水固分一死。
乃令鐵石寫眞影。自讃四十字。贈致諸鄉里
父母。以寓永訣之意。其處於匆忙急劇之際。
道遠措置。萬無遺憾。英雄胸中。果有閒日月
歟。島津氏違約。大機一失。志士渙散。然而樂
水夷險一節。毫不挫折。東歸更招義故。指麾
浪士組。奔走於兩都之間。以癸亥之夏。為刺
客所殺。所謂鞠躬盡力。斃而後已者。非邪。宜
夫。朝廷嘉其偉勲。追贈正四位。以華其閭。吾
曹後生。薫沐拝眞影。英風颯爽。不覺聳頼到
地。遂援筆謹題數語。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

古龍後學須田文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

張君度米点山水紲本竪幀 上同

墨氣淋漓。濃淡點染。山容水態。蒼翠欲滴。蓋撰米家筆法。而入其堂奥矣。士興館藏幅中。最足娛心目者。數日展觀。遂不能情。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諸葛監深彩關將軍図絹本横披 上同

諸葛監馳名南宗。推為一代巨擘。今觀關將軍図。鈎畫井然。彩色陸離。工緻容麗。不可名狀。六法一途。南北何分。長於南宗者。果兼北宗。讀此畫。可以知焉。幅係齊藤家所藏。不審何代購之去。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戴文進着色高齋讀書水樹納涼雙幀紙本 上同

戴文進雙幀。一為高齋讀書図。一為水樹納涼図。文進北宗泰手。山光水色。屋樹人物。與樹石布置。筆筆鈎界。彩色鮮明。入微穷細。爛然井然。使人不暇應接。蓋極後素之能事。渾然造化境者歟。此幅。齊藤家百年來所珍襲。舊裝較敝。今正義新其裱潢。而戒其洗滌。不改舊觀。蓋歷世愛護之厚。大幅整然。不蠹不煤。實希有奇珍。稱天下無雙。決非誣言。欽賞弗措。漫題數語。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諸名家合作紙本竪幅 上同

鵞湖作木蓮一枝。九皐蘭洲枕山。穀堂題句寫詩。名家揮毫。一人一種。面目各異。而皆帶悽愴悲惋之意。蓋為悼逝者之作也。欲此幅。樂於獲諸江都。宋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此幅。得備人鑑賞。而為士興館中之物也。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一九戯墨紙本横披 上同

十返舍一九者。滑稽傳中人。嘲笑萬物。顛倒世表。今觀齊藤家所藏戯墨。付會摺木。以摸寫世態人情。使讀者抱腹絶倒。然亦有至理存焉。書頗輕快。不可邈視。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泉在中竹雀松旭雙幅紙本 上同

在中雙幅。一墨竹。一稚松。墨竹梢上飛雀。輕妙如活。稚松配以旭日雲霞。瑞氣繚繞。新年掛幅。莫以加焉。展觀之際。使人心目開明。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大雅堂書畫雙幅 上同

大雅堂書画雙幅。樂水所獲於江都。其書以古拙取奇趣。韵致之高。非粗心所辨。其画健筆揮洒。墨氣神妙。不能着一語。宜哉樂水拔諸風塵中。為席上之珍也。余危坐其下。凝視久之。殆如服清凉而蘇矣。遂爲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應擧墨筆烏鷺對幅紙本 上同

應擧烏鷺對幅。勁健蒼老。而一種爽朗之氣。洗人煩熱。應擧画中以筆韵取勝者致。此幅。雷山翁拔於市塵。而貢於文房者。士興館墨寶中之一也。乙卯冬十二月。十九日。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原在中深彩蓬萊図絹本聯幅 上同

在中深彩蓬萊聯幅。係齊藤家所藏。推稱重緣。寶光絢爛。雙鶴長立。群龜游戲。紅旭松竹。配合整然。淑氣祥靄。毫端生春。真是在中出色作。可謂偉觀矣。乙卯冬十二月。十九日。題發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谷文晁青綠松島寫照絹本横披 上同

谷文晁暫留仙臺。應櫻田澹齋囑。作松島全景。一大幅。嶋嶼參差。漁村錯落。賦色之工。寫照之妙。使人有目睹其勝。足踏其境之想。可知此翁滿腹雲煙。發成此一大作。蓋於松嶋寫照。空前絶後傑構也。清河樂水游仙臺。興櫻田良佐及其子敬助親善。良佐者。即澹齋子也。樂水嘗見此幅。激賞弗措。遂迫良佐求之割愛。良佐許諾。樂水便報諸其父雷山。招伙仙臺齋歸。良佐以文武師表一藩。深愛樂水器資非凡。後樂水唱尊攘大義。獲罪幕府也。良佐父子。百方掩護。堅見幽閉。不悔。其相信之深。雖古人。莫以加焉。因是觀之割愛一幅雲煙。不足為異也。今茲乙卯臘月。余訪士興館主人。觀此大幅。神馳魂飛于松風波聲。雲煙縹渺之間。主人語其由。乃余書之。因書。乙卯冬十二月念八。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芸窗。古龍須田文。

菊池容齋淡絳義士復讎顚末屏風一雙紙本 上同

菊池容齋者。幕府世臣。為人負節槩。素嗜六法。尤專精史實。能繪人物。遂折衷土狩諸派。自開一流。平生所作。非忠臣義士孝子節婦。則英雄豪傑碩儒高僧也。若夫妓娼媟狎之繪。千金要之。揮謝不顧。其人品之偉。如此。其筆何得不偉乎。清河樂水在江都日。與容齋交善。嘗贈其父雷山手札云。當時画師而有精神者。容齋一人而已。後世其画必見寶重於天下焉。遂囑容齋。寫義士復讎顚末十二枚。贈致郷里。令裝焉。便自勅使饗禮至大石

氏等屠腹。健筆寫出。寓勸懲之意于靈動之中。包括義士歷史。而悉其絶技。使觀者悲壯感憤嗚咽流涕。士興館主人裏命工裝潢。作屛風一雙。以成樂水之志。請余記其由。以告後昆云爾。乙卯冬十二月。念八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芸窗。古龍須田文。

狩野探幽着色遊仙図屛風一雙紙本　上同

屛風一雙。群仙遊戲図。係狩野探幽筆。氣勢雄偉。蹤姿映帶。盡後素之能事。曾經晴川鑑証。固不措一語矣。屛風舊江都豪商豊嶋屋某所藏。豊嶋屋以釀酒甲都下。安政四年。失産。競賣所藏書画。樂水一見感賞。就中拔山樂画幅及探幽大雅書画屛風二雙而購之。付手書贈致鄕里令襲焉。画蓋寫列仙傳中之事者。使人恍然神遊於風塵之表矣。乙卯冬十二月。念八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探幽臨摸雪村竹渓蹲虎図紙本竪幅　上同

雪村画虎。探幽所臨摸也。潑墨淋漓。筆勢獷悍。猛虎蹲踞之状。風竹披靡之勢。使人一見毛孔栗立。眞傳神筆也。雖雪村眞蹟。恐不能出於其上矣。故樂水先生獲諸江都。付伊川鑑証。贈致鄕里令襲焉。此種画天下逸品。便經九方皐一顧。而價直倍蓰。發光文房。樂水棲渝愛五字。卽先生手澤也。乙卯冬十二月。念八。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王師道自賢溪緣溪閣待友圖絹本竪幀　上同

遠巒近嶂。樹石點綴。落筆着色。無寸毫遺憾。尤極工妙處。在水波數紋渓上小閣。高人閒坐。觴首待友。情態宛然。不待題語而後知也。眞師道會心筆。不許杭児摸擬。此幅雷山翁所觀賞。士興館文房異彩也。乙卯冬十二月。念八。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無名墨蘭榖堂賛紙本横披　上同

無名。甌根墨蘭。寥寥數筆。風韵秀逸。出塵之氣。洗人心脾。譬諸山中隱君子。可欽而不可招。雖鄭所南。其亦何加焉。榖堂賛語。字少味多。書亦洒落可喜。高人之画。得名儒之賛。更覺一段光彩矣。乙卯冬十二月。念八。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冨岡鐵齋水墨山水紙本竪幅　文村清三爲

鐵齋少負氣概。雅嗜六法。晩節亂精。其画擅山水。筆墨奇横。以氣魄勝。雖非無粗獷之嫌。要非多買臙脂畫牡丹者。亦一代畫傑也。此幅。筆致超脱。墨汁淋漓。有一種書巻之氣。自

題語。瀟灑絶塵。意境画境。並白勝境。以翁風格足以想見。可謂佳構矣。丙辰春三月。念五。題簽并識于翠松山下蝸廬。古龍須田文。

岩佐又兵衛賦色人物図紙本横披 正義寫

岩佐氏画。析衷諸流。自成一家。筆致精采。最長人物。然流傳太稀。不啻廣陵散。會見齋藤家所傳士女図。筆畫鮮明。賦色濃縟。時様粉飾。瞭如目睹。且可以徵時代風俗矣。丙辰五月。初八。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南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賴春風墨竹紙本竪幅 洪洲寫

賴家父子兄弟。不特其學術德行師表一世。至其文藝末枝。亦皆有一種風神。不知修何至于此乎。今觀春風翁画竹一幅。筆墨孤秀。丰韻獨絶。如見蒿巾野服高士于江山無塵之境。使人不覺長揖加敬也。丙辰夏六月。念九。觀并題于翠松山下華庵。古龍須田文。

藤田呉江淺絳山水絹本竪幅 正義寫

筆氣蒼潤。韻逸高遠。山水人物。各得其所。自題詩書。亦圓秀入格。呉江夙盡瘁國事。後輝脱聲利。獨親筆墨。其人去古人不遠矣。宜其画無一毫淺俗習氣也。大正戊午夏五月。十六日夜。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古龍須田文。

金井烏洲淺絳山水紙本竪幅 上同

烏洲画。無法董王二家。工力氣韻。兼到十分地。此幅自題曰松下臨古図。其中消息。可深窺焉耳。盖烏洲才學氣識。固足以雄視一世。而不求聞達。深隱上毛之野。嘯傲山水之間。其画散絶。流傳不多。今世得其寸絹尺紙者。重寶以比拱璧。況全幅雲煙如此者。何啻趙氏連城璧也乎。大正戊午夏五月。十六日夜。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晴湖女史淺絳溪山眞隱図絹本竪幅 上同

晴湖女史。明治初。售粗画。冨博巨萬。盖投時好也。晩隱武州之野。深斂筆鋒。不漫作画。作則細心運筆。面目一變。劃然如成別人手。盖亦早察時好所趨。而變其格也。女史實女中丈夫。又具一隻眼者。此幅山水蒼秀。樹石點綴。如讀元人画。詩亦脱灑。不染點塵。可謂詩画雙美矣。大正戊午夏五月。十六日夜。古龍須田文。觀并題于清川村士興館電燈之下。

大寶寺子爵着色戲画絹本竪幅 上同

松濤子者。酒井伯弟。居于大寶寺村。別成家者。俗稱曰大寶寺子爵。為人沈毅英邁。深自韜晦。與世迥絶。又有才思。工戲画。好寓諷刺。

往往出人意表。此畫。作于明治三十八年日
露酣戰之際。蓋寫古諺所謂義兒懲狢狸圖。
以兒比日本。狸比露也。見其腰下所帶囊章。
可以知寓意所存矣。筆致之輕快。意匠之警拔。
雖專門畫師。恐不能出其上焉。真乃松濤子
畫中傑作也。大正戊午夏五月。十七日。觀并
題于清川村士興館南軒。古龍須田文。

狩野探信墨筆江山暮雪図絹本竪幅 上同

探信此畫。寫比良暮雪者。山水蕭間。中點出
寒月飛鴻。殊覺意匠之深遠矣。大正戊午夏
五月。十七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真館南
軒。古龍須田文。

大須賀筠軒潑絳桃源図紙本直幅 上同

筠軒以明治丁亥秋。載筆來游酒田。應齋藤
識明請。作此畫。筆墨瀟雅。頗有韻趣。題詩亦
清俊饒致。識明嘐正義。新施裝潢。請余一語。
筠軒名覆。字子泰。筠軒其號。又有鷗渚別號。
磐城平人。慶應末。避亂仙臺。後出為相馬中
村郡長。辭職。漫遊四方。又出為第二高等學
校教授。晚以詩畫自樂。有詩集若干巻。己未
秋八月。三十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
南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紀平洲潑絳秋山林館図紙本横披 松田青石寄

平洲先生秋山林館図。林容水態。落筆蒼潤。
少用皴擦。雅而不俗。歸農渡圯橋。館舍帶夕
陽。點染蕭疏。頗有逸趣。平洲學德高一世。餘
事善六法。雲煙一落紙。則韻致流露。非風塵
中物。蓋其人品已高。其筆墨安得不高乎。此
幅。故加藤雪窓載筆遊九州小倉日。偶見一
素封家所扱。大喜請之。得其割愛。深藏以為
重寶。雪窓歿後。歸吹浦松田青石之有云。庚
申正月。十七日。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
于翠松山下舒英齋中。

村山半牧潑絳山水絹本小品 北溟藏

佐藤北溟所藏村山半牧山水小品。不流躁
動。不失獷悍。秀挺清超。擺脫俗格。可謂小品
上乘矣。余常愛半牧畫。以為駕鐵石之上。其
人物氣節。亦不在鐵石之下。人或不信。然北
溟識六法。又曾審其行狀。以我言不為阿好。
庚申正月。十七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
翠松山下舒英齋中。

貫名海屋書畫聯幅絹本 上同

其一鉤寫苦竹。清挺絶塵。逸致鬆秀。神趣横
生。雖曰接步荊關。誰河漢我言哉。其一草書
七言一聯。為自題詞。筆氣雄勁。頗饒雅韻。不

獨其措詞超時流也。春夏之交。一病陵遲。守廬不出。觀此聯幅。神氣爽然。如醫痿矣。傾賞之餘。遂題。庚申立夏。於翠松山下舒奘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此文宜在平洲面幀後

浦上玉堂淺絳溪山幽翠図紙本竪幅 清隱二

玉堂槃仙溪山幽翠図。縱逸奇矯。氣勢獷悍。點染皴擦。用筆太猛。不能無筆過傷韻之嫌。然此醉後落筆。本係興到作。固非時流務取媚容。以要阿堵物之比也。展覽久之。更覺卷軸之氣。益然溢尺幅間。可謂不背士子之畫矣。庚申春季皇靈祭日。題簽并識于翠松山下舒奘齋中。古龍須田文。

渡邊小華墨筆野菜図絹本竪幅 同上

小華以華山第二子。生習六法。初受椿山指授。出入秋谷草衣之間。參以父師法。後專撫新羅山人。遂作一家。縱筆寫生。山水花鳥皆造精玅。就中翫禮花鳥。蓋椿山以後一人。可謂華山有子矣。此幅所寫野菜。墨筆秀雅。有一種生拙氣味。使新羅復生。恐不能立其前。爲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小華題此爲黃山谷語。案鶴林玉露。此眞西山語也。不知小華何所據。姑書以待博雅云爾。庚申春季皇靈祭日。題簽并識于翠松山下舒奘齋中。古龍須田文。

紀平洲淺絳山水紙本竪幀 同上

雲煙滃渤。群峰浮動。小閣倚樹。木橋架溪。老松蜿蜒。吟客逍遙。一區林泉之勝。使人恍然神往。是係平洲先生自娛作。筆墨生拙。氣韻流露。自題小詩。冲古可愛。此種畫幀。宜供雅士文餘之賞翫。不宜供俗人玩物喪志之具矣。庚申春三月念五。於翠松山下舒奘齋。古龍後學須田文題簽并識。

仇十洲設色樓閣山水図紙本竪幅 遠田 環翠隱

仇十洲之於鉤畫繪事。推爲古今獨步。此幅寫老杜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呉萬里舡句意者。其樓閣山水。設色明麗。鉤畫齊整。使人有身登其樓。把其風光之想。十洲老腕妙筆。堪奪化工。文房重寶。足以誇坐客矣。庚申梅雨之節。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龍田精舍。

雲泉墨筆三鬼念佛図絹本竪幀 同上

雲泉戲画。傚鳥羽僧正筆。一種奇氣。横溢絹表。化鬼作佛。元唯存一念之善移焉耳。雖戲画。有深意。徒勿供諸玩物喪志之具可也。庚申梅雨之節。題簽并識于龍田精舍。古龍須田文。

岸駒墨筆黄花一枝図紙本直幅 上同

岸駒擅畫虎。有盛名。余今觀遠田環翠所藏墨筆黄花図。清清楚楚。風致可掬。果知名手莫所不善也。雲嶽題語。亦不俗。為可嘉。庚申梅雨之節。題簽并識于龍田精舎。古龍須田文。

華田渓彩無腸蓮根図絹本竪幅 上同

華田所描無腸蓮根。細鱗游泳。自適之意。筆筆軽快。宛然逼真。蓋寫水中亦有此樂也。頓使人忘熱覺凉。可謂妙筆矣。庚申梅雨之節。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龍田精舎。

着色古画牛若弁慶格闘図紙本直幅 上同

此幅。遠田環翠所秘愛也。着色之精巧。画容之奇壮。係土佐家老工之作。無疑已。然余不妄擬其成何人。蓋守老拙切脈聽響之誡也。唯觀其所着衣冑。所執長短雙刀等。亦足以資時代考證矣。若夫牛若之矯捷。弁慶之傾躁。對照絶妙。古画中逸品也。庚申梅雨之節。題簽并識于龍田精舎。古龍須田文。

鷲湖設色山水絹本竪幅 上同

醒来山月高。孤枕羣書裡。酒渇謾思茶。山童呼不起。鷲湖画。寫此詩意也。渓山幽邃。屋樹蕭森。出俗径。入勝境。余頗愛其有聲無聲。交發幽趣也。庚申梅雨之節。於龍田精舎。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墨相巻十終

墨相巻十一目次

画

信天翁水墨山蹊曳笻図紙本竪幅
釧雲泉画帖
池田駒城画帖
藤本鐵石墨梅絹本竪幅
井金峩水墨江山唫賞図絹本横披
直入山樵水墨冬山閒居図紙本竪幅
高橋草坪淺絳山水春秋對幅紙本
鈴木百年水墨竹林隠棲図紙本竪幅
渡邊小華水墨玉堂冨貴図紙本竪幅
文晁寫照芭蕉翁像紙本横披
田能村直入淡彩山水紙本直幅
池田駒城水墨山水絹本竪幀
藤本鐵石淺絳幽渓逸趣図紙本直幅
以上五十八点

墨相巻十二目次

画

井金峩淺絳山水紙本竪幅
池大雅画細披麻攅点苔紙本小品
野呂介石水墨蘭石紙本竪幅
新井白石墨竹絹本竪幅
福原五岳墨画叙別図紙本小幅
金井烏洲米点山水紙本竪幅
草雲淡青芭蕉攏石図紙本竪幅
岡田半江米法江邨煙雨図紙本竪幅
文晁青緑山水屋楼図紙本小品
岡田半江淺絳初夏渓村図紙本小幅
岡田半江米点夏山帯雲図紙本小幅
文晁抱一合作冨嶽飛鷹図墨画絹本竪幅
直入山樵破墨山水紙本竪幅
天宥別當墨筆布袋図絹本横披
山本竹雲墨画梅竹攏石図紙本竪幅
狩野探雲賦色張子房図絹本竪幅
梅田雲濱墨蘭紙本竪幀
冨岡鐵齋淺絳漁樵問答図絖本竪幅
竹蹊淺絳渓山春暁図絹本竪幅
竹田淺緑竹谿閒居図紙本竪幅
颿足杏雨水墨山水紙本竪幅
中林竹洞金碧山水絹本竪幅

獵騎彫刻香合
黄銅獅子香爐
雜
一百萬塔壹基
宋元豊開版寶星陀羅尼經卷第七
赤磁菓子器
古銅薇蛇筆架
最上義光遺椀
春日盃
金銀工藝絶作品彙
鐔二十枚
以上二十九点（目次集類不依本文）

墨相卷十一

畫

武市小碉紅葉幽禽圖紙本直幅 二清 [illegible]

武市小碉。土藩俊傑。其事業功名。照人耳目。固不須余喋喋也。小碉餘事。嘗後素技。撫法四條。運以自家伎倆。至其得意作。專門之士。亦讓其席。此幅寫紅葉幽禽圖。筆勢勁健。一種氣韻。橫溢楮表。真可傾賞矣。小碉值時多故。志在廓清。拮据奔走。惟日不給。而余曾閱其遺墨亦已多。落筆賦色。睞容皆妙。絕無獷悍粗率習。乃知其人胸次瀟灑。當弖撫事。從容不迫。非夫一味憤懣悲躁之徒之所擬議也。此幅亦可以窺其人品氣度之一斑焉耳。大正辛酉孟秋既望。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孤灯之下。古龍須田文。

直入山樵水墨谿陰閒居圖紙本竪幀 上同

為變煙靄嘗險阻。谿陰風冷堪忘暑。聞人要識山水情。宜入舟車難至處。此是直入所題自畫。讀其詩。則其畫趣可知已。辛酉孟秋。餘炎酷烈。挂諸壁上。坐對久之。涼飇習習。恍然身為畫中人矣。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富岡鐵崖山房寄傲圖絖本竪幀 上同

鐵崖翁所寫山房寄傲圖。筆墨跌宕。書卷之氣。撲人眉宇。觀自題語。正知此翁會心作矣。暮秋風雨襲西山白屋。適久村清二齋此幅來。一見欣賞。自喜半日幽寂之情也。大正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古龍須田文鑑識。

僧月僊淡彩山水絹本竪幀 上同

世傳月僊畫有寒乞相。蓋當時誤認月僊性行者。欺侮其人。讒評其畫焉耳。殊不知月僊為人高潔。其善行義蹟。使聞者廉頑立懦于千歲之下。若夫六法雖餘事。筆墨勁鍊。功力俱至。其作山水。較多峭冷寒寂氣味。是亦方外境遇。自然形於毫端也。此幀山水樹石。漾橋人物。濃淡渲染。饒有逸趣。村瀨栲亭題詩。蒼潤切景。亦善道畫手所不能描出。有此詩而此畫增生色。傾賞之餘。遂書。大正十二年。十一月念二。古龍須田文。

直入山樵淺絳夏日溪居圖絖本竪幀 上同

直入受六法于其師父竹田翁。其山水宗倪黃。後博究元明諸大家筆法。運之以自己手腕。筆墨妍雅。意趣超脫。固為近代巨擘。此幀所寫。群巒重疊中。臨一條溪水。搆屋數軒。林樹圍繞。蒼翠欲滴。其自題詩。清淡不涂点塵。

讀此詩。便知畫中人。渓居避暑。晩讀書三昧。戯。余也生炎凉反覆之間。終日皇皇。奔走塵埃。今對此幅。恍然久之。大正十二年。十一月念二。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亀井少琹墨筆清風三友図帋本竪幅 同上

少琹落墨寥寥数筆。清楚絶俗。氣韻欲流。題詩亦簡潔有味。清風三友。意匠迥拔時史表。或嫌其用筆麤獷。然是文士自娯作。不揺喙可也。辛酉菊月念九。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此文宜左錯 崖畫幅前）

寧一山墨筆山水小品紙本竪幅 渓洲 嘱

寧一山宗末名僧。禅餘能書。素有聲譽。時又作畫。筆韻頗高。此幅墨氣清沉。意境閒曠。山水屋樹。點綴脱致。題詞冲淡。補寫畫外意。太平景象。流溢楮表。希世逸品。文房真寶。令人欽賞弗措。幅舊係油小路大納言隆典所蔵賞。題簽五字。乃其手跡也。隆典子法輪寺大僧都龍尊所手記。可以信據焉。予孟夏初旬。観并書于西山白屋青芽帯風處。古龍須田文。

江川垣菴墨竹紙本竪幅 同上

垣菴墨竹。挺秀蒼潤。瀟灑出塵。讀畫功深可知己。垣菴嘗識俊偉。一世無匹。其所論議計畫于幕府末造。固當似一聲清夜鐘。攪破世人昏夢焉。其人如此。其零紙断墨。亦可以珍重。但緒餘一戯。流傳太希。余對此幅。有空壑跫音之感矣。甲子夏六月十二日。觀并書于西山白屋。夕陽臨軒。凉風揺芽處。古龍須田文。

服南郭淺水立鶴図帋本横披 同上

南郭翁文餘渉墨戯。頗有風韻。此幅淺水立鶴図。寥寥數筆。容與閒雅。仙氣襲人。自題語。覺瑞祥繞筆端矣。甲子夏六月十四日。観并書于西山白屋青芽送風處。古龍須田文。

木村巽齋墨筆山水画幀帋本 升川倉松 嘱

谷地升川倉松。以佐藤北溟齋木村巽齋画幀。請余鑑証。展而讀之。恠巖負樹壓江而懸起。其下有一葉軽舸。順流而来。老翁踞坐艇頭。悠然繙書。蓋世外人也。是為近中景。其遠景則雲山煙樹。數筆淡抹。遠近映帯。點綴成趣。筆墨沈厚。而無輭腐習。韻致清俊。而無跡穀病。誠足以供雅士奇翫矣。立野題詞。不粘不滞。言外傳神。畫亦為之大添生彩。展讀久之。有迥然曠世之思。遂援筆題數語。　大正己丑仲春。於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

文題跋并識

紀平洲淺絳山水絹本竪幅（同上）

平洲先生講經之餘。兼興作此畫。縱筆揮灑。不事皴擦點染。而落墨淋漓。少着淺絳。乃見夕陽映射之趣。又作雲煙僅〻數筆。蓬勃之勢。欲捲萬壑而飛騰。題詩亦疎俊可喜。挂諸壁上。几席之間。山水存動。使人恍然。谷地升川倉松。从伦藤北溟請余鑒証。因書為左券。乙丑夏至後一日。題跋并識于西山白屋青苐搖軒處。古龍須田文。

鐵寒士墨筆菊梅柳同瓶図絹本竪幅（淺田古香寫）

此畫鐵寒士以辛酉復月。在九州賀生氏春圃所作也。見其自題語。便知眼前光景。春意已動。快心之餘。偶然放筆。春姿横生。若夫題語草書。寒士精神所寓。蒼勁無比。斷不許時史擬議。古人云。書畫精妙在落款。讀此畫者。不可放過。丁卯七月十二日。題跋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青苐帯風處。古龍須田文。

越夢吉自題明月淡雲図絹本竪幀（北溟寫）

越夢吉詩才翩翩。步趨淅派。崛起關西。一時名流。斂鋒避之。其氣焔之熾。可以想見矣。此幀一筆描明月。淡抹作雲。自題其得意絶句。筆致輕俊。無些俗姿。詩亦論境如玉。餘韻悠揚。置諸淅西作家集中。固不能辨矣。惜夫。夢吉茁而不秀。不幸短折。天若假以年壽。甚所造詣。豈可測乎。夢吉筆蹟。流傳太少。至此種墨戯。最希覯者。眞可珍襲矣。乙卯十一月十六日。題跋并識于西山白屋。風雨叩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來山玉洲墨華山水絹本立幅（採古寫）

玉洲山水。墨氣淡遠。筆韵流動。對之終日。使人恍然忘在于塵寰中也。昭和三年。七月念八。題跋并識于西山白屋青苐覆軒。微風搖葉處。古龍須田文。

横山華山淺彩玄奘三藏西天求経図絹本竪幅（同上）

華山所作。三藏西征図。筆力勁鍊。氣魄磅礴。一種異釆。奕奕迫人。蓋傑作也。料華山此図。必有所據焉。但其横溢筆墨外者。非其人不能描出耳。昭和戊辰八月念三。題跋并識于西山白屋。凉風掃葉。秋意可人處。古龍須田文。

大德寺梅道人墨梅富嶽図絹本竪幅（同上）

梅道人墨梅。鐵枝槎枒。氣韵流霧。又寫富嶽。淡墨淺刷。隨添雅致。自題以和歌一首。乃春

意生動。妙在筆墨外。道人此時正七十四歲。
苍腕健筆。無一点衰颯之氣。欲不稱奇得乎。
己巳仲秋念五。題并書于西山白屋。茅花噴
雪處。古龍須田文。

金原天龍米点山水絹本竪幅 同上

天龍金原翁。所謂画界一偉人。以寫實輝光。
鳴海内。翁餘事嗜墨戲。此幅望其對緑山房。
摸宋家山水者。筆意生拙。尤饒雅韻。蓋自娯
作。不媚時好。人品之高。可以想見矣。己巳仲
秋念五。題并書于西山白屋。茅花噴雪處。古
龍須田文。

野田大塊墨蘭絹本竪幅 同上

大塊翁圓轉滑脱。而機鋒衝口而出。蓋修禪
之餘。殆不知其然而然。亦昭代一奇男子也。
翁好作俳句。時又試墨戲。亦不甚拘規矩。而
韻趣天然。頗如其人。此幅翁所作墨蘭。筆致
輕快。有出塵之趣。可以供奇翫矣。己巳仲秋
念五。題并書于西山白屋。茅花噴雪處。古龍
須田文。

山田从堂着色新正小品紙本 同上

从堂小品。畫意獨創。揮灑輕妙。新正氣分横
溢楮表。才人放筆。不礙人目。題語款識。共為
不俗。可以飾新春小室矣。己巳仲秋念七。題
并書于西山白屋。茅花帶風處。古龍須田文。

釋宗演自讃如來出山図絖本竪幀 同上

洪岳宗演所作。釋迦出山図。筆氣蒼勁。靈相
逼真。贊語自有別裁。書亦清苑。擺脱俗習。吁。
世之禽息獸視于名疆利鎖之中者。拈香對
嵗。其亦可以開明心眼。知所信向矣。己巳仲
秋念七。題并書于西山白屋。茅花變夕暉處。
古龍須田文。

山中竹雲淺絳廬山瀑布図絹本小品 堂田春雑稿

竹雲所寫。廬山瀑布図。落墨蒼潤。用筆蕭踈。
小幅中有變化無窮之景趣。蓋由溪壑之寛
窄。樹石之排置。各得其宜焉耳。東坡有詩云。
横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竹雲雖自題謫
仙詩以標廬山瀑布。至其意匠。則本于坡詩歟。
己巳仲秋盡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
之下。古龍須田文。

藤本鐵石米点山水紙本小品 同上

鐵石所作。米点山水小品。筆力縱逸。水墨淋
漓。山容樹色。濃翠欲滴。而有一種書巻之氣。
讀畫功深。可以徵矣。顧鐵石作此画。在嘉永
庚戌秋。乃知鐵石年壯才旺。出北宗帰南宗
之際也。夫画以人貴者。名下不忝無虚。若鐵

石。乃其人其畫。名實相稱。此幅小品中佳構。殊可珍重矣。己巳蘭月。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茅花覆秋。氣迫人處。古龍須田文。

木米墨画達摩図紙本竪幅 青二屬

木米所寫。達摩図。渇筆揮攉。疎佼飄逸。有一種塵外之趣。山陽題詩。爽峭冷落。固非凌雲可謂書画雙絶矣。木米風標脱灑。深究六法精蘊。為山陽竹田諸名流所愛重。顧此画成于快心之餘者。故使山陽題之耳。往年森竹堂獲諸西都爐居堂。後帰久村清二。頃日。清二携來示余。余終日展覽。不能飽情。遂援筆題之。己巳蘭月。古龍須田文。

川村雨谷墨筆山水絖本小品 春樵屬

己丑秋。客遊仙臺日。訪川村雨谷僑居。雨谷誦余詩。妄加推奬。置酒款待。共談藝園盛衰。盡歡而去。後屢訪之。訂妄年之交。時雨谷為宮城控訴院長。固邃於六法。名聲赫灼。推為南宗泰斗。而與吾儕一从書生。執臂縱談。如自忘其名位者。乃其人襟懷瀟灑可知已。壬辰夏。余再遊仙臺。乃雨谷已轉任大審院。還異數年。遂至不可復見矣。今茲一草亭春樵。齎雨谷山水小幅來示余。筆墨洗發。意境清超。所謂引人入勝者。洵為小品上乘。展讀之間。忽回想與雨谷把酒清談于太白山房。今已經四十餘年。恍如隔世也。乃書所感于懐還之。己巳晩秋念七。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須田文。

田能村直入自讃物外閒居図絖本横披 同上

直入山樵水墨物外閒居図。用筆蒼勁。饒清疏超逸之趣。蓋似撫沈啓南筆法者。自題詩。瀟灑有韻。洵是落々大方之筆。非斗筲一輩所追躡也。己巳晩秋念七。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風茅搖曳處。古龍須田文。

前田有竹淺絳山水紙本横披 三上氏屬

有竹所作。山水一幀。筆墨沈着。意匠閒澹。山巒樹石。布置共宜。挂諸書齋。使人恍然有抱水光山色之想也。頼翁題語。為有竹花券。所謂錦上添花者。使余不禁垂涎也。　昭和五年。一月念八。觀并書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須田文。

釧雲泉淺絳山水紙本竪幀 同上

雲泉邃於六法。尤擅山水。韻趣殊絶。固為一方雄鎮。而襟懷蕭散。度外聲利。故其筆墨亦無啟元爭覇之習氣。竹田翁嘗賦長篇盛稱其人品及画格。良有以也。此幀攢峰簇出。筆致渾雅。點染濃淡。遠近得宜。蓋雲泉得意作。斷非儕輩所摸倣也。　昭和五年。一月念八。

觀并書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須田文。

沈石田淺絳山水帋本卷軸（同上）

石田所作。淺絳山水。筆力挺拔雄勁。丘壑樹石之布置。雲烟蓬渤之氣勢。皆極其變化。而逸韻横生。卷軸之意。盎然溢楮表。絶去恬俗蹊徑。能引人入勝者。真乃落落大方筆墨。非淺人所夢想也。其意匠景迹。取諸王右丞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者歟。　昭和五年。一月念八。觀并書于西山白屋南軒。古龍須田文。

柳里恭金泥描竹扇面（市原三郎嘱）

柳里恭於花草。尤擅聲華。今觀温玉齋所珎襲金泥描竹扇面一幀。僅〻數筆。半韻玲瓏。氣品出群。蓋倣梅道人筆意。運之以自家靈腕。譬猶仙宮侍姫。不許俗子倫窺也。　昭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積雲之下。古龍須田文。

岩瀬鷗所着色木石小羽図紙本竪幅（嘱春樵）

岩瀬鷗所。世所謂幕末三傑之一也。名忠震。字善鳴。以其邸在築地。自號蟾州。又號百里。後移住向嶋。乃改號鷗所。初稱修理。叙爵伊賀守及肥後守。鷗所才識氣宇。睥睨一世。其為外國奉行也。議論施設。見幕末史上者。警拔嶄新。驚破流俗耳目。不必待余贅言也。鷗所忤權臣旨。為幽囚也。專寄情風流三昧。作詩画以自消遣。其所作。往往有駕專門家者。其天稟之優。不可測也。此幅着色木石小羽図。仿白陽山人遺法。落墨俊麗。氣韻横溢。殊可傾賞矣。當時與鷗所齊名者。江川坦菴。亦作墨戯。然固不及鷗所有孤詣獨造之妙也。戯。鷗所抱才不遇。終生鬱屈。其胸中之奇。發而為詩文。洩而為繪画。宜其異彩射人也。庚午季冬。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岡田半江米点山水紙本竪幅（根上善藏）（嘱）

半江少承其父米山人指授。深究六法。尤長山水。夙有出藍之稱。後宗沈石田。遒錬穩秀。遂造化境。此幅雲山煙雨図。撫米家筆法。墨氣淋漓。韻趣超逸。無一毫媚俗之態。是乃士子之筆。所以迥絶時流也。庚午立夏後一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藍田叔倣趙松雪春景山水絹本條幅（嘱春樵）

蜨叟画法。樹立一幟。南人之翹楚者也。此幅倣趙松雪筆法。運以自家手腕。蒼勁挺秀。卷軸之氣。横溢絹表。真為希覯之逸品矣。可知一時盛名。果不虛稱也。庚午首夏。古龍須田文

識。

竹雲道人墨筆山水紙本竪幅同上

竹雲道人。山水一幅。不流甜熟。不失平板。筆致秀挺。頗饒逸趣。蓋撫元人筆法。運之以自家手腕者。讀書功深可知矣。庚午夏六月念一。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青茅覆處。古龍須田文。

白龍山人着色山水雙幅絹本幅五義

白龍山人双幅。一為春山瀑布図。一為秋林雲月図。筆氣頗奇拔。其題語書法。亦共為一格。所謂不倚人廡下者。不失為逸品也。昭和五年。七月。念一。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古龍須田文。

野村素軒墨梅絹本竪幅同上

素軒翁作墨梅。蓋餘戯耳。然生拙不俗。自題詩。汲高青邱流。清韻雅致。特為可稱。昭和五年。七月念一。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古龍須田文。

前田默鳳枯鮭銜縄図紙本竪幅同上

默鳳於書法入三昧。有時作画。亦有奇趣。此畫為贈鮭而作者。快利可喜。書画無二途。猶信矣。昭和五年。七月念一。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軒。古龍須田文。

村山半牧幽谷佳人図絹本竪幀高橋可現齋

高橋可現齋一幀來。求余題簽曰。吾將欲貽此幀於我師大川博士。以表落其新居之微意焉。展而觀之。乃村山半牧所描幽谷佳人図也。墨氣瀟灑。逸韻流露。其品格在青藤白陽之間。半牧以勤王敵愾之士。其筆墨與其色。共高天下矣。而博士亦英偉挺發。自期以世道木鐸。今乃送幽谷佳人。以配高堂君子。可現用意所寓。洵是好偶。不許他人朶頤也。昭和五年。八月初二。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茅叢帶雨。微風送涼處。古龍須田文。

村山半牧幽蘭倚石図絹本竪幅春樵篤

半牧所描幽蘭倚石図。筆致瀟灑。迴出塵表。得青藤山人遺意。題語書法。亦共超雋。對其幅。覺一種風韻。翛然襲人。庚午孟秋。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青茅吐綿。微風送涼處。古龍須田文。

狩野伊川着色湖山雪後訪友図絹本竪幅採古

伊川画遵守家法。筆力遒勁。殊有探幽遺風。此幅雪後湖山。光景鮮麗。屋廬人物。點染着色。皆得其宜。可稱佳品矣。庚午晩秋。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雨氣迫軒處。古龍須田文。

酒井抱一水墨富嶽雲烟図絹本横披（正義藏）

抱一所寫富嶽雲烟図。墨氣潑散。筆力挺抜。與平素賦色濃艷着。大異其撰。鵬齋題詩。熙淡有趣。揮灑古逸。画更覺添光彩矣。此幅雷山翁所翫賞。舊装軟弊。其孫正義新施之裱軸。以飾文房云。　昭和五年十一月念六夕。古龍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電燈之下。須田文。

古夢道人無腸図帋本竪幅（古竹藏）

古夢道人幼而嗜繪事。成童學画法於三浦澤月。稍長營求世途。從事鉛槧。然篤嗜所存。時弄筆墨。晩專寫無腸。頗有奇趣。丙寅夏。携其所寫無腸図二枚。乞余題之。余乃各題以小句。古夢貽其一枚於義兄佐藤某。一枚藏其家。此幅乃是也。今茲庚午秋。古夢歸道山也。其子務逸以此幅贈遠田古竹。古竹愛書画。與古夢交游三十餘年。有金蘭之契。與豊田春樵及二三子。共經紀古夢後事。以酬生前之交誼。一日古竹齎此幅。謁余題簽。曰僕之於古夢。晨夕往来。有一日不見。如千秋兮之思。今也乃亡矣。私心悵悵。不可勝言。古夢手澤所存。悉收藏之。而此画有先生題詩。顧係古夢快心之作。僕平常挂諸壁上。自慰其梦寐思慕之情也。吁嗟。朝則親如兄弟。夕則反目如仇敵。炎熱飜覆。世情如彼。而古竹之於古夢。有死而猶生之情。眞乃可謂知己哉。因題其簽。且書其由以還之。　昭和五年冬至前一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書于西山白屋南軒。此日風雪蕭々。寒氣追骨。

王家鵬水墨山水金成紙横軸（春樵藏）

筆墨蒼勁。殊有逸趣。題詩書法。瀟雅清整。有趙松雪風格。可珍襲矣。辛未沽洗四日。古龍須田文觀并書。

呉苑亭水墨樓閣山水對幅帋本（同上）

呉苑亭墨画二幅。一寫盛夏之景。一寫仲秋之景。山水樹石。蒼澗蕭閒。不染點塵。樓閣人物。細筆鉤皴。而遠近布景。殆迫眞趣。其面目品格。在大痴雲林之間歟。辛未沽洗五日。觀并書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高久靄厓水墨竹石図帋本條幅（同上）

靄厓一號疎林外史。最長山水。初學霞樵。後究各家精蘊。遂帰于翟大坤。又妙墨竹。深得梅道人遺法。此幅落筆縱逸。饒有風韵。對之可以滌塵念矣。辛未仲呂初四。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頼杏坪墨筆蘭竹倚石図紙本竪幅

杏翁以吏治著。博學善詩。餘事作画。頗有出

格之趣。此幅筆致踈俊。氣韻流露。無一毫作家習氣。是殊可欽稱。况有題詩瀟灑。卓然風塵之表者乎。此等幅。應有一而無二。宜襲之珍之。辛未仲昆初四。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信天翁水墨山蹊曳筇図紙本竪幅　同上

信天翁所作山蹊曳筇図。水墨潑散。攢峰簇出。其詩趣畫趣。油然在筆墨之外。蓋翁胸中已有此丘壑。乘興而為詩為畫。固非含毫舐墨者之所企及也。翁名聲與其筆墨。共高天下。人若有得其片紙者。以比金剛實石云。辛未仲呂初四。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劉雲泉画帖　屬正義

雲泉所作画帖二十四枚。山水清遠。筆致瀟灑。引人入勝。妙不可言。雲泉者。竹田之所推讓不措。豈止其筆墨為一時之選也乎。其人品風格。亦高人一等。此帖係雲泉快心作。不宜珎襲付虫蠹。辛未孟秋。觀并書于清川村崇義堂。古龍須田文。

池田駒城画帖　同上

池田駒城者。荘内南宗之魁楚者也。駒城少壯。學於良齋之門。能屬詩文。又嘗西遊受六法於鐵翁。有所造詣。至其得意作。殆摩師壘。駒城為人恬淡。度外名利。落落寡合。誤為本藩蒙冤罪。瘐死獄中矣。駒城嘗寓大山加藤氏許。弄筆墨自遣。故其家多藏駒城遺墨。此帖亦其一也。今此帖帰齊藤家。山水木石及四君子。信手揮灑。逸趣可喜。欲覩鐵翁衣鉢者。宜就此帖而觀焉。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觀并書于清川村崇義堂。

藤本鐵石墨梅絹本竪幅　同上

鐵石作此画。在文久壬戌春。乃潜匿於大坂薩邸中。而與樂水等同志。企回天大事之時也。而此画為樂水作者。見其自題和歌。以梅花况樂水也。墨氣清發。氣韻撲人。可謂傑作矣。顧此時國事切迫。而同志來往如織。鐵石興樂水。衆務鞅掌。應無寸暇。然而從容揮描神之妙。不可言。英雄胸中。果有闊天地乎。樂水托郵贈致諸鄉里。後為大山加藤氏之物。竟復帰齊藤家云。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

井金鵞水墨江山吟賞図絹本横披　屬古竹

横披墨画江山吟賞図。井金鵞所作也。挾一道白練。巑岏攢簇。近嶂遠巒。濃淡映帯。孤店依樹。高人歩蹊。意境蕭閑。風韵蹤逸。殆如讀

董巨源画。全裝一代名儒。餘事寄墨戲。一下筆。乃有此種高品。自娛娛人。非役役塵埃者所夢視也。昭和七年。三月念七。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直入山樵水墨冬山閒居図紙本竪幅　齊藤蕃　泉嘯

冬山閒居図。係直入晩年之作。筆墨挺秀。韻致超逸。山巒屋樹。布置獨絶。題語亦清諧。無一毫烟火氣。蓋於田叔半千之間。別開一蹊者。可以供高人賞鑑矣。近来久不接士子筆墨。仰屋無聊之餘。忽覩此種佳品。洵有空谷跫音之感。展讀久之。喜而題之云。昭和壬申陽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高橋草坪淺絳山水春秋對幅紙本　清二　陽

草坪浪華俊髦。夙寄後素技。就竹田講究六法。年纔弱冠。其聲名技倆。早已出於直入杏雨諸先輩之上。尤於山水見長。惜夫。早世不盡其才也。天若假以年壽。恐雖竹田。不得擅美於前也。今觀此對幅。筆墨超焉。渲染共宜。妍潔明秀。足娛人目。誠為希覯之品矣。壬申陽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雨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鈴木百年水墨竹林隱棲図紙本竪幅　正義　嘯

百年所作竹林隱棲図。墨氣活潑。山水竹樹。筆々生動。自題詩。雋永有味。此老画中。殊推出色。壬申晩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古龍須田文。

渡邊小華水墨玉堂冨冨貴図紙本竪幅

小華於花鳥。世有定評。此幅以水墨寫牡丹。筆致精妙。不減白陽山人。自題詩。意匠清新。洗滌因習。所以為崋山後勁也。壬申晩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古龍須田文。

文晁寫照芭蕉翁像紙本横披　上同

芭蕉翁像。係文晁寫照。筆彩穩秀。風貌温雅。使觀者自然起欽仰之念。真乃傳神筆也。士朗短箋。句與書。瀟脱可喜。此幅雪山翁所珍襲。後昆莫委塵埃可也。壬申晩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古龍須田文。

田能村直入淡彩山水紙本直幅　上同

落筆勁抜。有風塵外之趣。蓋仿沈石田筆法者。題詩古淡。似王右丞。此種画。尤稱其雅而不俗也。壬申晩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古龍須田文。

池田駒城水墨山水絹本竪幀　上同

駒城所作水墨山水一幅。擬黄大痴筆意。墨氣淋漓。一洗因習。可以供士子之翫好矣。駒城嘗學于見山樓。與樂水同窓。詩文往復交情頗厚。此画亦為樂水作云。壬申晩春。題簽并識于清川村崇義堂。古龍須田文。

藤本鐵石淺絳幽溪逸趣図紙本直幅（属祥華）

層嶂叠巒。幽溪激湍。樹石矗仄。孤客盤桓。種種形容。不妄着筆。此鐵石所作幽溪逸図也。筆氣馴雅。不似平生卓犖逸宕。蓋成於自北宗轉南宗之際者歟。鐵石書画聲價日益騰。其人物奇偉。傑出萬人。所以可貴也。壬申孟秋。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古龍須田文。

墨相巻十一終

墨相卷十二

畫

井金峩淺絳山水絹本竪幅（[illegible]）

乾筆皴擦。雖點染不多。而氣韻清逈。自有林下風味。其題詩。亦蕭散閒適。絶無煙火氣。蓋此花胸中先已有江山。加以書卷之素。故落筆超逸。能發揮浩蕩縹渺之致於尺幅之中。使人一讀神往魂飛。余惱頭痛。旬日臥牀。竹內稱逸致此幅。徴余題簽。起而觀之。奇賞嘉嘆。自忘其頭痛。猶一粒金丹頓清快其五臟也。癸酉孟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積雲故軒處。古龍須田文。

池大雅畫細披麻攢点苔紙本小品（古竹[illegible]）

余嘗游東山。觀一石山。俗呼曰蘢山。石皴細披。如織波紋。絶無草木被之。唯見苔鮮散点耳。余奇賞久之。不能去云。今觀池大雅所畫細披麻攢点苔一幅。頗相似焉。蓋大雅描此一法。以示後學者歟。余對此幅。回想東山勝概。而感嘆大雅描神筆法。諦觀久之。不能釋手。癸酉春。彼岸中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野呂介石水墨蘭石紙本竪幅（小野[illegible]）

介石阜立於三介石之中。以蒼勁沈鬱之筆。樹異幟於京洛之間。賴山陽極口推稱。以爲畫壇飛將軍。非阿好也。此幅蘭石及題語。共是清幽穩秀。尤饒逸韻。足以想見其人品之高矣。簽題十字。不知何人筆。但其書不俗。存之可也。

昭和八年四月念七。觀并書于西山白屋。雨霽氣清處。古龍須田文。

△蒼秀挺逸。極有韻致。題詩亦跌俊。洗滌塵氣。

新井白石墨竹絹本竪幅（堀部太郎藏）

白石先生墨竹一幅。堀翁所珍襲也。余閱白石遺墨多。然未曾見筆墨氣色精妙若此也。白石學識淵深。兼長經綸。公務之餘。仡仡著書。何暇能得弄墨戲乎。且當時運属草昧。南宗未興。今觀此幅。似仿梅道人。豪傑之士。胸中有餘裕。不可以管見測矣。癸酉首夏。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一氣抗七氣處。古龍須田文。

福原五岳墨畫叙別図紙本小幅（[illegible]）

在昔我鄉先輩曾根原魯卿。少時游大坂。入混沌社。從北海先生而學焉。時關西俊髦。多集混沌社。魯卿周旋其間。交游頗廣。福原五岳亦其一也。五岳受六法於池大雅。其筆墨酷肖師。魯卿將歸省也。諸友送以詩文。魯卿褁而卷之。五岳乃作叙別図。係以送別詩。魯卿叙諸卷尾。其後割而裝潢爲挂幅。此幅即

是也。墨氣傳神。書畫雙妙。無一点塵埃之氣。非得大雅衣鉢者。詎能如斯乎。且其畫係交游惜別之筆。非尋常塞責之作。其精神所寓。自有足動人者。讀者宜察焉。　昭和癸酉夏五月。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金井烏洲米点山水紙本竪幅　僧馨泉藏

烏洲博學能文。尤精六法。隱遯上毛之野。而聲名震動天下。久而彌隆。其天分之高。功力之深。可以想見矣。烏洲初受文晁指授。後究各家。終歸董王。嘗壯時西上。贄其畫見賴山陽乞正。山陽一見。乃謂曰。無少有甜氣乎。烏洲爾後作畫。專用渴筆。赳浪犖。又贄其畫見篠崎小竹乞正。小竹一見。乃謂曰。無少有霸氣乎。烏洲大驚。自茲而後。沈着修錬。遂悟六法三昧矣。自謂。吾之有今日。二君激成之也。其虛心求益如此。宜矣。其大成也。馨泉修佛傍嗜畫。居恒景慕烏洲為人。曩得其所寫米点山水一幅。寶重甚謹。嘗示余請之題簽。筆力蒼健。墨氣欲滴。自題董氏題米家山水図語云。但能取維摩詰語山水有無中。蓋此十一字。可移以評此畫真面目矣。　昭和癸酉黃梅之節。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雨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草雲淡青芭蕉擁石図紙本竪幅　田上

草雲畫家一奇人也。其畫往往出人意表。純以筆氣秀拔取勝。此幅芭蕉娉婷。擁石而立。添以鷄頭。淡青点染。極有雅致。其筆法乃爽峭落落大方。不墜前人窠臼。可謂佳作矣。馨泉學六法于小室翠雲。翠雲少時。親炙草雲。乃馨泉之於草雲。不可謂不及其流者。嘗得此幅。珍襲不啻翠玉明珠。常誇客以為席上之寶矣。謁余題簽。余閱草雲畫多。瀟灑清韵。若此幅者殆希。一賞三嘆。遂題。　昭和癸酉黃梅之節。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雲流雨霽處。古龍須田文。

岡田半江米法江邨煙雨図　紙本竪幅　松隱齋藏　元

半江者。米山人之子也。父子畫名。一時動關西。而半江天資聰明。積以功力。其所作蒼秀古逸。特詣化境。此幅倣米家筆意。作江邨煙雨図。墨氣淋漓。筆致清挺。山壑江樹。浮動於雲煙開闔之中。葉并茅屋皆得其所。而一種氣韵。卓然塵表。洵是半江快心作也。癸酉梅雨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

文晁青綠山水屋樓図絹本小品　馨泉

藏

文晁所寫山水屋樓。青綠点染。用意謹嚴。運筆細緻。不甜不板。而又無一毫獷悍病。蓋倣

仇十洲。而得其寫照法者也。余辛丑夏。歸展鄉里。甯後家居。苦無聊。玩書畫自遣。仙臺鱸隨溪贈致古人書畫數十種於余。余拔其中尤佳者數種供觀賞。此幅亦其一也。後為有力所取。頃日。馨泉得諸溫玉齋示余云。是先生舊藏。希得一語以為左券。於戲。余得此在三十一年前。而失此亦在二十一年前。其得失沓然如夢。今而覩之。猶邂逅舊友。不勝感慨之輻湊也。　昭和八年。八月。節在立秋。後一日。古龍須田文書于西山白屋南軒。清風来故人處。

岡田半江淺絳初夏溪村図紙本小幅上同

半江所寫初夏溪村図。撫法王雲谷。筆意穩秀。思致閒雅。經營布置。逸趣自然。不為蹊徑所縛。洵見其天分勝也。此畫原係谷地橫五鳳所珍愛。五鳳能畫。為梅闌高足。當時名工筆叢。無論內外。蒐集滿堂。後多散逸。此畫轉為細谷氏之物。再轉歸馨泉許。馨泉新改裝潢。請余題簽。余一讀欽賞曰。此半江畫中能品。雖雲谷再生。恐不能出乎其上也。　昭和八年。九月念五。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宿雨放晴處。古龍須田文。

岡田半江米点夏山帶雲図帋本小幅細谷吳嘱

半江所寫米点夏山帶雲小幅。墨氣淋漓。筆致蒼潤。山水雲樹。與其屋舍界行。渾成無迹。風趣油然。蓋老練精到之作也。此幅谷地細谷吳所藏。而與馨泉所藏淺絳溪村図為對。原皆係五鳳翁秘愛。馨泉與吳交善。其嗜好亦相同焉。是故二子分割襲之。不敢擅其娛也。吳依馨泉請題簽于余。因書。癸酉中秋下旬。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天曇蛙鳴處。古龍須田文。

文晁抱一合作富嶽飛鷹図墨畫絹本竪幅村田喜藏嘱

文晁作富嶽雲煙。筆力蒼勁。墨氣霏沸。抱一於其中腹作飛鷹。精悍之氣。俊捷之態。使人不覺呼快。正見靜動之意於一幅之中。可謂合作中之合作矣。馨泉携此幅來。囑余題簽云。幅原係藥舖川嶋氏所藏。予嘗一見奇之。語諸檀越村田喜藏。喜藏食指大動。遂迫川村氏而購取之。喜藏者。鄉之素封村田興治兵衛之支族也。甲戌正月十五日夜。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此夜風雪撼屋。寒氣徹骨。古龍須田文。

直入山樵破墨山水帋本竪幅上同

直入所作破墨山水。鬆而不弱。猛而不獷。氣

勢淋漓。筆法老蒼。最見功力。自題詩。亦清疎閒澹。無煙火氣。眞乃為詩画雙妙。村田喜藏得之於藥舗川嶋氏。馨泉乞余鑑証。余時中寒氣蟄居。及覩此幅。不覺發煙霞癖。乃謂馨泉曰。此幅用筆擅縱横之致。而無筆過傷韻病。可以充大方席上之品矣。甲戌正月十五日夜。呵凍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古龍須田文。

天宥別當墨筆布袋図絹本横披　池田氏嘱

羽黒山別當天宥。奇才異能。膽大如斗。其所計畫施設。莫不出人意表。而震駭一時耳目。蓋僧中豪傑矣。天宥雖觸幕譴處流罪。然羽黒山面目一新。増光靈境者。未曾不由天宥之力也。天宥博達諸藝。至書画彫刻。莫不極精巧矣。今人得其手澤所存。寶重不啻寸玉大貝。此幅天宥所作布袋図也。筆力矯健。奇氣迫人。有尋常畫工不可企及者。題語亦頗滑。可不珍襲哉。昭和九年正月。大寒後一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風雪篩窓處。古龍須田文。

山本竹雲墨画梅竹擁石図紙本竪幅　春樵嘱

臘梅噴花。鐵幹槎枒。寒竹蕭踈絶塵。恠石衡蘚。突起其傍。靈芝生焉。是山本竹雲所作画也。筆墨蒼秀。以韵致取勝。自題詩。寓自家閒適之意。其人品風格。活現于尺幅中。可欽也。昭和甲戌晴明之節。於西山白屋。綿粉車聲。織氣迫人處。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狩野探雲賦色張子房図絹本竪幅　堀越嘱

堀翁示余探雲画幅曰。是我所珍襲。裝潢已成。請先生題簽。就而觀之。張子房図也。筆致精妍。賦色鮮明。右手把巻。蓋大公望兵法。所謂三略六韜。容貌温然。宛如婦人。而其丰采奕奕。秀氣迫人。實探雲苦心慘澹之作。林大學頭題詩。盛稱子房智謀。其意謂高帝創業。借三傑力。運籌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張良也。連百萬師。戰必勝。攻必取。韓信也。内治國民。外不絶糧道。蕭何也。然韓蕭二子。發縱馳驅。憂勞之跡。遂不及子房之從容有儒者風也。蓋天下通論。其運思結構。不可措一語。有此題詩。而画更増一段光彩。堀翁十襲珍重。可謂宜矣。乙亥夏。古龍須田文書。

梅田雲濱墨蘭紙本竪幀　遠藤宗義嘱

雲濱先生滿腹慷慨之氣。溢而為墨戯。卓犖奇拔。巻軸之氣。撲人眉宇。蓋非局促於蹊徑者所追攀也。此幀墨蘭。寥寥數筆。而奇姿縱

逸。神韻横生。觀其自題詩。似寫自家意趣。宜矣。一種氣品。猶視其人也。乙亥冬十一月念九。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冨岡鐵齋淺絳漁樵問答圖絖本竪幅柴田千春寫

此幅鐵齋翁所作漁樵問答圖也。察其筆趣。蓋成於不惑耳順之間歟。翁畫尸祝荆關。而運以己意。奇矯獷悍。動輙取敗。晚年殊甚。若夫五十六十際。為圓熟温存之候矣。此幅沈鍊遒勁。神彩生動。無筆過傷韻之嫌。為可嘉尚。翁又能書。風撲鄭板橋。自摘書蕘夫漁樵問答一則。因寓警世之意也。挂此幅。平昔對之。深自畜察。量力而處事。則免過而速害之患爲也乎。　昭和十年。冬十二月初二。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寒雲霞宇處。古龍須田文。

竹蹊淺彩溪山春曉圖絹本竪幅春樵寫

此幅竹蹊所寫溪山春曉圖也。筆氣清淑。熙荼有致。動植之物。排置皆宜。高掛此幅。端坐其下。使人恍然有入蓬萊。弁紅嗽乎鶴唳松笙梅花燦發之中之思焉。丙子早春。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竹田淺綠竹谿閒居圖紙本竪幅同上

竹田翁所作淺綠竹谿閒居圖。蕭灑幽邃。不染纖塵。所謂筆墨二字。析微入妙者也。題詞冲古閒遠。超脱習俗。妙在離即之間。所以詩畫共推一代高手矣。丙子夏。古龍須田文觀并書。

颿足杏雨水墨山水絹本竪幅同上

杏雨所寫秋山空江圖也。筆氣跡俊逼眞雲林。其自題詩。後半云。疎樹虛亭幽趣足。無多筆墨却留神。不要他人措一語也。丙子夏。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中林竹洞金碧山水絹本竪幀秤花寫

中林竹洞。深究六法。其所畫山水人物花鳥。莫不皆妙。而尤長花鳥。其山水則私淑呉旭。疊巒層嶂。極清超之致。此幀金碧山水。寫照容麗。清新工緻。有一種風趣。蓋竹洞苦心絕作。掛諸壁上。可以誇坐客也。丙子夏。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山陽先生墨筆山水冬景絹本竪幀佐藤吉右寫

山陽先生醉餘乘興信筆作此圖。蕭閒灑脫。雖鄒衣白。不能過之。蓋先生胸中丘壑。發而為雲煙。宜有一種超逸之氣也。先生曾有句云。用墨疎々用筆鬆。畫成皴染淡如空。觀此幀者。須信自家許語至當矣。戊寅首夏。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南軒之下。古龍須田文。

土井聱牙水墨雲月風竹図絹本小幅　本間副助　袖

土井聱牙者。津藩藤堂侯之儒臣也。學於齊藤拙堂。後成一家。風詩文技工。雖遜拙堂。至學識淹博議論精該。優駕拙堂而上焉。或云。聱牙為拙堂所猜。借酒擬狂。自晦形迹。是以其名聲不大顯于天下也。明治官徵以中博士。聱牙辭曰。不欲就松茵大博之下。遂不出。識者皆惜之。聱牙餘事作墨竹。古秀可愛。此幅筆墨蒼勁。神趣橫生。其人卓犖不羣之概。可以想見矣。戊寅九月十九日。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雙桐軒下。古龍須田文。

王惟馨水墨溪山飛泉図帋本直幅　池田金治郎囑

王惟馨所作水墨山水一幅。池田金治郎從軍屯大同日所獲也。惟馨不知何時人。然以其紙質考之。蓋為明代人。不可疑矣。其筆致生拙。氣味謹細。恐非專門畫師。而文餘自娛作已。吁。惟馨畫誰能知數百年後。為日本軍人所翫賞乎。物之遇合。在意料之外。可謂奇矣。己卯春三月。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

淇園先生水墨蘆蟹図紙本小幅　滿逸囑

淇園先生揮灑水墨。作蘆蟹図。蕭疏超逸。筆韵生動。使人歎賞。其自題詩。頗有含蓄。乃知先生非漫然作此図也。世之營營奔走塵埃。而不能自安于其所者。觀此可以供内省之資焉耳。己卯孟秋。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夏目漱石自畫菊花題句帋本竪幅　[illegible]華

漱石著作餘事。好作墨戲。此幅菊花一朵。筆致疎俊。頗有雅韻。自題句。有一種奇氣。出人意表者。要之。畫也。句也。但自供文餘一戲。非敢以此爭勝。宜無一毫媚俗衒名之習。是可尚也已。己卯孟秋。古龍須田文題并書。

平山子龍淺絳山水帋本竪幅　同上

平山子龍。兵法武術。傑出一世。餘事涉詩畫。頗有奇氣。蓋英雄之士。雌伏清平之世。不能炫燿其才能於風雲變幻之際。壹鬱無聊之餘。借詩畫而排遣之。此幅亦其一也。墨氣潑散。筆致鬆疏。自有豪宕不群之概。題詩亦稱之。要之。英雄氣象。躍如色飛。使觀者下席而畏服焉。子龍筆墨。世間傳者甚罕。此幅可以抵頷下驪珠矣。己卯重陽。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池大雅緋桃一朵并行書蘭亭記帋本竪幅　同上

池大雅天分已勝。其所作書畫。仙氣縹渺。殆
非人工也。此幀描緋桃一朶。筆韻逸成。題以
蘭亭記。其行法奇古。尤見其長。蓋其意主記
文。以桃花為客者歟。其意匠迥然。非時史所
夢想也。山村祥華得此奇幀。丐余題簽。余一
見欣賞。欲炙不能。徒垂涎爲耳。己卯重陽。古
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富岡鐵齋淺絳山水帋本竪幅　同上

鐵齋翁風雨過渓橋図。墨色淋漓。風神超越。
使人有身在畫中之想。真乃絶作也。見其自
題語。身在金城客舍。遇霖雨。作此自遣。蓋觸
境寫意。宜筆墨生動也。凡書畫皆形其為人。
顧鐵齋其人行事已奇。其筆墨何得不奇乎。
己卯重陽。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池大雅隷題淡彩菊花図紙本竪幀　賢田千春蔵

大雅堂於書畫。推為古今仙才矣。此幀寫菊
花。施淡彩。筆致蕭疎。不求工巧。而奇姿横逸。
風韻獨絶。題以隷書五古。字大畫小。似主客
易地。是乃所以大雅之為大雅也。況其筆格
灑脱。猶雲上神仙。不許人間追攀也。己卯重
陽。古龍須田文題簽并識。

米山人淺絳山水半江梅花裝潢絹
本竪幅　祥華蔵

米山人作淺絳山水。筆力蒼健。極有逸趣。其
自題對句。韻致可欽。半江於畫外天地左右。
散點梅花。以擬裝潢。意匠獨創。古來所未曾
覩也。案其干支。米山人作此畫。歳方六十三。
而半江乃二十五歳也。米山人筆墨毫無須
唐氣。而半江落筆清新。父子合作如此者。眞
可謂奇珍矣。此幅原係余舊蔵。後為人取去。
今歸祥華堂。題簽八字。乃余所手刊也。祥華
請余一語。乃書以為左券。庚辰春。古龍須田
文書。

富岡鐵崖渓壑閑居図紙本竪幅　同上

鐵齋翁初號鐵崖。為人卓拔。慷慨憤世。蓋鐵
中錚錚者也。或謂。此翁筆過傷韻。翁氣勢凌
人。發之筆墨。豪健雄放。不期然而然也。此幅
有落筆揺山壑之概。這種畫。他人所做不得。
而為翁獨擅矣。觀其題語。可察翁意趣所在
焉。庚辰春。古龍須田文題并書。

白崎一實畫像公文蘭僊筆絹本竪
幀　颯陽

白崎一實畫像。係東京公文蘭僊所描寫。風
格秀整。使人對之肅然正襟。蘭僊自謂。快心
作。不誣也。一實名正。字以直。一實其通稱也。
題其居曰文迺舍。幼而從僧金龍讀書。成童
游米澤。入神保蘭室家塾。刻苦研鑽。嶄然現

頭角。年十九。為尨傳會頭受藩主賞。居六年。聞父疾病。馳歸。父歿。襲其家名。稱五右衞門。督火役監醫員。捐財奉公。山年饑歲。盡力救恤。時人呼以活觀音。天保十一年。當藩主酒井侯受移封之命也。一實以事在江都。聞之大駭。與佐藤藤佐謀。以身出入川越藩邸。探內廷情實。將欲臨機應變。以策藩主復封。而莊內農民。奔走江都者。不知一實深意所存。目為賣國之賊。惡之已甚。其㞐鄉也。農民嘯集作隊。欲害一實。一實避難鶴岡。農民破壞其家屋而去。既而有移封中止之命。而農民擬刃一實者不絕。藩廳召一實問而得其情。藩廳雖察一實苦忠。然憚幕府。竄其處置。巨室本間光暉與市尹小河渡大夫。稟請解之。藤佐長子泰然亦代父。寄書藩邸。開陳一實苦衷。藩老松平舍人為之周旋。事始釋矣。藩廳乃使一實退職。待民心之定。後五年。再復職。藩廳特加其俸。進格列士班。以嘉永三年九月十九日歿。一實效力公務。積功鄉黨。更僕不可悉數。若夫轄封阻止秘策。輕命重義。不顧謗議。踊險邁進。固非繩趨規步依人成事者能所辨也。余寄立傳。詳叙其事。故不復贅。一實曾孫良穪。晨囑菊僊。寫其肖像。頃日。請余題其簽。且曰。菊僊平素好作烈士圖。為陸海軍人所重。蓋其人勇于義。故發于筆墨者。乃然。今覩此幀。筆致爽邁。神采如生。描寫之妙。卓出時流。余欲乞其小照。以充先輩仰止之意也。

昭和十五年。六月念八。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桐葉覆軒處。古稀須田文。

墨相卷十二終

附録

刀

源義經遺刀 齋藤正義藏

此刀鬼王丸所鍛冶。長貳尺五分。光芒爛々。如飛電。脱鞘一見。毛骨寒栗。相傳源豫州東潛所佩者。豫州過淸川也。齋藤治兵衛以邑豪族。送迎優遇。豫州感其篤志。解以留贈焉。從玆世爲齋藤氏重寶。鑑者云。鬼王丸刀鋭利可截鐵。然世不多傳。而完然無缺。若此刀者。實中之眞寶也。鬼王丸者。爲月山丸師。曾爲義朝所愛。源家一族所佩刀。多成鬼王丸手。使知此刀豫州佩服。不無其因由也。從來所傳白鞘。古色蒼然。但恐其古鞘生鏽。故今新製白鞘代之。并存古鞘以資考古。齋藤正義云。乙卯秋九月初七。古龍須田文觀并書于淸川村士興館。

淸河樂水遺刀 上同

三原正家所鍛錬一刀。完然無缺。光芒閃閃如流星。射人眼中。淸河平素所佩服也。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佩服可以攘妖凶。樂水結徒大唱尊攘。幕吏忌之。四派偵卒。陰察其動靜。文久辛酉夏五月。樂水應招。赴柳橋萬八樓讌墨燕。被酒而歸。途有無禮人。要樂水。樂水一擊斬之。斃。頃刻捕吏四集。樂水與其徒。渙散逃去。自玆遂爲東西南北人。嗚呼。此刀也。果爲攘賊。將爲招凶歟。私謂。幕吏命偵卒。日夜覘樂水出入。乘機逮之。免其爲魚肉。而潛匿四方者。皇天實生此無禮人。呵護忠義之士于冥冥之中。此刀之果攘妖凶也。不然則宿志頓挫。身亦爲俎上之物。爲詎能得軒轟千歲。義魁之留名乎。先是。樂水逃而歸瑤池也。直拔刀牀下。晦跡四方。捕吏來圍家。捜索太嚴。收器具。此刀亦入幕廷。後經三年。幕政釐革。行大赦事。此刀亦再歸樂水手。而大赦大議。樂水欲救同志在獄中者。所建白幕府總裁松平春嶽也。及今觀此。概想當時。而信禍福變轉之理。塞翁不吾欺也。慨然遂記。古龍須田文觀并記于淸川村士興館。時乙卯秋九月初七日也。

有馬新七遺刀 上同

余嘗論伏見寺田屋格鬪。以爲倒幕之導火線。幕府三百年積威崩壞衰滅。實源于是之時焉。蓋淸川樂水激成之也。然而薩士中年少氣鋭。邁往奮迅。最極慘劇者。爲有馬新七。新七於樂水傾倒心情。非一夕之故。事定後。樂水弔其跡。感愴悲憤。不能自措。收新七所揮之小刀。送遺諸故鄕。使其父母一族供想見其狀情之料。脱鞘一見。刀痕歷歷。激鬪可

証。嗚呼。亦何壯也。蓋謂。樂水一西。尊振大義。雲湧霧沸。有志之士。致身國事。一往不返者。天下何限。而若新者。尤足聳動人心。是故樂水收其刀。以供後來史家參考歟。豈止厚于交誼也乎。亦可以激勵媚懦之士矣。乙卯秋九月初七。古龍須田文觀并識于清川村士興館。

硯

青端溪硯 上同

青端溪硯。士興館所藏。擬未央宮瓦硯而作者。其形古雅。其質腴潤。頗善潑墨。前面彫鐫宋元名家題瓦硯語。刀法極精。其匣亦有雅致。經數百年。古色蒼然。毫不缺損。是尤可珍。乙卯冬。十二月十九日。古龍須田文識。

樂水遺硯 上同

此樂水遺硯也。樂水素能筆札。好臨古帖。其歸省日。端坐樂水樓。獨與筆硯親。雖接客之間。兀兀乎磨墨寫字。手口弗輟。此硯所任其使令也。嗚呼。物存人亡。誰不愴然哉。乙卯冬。十二月。念七。書於袖浦翠松山下草廬。古龍須田文。

帖

因宜堂法帖 上同

因宜堂法帖者。清河樂水晨夕所驅使也。樂水書通諸體。變化不窮者。蓋所得於此帖不尠也。乙卯冬。十二月。念七。書於袖浦翠松山下草廬。古龍須田文。

顔魯公法帖 上同

顔魯公者。清河樂水所私淑也。樂水書出入晉唐。晩歸於魯公。自謂。我晨夕企圖魯公忠義功業。若其書。殊推屋烏之愛焉耳。故其書雄偉豪健。得魯公神肖矣。此帖在茲。可襲可珍。乙卯冬。十二月。念七。書於袖浦翠松山下草廬。古龍須田文。

印

樂水印章 上同

印章十枚。樂水所用。係嵩春齋篆刻。春齋以鐵筆爲業。刀法快利。而不失氣韻。春齋嘗掩護樂水。坐逮。死于獄中。其人有氣骨如此。其遺刻益可貴。況樂水平生所使令。其手澤尚存。豈可不十襲重焉乎。乙卯冬。十二月。十八日。須田文書。

像

黄楊木魚籃觀音像 上同

黄楊木魚籃觀音像。明人摸刻吳道士圖者。係清川士興館齋藤氏百年來所珍襲。意匠細緻。彫鐫精鑿。無斧削痕。古色可掬。且其妙容端相。莊嚴無比。使人不覺合十膜拜。蓋想

作者有明馳名之士。道也進乎技矣君也。惜哉。其姓氏名字。無得而晳。士興館主人新製其笈。請余題焉。便書而還之。大正五年冬。十二月。十二日。書於袖浦翠松山下草廬。古龍須田文。

奈良正壽作布袋木像 上同

正壽所彫布袋木像。意匠超脫。面相如生。刀法渾熟。絶無作家習氣。不知正壽何人。想必一代名工。惜余未詳其貫也。此像係舊莊内藩苑松平親懐所珍襲。士興主人興親懐子親三交善。嘗見牀上安此像。大動食指。迫而請之。親三遂割愛貽焉。主人新作之笈。乞余題之。余亦一見。食指大動。然不敢請者。深恐主人失尤物。悵悵夜不能寐也。一笑便書。戊午夏五月。十七日。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南軒。古龍須田文。

黄銅觀音像 上同

黄銅觀音像。鑄陶工鑿。古色欝蒼。不疑為數百年物也。好古之士見之。余知其欲炙之情敎然起於内。而不能自制也。戊午夏五月。十七日。觀并書于清川村士興館南軒。古龍須田文。

布金鑄銅觀音立像 上同

此像舊羽黒山華藏院所祭。後久在民間。遂為崇義堂主人所收。面容莊嚴。鑄法精密。渥色之以布金之巧。且經數十百年香煙之供養。古色欝蒼。使人一種起渇仰之念。眞乃希有之尊像也。庚申七月。十八日。觀并書于清川村崇義堂。古龍須田文。

雜

一百萬塔壹基 上同

昔者。孝謙天皇發願。創意造一百萬塔。又始刻經文一節。納諸塔中。為未來衆生。大修冥福。塔悉藏于法隆寺。傳至明治初年。法隆寺僧欲修治堂宇敗頽。大募天下。曰。喜捨三十五金者。頒與塔一基。莊内落目村日向三右衛門喜捨七十金。得塔二基。後有故。二基共歸之。崇義堂主人得其一。請余記其由。且曰。法隆寺所殘存塔。今已為國寶。此塔亦國寶之一也。而塔所納經文一片。亦係我邦木版之嚆矢。警國史者。屬不可不知之事。因記存之云。己未秋八月。三十日。古龍須田文。

黄銅獅子香爐 上同

黄銅獅子香爐。清川村齋藤家祖先以來所珍藏也。銅氣欝蒼。古色樸人。鑄法亦頗有雅致。非俗間所傳摸造古物類也。一見嘉称。遂書。己未秋八月。觀并書于清川村崇義堂南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赤磁菓子器（同上）

赤磁菓子器。以赤色粘土。徒手指作之。入火之前。外面模刻古代奇獸。手紋隱隱。其不依器械。可以見矣。形體異樣。擊之鏘然有聲。一見如古銅然。蓋為彼國製無疑。但未審為何代何處之製也。酒井伯嘗遊落目村日向氏日。齎來為人奉。乃知此器久傳于國侯之家也。日向氏家衰。擧諸崇義堂主人。蓋尤物無脚而走歸者。偏為主人嗜好之篤爲耳。姑記待天下審磁器者鑑証云。己未秋八月三十日。觀并記于清川村崇義堂南窓之下。古龍須田文。

宋元豐開版寶星陀羅尼經卷第七（皆澤探古藏）

寶星陀羅尼經卷第七。有宋元豐八年。福州東禪寺所開版。大藏經中之一也。卷有三聖寺印信。三聖寺乃東福寺屬寮萬壽寺經藏名也。乃為東福寺經藏之物可知矣。或云東福寺開祖聖一國師入宋。建長五年歸朝。其時齎來者也。蓋大藏經開版在元豐八年。距今殆八百年。固足以為國寶。惜夫散逸不完。皆澤重吉獲此卷于陸中一關。其地昔多名刹。此亦出於其中歟。雖截殘餘經卷。刪鏤之精。用紙之良。亦可以供考古之資矣。昭和三年。戊辰九月。節在中秋。既望。古龍須田文識。

最上義光遺椀（同上）

是最上義光所常用之遺椀也。舊係山形正明寺藏。正明寺。為義光之所歸依也。漆氣沈練。古色蒼然。足以徵侯伯時代好尚矣。好古之士。可供參考。己巳初冬。觀并識。古龍須田文。

春日盃（一草亭藏）

上杉謙信在春日城日。將出伐敵。預造巨盃若干。盛酒賜士卒。祝其首途。衆皆踴躍冒敵。博奇捷。後每戰起。巨盃放飲。鼓舞士氣為例。稱曰春日盃。世世傳于上杉氏。一草亭主人向得其一枚示余。乃題以二十八字云。

欲驅士卒策奇勳。春日盃深酒氣薰。
眼底知公無敵手。揮刀醉裏揮千軍。

古桑摸本亦復一樂帖（未生園吉藏）

竹田翁嘗自作亦復一樂帖。示山陽賴翁。賴翁大愛之。遂奪為己有。曰是亦復一樂也。竹翁不敢自畜。又不敢尤之。蓋二翁情意投合。相授受于不言之中。千古佳話。喧傳文苑。賴翁歿後。數次輾轉。冨商豪民。或擲巨萬財爭之。奇哉。世道之變。至如此矣。古桑善畫。嘗觀亦復一樂帖。尊精摸寫。蕭間清逸。殆如視眞蹟。來生國吉携來。請余墨相云。余所得也。吁

哉。余也寒陋措大。不能擲財集寳。乃坐鑑賞他人所藏。是亦復一樂也。昭和三年。戊辰夏六月。書于西山白屋青并掩軒處。古龍須田文。

入文橋題文中故除

石版印刷亦復一樂帖 遠田古竹藏

石版印刷亦復一樂帖。佐藤北溟所貽遠田古竹者也。北溟古竹共嗜書画。甚於食色。而二人相得。不啻骨肉。宜北溟之先自割愛而不待古竹之取以為己有也。書画凡十三頁。工緻精整。韻致流動。與視真筆何別。置諸案頭。時出展觀。亦復一樂也。北溟謝世。後數日。古竹携此帖来。謁余題簽并一語。石勒云。想王公不得見。見王公所贈。如見王公。古竹之意。亦如斯爲耳。庚午晩秋。題簽并識于西山白屋電燈之下。此夜風雨蕭々。峭冷迫人。古龍須田文。

文三橋篆刻石印 一草亭藏

文三橋篆刻。無鈕天然石一枚。文曰。琹心劍膽。蓋約取琹彈夜月龍魂絶。劍撃秋風鬼膽寒一聯也。篆刀雙妙。小欵亦俊逸。可嘉。抑奏刀快利者。非難得。結體精醇者。為難得。若夫氣韻乃存乎其人為耳。今三橋實兼此三者。可謂珍哉。僕素有印癖。及觀此等佳印。垂涎三尺。不覺食指自搖也。辛未春分。古龍子化。

金銀工藝絶作品彙 栄秋室藏

清川村齋藤家世々所珍襲。金銀銅鐵諸種絶品。一睹燦然。光彩奪目。使人嘉嘆奇賞。殆無措辭。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書。

黄楊木魚籃觀音彫像 上同

此像不詳何人作。但見其技工非凡。蓋成於彼土名工之手。不可疑已。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書。

古銅徽蛇筆架 上同

古銅雕徽。配以小蛇。意匠頗奇。經鑁文士驅使者乎。古色可掬也。辛未孟秋。古龍子化書。

堆朱鸞鳳香合 上同

鸞鳳彫法。古雅有韻。雖不能知何人作。蓋亦不失為一時之選也。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書。

螺鈿飛龍香合 上同

此種螺鈿絶作。舊為王侯席上珍者乎。其意匠工緻。固無論已。漆法波紋。彌久彌奇。使好古之徒。一見垂涎。生直攫去之情也。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書。

遊仙彫刻香合 上同

蓬萊遊仙。脩然欲動。刻法細密。渾雅無迹。是蓋成於彼土名流之手者。恨無由知其姓名耳。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書。

犠騎彫刻香合（上同）

刀法無迹。古色蒼然。所謂已雕已刻。又帰于朴者。蓋為數百年之物。所以表舊家之舊者。豈啻巨木也乎。其所使用器物多奇珎。亦可以証矣。齊藤家為一方之望。數百年矣。世出名士。奇器之無脚而自帰。非無由也。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書。（香合別為一部為可）

鐔二十枚（上同）

此係齊藤家世世所傳。皆名工專心一意所鍛錬而雕鏤。精神凝結。光輝蘊蓄。細密簡易。無施不奇。使好事家目眩心惑於其品評。富矣鐔也。夥矣鐔也。觀者謹勿觸手涂污。速主人之怒去。辛未孟秋。古龍須田文書。

東條琴臺 著

經籍通考

舊鈔本

據舊鈔本影印

香雲堂藏書本 四書類以下闕

掃葉山房藏本 此本所增補今附○標別之

經籍通考

門目

易類

書類

詩類

禮類

春秋類

孝經類

五經總義類

四書類

樂類

小學類 附 訓詁 字書 韻書

易類

周易手記六巻　平安　林忠撰
易經集註鈔二十五巻　近江　名古屋玄醫撰
周易私考十三巻　平安　林恕撰
易啓蒙私考四巻　仝
周易程傳考　仝
周易程傳翼　仝
周易新見　仝
易啓蒙諺解十巻　和泉　榊原玄甫撰
周易本義首書十二巻　仝
周易啓蒙図説一巻　江戸　馬場信武撰
易學啓蒙説統四巻　仝
周易衍義三巻　播磨　山崎嘉撰
易啓蒙合解評林四巻　浪華　毛利瑚珀撰
周易傳義諺抄四十二巻　仝
周易筆記十巻　平安　中村欽撰
易學啓蒙筆記四巻　仝
讀易要領四巻　仝
周易程傳鈔説八巻　仝
易學啓蒙翼傳一巻　仝

周易傳義異同考八巻　筑後　安東守約撰
周易爻諸説一巻　平安　淺見安正撰
周易乾坤古義一巻附大象解　平安　伊藤維楨撰
周易集註首書十四巻　平安　松永昌易撰
周易經翼通解十八巻　平安　伊藤長胤撰
周易傳義考異五巻附録一巻　仝
讀易図例一巻　仝
讀易私説一巻　仝
周易義例卦變考一巻　仝
周易講義八巻　英賀　室直清撰
易學啓蒙全解二十一巻　上毛　釋閑流子撰
易本義首書五巻　平安　鵜飼眞昌撰
易説二巻乾坤　平安　三輪希賢撰
易手記二巻　仝
周易啓蒙旁通記二巻　越後　僧興隆撰
易經小解七巻附卦原考一巻　山城　熊沢伯継撰
卦原小解二巻　仝
乾坤小説一巻　丹波　松崎助臣撰

周易本義國字解十二卷　平安江村如圭撰

周易本義拙解十二卷（按舊本題平住專庵）　浪華平住周道撰

易學啓蒙索隱編四卷　仝

周易解十二卷（舊本題東都物茂卿[illegible]物觀大卿白蕃行子牛撰次出[illegible]之稱刻世以卿語[illegible]解之外六經三傳三禮語有[illegible]此書說其未定學語附錄者也）　江戸物茂卿撰

入易門庭一卷　仝　物道濟撰

讀易雜鈔四卷　仝

讀易草一卷　仝

說易雜筆一卷　仝

古周易解十卷　西播岡白駒撰

繫辭發蒙四卷　仝

周易傳義考四卷　平安清水春流撰

周易或問二卷　仝

周易解十卷　平安片岡甚成撰

啓蒙解五卷　仝

易林圖解二卷　仝

左傳國語占例考一卷　仝

周易文占十二卷　信濃太宰純撰

易道撥亂二卷　仝

易占要略一卷　仝

讀易要領一卷　江戸中村明遠撰

周易本義翼十二卷（舊本題東都處士中原明遠撰以下皆同）　仝

周易經傳翼十卷　仝

易啓蒙考疑二卷　仝

辨周易反正五卷　仝

辨易道撥亂一卷　仝

易原發微一卷附卦象論一卷　仝

周易程傳備考二卷　出雲松井邦彥撰

周易本義翼十二卷　土佐大高季明撰

易古言解十二卷　備中直島圭撰

周易本旨十卷　平安伊藤長堅撰

易疑一卷　仝

易啓蒙抄九卷　浪華井上志節撰

易原發揮一卷　江戸松宮俊仍撰

見山易說紀五卷　仝

觀山易學闡三卷　仝

辨駁易童子問一卷　仝

周易新疏十二卷附錄二卷　因幡河田孝成撰

易雋三卷　仝

古易通二十四巻　江戸　新井祐登撰
古易断内篇十巻仝外篇十巻　仝
易学類編三巻　仝
左国易説一巻補一巻　附左国之八考　仝
易学必読三巻　仝
廣易学必読二巻　仝
周易本義考五巻　仝
易学啓蒙考五巻　仝
易道撥乱辨一巻　江戸　森銕撰
蒙庵易説五巻　遠江　渡邉操撰
周易卦爻彖解十巻　沼草　吉川祐三撰
易学啓蒙鼇頭四巻　無名氏　京刊
周易彙攷十二巻　信濃　井純卿撰
易学辨疑一巻　仝
左氏傳筮説一巻　仝
易学啓蒙図説一巻　濃江　原尚逸撰
周易桐錯記五巻　信濃　釋墨仙撰
易学原正三巻　上総　釋存道撰
易象義解五巻　江戸　山本信有撰

李氏易集解義疏稿十八巻　仝
易説程朱異同三巻　仝
定本洛書新説一巻　備中　水谷君龍撰
國字洛書新説一巻　仝
周易衡十二巻　仝
周易取象徴五巻　仝
周易正字考一巻　仝
周易折中要削十二巻　仝
歴代諸家占例考二巻　仝
非易学啓蒙一巻　仝
周易講義四巻　尾張　真勢達富撰
周易象徴十巻二巻附易原範圍説一巻　仝
周易象徴謗解十巻附占筮口訣一巻　仝
周易象徴緒餘二巻　仝
復古周易正文二巻　仝
左国易占活断解一巻　仝
左国易占活断謗解一巻　仝
六十四卦断例一巻　仝

中洲筮儀説一巻　仝
復古堂易説一家言一巻　仝
佩弦堂易解六巻　江戸井游撰
周易古傳六巻　越後佐藤亨撰
周易便覧十巻　播磨赤松鴻撰
周易守翼十二巻附録四巻　豊前倉成聖撰
周易管見二巻　甲斐源為祥撰
周易象徴音義二巻　泥華松井暉星撰
周易象徴枢機十巻　仝
周易解故四巻　仝
周易解詁翼十二巻　仝
彖圖変通一巻　仝
立象盡意三巻　仝
受命繹音解二巻　仝
象変辞占考一巻　仝
復古周易精義九巻　江戸楠正命撰
復古周易正文考二巻　仝
読易随筆三巻　豊前原謙撰
周易述説十巻　仝
周易約説六巻　江戸戸崎哲撰

周易古断三巻　仝
周易愚得解二巻　仝
繋辞弁解二巻　仝
周易繹解十二巻　平安皆川愿撰
易原二巻　仝
易学開物三巻　仝
蓍卜考誤弁正一巻　仝
易象義解十巻　加賀大田元貞撰
周易集解十二巻附全重言二巻　仝
周易比例考六巻　仝
周易会通纂要二十四巻　仝
繋辞詳説二巻　仝
左国占筮考一巻　西播土肥貫雅撰
易学要領一巻　西播土肥貫雅撰
易学示蒙四巻　仝
易経俚解六巻　仝
易経韻字句読考二巻　仝
易象弁疑三巻　仝
易象発揮九巻　仝
左国易解三巻　仝

左國易便覽二卷　仝
周易便覽一卷　仝
周易龍象解一卷　仝
周易龍象論一卷　仝
周易蠡翼三同考一卷　仝
周易卦變説一卷附錄一卷　仝
周易卦主論一卷　仝
周易爻彖闡一卷　仝
挍餘占言二卷　仝
易通一卷　信濃　澤誼平撰
説易闡旨一卷　仝
易説十二卷　仝
周易傳義國字解八卷　上毛　伊藤仲遵撰
易筮探索一卷　仝　諸葛蠡撰
易學簡理證一卷　安藝　島高閔愼撰
作易國象一卷　仝
擲圍易傳經講義十五卷　尾張　淺井封撰
周易拾象十二卷　平安　源之熙撰
鶴洲周易翼傳十三卷　浪華　井上敎親撰
古易又玄解五卷　仝

易學發蒙五卷　仝
易學通義八卷　仝
周易辨義五卷　浪華　井上觀國撰
質問易話一卷　仝
讀易鈔説十二卷　仝
左國占例一家言三卷　仝
周易話六卷　信濃　冢田虎撰
周易體撰六卷　武藏　邊之望撰
易本義翼八卷　土佐　大高季明撰
易啓蒙助講二卷　肥後　大塚孚齋撰
漢上易傳約説十卷　武藏　佐藤維孝撰
周易説統十二卷　仝
周易頌二卷　仝
易闡一卷　仝
易學啓蒙疑考一卷附錄一卷　仝
卦爻諸説一卷　平安　淺見安正撰
周易洗心解十二卷　仝　平賀晋民撰
彖數辨一卷　仝
易音示蒙一卷　江戶　佐椿貞撰
仁里易説稿十二卷附反易辨一卷　近江　源世元撰

推易衍旨三卷　仝
漢儒易象起源一卷　仝
周易古言六卷　和泉　平澤慶之撰
和漢易統二卷附録六卷　仝
易學啓蒙摘説五卷　陸奥　櫻田質撰
五行易指南十卷　仝
傳訓周易正文二卷　上毛　山世璠撰
京房易傳發揮六卷　陸奥　熊阪邦撰
讀易小言一卷　江戸　增島固撰
周易管窺六卷　因幡　松平定常撰
周易珍説四卷　阿波　荒井公廉撰
易經辨例四卷附卦爻增減一卷　安藝　高閔慎撰
繫辭傳詞例二卷　仝
易占決理考一卷　仝
周易八象犂四卷附八卦八色辨要圖一卷　仝
周易蠡測十卷　石見　小篠敏撰
周易證象二卷　仝
易翼辭解四卷　仝
昭陽周易考十二卷　筑前　龜井昱撰

易數用九略説三卷　越中　紹陶從撰
晴軒易説二卷　江戸　大田敦撰
易數學辨一卷　仝　小南寛撰
周易象證辭義六卷　仝
易數天元論一卷　仝
三易由來記二卷　伊豫　平田篤胤
欽命篩録二卷一作古易大象經傳三卷　仝
象易論二卷以上二種門人生田國秀編　仝
周易聯義十卷　江戸　中井豊民
周易象原八卷　仝
周易比例考補二卷　仝
繫辭新論四卷　仝
讀易課鈔三卷　江戸　萩原承撰
滄浪居古周易解十二卷　尾張　秦鼎撰
周易象義二卷　尾張　大江資衡撰
洗心軒易述十五卷　上總　平愈撰
東洞(原作)易説十卷　諱字義平号大方称澤[illegible]于東洞院二條南街文政初改稱取方人謂[illegible]部中十有餘年仕于二[illegible]本松藩儒員後[illegible]　信濃　澤謳撰
周易説統十四卷　三河　田緜撰

誠齋易傳後録六卷　仝

書類

書經私考六卷　平安林恕撰

書集傳補書六卷　平安松永昌易撰

虞書曆象俗解二卷　肥前西川忠英撰

書經天度辨四卷　江戸馬場信武撰

書經天文圖説二卷　仝

尚書通考六卷（與書集蔡氏傳為主加之音義）　無名氏撰

洪範全書附考三卷　播磨山崎嘉撰

惟精惟一説一卷　平安淺見安正撰

書經音注六卷（新編書籍目録書中本林家點）　無名氏撰

書經筆記八卷　平安仲欽撰

讀書要領一卷（舊出作東御道學士藤原門遂）　江戸中村明遠撰

書音示蒙二卷　江戸佐時良撰

壁經解六卷　平安平賀晉民撰

尚書梅本辨説二十四卷　仝

書古今文同異二卷　江戸平明撰

尚書特解六卷　武藏邊之望撰

尚書二典備考二卷　出雲松井邦彥撰

節略尚書俚語一卷　仝

尚書古傳考　越後佐藤嘉平撰

經

書經義十六卷　江戶 市川匡撰
大禹謨辨一卷　平安 伊藤長胤撰
書反正六卷　平安 伊藤長堅撰
堯典和釋一卷　平安 三輪希賢撰
今文尚書定本六卷　信濃 南宮岳撰
尚書解六卷　仝
禹貢地理指掌圖考一卷　仝
尚書去病一卷　尾張 平寬撰
蒙庵書解六卷　遠江 渡邊操撰
尚書疑孔編一卷　信濃 井純卿撰

八

書經筆記八卷　平安 仲欽撰
讀書要領一卷（藤平作東郷直 學士服部明遠）　江戶 中村明遠撰
書音示蒙二卷　江戶 佐時龜撰
壁經解六卷　平安 平賀晉民撰
尚書梅本辨說二十四卷　仝
書古今文同異二卷　江戶 平明撰
尚書特解六卷　武藏 渡邊之望撰
尚書二典備考二卷　出雲 松井郎彥撰
節略尚書俚語一卷　仝
尚書古傳考　越後 佐藤彥孚撰

經

書經義十六卷　江戶 市川匡撰
大禹謨辨一卷　平安 伊藤長胤撰
書反正六卷　平安 伊藤長堅撰
堯典和釋一卷　平安 三輪希賢撰
今文尚書定本六卷　信濃 南宮岳撰
尚書解六卷　仝
禹貢地理指掌圖考一卷　仝
尚書去病一卷　尾張 平寬撰
蒙庵書解六卷　遠江 渡邊操撰
尚書疑孔編一卷　信濃 井純卿撰

八

書經繹解十三卷　平安 皆川愿撰
洪範定本一卷　仝
尚書論二卷　因幡 乾長孝撰
尚書考十三卷　江戶 山崎允明撰
焚書收燼七卷　下毛 諸葛蠡撰
古文尚書標註十三卷　江戶 宇成之撰
書集傳國字解十二卷　仝
書經諺解六卷　仝
古文尚書類考二卷　上毛 片山世璠撰
傳訓尚書正文二卷　仝

書說類考　仝
尚書考疑二巻　仝
書序餘言翼　信濃南宮岳撰
洪範孔傳辨正一巻　平安河野子龍撰
書說叢十巻　江戸山本信有撰
古文尚書考十巻　仝
尚書勤王師三巻 初名尚書後辨　仝
虞書星宿訂義一巻　江戸小林修撰
尚書梅本增多原十二巻　加賀大田元貞撰
尚書正義十三巻　仝

二

壁經辨正二十一巻　仝
古文尚書孔傳補註十二巻　信濃冢田虎撰
尚書註六巻　仝
孔傳翼六巻　肥後古勇撰
尚書紀年錄一巻　肥後藤高壽撰
尚書說一巻　甲斐源尚洋撰
書集傳辨誤一巻　武蔵佐藤維孝撰
書說統六巻　仝
尚書二典解一巻　播磨岡白駒撰
書經逕考國字箋八巻　江戸新井祐登撰

今文尚書說三巻　近江源世元撰
仁里書說稿十二巻附序辨一巻　仝
書經考六巻　江戸崎允明撰
古文尚書直解十三巻　陸奥熊坂邦撰
昭陽尚書考七巻　筑前龜井昱撰
尚書精義十三巻　平安源之熙撰
書本義六巻　平安福井軌撰
尚書證解十巻　安藝島高閔慎撰
尚書人物證一巻　仝

二

尚書辨例四巻　仝
洪範說三巻　江戸海保皐鶴撰
熊岳尚書考六巻　紀伊垣内文徽撰
尚書天文解一巻　平安田中瓚撰
尚書考文四巻　尾張大江楨撰
尚書衍文考一巻　仝
書參義二十巻　江戸中井豊民撰
師野尚書古今文考異二巻　江戸萩原承撰
書經緝義廿六巻
尚書諸注折衷辨斷六巻　武蔵日尾瑜撰

尚書古今文辨正二巻　江戸宮田龍撰

洪範温故一巻　上毛穂積維正撰

洗心軒書述七巻　上総平命撰

尚書解疏十三巻　三河田縣撰

古文尚書管窺二巻　江戸朝川鼎撰

詩類

詩經筆記五巻周南召南記江漢字　無名氏元和元年刊

詩經私考十二巻附序考一巻　平安林恕撰

六義考六巻　平安林忠撰

詩經集註首書八巻　平安松永昌易撰

詩論一巻附変風変雅論一巻　江戸伊東貞撰

讀詩要領一巻舊本題東都學士藤原明遠　江戸中村明遠撰

詩經筆記十六巻　平安中村欽撰

詩經音註八巻新増書籍目録中村家點　無名氏

詩朱傳翼八巻　安藝莊庀資撰

青溪毛詩同異三巻　江戸平明撰

毛詩辨衡十五巻　武藏邊之望撰

詩古傳考八巻　越後佐藤章撰

詩經國風衍義十五巻　三河松平秀雲撰

毛詩翼六巻　仝

朱氏詩傳膏肓二巻　信濃太宰純撰

詩經名物辨解七巻附艸木摽經一巻　平安江村如圭撰

辨詩傳膏肓一卷　阿波中村欽撰
詩經要領一卷　平安伊藤長胤撰
詩古言十八卷　平安伊藤長堅撰
詩經小識四卷　平安稻宣義撰
詩說一卷　因幡乾長孝撰
詩傳古義八卷　豐前西湖學撰
毛詩考十卷　江戶山崎元明撰
詩經古傳八卷　尾張紀德民撰
詩經大訓無卷數　仝
詩經小訓無卷數　仝
詩經夷考五卷　仝
毛鄭同異考二卷　仝
詩解十八卷　平安伊藤善韶撰
詩解名物一卷　仝
豕鹿詩傳口名一卷　遠江渡邊操撰
毛詩品物考六卷　肥後古屋昂撰
詩經繹解十五卷　平安皆川愿撰
學詩要語一卷　仝
詩經助字法二卷　仝
諸葛詩傳三十卷　下毛諸葛蠡撰

毛詩鄭箋標註二十卷　江戶宇成之撰
朱註詩經標解六卷　仝
詩經國字解十卷　仝
毛詩選說四卷　信濃井純卿撰
三緯微管三卷　加賀大田元貞撰
續三緯微管三卷　仝
大義考三卷　仝
六義續考二卷　仝
大序十謬一卷　仝
大小序辨一卷　仝
毛詩考說二十卷　仝　信濃冢田虎撰
毛詩註二十卷　信濃冢田虎撰
古序翼七卷　筑前龜井昱撰
二南正名二卷　甲斐源為祥撰
毛詩解頤一卷　武藏佐藤維存撰
詩說統九卷　仝
詩毛傳補義十二卷　播磨岡白駒撰
毛詩徵五卷　伏水諒公美撰
毛詩微旨六卷　平安平賀晋民撰
詩經名物集成　浪華萬原定撰

毛詩品物圖攷七卷 — 浪華岡元鳳撰
詩音示蒙二卷 — 江戸佐時貞撰
仁里詩說稿十五卷附大小序辨一卷 — 近江源世元撰
辨叶音說一卷 — 仝
大小序辨妄一卷 — 仝
毛詩補傳十卷 — 南紀井田茂撰
詩經古義解二十六卷刊四卷 — 三河田絲撰
清溪園詩經集義十五卷尾一卷 — 尾崎阪本宣業撰

辨朱子詩傳膏肓二卷 — 江戸中村欽撰明遠
詩識名說六卷圖六卷 — 陸奥櫻田質撰
傍訓毛詩正文三卷 — 上毛山世璠撰
詩鏡十二卷 — 江戸豊島幹撰
毛詩述義十四卷 — 平安源之熙撰
天漢詩名物七卷 — 江戸松本雄撰
詩經證三卷 — 八丈島高閣慎撰
詩經人物證一卷 — 仝
四始考證一卷 — 仝
五聲音繹證一卷 — 仝

晉陽詩說三卷 — 肥後古屋昺撰
詩教大意一卷 — 仝
詩補旨十卷 — 平安細井玩撰
詩疑二十二卷 — 讃岐岡井爾撰
毛詩辨解十六卷 — 江戸市川匡撰
唐音附詩經正文二卷 — 伊勢石川貞撰
詩經小識八卷 — 平安稻生彰信撰
詩經小識附攷二卷享保丁未三月廿六日自序 — 江戸分部惟信撰
昭陽毛詩考八卷 — 筑前龜井昱撰

詩古序翼七卷 — 仝
讀詩擧要一卷 — 上總平命撰
詩經本草五卷 — 越後黑田玄鑑撰
詩經集考廿卷八本兩昌字青莪大和人奉墻河殿齋學士 — 大和柳田兩昌撰
嵩岳詩集解三卷 — 江戸萩原善韶撰
毛詩存疑六卷 — 尾張大江損疾撰
詩集義二十卷 — 江戸中井□氏撰

禮類

禮記私考十五巻　平安林恕撰
禮記解箋　江戸清水嘉英撰
禮記集説十五巻　平安松永昌易撰
禮記音註八巻　無名氏撰
禮記筆記十六巻△　平安中村欽撰
禮記纂義十五巻△　平安平賀晉民撰
禮記鄭註辨妄四巻△　仝
三禮古制考二巻　武藏田華能撰
三禮雛象解六巻　仝

禮記集説補十二巻　平安皮元澄撰
禮記説鑒　江戸木煥卿撰
學記詳一巻　遠江井知順撰
禮記音示蒙五巻　江戸佐時貞撰
五禮類纂　美濃源孝衡撰
三禮説統　仝
三禮衍無巻數六本△　信濃井純卿撰
深衣圖解一巻　近江中井積德撰
禮記説約十五巻　江戸豊幹撰
禮記纂説十五巻　江戸清水嘉英撰

△　△　△　△　△　△　△

禮記節註六巻　江戸豊幹撰
表記註一巻　因幡乾長孝撰
樂記註一巻　仝
三禮古器考三巻　江戸山本信有撰
表記註一巻　信濃冢田虎撰
學記註一巻　仝
緇衣記一巻　仝
樂記註一巻　仝
大學註一巻　仝
中庸註一巻 以上曰冢註六記　仝

王制圖考一巻　信濃澤典謹撰
禮記王制地理圖考一巻　水戸長玄珠撰
禮記集説快斷三十五巻　紀伊河原遠業撰
禮記鄭註補正十五巻　美濃加島雅直撰
學記發蒙一巻　武藏尾龍撰
洞雲月令諺解一巻　平安山本泰順撰
禮記鄭註称義三巻　尾張大江順暁撰
讀禮諜鈔三巻　江戸萩原承撰

周禮

周禮傍訓四卷　平安林忠撰
周禮圖解二卷　無名氏撰
周官集義十八卷　平安平賀晉民撰
周官義疏刪二十四卷　仝
周官名物鈔二卷　仝
周禮詁訓十七卷刊二卷　江戸清水嘉英撰
周禮解　仝
周官解箋六卷　美濃加爲矩直撰
周禮圖解考工記五卷 又有周禮贅疑五卷　美濃源孝衡撰
考工記管箒二卷同續一卷　和泉井口文炳撰
考工記國字解二卷　仝
復古周官三卷　肥後藤高壽撰
周禮全解二十七卷　仝
周禮王城朝圖說一卷　仝
求儀周禮合旨六卷　仝
周官圖考四卷　豐前谷成聖撰
周官綱二十卷　仝
周禮札記二卷　遠江松崎復撰

讀周禮四卷　備前草加親賢撰

儀禮

儀禮釋宮圖解一卷（又有儀禮質疑八卷）　美濃川合衡撰
儀禮喪服考二卷　越前室鎗撰
儀禮圖鈔四卷　平安服元喬撰
儀禮繹解十六卷　平安皆川愿撰
儀禮解詁八卷　江戶木煥卿撰
新定儀禮圖二卷　越後村松安撰
儀禮詁訓十二卷　江戶清水嘉英撰
儀禮解　仝
儀禮解蔓八卷　美濃加島矩直撰
一
二
儀禮綱下卷　豊前倉成經撰
儀禮說蘊二十卷　平安平賀晉民撰
二禮儀略四卷　江戶村井宗章撰
讀儀禮二卷　備前草加親賢撰
二禮通考三卷　江戶梁田勝信撰
儀禮正誤一卷　平安猪飼彥博撰

春秋類

春秋劈頭論一卷　平安林志撰
春秋和考十二卷　平安林恕撰
春秋經傳通解四卷　平安伊藤維楨撰
春秋胡傳辨疑二卷　平安伊藤長胤撰
春秋述曆考一卷　江戶保井春海撰
春秋社曆考一卷　仝
春秋四傳合纂音訓十五卷　無名氏撰
春秋胡氏傳頭書十六卷　平安松永昌三撰
左傳日蝕考一卷　肥前西川忠英撰
一
二
左傳觿十卷　西播岡白駒撰
左傳獨斷四卷　平安伊藤長堅撰
春秋擬釋例無卷數八本　信濃太宰純撰
春秋三家異同一卷　仝
春秋曆一卷　仝
春秋三傳比考十二卷　信濃南宮岳撰
駁左傳一卷　仝
左傳異名考一卷　江戶井通熙撰
左傳考三卷　近江宇鼎撰
左傳解三卷　備前湯淺元禎撰

左氏便覽十二卷　出雲松井邦彥撰
左傳名物解五卷　江戶後藤光生撰
左傳音釋一卷　讃岐後藤世鈞撰
春秋知微二卷　因幡乾良孝撰
左傳考六卷　江戶崎允明撰
左傳助字法三卷　平安皆川愿撰
左國通義六卷　江戶澀井孝德撰
讀左漫筆五卷　出雲桃源藏撰
左傳纂疏六十卷　江戶宇成之撰
左傳魯曆考一卷　仝

公羊傳纂疏　仝
穀梁傳纂疏　仝
松窗左傳略說六卷　江戶關修齡撰
左傳注杜解補葺一卷　江戶吉漢宦撰
左傳杜解紕繆三卷　加賀大田元貞撰
左傳考補三卷　仝
三正通考三卷　仝
春秋孔志一卷　江戶山本信有撰
左傳杜解增註三十卷　信濃冢田虎撰
春秋四朔斷意論一卷　仝

春秋左傳直音三卷　伊勢高道昂撰
春秋左傳標例一卷　平安那波師曾撰
春秋左傳凡例考一卷　江戶越克敏撰
左傳杜註補五卷　尾張久野俊卿撰
左傳釋例圖一卷　仝
左傳古字奇字音釋一卷　讃岐後藤世鈞撰
春秋左傳評林三十卷　播磨奥田元繼撰
左傳始末統類無卷數十二本　仝
春秋釋例續貂四卷　仝
左台指象二卷　仝

辨非左二卷　仝
春秋左傳標註校本三十卷　尾張秦鼎撰
春秋左傳周顧六卷　仝
左傳世族解六卷　仝
左傳箋刪一卷　尾張源韓氏杉山撰
左傳名物解義六卷　江戶大田澄元撰
左傳比事徵二卷　因幡土肥貫雅撰
左傳講義三卷　筑前龜井魯撰
左傳辨誤考一卷　中興源為祥撰
春秋紀要六卷　平安平信好撰

春秋折衷十四卷 附二卷　平安 平賀晉民撰
春秋集要七十三卷 附六卷　仝
春秋左傳國次十四卷　三河 金澤休撰
春秋折中十二卷　平安 福井觀撰
三正俗解一卷　平安 中根璋撰
左傳杜解補紬一卷　江戸 舟生備成撰
春王正月質考一卷　土佐 平靜修撰
春秋存疑八卷 附春秋論一卷　伏見 米谷寅撰
左傳例考 合列國世譜考一卷　平安 黒田尚敬撰
左傳名臣傳 無卷數 十四本　肥前 中村鑑撰
左傳說語二卷　信濃 吉益貞撰
左氏獨得解三卷　上毛 山世璠撰
春秋命曆序考二卷　伊豫 平田篤胤撰
春秋曆本術論篇一卷　仝
改朔問考證二卷　八丈島 高橋閔慎撰
改朔辯說二卷　仝
春秋史傳注卦證一卷　仝
春秋史傳辭例一卷　仝
左傳引證六卷　仝
周月令證一卷　仝

麟經探槩一卷　仝
春秋內外傳之八考二卷　江戸 朝川鼎撰
左傳珍說六卷　阿波 荒井公廉撰
讀左合案六卷 付國語說二卷（上有春秋）　尾張 村瀨誨輔撰
春秋三傳折衷十二卷（[illegible]撰 或非[illegible]）　平安 福井軏撰
左國台義便解二卷（惟直字溫卿号文齋通稱文內居于芝愛宕下鷲森稱荷祠側　說生從其業行于一時其人未經五十歲早歿刻此書在三十六　幾時惟直歿後津輕嚴山者買得此版以爲己書請序於朝川善庵　者々々不知其說妄作題言今猶行于世其奸黠可惡）　江戸 廣澤惟直撰
左傳折衷辨斷八卷　武藏 日尾瑜撰
左傳三事考一卷　浪華 井狩總撰
春秋左傳例事二卷（文卿字伯獻號鶴門乙葉氏京師人皆川淇園門序 [illegible] 戊子刻）　平安 源文卿撰
左傳徵義六卷　平安 源之熙撰
藤橋左傳晰義三卷　無名 巨[illegible]崎甲斐[illegible]撰
左傳考證二卷　尾張 恩田匡充撰
左傳删一卷　仝
春秋時習五卷　武藏 [illegible]之望撰
南冥左傳講義三卷　筑前 龜井魯撰
左傳名物考三卷　平安 茅原定撰
左傳杜註正誤三卷　水戸 青山延宇撰

洗心軒春秋大義一卷　上總　平俞撰
左傳標注五卷　豐後帆足萬里撰
左傳解一卷附國語解一卷　上毛秋原萬世撰
讀春秋一卷　信濃澤誼撰
星渚左傳考三卷附國語考二卷　尾張大江楨撰
左傳參考三卷　筑前龜井昱撰
讀左鈔二卷　伊勢津阪孝綽撰
春秋綜義二十卷　江戸中井豊民撰
三傳就正錄六卷　仝
春秋左傳世族譜考十四卷　豐後莊允益撰
左傳國字解五十卷　尾張加藤公達撰
文化辛未十月所刻題曰正卷左傳國字解天保中增修改題國字辨今從鄉人大鵬定當字君馨撰序
左傳國字解十五卷後改左傳傳譯　陸奥小畑簡撰

補
左氏探頤八卷　古賀煜撰
左傳雜說八卷補遺一卷　津田貴亭編　古賀煜批

孝經類
古文孝經鈔三卷　平安林忠撰
孝經見聞鈔三卷　仝
孝經大義首書二卷　平安林恕撰
孝經啓蒙四卷　近江中江原撰
孝經小解二卷　平安熊澤伯繼撰
孝經外傳一卷　播磨山崎嘉撰
孝經詳略二卷　仝
孝經刊誤附考一卷　仝
孝經增註二卷　平安片山朴元撰
孝經大義增注一卷　仝
孝經纂註一卷　筑前貝原元端撰
孝經首書一卷　無名氏撰
孝經頭書二卷　平安熊谷立閑撰
孝經首書增補三卷　浪華幻利明句撰
孝經詳略大全四卷　仝
孝經大義講草抄六卷　播磨小出立庭撰
孝經集解一卷　平安中村欽撰
孝經示蒙句解一卷　仝
孝經大義首書一卷　周防宇都宮由的撰

孝經大義詳解五卷　平安　蘆川正柳撰

此書以宋子刊誤元董鼎註為主其所增損經文及注解皆不出於二家之外傍注發進最為不少朱子作刊誤以古文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合一千七百八十字而內刪去二百二十三字然不能免後人議其意今與浸定六學本文同俗所存古疑所存德學之義不可自我作古必矣今按正柳字方宣號桂川平戊人字[illegible]庵門人自序其書曰為小序者鼠為先々事親之日忘斧享親之日[illegible]以述其忠貞孝戊辰十月刊成

孝經諺解三卷　無名氏撰

孝經國字解三卷（正德元年刊）　無名氏撰

孝經大義和解一卷　丹波寺本治平撰

孝經證解三卷　播磨松浦默撰

孝經證義三卷　平安勝田和義撰

古文孝經指解標註音義一卷　武藏安元道撰

孝經古傳一卷　仝　德力良翰撰

孝經古傳外傳四卷　仝

古文孝經箋註一卷　甲斐五味國鼎撰

古文孝經孔傳音註疏六卷　仝

古文孝經孔傳音一卷　信濃太宰純撰

古文孝經國字解一卷（一名孝經補釋）　仝

古文孝經國字解一卷　南紀劉維翰撰

古文孝經指解補註一卷　信濃南宮岳撰

孝經衍義無卷數四本　仝

孝經考一卷　下野諸葛蠡撰

孝經齋氏傳二卷　安藝齋必簡撰

孝經註一卷　因幡軌長孝撰

重定孝經一卷　陸奧西湖學撰

孝經餘論一卷　江戶豐幹撰

孝經說一卷　肥後古屋鬲撰

孝經古點一卷　平安大江資衡撰

韻字孝經解一卷　仝

今文孝經考一卷　出雲桃源藏撰

辨孔安國孝經傳二卷　仝

補定御註孝經三卷　仝

孝經集說一卷　信濃井純卿撰

較定今文孝經一卷附經義掫說一卷　江戶山本信有撰

經義掫說緒餘四卷　仝

孝經集覽二卷　仝

孝經解一卷　上總平俞撰

孝經評說三卷　加賀大田元貞撰

孝經例考一卷　仝

孝經冢註一卷　信濃冢田虎撰

孝經和字訓一卷　仝
孝經古文解一卷　阿波中和撰
愚山孝經箋註一卷　平安松本慎撰
孝經直解一卷　三河松平秀雲撰
足利本古文孝經孔傳直解一卷　下毛山本龍撰
孝經外傳一卷　江戶瀨觀撰
孝經微二卷　仝
古文孝經孔傳疑問一卷　仝
今文孝經鄭註疑問一卷　仝
定本古文孝經一卷　武藏邊之望撰
孝經贊義二卷　仝
古文孝經考一卷　甲斐源為祥撰
古文孝經解詁一卷　武藏宮田華龍撰
孝經便蒙釋義三卷仝附錄二卷　筑前竹田定良撰
古文孝經發一卷　江戶新井祐登撰
古文孝經孔傳標註一卷　上毛山世璠撰
古文孝經直解附錄一卷　仝
古文孝經孔傳纂疏三卷　江戶山中祐之撰

御註孝經譯義一卷　甲斐平景敬撰
古文孝經定本一卷　江戶朝川鼎撰
古文孝經考異三卷　仝
古文孝經證註二卷　仝
古文孝經私記二卷　仝
訂正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　仝
校補孝經鄭氏傳一卷　仝
古本孝經御註校本一卷　阿波藤原憲撰
古本御註孝經古抄本一卷　江戶唐代弘賢撰
古本孝經孔氏傳一卷附錄一卷　仝
北宋影宋鈔本御註孝經一卷　江戶狩谷望之撰
校本孝經鄭註音註一卷　讚岐良茲之撰
孝經鄭註校本一卷附證一卷　尾張岡田挺之撰
孝經白天章三卷附古今文異同考一卷　出羽最上德內撰
補訂鄭註孝經一卷　下總窪木清淵撰
增攷孝經鄭氏解補證一卷　上總東條弘撰
古文孝經辨僞一卷　仝
古文孝經孔傳辨僞一卷　仝
兩造今文孝經　仝

鄭註孝經附考一卷　尾張磯谷正卿撰
古文孝經孔傳校本一卷　平安清原尚賢撰
古文孝經孔傳宣校本一卷　平安清原宣條撰

古本孔氏傳孝經校本一卷　播磨赤松鴻撰
增補孝經彙註三卷　浪華大鹽後素撰
△眞本古文孝經一卷　江戶吉、漢宦撰
△孝經譯一卷　八丈島高橋閔愼撰
△孝經謹詁一卷　仝

一

△古文孝經新疏三卷　因幡河田孝成撰
△孝經古今文同異考一卷　江戶市野光彥撰
△唐音附孝經一卷　伊勢石川貞撰
△孝經引證考一卷　江戶山崎包撰
△孝經經典餘師一卷　讚岐水西年撰
△古文孝經傍訓一卷　江戶石川雅望撰
△孝經闡旨一卷　平安細合離撰
△孝經考文一卷　尾張大江損疾撰
△孝經考說一卷　伊勢津阪孝綽撰
△孝經童子訓一卷　平安上河揚撰

△孝經鈔說二卷　江戶井潛撰
△孝經衍義十二卷　仝
△古文孝經精義一卷　仝葛山壽撰
△孝經改觀二卷　江戶塘公愷撰
△孝經纂義三卷　仝中井豐民撰
△孝經國字解三卷　信濃伊藤祐慶撰

一

五經總義類

道春點五經十一巻　平安林忠撰

音註五經十一巻　無名氏撰

山崎點五經十一巻　平安雲川弘毅撰

林家改正點五經十一巻　江戸林戇撰

惕齋點五經十一巻　平安中村欽撰

安昌點五經十一巻　近江安田安昌撰

貝原點五經十一巻　筑前貝原篤信撰

片假名五經十二巻　播磨和田宗允撰

片假名改正五經十二巻　平安熊谷了說撰

遯庵點五經十一巻　周防宇都宮由的撰

五經音註入十一巻　無名氏撰

五經圖解十一巻　江戸馬場信武撰

古義點五經正文十一巻　無名氏撰

五經傍訓十一巻　播磨清田絢撰

中島點五經十一巻（一曰五經音訓）　平安中島正佐撰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三十七巻（原作二百六巻）　讃岐山井鼎撰（江戸物觀補遺）

詩書集傳朱蔡異同考六巻　筑後安東守正撰

詩書禮傳考一巻　江戸保井春海撰

詩書古傳三十二巻　信濃太宰純撰

九經述百三十二巻（易書詩禮記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孟子孝經）　播磨赤松弘撰

古本五經音義補無巻數二十本　肥前高彝撰

九經輿解（解九經義）六十八巻　江戸平信敏夫江撰

九經輯叢百三十一巻　仝

七經古傳補十八巻（公羊穀梁左氏孟子大戴禮記爾雅小爾雅）　仝

履軒七經雕題（五經論語孟子）（一作七經逢原舊名）　浪華中井積德撰

五經國字解二十巻　浪華穗積以貫撰

後藤點五經音註十一巻　讃岐後藤世鈞撰

五經說　肥後古屋昂撰

詩書疑問四巻　土佐大高季明撰

六經睫十巻附語孟睫四巻　武藏邊之望撰

六經小言一巻　河内石川貞撰

書詩源流圖說一巻　無名氏撰

五經素本十一巻　平安淺見安正撰

五經圖彙三巻　平安松本愼撰

九經談十巻　加賀大田元貞撰

三經小傳三巻　江戸大田敦撰

晴軒經義類叢二十一巻　仝

經說六卷　平安伊藤長胤撰
經說拾遺二卷　豐後原田直撰
經學要字箋二卷　平安穗積以貫撰
六經略說一卷　信濃太宰純撰
五經一傳三卷　筑後安東守官撰
五經一得對類二卷　仝
經傳倒用字考三卷　仝
五經要旨八卷　平安渡見安正撰
槐塾文府七卷 孝經論語易書詩礼記左氏　江戶宇晋撰
五經解閉二十卷 易二書二詩三礼五春秋三傳八　上毛萩原萬世撰

批點九經談二卷　平安豬飼彥博撰
五經類函二十卷　平安上河揚撰
九經輯異六卷　仝　茅原定撰
三經義十一卷　尾張大江頫撰
奚疑塾五經說十卷　江戶山本信有撰
經義掫說緒餘四卷　仝
十三經註疏正誤三十卷　上總陳厚撰
七經劄記八卷　武藏岡田欽撰
皇清經解一斑六卷　仝
六經大疑六卷附語孟切問二卷　武藏邊之望撰

五經說叢三十卷　江戶中井豊民撰
三經二義十二卷　平安細合離撰
熊水詩書圖考二卷　陸奥佐欽撰
經傳釋文校正三十卷附同盦事一卷　江戶松澤老泉撰
鳩谷八經眞解八卷 易書詩春秋礼記論語孝經　萩野信敏撰
鳩谷八經眞解叢八十二卷　仝
經地解義二卷　下總下阪蹕撰

四書類

四書鈔二十五巻（舊本題環翠 新四書抄） 平安清原宣賢撰

校定論語集解正文二巻 仝

四書大全首書三十六巻 播磨藤原肅撰

語孟集註抄二十巻學庸章句抄十巻 平安林忠撰

大學要略抄二巻 仝

大學大旨一巻 仝

論語摘語一巻 仝

大學抄無巻數二本 仝

論語解四巻（從學而至里仁） 平安林忠撰

大學解一巻 仝

中庸解一巻 仝

孟子養氣知言解一巻 仝

四書注者考一巻 播磨那波觚撰

四書注者考俗解二巻（舊本題竹俗山人著 坊間四譯 四堂本） 無名氏撰

四書集註首書十巻 平安松永昌易撰

論語諺解三十一巻 平安林恕撰

大學諺解九巻 仝

孟子諺解三十四巻 仝

論語序説講説二巻 播磨鎌田玄同撰

大學俗解五巻 平安山田昌允撰

學庸和語抄十二巻 播磨小出立庭撰

語孟序説和語抄五巻 仝

四書假名抄三十六巻 無名氏撰

論語諺解四巻 平安和田宗允撰

論語解十巻附先聖事歷考 近江中江愿撰

鄉黨翼傳五巻 仝

學庸解二巻 仝

大學考一巻附啓蒙篇一巻 仝

孟子解七巻附良知良能論一巻 仝

四書道德總圖二巻 筑後安東守約撰

論語小解十巻 平安熊澤了介撰

學庸小解二巻 仝

孟子小解七巻 仝

大學祕解二巻 仝

大學童子訓一巻 無名正撰

論孟集註序説講義二巻 無名氏撰

學庸章句諺解十四巻 浪華小龜益英撰

孟子井田圖考二巻 平安萬尾時春撰

四書序考四巻　播磨山崎嘉撰
大學啓蒙集七巻　仝
孟子要略一巻　仝
四書句讀十巻　陸奥山鹿高祐撰
四書句讀大全三十六巻　仝
論語説叢二十巻　筑後入江東阿撰
四書通辨十巻　平安伊藤元基撰
四書大全新増首書三十六巻　洛華熊谷了菴撰
語孟序説抄四巻　仝熊谷立説撰
四書事文實録十四巻　平安松永昌益撰

一

四書圖解四巻　江戸馬場信武撰
四書略圖解二巻　越前大原武清撰
大學紀聞略説三巻　平安加藤半三郎撰
大學撥蒙資講五巻　播磨松浦默撰
大學金鑑鈔七巻　平安横田俊益撰
四書鐵函八巻　平安河鷹撰
四書正名十巻　平安中川伯仙撰
四書集註鼇頭三十六巻　周防宇都宮由的撰
論語集註詳説二十巻　仝
學庸章句詳説七巻　仝

孟子集註詳説四巻（从梁惠王至公孫丑）　仝
四書評論十三巻　仝
大學明德圖一巻　江戸山岡元鄰撰
四書俚諺抄十巻　浪華毛利瑚珀撰
四書集註俚諺抄五十巻　仝
孟子井田辨一巻　仝
四書鈔説十二巻　平安中村欽撰
四書示蒙句解二十八巻　仝
筆記四書集註章句三十六巻　仝
筆記大學或問二巻　仝

一

筆記中庸輯略二巻　仝
四書便講六巻　備後佐藤直方撰
大學全蒙釋言一巻　仝
孟子盡心口義一巻　仝
論孟疑問十巻　土佐大高季明撰
學庸集考四巻　仝
四書便蒙詳説五十一巻　江戸梁田[illegible]信撰
四書疏林六十巻　筑前竹田定直撰
論語古義十巻　平安伊藤維楨撰
孟子古義七巻　仝

大學定本一卷　仝
中庸發揮一卷　仝
大學非孔書辨一卷　仝
読孟字義二卷附錄一卷　仝
論語疑辨五卷　平安森本久明撰
辨大學非孔書辨一卷　平安淺見安正撰
大學辨斷一卷　仝
明德記一卷　仝
三綱八目知止能得說一卷　仝
四書集註發明十卷　出雲松井邦彥撰
論語集註筆記五卷　播磨三宅重固撰
孟子集註筆記五卷　仝
大學章句筆記二卷　仝
中庸章句筆記二卷　仝
大學或問筆記二卷　仝
中庸輯略筆記二卷　仝
批大學辨斷一卷　會津山泉泉撰
大學獨覩六卷　仝
疑語孟字義二卷　近江平巖善撰
疑大學非孔書辨一卷　丹波並河亮撰

四書章句集註正刊十一卷　安藝莊良資撰
論語講義五卷　石見二山義行撰
論語逸說十卷　備中一色時棟撰
四書國字解十卷　平安穗積以貫撰
論語徵十卷　江戶物茂卿撰
論語辨書十卷　仝
學庸解三卷　仝
別本學庸解三卷　仝
孟子識一卷　仝
古本大學講義七卷　常陸千葉繁撰
按繁字伯民號松窗水府人此書三輪執齋所校正刊刻在享保十八年癸丑江戶書舖小川彥九郎發販
四書廣義四卷　英賀室直清撰
大學折疏二卷　仝
中庸新疏二卷　仝
論語古義標釋十卷　平安伊藤長胤撰
孟子古義標釋七卷　仝
大學定本標義一卷　仝
中庸發揮標釋二卷　仝
語孟字義標註二卷　仝
四書集註標註六卷　仝

松庵論語鈔説十卷　紀伊高瀬敦撰
松庵孟子鈔説十四卷　仝
論語古訓十卷　信濃太宰純撰
論語古訓外傳二十卷附前後稿説一卷　仝
孟子論一卷　仝
孟子解七卷　西播岡白駒撰
删孟一卷　仝
論語義疏勘合本十卷　相模根遜志撰
四書辨論十二卷理氣辨論二卷
　平安中江一貫撰
中庸發揮抄翼一卷　仝　伊藤善韶撰
論語徵考證六卷　南總宇惠撰
學庸解考證一卷　仝
四書私抄十卷　筑後安東守直撰
論語玉振錄二十卷（初二卷已刊）　阿波谷鱗撰
論語徵集覽二十卷　守山源頼寛撰
大學童子問一卷（奚兆陞奚兆宜也此書有竹[illegible]序紀其[illegible]川[illegible]也）　奥州伊東政堅撰
崇孟一卷　肥後藪愨撰

論語徵渙二卷　近江中根之紀撰
約辨解一卷　仝
大學解約覽一卷　三河西岡澥撰
明霞軒論説語説六卷　近江宇鼎撰
南塘論語鑑二十卷　甲斐源為祥撰
論語辨疑一卷　仝
學庸正名一卷　仝
論語語由五卷　筑前龜井魯撰
松樓中庸古註補闕一卷（國字解）　伊勢山口正美撰
大學章句衍一卷　出雲瀧清章撰
論語章旨二卷　陸奥櫻田質撰
論語難章講義四十卷　仝
大學誠章節國字説一卷　仝
大學知止節國字説一卷　仝
中庸第二十五章講義一卷　仝
四書摘説三十九卷　仝
學庸證二卷　伊勢星野璞撰
論語講義六卷（文政二年己卯十月自序）　越前田中頤撰
大學正義一卷　仝
論語集註辨正二卷　仝

論語說叢無卷數四本　紀伊可原遠業撰

按遠業字懋成號懋齋通稱熊五郎紀伊人初姓川合後移名於江戸子當時有猶存虎之稱誘不諧而去遂來江戸出從為一與學博綜漢宋之學作一家言尤長于史學

大學中庸古註補考二卷　信濃南宮岳撰

四書唐音辨二卷　肥前岡島璞撰

論語新註四卷　江都豐島幹撰

論語欐一卷　仝

論語會意一卷　仝

學庸國字解二卷　信濃冢田虎撰

論語群疑考十卷　仝

論語冢註十卷　仝

孟子斷　仝

論語室二卷　平安川合元撰

論語堂五卷　仝

孟子選二卷　仝

學庸古義二卷　上毛山世璠撰

學庸解廢疾二卷　仝

論語徵膏肓五卷　仝

孟子說四卷　仝

校定孟子章指三卷　仝

校定論語正文二卷　仝

韓文公論語筆解總考二卷　江戸東龜年撰

論語徵正文訓讀一卷　仝

新定訓點四書章句集註十九卷　陸奥田邉希賢撰

論語徵補遺二卷　陸奥熊坂邦撰

論語辨書四卷　武藏樋口文之撰

刪學庸解二卷　近江久田犂撰

學庸微言二卷　平安鹿淵會通撰

論語通五卷　仝

論孟集註衍旨八卷　伊豫尾藤孝肇撰

學庸講義三卷　仝

中庸首章國解一卷　仝

論語集解標記十卷　平安巖垣彥明撰

論語集義十卷　平安源之熙撰

學庸集義三卷　仝

論語說一卷　備前三宅徵猷元撰

大學古義一卷　信濃井純卿撰

中庸古義一卷　仝

辨徵錄五卷　仝

論語鈔説十巻附論語三家考三巻　江戸井潜撰
學庸闡二巻　江戸源大簡撰
字子行、称東郭、称蒼沼
文庵、住于大阪
松窓論語略説五巻　江戸關脩齢撰
桝園中庸講義十巻　尾張淺井圖撰
論語省解二巻　播磨赤松鴻撰
讀孟子二巻　仝
論語師説四巻　江戸奥村愼猷撰
論語時習五巻　武藏邊之望撰
論語時習翼二十巻　仝
學庸疏璞三巻　仝
讀孟子四巻　仝
論語古説十巻　遠江川田正淵撰
學庸軌二巻　仝
論語正文唐音附二巻　伊勢石川貞撰
論語格莚五巻　平安合離撰
學庸考二巻　紀伊垣内文徽撰
論語古斷十巻　平安河原澤撰
學庸辨錦二巻　浪華葛貫撰

論語衍旨二巻　仝
學庸證解二巻　江戸葛山壽撰
論語一貫十巻　仝
孟子説三巻　仝
論語彙訓二十四巻附四巻　出羽最上徳内撰
中庸定本一巻　沼津中村積善撰
奚疑塾論語正義十巻　江戸山本信有撰
大學辨一巻　仝
中庸辨疑一巻　仝
論語參解十巻　尾張鈴木朗撰
四書雜録十巻　仝
論語廣説五巻　江戸雨森宗真撰
論語箋註十巻　平安松本愼撰
大學證一巻　江戸星野常撰
大學考證一巻　仝
論語證五巻　安藝盧閔愼撰
論語人物證一巻　仝
中庸證一巻　仝
論語餘意一巻　江戸舟生備成撰
雉川大學標解一巻　紀伊副充撰

論語古傳十卷　出羽小林重惠撰
大學定本一卷　仝
中庸外傳一卷　仝
語孟異同編二卷　江戶和氣行藏撰
四書國字辨十卷　江戶宇成之撰
四書字義二卷　仝
論語集解國字辨五卷　仝
校正四書句讀新點六卷　仝　新井祐登撰
四書集註章句插字解十卷　阿波荒井公廉撰
論語外傳補闕二卷
舊本題翁庵先生口授門人南紀連東子慶輯錄大不負舒保作校
論孟集註正誤二卷附補註和訓正誤一卷　江戶岡井鼎撰
讀論語十卷　下總諸葛蠡撰
學庸考二卷　仝
大學諸註集覽四卷附考文一卷　仝
尾張鈴木行義撰
中庸諸註集覽五卷　仝
論語新註正誤十卷　仝
論語三家定說考十卷　江戶矢部保惠撰

學庸集義五卷　仝
經牘論語十卷　越後黑田古鶴撰
四書札記二卷　岩城松崎復撰
論孟講義餘談十卷　尾張村瀨誨輔撰
九家論語說批評二十卷　武藏岡田欽撰
九家唐韓愈[illegible]宋陳祥道全解張栻解明高拱[illegible]邢昺正義[illegible]朱熹[illegible]大全[illegible]毛奇齡[illegible]
論語鄉黨圖解一卷　江戶吉田龍撰
古本大學解詁一卷　仝
讀論語集註五卷　仝　塘公愷撰
論語愿得解二卷　伊勢津阪孝綽撰
論語考文二卷附學庸考文二卷　尾張大江損齋撰
孟子考四卷　仝
洗心軒四書述二十二卷　上總平愈撰
大學講說一卷　加賀中島尚撰
中庸講說追正錄一卷　仝
論語集正十卷　仝
大學正義二卷　江戶中村豐民撰
中庸本義三卷　仝

四書會要十巻　仝
論語辨義五巻附孟子精義二巻　仝
仝
鶴鳴舎論語輯義十巻　江戸市川匡撰
大學精義一巻　仝
中庸精義二巻　仝
孟子辨衷四巻　仝
大學定本一巻　信濃伊藤祐慶撰
大學國字解二巻　仝
中庸莛撞七巻梁恵刋　仝
孟子莛撞七巻梁恵王刋　仝
論語註疏古本考異十巻　阿波佐野憲撰
松堂大學通解二巻附大學辨　加賀澀谷潜撰
論語述意五巻　淡路篠應道撰
學庸説二巻　三河田邸撰
論語解説十二巻　仝
嵩嶽四書私記七巻　江戸荻原善韶撰
大方學庸考二巻　信濃澤誼撰
論孟考文二巻　平安豬飼彦博撰
論語影響解二巻　因幡伊良子憲撰

石經大學解一巻　武藏長尾龍撰
菅氏巻子本論語集解十巻　江戸吉漢宦撰
足利本論語集解考異五巻　仝
論語鈔説六巻　仝
校正大永本論語集解十巻附録札記二巻　江戸市野光彦撰
論語集覧五巻　安藝平賀晋民撰
學庸發蒙三巻　仝
孟子發蘊三巻　仝
新校四書一齋點十巻　江戸佐藤坦撰
論語欄外書二巻活字版　仝
孟子欄外書四巻上仝　仝
論語讀則一巻　陸奥關屋榮撰
松人學致鶴弥黄亭二本
西千堂論語古傳十巻同從改一巻文政五年刋　仝
黄亭孟子辨二巻附大學説約一巻　仝
南岡論語補解辨證十巻山本惟清序　紀伊志賀孝思撰
四書説四巻　江戸小南寛撰

大學三綱八目辨一卷　仝
孟子紫朱辨十五卷　江戸橘晋明撰
讀孟二卷　仝
孟子論一卷　越前松村良猷撰
四書緒說折衷辨斷三十九卷
武藏日尾瑜撰
論孟二大疑辨一卷　仝
蘭溪四書略解十卷附錄一卷　江戸鈴木德治撰
大學或說一卷　岡崎松下煥撰
橘泉論語攷正　江戸橘正命撰
橘泉學庸明義二卷　仝
大學說一卷　常陸遲塚□撰
論語說五卷　仝

樂類

修正律呂新書解二卷　平安藤成修撰
樂舞考一卷　江戸新井君美撰
律呂新書詳解四卷附九數算法四卷　平安富田貞經撰
樂律考一卷　江戸物茂卿撰
樂制篇一卷　仝
律原發揮一卷　平安中根璋撰
律呂通考一卷　信濃太宰純撰
樂譜要錄十五卷　山城藤昌名撰
樂律考證四卷　江戸物道濟撰
律呂圖說纂略一卷　陸奧淵谷敬信撰
律呂辨說一卷附錄一卷　平安鈴木龍撰

龍字子雲號蘭園稱玄統其先近江人佐々木氏支族也愛敬術於從井國南下倍來山陸[illegible]南松井中山[illegible]因辨長於物從仕[illegible]沈皇典攷經六文其餘諸役[illegible]經藝劍其叡法所不言達其於性命同小說多少書中所人谷好井花剛春中川校三子所著錄中川故字知徹弱明字号余交數舊周其言故詳及之

神樂歌考一卷　遠江賀茂眞淵撰
催馬樂考一卷　仝
樂律考六卷　豐後毛利聚撰
樂石考錄二卷　尾張平岩元珍撰

樂調辨論一卷　仝

古調溯回二卷　仝

律呂示蒙一卷　仝

五調全圖二卷　仝

語樂集十卷　仝

語樂刪正集二卷　仝

律原正說一卷　肥後　村井見朴撰

見朴字漢民又有[?]章[illegible]熊本侯醫員此書駁正蔡元定律呂及我土諸家說頗詳

小學類

天龍五音圖一卷　一名男[?]字平[?]鑑　寬永中刻　山城　僧壽洪撰

經書知字訓解二卷　播磨　藤原甫[?]撰

韻鏡開奩六卷　平安　橋[?]宥刪撰

按近[?][illegible]正声五音九弄[illegible]其書為[illegible]自[illegible]不能出此範圍矣

倭點一卷　無名氏撰

與田雄庵和尚家云倭點元和十年甲子刻此年二月三十日改元寬永以[?]此觀之刻於正月二月十四[?]

爾雅頭書一卷　上総　深河龍光校

類字假名遣七卷

原名仁[?]文字[?][illegible]二卷河内前司親行藤原定家同撰有寬永元年庚子仲秋林[?][illegible]序又有寬文六年丙午荒川宗[?]長[?]刊本

字集便覽十卷　無名氏撰

一名和字彙承應三年癸巳五月大和田九右衛門刻

爾雅和訓二卷　平安　大田嘉方撰

小補韻會捷見二卷　仝

字彙四聲韻四卷　仝

三重韻畫引一卷　仝

三重韻大全三卷　仝

韻鏡字彙一卷　仝

韻鏡字引一卷　仝

韻鏡首書三卷　仝

韻鏡首書增補五卷　仝

韻鏡飜切鈔三卷　仝

韻鏡反切指南鈔五卷　仝

伊呂波字鈔二卷　仝

按嘉方字士規通稱平左衛門平安銅駝坊人和訓爾雅慶
安四年刻其餘寬文延寶間刻吾邦刊字書始于南都林宗
二節用集似者不詳年月大田氏始書
尾崎雅嘉群書一覽不載之

倭雅一卷　平安林忠撰

四聲指南鈔二卷　仝　林恕撰

習古千字文一卷一名本朝習古篇　仝

和千字文一卷　仝

說文解字和訓五卷　平安大和田氣求撰

玉篇畫引十一篇卷　仝

漢玉字畫引一卷　仝

字彙頭書十五卷　仝

和字彙九卷　仝

伊呂波集韻四卷　仝

篇海類編訓點二十卷附求字篇一卷　仝

袖珍字考韻略一卷　仝

袖珍字考韻略增補二卷　仝

字韻早鑑四聲大成十二卷　浪華毛利瑚珊撰

類字彙解十二卷　仝

三重韻訂補二卷　仝

韻鏡袖中抄十一卷　仝

增續大廣益漢玉篇大全十二卷　仝

按梁顧野王玉篇三十卷以唐孫強增加宋陳彭年等重修
本爲叡山之在足利氏中葉永正中有活字版見于藤井懶齋
雜錄今所見沙二版有慶長二年丁酉正月刊九年又有寬永七
年庚午版其後二種皆不記年月坊間所刊玉篇三十卷
六本也書坊改題玉篇原版稱玉篇畫引附者十一卷与此
名与大和田氣求所編異

音字早見鑑一卷　播磨奧田嘉心撰

和玉篇增字三卷　仝

四聲韻字彙十四卷寬文十一年十一月京師書肆梓行　無名氏撰

字彙直横图諺解一卷　平安中根璋撰

韻鏡明解四卷　仝

異體字辨二卷　仝

增補多識編六卷　仝

韻鏡秘事一卷　平安小龜益英撰

韻鏡秘事大全三卷　仝

韻鏡秘事諺解四卷　仝

韻鏡秘事諺解大成六巻　仝
韻鏡相傳書二巻　仝
韻鏡九弄指南鈔二巻　仝
正字韻鏡二巻　仝
改正反切字彙訓附十四巻　仝
和字解一巻　筑前貝原篤信撰
點例二巻　仝
本朝千字文一巻　仝
續千字類合一巻　仝
日本釋名三巻　仝
鼇頭韻鏡遮中鈔二巻追加一巻　貞享丁卯二月重刻
無名氏撰
和爾雅九巻　筑前貝原好古撰
和方言六巻續二巻　仝
韻鏡諸鈔大成九巻　江戸馬場信武撰
漢字和訓二巻後編五巻　肥後井澤長秀撰
難字訓二巻　仝
東雅二十巻　江戸新井君美撰
東音譜一巻　仝
字原考二巻　仝

同文通考四巻　仝
和訓類林七巻　平安海北若沖撰
字引日本永代蔵五巻　浪華井原西鶴撰
楷書溯源一巻　紀伊榊原玄輔撰
倭字古今通例全書八巻　江戸橘成員撰
按成員字仲宇號黎睡堂主人江戸牛込人
貞享中元禄九年丙子八月刻平安書肆永田調兵衛刊
假名字例四巻　仝
聲音對一巻　但馬僧靈苗撰
按靈苗字天涯但馬豊岡人壽十五編明梅
享保五年六月平安書肆山中吉兵衛刊靈苗与
阿州岳崎元亨字治道兄友善
伊呂波本記二巻　越後僧興隆
悉曇傳本十五巻　仝
悉曇字記略秘訣一巻　仝
悉曇開玄章一巻附相傳記一巻　仝
梵語釋文一巻附釋例一巻　仝
慧林音義梵語略一巻　仝
可洪音義梵語略一巻　仝
異文同體二巻　江戸泗永榮春撰
聯珠篆文一巻　仝

篆體二卷　仝
篆海六卷　仝
篆髓二卷附録一卷　仝
紫微字様二卷　遠江細井知慎撰
篆體異同歌三卷　仝
筆法釋名二卷　仝
萬象千字文六卷　仝
新千孫字書一卷　江戸蒿辰撰
廣金石韻府補二卷　仝
梵漢韻學須知一卷　山城僧行願撰
一　一
竹隠字林長歌一卷　江戸源堅撰
御覧韻鑑古義標註三卷　和泉河野通清撰
韻鏡標註補遺一卷　仝
韻鏡翻切例一卷　仝
韻鏡分配例一卷　仝
韻鑑佩觿一卷　仝
韻學津梁二卷　仝
玉篇韻府五卷　仝
玉篇指南略釋一卷　仝
切韻指南標註一卷　仝

切韻指南大義一卷　仝
字彙卷末解四卷　仝
應師衆經音義韻譜十卷
仝
七音略韻輯釋一卷　仝
經緯玉露二卷　仝
音韻聲譜三十卷　仝
乎古登點譜一卷　仝
說文檢非二卷　平安僧非空撰
字學大例一卷　仝
一　一
千字鈔一卷　紀伊高瀬敦撰
〃〃鈔五卷　仝
經典字訓一卷　水戸田中犀撰
增補枝葉訓解（平安谷子同寅序元禄九年丙子仲春）
平安西村有隣撰
韻學私言二卷　阿波中村欽撰
群玉伊呂波韻大成一卷　浪華大野重賢撰
（按寛永[illegible]伊呂波字引[illegible]伊呂波字書若干巻[illegible]字彙[illegible]字林[illegible]大成[illegible]）
字林正譌二卷　仝

韻鏡清濁辨音鈔四巻　山城藤原正親撰
伊呂波字考録二巻　紀伊僧恵空撰
和字節用集六全十四巻　仝
通用字輪一巻　河内僧浄厳撰
悉曇三密鈔八巻　仝
以呂波聲母傳一巻　攝津多田義俊撰
以呂波訓義一巻　仝
本語口傳一巻　上田光秋筆記　仝
挍正和名類聚抄十二巻　伊勢宇治久老撰
古言清濁辨論一巻　仝

古篆彙選五巻　水戸丸山可澄撰
和字正濫鈔五巻　攝津僧空心契撰
和字正濫要略二巻　仝
假名文字遣一巻　平安僧行阿撰
類字假名遣七巻　伊勢荒木田盛徴撰
以呂波問辨一巻　紀伊僧諦忍撰
和字傳來考一巻　江戸跡部良賢撰
三五韻考二巻　周防宇都宮的撰
韻鏡易解四巻　武藏僧盛典撰
韻鏡九弄和解一巻　仝

韻鏡易解字子列位一巻　仝
韻鏡易解新増大全六巻　仝
悉曇字記指南鈔七巻　仝
韻鏡易解易引一巻　仝
伊呂波童蒙鈔三巻　仝
論讀書諸心論二巻　仝
平聲廣韻略二巻　平安林守勝撰
小學危言二巻　長崎林應采撰
纂音附音増廣古注千字文三巻　李邇集釘
無名氏撰

字海便覧七巻　肥前岡島璞撰
唐韻雅俗語類字便五巻　仝
諱言五例五巻　仝
韻槩二巻　江戸物茂卿撰
譯筌六巻　一作譯文筌蹄　仝
譯則二巻附滿文考一巻　仝
訓幼字義八巻　平安伊藤長胤撰
五音五位口訣一巻　仝
醫學沈千文一巻　陸奥石井彰信撰
醫學千文考註二巻　仝

操觚字訣十五巻　平安伊藤善韶撰
譯林五巻　仝
譯源三巻　仝
四聲彙辨五巻　仝
醫家千字文一巻　陸奥盧德林撰
譯點一巻　江戶平維章撰
按乎古止點是也此書載一興福寺法相宗喜多院點二東大寺三論宗東南院點三仁和寺圓堂點四觀音寺僧正點加點五中院點六寶幢院點七稻荷點八西墓點九三寶寺點十水尾點十一禪林寺點十二遍照寺點十三叡山點十四淨光房點十五順曉點十六俗家點十七俗點從四種點又有叡山三井寺等所用之點傳之博士家漢籍國讀出乎此書乎僧章保之平安劉和序之時享保甲辰秋月則劉也

書論千字文一巻　平安橘宇之撰
續廣千字文一巻　平安河合源吾撰
異字千字文　浪華芝田秀撰
千字文大全四巻　無名氏撰
同文千字二巻　同
和訓考二巻（文政丙戌仲秋刻）　出羽（田秋）僧如是觀撰
增訂頭書字彙十四巻　武藏笠原會玫撰
六書闡示十巻　尾張山本格安撰
説文講餘三巻　仝
篆統一巻　仝

駁篆隨一巻　仝
和言駢儷編一巻外編三巻續五巻（作駢儷當）　仝
漢篆千字文四巻　甲斐源孟彪撰
漢篆千字文補遺二巻　山城曾之唯撰
淨土三經字音考一巻附録一巻　平安僧玄智撰
密宗字景釋詳略草堂主人作于西大條度護寺
別有眞宗教典志二巻
袖珍字符二巻　筑後安東守官撰
國字論二巻　江戶松宮俊仍撰

國字聲母考一巻附録一巻　仝
早速千字文一巻　浪華中村賜撰
轉音折義二巻　平安原瑜撰
倭楷正訛一巻　信濃太宰純撰
倭讀要領三巻　仝
音例一巻　安藝齋宮必簡撰
字彙會四十一巻　尾張河村秀根撰
國字辨一巻　尾張吉見幸和撰
和訓栞前編十三巻後編十三巻續編九巻餘
論編六巻附録二巻　伊勢谷川士清撰

冠辭考十卷附語意考一卷　遠江賀茂眞淵撰
文意考一卷附歌意考二卷　仝
書意考一卷附國意考一卷　仝
假名訓纂八卷附問答一卷　江都加藤宇万伎撰
古言梯一卷　下総楫取魚彥撰
叶韻辨一卷　遠江渡邊操撰
謏微字説一卷　菟道灊元愷撰
四聲韻選二卷　江戸千葉玄之撰
觀齋獨窮字原二卷　大谷長谷川良齋撰
類書字考正誤一卷　仝

考正韻鏡一卷　仝
説文字母集解六卷　江戸井上亨倫撰
磨光韻鏡二卷後編五卷　平安僧文雄撰
磨光韻鏡餘論三卷　仝
韻鏡指要録一卷　仝
韻鏡字庫二卷　仝
韻鏡律正四卷　仝
正字磨光韻鏡二卷　仝
翻切伐柯一卷後編一卷　仝
廣韻衍八卷　仝

三音正譌二卷　仝
華音正譌一卷　仝
漢音正譌一卷　仝
呉音正譌一卷　仝
經史莊嶽音一卷　仝
字彙莊嶽音四卷　仝
九弄辨惑一卷　仝
和字大觀鈔二卷　仝
古今韻括二十二卷　仝
音學五書私評五卷　仝

漢字三音考一卷　伊勢本居宣長撰
字音假字用格一卷（一作字音假名用格）　仝
詞八衢二卷　仝
言葉玉緒七卷（一作詞玉緒）　仝
瓊綸餘纓三卷　仝
玉霰一卷　仝
消息文例二卷　備前藤井高尚撰
活語山口栞三卷　仝
五十音辨誤一卷　江都村田春海撰
字音稱呼考一卷　仝

假字拾要二巻　仝
假字大意鈔一巻　仝
字説辨誤一巻　仝
古言字鏡考證二十巻　仝
古言清濁考三巻　遠江石塚龍麿撰
古言梯餘䇲一巻　江都清水濱臣撰
増補標註古言梯一巻　仝
語林類葉二十巻　仝
字説辨誤私考一巻　仝
梵語千字文譯注四巻 一名梵唐千字文
平安僧寂明撰
爾雅證二巻　八丈島高橋閑愼撰
熟字千字文二巻　武蔵僧實愼撰
四聲發字便蒙解　常陸平野韓撰
四聲發音考一巻　浪華木村孔恭撰
訂正爾雅十巻　仝
發字解一巻　江戸増島信道撰
國韻譜一巻附國意考一巻　仝
希雅一巻　尾張鈴木朗撰
雅語音聲考一巻　仝

活語斷續譜一巻　仝
雅語譯解四巻　仝
六書發揮一巻　仝
發音録正誤一巻　江戸宇晉撰
漢呉音圖三巻　備後太田方撰
全齋讀例一巻　仝
童蒙字譯六巻　攝津大井守靜撰
世話千字文一巻　平安桑原守性撰
増補字林玉篇大全三巻　浪華鎌田禎撰
増補字林玉篇補遺一巻　仝
四聲韻選二巻　江戸千葉玄之撰
名義備考四巻　筑前村山緯撰
千文勘考二巻　江戸市野光彦撰
韻鏡啓蒙三巻　備前近藤篤撰
韻鏡發蘊一巻　仝
補韻千文一巻　仝
集爾雅古註三巻　阿波源元寛撰
字林玉篇大全一巻　江戸宇成之撰
増續字林集韻大全三巻附韻字合文一巻　仝

蕟字便覧一巻　信濃冢田虎撰
正從濁音考一巻　江戸橘嘉樹撰
虚字解二巻後編二巻　平安皆川愿撰
實字解四巻後編二巻　仝
虚字詳解六巻　仝
字典琢屑一巻　浪華都賀庭鐘撰
小篆千文異同考一巻　仝　僧默隠撰
大篆千文異同考一巻　仝
補闕千字文考一巻　仝
篆體異同歌補闕一巻　仝

訓點三韻通考　淡海僧顯常撰
韻鑑正義編一巻附華音評一巻　寛延四年四月刻　尾張僧摩顒撰
韻字切要二巻附古韻切要一巻　江戸孔信敏撰
假字考一巻　江戸松會芳文撰
復古韻圖例一巻　江戸松皐圓撰
初學假字用意一巻　江戸石野廣通撰
假字文字遣一巻　仝
五十音用意二巻　仝

詞源音角一巻　信濃服部宜撰
名言通二巻　仝
新訂假字考一巻　江戸岡田直澄撰
授觽假字遣　齋尹祥撰
爾雅札記一巻　筵城松崎復撰
改正五十音圖考證　江戸本間游清撰
省文纂攷一巻　平安松本愼撰
六書辨正十巻　仝
押韻箋一巻　出羽最上德内撰
說文攷彖一巻　尾張久野俊明撰

韻鏡翻切要例一巻　尾張眞瀬達寧撰
五音相通一巻　仝
經音通四巻　平安茅原定撰
古音通四巻　仝
篆林象捷徑一巻　江戸岡恒忠撰
古音切要二巻附韻字切要一巻　出雲平信敏撰
增補古言梯二巻　尾張市岡猛彦撰
雅言假字格二巻　仝
千文考證一巻　平安永田忠原撰

△條

六書討原一卷　伊勢韓天壽撰
神字日文傳二卷附諺字篇一卷　伊勢平田篤胤
五十音義訣四卷　仝
萬聲大統譜一卷　仝
補字例一卷　備中關思翁撰
欽木文字考一卷　豊後鶴峰戊申撰
雜字便覽二卷　仝
詞花堂五十音考一卷　江戸細井貞雄撰
重修纂文韻略一名四聲韻一卷
＝
尾張恩田直充撰
押韻發揮二卷　江戸北條士申撰
音訓用字格一卷　江戸高井伴寛撰
訓點復古二卷　武藏日尾瑜撰
韻鏡往來反切私說二卷　仝
音韻原始論二卷　越中殿岡從撰
古篆字原三卷　甲斐伴希真撰
篆學入門辨正一卷　仝
篆隸便覽二卷　仝
古篆彙選正誤五卷　仝

四書字引捷徑一卷附五經字引捷徑　仝
字音清濁要覽一卷　仝
字音假名要論一卷　仝
千字文略解一卷　江戸石川雅望撰
假字用格十二卷　豊後大藏永常撰
古學二千文一卷（文字二千四百十 大略數二十五）　江戸生田國秀撰
詳注千字文五卷　阿波田中文平撰
書史千字文一卷　近江陸島立誠撰
拾遺千字文一卷　平安柚木太玄撰
＝
續千字文一卷　山城鷲溪牧祥撰
通俗千字文一卷　攝津伊東元碩撰
後千字文一卷　播磨安丹英名撰
玄瑞千字文並註三卷　下總稻岡昌撰
古韻通式一卷　越後黑田玄鶴撰
四聲國字通三卷　浪華牧野方穀撰
俚語千字文一名幼學千文一卷　篠田定考撰
徒杠字彙十卷　越後金内格三撰

藏春園主人 編

皇朝金石編

舊寫本

據舊寫本影印

皇朝金石編卷之一

目録

皇朝金石編卷之一

藏春園主人　撰

觀世音菩薩造像記

歲次丙寅年正月生十八日記高屋大夫為分韓婦
夫人名阿麻古願南无頂礼作奏也

右金銅二臂如意輪觀音像藏在大和國法隆寺綱封庫記在其座下按丙寅推古天皇十四年正月生十八日謂正月尽始見之後第十八日也当時未用曆日非因月之明晦莫知毎月之更改故以月初見於西方為朔（洲朔多月之省以是故也）猶尚書哉生明其後乃行曆法然辺鄙猶認月見數日故天智天皇十年十一月紀對馬國司上言云月生二日是足以見古時素樸之風也高屋連河内神別神魂神十世孫任已止足尼大連之後見姓氏録伊己止宿祢旧事記作五十琴宿祢世系詳見彼學五卷大夫名諱今不可知凡金石文之伝于今日者不有先於是者而前人所未見余客歲西遊始得遇之亦何幸耶（称谷堂之右京遺文）

案味正月生三字此記在于曆法未感行之前

也諒矣。但其以斷以爲丙寅係推古天皇十四年。則余未之敢信也。願作頗。祀作禮。並當時俗字也。

（二）藥師佛造像記

池邊大宮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勞賜時。歲次丙午年。召於大王天皇與太子而誓願賜。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將造寺藥師像作仕奉詔。然當時崩賜。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宮治天下大王天皇。及東宮聖王。大命受賜。而歲次丁卯年仕奉。

右藥師佛像在法隆寺金堂。天平廿年法隆寺資財帳載之。記在光背。池邊大宮治天下天皇漢謚曰用明天皇。丙午其元年。小治田大宮治天下大王天皇漢謚曰推古天皇。丁卯其十五年也。大子及東宮聖王。並謂廐戶皇子。仕奉猶言奉造。河內國西林寺記載天平十五年緣起云。天忍羽廣庭天皇己卯年九月七日始。大山上文首阿志高時宰諸親屬等。仕奉此寺并阿彌陀丈六佛像脩攄。持釈云。仕奉者造佛立寺之謂也。即是遠古文京

案推古天皇諱豐御食炊屋比賣。欽明天皇之女。敏達天皇之妹。嗣崇峻天皇而即位。此記稱曰大王天皇。或別有故也。

（三）釋迦佛造像記

法興元卅一年。歲次辛巳。十二月。鬼前大后崩。明年正月廿二日。上宮法皇枕病弗悆。干食王后仍以勞疾。並著於床。時王后王子等。及與諸臣。深懷愁毒。共相發願。仰依三寶。當造釋像尺寸王身。蒙此願力。轉病延壽。安住世間。若是定業。以背世者。往登淨土。早昇妙果。二月廿一日癸酉。王后即世。翌日法皇登遐。癸未年三月中。如願敬造釋迦尊像并俠侍及莊嚴具竟。乘斯微福。信道知識。現在安隱。出生入死。隨奉三主。紹隆三寶。遂共彼岸。普遍六道。法界含識。得脫苦緣。同趣菩提。使司馬鞍首止利佛師造。

右釋迦佛像。上宮廐戶皇子妃爲皇子所造。亦在法隆寺金堂。記刻在光背。天平廿年法隆寺資財帳云。王后敬造。按上宮法王帝說。太子娶膳臣傾子女蘇我馬子女。及尾張王女橘王。而膳氏先太子薨。則資財帳所云王后非蘇我氏。則橘王也。寺傳謂山背大兄王造者謬傳耳。上宮法王帝說謂法興元卅一年者。是時廐戶皇子與蘇我大臣謀。興隆佛法。故云爾。非年号也。辛巳推古天皇二

十九年。鬼前太后即穴太部間人女王。是廐戸皇子之妣。明年壬子推古天皇三十年王后即廐戸皇子之妃。膳部氏。諱菩岐々美郎女。傾子臣之女。翌日。謂廿二日。則知廐戸皇子以推古天皇三十年二月廿二日薨。法隆寺繡帳文亦云。歳在辛巳十二月廿一日癸酉日入。孔部間人母王崩。明年二月廿二日甲戌夜半。太子崩。正与此合。推古天皇紀云。二十九年二月己丑朔癸巳五日半夜。廐戸豊聡耳皇子命薨。蓋史筆之誤。当以是記及繡帳為正也。癸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也。三主蓋謂太子母后及妃。安隠即安穏。説文新附云。穏安也。古通隠。披穏字古而典。鄭玄尚書注漢郙閣頌。穏皆作隠。仏経亦多用安隠字。埼即岸字。見北斉劉碑造像銘。鞍首止利仏師推古天皇紀作鞍作鳥。鳥祖司馬達等。父多須奈。而司馬達等以継體天皇十六年二月帰化。見扶桑略記。鳥為造仏之工。亦見推古紀。敏達紀云。鞍部村主司馬達等。用明天皇紀云。鞍部多須奈。蓋司馬其本姓。而達等帰化之後。賜鞍部姓也。其云鞍首。云鞍部村主。云鞍作。皆同。遠吉之京

業。法興元蓋当崇峻天皇四年辛亥。以法興寺落成之年為元也。拾芥抄云。元興寺飛鳥寺本法興寺。崇峻即位前紀云。蘇我大臣依本願。於飛鳥地起法興寺。元年紀亦云。蘇我馬子宿祢云々。壊飛鳥衣縫造祖樹葉之家。始作法興寺。佩考之。法興寺草創於崇峻天皇元年。其落成在四年可知也。伊豫国道後湯碑云。法興元年十月。歳在丙辰。見釈日本紀所引伊豫国風土記。丙辰即推古天皇四年。与此記不合。元年一作六年。為是。自崇峻天皇至推古天皇四年。恰得六年。藤貞幹曰。法興尽於五年。改元曰願轉作六年者非是。此説亦誤。法興果尽於五年。則此記何以云法興元卅一年乎。要当時暫以法興寺落成之年為元起算耳。非後之改元則廃前年号而并用之。此亦不可不知也。侠侍服士同。服士見霊異記。侠侍見孝徳紀。扶侍見用明紀。又作服侍。見続日本紀三代実録図書式大蔵式。

二天造像記

山口大口費上而次木閇二人作也

薬師徳保上而鐵師司古二人作也

右法隆寺金堂四天光背而鐫寺伝云百済國而造

藤貞幹好古日録

二像亦在法隆寺金堂記在光背業孝徳天皇白雉元年紀云是歳漢山口直大口奉詔刻千佛像是像豈非所謂千仏之一耶上猶言首領也現報吳貫之謂國守為國主亦是姓直古或作費見神護景雲元年三月及宝亀四年五月紀欽明天皇紀有河内直又引百済本紀作加不至費直並仮借價直之字也姓氏録蕃別載山口宿祢為後漢吳帝之後者是姓氏録又有皇別山口朝臣云武内宿祢之後故紀云漢以分之也藤蒙斉好古日録以為韓人非是姓氏録蕃別有和藥使主云出自吳國主照淵孫智聡也薬師徳保或其後也鐵鉄鐵字徳保所造像形勢与大口所造像略同且記文如此一手則蓋其造亦在白雉元年也

古京遺文

案鐵師鍛師同訓加奴知今本之義鍛師見于武紀新撰字鏡云鑄加奴知

[illegible]

（一）宇治橋断碑

浼浼横流　其疾如箭　修□□□　□□□□
世有執于　名曰道登　出□□□　□□□□
即因微善　爰發大願　結□□□　□□□□

右断碑寛政五年四月發土獲之今在山城國宇治常光寺碑文載在歴代帝王編年集成攜以補録且以別之道登見孝徳天皇大化元年及白雉元年紀道登営宇治橋又見坤輿異記而続日本紀則云道昭造宇治橋按続日本紀又云昭以文武天皇四年物化時年七十二泝數之大化二年時年十八猶弱齢恐無有造橋之事蓋以登昭共元興寺僧名字亦相涉作史者誤謂為昭也頼遺此一片石而得以糾千歳之謬亦可喜也弘安七年二月太政官符云河上有一橋元興寺道登道昭建立之所并登昭勠力造之則石銘豈特載登遺昭耶蓋彼欲據碑為道登則与史乖欲従史為道昭則与碑迕不能詳考審定帰之一人以兩存之則是亦不足拠也

古京遺文

続日本紀道昭伝云山背國宇治橋和尚之所創

造者也、帝王編年記云、大化二年丙午、元興寺道登道昭奉勅始造宇治川橋、石上銘云々、世有釈子、名曰道登、出自山尻恵満之家、大化二年丙午之歳、構立此橋、済度人畜、扶桑略記引宇治橋銘作道登、按続日本紀、以道昭周遊天下、諸津済処儲船造橋、又道昭道登共元興寺僧、而名亦相渉、誤認為道昭也、如編年記而云、二僧戮力、則石銘豈特記道登哉、蓋編年記本作道登、後人依続日本紀、記道昭字於行間者、遂攙入本文也、宇治橋銘断石今猶存、在宇治常光寺、正作道登、則扶桑略記引石銘作道登、亦伝写之誤、宜據此書及石銘、以道登造橋為正也、水鏡云大化二年道登創造宇治橋、与此書合、

狩谷望之天異記考

案此碑僅遺二十七字、書躰遒美可愛、蓋当時揄善書者而造字、惜哉不存其全也、近世有獲続碑者、好事家拓而伝之、其書躰大劣、蓋擬編年集成而贋造之耳、不足拠信也、道登道昭恐本一人、其作道昭、或作道登、係伝聞之異耳、要当以此碑為正、然帝王編年記及太政官符、並列二人、則或後人自後加之、亦不可知已、

船史王後墓版

銅碑長九寸七分、濶二寸二分、厚五厘、面背鐫之、

惟船氏故　王後首者、是船氏中祖　王智仁首兒那沛故首之子也、生於乎娑陁宮治天下　天皇之世、（好古小録作云、非是）奉仕於等由羅宮治天下　天皇之朝、至於阿須迦宮治天下　天皇之朝、天皇照見、知其才異、仕有功勲、勅賜官位大仁、品為第

以上面文

三、殯亡於阿須迦　天皇之（好古小録作云、非是）末、歳次辛丑、十二月三日庚寅、故戊辰年十二月殯葬於松岳山上、共婦安理故能刀自同墓、其大兄刀羅古首之墓並作墓也、即為安保万代之霊基、牢固永劫之宝地也、

以上背文

銅牌河内国古市郡古市村西琳寺所蔵

船氏

日本紀云、欽明天皇即位十四年七月甲子、幸樟勾宮、蘇我大臣稲目宿祢、奉勅遣王辰爾数

賦、即以王辰爾爲船長、因賜姓爲船史、今船連之先也、

王智仁

姓氏録右京諸蕃云、船連菅野朝臣同祖、大阿郎王三世孫智仁君之後也、又曰菅野朝臣出自百済國都慕王十世孫貴首王也、又曰宮原宿祢菅野朝臣同祖塩君智仁君之後也、

乎娑陀宮

日本紀云、敏達天皇即位四年、營宮於譯語田、是謂幸玉宮、

等由羅宮

日本紀推古天皇紀題下云、十二月壬申朔己卯、皇后即天皇位、從於豊浦宮、

阿須迦宮

日本紀云、舒明天皇即位二年十月癸卯、天皇遷於飛鳥岡傍、是謂岡本宮

官位大仁品第三

日本紀云、推古天皇即位十一年十二月壬申、始行冠位十二階、第一大徳、第二小徳、第三大仁也、

阿須迦天皇之末歳、辛丑

日本紀云、舒明天皇即位十三年辛丑十月天皇崩于百済宮

戊辰年

天智天皇即位元年、戊辰、攝位七年也、

松岳山

在安宿郡國分村○好古小録

戊辰恐甲辰誤、甲辰皇極天皇三年也、然以四年攅奠、殯慢可疑、況戊辰乎、當天智天皇七年、距死年二十八年也、松岳山未審其所、按河内國安宿郡國分村、有松岳山神宮寺、人家

右銅墓版藏在河内國古市郡古市村西琳寺、王後推古天皇紀作船史王平、王智仁即欽明天皇紀王辰爾也、姓氏録作智仁君、与此版同、欽明天皇十四年紀云、遣王辰爾數録船賦、即以王辰爾爲船長、因賜姓爲船史、故此以爲中祖也、乎娑陀宮治天下天皇後謚曰敏達天皇、等由羅宮治天下天皇、後謚曰推古天皇、後移遷於小墾田宮、故或稱曰小墾田天皇、阿須迦宮治天下天皇後謚曰舒明天皇、大仁推古天皇所制冠位、辛丑舒明

天皇、十三年是歳十月帝崩、致此云天皇之末、戊辰天智天皇七年已、此版以頌為美、伊福吉部氏墓志亦同、万葉集以真弓岡陵為日並知皇子殯宮、亦与此同義、[illegible]松岳山在安宿郡国分村、往年山崩出此版云、按銭大昕跋晋劉韜墓版云、視叙名字官爵及夫人氏族、而無誄頌之詞、其石上鋭如圭形、長僅二尺餘、疑即漢人所謂墓版也、余今從其説、題曰墓版、藤家守為孝徳天皇時物誤矣、

古京遺文

案半婆陀宮古事記作他田宮、敏達紀作訳語田宮、聖徳太子伝暦作訳語田宮、扶桑略記同、大和志云、訳語田宮蹟在城上郡太田村、蓋其地与磐余相接、故或并称曰磐余訳語田宮也、戊辰当天智天皇七年、則距辛丑凡二十八年、何其営葬之太遅邪、悶味其婦安理故獻刀自同墓十字、及未数語、蓋葬船史王後在于皇極天皇之世、後逮戊辰歳、其婦殁、乃再卜國、水合葬夫婦之尸于松岳上也、非誤甲辰作戊辰也、

小野朝臣毛人墓版

墓在高野川北山上一町許、銅牌長二尺、闊二寸、両面背鐫之、

飛鳥浄御原宮[illegible]治天下天皇御朝任太政官兼刑部大卿[illegible]位大錦上

以上面文

小野毛人朝臣之墓営造歳次丁丑年十二月上旬即葬

背文

叡山之西趾有高野村、亦云小野、其東山頂踏之鋤之有声、慶長中為盜所発、乃遇石槨、内有銅版一枚、長一尺九寸九分、闊一寸九分、有款曰、飛鳥浄御原宮治天下天皇御朝、任太政官兼刑部大卿、位大錦上背刻曰、小野毛人朝臣之墓、営造歳次丁丑之春年二字缺二月上旬即葬、凡四十八字、其楷遒美、有唐人法度、別以石函匝之、取其瑚寄邑法幢寺、予十二三時従先君子往観覩其牌時西谷氏寓居其地焉、甲午歳提準堅二尺刻則人非物是殊動愁嗟之感、因顧已三十二年矣、聞牌則以發塚之後邑里凉寥意其為祟復封于旧所、

慶長年間山城國高野土人掘山得石棺有上有銅板長尺二尺濶可二寸有其日[illegible]令[illegible]遂[illegible]以尤出之人詳訓其訓[illegible]小野妹子臣之子也丁丑即天武六年也日本紀記遺記

國賦一律以紀之云。後檢日本紀、淨見原乃天武天皇也。當時不載毛人。天武十三年十一月朔、大三輪君等五十一氏賜姓曰朝臣、小野氏與焉。先是但曰臣而不稱朝臣、嚮遷于丁丑之歲、則白鳳六年先於賜朝臣八年矣。而稱小野朝臣者何也。又續史和銅七年紀云、夏四月辛未、中納言從三位兼中務卿勳二等小野朝臣毛人薨。小治田朝大德冠妹子之孫、小野中毛人之子也。小治田朝、即推古之号。妹子嘗使于隋、所謂蘇因高者即此。毛人乃其子也。蓋當時顯人也。但碑署大錦上、而史云小錦中、此為不合。大抵漢唐碑刻名号官資、與史不背者多。想碑系當時實錄、史則自後衰集、明要當從碑為正。因思白鳳丁丑、距今殆千年、陵谷變遷、唯賴一碑、官業姓字、儼然可識。孝子慈孫之欲安厝其親者、可不思其方也哉。

伊藤長胤盍簪錄

小野朝臣毛人墓、在山城國愛宕郡高野村寶幢寺土人、傳言、村南高野川東岸側有崇道神祠、其東側百步許、地頗高平、若步其上或踏之、磅然有聲、人以為怪。慶長十八年十二月、村民遂發而視之、得石槨一、其內有棺、々內藏墓誌、以鍮金造之、其誌云、飛鳥淨御原治天下天皇御朝、任太政官兼刑部大卿、大錦上小野毛人朝臣之墓、營造　歲次丁丑年十二月上旬即葬、凡四十六字。

山岡氏類聚名物考

丁丑年、按日本紀、天武天皇即位六年也。毛人敏達帝曾孫、妹子孫、毛野男。

好古小錄

飛鳥淨御原宮治天下天皇、後謚曰天武天皇。大錦上、天智天皇所制冠位廿六階之第七等。按山城名勝志載、愛宕郡高野河北有崇道天皇社、上方一許町踏之鏗々有響。慶長十八年十二月、村人高村茂重發之獲石槨、內有銅版、長二尺許、濶二寸許、閒背有文。伊藤東涯曰、高野村一名小野、版長一尺九寸、濶一寸九分、以元祿初年親往見此版、後再瘞之。村人云、自掘得墓版之後、村落衰弊、疑是小野氏為崇、取版埋藏旧処。天武天皇紀、十三年十一月、小野臣等五十二氏賜姓曰朝臣。此板以丁丑年造、丁丑天武天皇之六年也。而誌云朝臣、與史不合。毛人日本書紀無載。續日本

記小野朝臣毛野傳云、小治田朝大德冠妹子之孫、小錦中毛人之子也、則知毛人妹子之子、毛野之父、今云大錦上、亦与史異、蓋亞上所謂、与史不同者、不一而足、皆此類也、惡謂小野臣等賜姓朝臣、在天武天皇十三年、此從六年而溯、而云朝臣者、狀毛人也、是而賜与同姓諸人、不同也、史而載是類不遑枚舉、但大錦上可以糾史闕、小野臣孝昭天皇皇子天押日子命之裔、見古事記及姓氏錄、名勝志引小野氏系圖、以為敏達天皇曾孫妹子孫、毛野男香非是、蒙齋亦襲此誤、積學命頓從而服小野氏系圖、敏達天皇子春日皇子、子妹子王子、毛人、子毛野、姓氏錄同、名勝志作妹子孫毛野男、有偶誤耳、然系圖從遂錄以為敏達天皇之裔者、以小野臣同族、有春日臣、敏達天皇皇子有春日皇子、遂誤也、並以古事記姓氏錄為正、

好古小錄載此銘、郁治字誤、

古京遺文

古事記云、天押帶日子命者、小野臣之祖也、又武紀云、十三年十一月戊申朔、小野臣賜姓曰朝臣、

姓氏錄云、左京皇別、小野朝臣、彥姥津命五世孫、米餅搗大使主命之後也、大德小野臣妹子家于近江國滋賀郡小野村、因以為氏、山城國皇別小野朝臣、孝昭天皇皇子天足彥國押人命之後也、按彥姥津命者、天足彥國押人命之男、見姓氏錄、羽束首條、天足彥國押人命者、即古事記所謂天押帶日子命也、

吳買、記考證

按孝德天皇大化五年紀云、二月制冠十九階、八曰大華下、及天智天皇之世、定冠廿六階、改大華曰大錦、有上中下三等、山岡氏曰、天武天皇之世、皇子高市皇子知太政官事、毛人或居其副輔之職、故習曰任太政官也、又按天武天皇實壬申歲之功臣、其贈官多加以大錦上、毛人薨後亦或被贈官之賞、故署曰大錦上、蓋記則概實記之非史筆之誤也、此說亦可供考證、故併錄焉、

上野國山名村碑

碑石長三尺許、濶一尺、 十行、

辛巳歲集月三日記、

佐野三家定賜健守命孫黒賣刀自此新川臣兒斯
多々弥足尼孫大兒臣娶三兒長利僧母為記定文也
放光寺僧
辛巳歳集月三日記　伏野三家定賜健守命孫
黒賣□自此新川臣兒斯□弥足□孫大兒臣娶
三兒長利僧母為記定文也　放光寺僧　碑在
山名村山上按辛巳歳今不可考然以文脉与下
賛郷碑相似疑天下十三年辛巳也碑文不可讀
解從後考集月未審右銅牌銘云戊子集月銘文
鼓韓語

好古小録

碑在上野國緑野郡山名村距根古屋村南二里
許山上有石洞其口僅容人行三四歩中稍闊約
方二歩四面皆疊彫石作之上以一片石蔽之蓋
古昔葬貴人処今安観音像其北有一老松々下
建此碑○辛巳歳集戊三月記
辛巳不知在何年以根古屋碑之考是則在
四十五年前天武天皇白鳳十年後是則在十
五年後聖武天皇天平十三年碑是似根古屋
之而有則知距其世不遠天平十三年辛巳歳
建之也

伏野三家
伏野不詳此姓氏此地名隔水有佐野邨此乃」
定賜健守命孫黒賣刀自
定賜健守并黒賣為三家黒賣蓋定賜孫
此新川臣兒
新川氏之子也
斯足弥足
二子之名
大孫大兒臣
大孫大兒蓋言長孫長子
娶三兒長利僧母為記定文也
僧放光寺僧也
放光寺僧
今問寺於土人無知之者○古碑寺
碑在上野國緑野郡山名村山上観音堂傍文義
古拙不可読佐野在山名村北廿餘町古歌所詠
佐野舩橋即此距佐野村一許町有一小堂俗呼
云放光山額之寺或云是放光寺之蹟又上野國
神名帳有群馬郡放光明神然則放光寺在於此

亦未可知也、蒙斎以其文似高田里碑、其亦在亦
相近云、或出一手、定以辛巳為天平十三年、余則
謂高田里碑以神亀紀年、此時不可含天平之号
以干支紀、則辛巳当在天武天皇之十年也、蒙斎
曰集月、又見古銅牌銘文、疑是韓語
古銅牌銘、載在好古日録云、撲本伝在一文人
家、是一大二寸、濶二寸、強厚一分弱、陰識文云
大邑利拾雖夷著所尽可来観都我注選三倉
利如寛忠良款頗瑩九真□□戊子集月銘文、
文亦可読、亦莫知為何器、蒙斎疑為韓物歟、然

○古京遺文

案辛巳不可知在何年、集月猶亦睦月名、正月
為陬、二月為如之類也、集解適解睦之義、輯月
而睦月也、疑為韓語非是、読為集成亦恐非是、
碑文古奥不可解、且余未得見其拓本、未由定
其而読之孰是孰非也、然大抵以文義強推之、
新川氏嫡子娶黒賣刀自為婦、而教光寺僧名
長利、即新川氏第三子、為其母記念嫗之詢、以
供異日之徴也、
三児二字、雖属下句、長利僧読、

采女氏塋域碑

碑石長二尺許、濶一尺許、今移立春日村妙見
寺中、

飛鳥浄原大朝庭大弁官直大弐采女竹良卿所請
造墓所、形浦山地四千代、他人莫上毀（好古小録作毀）木犯
穢傍地也、
己丑年十二月廿五日
采女

姓氏録右京神別云、采女朝臣、石上朝臣同祖、
神饒速日命六世孫大水口宿祢之後、又和泉
国神別、采女臣、神饒速日命六世孫伊香色雄
命之後也、○日本紀云、天武天皇即位十三年
十一月、采女臣賜姓朝臣、按賜姓即竹良卿也、
竹良 日本紀作竹羅、又作筑良筑羅
形浦山 在石河郡春日村、即采女氏之采邑也、土人謂
称形平山、
四十代 方五尺為一歩、四十代二百歩、

己丑年

持統天皇即位五年己丑。○好古小録

古庭廷通用詩雅降庭止。漢書匡衡傳作廷。古今人表大廷氏注。廷讀曰庭。左傳秋文。廷本又作庭皆可証。弁亦辨字。建多胡郡辨官符碑亦用之。國業府親辨呂覽作剕貌辨。古今人表作昆辯。元和姓纂作昆弁。則知辨辯弁古通也。直大貳天武天皇所制爵位四十八階之第十一等。采女氏姓氏録載在右京及和泉國神別。並云神饒速日命之後。古事記所云亦同。竹良天武天皇紀作竹羅。云直大肆此云大弁官直大貳。皆可補史欠。形浦山家府云。在河内國石河郡春日村。王俗訛云雁子山碑今移在同村妙見寺。代者古人量地之法。見類聚三代格。上宮聖德法王帝説。法隆寺資財帳等書。万葉集歌所謂五百代小田亦是。日本書紀讀字亦讀與代同。政事要略載弘仁十三年明法博士額田國造今足勘文云。以大方六尺為歩。二百五十歩為五十代。拾芥抄云。田以方六尺為一歩。卅六歩為一段頭。三百六十歩為一段。積七十二歩為十代。百四十歩為廿代。（百四十下恐脱四字）一百六十歩為卅代。（大六二十誤恐）十二百八十歩為四十代。（十八八丁字恐脱）五十代為一段。二説不同。或時有沿革歟。家府秋四千代為四十代。秋毀木為致木。並誤。已丑持統天皇三年也

古京遺文

弁即辨字。上野國多胡郡和銅四年碑。寛平大安寺縁起等用此字。按辨字以字畫多。签借少筆畫字為之也。猶參議作三木。几帳作几丁之類也。

靈異記考証

采持統天皇紀部子飛鳥淨御原。省御字者。却本尊詞在可略之例也。天武紀云。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朔丁卯。更改爵位之號。仍加增階級。明位二階。淨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并十二階。以前諸王已上之位。正位四階。直位四階。勤位四階務位四階。追位四階。進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并四十八階。以前諸臣之位。直大貳郎第十等。古京遺文作四十八階之第十一等。一字衍。竹良訓都久羅。竹楊音知由久。直音都久。故就紫筑波皆訓都久可徴。拾芥抄而載。五十代為一段即三百六十歩。與額田國造今足勘文而云。不

台、勤文武以大、尺言之欤、孝徳天皇大化二年
紀云、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為段、十段為町、
持統天皇三年上距大化二年、凡四十四年、以
并大化之令、然孝徳紀未明言幾步為代、則今
不可得而考焉、厥後大宝元年、藤原不比等作
律令、和銅六年始制度量、各有沿革、拾芥抄之
出、或在其後、則以此推考碑文四千代之數、亦
未為允叶矣、

妙心寺鐘

戊戌年四月十三日壬寅収、糟屋評造舂米連廣國

鋳鐘

戊戌文武天皇二年也、四月十三日壬寅、以長暦
推之正合、收謂取而収之也、糟屋筑前國郡名、
　扶桑鐘銘集釈為精屋者誤
評造猶云郡造、古時郡縣用評字、大神宮儀式帳
云、難波朝庭天下立評給時、號日本紀天平宝字
八年紀載、紀寺奴益人等訴云、本國氷高評人内
原直牟羅、其郡司亦稱評督、或稱評督領、文武天
皇四年紀、有衣評督衣君縣、又神護景雲元年紀
載、阿波國百姓上言曰、評督凡直广呂、那須直韋
提碑云、評督被賜、大神宮儀式帳云、小乙下久米
勝广呂評督領仕奉是也、
继体天皇紀、韓地名有背評、傍訓迎己富里、本
注云、背評地名、亦然備己富里、則知古時郡縣
用評字、又訓己富里、自韓國方語也、
舂米連在京神別、神饒速日命之後見姓氏録、廣
國亦伝無我、鐘即鍾字、古昔之漢唐諸碑皆通用、
干禄字府、鍾鐘上酒器、下鐘磬字、今並用上字、五
経文字、鍾鐘上樂器下量名、又聚也、今経典通用
鍾為樂器是也、鐘今在嵯峨妙心寺、相伝田法金
岡所晩物、徒然草亦謂、律中黄鐘者即是鐘也

吉京進文
案文武天皇二年、下距文政五年壬午、凡一千
一百二十五年内減一年、以乘歳周三百六十
五日二四二三五五八相乘、得中積四十一万
〇五百三十二日四〇七九一九二内減壬午
気応一十一日一六五八七五九、得通積四十
一万〇五百二十一日二四二〇四三三六、約
得數之減旬周餘為天正冬至五十八日七五
七九五六七紀日五十九日、置中積、減気応分

加天正冬至分、得積日四十一万〇五百三十
三日、加壬午朔右一日大一三九四一三、得通
朔四十一万〇五百三十四日六一三九四一三、
満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八四〇二未之、得
首朔〇日四三四八九五二六、日分甚少、故知
至後有閏、即置首朔加五朔策、再加紀日、六約
得四月平朔二十七日〇八七八一五三六、即
辛卯、数至十三日、得癸卯与壬寅僅差一日、因
知此総在文武天皇二年点朔矣、稿取以長暦
推之、未知用何暦法、和名類聚抄箋前國楷歴
加須也、郎訓己富里、取于氷拆之義、氷訓音近、
故指評為郡也、以己富里為韓國方語、東雅和
訓栞皆同此説、然熟玩継体紀注本以和語訳
之示、具即名耳、非直用韓語也、韓地豈借評為
郡乎、姓氏録云、穂積朝臣、石上同祖、神饒速日
命五世孫伊香色雄命後也、舂米宿祢、石上同
祖、舂米傍訓都伊之称、借鐘為鍾、段玉裁同、鍾
注伝多作鍾、段借酒器字、此説可備考、

那須直韋提碑

碑高四尺蓋厚五寸、闊一尺六尺五分、趺上高
七寸、闊二尺一寸、下高一尺三寸、闊三尺一寸、

永昌元年己丑四月、飛鳥浄御原大宮那須国造追
大壱那須直韋二行字古以小隷提評督被賜、歳次庚子年
正月二壬子日辰節殄、故意斯麻呂等立碑銘偲云尔、
仰惟殯公廣氏尊胤、国家棟樑、一世之中、重被弐照、
一命之期、連見再甦、砕骨飛一行字古以小隷髄、豈報前恩、
是以曽子之家、无有嬌子、仲尼之門、无有罵者、行孝
之子、不改其語、銘夏堯心、澄神照乾、六月二行字古以小廿
童子意香助坤作徒之大合言喩字一行字古以小隷故無
翼長飛、無根更固、

我邦未聞建経碑及頌徳碑也、大識冠鎌足碑見
日本紀、或先是有建碑之事也、與之壺碑世人之
而適知、固不詳言、那須国造碑、必建于持統之武
之世、後獲掲木而聞之、竟千歳以上之物、其可無
弄情哉、経歳之久、文字剥泐、不可強解、碑文初云
永昌元年己丑四月、按永昌高則天之年号、永昌
元年、適当持統天皇三年、此時本邦無年号、故借
用之耳、尚俟再考、
源鱗谷語

碑在下野国那須郡湯津上村、土俗呼同笠石、

以覆蓋之、形似笠也、君遭天旱、則戴笠于碑上、而
祈雨、即有驗云、貞享四年秋、源義公命儒臣佐々
宗淳、推考碑文、元祿四年辛未三月、水戶宰大金
重貞、奉公命、起墳而藏之、墳場官域、處復其田、
更設小堂、安碑于其內、東涯盍簪録、並河氏拙集、
古録、並載此碑之考
類聚名物考
碑在那須郡湯津邑、朱鳥四年、先輩皆読為永昌
元年、余而不取、朱鳥之号、自元年至十一年、散見
諸書、不特於此碑而見之也、洗碑背誤認作永昌
元年耳
好古小録
碑在下野國那須郡湯津神村、碑高四尺、以傳影
石造之、其面磨礲如砥、両側及背不用剗刻、從石
自然、修文八行、行十九字、都百五十二字、碑頭以
扁石為蓋、如人戴笠、土俗称蓋碑、蓋石亦不剗刻
焉、但剗其心、以受碑頂耳、相伝此碑素在荊棘之
中、土人觸犯、則必崇、有一頭陀名円順、嘗以其事
語梅平里人大金重貞、以梅平在水戶封内、重
貞告之水戶、貞享四年丁卯秋、水戶義公命儒臣
佐々宗淳者、打印写之、元禄四年辛未三月、壹命
有司及重貞、刻墳上之土、似四加封築、建宇置碑
墳長八尺、横七尺、以石為封、宇東南嚮、碑在石壇
上、壇二等、皆元禄中所造也、予以天明丁未之春
往於觀焉、石面剝落、文字漫滅、多不可読者、後得
宗淳考本、而不復可疑不解矣、又得新井君美考
頗有可衛参考者、杜撰亦不少矣、故更加愚見辨
之耳
永昌元年己丑四月
佐々宗淳曰、本邦年号無名元昌者、或曰字形
稍似朱鳥、想是歳月之久、字体訛缺也、然朱鳥
元年、歳在丙戌、此曰己丑、則非朱鳥也明矣、按
唐武后永昌元年、歳在己丑、当持統天皇三年、
此時本邦年号缺、故假用異域之号也、新井君
美亦謂、雖本邦年号有缺、斷決不備用彼國年
号也、鈴木沢民曰、此時新羅投化人在下野國
彼而作、故用唐年号也、因按日本紀、持統天皇
元年春三月乙丑朔、丙戌、以投化新羅人十四
人、居于下毛野、賦田受稟使安業、三年夏四月
癸未朔、庚寅、以投化新羅人、居於下毛野、四年

八月乙巳朔乙卯、以歸化新羅人等、居于下毛野國、此自元年至四年、三置新羅投化人於下毛野、則彼爲國造作碑文、至讀通篇、亦竭謝國造之恩之言、爲投化人之作無疑矣、蓋當時新羅來武后制作、故歸化之亦猶用其年號也、又今伊王野村至蘆野、驛路所經、有唐木田村、或稱唐來村、云是古時居投化人所、

飛鳥淨御原大宮

天武天皇白鳳元年、都于大和國飛鳥淨御原、持統天皇亦居于此、今所稱者、乃指持統之朝、

那須國造

國名國字、按國造本紀云、日本總國造百四十四國、任其中有下毛野國造、無那須國造、且其亦載、亦一百三十五、而遺者九、蓋那須國造亦遺矣、又按人皇三十六代皇極天皇朝、改國造爲國司、而持統朝有國造名者、則其世數僅不无五十年、則國造尚有存者也、

追大壹

國造爵位也、日本紀天武天皇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朔、丁卯更改爵位之號、仍加增階級、明位二階、淨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并十二階、以前諸王已上之位、正位四階、直位四階、勤位四階、務位四階、追位四階、進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并四十八階、以前諸臣之位、此追大壹者、即諸臣之位、在三十三階、

那須直韋提

還直尸也、韋提其人名也、万多親王姓氏錄所謂、尸者朝臣直人宿禰連王公臣首造直忌寸縣主村主神主使主人史勝部臣等也、天武十三年更改諸氏族姓、以爲八等、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而國造直姓者、未改本姓也、姓氏錄於右京皇別佐伯直下、乃曰、直謂君也、梁瀨氏大姓彙云、亦能者姓奈須直、爵外正七位上、白川郡大領也、承和十五年五月、改姓阿倍陸奧臣、按永和十五年、上距持統三年、凡百六十年、而謂奈須直亦能者、疑那須直韋提之族也、至其時猶不改姓尸可知也、新井君美曰、韋讀如天武紀韋那公高見之韋也、提讀如欽明紀膳臣巴提使之提也、

都督被賜

日本紀曰、崇神天皇四十八年、以皇子豊城入彦命令治東、是上毛野君下毛野君之始祖也、又景行天皇五十五年春二月戊子朔壬辰、以彦狭島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是豊城命之孫也、然到春日穴咋村、臥病而薨、是時東國百姓悲其王不至、竊盗王尸、葬於上野國、明年秋八月、詔御諸別王曰、汝父彦狭島王不得向任而早薨、故汝専領東國、是以御諸別王承命且欲成父業、乃行治之早得善政、蝦夷學服、尽献其地、由是其子孫於今有東國、考姓氏録、豊城之後、凡二十八姓、皆出自上毛野下毛野哥國焉、那須直盖是豊城之後、後襲其旧職、拜都督也、

歳次康子年正月二壬子日辰節物故

康恐庚誤、碑面作康、庚子文武天皇四年也、距持統三年己丑、凡十二年也、年正月二壬子日猶言正月壬子二日、佐々宗淳曰、辰節辰時也、物故死也、愚謂國造在都督十二年、

意斯广呂等立碑銘偲云尓

長玄珠曰、偲疑總誤、或云、誌偲以音通用吉以意斯為名頗多、概不文、此意斯必國造之子等字見立碑者非直意斯广呂一人、

仰惟殯公廣氏尋眞國家棟梁

長玄珠曰、殯公猶云之君、恐據姓氏録右京皇別、有廣來津公、乃謂豊城入彦命四世大荒田別命之後也、姓氏録又云豊城入彦六世孫下毛君奈良國造本紀云、下毛野國造難波高津朝元毛野國分為上下、豊城命四世孫奈良別初賜國造、而謂奈良別即荒田別也、荒乃奈良訓相近誤、仁德天皇都難波、謂高津宮、自崇神四十八年至仁德即位、凡三百六十二年、接古時毛野不分上下、成務天皇五年、隨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及仁德帝時、分毛野為上下、故豊城之裔、廣來之後、有韋提者、為那須國造也、又按孫廣氏尊者、猶言胡記石工广呂称石上尊、藤原不比等稱藤原尊也、

一世之中重被貳照一命之期連見再甦碎骨挑

髓豈報前恩

遺頌也、魁頌也、按投化人在下野也、家閑造之沢倒矣、故其薨也、銘其石若是、言哉迫述本國

在斯、何以得食而生活、不圖今被剛逵之照臨而一世之余期、得再蘇生於吾碎骨髓為之、不足報前恩、

是以曾子之家先有嬌子仲尼之門先有罵者

嬌驕謾、此句皆用孟子作文、驕子指陳仲子、仲子以兄則不居、以母則不食、此驕親之子也、罵者指楚陳勝、陳勝不憚其師、字　許而之適、此罵其師者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与、問有餘、必曰有、若曾子則可養志、又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声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々乎不可尚已、此文所引用也、言剛逵之德行既若前所言、則其子弟事之、亦猶曾晳之家有曾参、孔子之門有七十子、而無如仲子驕親兄、陳勝罵其師者、生則事之如曾子事曾晳、死則葬之如七十子慕孔子也、

行孝之子不改其語

行孝之子亦指意斯戸吾背、不改其語者、守孔曾之語、不苟悖其教也、謂生則事之以礼、死則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及慎終追遠、民德帰厚等之語也、

銘

猶言銘曰、按照曰字者、十九字八行、添一字則以行有餘也、以下銘文、用四言八句、

及光心澄神照乾大引童子意香彤坤作

及光宗淳為夏堯、玄珠為窈莺、並不成義、然后函熙視之、亦待諸不可辨焉、但其形僅有以反光字、然齋欽之痕、令字畫分耳、大字碑闇以六亦不成義、且六作不叶韻矣、按集韻大叶吐卧反、作音佐、同屬箇韻、可叶韻、引字宗淳為月、亦不成義、疑引字漫漶已、引導也、以乾坤喩父母、易繫辭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蓋用此語、言剛逵及年光心清澄、其精神尽為父之道、猶乾道之大始万物、教導其子弟之意、其香猶助坤道内作万物也、

徒之大合言喩守故無翼長飛死根更固

故固属遇韻、固逵慎已教子、則其徒亦是大和合、言之喩之、則守其故、而不敢違也、管子云、無

翼而飛者声也、與根而固者情也、言其德行已如是、則声誉伝于四方、與陰失性情貽于子孫堅固也。

○古碑考

碑在下野國那須郡湯津上村、俗称笠石、旧在前棘中、土人觸犯者、必蒙殃祟、有僧円順、以是事語梅平村人大金重貞者、梅平在水府封内、重貞以義公好古聞之、実貞享四年之秋也、公即命臣佐佐宗淳就掘之、元禄四年三月、更命有司封築、安碑於其上、建亭以護之、巋然存于今者、公之賜也、蒙斎曰、永昌元年、当作朱鳥四年、蓋係洗者改作、今審観之字様、不類其説、似可信、朱鳥四年五年六年七年見万葉集、朱鳥七年見霊異記、不得據史断言朱鳥之号僅一年也、飛鳥浄御原宮、天武天皇所営、帝崩、持統天皇嗣御是宮、至八年（朱鳥九年）始遷都藤原、故碑謂持統天皇之時、猶称浄御原大宮也、猶名大村墓志所云、後清原聖朝即是也、追大壹天武天皇所制、爵位四十八階之第三十三等、那須直姓也、所謂昨之土而余之民者、姓氏録不載、其祖不詳、韋提名也、佐々氏釈作那須宣事提非是、評督官名、猶後世郡領也、白石新井先生云、評督是郡督之誤、亦不知古時有評督之職也、康子即庚子、係文武天皇之四年、庚作康、又見伊福吉部氏墓誌、歿字从夕、下文殞字同、漢李翊夫人碑、殂字作俎、与此同法、唯未見西上八以康為庚者耳、然故猶言病死也、佐々氏釈作詠故、疑為物故、誹、並非是、偲訓志奴布、思慕其人之義、万葉集多用之、蓋是間会意字、非詩所謂美且偲之偲、白石先生釈為德字、亦非、棟樑即棟梁、准南主術訓、魏崔浩注法令文、北魏文帝弔比干文唐虞世南破邪論、皆用此字、蓋連上字増木傍者、猶鳳皇作鳳凰、琅邪作琅琊之類也、與翼長飛、與根重固、蓋本于管子戒篇、與翼而飛者声也、與根而固者情也之語、唐高宗三蔵聖教記亦云、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然銘文多不可読、諸家往々強作解事、不可拠信、今姑従佐々氏所釈、蒙斎以是碑為持統天皇時物、則誤矣。

古京遺文

朱鳥七年即持統天皇六年也、日本紀朱鳥之号、唯一年而已、与此異、万葉集左注引日本紀云、朱鳥四年庚寅、朱鳥五年辛卯、朱鳥六年壬辰、朱

鳥七年癸巳皆与此差一年、考三云、大津皇子被死之時云々右藤原宮朱鳥元年冬十月、按大津皇子賜死、朱鳥元年丙戌也与此及紀合、

霊異記考証

案永昌元年、語為朱鳥四年者非是、就拓本而熟視之永昌二字、頗与朱鳥形相近、然元字分明、決非四字、況碑者魚鱗陋、而豈敢遽改四作元乎、但当時何以用唐之年号、未詳其故、案天武天皇末年、改元朱鳥、翌年持統天皇即位、猶襲旧号為朱鳥元年、故万葉集注而云、朱鳥四年庚寅、朱鳥五年辛卯、朱鳥六年壬辰、朱鳥七年癸巳、皆数起持統天皇元年、恐至十年並用此号、然其今未適了字内、故今本存記朱鳥之号止一年而已、而此碑亦借用唐之年号、或出于新羅投化人之手、今不可得而知焉、那字作那筆跡分明、後那字亦同、作那非是、詳猶校存之考、得之作都督非是、熟視碑面亦是分明評字与部字甚遠、況衣評督見之、武紀評督見神護景雲記、及大神宮儀式帳鑿鑿有拠乎、又景行紀而云、肩狭島王拜東山道十五国都督、而管甚広大、非常授之所能企及也、大人以此為復旧職、恐失考、山田氏云、国造本貴介公子、大友皇子之乱或与其黨、天武天皇治平之後、一遭黜斥、持統天皇三年還赦而授評督之職、故後云一世之中重被貶黜、一命之期遂見再甦、此説杜撰難信、然亦可以証評督之非都督矣、此碑借康為庚、借嬀為驕、以形甚近也、非誤字、庚子即文武天皇四年、置文武天皇二年四月平朔二十七日〇八七八一五三六、加二十一朔策、六約得文武天皇四年正月平朔四十七日二三〇〇七九七八、即辛亥、翌日壬子、恰与正月二壬子日密合、弥字不分明、然与物字相遠、作物非是、山田氏読為殊字、頗似、然作殊不通、今暫以作弥為是、考説之、瀰本作彌、於也從万勿声、或本作物、磨滅為弥也、故字当属下句読、偲字未詳、広氏尊胤、大人之説考証精核、諸家未之及何耶、按姓氏録河内国皇別、亦有広来津公、豊城入彦命之後、三世孫赤麻呂、依家地地名負姓、未津君、広姓訓同、恐与右京皇別而載広来津公同人、但後世系統不同、故或属

右京、或属河内耳、國造本紀云、那須國造、建沼
日代朝御世、以河合孫大臣命定賜國造、按建沼
河日代朝、即景行天皇、下距仁徳天皇元年、過
二百四十年、旧那須國造絶嗣、故仁徳天皇再
立豊城命孫奈良別、又下毛野國造也、擬字分明
作梁非是、飛鵬字不分明、好古小録附之為
是、作視仁非是、曾子之家兒有嬬子仲尼之門
兒、有罵者、山宮氏引古語云、孔子家兒不識罵、
曾子家兒不識鬭、數術以語而用之、以說得之、
但未知出何書、銘文奇古、不可強解、夏竟大人
改作及光、然竟字分明、不可林擬、作光然非是
改大月為大引、或然、字故言字之語訓也、故語
字通、言喩字故、言聚生徒而教訓字語也、作守
故從非是、故闕合牘、

皇朝金石編巻之一終

皇朝金石編巻之二

目録

皇朝金石編巻之二

蔵春園主人　撰

薬師寺東塔擦銘

維清原宮馭宇
天皇即位八年庚辰之歳建子之月以中宮不悆創
此伽藍而鋪金未遂龍駕騰仙大上天皇奉遵前緒
遂成斯業照先皇之弘誓光後帝之玄功道濟郡生
業傳曠劫式於高躅敢勒貞金其銘曰
巍々蕩々薬師如来大發誓願廣運慈哀猗歟聖王
仰延冥助爰彫靈宇莊嚴調御亭々寶刹寂々法城
福崇億劫慶溢万齢

此銘鐫在擦之正面寺相伝云舎人親王撰并書
按日本紀以壬申年為天武天皇即位元年而此
銘云即位八年庚辰之歳則是以癸酉年為即位
之年以壬申年係于大友皇子与日本紀不合則
此銘非親王之撰可知矣○清原宮天皇（天武）中
宮及太上天皇（持統）後帝（文武）群生作郡生恐誤
写

好古小録

古刹在薬師寺東塔刹柱上隅東奈佐先生有擦

銘紀、精拔可喜、按清原即清御原、當時大八國咒
長、刪御字者、藤原繼繩公上奉勅修史表云、襲山
肇基以降、淨原御寓之前、古事記序云、飛鳥清原
大宮、飛浦山銘云、飛鳥清原大朝庭、猶名墓志云
清原聖朝、皆是也、以此為證、出唐昭仁寺碑、是銘
造在天武天皇之時、故謂持統天皇為大上天皇
也、據日本紀天武天皇二年十月庚寅、以藥師寺
構作略了、詔衆僧令住其寺、可見持統天皇之時
猶未落成也、蒙有以為天武天皇時之物、疏漏甚
矣、

古京遺文

天武紀云、九年十一月癸未、皇后體不豫、則為皇
后誓願之、初興藥師寺、藥師寺東塔擦銘云、維清
原宮馭宇天皇八年、庚辰之歲、建子之月、以中宮
不悆、創此伽藍、而鋪金未遂、龍駕騰仙、大上天皇
奉遵前緒、遂成斯業、按八年九年之差、奈佐問東
先生辨之詳矣、而著有擦銘釈、此不煩載、大和志
云、藥師寺在添下郡砂村、一名西京寺、天武天皇
九年建文武天皇二年十月、移寺高市郡冥木鄉
養老中遷于此、

吳冥卿孝記
紫省淨御原作清原者、御字在可略之例也、非
文人獻咒長之故、按前之說未確、銘述錄云、天
武天皇推古三十一年誕生、天智七年戊辰二
月為皇太弟、白鳳二年正月廿六日即位、朱鳥
元年丙戌九月九日崩、按此天武天皇以白鳳
二年行即位之礼、庚辰即即位八年、與此銘合、
紀實也、然如是則白鳳元年皇嗣父、猶懿德天
皇以甲子年崩、孝昭天皇以丙寅年即位、成務
天皇以庚午年崩、仲哀天皇以壬申年即位也、
故舊紀則以白鳳元年為天武天皇元年、嫌於
以大友皇子為正統也、史錄之躰宜然、爾者並
行而不相悖、余未觀奈佐氏之釈、不知然與否
見合否、龍駕騰仙、言天武天皇崩也、後帝清指
後代之帝王、好古小錄以為指文武天皇非是、
貞金猶云貞珉也、猗於作猗猗、以猗从犬、於亦
从犬也、地即迆字、譌躰也、好古小錄作迆、小異、
莊作庄、又見法隆寺釈迦仏造像記、亦当時譌
躰也、判作刹、玉篇刹柱也、按刹蓋刹之譌變訛
文銭戲也、从戈未声、錢大昕曰、隸楷变布為木、

非別有丕字、徐氏謂相伝音窣、蓋因仏刹字刹
本刹之訛、乃殺義與洲、今本从乂从木之杀、從
人妄作、非許祭酒之旨也、此説可備考、窣作寐、
从穴卒聲、好古小録作寐、

威奈直人大村墓志

威骨銅壺蓋上亦鐫、銅壺四柱八寸、

小納言正五位下威奈卿墓誌銘并序

好古小録不載此十五字

卿諱大村、檜前五百野宮御宇天皇之四世、後岡
本聖朝紫冠威奈鏡公第三子也、卿温良在性、恭
倹為懐、簡而廉隅、柔而成立、後清原聖朝初授務広
肆、藤原聖朝小納言闕、於是高門貴冑各望備員、
天皇特擢卿除小納言、授勤広肆、居無幾、進位直広
肆、以大宝元年律令初定、更授従五位下、仍兼侍従、
卿対揚宸扆、参賛絲綸之密、朝夕帷幄、深陳献替之
規、四年正月進爵従五位上、慶雲二年命兼太政官
左小辧（好古小録作弁）、越後北彊、衝接蝦虜、柔懐鎮撫、允属
其人、同歳十一月十六日、命卿除越後城司、四年二
月、進爵正五位下、卿臨之以徳沢、扇之以仁風、化洽
刑清、令行禁止、所冀享茲景祐（好古小録作祐）、錫以長齢、豈
謂一朝遽成千古、以慶雲四年歳在丁未四月廿四
日、寝疾終於越城、時年卌六、粤以其年冬十一月乙
未朔廿一日乙卯、帰葬於大倭国葛木下郡山君里
伯井山崗、天潢疏派、若木分枝、標英啓（好古小録作啓）哲載
徳形帳惟、卿降誕、餘慶在斯、吐納参賛、啓（好古小録作啓）沃
陳規、位由道進、栄以礼随、製錦蕃維、令望攸属、鳴絃
露宴、安民静俗、憬服来蘇、遠蔑仏足、輔仁無験、連城
折玉、空対泉門、長悲風燭、

明和中大和国葛下郡穴虫山崗出此墓志

小納言及左小弁

用小字而不用少字、猶日本紀天武天皇紀小
七位小僧都之類也、

威奈

姓氏録云、古京皇別、為名真人宣化天皇之子
火焔命之後也、日本紀合也、国史作猪名、又作
韋那、○格爾当作王字誤、

檜前五百野宮

日本紀作桧隈廬入野宮、○好古小録

右誌鐫於銅合子蓋上、蓋大村真人在越後卒、焚
尸、威骨帰葬也、明和中大和国穴虫山崗而出此

邑、今藏四天王寺□□院、威奈古事記作韋那、日本書紀作偉那、續日本紀作猪名、姓氏錄作爲奈、並同記訛並云、惠波王之後、姓氏錄以爲火焰王之後、惠波火焰並是宣化天皇之子、未知孰是也五百野宮、古事記日本書紀三代實錄並作廬入野宮、按廬訓伊富利、或省云伊富、則知宮名亦或省作伊富能也、五百野宮御宇天皇、續日宣化天皇、後岡本謂齊明天皇之朝、後清原持統天皇、藤原文武天皇也、錦公史傳無載然冠帝德天皇小制冠位十九階之第五六等、前廣肆天武天皇小制爵位四十八階之第三十二等、謂廣肆第二十四等直廣肆第十六等、誌云、大寶元年、律令初定、更授從五位下、（蒙有誤歟、更授作受、蓋紀亦誤以蓋後）下文幾月本紀大寶元年三月甲午、始依新令改制官名位號者是也、誌又云、四年正月進爵從五位上、按紀正月癸巳叙位、大村真人進爵、蓋在是時、然紀是日有授正四位上從四位下從五位下之事、無授從五位上之文、疑紀有缺脫也、誌云同歲（慶雲三年也）十一月十六日、命卿除越後城司、紀云四年閏正月庚戌以從五位上猪名真人大村爲越後守、與

紀少異、誌乃當時人之所自當據以爲正也、任小納言、無傳、從左小辨、叙正五位下、紀皆失載、是誌少字皆作小、蓋古人通用、大倭國即大和國、天平勝寶四年、改今字、見神代卷口決、又拾芥抄、葛木下郡即葛下郡、時未有國郡名二字爲定之制故亦爲三字、天武紀葛城上郡亦是、山君里未詳、廣本倭名類聚抄、葛下郡有山直鄉、或是山君之誤、古京遺文

案此誌文彩爛然、韻語亦有整有法、大非從前諸碑之比也、必當時慣于文辭者之所爲、味其語意、與書紀頗相似、按續紀、舍人親王以天平七年十一月乙丑薨、上距慶雲四年凡二十九年、此誌疑出于舍人親王之手、亦未可知也、大抵我邦大寶慶雲以還、文運大開、故間有可觀者也、古事記云、火穗王者志比陀君之祖、惠波王者韋那君多治比君之祖也、抑此大村即惠波王之後、姓氏錄以爲火焰王之後、恐謬、紹運錄亦云、上殖栗皇子、丹比公偉那公椎田君等祖、但以火焰皇子弟上殖栗皇子兄者、亦與古事記不合、廬入野作五百野、里之訓在可省之

例也、以寢以寢訓省也、棭齋說以爲倭名抄山直說山君之誤、然姓氏錄大和國神別、有長谷山直、鄉名或取此名、則山君與山直、恐非同地、以嵓爲岩于祿字書云、岩正嵓通是作、嵓非俗字、故王獻之智永顏眞卿等問用嵓字、以碞爲碞無概亦謬解也、淺所沃字、亦謬文也、今亦企之訛、按大村以慶雲四年卒、時年四十六、則以天智天皇元年誕、大寶元年授從五位下、時年四十、又按此誌鐫于藏骨銅器蓋上、與伊福吉部臣德足比賣墓碣同制、頃見浪華木孔恭亦錄曰、墓誌在和州葛下郡穴虫山馬場村安養寺、馬場村農夫近年耕時掘地得大甕、々破碎矣、中有一銅器、形如大毬、蓋身兩分、一如香合、身下四有足、蓋刻墓誌銘、文字鮮明、以小楷書之、銅器用鍍金也、歷千餘歲、色本質紫綠二色相交、間少見鍍金色、蓋身共口徑八寸、深各四寸、重四斤三兩、（[illegible]）貫、中有四形漆器云、今不知其所在、亦聞農夫施與其寄託安養寺者、寺主村長不能讀誌銘、偶會住吉吳松寺義端師來講書、寺主出銅器示之、義端讀之、而知古時墓誌、臨石其文示恭、可謂墓誌文補國史之缺已矣、且銅器制未審爲何用、清徐乾學讀禮通考（卷九十五、長貞石盧）引吉金貞石錄、趙州出神祠前施食臺石、刻八卦於旁、又有二十八宿字、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非府君墓誌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藏以石函、此其蓋也、恭按此器與食臺石、雖有金石之異、想復藏焚骨之器也、此說銅器之制及其所在頗精、想得其實、棭齋則以爲藏四天王寺某院、與木孔恭亦錄不同、恐涼杜撰、又據此誌、大村以慶雲二年除越後城司、與紀不合、木孔恭同墓誌蓋錄拜命時、國史則錄就任時也、此亦可備一考、

伊福吉部臣德足比賣墓碣

誌文鐫藏骨銅器蓋上、銅器高七寸、口徑九寸、厚一分五厘、

因幡國法美郡伊福吉部德足比賣臣藤原大宮御宇大行天皇御世慶雲四年歲次丁未春二月二十五日從七位下被賜仕奉

和銅元年歲次戊申秋七月一日卒也、三年庚戌冬十月火葬、即殯此處、故末代君（[illegible]）[illegible]等不應崩

壊、

上件如前、故謹録牒

和銅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己未

安永三年六月廿四日因幡國島羽東南方府中、掘土獲之、文中銘字可疑字奇云、銘鋈銘也

好古小録

右藏骨銅合子、文鐫在蓋上、制度与前器約略相似、安永三年六月廿四日、因幡國府中山中發土獲之、伊福吉部、姓氏録作伊福部、或五百木部、皆同火明命之後也、徳足比賣、君伝無見、謂文武天皇為大行天皇、万葉集亦同、蓋当時誤認大行為先帝之義也、末代君猶言後世諸君、蒙斎釈為末代名者誤矣、銘即碑字、蓋用銅造、故変石從金耳、非鋈銘之字、猶墓揭之以木作之、周礼蜡氏職云、若有死於道路者、令埋。揭著其

而置揭焉、書其日月焉、漢書尹賞伝云、

姓名、顔師古曰、揭杙也、椓杙於瘞処、而書死者名也、揭杙字並从木、後世代以石、故字亦从石作碣、遂与東海碣石字混為一也、然謂誌為碑、亦未有見、恐誤也、

古京遺文

案紹運録云、火明命尾張連等祖、姓氏録云、尾張連尾張宿祢同祖、火明命男天賀吾山命之後也、伊福部宿祢尾張連同祖、火明命之後也、又云伊福部連、伊福部宿祢同祖、又云身人部連火明命之後也、五百木部連同上、按徳足比賣蓋伊福部宿祢之裔也、持統紀云、八年十二月庚戌朔乙卯、遷居藤原宮、拠此持統天皇後遷都藤原、而大村誌称後清原聖朝、從其初也、称後以別天武也、文武紀云、慶雲元年十一月壬寅、始定藤原宮地、歟、日本紀引氏族略記云、藤原宮在高市郡鷺栖坂北地、即此誌亦云藤原大宮也、万葉集載大行天皇幸于難波宮時歌、及大行天皇幸于吉野宮時歌、並指文武天皇、与此誌同、正字通云、天子崩曰大行、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辞、風俗通天子新崩未有謚号、故総其名曰大行皇帝也、按和銅三年、先帝之謚宜定、而称大行者、從韋昭之義也、非誤認大行之義也、椒斎之考未尽、此時火葬之俗盛行、慶雲四年、文武天皇崩火葬于飛鳥岡、此誌亦云火葬、即瘞此処、当時之風、尚可想也、銘字椒

齊之說謂之、檀弓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段玉裁曰、按此檀弓注所聘禮注亦謂窆用木也、非石而亦曰碑、假借之偁也、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後此凡刻石皆曰碑矣、按用木亦借用碑字、未聞用楴字從木、而以銘用銅造、必借用鑿鐫之字、余未知其可也

建多胡郡辨官符碑

盍簪錄、高四尺四寸、横二尺、厚一尺八寸五分、廣石方三尺、厚六寸、好古小錄云、碑石高四尺、闊二尺八寸、蓋方三尺、古碑考云、高四尺五寸、横經一尺九寸、而記各有異同

弁官符上野國片岡郡緑野郡甘良郡并三郡内三百戸（盍簪錄作而）郡成給羊（盍簪錄久）成多胡郡和銅四年三月九日甲寅宣左中弁（盍簪錄作辨）正五位下多治比真人、
太政官二品穗積（作積總宗積多）親王左太臣正二位石上尊、（盍簪錄久）右太臣正二位藤原尊、（盍簪錄久）

此碑在野州多胡郡木郷村界、今屬長崎豫州之采邑、有大樫樹擁其傍、碑身半爲而蓋、土人呼羽羊大夫之社、不知何故、或以爲穗積親王之墓、不知前世置縣之碑、按續日本紀云、和銅四年三月、割上野國甘良郡織裳韓級矢田大家、緑野郡武美、片岡郡山等六郷、別置多胡郡、碑蓋此時所建、又按慶雲三年、二品穗積親王知太政官事、和銅元年石上麻呂任左大臣、藤原不比等任右大臣、故碑上各列名銜、但石上藤原字下字缺、不明以上例推之、當各有朝臣二字、觀此則前時王化之隆、郡國所肯建置、必有表碣以徵後禩、但陵谷變遷、水火焚蕩、今不復存、猶增考古之一概云、庚子三月記

盍簪錄

寶暦甲戌秋、遊上野國、同南牧高橋子啓者、至于多古郡池村、見古碑、其文云云、按續日本紀、和銅四年三月、割上野國甘良郡緑野郡片岡郡内六郷、別置多胡郡、此碑蓋建于其時、但給羊二字義未審、土人伝言、昔有羊大夫者、家畜名馬、一日行千里、因号龍駒、大夫恒騎此馬、朝于奈良帝都、又有侍童、名曰八束、小腰身有肉翅、脛長八尺、組尾鞴駒而走、其捷如飛、一日大夫有故不朝、讒臣東間而譖之于帝、々即行軍而征之、大夫軍不利、竟

自到而覺、其毛飛落于池村、々人建碑于其地、今碑是也、熱駒亦駕雲而去、因建馬蹄山瑞雲寺、又大夫妻及女七夫人落合村、而為官兵所逼、感自刎而死、因名其地曰七輿、削建七輿山宝永寺至今土人若有患瘧者、即祈于大夫碑、而必有驗、此皆口碑之所傳、吾實有羊大夫者、亦未可知也、石上尊藤原尊不曰朝臣、而曰尊、他無所見、公卿補任云、左大臣正二位石上朝臣麻呂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不比等、万葉集載、石上乙麿卿配土佐國歌云、石上振乃尊者弱女乃紕日本紀至貴曰尊、蓋重其人而用尊字非恒例也、伊藤氏盡精録載此碑圖云、石上藤原字下字缺不明其末曰覩碑面、而有斯言也、自宝曆甲戌上溯和銅四年凡一千〇四十六年、碑石埋沒于艸莽之間、于幸而獲觀之、因攜一本而歸、予于啓議、別刻摹本、以貽于同好之士、又深感于晉羊祜墮淚碣之事、賦詩一首云、一片羊公碣、素傳絕妙辭、石当青嶂出、字映碧苔滋、雨洒龍文怪、雲飛鳥跡奇、悠然千載下、悵望淚先垂、昔歐陽率更李陽冰豪賞古碑、而不忍棄去、流連數日、予亦倘佯顧慕、不知多日之

傾云

看話

碑在上野國多胡郡池村、續日本紀云、和銅四年三月辛亥、割上野國甘良郡織裳韓級矢田大家、緑野郡武美、片岡郡山等六郷、別置多胡郡、此碑始置多胡郡時所建也、土人誤為羊大夫之碑、是亦合附会之說、皆無據之談、不足深辨、

羊

羊批、馬下句讀、

多治比真人

三宅麻呂

穗積親王

續日本紀云、慶雲二年九月、詔二品穗積親王、知太政官事、靈龜元年七月丙子、知太政官事一品穗積親王薨、天武天皇之第五子也、

石上尊

續日本紀云、和銅元年三月、右大臣正二位石上朝臣麻呂為左大臣、養老元年三月癸卯、左大臣正二位石上朝臣麻呂薨、大臣泊瀬朝倉朝廷大連物部目之後、難波朝衛部大華上宇

戸之子也、

藤原雪

續日本紀云、和銅元年三月、大納言正二位藤
原朝臣不比等為右大臣、養老四年八月癸未、
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不比等薨、大臣近江
朝内大臣大織冠鎌足之第二子也、

尊

日本紀註云、至貴曰尊、自餘曰命、

好古小録

天明癸卯年信濃淺間山燒、予廻検關以東諸邑、
過長崎孫之助采地上州片岡郡池村、有古碑、因
搨一本而歸、

根岸肥前守耳袋、

碑在上野国高崎城南二十里池村也、

弁官符上野國片岡郡緑野郡甘良郡
古昔親王封境、皆有介治之、蓋此三郡、號積親
王二封、左中弁多治比真人為介治之、故云弁
官府、

并三郡内三百戸郡成給羊成多胡郡
續日本紀云、和銅四年三月、割上野國甘良郡
織裳韓級矢田大家、緑野郡武美、片岡郡山等
六郷、別置多胡郡、按織裳韓級矢田大家武美
山等此六者郷名也、六郷合三百戸以為一郡、
故云并三郡内三百戸郡成也、賜之于羊者、始
名多胡郡、故云給羊成多胡郡、羊未詳為何人、
概王人而伝曰当時有羊大夫者、其而居之地
名胖城、属片岡郡、在小幡北十里、入高崎駅南
十里、有落合村、々中有寺、名宗永寺、羊大夫而
殿云又護井駅東五里有千歳老松、名七越松云、
是葬羊大夫之所、又藤原村有其臣八桂而家
之所、今隷沼田云、

和銅四年三月九日甲寅宣
和銅元明帝年号、宣ハ天子宣旨也、

左中弁正五位下多治比真人
多治比日本紀作丹治、或作丹墀者、廣成使于
唐而所称也、按續日本紀、宣化帝之皇子上殖
葉之曾孫、有多治比古王者、生之々臨浴、多治
花飛落盆中、以為瑞、因為名云、多治比古王第
四子名嶋、々請以為姓、乃賜姓多治比公、至天
武朝、嶋為築紫大宰、改公賜真人、此有多治比

與人之姓尸，以嶋為始，而其人當持統朝，為左
大臣，文武帝大寶元年薨，未和銅四年十一月
按日本史，而引嶋子五人，池守縣守水手廣成
廣足，是亀和銅之際，皆任卿守，未有任顯官者，
続日本紀養老元年石上广呂薨，帝使左大辨
多治比三毛广呂弔，今和銅中左中辨者，蓋其
人也，以辨官介治三郎，豈其人，

大政官二品穂積親王
天武帝皇子，母者，蘇我大蕤女也，持統五年益
封五百戶，時位浄廣貳，後改叙二品，慶雲元年
益封二百戶，二年知太政官事，明年薨，禄准右
大臣，是亀元年授一品，七月薨，叙此人者，以分
其封也，

左大臣正二位石上尊
石上广呂，本姓物部連，大連目之後，衛部广呂
子也，壬申之亂，帝大友敗走，大臣以下皆潰，獨
广呂從天武帝，因授大乙上，為遣新羅大使，踰
年歸，授小錦下，進直廣參，改賜今姓，持統朝赴
筑紫監新城，尋進直廣壱，假資人五十，進直大
壱，文武朝為筑紫總領，尋拜中納言，大寶元年
改正大三位，為大納言，兼大宰帥，其職以為始，
慶雲元年拜右大臣，益封二千一百七十戶，和
銅元年累進正一位，轉左大臣，養老元年薨，年
七十八，贈從一位，

右大臣正二位藤原尊
藤原不比等，內大臣鎌足第二子也，按直廣肆，
持統朝為判事，賜資人五十人，尋進直廣壱，与
撰律令，為中納言，大寶元年，改授正三位，轉大
納言，慶雲元年，進從二位，晋封八百戶，和銅元
年，進正二位，拜右大臣，養老二年，任大政大臣，
固辭不拜，蓋刪律令四年，加授刀資人三十八
人，八月疾篤，賜度者三十八人，不數日薨，年六十
二，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諡文忠公，追封近江十
郡，為淡海公，石上广呂及不比等叙於此者，其
人以左右大臣与天下政事也，○按職員令，左
右大臣各一人，和銅元年石上广呂為正二位
左大臣，藤原不比等為正二位右大臣，至四年
二公職位如故，乃知石上尊即石上广呂，藤原
尊即先君文忠公也，又按公式令，諸臣之未
記及奏事等，右大臣以上皆稱姓而不稱名，大

納言以下皆書姓名、拠此則石上广呂及文忠
公不書名則固其宜也、穂積知太政官事、禄準
古大臣、亦以不書名也、多治比真人不書名
則何也、文武四年詔定律令、而文忠公監修
之、在養老二年、後和銅四年凡七年、恐当時文
書之法与公式令之所定不同也、又二公称尊
者、未見其例、上古君而称尊、臣而称命、今二公
臣而称尊、当時文書之躰為尒邪、姑識、俟識者、

○古碑考

碑在上野國多胡郡池村、続日本紀云、和銅四年
三月辛亥、割上野國甘良郡織裳・韓級・矢田・大家、
緑野郡武美、片岡郡山等六郷、別置多胡郡、此碑
蓋刻当時符文也、按碑云九日甲寅、則辛亥為六
日、碑史相差三日、給羊字不可読、俗伝羊大夫之
事、不経甚矣、蒙斎曰、応作半、義粗可通、然文理不
穏、不如欠疑之為勝也、太政官即知太政官事、慶
雲二年九月紀云、詔二品穂積親王知太政官事
是也、石上尊广呂公、藤原尊不比等公也、尊訓美
古登、古時尊重其人之称、谷川淡斎嘗以為朝臣
之省者可笑矣、二公官銜、亦皆与続紀合、蒙斎曰、

多治比真人三宅广呂也、三宅广呂為左中辨、続
紀不載、然位階適合、亦後為左大辨、則或其人也、

古京遺文

并即辨字、上野國多胡郡和銅四年碑、寛平大安
寺縁起等用此字、按錯字以字畫多煩、借少筆畫
字為之也、猶巻儀作三水、几帳作几丁之類也、

吴異記考証

按倭名鈔、山宗〔也末奈〕、織裳〔於利毛〕、辛科〔加良之奈〕、大家、
武美、浮囚、八田凡七郷、隷于多胡郡、山宗即山
等、辛科即韓級、八田即矢田、其餘皆与続紀合、
但浮囚即餘戸〔歟〕家之類、非郷名耳、三百戸言一
郷各三百戸也、給羊蒙斎作給半、為是、給半猶
祝詞云、給比底之類也、半字下加止底二字看、
此述敍旨、故用未然之詞也、成多胡郡句管到
下、宣字読、九日甲寅続紀作辛亥、宜以碑為正、
多治比真人奉行宣旨、故先署之、穂積王知
太政官事、故別提頭書之、但碑文与人字上下
相接、人不悟其書法、再大人之考、以為親王村
邑真人為介治之、此未必然也、穂積作穂積、当
時書躰、間有如此者、紹運録云、穂積親王一品

知太政官事、宝亀元七十三薨。母大蕤娘大臣
赤兄女、宝当作実、概以和銅四年親王年六十
九、尊字不必拘執旧紀之例也。至貴曰尊自餘
冊余、以旧紀一部之通例、以此律他旧及此碑
則過刻矣。父尊見夫異記人按石上乙广呂献
土佐国、見天平十一年紀。此与石工尊別人、旧
誤引万葉集誤。

（一）粟原寺鑪盤

寺壹院四至

限東竹原谷東岑　限南太岑
限樸村谷西岑　限北忍坂川

此粟原寺者、仲臣朝臣大嶋惶々誓願、奉為大倭国
浄美原宮治天下天皇時日並御宇東宮、敬造伽檻
之尓、故比売朝臣額田以甲午年始、至於和銅八年、
合廿二年中、敬造伽檻而作金堂仍造釈迦丈六尊像、
和銅八年四月、敬以進上於三重宝塔七科鑪盤矣、
仰願藉此功徳、
皇太子神霊速証无上菩提果、
願七世先霊共登彼岸、
願大嶋大夫必得仏果、
願及含識俱成正覚。

粟原寺今廃、大和志云、廃址在十市郡粟原村、鑪
盤今蔵多武峰妙楽寺。按仲臣即中臣、姓氏録中
臣、雷大臣裔。作仲臣漢、宣帝写中宗、漢西嶽華山
廟碑作仲宗、孝廉柳敏碑、五行匡仲廿八舎柳宿
之精、亦以仲為中。然山君碑司徒南中郎南仲、則
中仲古通用可知也。中臣朝臣大嶋、天武持統両
朝、数見。日並御宇東宮、天武天皇之子草壁王也。
王為文武元正天皇之考。天平宝字二年八
月、追尊奉称岡宮御宇天皇。但其時未上尊号、而
云御宇、顕似可疑。然王天武天皇之時為皇太子
撰万機、至持統天皇三年薨。未嗣皇統、与天皇
之尊其実無異。蓋古以帝位比之日、而皇子与帝
相並御天下、故称曰日並御宇皇子也。日並御宇
当読為比奈美之。続日本紀作日並知。万葉集載
作日以斯、皆可証。或読為比奈毛之、非是。比売臣
額田無攷。甲午持統天皇八年也。伽檻即伽藍、隋
龍蔵寺碑作伽藍。多度寺資財帳作伽藍、皆是梵
語對訳、不必拘文字也。余往読崇峻天皇紀有鑪
盤博士某。尓時無辨鑪盤是何物、今於是銘始得
知之。七科即七階、猶云七層也。四天王寺本願縁

起云室塔弟一露盤，并手鏤金，亦謂露盤弟一層也。

本願縁起係後人偽託，然其出在一条帝時，故取証云。古頗讀之。

案日並知太子通称，而草壁皇子時称此名者，以攝万機而居儲位也。御宇与知訓同焉。有求上尊号而称御宇之嫌乎。若御宇之字可疑，則知字亦可疑也。万葉集称日並皇子尊者知字非避嫌也。紹運録云，草壁皇子号日並知皇子，淨廣一位，天武十二年立太子，而為皇帝登霞之時，母后践祚，仍不嗣位。天武持統来宮，未為四年薨，追号長岡天皇。母持統天皇。此可見以皇子非尋常東宮之比矣。

高田里結知識碑

好古小録云，碑石高二尺餘，濶一尺七寸許，古碑考云，高二尺三四寸，幅一尺五寸餘。

上野國群馬郡下賛郷高田里三家子孫為七世父母、現在父母、在侍家刀自□□（古碑考作他田）君目頬（好古小録二字欠，古碑考通作頬）刀自又（好古小録作人，古碑考作大）兒□（古碑考作加）那（好古小録作部）刀自孫（好古小録作後）物部君午（好古小録古碑考並作千）足次馸（好古小録作古碑考作馳）刀自次□□（古碑考作負典）刀自合六口。又知識所結人三家氏人□□（古碑考作毛人）次知万呂、鍛（好古小録作鍛）師礒ア君牛（好古小録欠，古碑考作身）麿、合（好古小録作麻呂合）三口。如是知識結而天地誓願仕奉石文。神亀三年丙寅二月廿九日

明和中上野國高崎山崩而出，此碑文義不順，俟後考。

好古小録

碑在上野國緑野郡根古屋村金井沢農戸詠七者田宅傍，距高崎城西南六里許，渡碓井川，南二里許山沢之間。

上野國群馬郡下賛郷高田里

今距群馬郡南若干里，古其地属群馬郡。然以多胡碑推之，自古属緑野，非群馬明矣。且下賛郷高田里，問之土人，無知者，蓋古昔此碑在今群馬郡，後有故遷今処也。

三家子孫為七世父母現在父母

在高田里三家餌正君目頬大兒居那孫物部

千足

現在侍家刀自

現在侍家、今據侍其家也、按源順和名抄、負俗
作刀自、劉向列女伝云、古語老母為負、漢書五
媼武負注引之、今按俗人謂老女為負、字从貝、
後訛以貝為自歟、和名度之悪、按列女伝、無古
語老母為負文、但漢書師古注有之、漢高祖紀
云、常従王媼武負貰酒、注、如淳曰、俗謂老大母
為阿負、師古曰、列女伝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
如耳之母也、古語謂老母為負耳、源順不引用
是也、今行和名抄多誤字、五媼当（作）王媼、伝当作
注

餌　正君
餌正人名

目　項刀自
目項又人名、恐餌正之族、

大　児居那刀自
大児蓋餌正之長子、居那其名、

孫　物部千足
孫蓋言餌正之孫也、千足其名、按姓氏録、物部
之先、出神饒速日命之後宇广志广治命、十六
世孫物部連公、广呂賜物部朝臣姓、千足餌正
之孫、而称物部、蓋養物部氏、冒其姓、

次　駝刀自次與典刀自
次以年齢次序、

合六口
餌正目項居那千足駝與典、以合六口也、

又　知識而結人三家老人次
知識、而結言同盟也、

知　万呂鍛師礒部君
鍛師鍛冶也、按姓氏録、礒部臣出仲哀天皇々
子誉屋別命、蓋居那刀自々養子其家、故礒部
君為其家老人、知万呂蓋目項家老人、

昂　广呂
物部老人、

合　三口
知万呂礒部君耶广呂也、

如　是知識結而天地誓願仕奉石文　神亀三年
丙　寅二月廿九日
聖武天皇在位年号、

古碑考
背山而仉者為根古屋碑、之亦在為金井沢、上山

峡之間、澗水之流、可五六町、在孫七背塢圃之傍
碑面云、群馬郡下賛郷高田里、今澗其地猶称野
部與知下賛高田之名、自神亀至今未千年、而名
物之変化亦不可知也、搭三四張而去、

大人上毛紀行

碑在緑野郡山名村金井沢山中、田在山下村民
孫一家側、孫一家負族絶、村民等謂祀蔵是碑之
而致遠移碑於山上、或云、明和中烏川塁畔崩隤
而出者非是、下賛郷或云、今佐野村高田里今不
詳其処、上野国神名帳、有群馬郡高田明神蓋即其
地、為七世父母現在父母見孟蘭盆経、六朝造像
記多用之、霊原寺霊鑑銘云、願七世先是其登彼
岸、西林寺記載阿弥陀造像記云、宝元五年己未
正月二種智識敬造弥陀仏像并二菩薩、願以功
徳、現在親族福延方世、七世父母随意往一云字脱合
天之類、同斯福力皆是也、鍛師人名、

天武紀、有田中臣鍛師、聖徳太子伝暦有舎人
宮地鍛師、皆以鍛師為名、

家斉秋為銭師、又下文合三口秋為今三口互非
是牛磨続紀天平神護二年五月甲戌上野国甘
良郡人外大初位下礒部牛戸呂等四人、賜姓物
部君、蓋其人也、按上野国碓氷郡有礒部郷礒部
君蓋因此地名姓也、姓氏録河内皇別、有礒部臣、
仲哀天皇之子誉屋別命之後、不知同姓否、礒字

从義作礒、

是間古鈔本多如此作、非楚洞歟、奎諳磯字、
部字省作ア、並始見於此、諸知識結社也、猶今俗
言講中者、仕奉石之猶云謹敬造立建碑以祀之、
則疑見亦造像記也、

吉京遠之

案是碑三家而録各有異同、但大人親覩其碑
而摘之、想得其実、今其指本歟、遠嬉就根許而
録而副権之、味往来二字、様意以是碑為造像
記得之、下賛郷高田里、今不可考、撫倭名鈔、上
部訓加無佐土、隷于群馬郡、恐下賛訓志毛佐、
与上加相隣、分上下也、是碑刀自字屢見、撫源
順之説、刀自本老婦之称、然万葉集大伴坂上
郎女従跡見庄贈留宅女子大嬢歌云、吾児乃
刀自、是母呼己女曰刀自、則以非老婦之称、伊
勢物語云、家刀自、即謂婦人執家事者、在是碑

則似當時婦人皆稱以某者自、他皆亦多此類
大老、稱呼隨世而變、不可執一而論也、又兒作
大兒、似是大兒、恐人名、大兒臣見山名碑、居那
威奈同、手足作手足、以是按、許以鍛師爲人名
得之、蓋ア君乎賜物部姓、則亦與物部君千
足同、按校齋之說、精核、然大人之所親觀、作舛
戶兄、則其可否未可知也、神亀三年、下距天平
神護二年、凡四十一年、是戶君應是戶君之父、
此時未賜姓、故仍稱識部也、以ア爲部、草書之
省、

興福寺觀禪堂鐘

捷陁神器、金鼓仁風、声振驚岳、響暢龍宮、本爲四恩
先靈、與群遊神壽域、暗言天衆、鉦輪恩下、析攝清空、
歸城伊福弘譽與簃、鑄銅四千斤、白鑞二百六十斤」
神亀四年歳次丁卯十二月十一日鑄、□主德円時」
古昔鐘名皆款之、此誤爲識文、銘多漫漶、殆不可
読、奈良人松井元泰精意狀文如斯、主德円時、蓋
願主人名、疑是韓人也、
右京遺文
案、説文、鉦以金飾器、鉦者言鐘之口緣也、鐺鐃

俗字、口恐顔字、

皇朝金石編巻之二終

皇朝金石編巻之三

目録

皇朝金石編巻之三

藏春園主人　撰

（一）楊貴氏墓版

長六寸八分濶九寸厚二寸

従五位上守右衛士督兼行中宮亮下道朝臣真備
葬亡妣楊貴氏之墓。天平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記。
歳次己卯。

享保中大和国宇智郡大沢村山崩而出此墓誌。今藏于大沢村蓮華寺。按此墓誌及村人麗絲女墓誌並以尾造之。古制可見。

好古小録

立原万曰、楊貴氏墓誌、甎板刻字。其字一寸八分。縦六寸、横九寸。大和宇智郡畑尾山中出。凡四片。一片刻字、三片無字。土人堅地、毀其一片。以今旨藏之大沢村蓮華寺。距甯政七年凡三十年前云。

従五位上守右衛士督中宮亮下道朝臣真備

下道朝臣、後賜姓吉備朝臣。一名出广吕。其先八皇七代孝霊天皇之皇子吉備彦之後胤。吳霓二年、従使入唐留学業、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天平勝宝二年、左降筑前守、六年六月正四位

下大寧大歳七年造東大寺長官字宝廷三位
參議中衛大將天平神護二年中納言同年二
月大納言神護景雲元年右大臣兼中衛大將
同年十月右大臣從二位寶龜元年九月七日
右大臣吉備朝臣真備之骸骨刑年十月二日
薨八十三

英七此楊貴氏之墓
楊貴氏未詳所出
天平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記歲次己卯

古碑考
古墓所用瓦造刻字墳以朱砂享保十三年大和
國宇智郡大沢村民源八者掘地得之置之村中
蓮華寺其地此時連不穫或曰楊貴氏為濃村也
相議埋之旧址新井鳴門豹近在同郡五条里親
見其事為余語如此真備公官位与続日本紀不
獻合楊貴氏姓氏録古京諸蕃不載八木造即此

古京遺文
案彦五十狭芹彦命孝霊天皇第五子真備其
後也借楊為八与神名帳陽夫多神社同例万
葉集云波流楊奈宜亦以楊為耶姓氏録云八
木造和多羅豊命男布留多乎乃命之後也

佛足石記
釈迦牟尼佛跡圖
案（古作碑）寺西域伝云今摩揭陀國昔阿育王方精舎
中有一大石有仏跡各長一尺八寸広六寸輪相花
文十指（古作背碑拗考）各異是仏欲涅槃北趣拘尸南望王
城足所蹈處近為金耳國商迦王不信正法毀壊仏
跡鑿已還生文相（古作勒碑考）如故又指於（古作點碑此字考）河中
尋復本処今現圖寫所在流布観仏三昧經言人見
仏足跡内心（古二作公思古殊）敬重無量衆罪由其而（古二作佛字）
（共考作）滅今但門非有幸之所致乎又北印度烏仗那
國東北二百六十里八大山有龍泉河源春夏含凍
晨夕飛雪有（點古有碑字考）暴悪龍常雨水災如来往化令
金剛神以杵撃（有古山碑字考）崖龍□□（點古龍碑出考作）伏帰依
於仏恐悪心起存跡示之於泉南大石上現其足跡
隨心淺深量有長短今丘慈（作古為碑考）國城北四十里
寺（作古在碑考）仏堂中玉石之上亦有仏跡斎日放光道
俗至時同往慶修観仏三昧經仏在世時若有衆生
見仏行者及見千輻輪（文古一碑字考）相即除千劫極重悪
罪仏去世後想仏行者亦除千劫極重悪業雖不想

行見仏迹（古碑考作跡）者、見像行者、歩々之（古碑考欠一字）中、亦
除千劫極重悪業、覩如来足下平満不容一毛、足下
千輻輪相轂輞具足、魚鱗相次金剛杵相、足跟亦有
梵王頂相、衆蠡之相、不遇（古碑考作異）諸悪、是為[illegible]祥、
　以上正面在南
知識、家口男女大小
　正面方圍外下方題字
三國真人淨足
　左側方圍外右肩題名
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園中転法輪□
因見跡、得転写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黄書本実、向
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転写搭、是第二本、此本在右京
四條一坊禪院向禪院壇、披見神跡、敬転写搭是第
三本、従天平勝宝五年歳次癸巳七月十五日、尽廿
七日、并一十三箇日作、□檀主従三位智努王、以天
平勝宝四年歳次壬辰九月七日、改王字成文室真
人智努、画師越田安万、書写□石手□□□呂人足
□仕奉□□□人
　以上左側在西
三國真人淨足

　左側方圍外題名在第十行下方
至心發願、為七夫人従四位下茨田郡王法名良式、
敬写釈迦如来神跡、伏願夫人之霊駕、遊入无勝之
妙邦、受□□□□之聖記、脱有漏、高証无為、同霑
三界、共契一真、
　以上背面在北
諸行無常、諸法无我、涅槃寂静、
　以上右側在東
南都西京薬師寺仏足（跡）記云、仏跡長一尺八
寸、広六寸、是以小尺度之耳、八寸当作六寸、作、、
寸撰、因巨指端至踵端、一尺六寸、半之当八寸、机、
度之六寸、
　好古小録
文室真人淨三
天武天皇第四皇子長親王長子、続日本紀
云、養老元年正月、授無位智努王従四下、天平
勝宝四年八月、従三位智努王等、賜文室真人
姓、五年正月、授三位文室真人淨三正三位、六
年三月、以中納言正三位文室真人淨三為御
史大夫、八年九月三日御史大夫従二位文室

眞人淨三致仕賜几杖并新錢十万文。寶龜元年十月。從二位文室眞人淨三薨。一品長親王之子也。歷職內外。至大納言。年老致仕。退居私第。勤修遺教。薄葬。不受鼓吹諸子遵奉。當代稱之。遣使弔賻之。

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國中轉法輪因
見仏跡得轉寫搭是第一本

旧唐書云。貞觀二十二年。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天竺。至迦沒路國。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新唐書云。太宗遣王玄策使天竺。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天中記云。唐顯慶中。前融州黃水令王玄策使西域。毗耶黎國有維摩故宅。以手版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云。其得仏跡寫歸之事。歷史無載。

日本使人黃書本實向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轉寫
搭是第二本

姓氏錄黃文連。高麗人久斯那也。日本紀云。天智天皇十年三月。黃書本實献水臬。天武天皇十二年黃文造等三十八氏。賜姓曰連。持統天皇八年。以黃書連本實等拜鑄錢司。續日本紀云。大寶二年十二月。太上皇崩。以黃文連本實爲作殯宮司。本實使唐之事。國史無載。普光寺未考。

日本在右京四行坊禪院向禪院壇披見神跡敬
轉寫搭是第三本

右京四行坊禪院向禪院並未考

從天平勝寶元年歲次己丑七月十五日盡廿七
日十三箇日作檀主從三位智努王

即淨三也

天平勝寶四年歲次壬辰九月七日改王字成文
室眞人智努

改王蓋謂改王号。始書從三位智努王。首以未賜姓也。後書姓尸去王字者。茲歲八月賜文室眞人姓爲人臣故也。

畫
師　越田安万書寫

未審何人。

□
人

此一行文字殘缺。但有□人二字不可曉

古碑考

佛跡圖石。在西京藥師寺。而引西域傳与西域記

法苑珠林亦載略同。而記仏跡尺寸。西域記釈迦方諸慈恩伝続高僧伝皆同。今曲尺計之。其広正合。其長減二寸。不知何謂。蒙甞以記中一尺八寸為一尺六寸之誤。蓋未検西域記諸俗也。観仏三昧経、事同文異。蓋係操觚者之蔡節王玄策使天竺。見唐書西域伝。法苑珠林云、貞観二十三年、有使図写迹来者即是。磨下二欽字。当是掲陁輪下欽字蓋縦字。黄文連出自高麗国人久斯那王。見姓氏録。本実天智天皇紀持統天皇紀文武天皇紀並載。而無向唐国之事。按天智天皇十年紀、黄文造本実献水臬。豈非得於唐国而献之耶。晋光寺唐貞観五年為太子承乾建。見仏祖統紀、禅院道昭亦建、初在飛鳥後移平城。詳見続日本紀及三代実録。按続日本紀、智努王天武天皇之孫、父一品長親王。天平十九年正月授従三位、天平勝宝四年八月乙丑、賜文室真人姓

按八月無乙丑、九月廿二日即得乙丑。然不与此云九月七日合。可疑

天平宝字五年、改名浄三。授正三位、六年正月為参御史大夫、八年正月叙従二位、九月致仕、宝亀元年十月薨。野呂氏摹刻此文、巻末而附浄三卿履歴、訛謬頗多。故余為正之也。夫人茨田郡王法名良式未詳。按続紀云、天平十一年正月丙午、授無位茨田女王従四位下。位階適合。或其人也。三国真人継躰天皇之子椀子王之後。見姓氏録。争足無改、文中石字王字、休字、磨滅不可見。此説野呂氏摹本。蓋或見不摸本也。今匡以补之。但野呂氏摹本寮作尋。十指作帝相。商作商相作彩。指於河中脱於字、内心作思、由其而滅、作由共滅、有慕無龍脱有字、以杵撃崖々上衍山字、龍門己代作恭龍出伏、寺仏堂作在仏堂、迹作跡、不遇作不異、天竺磨ᄀ閣脱磨ᄀ二字、回見作則見、此本作日本四條一坊作四行坊、恵作恵一十三箇日、脱一字、西派安方作坂安方、三国真人浄足作文室真人浄三皆誤、未行石手字、呂字足字仕奉字人字野呂氏不刻、蓋欄疑也、恐不足責也、背後及側面、野呂氏不刻、豈不獲擱本邪。是邦石質頑鑿、不得深刻、文字隠瞞、多不可読、又高開蝕埃、刻随其勢是以世無有搨本。余親至西京、経七日之久、精模一本、捷得釈之。其方円下方二題字、埋在塵土中、

余略擧數日之始稿之前人所未嘗見也。

古京遺文

知識猶今俗講中亦法隆寺釋迦仏光後銘云信道知識顯在安隱上野國群馬郡下贊鄉高田里碑云知是知識結而誓願仕奉多度寺伽藍緣起云通俗知識等造立法堂并僧房大衆湯屋東大寺大仏記云廣及法界為朕知識遂使同蒙利益共致菩提又云預諸知識者懇發至誠心各招介福人云太政官奉勅普告天下章津知識皆是也又謂為結緣出錢稱為知識続日本紀云天平十九年九月河内國人大初位下河俣連人广呂錢一千貫越中國人无位礪波臣志留志米三千碩奉盧舎那仏知識二十年二月紀天平勝宝元年四月紀並云進知識物人ム ム授位六月紀云飛驒國大野郡大領ム上野國勢多郡少領ム各献当國々分寺知識物又性灵集有為知識華嚴会願文続性灵集有勸進奉造仏塔知識書云伏乞諸檀越等各添一錢一粒之物相濟斯功德又有唱鐘知識文又有高野寺鐘知識文云伏乞有緣通俗各添涓塵相濟斯願本朝文粋有慶滋保胤勸学会所欲被故人黨結同心合力建立堂舎状標同知識之様知識書知識文並是後世募緣疏也。

灵異記考証

案是記大人所録恐如野呂氏本以根裔而校正照之其蹤迹可見根裔則西遷之次親相妬之特為究本分從之家蠡之相不詳集韻蠡同蠡或螺之借字而謂螺髮也字典蠡与螺通類篇蚌属聖人法蠡蚌而閉戸見文子知識家口根裔之説無餘蘊矣摘錄于古三國真人淨足作文室真人淨三者三文足三字形頗近竟誤認耳以策為筞類之推因簡策字竹下从朿隸書改作策八月無乙丑者或失一閏耳不得以乙丑為九月廿二日也試推前術求之積年一千〇七十〇年中積三十九万〇八百〇九日三二〇七〇六天正冬至四十一日八八四五一六九九紀日四十二日積日三十九万〇八百一十〇日首朔三日八六五〇二〇六二即加八朔策加紀日六約得八月平朔四十二日一〇九六九二七八即丙子數至二十日得乙

丑然晉朔日分頗少閏在八月前故再加一
朔策潤八月平朔一十一日六四〇二七六八
即乙亥，如此則八月無乙丑，如捻商示云所哉
以史一例耳。孫王賜姓，則不稱王而稱姓名，此
歴代通法也。天平宝字五年改名淨三，在天平
勝宝四年之後十年，則野呂氏本之誤不辨而
自明矣。吉碑考引續紀云，五年正月授三位，文
室真人淨三正三位，五年上覆補天平宝字四
字

仏足石歌碑

(余)(仏)(跡)　一十七首

(美)阿止都久留伊志乃比鼻伎波阿米尓伊多利都知佐閉由須礼知々波々賀多米尓 毛呂比止乃多米 米尓
弥蘇知阿广利布多都乃加多知夜蘇久佐等曽太
礼留比止乃布美志阿止々己呂 广礼尓毛阿留可 毛
与伎比止乃广佐米尓美祁年美阿止須良乎和礼
波衣美須豆伊波尓恵利都久多广尓恵利都久
己乃美阿止夜与呂豆比賀利乎波奈知伊太志毛
呂毛呂須久比知多志多广波奈須久比多广波奈
伊可奈留夜比止尓伊广世可伊波乃宇閇乎都知
止布美奈志阿止乃祁留良牟多布止久毛阿留可
广須良乎乃須々美佐岐多知布賣留阿止乎美都
都志乃波牟多太尓阿布广弖尓 广佐尓阿布广弖 尓
广須良乎乃布美於祁留阿止波伊波乃宇閇尓伊
广毛乃己礼利美都々志乃覇止奈賀久志乃覇止
己乃美阿止乎美豆称毛止米弖与伎比止乃伊广
須久尓々波和礼毛广胃弖乎毛呂毛呂乎為弖
舎加乃美阿止伊波尓宇都志於伎宇夜广比弖
知乃保止氣尓由豆利广都良牟佐々广佐々
己乃与波宇都利佐留止毛止己止婆尓佐乃己
利伊广世乃知乃与乃多米广多乃与乃□
(广)(須)(良)(乎)(乃)美阿止□□□□□□□□□□□□
□□□□□□□□□□□□□□□□
以上上段
佐伎波比乃阿都伎止毛加羅广為利弖广佐利
尓弥祁牟阿止乃止毛志□□□□□□□□
乎遅奈伎和礼尓於止礼留比止乎於保美和礼

佐年多大止宇都志止都礼利都加代一都礼伊
舍加乃美阿止伊波尓宇都志於伎由伎米具利宇
夜麻比麻都利和我与波乎閉牟己乃与波乎閉牟年
久須理師波都禰乃母阿礼等麻良比止乃伊麻乃
久須理師多布止可理家利米太志可利鶏利
己乃美阿止牟麻婆利麻都利婆阿止奴志乃多麻
乎与留保比於母保由留可母美由留比阿留可母
於保美阿比美尓久尓比止乃伊尓志加多知与
乃都美佐閉保尓之止當伊布乃當久止叔佐久

呵嘖生死

比止乃微波衣賀多久阿礼婆乃利乃多与須加
止奈礼利都止米毛呂毛呂須ゝ賣毛呂毛呂
与都乃閉美伊都ゝ乃毛乃ゝ阿都麻礼流伎都奈
伎微乎婆伊止比須都倍志波奈礼須都倍志
伊加豆知乃比加利乃期止岐己礼乃微波志尓乃
於保岐美都称尓多具覇利於豆閉可良受也
□都□□□□□□□比多留□□□乃多尓之加理
師毛比乎与波比止毛止乃都也尓乃毛波呂留

以上下段

仏足石碑、在奈良薬師寺、聖武天皇后光明皇后

而建、鐫和歌廿一首、所皇后之而手寄、其真偽未詳、然筆勢遒美可愛、和歌分上下兩層、上十一行下十行、此碑舊在山城國山階寺、故拾遺集雜部載第二首歌云、元明皇后自作于山階寺之仏跡、山階寺記云、舒明天皇三年、大職冠鎌足創建一寺于山州宇治郡小野郷山階邑、稱山階寺、或云天智天皇八年、鎌足薨、夫人鏡女王捨其第宅為寺、名山階寺、天智天皇遷都和州、因移寺於廐坂、寺（故名廐坂）和銅三年、元明帝遷移寺于平城、改名曰輪小興福寺、擬此山階寺、即興福寺、後移于薬師寺、薬師寺天智天皇九年十一月創造、按仏足而在甚數、其名異、而其實同、高雄上人而造在山城國梅尾山北谷、其餘、丹後國深尾坂、有茨木童子足跡、上野國妙義山、有百合若丸脚跡、西土之所而載、則西城記、仏國記、釈迦譜、法苑珠林等、不遑枚挙云、

類聚名物考

南都薬師寺有仏足石、按跡石文、天平勝宝四年壬辰九月七日文室真人浄三而作也、又以和歌二十一首刻石、拾遺倭歌集載其第二章、曰光明

皇后而詠、然則全徧皆光明子之所作也、光明子者、先君文忠公第五女、天平元年八月年二十九、徵為聖武天皇后、天平宝字四年六月崩、春秋六十載、此石以皇后五十二時建焉、蓋詔文室淨三而賞也、

古碑考

古歌碑建在仏足石之後、而鐫歌凡一首、其十七首詠賛仏蹟、四首呵責生死、碑背罹火灾、以故四辺有剝脱者、中亦有磨泐不存者、其剝脱而後人取旧文補刻者、今図以別之、其磨泐者、今従野呂氏拳本填入、亦足以存之、第二首拾遺和歌集載之云、光明皇后自書于山階寺仏蹟、皇后崇奉仏教、其吟詠想当如此、按義楚六帖載西域記云、仏在摩竭陀国波吒釐城石上、印留跡記、奘法師親礼聖迹、自印将来、今在坊州玉華山、鏤碑記讃、皇后蓋倣此也、契沖律師曰、山階寺即興福寺、或云仏足石及此碑、石猶在興福寺、後移置薬師寺、然第十五首詠薬師仏、則似旧在於此方外支西教寺、湖音曰、第十五首使用客送旧送之事、見涅槃註二喩釈迦之教、勝於儒教、非謂薬師仏也、愚按第九首、第十四首、並云舍加乃美阿止、非謂薬師仏明矣、豈是寺安薬師仏、然又有釈迦仏跡石亦何害、拾遺集云、山階寺者、恐伝聞之誤、以為移置者、以碑見在薬師寺、不与拾遺集合、臆度之説、不足拠也、湖音注日寺誌記文、注釈和歌、並頗審刊概、以省冗筆、此不贅、

古京遺文

按拾遺集載、光明皇后歌云、弥蘇知阿卜利、二乃加多知、賞奈閑多留、年加志乃人乃、布貴留阿止賞巳礼、与此碑不同、並刪修而録之、其云在山階寺者、係伝聞之異、不足深論、第二首賞大礼留、是足之義、謂刻賞奈波留、約奈波則為奈、々太音第三首与伎比止、謂諸仏菩薩也、阿弥陀経云、諸上善人、倶会一処、第五首乃都留遺也、古礼之約祁、々々留、同訓、万葉集多用之、第六首广須良乎、大夫也、謂御法夫、如来十号之一、涅槃経云、如来中大夫是也、第十首伎乃比利佐留語、第十三首年遅奈伎言翁乃也、古事記云、意富年久美、来遅那美、許賞続記詔云、光乃人波、謀年遅奈之、第十八首乃須賀賛也、日

本記貫訓与頌贊、第二十有志尔乃於保賤美
死生也、正法念經云、死王吞衆生、涅槃經云、死
王不免、華嚴經云、死王到時、第二十一有剣藤
不可讀、大八以字体相異、疑後之所補也

勝宝感神聖武皇帝銅板詔書
菩薩戒弟子皇帝沙弥勝満、稽首十方三世諸仏法
僧、去天平十三年歳次辛巳春二月十四日、朕發願
称、廣為蒼生、遍求景福、天下諸國、各令敬造金光明
四天王護國之僧寺、並寫金光明最勝王經十部、住
僧廿八人、施封五十戸、水田十町、又於其寺造七重塔
一區、別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安置塔中、又
造法華滅罪之尼寺、並寫法華經十部、住尼十人、
水田十町、所冀聖法之盛与天地而永流、擁護之恩、
被幽明而恒満、天地神祇、共相和順、恒將福慶、永護
國家、開闢已降先帝尊霊、長幸珠林、同遊寶刹、又願
太上天皇大皇后藤原氏皇太子已下親王及大臣
等、同資此福、倶到彼岸、藤原氏先後太政大臣及皇
后先妣、従一位橘氏太夫人之霊識、恒奉先帝、而陪
遊浄土、長顧後代、而常衛聖朝、乃至自古已来、至於
今日、身為大臣、竭忠奉國者、及見在子孫、倶因此福
各繼前範、堅守君臣之礼、長紹父祖之名、廣洽群生、
通該庶品、同辭愛網、共出塵籠者、今以天平勝宝五
年正月十五日、雖藏已畢、仍置塔中、伏願前日之志
恭脩成就、若有後代聖主賢卿、承成此願、乾坤致福、
愚君拙臣、改替此願、神明効訓、

右銅版詔書、藏在東大寺、二月十四日詔記、天平
十九年十一月乙卯詔、而云与同、然於十三年詔、
則係之三月廿四日、未知何謂也、是詔在讓位後
數年、而言皇帝、又謂既崩元正天皇為太上天皇、
謂太皇太后宮子為皇太后、謂今上宝字称德孝
謙皇帝為皇太子、謂皇太后光明子為皇后、皆背
旨天平十三年發願時之語、非勝宝五年落成時
之文、先後太政大臣、鎌足公不比等公、橘氏大夫
人、縣犬養宿祢東人女三千代也、適不比等公生
光明子、和銅元年十一月、賜橘宿祢姓、天平五年
正月薨、天平宝字四年八月、贈正一位、為大夫人、
然以詔豫曰大夫人、殊不可曉
古京遺文
案聖武天皇自称沙弥勝満、見天平勝宝元年
閏五月紀、東大寺所藏同年勅書云、平城宮御

宇太上天皇、法名勝満、又自称法師。具見異記、姓氏録云、左京皇別橘朝臣、敏達天皇難波皇子男、贈従二位栗隈王男美努王美努王娶縣犬養宿祢東人女正一位縣犬養橘宿祢三千代大夫人、生左大臣諸兄山山、和銅元年十一月己卯大嘗会、二十五日癸未宴、賜橘宿祢姓於大夫人天平八年十二月甲午、詔参議従三位行左大弁葛城王、賜橘宿祢諸兄、然則和銅元年賜橘宿祢姓者、三千代而非光明皇后之姓也、不比等娶正四位下加茂朝臣比売女生三女長宮子、文武天皇元年秋八月、立為皇后、次光明子、初嬪縣犬養宿祢東人、有故大帰、在家、聖武天皇天平元年八月立為皇后、時年二十九、天平宝字四年六月崩、時年六十、次多比能、嫁左大臣橘諸兄、此藤氏家牒所録、亀興、菁響、因按詔書称及皇后先妣者、即指加茂朝臣比売女本藤原氏婦、故下及字接上文也、従一位橘氏太夫人、即指三千代大夫人、姓氏録作正一位者、従贈官也、美努王即敏達天皇曽孫、故貝婦称太夫人久矣、且此詔書及姓氏録為正、続紀為天平宝字四年始称大夫人者誤、但此時皇族、皆多而特称、橘氏太夫人者、恐別有故也、施薬院以為皇后先妣、即橘氏太夫人、歟漏甚矣、又按栗隈王即難波皇子之子、姓氏録公卿補任並同、紹運録以為大俣王子難波皇子孫者誤、難波皇子之児曰大派皇子、派俣訛同、竟誤認一人為両人耳、又按万葉集、天平八年冬十一月九日、左大弁葛城王賜姓橘氏、与続紀合、姓氏録作十二月甲午従誤、

施

封五千戸

水田一万町

以前捧上件物、遂限日月、窮未来際、敬納彼三宝分、依此発願、太上天皇沙弥勝満諸仏擁護、法楽薫修、万病消除、寿命延長、一切所願、皆使満足、令法久住、抜済群生、天下大地人民快楽、法界有情共成仏道、以代々国王為我寺檀越、若我寺興復、天下興復、若我寺衰弊、天下衰弊、復誓其後代有不道之主、邪賊之臣、若犯若破障而不行者、是人必得敬辟十方三

世諸菩薩一切賢聖之衆、終當墮大地獄無數劫中、
永出離十方一切諸天梵天護塔大善神王、及普天
率土、有勢威力、天神地祇、七廟尊靈并佐命立功大
臣將軍靈、共起大瞋、永滅子孫、若不犯觸毀動行者、
世々累福、終隆子孫、共歷城、早登覺岸、

天平勝寶元年

平城宮御宇太上天皇法名勝滿

右刻在前詔背、按續日本紀、天平感寶元年閏五
月癸丑、捨諸寺施絁布稻墾田地詔之略同、遠江
國相良平田寺、亦藏、是日勅書、蓋是、而賜大安寺、
寺廢後在于此、其記年云、天平感寶與史同、按是
歲七月讓位於皇太子、改元勝寶、然今詔在閏五
月而云勝寶者、是刻蓋因在刻勝寶五年詔之時
故記以改號月其在帝位而稱太上天皇、續記及
平田寺勅書皆同、疑不能明也、又按續紀、是日亦
捨東大寺墾田一百町、七月乙巳定諸寺墾田地限
亦大倭國分金光明寺四千町、並不與此詔合、續紀
又曰、天平勝寶二年二月壬午、益大倭金光明寺
封三千五百戶、通前五千戶、此詔濺曰五千戶、亦
蓋追刻時而改增也、

古京遺文

案與模恐與福之訛、隔或作福、訛爲楨、蝙蝠之作
蝠也、群作咲、謬體也、竟城上陸離字、

（一）修造多賀城碑

碑石高六尺餘、闊三尺四寸許

多賀城　去京一千五百里
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
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
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
去靺鞨國界三千里

此城神龜元年歲次甲子、按察使兼鎮守將軍從四
位上勳四等大野朝臣東人之所置也、天平寶字六
年歲次壬寅、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部
省卿兼按察使鎮守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獦修造
也

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一日

右碑高六尺五寸、闊三尺一寸、界方內縱三尺八
寸五分、橫二尺六寸、碑背頗[illegible][illegible]
此碑在奥州宮城縣市川村、北丘上世有多賀城、
此其古墟、有傳本行于世、予亦打一本、譜爲一幅

按大野東人、糺職大夫直廣肆果安之子、神龜三年、從征夷著戰功、天平三年、為陸奧按察使、兼鎮守將軍、授勳四等從四位下、後累官參議大養德守、征西將軍、叙從三位、十四年薨、藤原朝獦者、大師惠美押勝之子、天平寶字四年、為陸奧國按察使、兼鎮守將軍、授從四位下、五年為仁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如故、六年十一月為東海東山節度使、十二月為參議、履歷皆詳于國史、此碑成于天平寶字六年、故東人署御階從淺而獦世、僧顯昭曰、壺碑者田村將軍東征之日、以弓弭畫之、是為謬傳、故云、此碑不在、今距下野州界、以今里程計之、為三十一里二十五町餘、碑中二百字、或三百之訛、

壺脩錄

此碑往年宮城郡市川邑人掘土而獲之、蓋多賀城廢址、

靺鞨

續日本紀云、養老四年正月、遣渡島津輕津司從七位上諸君鞍男等六人於靺鞨國、觀其風俗、未知在何地方、

從四位上勳四等大野朝臣東人

按續日本紀、東人當年從四位下也、此碑作從四位上

按壺碑者不載、陸奥國風土記殘篇、疑後人之僞造、記其文中不可解者、以俟識者之訂正、殘篇云、陸奥國宮城郡坪碑、在有一作鴻之池、今廢、

鎮守府門碑不宜稱宮城郡坪碑、今廢二字其義不通、

為故鎮守門碑

故字不通、門碑可疑

惠美朝葛之、見雲與人清奇也、

清奇二字杜撰、可疑、

記異域東邦之行程、

其意不通、

令後人不為迷誤、

記距同界之里數而已、令後人不為迷誤、可謂奇矣、

好古小錄、

齊明天皇時、使阿倍臣再征肅慎、多賀城碑、

天平寶字六年參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

部省卿兼按察使鎮守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

獦所建、

曰去靺鞨國界三千里

東路以六町為一里、三十里當今五百里、

唐書靺鞨傳曰、靺鞨東南瀕海日本道也、處史有

官志、亦有日本國王府、則女直之地、古者使驛相

通、可以見已、

祇花日少、

世亦謂壺碑者、舊在南部七戸之壺村、相傳延曆十

年田村麻侶東夷征伐之時而建、碑面日本中央

四字、土人有識祀、則亦崇、因埋之其墳上建祠祀、

之云、

長玄珠東奧紀行

壺碑旨湮沒不見其処、自盛岡城東北往五日抵

北郡壺河北、沿河有二村、一曰壺村、々中有千引

石祠、云是古立碑処、一曰碑村、々中有碑祠、云是

古立碑処、未知孰是、乃就其地親訊之、碑祠後有

小阜、其勢起伏、土人謂當時立碑処、即此地也、其

沒也不知在何年矣、往歲有剷地偶見其碑首、僅

有東字、一時風雨暴起、咫尺不辨、剷者大驚、乃封

如故、是歲百穀不登、村中洶々、咸以為神祟、至今有

未觸者、亦以崇祀儼而視之耶、吾論之所云、於

頭不可其詳、蓋甚於守令故不得已而去、因意者

唯一村多壺村、而後人迎碑之地、為碑村、亦不可

知也已、

高橋文中集古法帖

碑在陸奥國宮城郡市川村以南之賀壊館神

祠西南十余町、日本風土記殘篇一百六卷云、陸

奥國宮城郡坪碑在海之池、為故鎮守府門碑也

其創建之、見實真人清眷也、記異域東邦之行

程、今旅人不為述、讀平信然曰、風土記宮城郡部

以其目考之、條件大十有六、而其欠者甚衆、其行

不全者亦頗多、今其存者僅十有六莊、三郷一神

社六寺院、二浦一山、峠各一碑一、其餘悉欠焉、而

謂碑一、即坪碑也、其條四十一字已而戯行全字

正而少、然擬欠之処、名寄歌枕作壺石、風土記作

坪碑、壺吉本反、谷雅云宮中御館謂之衝閤間道、

俗作壺非也、壺洪孤反、涵谷也、坪音平、地平処長

玄珠東奥紀行云、按壺碑本在南部、見于顯昭袖

中抄、是云壺碑在陸奥北辺海上、田村將軍東夷

征伐之時、以弭刻日本中央四字于石面、新撰歌枕、侍従信家曰、石長四五丈、其所在名壺、土俗伝称碑本在南部北郡七戸壺村川上、後人有感、埋之土中、祭以為石文神祠、故今碑亡無見、今人以多賀城所建碑、目曰壺碑、蓋風土記之誤也、諸国風土記已亡、今存于世者、多出後人附会、不足信矣、古歌皆詠南部壺碑、可以徴焉、

去京一千五百里

本邦相伝古以六町為一里、此云一千五百里、以六約之、得人二百五十里、按聖武天皇神亀元年、依旧都大和浄見原、天平十六年遷難波、此云京者、必指難波都也、古自奥到京師、其路出于河内、路不可知焉、以今路量之、自仙台至大坂城凡二百三十五里、

去蝦夷国界一百二十里

当今二十里、古称奥羽之地在東北者為蝦夷、按東人議、築多賀城防遏蝦夷、其言曰從陸奥達出羽柵、道経男勝、行程迂遠、請征男勝蝦夷、以通直路、今自仙台到秋田、路出軽井沢、有関奥羽之交也、其地属羽之雄勝郡、去多賀城凡二十里、雄勝一作男勝、蓋所謂去蝦夷国界一百二十里者、乃是地也、

去常陸国界四百十二里

当今六十八里三分里之二、勿来関常奥之間界、在東海濱、去多賀城五十二里、又有棚倉路、並古行路也、至大滑村界、凡五十七里余、皆与古里不合、可疑也、長流珠曰、或考名寄歌枕、万葉集云、常陸本陸奥之分国也、然則天平之時、常奥之界、今那珂湊也、以六町為一里、則去多賀城四百十二里、此時仲久自高三郡猶属陸奥可知矣、後世或謂之奥郡、亦以此之由乎、仲久自高、今曰那珂久慈多珂、

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

当今四十五里三分里之二、按古道自長沢村出二所関、此名白河関、而見奥之国界也、路歴棚倉至仙台、今路程凡四十四里半余、与古里稍同、

去靺鞨国界三千里

当今五百里、明陸応陽広輿志云、女直古粛慎、地、混同江之東、開原之北、西接兀良哈、南瀕朝

鮮、即金人餘類也、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
鞨、又、字文懋昭金志云、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
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曰女
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唐貞觀中靺鞨
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
山下、其山乃鴨緑水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
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魏所謂
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是地也、又按通鑑注、
靺鞨北狄國名、本号粟靺鞨、姓大氏、其先有舍
利乞々仲像者、渡遼水、保高麗、仲像死、子祚榮
立、唐玄宗時拜爲渤海王、自是去靺鞨之号、而
專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号渤海靺鞨、郡書
肅慎地也、今按宮城郡、北極出地三十八度餘、
靺鞨國輿地圖、女直北極出地五十度餘、其一
度者距今三十八里四分里之六、而女直之去
宮城郡十二度餘、則今四百六十一里半餘、是
即到其國中必五百里也、
此城神龜元年歳次甲子
聖武天皇即位年号、
按察使兼鎮守將軍從四位上勲四等大野朝臣

東人之所置也、
大日本史云、大野東人、糺職大夫果安子也、元
明帝時叙正七位上、養老中進從五位下、陸奥
蝦夷反、從式部卿藤原宇合討平之、神龜元年
賞其功授從四位下勲四等、爲鎮守將軍兼按
察使、天平中奏言、在鎮兵士、宜録功授官位、以
勸後人、從之、尋叙從四位上、東人巡建築多賀
城、防遏蝦夷地、奏從陸奥達出羽柵、道經男勝
行程迂遠、請征男勝蝦夷、以通直路、詔遣兵部
卿藤原麻呂等、麻呂與東人率諸國兵進戍、以
蝦夷悉降、東人之計居多、麻呂奏請使東人鎮
多賀柵、兼爲大養徳守、天平十一年遷四月廿
子、爲民部卿兼春宮大夫、世人稱東平王、
天平宝字六年歳次壬寅
去神龜元年三十年、
参議東海東山節度使從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
察使鎮守將軍藤原恵美朝臣朝獵修造也、
按續日本紀、恵美朝臣朝獵者、内大臣鎌足曾
孫恵美押勝子也、廢帝天平宝字四年春三月
癸未、爲陸奥守、尋爲按察使兼鎮守將軍、於陸

奥造桃生城、出羽造雄勝城、〻成詔曰、畫命事君、惠民至節、随労酬賞、聖主格言、先帝数降明詔、造雄勝城、其事難成、前将既困、然今陸奥國按察使兼鎮守将軍正五位下藤原恵美朝臣朝獦等、教導荒夷、馴従皇化、不労一戦、造成既畢、又於陸奥国牡鹿郡、跨河嶺、作桃生柵、奪賊肝膽、眷言惟績、理応褒昇、宜擢従四位下、五年冬十月癸酉、以仁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如故、六年冬十一月丁酉、為東海東山節度使、尋二月乙巳、為参議、

古碑考

碑在陸奥国宮城郡市川村、即多賀城廢址也、

多賀柵始見続日本紀天平九年三月、

碑上有西字、其義未詳、続日本紀、東人、神亀元年月授従五位上、二年閏正月授従四位下、勲四等、天平三年正月授従四位上、其為鎮守将軍、見天平元年九月、為按察使見九年正月、碑所署官位皆得于置是城之後、其後十一年四月為参議、十三年閏三月叙従三位、十四年十一月薨于職、碑不言参議従三位者何也、若以置城之時言之、未嘗為勲四等従四位上、疑朝獦時設之誤耳、朝獦官銜与続紀不合、但宝字五年十一月丁酉紀曰、為東海道節度使、不曰東山、然紀載其所管國、有上野下野、則知東山兼在其中也、又按六年十二月紀、八年七月紀、及九月押勝伝、並云従四位下、不載至従四位上、是碑為自己署名、当以史為遺漏也、

古京遺文

案陸奥風土記之係贋造、固不俟言、然其記多妄、以鎮守門碑言壺碑、見存、但今則以此為鎮守府之門碑也、故對後之鎮守而言、且此謂多賀城碑為壺碑、殆継後世附會、然其義則如是、学者以壺字為句、意云今壺二字其義不通、何耶、且風土記以此碑為見雲真人所名、必有所伝、不可一概唾棄已、蝦夷国界、山家氏曰、在岩瀬郡一関、旧名衣関是也、此説或然、下野国界、山家氏曰、在白河郡白河城南旗宿、距白坂二里許、有二所神社是也、此説亦可備考、靺鞨周曰粛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隨唐曰黒水靺鞨、五代曰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

貞、其名婁走、唐書北狄傳曰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為數十部、酋長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寖微無聞焉、遺人迸入渤海、唯黑水完彊、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性忍悍善射獵、無憂戚、貴壯賤老、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盥面、於夷狄最濁穢、死者埋之無棺槨、無書契、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畜多豕、無牛羊、有粟麥、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獻鯨鯢貂鼠自是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渤海本粟末靺鞨、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按此渤海亦靺鞨一種、睿宗以後、渤海之名盛、而不復稱靺鞨矣、按肅慎之名、始見欽明天皇五年紀、次見齊明天皇四年紀、靺鞨之名、始見元正天皇養老四年續紀、聖武天皇神龜四年續紀云、十二月丁亥、渤海郡王使高齊德等八人入京、丙申遣使賜高齊德等衣服冠履、渤海郡者、舊高麗國也、神龜四年、當唐開元十五年、則此時當未稱渤海郡王、此猶追稱也、自茲以還、渤海幣使頻々不絶、載見日本後紀日本紀略扶桑略記類聚國史、皆稱渤海、與唐書合、獨此碑仍稱靺鞨者、蓋沿舊稱也、但續紀渤海高麗為一似誤、然神龜五年高齊德等上其王書曰、武藝忝當列國、濫總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此與北狄傳云、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諡為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印合、蓋其壤地相接、故并其有之也、天平寶字三年、高麗使楊承慶等貢方物、奏曰高麗國王大欽茂言、此亦渤海而稱高麗也、職利之名始見天平十八年續紀、此亦渤

海十五府之一、北狄所謂鐵利故地為鐵利府是也、又按靺鞨在宮城西北、則靺鞨用三角法、經緯相求則不識得其相距里數也、大人之考索以兩地北極出地定離之、不論東西經度則誤、想三千里舉整數、無奇零則大概言之耳、非內地之北也、東人官銜、多讀此不合可疑、若自天平寶字六年立碑之時言之、不得不言參議從三位也、若從日本史則神護元年、授從四位下、蓋四等為鎮守將軍兼按察使、与碑合、從天平中敍從四位上、為小異、然日本史亦恐概此碑而記其官銜、不可舍讀記而從日本史也、且天平中敍從四位上、此碑何以不言從四位下、寧、因想日本史云、天平十一年夏四月壬午、為民部卿兼春宮大夫、此或得其實、東人之爵、從于從四位上、續記亦誤、有誤耳、但碑所書官位、皆得于實異撰之後則宜以續記為正也、校者以為朝獦讀記之誤哉、然、以署人之官銜、且刻之于石、不可疎漏如是之甚也、朝獦為東海東山節度使、見天平寶字六年續記、校本偶失于目睫耳、此年必敍從四位上、須以碑為正

文偶遺之、

皇朝金石編卷之三終

皇朝金石編巻之四

目録

皇朝金石編巻之四

蔵春園主人　撰

高屋連枚人墓版

長八寸、濶六寸、厚二寸餘、

故正六位上常陸國大目高屋連枚人之墓、宝亀七年歳次丙辰、十一月乙卯朔、廿八日壬午葬、

河内國石河郡某山、崩而出此誌、今蔵于叡福寺東南院、

好古小録

河内國石河郡□□山、崩而出版、上開瓦甕、与楊貴氏墓版、其制略同、今蔵在同郡叡福寺、古事記云、安閑天皇御陵在河内古市高屋村、延喜式有河内國古市郡高屋神社、高屋連為河内國神別、故帰葬于此也、枚人史亦無見

古京遺文

案姓氏録、河内國神別、高屋連、饒速日命十世孫伊己　足尼大連之後也、

宇智河崖涅槃經碑

大般涅槃經

諸行无常　是生滅法　生滅々已　寂滅為楽

如是偈句、乃是過去未来現在諸仏所説、開空法道、
如来証涅槃、永断於生死、若有至心聴、常得无量楽、
若有書写読誦、為他解説一遍、其身於劫後七劫、不」
堕悪道、
宝亀九年二月四日上□□□
知識□□

右刻在大和国宇智郡、栄山寺、後崗石幢一尺、字
頗漫滅、而以碑首有大般字、遂或謂大般若涅碑
者誤、按諸行无常偈、及如是偈句一章、出聖行品、
如来証涅槃偈、及若有書写一章、出高貴徳王品、
其毀崖石皆、蓋本於　品、我於爾時深思此義、
然後処〻若石若壁、若樹若道、皆写此偈之文也、
碑皆毀滅、為寂威、按毛詩赫〻宗周、褒姒威之、昭
元年左伝、韋昭国語注並引作滅、則知威〻同字
陸徳明威音呼劣反、歴代韻書采之、威滅異音、恐
非是、

古京遺文

按、借威為滅、猶水旁所、毛伝云、威滅也、説文亦
同、以訓而別收滅字、則非同字可知、左伝国語
注作滅者、仮借之例、不足以為証、校者之説失
之、却字宜訓美、广加西

（　）紀氏墓誌

長八寸三分、闊五寸三分、厚二寸余、

維延暦三年、歳次甲子、朔癸酉、丁酉〔朔、好古〕小録参議、
従四位下陸奥国按察使兼守鎮守副将軍勲四等
紀朝臣広純之女吉継墓志

河内国石河郡春日村妙見寺境内有一邱陵、土
人名茶臼山、往年出此墓誌、此地本為紀氏之吉
地、可知、誌石今蔵在同寺、

好古小録

河内国石川郡妙見寺有一丘陵、土人呼為茶臼
山、往年出此墓誌、今蔵在本寺、按延暦三年正月
癸酉朔、丁酉廿五日也、然不言正月、直書朔癸酉、
別属一例、彙就卿官銜皆与史合、

古京遺文

案、延字作延、見薬師寺東塔檫銘、以誌作延並
誤躰也、校者以癸酉為正月朔、並推長暦、試推
前術求之、延暦三年、積年一千〇三十八、中積
三十七万九千一百二十一日五六五三二〇
四、天正冬至二十九日六〇〇五五五五、紀日

三十〇日積日三十七万九千一百二十二日
前朔九月九七六二九二七四即置前朔如一
朔策再加紀日六約得正月平朔九日五〇六
八七六七六即癸酉正月朔奇之説合以爲否

圖ニ詳ス

一 南圓堂銅燈臺銘

銅燈臺銘并序
弘仁七載歳次景申伊豫權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
公等追遵先考之遺教志造銅燈臺一所心不乖昔
誓期於棲慧景仏而不窮慈光燭而無外遺教經云
燈有明々命也燈延命譬喩經云昔仏燃燈後世得
天眼不生冥処昔多經云燃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
衆生蒙此光明縁此福徳皆休息然則上天下地無
日不明向晦入冥匪大不照是故以斯功徳奉翊
先考七覺如遠一念現迹庶哉有心有色並起於九
横無小無大共離於八苦普光明普隨燃燈説咒喜
樂如來供油上仏含今證古豈不美哉式標良因貽
厥來者云大雄降化玄妙開神三乘分轍六度成津
百非洗滌万善惟新更界幽利亦以崇親一其薫修福
以下

右銅燈臺在興福寺南圓堂前、燈臺六方、銘亦六版、未二版逸失、今所存四版耳、景申即丙申、唐人為大祖諱丙、為景、此欽明之孝謙皇帝ニ写一切經跋亦云、神護景雲二年歳在戊申五月十三日景申与此同、藤原朝臣名諱不可知、俟後考、或謂冬嗣公非是、

冬嗣以弘仁二年正月為參議、見日本後紀弘仁五年四月辛冬嗣閑院、叙從三位、見類聚國史、与此亦云弘仁七年伊豫權守正四位下不合、

追遵先考之遺教志、造銅燈臺一所、按叙志懸倒置、匪大不照、亦疑作火、皆居者偶誤也

古京遺文

興福寺銅燈臺銘、神護寺鐘銘、逓滋寺鐘銘、右三銘文詞可觀、昔述亦復足愛、自非隋唐有名諸家圖亦不能為、並為世所寶重、故雖在遷都以還録而附之、 此他有元明天皇御陵碑、刻落無一字存、又狗裝集人像、又有東大寺盧舎那仏像蓮座須弥山圖、並無文字可録、如逓領兄当別有集録、此所不載、又大和國榮山寺有武智麻呂公墓志殘石、河内國觀福寺有馬腦石記文、金剛輪寺有

永手公墓表、疑並後人所託、今亦不存録、

同

唐高祖父名昞、故唐世避嫌名、亦諱丙字、故文字中丙子曰景子、丙辰曰景辰、白氏韓氏之集、亦載可見也、南京興福寺南円堂前、有古銅燈臺一座、有銘並序曰、弘仁七載、次景申、伊予権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公等、追尊先考之遺敬云々、人不知景申為何事、按弘仁七年、乃唐憲宗元和十一年、歳在丙申、想為唐諱嫌名、故曰景申也、当時与唐交最親、使聘往来、殆無虚歳、其典章制度、多遵用之、恐其時上下通避唐諱、不独藤公等而已也、後人諱而不伝、故今不復知其義耳、

壺齋録

案丙景音近、義亦相類、故漢既有景科之名、丙科也、非及唐而避諱改字也、通雅云、楊引漢碑景禄丙響、即景響、此亦可徴、然高祖父名昞、故唐人避嫌名、而借景為丙、有亦承也、我邦亦与唐使聘往来、而又何苦効唐人避嫌名乎、此序撲撲並以手詔体也、貽厥用歎後語、

神護寺鐘銘

愛宕之山、神護之寺、三宝所謝、大士度無虧、唯亦有梵鐘、形小音窄、故禅林寺真紹和尚始発弘願、有心改鋳、鎔範未成、永赦早化、檀越少納言従五位上和気朝臣彝範、悼和尚之遺志、尋先祖之旧蹤、以貞観十七年八月廿三日、庄治工志我部海継、以銅一千五百斤、令鋳成焉、恐年代久遠、後人不知、仍聊記於鐘側、右少弁橘朝臣広相之詞也、

銘一首　八韻

伝音在谷、　証果惟円、　介祖初業、　厥孫幸遵、
宿昔三尺、　今日千斤、　躰有寛窄、　功無旧新、
山声万歳、　谷響由旬、　聞宜覚悟、　知即帰真、
慈周世界、　慶及非人、　雕鎸勝趣、　業捜当仁、

参議正四位下勘解由長官兼式部大輔播磨権守菅原朝臣是善銘

図書頭従五位下藤原朝臣敏行書

高雄山神護寺鐘、貞観十七年而鋳、橘朝臣広相序、菅原朝臣是善銘、藤原朝臣敏行書、世称為三絶、書法最典雅、与顔魯公柳誠懸諸公、可以争衡于千歳、三絶之名、信不虚矣、劉賓客嘉話録曰、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

又見孔元舒在窮記
事忘安玄曰怡亭在湖廣武昌府唐裴鶠作乃唐
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裴虬爲之銘號三絕又江
西袁州府三絕碑宋郡守祖無擇建學肝江李覯
記京章處直篆額河南柳漢書世號三絕廣輿記
曰山東々昌府三絕碑王去非記黨懷英篆蓋王
庭筠書時稱三絕然其銘與序與出于兩人之手
者按徐氏筆精曰明通閒洛陽張堯夫卒王洙作
墓誌歐陽修爲之銘志銘出兩手亦古今希覯也
因樹屋書影曰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
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爲之銘
嘗考張說文集亦爲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頲作
也此可以證然則神護寺鐘蓋倣唐人之碑也

桃花日涉

神護寺在山城國葛野郡高雄山旧号高雄寺天
長元年九月和氣朝臣眞綱等請以爲定額名曰
神護國祚眞言寺見類聚國史元亨釋書云釋眞
紹幼事弘法大師長受灌頂于實慧齊衡之間建
禪林寺貞觀十五年七月七日滅序云鍔範未成衣
鍼罕化者是也按承國襲範清广呂公四世之孫

眞紹之曾孫眞典之孫時武之子也處相是吾啟
行並是顯人俗稱爲三絕鐘銘非虛也序仍聊記
於鐘側山城名勝志所字銘亦祖初業啟孫聿
運用詩無爾祖聿脩其德之字名勝志鐘銘集並
揪作幸遵又誤周世界鐘銘集作洲界皆誤雕琢
勝趣琢即瑑字荀子雕琢刻鏤陸賈新語雕琢刻
畫古本群書治要並作瑑漢書東方朔傳雕琢刻
鏤即與雕琢刻鏤同
顏師古曰瑑音篆非是
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雕琢曼辭以自飾漢
書司馬遷傳載作雕琢
顏師古又曰瑑音篆非是
莊子雕琢復朴列子載其事亦作雕瑑
殷敬順音持兗反亦非是
唐張旭書郎官石記序繼追琢之良工
此用詩追琢其章之字也
皆是也与啄字或作喙同義俱吾家故求茂美耳
于瑑字爲瑑琢上𤦎壁文音篆下琢玉竹角反又
云喙啄上許穢反下丁角反唐人琢（喙）字多作瑑喙
故顏氏正之也

按説文、琢、玉璧上起兆琢也、廣韻、璧上文也、特充刀、周礼典瑞、琢圭璋璧琮、是礼記礼器、大圭不琢、鄭玄曰、琢当爲篆、字之誤也、釈文、字亦作瑑、漢書董仲舒伝、良玉不瑑、似得義、通然瑑字而不多用、雕琢、追琢、後世熟用字、而此竟非琢字也、按説文篆字、古文作篆、文漢孔褒碣作篆、州縣碑家作彖、張納功德頌、邈作邈、後魏中岳嵩陽寺碑、篆作喙、則琢作瑑、亦有由而来、

鐘銘集作雕琢勝趣、名勝志作雕琢勝趣、俱誤、

古京遺文

案以蕩爲蘯再見詩文也、以雇爲顧、通字也、世界鐘銘集作沙界、以是沙界本娑婆世界之略、蒙使当仁一句、不通、蓋言雕琢勝趣、应与莊周雕琢復朴之旨、不協、然須仁恕也、如此作句、於三絶之名有愧矣、

（一）

道澄寺鐘銘

道澄寺、昔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将行皇太子伝藤原朝臣参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行勘解由長官播磨権守橘朝臣爲報四恩、済六趣、合誠戮力、而建立也、堂宇北處、南北輔翼、尊像接座、前後迦趺兩相公宿殖香火之縁、生爲瓜葛之戚、非唯現世結契闊之情、深欲浄刹共安養之楽、故各取其名首字、以爲此寺額題、而以貽本縁於末代、聊同志於他生也、藤亜相夏余鳥匠、乃鋳鴻鐘、見將令長夜寤迷闇妙声而知曉、若海泥溺鷲梵吼而通津、延喜十七年十一月三日、銘之、其詞云、

煉師施治、菩提催縁、昊夜必示、響高自伝、従夕至暁、出定入禅、停唱衆聖、遥警大仙、法喜増感、耶其覺眠、通阿鼻獄、連有頂天、劫数億万、世界三千、一音利益無限無辺、

道澄寺中古廃絶、今時再建在山城国紀伊郡科橘傍、鐘今在大和国宇智郡小島村栄山寺、蓋道澄寺廃時移此也、拾芥抄云、道澄寺道明澄清二人合力建立、則知藤原朝臣道明卿橘朝臣澄清卿也、按系図、道明武智麻呂公五世孫、保蔭之第二子、澄清諸兄公六世孫、良基之第五子也、鐘序而載官銜、皆与公卿補任合、人按良基之女、適保蔭生道明、則澄清与道明舅姪、序云生爲瓜葛之戚者、契闊約束也、韓詩説、見経典釈文、陸機贈弟士龍詩云、安得携手倶、契闊成騑服、從梁陳詩、誰

謂伏事淺、契闊曠三年、江海雖賒、詩惟契闊承
華内、綢繆踰歲、年久盡謝、幽嬌久不處、契闊豈但
一、偕当以約束解之、李善或引毛伝、契闊勤苦也
為注非是、淺缺以為疏遠之義、亦非此義也、銘云、
嚮髙自伝、髙郎亮空、楊貴氏、藍啟智論大師写経、
亦作此躰、序兔字作髙、亦同法、鐘銘集釈為髙非
是、大田南畝曾曰、格古要論云、趙墨安寓林濱杯
引公智志云、智永与其兄恵欣本住郡之嘉祥寺、
右軍旧宅也、梁武以二僧能捉執数、合二名改賜
額永欣寺、以道澄為寺額、蓋本于此、小島静斎知
足云、道澄二公並与撰述善哉、見恵平公序、世知
有二公、頼此鐘銘耳、竟不知其文学為当時之翹
也、是書誠然、故余為表出之、
業務力見左伝、正字也、說文務并力也、以力聲
声、以爰為爰、猶躰也、以欣為欣、顧与篆躰相近
或有而概、然五経文字亦作欣、其他不見作欣
者、僕稜考、亦未之說、以郡為郡、同或作郷、三井
以鏡可徴考、

附録

○元明天皇御陵碑

碑元高三尺、闊二尺余、厚一尺、

大倭国添上郡平城之宮馭宇八洲
太上天皇之陵、是其所也、
養老五年、歳次辛酉、冬十二月癸酉朔、十三日乙酉
葬、

續日本紀云、養老五年十月庚寅、太上天皇元明
詔曰、喪事者皆植常葉之樹、即立刻字之碑、癸亥
太上天皇詔曰、謚号称其国其郡朝廷馭宇天皇、
流伝于後世、按先王御陵、未見有碑誌者、而元明
天皇之陵、独立碑者遵十月之詔也、此碑久埋于
土中、人未之知也、後御陵南辺崩潰、而出此碑、或
移植之奈良坂春日社之庭中云、又御陵上有石
三、各鐫集人之像、一立二蹲、

好古小録

元明帝臨崩有遺詔、仰毋奉謚、而追号直用其所
居国郡、此蓋自謙、不敢当謚也、
元明陵誌石、今纍纍移在世、而其銘曰、大倭国
添上郡平城之宮馭宇八洲太上天皇之陵、此
蓋葬時而号者、依遺詔不敢奉謚也、
然謚者所以称君父之徳、而臣子之情、安敢忍乎

以遺詔而終廢其典哉、故諡曰元明、然其諡之也、意当及身諡元正而列奉焉、故其諡皆以元冠之矣、

蒲生秀実山陵志

元明陵在奈保山、曰東陵、

諸陵式、奈保山東陵、兆域東西三町、南北五町、

元正陵在其西、曰西陵、

諸陵式、奈保山西陵、兆域東西三町、南北五町、

奈保乃佐保之西、而謂平城旧都北郊也、按距今奈良之西十八町、為法華寺村、是皇宮距也、二陵即其北、今呼在東者為大奈閉、在西者為小奈閉、奈閉奈保之訛也、大小以言前後之世次、

同

葉元明天皇以和銅三年庚戌春三月、従藤原宮遷于平城宮、平城即奈羅、奈羅山見崇神紀、添上郡奈良庄北吉神社見式、皆同地也、天皇以十二月四日崩、以同月十三日葬、従遺詔述当時淳樸之風可見、抗書同以碑今削去不得一字、只有其句之而已、貞幹不録、蓋以未全剥落以前之搨本搴之詩、取而較之碑本、無一字相近似、皆以大寸題、独貞幹概東大寺要録而抄而録之、然則以亦偶遺也、以訛或然、

陸奥介高道墓誌

高道墓　貞観五年五月

墓在陸奥国某郡樅木村、土人伝言、高道与蝦夷戦死、按文徳実録、天安二年正月甲申、授正六位上坂上大宿祢高道従五位下、已爲陸奥介、

好古小録

案此誌不署官爵、而僅録其名、不挙干支、而単記年月、於土人而建、後世假托此碑、恐非古録、質作、

田道碑

器此田道㊀墳

泥破科浴藏鑰擊碑二幹　伝寺水門是実開鎮崇、

之

凡碑　碑陰

碑在陸奥国壮鹿郡石巻蛇田村、享和元年辛酉六月、土人欲墾其田、堀得此碑、

古碑考

案是碑刻概仁徳天皇五十五年記而賈造之、

仙台藩士志士徹字子璞者、作碑考而行世、或
云、是碑諸生参寛与藤殿集相議而造、蓋以補
本土予参政殿田矣、亡徹笑以己、侍臣聞之則
曰以貴建之於祖者、只覆精詳而已、其臆甚可
畏也、碑者收録之何耶、

牛島村碑

高三尺五寸、横一尺七寸、

来迎之釈迦像　一躯
貞観十七乙未天　三月日
法花千部　明王院

武蔵国西葛西牛島村牛御前神祠有碑、其面刻
釈迦之像、碑陰有文曰、来迎之釈迦像一躯、法花
千部、貞観十七乙未天二月日、明王院、夫貞観乙
未、清和天皇御位十七年也、明王院今尚存其地、

古碑考

案此碑以天之年、又見燕沢碑、此依憑之無拠
者、

燕沢村碑

夫日ノ貞宮并尉入定而山打ク又北村山祇界迄
亀元齋虎年後頭矣

弘安第五兌彩云乍武的秋祇二半十法日里末清俊謹撰
奥州宮城郡燕沢郷落有古碑、弘安五年所建也、
長六尺余、径三尺、石面楷行、其文古辞、或離合、僅
不易読焉、安永壬辰秋、仲山仲廷者、探興中之勝
則臨此碑、遂摩之後、乞村文告以損蒐鼓嘗好古
之求、予会予弟村碑、及添私考記文以断之、然其
未由與可得而考也、故穴写行、西有品生河成之
者話予曰、伝聞此碑之由、僧祖一和尚自筆、而示
使托空門子清俊、剋與辞不毛地也、故其文難解
了、実如説故、予因街巷之談、亦不可拘之、伝説必
有以矣、竊想釈祖元者元人也、弘安二年、依北条
時宗邀招東航、同五年、相州開瑞鹿山円覚寺、請
仏光禅師、是元之世祖、　皇和弘安四年
率貔貅三千兵士十万、来寇於九国二島、胡塵
如乱、覆我京畿之驕橫、貴賤之憂懼、似無所措手
足也、於此上下祈、惟有負神祇之保祐而已、神
威不虚、一夜颶風、覆艦元兵、溺死殲十万、積尸如
島如嶼、可践而行、海門為之壅、潮汐塞焉、以神明
不懐此斟、竟吾祝一人、忍乃忍以観之於得免哉
竜哉、即今千百世下考此記、能筆戦慄、堪表懼也

偏象神明之恍惚、総心問贋、烟伝而不可窮、誠神
國之称、不忝哉、元魁雖可憎十万洪爰、見聞之者、
維不幾林、惕仁悯之情、相元本生魁賊之地、寅巽
淵豈同姓同郷、何虞断鴉、悪心邪然、寡背博刷語
猥非之陰謀、不能無悠懼、設密欲諭、憤慨入須之
哉、而手劃古文離合体、以手足陸幽辞之地、背皆
有以忌于上也、孰安五年仲秋、丁霞瀬之小祥、因
以彼筆功終之仏日、樹浮図、如辞類者可窮焉、予
就而成之之一言而背述者、恐有聰断附会、而誹
本来面目欲然、叢中于理苦打破、以伝海弱者、凡
陵谷不朽之誉焉、其漢呂若有知乎、鑒吊古称揚
之赤誠以有顔於九泉之下云尒、天明癸卯秋八
月、豐原藤貞知明識、

豆　古文正字

乀　弗也、入字右傍玆于上

斗　乳斗適、又乖也、

彩　下之有于言郭字、欽一脚、以此例読、則於知为
彰之古之背書也、其人執穀三字不全成、按
志字之天皇大之帝在世御諱久仁皇大台彪
子、此讀之中見乀之旋三字同其際、書仁肯乀
而久亦具其体、設限之之盡、入展字則为國諱
步、書六典而謂有國諱者、皆为字不成、識識法
者攪離断背之、不得止而亦作之欲、釈闡一体
設以、其字擬古旨可奇實、

巳　隷文以字

ノ　背也、入字左傍、離合成入、八陽経曰、ノ乀成入
字典無與而見、故于此、

文　家之五字、

北　5州同、

劉　古文道字、

此
古文訓初也、此字未詳也
古文函字因皆從笑頂作也、然則古文肥字、而
以上、明證温子亦不可從、

麻
古文畝字

乳
古文秋字

年
相次也

頸
頸也、落也、此、初、五、三、獄、而拉、注隨、拉相通、

兕
古文天字、

丈
古文五字、

懷
古文拜字、

夫
以
発語辞、以意也

人直宜從道
人直者不邪曲則其得道也、其音相次也

人正從承殺
人正者從道教令旋帶揭也、自然有道而正焉、
可思然膝明正直者神之德、以而稱歸人之化、
身、正直者道之傳語因、此無乱後拡也、此之觀、
不从訓亦有意、

云
言諱

州
丘斷因成、
州丘者是上毛際前頞也、斷白鬼、者、立墳之成、
石如照蔓、新處、而宮墳樹隅也、今之所域非旧
斷、立十年前鄉民請祇天嶺、於此隅背銘大来
地與之毀字、勤而名今隅面、旧斷有今地之以
此所說親聞於老所于此、

吊
之魂
追悼死亡之魂魄也、

元
前死
元或因名、本前死者、元寇之戰、死有前後也、大
日本史卷六十三、弘安四年六月四日、元兵

倭大軍府十三日大破元兵殺獲千余人是可
謂元前役也、又國名隱諱為韓、意許盾顯露之
意諳也、
次役須矣
元史卷二百八回、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
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余万于
山下、衆議推張百户為主帥、号之曰張總官、聽
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来戰、尽
死餘二三万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尽殺蒙
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閻
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帰、久之
莫青与呉万五者亦逃還、十万之衆、得還者
三人而耳
弘安第五天
皇朝後宇多天皇統御、當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玄默敦牂
爾雅云大歳在壬曰玄黙、在午曰敦牂
仲秋彼岸
梵語波羅蜜、此翻云到彼岸、諭曰、依彼岸作小
善、一切群類、同戒仏云々、

里末清俊謹拜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長者端也、草野里端之謂
塵對叢林之大刹、則為謙辞
碑額刻梵之羅字、以代小浮図、大日諱九字秘
訣云、羅字金剛火大成日輪観、復次訣為観日
月輪、凡夫成仏救速疾莊嚴者、要有此一字矣」
然沢碑志
碑在陸奥国宮城郡燕沢村、額鐫刊相、中刻梵文
羅字、其下有郭、々内五行、々有欄界、其文古字剥
分離、殆為不可読之言、頃塩竈祠官藤冢知明字
子章者作考文、其略云、伝通此碑蓋僧祖元和尚
而自石而建、借名於其弟子清俊也、夫祖元者元
人也、當應北条氏召、以弘安二年来朝、本邦其
五年営円覚寺居之、亦謚仏光禅師、先是元世祖
與師服本邦、邦師遇颶溺死于筑紫、祖元之在
鎌倉也、傳本國之失利、欲祭弔其死、近義有所諱
忌、故作古躰離合之、令其弟子樹、以垂隠僻之地
者乃擬朝市有犯忌之責也、因按大日本史云、弘
安四年六月四日元兵侵大宰府、十三日大破元
兵、殺獲千餘人、元史云、至元十八年八月一日風

破舟、九日之虎等諸將拱坐好松來矣、卉士平十
宋万子山下、衆識推張百戸為主帥、号之曰張總
官、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日本人來戰盡死、
餘二三万、為其虜去、九月定八角島、盡殺蒙古、高
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義行省官
議事不相下、故皆弃軍歸、久之莫青与万五者亦
逃還、十万之衆、得還者三人而已、乃知藤家氏之
言非臆斷也、但其解碑文有不然者、是以予不肯
核本其説、因更釋云、

羅字
在凹形中、大日經九字秘訣云、羅字金剛大大
成日輪觀、又云、若觀日月輪爪、夫成仏、恩按田
相者日輪之象、

夫日
日隷文以字、

ノ
直宜弟劃
ノ音瞥、并從弟字、斷古文適字音導、

乀
京益斗於
乀音弗、亦古文正字、斗音鳩与訓通、於古文教
字、藤知明曰按　從字乎天皇大父皇帝諱久

仁、皇大后諱設子、仁者人也、故分人字作ノ乀
八、陽經云、ノ乀成人、於教數字、蓋欠其一畫者
避於字六典所謂有闕諱者為字不成是也、恩
按是抑韻文、適教古叶韻、
言人正直則宜有益於所教而導也、所欲使元
者正直而受教導也、

?
篆文三字、衰也、

大
止刑土
又与刑同、止古之止字、刑音寸、細切也、小古省
中一畫者墨也、

祇
吊之魂
魂音芸叶下韻字、
砥刈立切瓔如砥平、

元
元崩虎
崩古前字、虎古死字、

与
後頌矣
与音宝、説文云、相次也、六書正譌云、从七从十、
十人相比会意、頌音拡、視頌叶韻、
元始也、前死者謂同本史而謂六月十三日殺

者、後願者謂亡吏亦謂、八月七日後彼者今年
以其小祥忌作墓祭之始於六月十三日前者
之死日相比、彼岸後至八月二十日彼岸日
終也、

弘安第五癸
又古之五字元古文天字、此後字多記御年号、
云戰彰祥
彰即顯字、爾雅云、大歲在壬曰玄戰、在午曰敦
牂

仲秋二十日彼岸終
此祭墳終之日也、梵語波羅蜜、此翻到彼岸論
云、依彼岸作小善、一切群類自然成仏云々、

里未清後謹撰
撰古文釋字、里未謂閭里之末也、或云、里未元
人姓也、又云未恐未誤、未見和訓通疑里見氏、
藤知明曰、今之兆域非田雕、五十年前、里民請
釈天嶺、題大乗妙典之數字於碑陰、且移于今地、
田雕在今地之北、此事観聞村老云

古碑考
案碑文隱晦難読、疑亦藤家氏之所贋造、故為
奇僻之語、且作考文、以欺世人耳、然是碑膾炙
人口久矣、二家之説、亦互有異同、故并載之、以
為附録、然推前術求之、弘安五年、積年五百四
十〇年、中積一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〇日八七
二一三二、天正冬至初日二九三七四三九、記
日一日、積日一十九万七千二百三十一日、首
朔二十七日三七三九三五七四、所置首朔、加
八朔策、加気日、六次得八月朔二十四日六一
八六〇七九、又置天正冬至、加歳実四分之三、六
次得秋分三十四日二二五五一〇七五、即起
二十四日戊子朔、數至三十四日戊戌、凡十日、
則秋分在八月十日、彼岸当始八日終十四日
雖有平実之差而大概不過如是、是碑何以云
八月二十日彼岸乎、想藤家氏不悟暦法、故妄
意以為彼岸在二十日前後、竟致此齟齬耳、噫
此一法、可以看破是碑之妄作矣、

秋津氏碑
按非違使別当参議、文屋秋津公
秋津城主文屋姓秋津帯刀守清卿
碑在大和國吉野郡下市村、蓋永正中守清子孫

而建也、今下市村有秋津十郎右エ門者、藏其家
牒、
檢非違使別當參議文室秋津公
以上有字碣石斷折、不可復知焉、意者必乃祖
字也、文屋秋津、其先出大納言從二位智努王
智努王者、天武天皇第四皇子長親王長子、
天平勝寶四年、賜文屋眞人姓、智努子熱三等
從四位下大原、延曆十一年賜三諸朝臣姓、大
原子爲參議、正四位下左大辨文屋秋津、淳和
天皇天長十年、始置檢非違使、以秋津爲別當、
故以職以秋津爲推薦、仁明天皇承和九年七
七月、伴健岑橘逸勢等、欲以淳和皇子恒貞親
王即帝位、秋津與其謀、事發覺、左降出雲員外
守、十年三月十七日薨、初以封秋津縣、故以爲
名、
秋津城主文屋姓秋津帶刀守清卿
以上亦有字、蓋中興字也、今失中字、僅存興字、
守清者秋津守吉孫也、自秋津至守吉、其家失
譜、不知歷幾世焉、守吉子有修守者、以帶刀守
清父也、永正十六年、根來寺首僧者、皆爲修守

作記、其文曰、左エ門大郎保守、重姓秋津氏、起
於參議文室秋津、秋津人皇五十三代淳和天
皇之臣、其官至參議、封和州吉野郡秋津縣、
故其後徹而住于縣者、以秋津爲氏、而顯其七
也、縣民最敬秋津氏之德、而從其命令、以故人
皇九十五代後醍醐天皇建章之日、請秋津守
吉興親而爲藩臣、護文有十六葉裡翦、故其孫
相伝爲秋津氏之後也、語至左エ門大郎將度
秋津城善將其民、而燒家党、事詳于家存之中
也、方今其嫡帶刀公、其季兆于蘭、且令宋爲其
大父畫像之記、故今卒記其本末於此耳、
吉野寺、
案智奴王長親王第二子、兄爲栗栖王、號記三
天平勝寶五年十月甲戌、中務卿從三位栗栖
王薨是也、以智努王爲長親王長子誤、大原
王有二子、長綿戸王、次秋津、見紹運錄、續後記
云、承和十年三月丙辰、出雲權守正四位下文
室朝臣秋津卒、大納言正二位智努王之孫、從
四位下熱三等大原之第四子也、此以秋津爲
第四子、與紹運錄不同、未詳孰是、以上諸碑皆

緣鐵家之所不收錄、故附記于末焉、其餘釋空
海益田池碑、日光山碑、並載性靈集、益田池碑
今唯存數石而已、日光山碑、則原碑不知所在、
今建于中禪寺者、以淨法王命大夫菊田備前
守所置、鎸性靈集所載于銅版、貼之碑面、蓋亦
以後之物、不足珍賞焉

皇朝金石編卷之四終

佐藤平次郎 編

明治碑文集

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佐藤氏鉛活字本

據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
佐藤氏鉛活字本影印

聚亭蒲生先生閲

明治碑文集

晴耕雨讀齋藏版

高詞

明治碑文集 [illegible] 一

佐藤氏藏版

明治碑文集　從一位公爵三條實美公題額　二　佐藤氏藏版

娩

皇

明治碑文集　從一位公爵三條實美公題額　三　佐藤氏藏版

墳

明治戊子春日
實美題

人間踏盡
三峰去天
下秋從一
葉來

乃恭

明治碑文集 [illegible] 佐藤氏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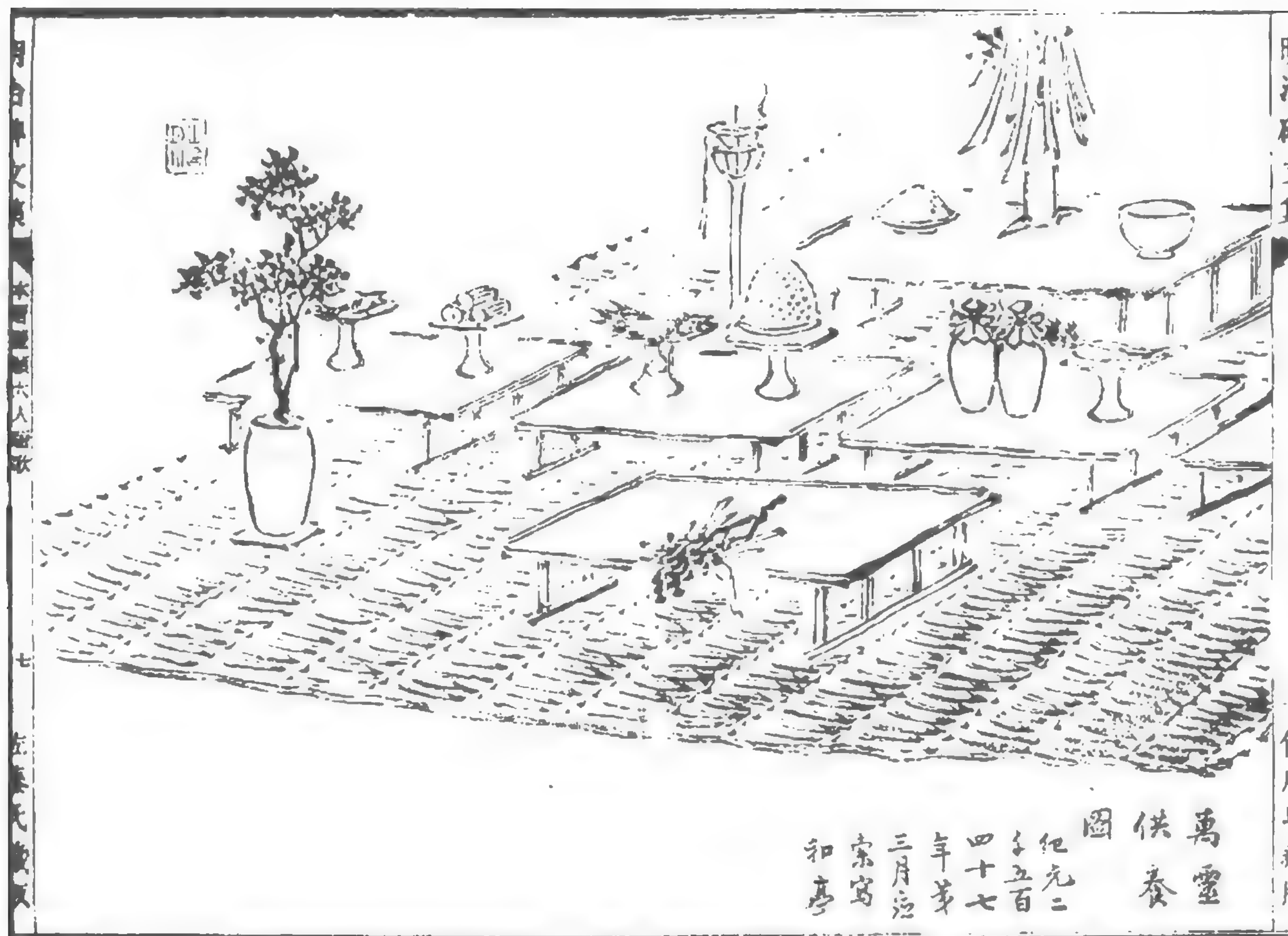
題辭

昔有杜元凱立碑峴山上
陵谷慮有変一碑沉波浪
人生如暁夢飄瞥何足仗
區々恋功名此意亦可諒
試上古邱壟孰為將與相
蒼蘚封白石寂寞無人訪
礪角老牛卧敲火牧童唱
空烟含夕陽山河添惆悵
有此碑文集不煩僦車兩
訪尋走天下艱苦閲萬状
今人坐一室煖爐圍絳帳
潑乳試新茶功名較瑜亮

敬宇中村正直

[illegible]
人のなさけを[illegible]

[illegible]三郎書



明治碑文集序

秦皇焚書自知文字之不可恃也而刻石於嶧山何也蓋謂碑石可恃歟杜預刻石為二碑紀其勳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是謂陵谷有變而碑石不湮滅也夫聖賢之道德事業炳炳若星巍巍如山嶽萬世

不朽者非因碑文而傳之人或偷名勒之金石無益也是以傳堯禹之功不在崆峒山中之碑碣唐憲宗建平淮西碑不詳李愬功石烈士怨什之憲宗命段文昌改作之碑石何足恃哉然則碑文可廢耶曰不可也夫觀各國治亂興敗莫善於史而

史有筆削有褒貶筆削褒貶如
仲尼則可否則顛倒是非汩亂
事實失誤後世不如碑文之述徳
紀功隷於實録也故歐陽公收集
漢魏已來碑文以爲可以正史傳闕
漏洵卓論也碑文決不可廢也陸
中佐藤氏將刻明治碑文迺寄出

屬余序之余雖未覩其全文得
窺其目録凡維新以後所建各地
碑文大概收之其人則國家之勳
而其撰文者皆當今泰斗余
於是嘆曰此編可以補明治文明
史其文可以爲金石模範余也雖
死無可碑之功而得繋名於諸公

碑文之末幸矣於是乎序明治
廿一年六月高鍋驛次
從四位秋月種樹撰
從四位金井之恭書

鐫金刊石以旌功
德寫碑録碣以成
卷帙　雨田鼓

明治碑文集敘

陸中磐井郡涌津邨佐藤子廉手錄明治紀元以還金石文名曰明治碑文集囑敘于余余閱之蓋隨得隨錄裒然成卷自中興元勳碩輔鉅公以至貞婦義僕奇行異能之士及名勝舊跡道路開鑿土木記凡刻金石者

莫不載亦可以供史傳地志之材料可不謂良書哉昔者晉將作大匠陳勰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實是為金石學之祖吾邦金石文之行莫盛於明治聖代而編集之者莫先於子廉其所編集行將駕陳勰焉何其志之盛也雖然元次山不云乎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於戲如明治中興則可謂盛德大業歟而所謂老於文學者海内其歟能幾何余不能無憾於此集也子鷹慧眼其亦自知之故不曰選而曰集明治二十三年天長節後一日褧亭蒲生重章撰

大城成瀬温書

自序

錦衣玉食、極富貴立廟堂、而無功于一世者、謂之尸位矣、良田美宅、積貨財豪鄉里、而碌々乎兩間者、謂之素餐矣、尸位素餐、神譏人怨、而知此二者可愧、而不成一事、則無勇也、大丈夫不以言見用于世、則當以行立于世、不然舉人美以標于世、是余之志也、夫輓近異行奇蹟之人物、陸續見新史、卓言偉論、在人耳目、余輩草莽一書生、何敢望之、但余之嗜好在書史、不能自止、顧世雖有紀傳譜牒、而未見純錄維新以來碑銘者、洵爲可惜、於是積年累月、黽勉拮据、終成此編、是乃余之所以表報國之微衷、以免乎尸素之譏、抑亦嗜昌歜羊棗之類也耳矣、

明治廿四年辛卯春二月　佐藤平次郎識

明治碑文集目錄

卷一

明治碑文集　目錄　一　佐藤氏藏版

明治碑文集　目錄　二　佐藤氏藏版

卷二

通計七十六篇

明治碑文集卷一

巖手縣　佐藤平太郎　編輯

贈右大臣大久保利通公追悼之碑

成齋　重野安繹

嗚呼。此贈右大臣大久保公殞命之所也。公之在世。身繫天下之安危。天子倚以爲重。一朝變生不測。溘焉長逝。悲夫。自古忠臣烈士。死于非命者何限。然概在喪亂之世授撰之際。乃公則功成名遂。遇國家方隆之運。將享太平之樂。而遽罹此禍。宜乎。九重震悼。天下識與不識。無不惋惜痛歎也。抑。公既以身許國。死生禍福一聽于天。而不悔。而其所施爲。赫々在人耳目。則公雖死乎。猶有不死者存焉。顧距公之薨七年。過此地者杳嗟歎息。往々低徊不能去。故友義故胥謀。建碑于此。以表追悼。亦情之不可已也。公之勳業藏在太史。勒在桓珉。此特記建碑之由。以告來茲。

陸軍中將勳二等贈正三位野津公墓碑

成齋　重野安繹

公諱鎭雄。初稱七左衛門。姓藤原朝臣。以野津爲氏。考諱鎭圭。稱柴介。妣柏木氏。世仕薩摩侯。父祖以上未有顯者。家又極貧。公幼喪怙恃。育於叔父折田氏。爲人勝勇絕倫。膂力兼人。學騎射於藥丸氏。好帶長刀。又學劍技於青山氏。所謂天山流者也。文久癸亥英艦來戰于鹿兒島。公從青山氏守沖小島。敵壘戰甚烈。英艦遂退。推爲此役首功云。先是左衛門督大原公銜　詔赴藩府。公受藩命扈而東下。已至護　詔使卿以備不虞。慶應丁卯藩兵戍京。公爲小隊監軍。進小隊長。明治元年戰于鳥羽有功。遂爲東山道先鋒。戰總野岩陸間。拔宇都宮。白川諸城。攻圍若松。若松降。明年爲大隊長。往討函館逋賊。四年三月。藩貢親兵。公率之上京。七月爲兵部省出仕。遂任陸軍大佐兼兵部權大丞。五年九月任少將。七年二月佐賀人作亂。公爲砲步二兵指揮長官。急赴熊本鎭臺。十九日公與大久保內務卿。搭一艦抵博多。則土人多欲應叛徒者。人人危懼。公建策即日上陸。布陣劃界以守。下令敢入者斬。於是人心始定。土人皆翻志歸順。因用其人以從役。二十一日向佐賀。而發。賊望風遁走。未出旬日而亂平。戰畢　天子遣侍臣慰勞賜酒肴。後又被召至京。　手詔褒公戰略。遂　國家自有徵兵之令。其用之於戰則佐賀役爲始。當是時。四方士族侮官兵以謂有事則逃耳。雖文武諸官亦皆心危之。不逞之徒。因相煽惑作亂。而公薩人也。薩士族強天下。西鄉隆盛等方抱不平在鄉里。肥筑人遙應之。公素與隆盛親善。故人或疑公雖將兵戰必不力。而公一意討賊。毅然不回顧發屯營。我兵氣於是大振。而叛人獸奔鳥竄。天下始知徵兵之可用。而　朝威重矣。繼有鹿兒島之亂。公之

戰又尤力。先是公爲熊本鎭臺司令長官。尋轉東京鎭臺司令長官。至是將第一旅團兵。自筑前向肥後。賊圍熊本城。公與諸將援之。大戰于田原坂。對壘五十餘日。終克之。追賊轉戰日向諸所。以至陷鹿兒島。初官軍與賊戰植木敗績。公得報慮賊躡敗兵南出。急發步兵若干。[illegible]迸夜兼行。收敗兵邀擊賊。破之。不使賊出南關一步者公之功也。熊本圍久不解。糧絕士飢。公謂諸隊長曰。城陷在旦夕。而不能之救。九泉之下能無恥同胞乎。於是衆皆奮勵。圍竟得解。公乃以若干大隊守三田井。亘四十餘里。隨機策應。每以寡當衆。不一取敗衄。賊之自日向走鹿兒島。諸軍爭先赴之。公獨徐行出八代。窮搜各所逋竄。俾勿再起。然後抵鹿兒島。公之所慮恒在全軍進止。而不止其所部。故他部或失利。歎惜如己。如己自敗。得捷報則抃躍而喜。如己自勝。恐無貪功求名之意。其用兵不務出奇制勝。而直前奮進。勝氣充滿。敵雖堅必破。然士氣過旺

則務鎮抑之。不使其輕進。此其所以無失敗。其待人跡節測度。不爭細苛。推心信任。故士卒樂爲之用。性又善飲。其在熊本鎮臺。縣下士族來謁者。置酒延接。款若親朋。以消其不平之氣。公去而有神風黨之變。人乃服公之不可及。不止將略也。十年十一月 詔褒佐賀鹿兒島二役之功。敍勳二等。賜旭日重光章及年金六百圓。十一年十一月任中將。十二年十二月敍從四位。十三年 車駕西巡。令公扈從。未發而病作。七月二十二日薨。距其生天保六年九月五日。得年四十有四。 天子震悼。 詔贈正三位。吊賻賜邸。恩例異等。中興以後。武官陞正三位。以公爲始。公外雖潤達。內實謹愨忠愛。其方處事。熟思反覆。中夜不寐。居常戒家人。勿以名位顯達而忘昔時貧賤。俾妻女躬蠶事。殺鐵國中。甚家釀自娛。自西南役還。修第四谷門內。客堂柱楣用田原坂之樹。樹身礮丸亂點如蜂窠。題字其上曰硝害烟雨。觀者想見其苦戰之狀。及疾革。

器忽逆發哀。公命撤蓐。南向拜伏。移蓐呼家人。俱拜畢復蓐。請侍者比至。 還幸疾若遼。必來迎送上。蓋公受恩 忽之命而不果。故悵悵如此。亦可以觀其性度矣。好詠和歌。觸物述懷。有可聽者。集藏于家。公娶大山氏。無子。弟少將道貫君侍疾。從容問後事。公曰。無事可遺托者。少將召道貫君。正容曰。汝爲吾嗣。善視嫂氏及其老母。言不及他。臨終命更新衣。快然如睡而瞑。葬青山墓域。銘曰。

國之良將。朕之忠臣。 天語悼惜。能盡其人。周宣中興。召虎方寂。漢室再造。炎漢翼復。雅頌洋溢。永播金石。猗園旅烟。高揭靈閣。噫公勇武。武而執義。唯順之扶。臨事無貳。以壯 皇猷。以定民志。忠臣良將。唯一非二。

神陽先生神道碑　　一一學人　副島種臣

肥前有神陽先生。此何以稱焉。夫當幕府之強也。天下皆畏其威。而先生常思欽翊之者。以天下皆神武天下。而瓊皇之所締業。故爲臣。強過於主者。立在征伐典。夫幕府者。豈非一征夷大將軍之任乎。一征夷大將軍。而以爲有天下。其臨於海外萬國。則自稱大君。其僭可惡焉。且此時執政者。將軍僕隸而稱諸侯也。其輿臺而稱士大夫。亂名殊甚。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要成天下事。其在正名乎。此神陽先生所以悲憤慷慨也。神陽先生者。名經種。字世德。神陽其號。受業南濠先生。南濠先生者。教授神陽先生。常以古忠臣楠正成。名和。兒島。菊池。新田等節稱之。故神陽先生。精神常在於此。或服其經義邃奧。史學宏涉。文辭卒贍。義異尤茂。此特其緒餘已。非著名分稱節辨正者。以言志。令藏於家。詩文集若干卷。再經回祿。無一遺。近來斟合其流傳于世間人之口碑者。纔得一卷。而尊王抑覇。口氣固自見於其中云。先生妙年。

游江戶昇平學校。爲其舍長。退釋之而漫游天下。思一成赫々落々志。所到多不合。歸而教育生徒。與會米利堅使彼理來。天下開港鎖港論紛起。而朝廷主鎖港說。幕府諸吏。未能誠從之。神陽先生令次弟種臣造京師。言大原三位公曰。何不乘此時一討滅幕府。挽回國家千歲衰運。不亦快乎。然後審評討議開港鎖港可否得失於廟堂上。未晚也。三位曰。何不奏之青蓮院親王殿下。得其所請。殿下者今上肺腑。賢而有行。奏於青蓮院。則伊丹藏人接伴曰。爲假肥前兵幾許也。此事爲有司者所咎。種臣禁閉。有恩神陽先生於閑叟公者。謂其欲甚輕游宦之事。閑叟公使人言神陽先生。汝甚輕游宦之事邪。神陽先生答然。是夫所云甚輕游宦之事。豈以尊朝廷歟。尊朝廷。所以成游宦之義。是重游宦也。非輕也。閑叟公又使人言。汝與我不臣稱者何。神陽先生答。普天率土。莫非王臣。而公閣下夙知茲義。且游於王室。其所卒貌然。將兵除旅要。

知。經種亦居其一也已矣。閑叟公聆踐之。夫種臣禁閑也。閑叟
公嘛意於神陽先生曰。人非怨夫種臣者。夫種臣之交友梅田。頼
等皆已罹慘刑。恐其連累波及。故禁閑之者。實所以生之。汝善視
之。神陽先生容貌魁梧。方面大口。音出如洪鐘。屏障欲爲之振。眼
倖長烱光射人。隆準長耳。脚健日行二十里。曾納高嶺。登降富士
山不披。種臣不肖無似。遂策名王府。借令神陽先生而未死。以輔
佐明治朝廷。其功業當非常觀。惜哉。先生爲人。度量足以容人。識
識足以經綸。勇往足以決斷。信義足以風勵。慈善足以弘被。盖此
悉既行之于鄉黨隣里朋友間。施于國人。故人之欲愛慕甚。俾余
銘之者。將欲其信然昭明較著。有德于邑者傚之後世。先生有知
人之鑒。其係他人得失。故不識。謹按。神陽先生本姓大藏氏。大藏
春實大藏種材。皆仕朝廷。有討賊功。子孫多封肥前筑前筑後間。
其居肥前枝吉者。稱枝吉氏。枝吉種次者。以下總鍋島氏麾下。枝
吉種彰爲南濠先生。神陽先生父也。母木原氏賢。季弟利種。純孝
有名。先生生而端凝。幼而能言。七歲學。習。性强記。比至成人。既稱
宏辯。二十一二。儼然夫子也。夫神陽先生。迹及維新。其道丕顯。故
初未合者。至此大合。則先生一生固无憾者。先生以文政五年五
月二十四日生。以文久二年八月十四日歿。享年四十一。葬于高
傳寺。妻母氏之姪女。亦賢。子數人。先生將歿之夕。悠然拜天子之
所曰。草莽之臣某亦逝矣。銘曰。

我念神陽兮白雲鄉。杳而不見兮心之傷。雖則不見兮先生道
彰。今皇帝維新兮昌。

方谷山田先生墓碣銘

中洲　三島　毅

明治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方谷山田先生病終于備中阿賀郡刑
部之寓。嗣子明遠葬諸其鄉西方村先塋之次。訃至東京。我舊松
山藩主松叟板倉公痛傷不措。手書山田方谷先生墓七大字。賜
明遠。俾表其墓。且命毅曰。先生輔吾盡藩政。其功勞不忍沒。汝
其作銘。毅泣拜曰。毅幼受學于先生。既長承乏藩吏。前後承教者
三十年。固將有所紀述以報恩。況今有公命。豈可以不文辭哉。謹
按先生諱球。字琳卿。稱安五郎。方谷其號。源姓。山田氏。其先駿河
守重英尾張人。元曆中屬源範頼討平氏。以功食于備中二十八
村。因移住西方。九世祖諱重記。天正文祿間。九州及朝鮮之役。從
毛利氏有戰功。迨毛利氏削封歸農。曾祖考諱益昌。祖考諱正芳。
考諱重美。妣西谷氏。先生生而聰明。三四歲能作擘窠字。解句讀。
八九歲入松隱丸川翁塾。受程朱學。兼脩詩文。老輩莫能及。稱爲
神童。有客問曰。兒學問爲何事。先生辟應曰。治國平天下。客愕然。
大喜。成童失怙恃。歸治家務。暇則誦讀弗懈。藩主寬隆公聞之。
給二口糧。充學資。藩賜八口糧。班准中臣從。爲藩學會頭。時年二
十五。居二年。請遊京師。交寺島。鈴木。春日諸儒。遂至江戶。受王學
于一齋佐藤翁。與佐久間象山。鹽谷宕陰等友。相共研精。凡八年
而歸。業大進。賜祿六十石。爲學頭。先生循循教授。闔藩子弟始嚮
學。而遠近生徒亦麋集。家塾恒盈。弘化元年。松叟公以世子監國。
使先生侍讀經史。聽其論說。始知可大用矣。先生素好砲術。因命
受西洋火技于津山天野氏。傳之藩內。亡幾公襲封。首擢先生。掌
度支。革財政。當是時。承歷世宿弊。負債山積。入不支出。先生乃內
省冗費。外諭財主。延償期至十年或五十年。同僚危之曰。異日緩
急。彼不復應需。猶孤城失援。奈之何。先生曰。待援守城。城陷援不
必來。苟孤立死守。援亦將至。決行不顧。後江戶地震。邸舍頹毀。財
主果出金援之。時紙幣濫出。價格大減。先生火其半。乃復原價。更
製新紙。貸部民。大殖物産。轉鬻江戶。以充邸費。於是貯金倍徵入。
兵械殘缺者盡備具。士祿節減者皆復舊。公又使先生兼郡宰。

民政。先生乃絕賄賂。禁奢靡。設鄉校。置府倉。道路險者拓之。川滸塞者疏之。嚴巡吏。練鄉兵。以戒不虞。行之十年。民富俗變。男皆知字講武。兒女不衣帛錦玉。行旅入境者。不問而知爲我民。先是公革藩士弊風。知恥尙儉。攻力文武。及演洋陣。購軍艦。皆先生所贊成。衆論喧囂。風刺萃于一身。先生爲不知。而公益任之不疑。衆亦終服。累加祿百石。任參政。安政中公分遣藩士貧者于要害之地。墾田練兵。先生亦自請就鄉里。督勵親族僮奴。開荒蕪。蓋其此事出于先生建議。故與先之也。當時昌平日久。列國趨奢侈。不知文武爲何事。是以我藩革政之名殊藉藉。四方來觀風者不絕跡。而就先生問理財者最多。文久元年幕府以公爲寺社奉行。先生屈從如江戶。會患咯血歸養。亡何公爲老中。召先生。先生力疾東行。備顧問。大將軍特賜謁。公遂以先生准老臣。是時外夷覬覦。大藩跋扈。而幕政懈惰。群弊百出。先生欲補公有所大益革。執謁者頃。

明山諸公。引接橫井。桂諸士。百方周旋。嘗與一幕吏。論將軍入朝。明君臣大分。吏非之。先生退而慨歎。終夕不寐。又勸公斥姦邪。接忠良。不少。然見否運不可復回。遂謝病致仕。公知其不可留。賜刀慰勞而許之。猶命參藩政大議。既而公從大將軍入朝。復召先生。有所諮。賜將軍所賜馬袴。寵之。留京五旬而歸。公尋罷職。元治元年。征長之役。公爲先鋒。率軍赴廣島。因起先生留守。先生毅然當任。內嚴兵備。外結隣藩。公既凱旋。再任老中。從大將軍于京師。慶應二年。長兵襲倉敷及淺尾。將侵我封疆。老臣迎先生謀之。先生曰。速討之。乃部署藩兵。諸口並進。先生亦自當一口。長兵乃遁走。既而先生應公召。再至京。有所參謀。留月餘。賜短刀遣之。四年冬。大將軍還政于朝廷。公密問善後之策。先生曰。恭順莫貴返政素心。因獻策數事。公容納而衆議沮之。遂致明春伏見之變。獲罪朝廷。是可悲也。居數日。王師來討。而公不在焉。諸士疑其矯詔。欲

拒戰。先生及老臣不可。乃使毅等迎謁鎭撫使。使服謝罪狀。下其書中。有大逆無道四字。先生曰。吾保我公萬無此事。此四字不除。吾將伏刃。毅等因號泣哀訴。鎭撫使爲動容。乃代以輕率、暴動四字。既而公自山崎歸于東京。朝廷使桑山公承先祀。松叟公自爲老中。至此東西奔命。不能藩政者殆十年。而闔境之民恬然安堵于天下騷擾之間者。實先生在內參輔之力也。桑山公之在藩也。亦屢諮先生。應詢民政。時歲饑。公撫恤備至。朝廷賜賞褒之。蓋亦先生與有力焉。先生年老益厭世事。使明遠守田廬。身寓于刑部山中。而四方來問業者。率數百人。備前閑谷黌。岡山藩祖芳烈公所創建。廢弛既久。藩人迎先生再興之。先生歲時往督講。閑谷與蕃山近。山下有熊澤翁宅址。衆築小廬。爲先生遊息之所。先生每到此低徊忘歸。明治九年冬。先生宿痾再發。在藩。會有朝廷再錫爵松叟公之報。欣然起坐曰。百藥療疾。不若聞之之爲快也。荏苒

至明年夏。終不愈。將易簀。命家人陳陽明全集及公所賜短刀。焚香默禱而逝。蓋先生之學得于陽明氏者多。而戀君之情。抵死不已。宜矣公之悼惜不措。有碑文之命也。先生生于文化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三。先配芳原氏。生一女。殤。後配吉井氏。無子。因養弟琰卿子明遠爲嗣。先生既致仕。明遠襲祿。先生別受養老俸。娶某氏。舉一女。嫁矢吹久滿。先亡。先生爲人度量偉。英邁有智略。議論多出人意表。而恭遜以行之。忠誠以貫之。故人皆信服。少壯嗜酒。快飲劇談。往往徹曉而止。遂以此致疾。一意攝養。不手杯者二十年。其克性窒欲。篤於實踐。大抵類此。先生淹博於百無所不讀。讀必精到深詣。多獨得之賾。又邃禪理。其平生投機明進。見理決行。不執滯于物者。蓋有得于此。其詩文主達意。下筆千言立成。隨而散逸。不復留稿。獨有獻策對問國字稿稍將等身。秘不示人。嘗謂毅輩曰。吾論藩事者多行。而至論天下事。則一不行。

他日視此稿知之。嗚呼先生之道。行于一藩。如彼。若行諸天下。其効果何如哉。銘曰。

蒋山突兀。昔擁大賢。方谷深奥。今窆哲人。世異今昔。人則同倫。學宗陸王。志存經濟。備人何幸。共受其恩。惜矣蒋山。末路蹉跌。祝諸方谷。于德有缺。吁戯盛哉。終始完全。斯勒遺績。矜式後昆。

大審院長從三位勳二等玉乃君神道碑

中洲　三島　毅

今上天皇既戡定海内。首制法律。初參用明清。後取於西洋。月韶年華。而實施之訟獄。以秉平衡于萬民之上。我玉乃君之功爲最大。君爲人忠誠而公平。明敏而慎密。勇斷而宏辯。尤長於聽訟折獄。明治戊辰以巖國藩公議人入京。正議讜論。侃侃動衆。大爲木戸廣澤兩公所識拔。己巳假督若松縣民政。尋爲徵士。歴試會計民部兩官判事。任聽訟權正。遷民部少丞。兼大藏少丞。敘從六位。庚午辛未歴任民部權大丞東京府權大參事。遂進司法權大判事。敘正五位。時江戸裁府始廢。冤訟疑獄。悉延滯。君日夜斷辨。遂次平反。而事關外國者。尤爲難處。盖列藩或購兵器。或借軍資。負債於外商者不貲。而藩吏往往託公營私。及藩廢。外商徴求償朝廷。朝廷諭告。他商皆服。而英商強要不已者七事。 朝廷特命君。與英國審官滿念會審數次。滿念一意回護其國民。而君按實綜理。鑿鑿辨論。不假分寸。滿念辭屈意沮。竟以五事歸私債。而二事未決。 朝廷更屬佛國公使審之。一事用君論。而一事猶躊停之。經數年。事始决。 朝廷賜若干金。賞君功。世稱爲明治七難件。既而滿念將歸國。謁君告別曰。吾與子會審。得益多矣。將得寫眞傳子名於國人。從此外人知我有玉乃判事矣。乙亥爲大審院長代理。尋爲眞。敘從四位。當是時。海外貿易益開。滿船衝突之訟起。

開。臨時裁判所。又新政未孚人心。以國事犯罪者。陸續不絶。歴開高等法院。君皆爲其長。審問周密。處刑允當。原被兩服。戊寅與司法大輔兼元老院議官。辛巳敘勳二等。再爲大審院長。 朝廷編纂民法訴訟法治罪法及陸海軍刑法。君皆爲審査委員。盖君夙富洋律。官暇以譯書講之。頗精到。乙酉敘正四位。丙戌敘勅任一等。賜上級俸。其年八月敘從三位。先是數年。君患中風。曰吾死不出三年。然力疾上院。未曾休務。飲食談笑。不異平常。八日夜從容就寢。俄然引刀自頸而斃。家人驚救不及。人皆不知其故。遺書先斃數日。上院整案牘。受俸金而歸。欸曰。殘痾之身。豈可受此厚俸。吁嘆其廉介不屑。尸素偷生。以至於此歟。 今上哀悼。特使賜賻。又賜祭粢金貳千五百圓。年六十有二。葬谷中之阡。君既精法律。又有實歴。凡奉職司法者。有疑則就君而質。故惜之如喪師。爭捐金欲樹大碑于神道。以表遺功。送屬余作銘。余受君知遇尤深。誼不可辭。按君諱世履。字公素。號五瀧。通稱泰吉郎。又東平。十世祖爲桂能登守元澄。子孫世仕周防巖國藩主吉川氏。父稱修助。母桂氏。君以文政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生。幼而穎悟好讀書。五行並下。稍長。受業九華玉乃先生。講經史。兼詩文。儕輩無能及。藩主有恪君。賢明好學。擢爲扈從。藩永中父有故亡命。君因廢士籍。獨與母居。教授童生。然不墜其志。愈刻苦勉學。欲大有爲。藩主特命爲藩校訓導。兼塾長。尋賜五口糧。別起家。君因稱校氏。益奮勵以圖報効。遂上書請遊學京師。執贄贅齋牧氏。究學詩於巖梁川氏。又問文伊勢齋藤拙堂翁。余時在翁門。始締傾蓋之交。會九華先生歿。先生諱淳成。爲藩校養老館督學。無嗣。藩主命君承其後。因冒玉乃氏。方是時。外國窺邊。徵幕府失處置。人心洶洶。君乃與賴三樹。梅田雲濱。僧月性等交。每慷慨論時事。長藩吉田松陰將赴江戸邸。途過君寓曰。方今之策。在一海内人心尊宗 王室以禦外侮。

我藩與主家元有宗支之親尤當相連結而今也或不然此豈非兩家臣子宜用心之急務哉君曰是固我藩士之志也因有所相共經畫而別君在京師五年安政二年學成歸國爲藩校教授兼侍讀尊主張濂洛務經世實用又設家塾舍恒盈英俊輩出君旁好讀西洋譯書尤意兵制校暇自執銃與子弟演習遂建議欲施之一藩藩士往往持異論事不遂行無何出爲阪上撫育方阪上嚴國北方山村總稱而其署在讃前符二十餘村地僻民陋頗稱難治君首勸孝弟戒偷惰拓荒蕪盛與製茶養蠶之業捐年治化大行初吾師方谷山田翁以理財治民有成蹟于中備君慕之來訪會不在就吾號辭其治術且聞翁好讀地方凡例錄購讀研精大有所得後常語人曰吾之於民政私淑於方谷翁者多矣文久中長藩主自江戸歸途過藝國見藩主禮遇殊厚欲諮移時而去於是宗支之親復舊兩藩欣抃相賀而不知君與松陰陰

爲之地也元治中幕府問伐長長防二州戒嚴君乃募農兵自率練之名北門團慶應二年幕兵終臨四境君率團兵守釜原村長兵將進擊幕兵會霖雨淡水暴漲君乃指揮團兵伐松樹造一大橋渡之又親造小舟數十隻備運搬至是大爲用云今農商務大臣井上馨爲長兵北方隊長君分團兵屬之器服其練習有素長藩主亦賜物賞之既而藩主用君參國政君持論頗行藩士無復異言時　王室中興召列藩公議人君膺其選遂大展驥足功名動海內外而其基本立於藩國者世或不知焉君軀幹不甚長而肥大眼光烱然射人音吐鏗鏘如鐘動履端嚴未嘗疾言遽色當事小心戰戰不敢忽細微接人恭遜不放傲卑賤身既居顯要自視如一貧衿勉强尤超人自少至老如一日車中則上亦必手書卷其在院案牘山積閱覽如流猶齎其殘餘數千通歸往往徹曉卒業僚屬問事答辯詳明必援筆作圖條分縷析使人曉然如觀火自奉儉素清白不汚大書揭示聽事曰謝絕請託賄遺以故獲信於人民人民一受其害判雖陷罪無怨之者及薨海內知與不知皆惜之曰失明治大岡矣大岡者越前守忠相享保中以折獄平允著名至今婦孺猶嘖嘖稱之君之爲一世所貴重如此配岡本氏生一男曰一熊就余學漢籍今留學獨國三女長適陸軍中佐鼓包武次適醫師片桐重明次殤孫男女七人銘曰

民之懿懿　強倨弱屈　法術无平　啼聊厥活
虞帝皐陶　周用召伯　神聖出世　其人在職
噫我五龍　今代皐召　外防潜夏　皇威遐耀
內紀姦宄　聖德弘照　三尺在手　持平四隩
受衷偉烈　豎碑大誌　非存僻私　萬民之志

藤陰關藤先生碑

朗廬　阪谷　素

先生名成章字君達藤陰其號備中吉濱人關藤政信第四子初冒石川氏稱淵藏中稱和介後稱文兵衞晚復本姓以號行明治九年十二月廿九日病歿于東京丸山阿部氏邸明日葬于谷中天王寺墓地同國友人阪谷素以遺囑撰其碑文曰嗚呼余知先生先生亦業多可傳者而一以忠以貫之弘化嘉永之際外患紛起內綱弛維人心洶々漸爲潰裂之勢福山藩主阿部正弘君適爲德川氏政府老中首席專任其憂先是水戸景山公以德川氏親藩夙負重望爲邪險所中嚴譴幽閉先生首以解主謗爲任以爲公不出亦不可爲密交水藩名士商量處置而外爲不知拒躁暴之徒公感其悃誠數託人賜愛玩先生一切不受曰寡君待罪於老中而公負重望解公疑則所以減寡君之罪和介唯知有寡君不敢貳於公既公出爲顧問而日一變然猶爭之餘外患將乘之群議沸騰枝梧排斥事似跋疐先生斡旋其間萬變非

歸一誠。幾度無卒。正弘君卒。景山公亦薨。先生不關事務。而時勢亦不可支。先生歸住福山。以爲明名義保主家。是藩士之任也。因與同志謀明其說。會嗣主正教君卒。正方君繼立。齡十有餘。老臣議以先生爲傅。時海內騷然。忌疑其測。先生奉幼主。于京。于江戶。于征長二役。朝覲守衛聘問軍陣。進薇奔命。概無寧日。而主君又病篤。先生苦心備至。慶應三年十月。德川氏奉還大政。而政體形勢未定。明治元年正月。伏水之變發也。王師討德川氏。役藩兵勤王。以阿部氏爲德川氏舊姻。路次卒圍福山城。時正方君卒未葬。而變起忽卒。先生馳入城先議。極巨彈洞其室者二。銃發如雷雹。先生與諸老臣制壯士。不動。分出諸門。衣術不甲。直衝飛丸。入敵軍。往復辯論。遂明名義。確立誓約。更與老臣議。迎今主正桓君於藝藩立之。於是世益知福山藩石川文兵衛之重矣。然先生平生事終始逃避自蔽。泯然如不關爲者。故雖故人子弟往々不及

知其實。是不可以不表也。先生天保十四年齡三十六。初以儒釋褐。而後累遷。宿侍君側。奉顧問。時兼度支。終任執政。進秩二百石。凡新進登用。稱職議紛與。宿習慨然。先生則每一進。同藩以爲已晚矣。音如出一口。其忠厚乎于人可知矣。爲執政。未幾。辭官致仕。將老於舊里。會廢藩命下。正桓君例以華族移住東京。而家制不定。衆以爲非招先生不可。強以賓師委重。先生弗得辭。曰假骨宜有宿緣於東地歟。便復移家。經理盡一。更選人授之。絕交閑居。賦詩自樂。及時壽七十。先生幼依石川氏。初冒石川氏。然無繼嗣之義。特思其恩。厚撫遺族。養石塚氏之子。故爲承其祀。去年四月。以陸軍大尉戰死于肥後者是也。配綏川氏。先歿。有二男。長曰政太郎。成立受讓繼家。不幸早世。次子亦先夭。似天有嗇於先生。然一女適內藤氏之子成緒。夫妻携來承後。今以學術仕于東京府。是可以慰也。先生初從學賴山陽。中年歸力經業。作文長敘述。下筆洋々千言。皆條達明暢。爲藩主筆述者。亡慮數千紙。皆不傳稿。所著有詩書筆記。杜詩偶評。說文章軌範筆記。奉正弘君命。跋涉東西蝦夷。探樺太擇捉諸島。著蝦夷日錄。蝦夷紀行。其他詩文若干卷。皆爲多務未脫稿。且以數騁徙爲海運湮沒者亦多。其在山陽歿已以消皆屬懇重於師友間。每有事皆曰。託淵藏。山陽之著日本政記也。論成而敘事未完。歿。及託先生。先生潛心補潤。編爲全書。然後傳世。今盛行傳誦者是也。先生軀幹短小。容溫氣和。或犯之不爭。胸襟脫灑。好以諧謔戲笑。遊。處弱若病。又善權難。期必死者數矣。而不少撓折。每當大事。毅然必盡其道。然亦處之若無嬌激之態。謹慎周密。一點不遺漏。其事萬端。大小難易不同。而所謂以忠厚貫之者。終始如一。銘曰。

古備之國　第一流人
文有愧人　人無愧文

東京府知事松田君墓表　　成齋　重野安繹

明治十一年。召府縣長官。議地方事。松田君道之。爲其幹事。十三年復召集。君又爲幹事長。兩會所議郡區町村編制法。府縣會規則。地方稅則事。係創設。疑難紛紛。君疏辨明白。議者皆屬。余在傍聽之列。心竊題之。先是君令滋賀縣。會　朝廷徵府縣史。君奉命撰上。例則一定。記載詳悉。余在史館。披閱四方所上。其體制得宜者。以滋賀縣及京都府等爲最。余與君交晚。知其材幹超衆。實由是二事。今將表其墓。先言之而後及其他。君以明治元年閏四月二日。爲徵士。任內國事務局權判事。無幾爲京都府判事。尋爲其大參事。當是時。百度草創。府務日殷。一切公案訟獄事。君負任之。裁決如流。與謀於小御所。悉勞。賜物。陞滋賀縣令。君首設議事場。使里正及豪族衆議聽郡民諧塲陳意見。在縣四年。轉內務大丞

兼戸籍頭。補地租改正事務局出仕。後兼一等法制官。追官制改。任內務大書記官兼太政官大書記官。尋爲東京府知事。進敕任。敍正五位。君之在滋賀縣。特用心於租税。欲改地租正諸税名義。歷延議者之。大久保內務卿總裁改租事。知君可任用也。委以一切事務。又引置于內局。以預樞要。君於是得展其才力。凡文書經內局者一一點檢。記其大旨。臨案指示辨論不差分毫。其有異見者。朱書貼箋。召主者。分疏當否。必盡其蘊奧。使主者意解心服。而後改删修正之。大久保卿之經營內治。君參贊之力居多。大久保卿歿。伊藤卿繼之。亦深知君能識會之典。二卿乃命君幹其事。自起草至結案。君皆與焉。初君官內務省。有琉球藩之事。君奉命南航者三。琉球地形懸隔。民俗頑固。泥舊例。憚變更。凡所論令依違遁避以爲常。君燭其情弊。排難破陋。斷然決行。而一切偶遏御不受。遂宣廢藩置縣之 詔。使尙泰父子東上貢于京。賞勞敍勳三

等。賜物。地租改正事畢。又賜物賞其勞。君既爲府知事。越數日日本橋區火。延燒六千五百餘戶。死傷七十八人。君慨然太息曰。府政可更張者多矣。然一朝之變。灰燼千萬戶。家產蕩盡。及人命。而府廳不能豫防之。是豈容一日緩乎哉。即日草豫防方法。付府會議之。君又以爲欲防火災。不可不定屋制。乃於日本橋京橋神田三區內。規畫防火線路。其當線路者。必用磚室土藏石室。三區及麴町區新營造者。不得用茅茨木片等葺屋。其現在家屋不中制者。拉使限年改修。既又以爲是猶不過拯現在形勢耳。東京全國之首府。宜劃定中央市區。開港灣以築互市。既盛乃著意見。且設委員以議其方法。東京之爲地廣袤四里。街衢一千三百餘。道路狹隘。家屋無定制。賤民細戶雜居其間。放火竊盜經德幕府二百餘年。極防禦力而不能遏。君因建此大策。期成功於數百年之後。規模宏遠可以觀其經世之才矣。君又以府下暗溝之要於民生也。欲埋鐵管。設溜水池。事未及施而歿。君自發疾已一年。身體日羸。井上參議暨諸親友勸告暇攝養。君曰。事務方劇。非乞暇之時。吾將斃而後已。前歿一月。始就蓐。諸公往視之。君在蓐談論政務。不知病之在體。以至易簀。蓋君之任事恪勤。其天性然也。君諱道之。字世忠。稱俊藏。後更入之進。又正人。因幡人。生父曰久保市郎兵衞君。母淺越氏。七歲失怙。爲木下主計君養子。松田市太夫君乞以爲已嗣。幼聰悟。屹如大人。嬉戲爲軍陣。以主將自任。決不爲卒伍。入藩學讀書。年十七遊學後。入廣瀨淡窓門。四年而還。松田氏者。北條氏政臣某之裔。來備前爲藩老臣鵜殿氏。其子某從鵜殿氏。從因幡。世居其邑浦富。至市太夫。君爲其家宰。始徙鳥取。君襲職。浦富田後兩村爭訟積年不決。君裁判之。兩村感悟立誓勿復爭。文久元治之際。國勢一變。君赴京師。探偵事情。廣與天下志士交通。君以陪臣。毅然維持本藩正議。本藩嘗會在京諸藩士於

東山一樓。議長州處置之事。君爲發議者。辨論動一座。遂銜藩命使長州。長侯賜腰刀馬代。使久坂元瑞供抵京。慶應丁卯擢列本藩士籍。爲馬廻。家祿二百石。其明年爲徵士。君生天保十年五月十二日。歿明治十五年七月六日。年四十有四。病革 天子遣侍醫診之。君正服奉迎感泣受診。 敕賞其積勞。敍從四位。賜賻。葬如例。又以特旨。賜金五千圓於遺族。葬府下青山墓域。室波鶴子。舊主鵜殿氏女。舉一女夭。以和田邦之介二子信敬爲嗣。照子次郎別成家。君無他嗜好。獨喜觀劇場。余亦同好。時時共往觀。君輒論其腳色。粲然有條理。余戲之曰。君之觀劇殆與臨議會相似。豈可專以條理論邪。君笑之。然察君之意。蓋亦欲改正院戲以移風俗。資府治爲耳矣。府會議員等。思君功德。將醵金建碑。事聞敕賜金百圓。諸子遂屬文余。乃撰狀銓敍表於墓道。

故長岡藩總督河井君碑　　中洲　三島　毅

安政己未秋長岡河井君來我松山。就先師方谷山田先生請從學。先生方柄用。以不暇教授辭之。君曰。吾欲學先生作用。非區區質經問文。先生偉其言許之。余因得納交。深信其人倜儻他日必有所爲。既而海內多故。遂及戊辰之變。君抗王師戰死。余聞之驚歎。知其事必出不獲已而悲其才有所不盡也。頃者君故舊相謀。將樹碑表墓。徵余銘。余嘗識不可辭。乃據狀叙之曰。君諱秋義。稱繼之助。河井氏。其宅有香松。因號蒼龍窟。世仕長岡藩主牧野氏。考諱秋紀。妣長谷川氏。文政十年正月元旦生君。君幼豪放不勉學。將學騎。疾驅狂奔。不從師範。師叱下之。君不屈曰。騎知馳與止足矣。其不受人羈絆往往如此。稍長折節讀書。然不修章句訓詁。唯解大意。至會心處。反覆朗誦。終身不忘。常以經世自期。武術獨好砲。鍛鍊自得。命中如神。年二十五始遊江戶。執贄齋藤拙堂翁及古賀謹堂佐久間象山諸氏之門。會米艦來浦賀。乞互市。德川幕府處之失宜。海內騷然。藩主擢君爲參政局。路藩有所計畫。而執政不容。遂辭職。自業田圃。募驍勇。令東上衛藩邸。尋欲自發。執政不許。欲學蘭書知外情。有故不果。安政戊午考致仕。襲其祿一百二十石。此年再遊江戶。翌年遊關西。從山田先生于備中。凡一年。深服之。嘗顧余曰。吾歷事諸大家。不知其學何如。至活用學業。則莫我方谷先生若焉。遂遊長崎。接洋人。探外情而歸。此行君所得益多云。文久中藩主爲幕老。召君爲公用人。君知時勢不可爲。勸主辭職。不用。乃自辭歸藩。主亦尋罷。君自此屏文墨。耽奕棋。或豪遊觸藩禁。蓋皆由憤世之餘也。時幕府興伐長之役。君竊歎曰。恐吹毛求疵。啓患。乙丑夏刈羽郡民嘯集。將迫城下。藩主命君鎮之。君從十字。捨單身入衆中。懇諭。諭事理。曉諭擊曰。汝等不從。先殺我而後進。我亦擇捨當之。衆相顧逡巡。遂謝罪而散。執政始

知君才可用。此冬任郡奉行。尋兼町奉行。遂自參政陞執政。前後多所改革。裁冗役。廢妓館。除信濃川船稅。改士祿。使上下無大差。抑閥閱。戒奢侈。獎文武。賞罰嚴明。令行禁止。士氣大振。又長理財。從政僅二年。府庫充盈得焉。丁卯冬大將軍還政朝廷。藩納之。難幕府。君奉藩主西上。上書論其不可。不報。先伏見役二日。陳德川氏止出兵。亦不聽。歎曰。時乎命乎。海內自此亂。不若退撫封民。東軍果敗績。君隨主自關還江戶。撤藩邸。歸長岡。明治戊辰三月也。閏四月薩長諸藩奉勅征奧羽。一軍自越後進。會桑諸藩出兵防之。遂迫長岡。其僚力君峻拒之。自守封疆以待。征東監軍來駐小千谷。乃擁強兵。身穿禮服。單騎馳詣曰。今日是何時。外國窺伺邊。而內戰自弊之爲。願使我藩自守養民。爲他日報効。監軍深疑其與奧羽懷二。一坐夜。終不聽。乃歸會同志謀曰。吾今自刎謝附首級。以三萬金以獻王師。以表赤心。則長岡或免矣。衆不可。時王師既侵略封內。君乃憤然決意曰。我恭順不敢抗拒。而彼來虐無辜之民。是盜賊耳。非王師也。可不禦乎。藩主乃以君爲藩兵總督。始與會桑共據榎嶺。防戰十晝夜。王師不能進。別遣一軍襲長岡。五月十九日城遂陷。藩主逃會津。君聚散兵于加茂。奧羽諸藩兵亦來會。遂進擊王師于今町。走之。兵氣頗振。乃徙牙營于見附。王師既據長岡。五築胸壁。連亘十數里。橫斷北越。日夜砲戰。勝敗不決者五十餘日。城北有大澤。曰八町。會長霖漲水汎濫。王師懈警備。君圖暗襲。使人夜夜測水深。且架棧藏葦間。而隱押山中。爲不知。豫定部署。畜焰材。七月廿四日。水減棧成。乃報之奧羽兵。自率死士四百。冒夜徑澤。入面放火。鼓噪攻城。城兵狼狽。不戰而潰。比天明。全復長岡。適王師亦期此日。大舉衝我牙營。我衆精兵于見附。頓城中烟焰。誤認反戰。我兵當之頗困。君乃馳援。飛丸中左膝。骨碎。不能復指揮。而奧羽兵自背破王師入城。王師四散。退設

且外。然城兵聞君重傷。氣大沮喪。既而王師攻敗賊殘。廿九日四面來攻。城再陷。王師曰此賊殿進會津。所向無前。世謂君而不傷東北平定不知我幾歲月或然。君病傷會津山中。不癒。以八月十六日歿。歲四十二。從者火化之。葬建福寺。後移葬長岡榮涼寺先塋。配椰野氏。無子。以甥孫茂樹承祀。君大顱方面。眉秀而眼凸。爛爛如電。或怒決。眥人不能仰視。天資英敏明決。一見洞人肺肝。拚姦僞。不避險貲。愛忠貞不遇卑賤。自待尤厚。不顧死生。不問毀譽。事期必成。而措置緩密。克耐艱苦。討論爽快。能辨析是非。一幽居服。平生每誦李忠定王文成之文。李集其所手寫。象山氏題簽之。王集方谷先生所藏。君請得之。蓋嘗其實涉經世也。君夙慕我邦無海軍。一日先生召余輩。論時務。君曰。秋藩得志。師國用。購大艦。任越海一方鄉假及為執政。果有所備採云。夫長岡一小藩已。而自任如此。何其抱志之大。愛國之深也。不幸不死于外寇。而死于內難。是余所以深為國家悲之也。銘曰。

愛國識籌　忠定奚耻　學儒善戰　文成惟似
時乎不幸　遭此亂離　唯護民已　何避躬危
唯防賊已　何犯王威　確確心事　天知地知

桂陰棚谷先生暨繼配久貝氏墓表

愛江　川田　剛

曩者先師藤森子坐黨議論死。余撰之表其墓。刺墓府失政。蹈史皆觀。欲倒表間。衆人皆笑。余直筆犯忌諱。獨棚谷先生稱揚不置。曰。子不誣。實豈有憾。然異日幸作吾墓表。以傳信後世。今二十餘年。言猶在耳。而先生則逝矣。余雖不文。寧可負諾於地下乎哉。先生諱元善。字元卿。一字善庵。別號桂陰。又號陽又天香齋。棚谷其氏。世仕笠間藩。王父諱衡。字維德。善醫兼通儒術。娶小峰氏。無子。養若松氏之子諱諒字喬庵。為嗣。妻以女弟。先生其長子也。幼敏穎。受業家塾。塾師見其范增趙蹤歎曰。此兒必成大器。甫踰冠師事朝川善庵。後與藤田藤森二老。游講經史。作詞章。策時務。辯擧漸與諸侯相為待遇。兼備顧問。文久中。移家江戶。貧甚。然不肯售技貪財。唯詩之耽。是時邊警方午。海內多故。而二老既亡。雖有皆宿。所見不合。顧延余為忘年友。每一篇成。輒求評論。余辭以不解詩。先生笑曰。予非所謂詩人。其不解即所以深解也。今夫風雲月露。字彫句琢。與國家病痒無涉。則何用詩為。乃取激之音調悲愴。若有股慄。未幾天下果亂。東西馳驅不相見者數歲。中興初起大學於東京。余拜博士。先生亦見徵。稱病不就。明年奉　命。集錄本邦漢土古今醫方。編又辭之。杜門著纂國史撮要十六卷。屬余作序。其書起開闢至今世。上下數千歲。政治隆替。制度沿革。歷々指掌。學者傳誦。府縣學校採以授生徒。先生初娶渡邊氏。生一男三女。前先歿。繼娶水戶藩士久貝正則之女。諱藤子。有婦道。善事先生。先生消脂霞立。善飲善談。客至置酒。不論晝夜。而中饋每不告乏。帑一女。鍾愛。為擇嫁。偶嫁之島原藩士丸山君作樂。作樂慨慨愛國。罹吏議。錮於長崎縣獄。女欲往問消息。先生憫之。遂挈家西徙。縣學生員聞先生名。禮招聽講。強先生作縣學記長崎竹技鄭寄請評。既而作樂遇赦同歸東京。乃欲相訪話舊。在再涉歲。忽得訃音。哀夫先生以明治十五年十月六日歿。距其生文化十年閏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久貝氏先半歲歿於同年五月十八日。距其生文政二年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四。合葬青山南町之塋。嫠子恆義持狀來。衛涙嗚以徵文。蓋先生天賦俊邁夙欽古烈士之風。為留終世。非其志。所著三德非質銅研沒餘天香齋集。往々見微志。而平生言行亦多可傳者。特以其鍊墩燧故所爭止於此。

郁上佛山先生墓碑銘

船山草場廉

自古郡守縣令。有功德于民者。民思慕之不已。至於建生祠而祭之焉。門人子弟慕其師而有生墓。吾未之聞也。予今於佛山先生見之矣。可以想見先生之德之盛也。先生名剛。字大有。初稱健平。更彥左衛門。晚稱潜藏。考諱盛之。妣平石氏。先生以文化七年甲子十月廿五日生。其先出于武田信玄之裔福光義輝者。元和中義輝自甲斐來住于豐前京都郡稗田村。六世祖某無子。以企救郡小森村人郁上盛光者為嗣。遂冒郁上氏。郁上氏出於伊豫河野通信云。自此其後。世業農。任里正或大里正。至先生分產別成一家。以儒為業。年甫十五。從學北筑原古處翁。遂漫遊四方。與名家碩儒交。而無復常師也。天保乙未。年二十六。歸鄉開塾。從游者日進。當今已至千五百餘人矣云。先生學術醇正。事親純孝。恭謙下人。不甚勢利。好詩如命。中年詩名已藉海內。其詩已梓行于世者若干編。其詩之精妙巧緻。諸家之評備矣。予不復贅也。明治戊辰當藩主小笠原侯。夙聞先生為人。乃擢列士班。給祿若干。欲為督學。先生以老病辭不就。配安廣氏先歿。有五女無子。三女皆嫁。繼室以宇都宮氏及岩谷氏。並皆無子。以兄義曉子義治為嗣。游學于南紀。而客死。嗣以弟貫次子恭。恭游于廉塾。有年。其文章行儀。可以克家也。門人謀生墓也。介恭乞廉文。廉末學晚生。非敢所當。唯廉之於先生。夙辱通家之誼。勢不可辭也。乃就恭之所狀記述之。并繫以銘。銘曰

峽有老虎　耽視負嵎　週孫涉海　豐山之居
中世嗣絕　代與有人　亦出名族　南朝遺民
耿斂瓣迹　鄉閭歸仁　乃至先生　以文代武
不朽千秋　名垂海宇　蔚乎其文　豹皮勝虎

故水戶藩留守物頭格石河君墓碑銘

獎江川田剛

君諱幹忠。字公恕。通稱德五郎。別號操齋。系出自常陸大掾平國香。國香七世孫家幹。居本州那珂郡石河。稱石河二郎。七傳至成幹時。源守府大將軍源賴信。赴任過常陸。為賊兵所沮。成幹率族人力戰敗之。卒其舊史。後十四世曰與幹。仕水戶藩主威公。君其六世孫也。曾王父諱幹遐。王父諱幹貞。父諱幹常。母伴氏。君少有志操。兼通文武二道。文政中哀公疾病。繼嗣未定。衆屬望介弟敬山公子。當路或忌其英明。陰持異議。君與二三同志。侃々爭辨折之。及公薨。遺命傳國公子。是為烈公。公既立。欲大有為。首改舊制。四分封內。君為武茂郡宰。以管其西部。藤田彪川瀨教德吉成信貞管東南北三部。彪即世所稱東湖先生者也。時俗吏與近習結黨。上下壅蔽。政令阻格。公憂之。特召君及教德於江戶邸。詢以革弊方法。教德抗論忤旨。君繼進言。公怫然拂衣起。君率術極諫。公乃大併擢用彪及戶田忠敬。參樞機。明賞罰。紀綱一新。君感激忘身奉公。正風俗更犯法。免職居無何。起為勘定奉行。還宰北部。檢田均賦。窮困翕然。號為廉能。公將修邊備。鑄巨礮。總甲兵。忌者或譏之幕府。弘化元年。有命使公退老傳國世子。諸用事者獲譴斥黜。君亦投閑為寄合。於是君與公密書往復。又潛至江戶。與諸藩名士交。百方周旋謀。伸公冤。會米利堅船來求互市。物情騷然。僉曰非公無以鎮之。幕府起公參軍國大事。公乃用君為奧右筆頭取。而忠敬彪等亦相繼復職。是時　天子[illegible]。敕急攘夷。而幕議陰持和好。公與東西乖離。或生變。欲使君西上。有所獻替。憫其年老。難言之。君奮請往。曰臣願此選。死有餘榮矣。公大喜。公姊適前關白鷹司公。稱北政所。乃以君充政所長史。給祿百五

十石。班留守物頭格。臨發手解其佩刀贈之、君至京師。納交公卿。特受知於三條内大臣。名遂。　寔聽。安政四年七月十六日病沒。年六十有二。公惋惜不已。追賞其功。加賜祿五十石。初君與忠敬彪協心共事。號爲水戶藩三英。三英既歿。未幾　朝議欲特勅藩主攘外寇。幷與幕旨齟齬。禍機激發。志士仁人。一網打盡。於是世始知君謀謨有力。而益服公知人之明也。君長不踰中人。好佩大劍。曰遠祖百戰報國。吾恐墜家聲。其修身勤儉不飾。人無貴賤。待以忠信。平生潛心香史。簿領叢居。雨手不釋卷。歿無餘貲。甚窶如也。元配西野氏。生五男。長幹孝。字子立。稱竹之介。在官愼勤有父風。次幹修。字仲安。稱幹二郎。治經能文。擢補藩學助教。次幹文。字公斐。稱孝三郎。亦好學通國典。爲久米博愼嗣。次幹貞。稱貞四郎。爲岡部正之嗣。次定五郎。一女。夭。繼娶寬氏。生三女。長適栗原義道。次適淺田正豈。次適栗原重遠。先是君之沒也。權厝於京師相

國寺。文久三年十一月歸葬之水戶城南酒門原先塋之次。今茲明治十六年春。公斐等具狀。來請余文。揭之於墓上。余不識君。余嘗讀東湖先生回天詩史。稱君爲明毅幹事才。夫唯明也。故能知賢推擧。唯毅也。故能過艱不撓。唯才也。故能動不失機宜。是可銘也已。銘曰。

惟茲雄藩　世號多士　拔乎其萃　於君屬指
非謂學優　非謂才爽　佐主濟艱　有終有始
君而在焉　朋黨論弭　君既亡矣　禍亂隨起
展兮若人　國之綱紀　勳名貞珉　千秋不毀

息軒安井先生墓銘　　甕江　川田　剛

文久中。大將軍德川公。妙選師儒。其擢自藩國。列昌平黌教官者三人。曰山形鹽谷毅侯。曰田中芳野叔果。其一則飫肥安井先生。

先生齡尤長。學最邃。議論文章最醇且正。然是時。四方多故。幕府政衰。先生歷獻籌策。皆不報。晚任白河代官。亦未行而罷。乃告老致仕。取平昔著述。學者傳誦其書。安井先生之名遂聞海外。先生長不過六尺。貌癯而識明。色溫而氣剛。飫肥僻在西南海隅。士習樸陋。不喜文學。先生獨發憤讀書。矻々匪懈。曰吾治六經。欲開物成務。不幸吾道不行。則託之文字。當求知己於天下後世。若夫區々毀譽。不足置齒牙。年甫弱冠。東遊大坂。見篠崎小竹。小竹與語。大驚。賦詩贈之。後至江戶。入昌平黌。執贄松崎慊堂之門。慊堂一世宿儒。於人慎許可。語其徒曰。安井生古人也。吾豈可弟子畜之乎。其考訂石經。多詢之先生云。文政丙戌。飫肥侯東覲。擧爲侍讀。明年創建藩學。擢助教。命巡覽九州。乃撰觀風抄一卷上之。侯知其可用。引參謀議。爲樞要所格。先生不悅。天保乙未。丁父憂。服闋。辭職東行。再入昌平黌。尋寓增上寺僧寮。鍵戶苦學以究聖賢出處

進退之旨。考禮樂兵刑古今沿革之故。蓄爲道德。發爲言論。恍乎若有得。悵々乎有餘地。及其聚徒授業。四方俊秀。來集門下。而當時忌先生者。先後即世。輿論翕然。侯乃擢爲參政。給祿百石。先生移病請閑。仍預聞機務。嘉永癸丑。米利堅求互市。諸侯各修邊備。先生謂羊質虎皮。其不取敗者幾希矣。因著海防私議一卷。論製艦鑄礮築堡運穀之方。水戶烈公聞而善之。使其臣藤田彪就詢時務。且手書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八字以賜。他日與左右議兵。輒曰。撫乃羊質而虎皮乎。於是先生聲望益隆。幕府辟之。給以祿米二百苞。職俸十五口糧。秩儒制。林氏世掌學政。說經專用朱註。先生崇尚古學。顧膺此選。異數也。慶應丁卯。詔黜幕府。明年六師東下。府兵往々屯衆拒命。先生率門弟子或竄之。避地郊外。彥根侯受業先生。請館之別業。贈二十口糧。禮待備至。然先生思舊君。不已。欲復歸飫肥。飫肥侯延爲世子師。贈三十口糧。固辭不許。遂受。

其半。或有覯之於　朝者。以老著辭。米親王召使講經。亦辭不
往。曰西方鄙人不嫻禮節。初先生與堀谷芳野羽倉水下藤森諸
儒結文社。嗣以後進濫廁其間。至是耆宿凋謝。其巋然存者。獨有
先生與芳野子。而先生衰且病矣。一日稍閒。招嗣入臥內。執手語
屬嗣以墓銘。嗣唯々流涕而退。越三日。遂不起。悲夫。先生諱衡字
仲平。號息軒。先世出羽人。有安東貞朝者。爲上野介。徙其采安井
村。因更氏焉。七傳至家朝。西從日向飫肥侯之先光祿公。家朝
十三世孫曰朝中。朝中生朝長。朝長子諱朝完。字子全。號滄洲。以
學行聞。先生其次子也。寬政己未。正月朔旦。生於日向清武鄉中
野里。明治丙子九月二十三日。終於東京土手三番街僑居。葬駒
込養源寺之塋。享年七十有八。娶川添氏。生二男。曰朝隆。曰謙助。
並先歿。以謙助遺孤千菊承後。四女。一適島原人北有馬太郎。餘
皆早亡。先生篤信好古。鑽研經史。尤用力漢唐注疏。參以宋說。能

發先儒所未發。爲文。取法唐宋。上溯秦漢。古色蒼然。旁曉算數。嘗
曰。聖門六藝。數居其一。經國行軍。莫不由焉。近世學者。高談性命。
目不解二五爲十。沿流討源。宋儒不得辭其責。門人有問洋教是
非者。爲撰辨妄一卷。然至天文地理工技算數。則參取洋說。可以
見其持論之公矣。性淡泊儉素自奉。特嗜園藝。其宅白河。命始下。
吏胥來賀。粲然華服。各齎酒餅至。先生垢衣敝屣。延與對局。供以
疏糲。乃愧赧去。更相告誡。未赴任而邑俗革奢靡云。所著管子纂
詁十二卷。左傳輯釋二十一卷。論語集說六卷。息軒文鈔四卷。梓
行於世。書說摘要四卷。孟子定本六卷。戰國策補正二卷。讀書餘
適二卷。靖海問答一卷。料夷問答一卷。外寇問答一卷。軍政或問
一卷。忍艸一卷。睡餘漫筆三卷。其他三體毛詩諸書注釋。未脫稿
者又若干卷。並藏於家。先是淸國江蘇按察使應寶時。讀管子纂
詁左傳輯釋。稱其精核。爲製序文。朝鮮禮曹參議金綺秀來聘。告

人曰。吾邦日本有安井先生。恨歸期已迫。不得相見。乃書息軒二
字贈之。嗚呼。先生爲外人所推服如此。則海內之欽仰可知矣。銘
曰。

世尙新奇。我獨愛古。世趨浮華。我獨守樸。
卓哉先生。不愧儒行。講禮治經。追跡馬鄭。
先生在焉。師嚴道尊。先生亡矣。就與斯文。

故埼玉縣令白根多助君墓碣銘

成齋　重野安繹

郡縣制始建。司牧之官。欽遵圖治。或不免務功好事之弊。獨埼玉
縣令白根君。退然自守。不敢爲異常可喜之事。至其國家大計生
民利害。深思熟慮。知莫不言。言莫不盡。人亦諒其心納其言。大久
保內務卿嘗謂人曰。埼玉縣令陳民情。殆使人不樂聞。然不用其

言即不肯退。若人謂之人民代議士可也。埼玉所管舊藩十有八。
封土相接。地異其政。邑不同情。民俗豪俠健訟。號稱難治。君自佐
貳陞長官。在職十二年。寬以待物。法令畫一。於是風移俗改。獄訟
漸熄。其竭心民事之概。概其所建白可知也。明治九年。天子東
巡。君與　親至幸手驛謁。　上親問曰。比來貢賦廢本色。徵折
色。民情如何。君對曰。兩稅徵折色。下民免包裹運搬之勞。於事便
然殷家尺寸以上。皆力作所獲。故金貨之入。在秋穫之日。今一時
糶米以換錢。則米價頓賤。貨幣亦爲之壅滯。殷商交困。伏請從今
盡限數回。自本年七月至明年四月。則折色使於本色。　上嘉納
焉。十年　詔減租額。有佃戶與田主訴者。欲折半減租。內務省以
君老民政。而其利害。君論其不可曰。民間營生成于三。曰義務。曰
契約。曰恩惠。民納租於官者。義務也。佃戶收租於田主者。契約也。
田主減收租者。恩惠也。然減租與否。事關田主。而不關官。何則田

主直接官。而佃戶不直接官。今乃欲一槩均之。不可也。夫人情好利。既有減租。佃戶亦必請減徵。田主附而制宜。勢必隨平準。藩府之時。田制甚疎。地有餘弓。田有溢丈。故水旱風蝗。民得免菜色。今也。尺地寸田無不稅者。雖凶歲不得逋租。而佃戶則不肯收穫。逼督促。則返其田不耕。夫民平年不得占其利。歉歲何以得納租。方今之制。逋租者官縶其地。以完收之。是豐年須其利於佃戶。凶年獨受其艱。爲田主者。不亦難乎。事乃寢。十三年。大藏省欲改租限。集地方官議之。君論之曰。租稅本於收穫。收穫有水陸之別。今欲一例徵之。水田之租。始於七月。陸田則至明年四月。緩急兩失某撿前史。未有徵租於青苗之日者。細民假貸金之利以爲活。今使此輩未及收其利而先納租。其窮果如何耶。夫占市街之利者。每月收屋租。而其收稅則在二季。農民何辜獨徵于收穫之前。某謂兩稅期限。皆待收穫。先陸而後水。務使民有餘裕。省議從之。先

是。改租令下。以明治九年爲期。租額未定者。姑準前年。待法制立。而後算定。既而所丈山田多。加以比年穀賤。所在貢租欠少。官乃下令迫徵。君致書內務大藏二卿曰。改租事業重且難。諸府縣率不能如期。如某管下。愆期二年。所少至一百五萬圓之多。此皆由新租之增與米價之賤。實不得已者。且租額未定者。姑依準前年。則政府與地方官之所知。而人民所未嘗夢見也。以所未嘗夢見者爲欲租貢之今日。此所謂慢令致期者。其爲寃不亦甚乎。今試以此一百五萬圓。課管下十八萬戶。則戶出六圓。課諸人口百萬。則人出一圓。而新租之增者三十萬圓。附之以一百五萬。民力何以堪之。必欲迫徵之。不得不課之於地券。而田之無定主。屢買換易。不知幾變遷。當時買田者。焉知他日有追徵之事。買者責之賣者。賣者賴之買者。訴訟紛起。官將何以斷之。抑改租之以九年爲期者。所以責成於當年。而非爲今日迫徵之地也。某欲奉令。則不

忍見民窮。欲不徵則不免將責。進退維谷。伏惟　聖上以仁御天下。二公碩德重望。所顯要。必不以無罪之徵。發疾斯民也。請上聞者姑貸。官乃下令。新租之增者。限五十年。課準徵完。他府縣準之。嗚呼君之惓惓民生。可謂有古循吏之風矣哉。　君諱巽。字多助。以字行。本氏太田。毛利氏疏族也。父諱直猷。母桂氏。生周防吉敷郡。爲白根君諱兼清所子養。白根氏世仕長門侯。君任美禰郡宰。郡在山谷間。民俗獰猾。獄訟充斥。君諄諄訓誨。風化大行。後祗役大阪藩邸。掌財計國產事。時幕府失政。四方志士唱尊攘者。皆倚長門侯爲重。會侍從中山忠光舉兵大和。不克。走大阪。投長藩邸。君與邸監宍戶璣徵謀。密以舟護送長門。既歸國。掌會計。藩主獻
　王事。屢朝京師。繼以師旅。用度浩繁。國計殆不支。君百方經營得不乏。及藩主爲知事。擢爲大屬。君廣額豐頤。髭髯如神。動止安詳。未嘗疾言遽色。性寬洪懿祥。知人善任。吏皆久其職。其用人多

取諸管內。不論士農商賈。隨才任用。其來謁見者。雖胥吏諸生。必引之便室。供茶對話。使各盡其所欲言。延老生碩儒。獎勵教學。深憂近世生徒輕佻傲慢。喜爽論官。上書論之。道文部改教育令。先修身重忠孝。與君所見符。生徒以病入醫院者。君必親往問之。視猶子姪。十年西南之亂。募壯兵。勗以忠義。遣之。其戰歿者。立碑設祭。召其親戚故舊慰藉之。言與淚下。在坐者皆泣。管下皆知君爲賢長者。不忍欺罔。府縣會起。他府縣議員。所見多與本縣不合。動致紛紜。獨埼玉未嘗生異議。蓋人信君深也。君獲病就醫東京。上屢召宮內卿。問其病。先卒二月。進正五位。敍勳四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前一日。今縣令吉田君往視。君懇懇託後事。口至不能言。猶指胸示之。而不一言及其私。配白根氏。生七男。曰勝二郎。承家。官警保局。曰專一。內務大書記官。曰忠三。出嗣河野氏。群馬縣警部長。曰清。爲井關氏所養。餘三子。先沒。一女。適

背吾窮葬東京谷中瑩域。賜賻至如例。府下士民追慕其德。香火不絕。與水縣官吏謀。欲建碑冰川祠內。傳君政績不朽。亦聞待物賜內帑金百圓。諸子屬余碑文。不得辭乃搜狀詮次。系之銘。君無他嗜好。時詠和歌。其集曰梅園餘香。或畫山水及花卉以自娛。故銘詞云

視民猶子　民視猶親　昔聞其語　今見其人
唸咏傳後　梅花餘香　丹青祖德　山高水長

栗園中村先生詩藪碑　　甕江川田剛

戊辰之變。我藩君板倉公。以幕府元老。獲罪天朝。被討。余欲請復之。變形入京。上書陳情於當路大臣。當是時。朋友故舊宦於朝者。皆懼迹坐嫌禍。視如路人。甚則有陰相擠下石者。獨今樞大史巖谷君誠卿。二等協修中村士訓。總々幽務。而誠卿之師士訓之父

栗園先生。上書為余乞宥。嗚呼炎涼翻覆。世情如彼。乃先生以一面識顧為故人之所不敢為。則其意氣激昂忘身報國可知焉。先生博通經史。兼能詩文。少仕於水口藩。為教員。然不喜碌々與俗儒為伍。暇則聚子弟擊劍角觝。測鮮豹矣。其視黃白齋土不啻。年二十九。納室生女。翻然自悔曰。如此而不已。吾恐飢寒我妻孥。并賊彼人子。乃束脩行檢頓改。從態弘化中花旗國船來浦賀。先生慨然投筆講兵。共論戰守方略。而俗吏以為非急務。不省。居數年花旗船復來。強求互市。幕議與朝旨不合。物論洶々。藩士亦分黨內訌。藩主察先生參與政事。先生剛直疾惡如讐。群小忌之。夜榜城門曰。殺新參政姦。欲使其畏阻去職。而先生自若不動。有一僧姦猾誑衆。先生白退院。而壯士要諸途。欲以其罪拔刀斫之。僧投水僅免。錯疑先生所使。陰圖報復。先生乃有戒心。夜行裹甲。以貨處士數山美裕者。先生門人也。機警雄辯好談兵。嘗以尊王攘夷

游說諸侯。為幕吏所索。逃在三備間。募志士得二百餘人。欲迎先生舉兵。先生慮其輕舉誤事。諭止之。美裕果罷事。明治元年春。王師收東軍於伏水。藩主在京。召先生。先生投袂起赴之。使人說朝貴曰。臣非過大津。諸侯兵集所在。設闕滯何若徒示怯於敵耳。不若命一侯伯鎮京畿。而六師直搗賊巢。則沿道士民簞食相迎。誰敢發砲鋒旗者。乃遲延數日。賊必敗窮。嫌疑在不測。議定岩倉公納其言。致書於東海道鎮撫總督橋本公。見先生。總督而論解其藩先衆。勤王。且問吾且曰東發。更有奇計。宜自諸木梨參謀乃馳謁之。藩以寡疾。先生送去。藩主乃陞爲執政。事無鉅大諮詢焉。先生感激。立藩務法。令前侍從細小路公私去京師。募兵。欲辟先生參其軍事。先生辭曰。均從王事也。然臣不忍棄我主去。使者不能強。既而六師東征。賊徒平定。果如先生所策。明年列藩納土。藩主爲知事。先生爲大參事。協心藩治。應宣漸見。而先生移病

辭職。朝廷賞積勞。賜絹若干。以養老。今茲丙子。先生七十一誕辰。門人子弟祝以詩歌。先生笑曰。此無益耳。盍速卜地以爲拖悁之計。於是士訓屬余以文曰。豫凶非禮。然君再生人。君而說筆凶亦非凶。適足以壽我父矣。嗚呼余昔微服東行。遭罪與士訓。缺謂事若不成。不復生還。幸而恩詔一下。板倉氏鬼不餒。而余亦拔擢列名朝班。雖曰聖主至仁之所致。抑亦先生父子師生營救之力居多。則安得不俛々援筆以報舊恩乎。謹按先生名和。字子誠。栗園其別號。豐前中津人。弱冠學於帆足愚亭。業成。又入昌平黌門。所見不合。去游上國。與綠崎小竹。齋藤拙堂。野田笛浦。家長韶菴等友善。其筮仕於本藩。蓋小竹所勸云。娶山水氏。無子。養藩士山縣正陽子爲配其女爲嗣。即士訓也。所著有孝經發。日本智襄。痛民錄。栗園詩文鈔。栗園餘稿。銘曰。其胸磊落。其筆俶儻。若論兵非誑通。其王卑覇。遵經自持。雖未施諸事了。豈有秋風吹難落。

纔非々兮嘗帶草。不毫不崩石鑄銘。維是先生之嘉兆。

横山安武碑

南洲　西郷隆盛

横山安武稱正太郎、森有恕之四子。母阪崎氏、出繼横山安容之後。爲人忠實而汎愛衆、事親有婉容愉色之養、而至于事君、則犯顏直言、人不能敢言者、皆發忠愛之心矣。安武在君側十餘年、排因習、革舊弊、且欲使宮中府中一體、論辨不止、其言一時能行、而下情上達、官府無間隔者、安武之功居多焉。一日英艦來戰於鹿兒島、港人家數百罹兵燹、安武之家、亦遭其災。邦君毎戸賜金、以安武有多年勤勞之功、特褒賞賜安武。偶故人貧苦無資給者來、夜以賜金竊投於其家而去。窮家不知其故、稱蹈以爲天神之冥助也。安武死後、親戚朋友、披其日記、始知安武所爲。嗚呼爲利不謀、爲名不設、自發於至誠、未聞如此人也。安武任近侍、輔相公子、孜々不怠、以爲成長於深宮、恐疎下情、切勸遊學、而自隨行焉。有故召公子還、安武亦從而歸藩、則被任非職、於是挺身、日嘗結聯志以修德業。許再請遊學、始到西京、去又至東京。當此時、朝廷百官溢驕奢而恥事者多、時論囂々。安武乃慨然自奮謂、王家衰頽之機兆于此矣。苟爲臣子者、不可不千思萬慮以救之。然而難得當諫疏百口陳之力不足矯正、則無寸益而已。不如一死以諫之。若有所感悟、豈無小補乎。乃作諫書、陳倚弊事、緘持至集議院、插之門扉、退居舊津藩邸門前、實明治三庚午七月廿六日夜也。拂曉門吏開門、則有倒臥者、以爲醉人也、告諸隣邸、々吏到則安武也。扶起入邸、氣息未絶、曰奉寄集議院諫書、乃逝。人問之於院、答曰今朝院門有封書、上于政府。走附其以其狀告安武。安武知自刎爲者而既斃矣。嗚呼以身殉難、安武平生言果不食也。於是乎世人感安武之死狀、空論忽止、時弊亦以漸而改。惜哉安武以忠實之資、未能大有爲、而爲史餘之尸死焉。

平野國臣君碑

竹亭　東久世通禧

君姓平野、諱國臣、稱二郎、福岡藩士也。爲人倜儻有大志。年二十餘、祗役江都、過京師、拜禁闕、賦國風、以表勤王之志。時亞米利加國遣使者、來求互市。幕府不待朝命、私結和親。於是志士爭唱尊攘之説、海内騷然。朝廷勅檄中納言德川齊昭、以攘夷之事。君聞之慨然入京、就縉紳家、陳其所見。既而幕府大逮捕勤王之士。藩吏承旨將捕君。君流浪東西、僅而免。嘗抵薩藩獄所、將面天竹見策、薩侯父島津久光見其深志之、贈金若干。文久二年春、君復入京。當是時、務策於是朝廷、益知其可用矣。無幾藩逮捕君下獄。君在獄中以捻紙爲文字、著議忠錄制蠻礎策等書。三年三月、赦釋尋以藩命入京。先是朝廷置國事掛、時務、因命君參下局事。君大感激、乃與同僚久阪通武等謀、以爲攘夷之事、幕府既不率行、宜發車駕親征之令、以勵諸藩。於是天子將幸勅倣陵、有所議。會中山忠光率兵大和、乃遣君諭之。至則兵端既開、不得要領而還。既而朝議大變、罷長藩宿衛禁、長人入京。長人乃要三條實美等宜萬及余等七人西歸。君上疏請宥七人、及長侯毛利敬親不省。於是去入長藩、説宜率兵應忠光。至播磨、聞其既敗、因改圖將入京、請君側且爲實美等訴冤。先入但馬、要生野縣令取金穀充軍資。幕府命旁近諸藩擊之。君知事不成、勸宜率逝去、遂就縛下京獄。翌年、長人犯闕、幕吏虞志士在獄者乘變逃脫、悉斬之。君大書賦國風一首、從容就刑。時年三十七、實元治元年七月廿日也。君之被刑也、人莫收葬之者、不詳遺骸所在。余與君有舊誼、頃與令嗣植二等謀、建碑京都東山靈山、勅褒君忠節、賜金若干、乃紀其付

賞假賜勅諭不。

和田三兵衛表忠碑　　巖亭　蒲生重章

戊辰正月錦旗東征。德川殿寄屏居於東台大慈院。而恭順焉。當是時。麾下輕佻之士欲擧兵以抗官軍。乃聚甲相名處。其臣山岡鐵太郎中條景昭關口隆吉大草高重松岡萬等深憂之。揀忠勇之士。得七十餘人。號精鋭隊。護衞殿寄。隊士不交睫者殆乎數十晝夜矣。官軍漸進將入江戸。精鋭隊士有和田三兵衛者。聞之慷慨悲憤不能自禁。欲潜挺身與各處脱兵相會要擊官軍於小田原。竊誘隊士。是時隊士漸集。既已盈二百有餘。而左袒三兵衛者七十餘人。三兵衛性豪邁。嗜酒。一夕投酒店。劇飲大醉。因去呼店主。乞借金若干。云充擊官軍於小田原之資也。店主乃出金付之。三兵衛欣然持去。將以明日發程。有密告之者。鐵太郎等聞之大

驚。臨日方我公恭順之時。而有粗暴如彼者。則我衆苦心歸於水泡矣。乃急呼三兵衛責之曰。汝何粗暴之甚。苟從汝之擧。奈公家何。三兵衛大悔悟。謝罪曰。僕既決死矣。公等其能計之。因相議命之自盡。以懲衆。三兵衛從容端坐。拜刀自割腹而伏。觀者皆感其忠勇。而隊士無一人脱者。實三月十九日也。時年二十一。葬于下谷山伏街白泉寺。釋諡曰勇宗院檢光全忍居士。三兵衛德府旗下士也。其先出自野州和田村云。丁亥歲。鐵舟山岡君憫其死事。將樹碑於其所。創谷中全生庵以表其忠。乞文於余。乃摭其梗槩。繫之以銘。銘曰。

東台之北。喬木蔚葱。茲創一寺。淨如仙宮。
建碑表功。其人純忠。從容就死。古烈士風。
吾文不華。碑則質略。九原有知。泣其恩洪。

樸齋門田先生墓碣銘　　湖山　小野長愿

愿與福山藩儒員門田樸齋先生相識舊矣。癸丑甲寅之際。藩主阿部正弘君爲幕府執政。時外艦屢來。要求互市。幕議因循不決。於是尊王攘夷之論盛興。先生天資慷慨。發憤。又以其積年侍讀。欲獻主致治。直言極諫。無所忌諱。獻上書論時務。遂免職遯歸。愿賦詩贈之曰。廿將貶謫嘗歸田。白首爾山人所憐。柳下恐唯知直道。韓昌黎豈惜殘年。身從閒廢更何有。談及邊疆空慨然。路過函關莫南望。關南猶滯外夷船。他日先生寄書曰。歸途經三島驛。南望伊豆海。因三復足下詩。孤憤不可言。爾後音書往復。其所言無非尊王攘夷之旨。今茲戊寅八月。有一英年來過訪。則先生之子重長也。曰父逝已六年。未有銘于墓。請奴棣筆。愿固辭不可。乃按狀。先生諱重隣。字堯佐。姓門田。幼稱小三郎。又正三郎。後以字行。樸齋其號。備後國安那郡百谷村山手人右衞門君樸重武子。

母門田氏。以寛政九年丁巳二月十八日生。先生幼孤。爲外舅門田政胤所鞠。遂冒其姓。少入茶山菅翁門。翁愛其才。養爲子。命娶備中成羽岡伯庵女。後有故復于門田氏。亦翁命也。翁沒。學于山陽賴氏。文政十二年。藩主傳命。擢任儒官。移居江戸邸。正弘君之爲世子。先生常侍讀。及君立。待遇有加。加祿進級者數矣。不幸有癸甲之事。就國閑居。而志節不變。氣概益勵。四方慷慨士。聞風來謁者相踵。文久元年正方君立。先生充番士。既再任教官。綜理岡藩學政。兼侍讀。明治元年。正桓君立。先生侍讀如故。更進班。其年八月乞骸骨。得允。別賜養老俸。因自稱樸翁。六年一月十一日終。享年七十有七。葬于四法成寺村小向山。葬祭悉由神道。從遺命也。配岡氏。生六男。曰直太郎夭。曰重長嗣家。曰久吉出嗣手島氏。曰重棣別賜俸。曰晉賢出嗣菅氏。即茶山翁之後也。曰新六亦別賜俸。所著有樸齋詩抄。菜北詩抄及遺稿詩文若干卷。先生爲人

剛正沈毅。歷事五君。在職三十一年。例賜章服。前後二十餘。其他賜賚亦太多。其治家嚴正有方。而接婢僕溫恕。數出俸金賑親姻。其於妻兄政賢。尤盡意焉。常謂諸子曰。吾之得入學籍。皆妻兄之賜也。汝曹慎勿忘。性不嗜酒。被服儉朴。不喜凡百戲玩。好讀書作詩。每晨早起。整列几案。危坐對書卷。亥牌就寢。以爲常。其讀書爲實詳慎。事關氣節。輒音吐激烈。聽者竦然。經說主洛閩。而不拘宋疏。教人循々有序。晚讀周易。至剝卦而病。曰吾其不起。日使兒孫讀書。在榻聽之。病革。賦詩述撥火之志。其終始衛道確乎如此。乃揭其臨終詩。以代銘詩。其詩曰。

父母教吾學仲尼。忍看天下化爲夷。病而不死亦眞苦。待盡青山埋骨時。

中根雪江之碑

春嶽　松平慶永

余嘗主越前時。謀議之臣不乏其人。而參豫機密。應對四方。以贊治化。能使余盡藩屏之任者。獨有中根雪江焉。雪江天資沈毅。寡言。愛才容人。其處身節儉自守。粗衣短袴非敗不換。性好學。於書無不窺。尤留心邦典。壯年負笈東遊。師事平田篤胤。從遊有年。嘗主張尊王之說。後雖在劇職。鉛槧無倦色。其詞賦唱酬。直吐肺腑。不事雕鐫。嘉永六年夏六月。亞米理加合衆國使船至浦賀港。要求通商。邊境騷然。幕府命列藩議防海。時雪江在江戶。當路之人就以諮詢焉。雪江詳述利害得失。無有所遺。其言皆中肯綮。聽者無不欽服。由是雪江名益顯于世。慶應末年。幕府還政之議起。廷議徵集列侯及有志諸士于京師。屢聞意見。時雪江亦徵拜參與職。明治元年正月爲徵士。屢往來京攝之間。料理庶政。時管驛遞租稅等事務。皆始就端緒。其能職盡郡也。尋拜　寵顧賞賜以物。二年九月特　敕賜祿四百石。三年四月余家亦頒給賞典祿

百五拾石。於是買田宅於城北拔井邸。以爲投老之地。暇則弋山釣水。優游自適。若不復知世務爲何物。今茲十年春。雪江上京謁恩。時來東京。留經月。偶罹疾遂死于寓館。事聞。內廷　震悼之餘。賜金若干。以助祭葬。嗚呼雪江好讀書學。造詣深遠。遭遇明時。以施之事業。終成其功。可謂死有餘榮矣。其子牛介具狀來乞余文。以表其墓。雪江名師質。通稱靱負。雪江晚年所號。其先出自從五位下飛驒守平忠正。曾祖衆美。祖衆久。父衆諧。母平本氏。以文化四年丁卯七月三日生。天保元年庚寅十月襲祿七百石。歷任諸職。明治十年十月三日年七十一以死。配荒川氏。先死。繼室水谷氏。三男七女。嫡即牛介。荒川氏所生。次曰西一。側室小澤氏之出。三女嫁人。餘皆夭。

中野晴虎碑

北次游　大木喬任

中野晴虎。余同鄉之友也。世祿鍋島氏。幼而孤。事母孝。有二姊。曰芳。曰安。安早亡。芳嫁小林氏。晴虎幾冠志起人。在佐賀學校。刻苦攻學。好讀古今得失治亂興廢。及機變韜略。行甚侃切。自謂讀書宜知事務。乎踊蹈於吟哦。析性理於空盤。不能也。時內外論起。晴虎每聞皇室幕府之事。嘗曰。宜挫貪如狼者。慨然不措。因有四方志。嘉永元年藩命遊學於江戶。於是竊結天下有志者。見知名。文久二年。晴虎受幕府嫌疑。大橋順藏同繫於町奉行獄。同年五月廿五日。死獄中。年廿八。葬小塚原。晴虎臨決之前。贈書余及江藤新平。書中云。幕權不挫則皇權不復。皇權不復則國權不作。國權不作則民危矣。方今之務。在使幕府復政於皇室。以一天下之人心。大改革官制。破門閥。用俊士矣。而今其時也。何則上有明　天子。下多忠臣義士。幕府衰壞。諸藩猖獗。今一大藩。仗名唱義。進衛皇室。　天子乃下詔。使幕府還政權。而更賜幕府以封地百萬石。

還其家人爲朝臣諸藩安堵如故則天下人心先定焉而後大會
諸藩以興神州爲務則神州可輝也民可安也若過今延及數十
年天下競私利姦雄覬覦土崩瓦壞神州沈淪焉志士仁人豈空
偷生時耶嗚呼晴虎之才志慨世之切迭縱橫映誠可悲哉明治
二年改葬賢崇寺同年復家名無子養小林子爲嗣晴虎少余數
歲余爲撰碑文不禁淚下

兒島長年碑　三洲長炗

赤穗忠義之鄕也昔出四十七人天下稱之曰赤穗義人兒島長
年亦生其地而亦爲忠義死鄕人哀之將立碑傳其事以余與長
年有舊來請文余嘗赤穗人致于義也乃叙之曰長年一名參字
三二號石城又號白櫻赤穗農家子其先蓋出於南朝忠臣兒島
高德云年十七游大坂學篆刻於前川虛舟遂挾技泛游四方從

山陰伊勢宜堂受易自是到處下帷教授後留豐後鶴部弟子大
進一日慨然曰吾學未足以爲人師遂辭徒去入日田從廣瀨靑
邨兄弟而學嘗是時幕府政衰天下多事長年慨然有尊攘之志
甲子歲長藩有攘夷之擧長年聞大喜鬻書買劍單身入長門請
爲先鋒八月外國軍艦侵長州長兵邀戰於赤馬關既而和議起
長年悄然失志去游九州諸藩與勤　王之士交其在豐後與島
惟精及余輩周旋時五卿在太宰府長年往謁之有所陳述去到
大坂河內與尼崎秀氏等謀結美濃淡路志士以勤　王丁卯
冬　朝廷密詔薩長二藩將討幕府幕府假奉還政權退居大坂
城幕臣不悅陰欲作亂於是鷲尾侍從潛入紀州聚兵於高野山
以圖幕府長年欲擧兵九州以應之乃奔訪神某君在河內者而
西既自念事不出於　朝旨不可以有成遂還京師謁之於　朝
某君已至周防大島所從浪士擧止涉嫌長藩吏捕之幷拘

某君戊辰正月幕府犯京師長年奔　朝旨取途丹波過出石赤穗
與其姊訣別海路至大島始出舟亦即被捕長年不得自明忿懣
激昂罵詈吏人竟憤々成疾至十月十三日乃死先是九州浪士
託名長年投天狗又託某君爲字佐以故長藩疑某君及長年然
長年實不知也明年長藩請　朝還某君於京赦浪士而長年
則死矣長年性不近葷腥又不娶遂無子死年四十二葬于山
口鍔石川側余嘗聞獄吏論其處而墓石未立每念及之未嘗不
慨然今赤穗人立碑於其鄕忠義之魂其得所歸矣銘曰

嗚呼長年　一書生耳　國之休戚　何與汝事
乃性乎義　乃心乎忠　憂國如身　國士之風
幕府犯順　奔亂國紀　逆氣怜謫　天日爲冥
堂々侯伯　擁兵屏息　首鼠觀望　或反助賊
迺奮勤王　慨然同仇　一呼立應　千兵可收
事雖未成　烈々義聲　人雖云死　凜々猶生
成則勛臣　凌烟圖貌　不成則骨　艸萊穿竅
明治中興　誰思枯骼　鄕人悲焉　立碑勒石
忠骨乃朽　維難義人　忠義永照　赤穗之濱

梧樓那珂先生之碑　太田代恒德

先生諱通高梧樓其號幼字竪翔改五郎晩稱誠隱本系江幡氏
維新後改那珂其先江戶氏居于常陸國那珂郡後遷于出羽國
大館爲江幡氏考道俊諱通英文政中擧二子來以啓仕我盛岡
藩長春庵諱通景次則先生先生幼而穎異好學稍詞章年甫十
九亡遊江戶遣一詩曰不以辭名震海內一生不入故鄕關我
舊藩所設於南境者初學良齋安積翁尋從一堂東條翁受經有
東門三五郎之稱曰江幡五郎曰安積五郎曰國分五郎後之京
都從節齋森田翁學文又之安藝遊虎山坂井翁之門爲塾長先

是藩有廢立之爭。春遊君坐事。嫌疑及先生。先生乃潛伏匿跡。改變姓名。長門人吉田松陰所著東北遊日記。稱安藝五藏者其一也。時王室陵夷。慕議盛張。外交。先生亦與松陰及安藝人為山新三郎。肥後人宮部鼎藏等。深交。陰唱尊王攘夷之論。海內為之靡然矣。及藩之嫌疑稍霽。下帷江戶。四方來從者多矣。先生游歷中。雖極維谷之艱。而所訪則當世之名儒。所交則當世之名士。以故學極淵博。名聲著於下。諸侯聞之。新給年俸六十石。則起家。時安政六年也。先生去國凡十五年。於是始歸藩。可謂能踐關門之督也。既而為藩學教授。先生受任、大改學制。一新規模。使藩子弟就學。先生講習。務明文法。是以生徒更革面目。學風大振。當戊辰奧羽同盟之起。我藩以先生為充使節。及事敗。朝廷理藩罪。先生亦與焉。禁錮數年。明治四年始蒙恩赦。復下帷東京。移家無幾。擢任大藏省。賜月俸五十圓。後轉文部省。月俸百圓。明治十二年五

月一日罹病沒。年五十三。政府特賜葬資金百圓。葬東京青山墓域。先生潛伏中。嘗客仙臺栗野氏。氏以女妻。生一女。歸藩後。養藤村源藏三子。配之。曰通世。嗣後。今為千葉縣師範學校長。先生之訃至也。鄉之朋友門人皆驚且痛。嗚呼先生在他方日多。而在鄉日少矣。而一朝奄然而逝。朋友徒想握手之歡。門人徒想提耳之恩。豈可退道哉。乃相與捐資。建石于盛岡大泉寺先塋之傍。以表追慕之思云。

常山山寺先生碑　敬宇　中村正直

先生諱久道。後改信龍。字子彰。源姓山寺氏。稱源太夫。號常山。世仕松代侯。王父諱久好。父諱久敬。先生幼孤。為王父所養。及長器宇峻整。好讀書。綜大要。慨然以古俊傑自命。甫踰冠。擢為監察。累遷評定役。世子傅等官。其間或于役江戶。學兵于平山兵原。而經于古賢例庵。或巡封內山川。過招提訪祠觀。每遇良辰美景。留連詩酒。益經濟與風流。兩兼之矣。是時感應公好賢愛才。如長野豐山。林鶴梁。以賓禮見遇。而其臣多文學之士。鎌原桐山。佐久間象山。為之巨擘。先生既已資以切磋。而又與松崎慊堂。佐藤一齋等締交。益在開拓智識。以致君澤民也。天保十二年。公為閣老。管海防事。先生為講兵學。率藩士。十四年為郡奉行。兼預所郡奉行。盡力禁賭博。因境罹淵。藩府賞賜白銀。弘化四年。信濃地大震。死者數萬。先生賑恤有方。皆得保聚。及文聰公襲封。先生兼備役頭取。多所啓沃。安政元年米船入港。物議騷然。先生與長岡監物藤田東湖等。有所畫策。未施。而通好議決。文久三年。攘夷命下。先生為參謀。赴江戶。奔走幕府諸藩間。慷慨論事。予之識先生亦在此時。無何左遷屏居三歲。明治二年朝議徵先生。有故不出。三年松代管下騷擾。知藩事真田幸民君。擧先生假參政務。民心始安。先

生仕官殆五十年。政績卓然可傳。晚年豪氣猶不衰。其發於文辭者蔚然可觀焉。十一年七月三日病歿。距生文化五年。享年七十有一。所著有常山文集。如坐海船居紀聞。松代封內實測圖。配北澤氏。子六人。信秀。時秀。直傚。穀風。他沃。信炳嗣家。今茲先生故舊門人謀樹碑于長野城山。囑予為銘。誼不可辭。為之詞曰。

予識君　魁幹偉　眼光烱　秀風采
慈懷廓　有度量　為循吏　崇名望
處時艱　當諧曰　廣交際　盡啓沃
如斯人　大丈夫　銘千秋　辭無諛

靖齋小川君墓碣銘　鹿門　岡千仞

當幕府末運。權姦擅國。有志人慷慨憂國者。悉獲而誅戮之。其意如將驅天下忠義種子而後止焉者。士之際其時者。何其不幸也。

若我猶齋小川君殉節其不幸之尤甚者矣君諱忠篤字士信稱卒三猶齋其號加賀鶴來邑人曾祖忠次仕藩祖大納言公軍功蒙子孫坐事喪祿祖忠政父忠安冒臘井氏君幼有大志年甫十四游京師師事太田典藥學醫居五年歸省其父曰醫不過濟病者願學濟天下之術父嘉其志許之乃來江戸執贄小林先生專講經史一貧衣食刻苦愈力學成歸鄉聚徒授業非其志也再游京師當是時幕府黜正議公卿鎖親藩論國事者天下以語言爲諱適今島津從二位公奉朝旨上京有所奏聞君慨然曰我藩提封百萬豈可坐視天下之急乎即日北歸上書今前田正三位公論陳勤王大義言極剴切公與之命執政大臣令與君論難君援證古今指切時弊確不可動公將有所用會有浮言君與浮浪聚通謀因坐禁錮翌年己亥故大將軍奉勅入朝公如伴人皆不可信特命赦君擢中士賜祿三十五苞從公西上專參機務是歲朝

廷免毛利氏衞兵禁臣臨入京草莽從奉中山侍從擧兵於大和天下騷然幕府將藉前田氏爲重發使召今從三位公君慨然曰若應幕府之召藏其不臣也乃與諸同志上書止之是冬朝廷召從三位公公猶豫不決遣君視京師形勢君痛毛利氏至則見各藩正議之士有所圖議以狀復命且勸公曰急上方側席是豈中立傍觀之時乎公然之決意入朝詔衞禁門既而毛利氏三老臣率衆犯京師鳴冤不已公恐生事周旋公卿間又與德川中納言松平中將論處置之方不省乃移病急發歸之曰三老臣狀松平中將說國之罪引兵逼闕下攪亂幕府以公行黃疏遂疑爲毛利氏黨上其狀二藩不知所爲乃殺諸與謀者以說而君以致公上京謀事居多處析先是君在國聞變起赴至近江貝津候公事已不可爲曰予謀國不効可以死就刑之日顏色不變行刑者掩淚實元治甲子十月廿六日也享年二十九後四年德川氏

復政權於朝廷翌年令從四位四條公以敕撫使北巡諭從三位公以勤王大義於是乎君之精忠大節所以効死其國者始暴白諸與君同論者皆登用乃訪君之後得妹子一三養之君之刑死吏法極嚴不許營葬配河島氏慟哭托其姻人私收其尸至是以禮改葬於鶴來邑先塋之次野口之市與君同謀下獄者以予知於君於京師致河島氏之囑役銘銘曰

山所發重　鴻毛死輕　大書深刻　不朽其名

近衞公老女野村氏墓銘　　成齋　重野安繹

有奇女子焉名瀨崎仕近衞公夫人郁君終身絶穀食滋肉年六十三而歿郁君我大藩公女也近衞左府公（忠煕）爲其世子君（忠房）聘之時郁君尚幼齡瀨崎從焉其人瀨崎自十四歲入本府後宮左右郁君恩而克愼因擢爲保傅文化丙子二月郁君赴京師瀨

崎從駕中臈從焉四月君入堀川第見左府公暨世子君遂與藩族搢紳群姻戚相親貌見有體進止有矩瀨崎出於西藩之鄙奉幼君周旋其間不取嗤笑於失儀京人異之翌年左府公薨郁君後心悲悼以爲喪依怙日夜啼泣索歸于鄉百方曉諭不可解瀨崎愁悶無可奈何乃自禱于神明誓絶穀食及魚肉以終身所飲食獨酒與菽乳之類而已然卒不語其由於人君憐稍解既而納采禮成瀨崎進若年寄有合巹君起爲元妃瀨崎陞老女鑰賜紅袴小掛以表其儀例也是時瀨崎年三十一文政戊子今左府公有疾危瀨崎又爲郁君祈之則煙酒之類亦絶之以禱焉十二日昏絶幾死官醫補非氏知其性以酒灑之甦施之湯藥僅得起而公病亦瘳大慈公聞之恐其傷性命命止禁食丕賜以終保傅之功賜金供養病者於是復煙酒而穀肉尚依舊瀨崎在京三十餘年老而多病天保戊戌歲乞暇歸國明年致仕築室其鄉限城

爲我官放給廩米二十五苞。永以式。稱君覺于京師。還命賜金及所御被褥等。于安政三年丙辰七月四日。病終于限城邸。邑中某寺僧謚曰淸鏡院妙尼貞壽。以寛政六年甲寅四月某日生。幼名千鶴。稍長稱岩佐。陸若年浴時改今名。父野村源藏。限城鄉士。母武藤氏。其進老女也。本府依父源藏。班小姓組。累遷番頭班。新番。報瀨崎之勞也。其在京公卿賜賚之物。不可枚舉。今皆存別錄。瀨崎性俊爽淸廉。施予不吝。處事剖判明決。絕無婦人呫嚅之態。人有過則面告之。而不復腹誹後言。以故人皆畏而敬之。奉職深宮數十年。身任要寄。能始終其事。乃辟穀一事。亦可以見其堅忍不拔之操矣。今夫士大夫一衣一食之不能自克。而欲以濟其所任難矣。假於瀨崎氏之爲。其亦宜知少愧哉。銘曰。

帶歎而失。失也寔難。　樹聲洛溢。爾行終天。

澁澤孺人尾高氏墓表　　中洲　三島　毅

正五位澁澤榮一君孺人尾高氏既卒之明年。君屬墓表於余曰。吾少壯見朝政日非。竊抱勤王之志。一朝棄家而出。訣內子曰。吾志不成。不復生還。卿能留守。內子泣而諾之。於是遊說于江戶。于京師。遂航泰西。而內子在家。蓬髮垢衣。旦夕勤勞。不少懈。貞嚴恪姑而約。並陰常人。而家事之獲其歡心。使吾無內顧之憂者凡五年。吾雖志不成而還。內子之勞。則不可沒。子幸賜一言之寵。余曰王政復古。雖成于君西遊中。能以其所得於泰西。爲大藏省財務。又創建銀行。爲海內率先。其輔王政者不少。豈謂志不成。是故盛名籍甚。兒童走卒莫不知君。而世或不知內助之功。是可不褒哉。孺人諱千代。武藏榛澤郡下手計村尾高勝五郎君之女。年十八歸君。恭謹貞淑。能事夫。而育子嚴正。如師父。姻親戚故舊。推誠敬恩惠。婢僕有慈恩。尤長內治。自衣服飲食至凡百家什。莫不親調理。暇日則讀院本。或觀演劇。而非忠孝節義之事則不看。蓋出天性也。其有助于良人勤王。不爲無故。明治十五年壬午七月十四日病卒于王子別墅。享年四十一。法謚曰寶光院貞容妙珠大姉。葬谷中天王寺新所。會者無慮七百人。是雖良人名望所致。抑亦以孺人淑行平昔爲人所欽慕歟。

加藤次郎君碑陰記　　薇山　西　毅一

有樂則思。有苦則思。喜亦思。悲亦思。風雪之晨。花月之夕。思之思之而不措者。吾亡友次郎加藤君也。君爲人勇壯開豁。岡山藩稱果敢之士。必先屈指於君。明治元年。東北之役。君尤勇戰。彈丸傷股。藩賞其功。以祿若干石。客歲西南之役。君又竭力於王事。而遂歿于鹿兒島。余初壯其爲人而欲識其面。思慕不止矣。庚午之歲余將遊支那。往在神戶。與君卒然邂逅。一見如舊。乃俱登摩耶山上。飲酒快談。仰望那花海洋波濤狂瀾之狀。君謂余曰。丈夫豈無鵬遊之志乎。因意氣慨然。其鬱勃英邁之風。今尙使余追懷不堪也。既而與余同航支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君嘗曰。既區區赤縣州。奚足久垂鵬翼乎。乃歸藩。將有大伸翅於白皙人地。會母之喪。時有藩政改革之議。而因循不決。君齎疏之嚴。直上政廳。議論激烈。而折執政。人以爲狂。而君名由是益顯于一藩矣。無幾藩政一變。余亦歸藩。藩有廢藩置縣之命。余與君將學事。改舊來之學風。設洋學校。廣聘名師於四方。使生徒讀英佛二國之書。又郡置郡校。村建村校。女子設女子學校。是皆在學制未發之前。而其規模計畫。悉君之所出。而余則受而經營之耳。當是時。岡山縣有學事蔚然可觀之勢。措置已定矣。君英氣勃々。鵬遊之志。不可抑止。終航米利堅。太平洋中有詩寄余曰。鯤香北溟想南溟。兩翼多年發得長。一夜雄風捲天起。飛騰直過太平洋。其豪放逸蕩之氣。今尙使

余迫懷不止也。留學三年而歸矣。會我國與支那將有事。君奮曰。是人民報國之秋也。乃鼓舞振作。得同志若干人。爲一團結。到東京謁諸大臣曰。兵之勝敗。在審敵地之形情。臣請察之。官允焉。乃就支那。至蘇滬瓊州呂宋等。而偶兩國和成。君曰。無論和與戰。須使學生留彼地。察彼地理。審彼人情。爲他日國家之用也。乃與同志謀。遣學生於彼地矣。余甞慕西鄉南洲之爲人。君常謂余曰。自古英雄欺人。君勿爲所欺也。薩軍入熊本。君曰。果然矣。余服其識見。乃與君集壯士。說大義。明名分。而君先余戰于鹿日鵬城山陷。王師奏捷矣。君獨因不幸以病而歿。嗚呼君何人也。其未識面也。使余心竊慕之。而其身既歿也。亦使余迫懷不止矣。蓋余與君以有同苦樂而然耶。將以有供悲哀而然耶。抑有惜爲國志士而然耶。余不自知其何以也。頃同志者相謀。將建碑於探山之館招魂社前。乞余文識其碑之陰。余乃叙今昔思慕追懷之情。以與之。

佐藤李山君墓銘　　敬宇　中村正直

海舟勝先生。有所最愛之門弟子。曰佐藤君李山。諱政養。通稱與之助。李山其號也。後改至溪。父曰文褒。母池田氏。文政四年。十二月。生於羽後國飽海郡遊佐郷升川村。性温順。事親孝。名滋于郷。領主酒井侯賞之。幼嗜彫刻。三十四。來江戸。學其技于後藤恒俊。從入與賓。既而入勝先生門。學和蘭書及火技。亡何。業大進。酒井侯命以砲術教授諸驗。安政六年。徵於幕府。爲軍艦操練所頭答翻譯官。慶應三年。爲大坂鐵砲奉行。明治以後。歷官大坂府兵局出仕。民部省工部省出仕。鐵道助。叙正六位。後官于西京。大僕門外。有還祖嗣信忠信兄弟之墓地。君購之。爲父立碑。明治十年八月二日病歿。享年五十七。葬于□□□□。君娶阿部氏。生一女二男。次子與三郎嗣其家。所著有萬國地圖。時針必携。三角或問

篤行于世。鑛山地致學。秋乃深覺稍致于家。君非疏冬卑裕力學術。報效氣益振云。門生故友。立石表其墓。屬余爲之銘。々曰。

人能自樹立　無不由勵志
斯人而不銘　銘其將誰爲

尾崎君之碑　　敬宇　中村正直

君諱正雄。姓尾崎氏。通稱多過。號楠亭。駿河國駿東郡人。以安政三年丙辰二月八日生。幼頴悟異常。好讀書。習字。時吐佳句。極有理致。年十二三。務農桑。傍課二弟讀書。十四歲。請于父母曰。局促鄉里。非丈夫也。願往東京。躬身跋涉山河。亦修行之一也。父母壯而許之。然亦無幾召還。明治六年五月。君辭家而出家。大踏以歸兒以十七歲矣。務祖先功德。承父母之恩。長大碌々。不能自樹立。與樵夫牧豎何擇。兒甚耻之。故欲遊學于通邑大都。不告而離膝

下。幸勿見深咎。當俟學成行修。而歸謝罪也。遂入沼津學校。修英漢學。繼入我同人社。勉學超衆。九年東京中學師範學校募集生徒。君應試中選。十二年五月受卒業證狀。十人之中。君居首。六月歸家。嘗勤閭里。一縣以爲榮。無何爲岡山縣師範學校中學校教員。赴任。過淡川。拜楠公祠。至縣。則疫大行。君得病歿。享年二十有三。實七月二十五日也。嗚呼。哀哉。其父佐多郎。平生好行善孝。深欽仲楠公。常以忠孝節義訓其子。君性温良。篤守庭訓。勉學砥行。夙顯其名。將大有成。而不幸早世。聞者莫不悼惜。有二弟。曰賀六。曰伍郎。亦皆孝弟敦樸。君其可以瞑矣。系以銘。曰。

志氣如虹　死而不泯　敬慕辛勤　垂範後昆
彼哉伐々　壽均松椿　令名不存　有愧于君

栗子隧道碑記　　成齋　重野安繹

山形縣令三島君之始拜官也。大久保内務卿召問其施設方略。君對以七事。而修道路爲首。曰。本縣人民猶屏處室内而居。不知障外有戶外乎。不蚤袪此蔽。則人智不開。物産不興。治不可得而施。内務卿可之。盖山形在岩陸羽越之交界。四面皆崇巒峻嶺。阪路險惡。加之氣候嚴寒。積雪或至六七尺。牛馬往來。纔在夏秋之間。當時侯伯國其間者。特以爲天險。不敢有創夾。以故風氣不通。民俗固陋窒塞。故君之官及此。君既赴任所。則集諸郡官。諭以前意。且曰。自道路起福島。踰板谷五險。即南方官道通上國者。而積雪深阻。運輸特艱。宜別開一路。聞昔者上杉氏臣直江兼續。欲通新道而不果。其方位在赤湯刈安二村之間。遣高木秀明往檢。秀明抵二村。遍窮不得。乃自刈安而登。有一山屹然當前。曰栗子山。爲山形福島縣界。峻絶不可路。以闢羽越通岩陸。有大山限劃斷。非穿其山腹。則不可。因建隧道之議。衆多難之。縣令曰。吾縣四

塞難。皆内難相通。故余月山且欲穿其腹。何有於栗子乎。月山者兩羽之巨嶺也。乃移牒福島縣。協議申請。得允。以明治九年十二月起工。先鑿一隧於刈安村。長三十五間。二月而成。而栗子之隧。則全山皆磐石。開鑿甚難。且入地漸深。空氣不通。縣令乃購穿坑機器於米國。一器之功。敵坑夫廿人。引空氣鞴器。用則空氣散坑中。初穿隧自西方。至是轉東方。而用機器於西方。自是二方競進。然一日所穿。猶不過數寸。積二歲餘。隧中互聞鑿聲之響。衆始知相距近。得氣而進。縣令親莅督工。夜半忽有大呼者。曰。兌矣。一坑夫疾走來報也。皆匍匐往視。則西隧與東隧相交。衆抃躍不已。呼聲滿隧中。實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也。隧長四百八十二間。高二間。廣三間。東西相合。不差尺寸。人乃服測算之至精。與工事之能證也。盖從米澤經刈安至栗子。約五里。謂之澤。在其半道。從湖之澤穿隧口。直立百卅五間。比之舊道板谷。地勢卑高而所縈紆間。穿

折蛇行。人車平穩。不覺其高。稱之曰刈安新道。十四年。車駕北巡至山形。十月三日。由隧道赴福島。是日行開道儀。賜金百圓。上既還京。勅褒山形縣内修路諸事周到。賜縣令銅花瓶一對。又賞米澤以南新道開鑿之功。賜錦一卷。送賜隧道名。曰萬世大路。益取尙書萬世永頼汝功之語也。隧道之工始五周歳而全竣。工費金拾貳萬六千九百餘圓。其三萬千九百餘圓。官特助之。故米澤藩知事上杉茂憲。其舊臣宮島誠一郎等。及縣官吏。助役者凡壹萬五千餘工。其餘皆課於民。工既成。龍章府盎。人皆以之多縣令。縣令曰。聖明在上。凡所利國家。何爲而不成。且工事則僚屬任之。費用則官民給之。余何功之有。但起工未幾。訛言紛興。殆動朝議。此爲一大難事耳。初縣令詣管下。以修路之急要。而士民頑陋。不能曉其意。及修刈安道。令鄰賜郡男女助役。於是異議始起。有肥隧之變。訛言乘釁滋甚。官因推停工役。縣令再三上告。僅得不

廢。衆猶囂々不已。内外並攻。縣令毅然不動。以謂是不可不先破囂々者之膽。乃架二石橋於刈安新道。甃石爲橋。環以石欄。所謂毀囂橋者。宏壯雄麗。山野之民。所未目擊。又架木橋凡五。其大者一架松川。一架羽黑川。長各五十間。諸橋成。民始知修路之便。又驚於觀美。異議漸熄。先是莊内三河橋亦成。長二百間。分爲三。土石雜築。斷而又連。極爲奇觀。至是四縣工役。大略皆成矣。栗子隧道成。而南境之險平。關山新道成。而東境之險平。三崙三峠新道成。而北境之險平。獨西境小國道未畢。其他猿羽根。笹根。旱坂。爲揚坂在管内取鉅工。凡諸新道之成。皆在五歳間。故栗子之工。爲之終始焉。於是崇巒峻嶺。劃爲坦途。積雪深阻。不足復患。諸車過栗子一日至四十兩。馬十七八匹。行旅百十餘人。自米澤至福島。十二里餘。前日由板谷。一馬五鞋。今則一鞋而足。縣内運搬。昔時不用車。今則諸車至六千三百二十九兩。商販四通。物産益興。向

之民々者嘖々稱新道之便縣令乃告前勞以往年所與大久保内務卿計曰吾不早告之諸君者誠恐事若不成詳議必及内務卿夫穴山隧道功固難期而異論必起内務卿亦近吾故隱忍至今日其成功然後發之嗚呼此可以見縣令用心之深也詳於謀事之始而斷于就功之後斷以行之循序而不紊又能任用群材終始無貳所以克成大業是役高木秀明松井篤介品山融山任工事城親其佐々木季光酒井道助任會計中村孫直等測量村上楨朝在縣廳理庶務齋藤篤信毛利元義小倉道策等亦與有力而秀明親其於諸道工莫不預秀明奔走四方日夜不休五歳如一日尤竭力栗子曰工若不成臣吾葬所也可謂能以縣令之心為心故車駕臨栗子特賜秀明金百圓其餘各有差起工之初縣令禱成功於受持神至是建祠隧道西口以大久保内務卿及上杉鷹山君配享鷹山君米澤賢侯所用興土產蠶絲之盛冠一

方今運輸道開亦所以成君治績故祀之云又屬余紀隧道始末將刻祠下且致命屬吏伊藤十郎平錄狀來示顧此一役關渉四縣諸工事凡一縣之榮悴與縣令之進退存亡皆決乎此碑記之文不宜草略乃據狀詮次寧繁而勿殺以告來者

明治碑文集卷一終

明治碑文集卷二

巖手縣　佐藤平次郎編輯

贈正四位錦小路君碑銘　　櫻老　加藤　熙

今上踐祚之四年。朝權新復。百廢俱擧。勅復今右府三條公等七人官位。故從四位下大和權介兼右馬頭錦小路君爲其一。越四年庚午。勅贈正四位。賜祭粢金若干。初君遭癸亥之難。客死長州。未有以表其墓。條公與諸公。謀碑之。命文于熙。熙愧陋不敏。公曰。當時知錦氏者。莫子若。子其勿辭。熙於是再拜奉命。謹撰曰。神州治平日久。積衰不振。米使初來。海內騷然。幕府倉黃失措。國家之事。日多一日。而其能出氣力。以身許國如君者。蓋亦鮮矣。方此時。先帝陛下詔旨。勵精圖治。君乃憤然與條公同心。以恢張國威爲己任。而幾爲幕府所忌。奸黨投隙。發兵遽停君等參朝。且奪長藩禁衛。亦生命猝無復所恃。長藩兵乃奉君及條公。中納言三條

西季知。少將東久世通禧。侍從四條隆謌。修理大夫壬生基修。主水正澤宣嘉。避難於國。追從者數十人。熙亦與焉。實癸亥八月十八日也。既而黨議益熾。遂以不臣。追貶君等爲庶人。君無毫沮色。與條公及長州父子。竊圖回天。恢復國威。明年夏。君慨憤嘔血。遂以四月二十四日。歿于馬關。享年三十。長州侯葬之周防山口朝妻山。建祠祀之。後三年。朝權復古。條公出贊萬機。諸公皆得顯職。顧使君來帶並立。吁嗟於朝。其必有爲于今而垂于後者。而君獨留柩還鄉。蓋寃地下。何其不幸也。雖然朝廷褒其才。錄其勳。追贈府位。祭祀不缺。諸公亦計之不朽。君之榮於是乎有光於當世。君其可以無憾矣。君爲人忠慨果決。臨事而不惑。不爲勢怵。深爲條公所知。流寓之際。旦夕晉謁。所以爲盡者。特在國家。而不及其私。將死。命加淨衣。東嚮拜手。賦歌歛首。其辭哀而其情切。使人感動。蓋君操持之厚。出于天性。有古忠臣之風云。君諱賴德。字一貫。號嶨園。以天保六年乙未四月二十四日生。嘉永四年辛亥。敍從五位下。任大和權介。累遷從四位下兼右馬頭。娶故參議唐橋在久女。生一男二女。男賴言敍從五位上。長女適正五位東久世通暉。次女尙幼。銘曰

朝妻之巓　塋兆儼然　操牲雞卜
且弔且嗣　英魂千祀　陟降於天

故兵部大輔贈從三位大村公神道碑　　空齋　山田　顯　撰

當王室中興之始。大村公爲兵部大輔。首建議曰。方今諸藩承封建餘習。各異兵制。宜陸軍仿佛國。海軍仿英國。以統一之。而其下手之方。以延二國兵學師。教育人材。設造器械。爲先。諸藩聞之。異論紛然而起。公確乎不動。更引東西形勢。古今得失。辨之極剴切。

於是朝廷議始決。使公爲之規畫處置。公感激奉命。巡視畿甸間。相設兵學校造兵局之敷地於西京木屋坊。有盜數人乘夜襲之。公拔刀逐。被重傷。不起。悲夫。今茲己卯。當公十回忌辰。門人故舊相謀。建墓道之碑。使余銘之。以余嘗承其緒餘之故也。按狀公諱永敏。通稱益二郞。本姓村田。後有故改大村。周防國吉敷郡鑄錢司村人。考諱孝益。妣村田氏。生于文政七年三月十日。薨于明治二年十一月五日。享年四十又七。歸葬于其鄉圓山。勅贈從三位。賜賻有加。娶加屋氏。無子。養山本氏之子松二郞爲嗣。公爲人沈毅明敏。少有大志。遊鎭西。承漢學於淡窓廣瀨氏。後之浪華。從緒方氏。學洋術。年既壯。竊慨承平日久。士大夫狃習晏安。廢弛武備。專講歐羅巴兵法。矻々匪懈。又遊江戸。益究其術。大有所得。德川大將軍。延爲幕客。居一年。辭歸國。藩主毛利侯。擢公兵學教授。乃抄譯普國兵書。曰戰鬪術門。以授子弟。慶應二年。藩與

藩府開釁隙。幕府發兵逼四境。公自率兵。當北方一面。連戰皆捷。敵勢爲之挫衂。明治元年正月。隨世子入京。先是。德川氏還政權於　朝廷。尋有伏水之變。六師東征。以公爲軍務局判事。兼江戶府判事。當是時。德川氏餘黨。嘯聚東叡山。與會津仙臺諸賊連。皆磨牙抵掌。公曰。是勢不可漸長。利在速勦。衆以兵寡危焉。獨大監察使三條公可之。命諸部圍之。實五月十五日也。公聞衆曰。日昳必有捷報。果如其言。會津[illegible]數月。未拔。公別派一軍。衞仙臺殺其羽翼。賊黨孤立無援。府藩弊城降。餘寇尚據函館。陷松前城。侵掠蝦夷地。勢復振。公獻策曰。彼恃軍艦。非海陸二路並討。不可。廷議從之。賊黨不能支。大破之。至此東北悉平矣。公兵法非紙上空談。動皆契機宜。類如此。　朝廷賞功。賜世祿千五百石。嗚呼公不計身之利害得失。勇於爲天下立大計。而中道殲殞。識者惜焉。然其生前所規畫。如撤諸藩兵佩刀。定徵兵令。開兵學校。造兵局。分置鎭臺於七道。　朝廷漸次施行。而今日兵制完然具備。當日之異論者。始服其卓見。洋々稱賞不已。公亦可以無憾也已。銘曰。

公統戎政　群言營々　信任不疑　天子之明
爲國竭力　不顧厥躬　大猷則定　維公之忠
起自西夫　際風雲會　作朝名臣　垂功萬世
圓山土趾　定卜幽宅　巍々碑表　將有榮附
孰謂公歿　留衞神州　氣所充塞　山峙水流

故印刷局長從四位勳三等得能良介君碑

成齋　重野安繹

君諱通生。稱良介。號薫山。姓得能氏。其先出南朝忠臣之裔。薩摩人。世仕鹿兒島藩。祖新助君無子。養直助君爲嗣。君父也。母得能氏。君生而孤。與母居。母氏能守家教子。君之成立。實賴其訓督云。幼隸俗吏爲兒。年十七爲御記錄所書役助。及壯歷中外。東西奔馳。率無虛歲。元治元年。京師騷擾。隨藩主上京。與小松清廉大久保利通西鄕隆盛等盡力　國事。慶應三年正月。改革藩政。君與有力焉。以勞爲長崎御附人。明治元年三月。遷御小納戶頭取御用取次見習。二年二月。轉傳事。三年四月。　朝廷徵任民部大丞。兼大藏大丞。尋任大藏大丞。十一月爲大藏權大丞。充其錆也。四年八月。擢出納頭。既罷。五年八月。再補司法省五等出仕。十月進司法權大檢事。兼司法少丞。六年十二月。更任司法少丞。七年一月。擢紙幣頭。兼任大藏大丞。敍從五位。初維新之際。造紙幣以助　國用。置紙幣寮。管理其事。而製造不得其方。贋僞紛出。庶民惶疑　廷議更造紙幣。以交換舊鈔。託日耳曼國製造焉。君居常論。製造於海外。不唯失國體而已。他日禍害所及。將有不可

測者。及其任紙幣頭也。欲以製造自任。經營造之途。上新築工場議。令有營繕之役。議不穫決。君力言一日不可遲延。遂得　制可。鋭意從務。理會計。置庶務。審査。調度三課。改定工場規程及職制。分場爲整理。彫刻。製肉。刷版。調査五局。罷官吏悉爲傭使。俾各就業。以率衆工。每局別部。嚴禁互通事。蓋防泄秘訣。立約終身從事。其宿年者。　官特免兵役。而購機械于海外。聘西人爲教師。君日夕巡視。率先自勉。獎勵誘掖。無所不至焉。既而日。工場營築已得允栽。機械與教師皆備矣。獨至原紙。猶欲完之。何則外國之製。質脆易裂。　本邦之紙。有[illegible]損患。而防贋之術。亦不可不資此。宜製精良强靭紙。以施秘訣於防贋之術。庶幾無復遺憾矣。乃謀水利之便。卜地王子村。剏抄紙局。招工人於越前。其後增置機械。製各種良紙。輸出海外。以開　國益之一端。君刻苦經營所致也。八年九月。以正院印書局。屬之本寮。更名活版局。後又置鑄治場。以修

造機械。其他修寫眞術石版術等。皆所以助工業需用度。嘗時因立銀行局本業。　官將改正其條例。君與局員商榷刪定之。九年八月成。頒行之。日耳曼國所造紙幣。彩紋緻密。稱精巧。然贋造之弊。猶尚不免。且損傷日多。供給不逮。君深審其得失利害所在。斷然改製紙幣。大行交換。以歸一途。建議得　可。極工盡技。數年而成。新紙幣是也。是年工場營築落成。十年一月。廢紙幣寮爲局。君任大書記官。爲紙幣局長。改課局稱某部。二月西南役起。急製紙幣。以爲準備。命下之日。君晝夜督促。遂告成。右大臣岩倉公傳內旨。慰其勞。賜金三百圓。十一月十七日。　聖上　臨於工場。勅賞君功績。賜羅紗二匹。二十八日　皇太后　皇后亦　臨焉。十一年十二月。更紙幣局。稱印刷局。從君議也。十三年七月。伊太利國皇帝。贈勳章。十五年六月。擢大藏技監。敘勳四等。賜旭日小綬章。八月十七日。敘正五位。十六年十一月。敘勳三等。賜旭

日中綬章。先是本局規制已定。自營之道畧立。君欲設資金蓄積法。申與本省。而不被聽。會　廷議整革財政。有節經費之令。君乃申前議。請豫定額金。局中一切費用。以諸利金辨之。後又反覆陳疏。凡及三次。至是年二月。始得　允准。君躍然語曰。積年所願。一朝獲伸。益率勵局員。於是局中經費悉出於自營。未幾歲計有餘。遂　詔擴張陸海軍。因獻金十五萬圓。充軍備費。　朝廷嘉之。賜內庫金三千圓。太政大臣三條公傳　旨於姻親西鄉從道。以君在職也。君自數年前得肺疾。荏苒不已。百方無効。遣侍醫。賜藥存問。蓋異數也。至十二月病革。以　特旨敘從四位。二十七日終于印刷局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九。以其月三十日葬于青山塋域。賜祭粢金二千圓。遣侍從。特賜紅白縐紗二匹。以儀仗兵護送。如例式。紙幣局故舊及局員送者。凡數千人。道途充塞。觀者如堵。君軀幹壯長。眼光炯々射人。天資質直而有神識。坦懷容物。人有一技

寸長者。輒擢要職。常自以手叩其頭曰。男兒成事在精神。精神不揚。百事無成。故人須養精神。雖事有大小輕重。於己所執。事必從事。勇進不止。莫不致焉者。每以此勸勵局員。凡方計一事。起一業。精思深慮。洞察其前後始末。信其必可成。屹然持重。不少動。其對長上議事也。一不得可。則二之三之。或至四五。斷々不已。遂得其所請。故起工場建築之議。未數年而施設整備。工業日盛。傭使至三千二百餘人之多。君率先夜以繼日。蓋十年如一日。母氏老耋。承顏盡歡。孝養備至。平生不甚好佛。嘗登高野山。觀空海遺蹟。翻然大感。購印其即身成佛品。行于世。蓋空海舉動超凡。有所契合者云。其虛懷遷善如此。既而愛古器古書畫。然亦主於資工場模擬。非玩物自娛之比也。暇時弄筆翰。賦和歌。其書運筆飛動。極有風致。頗篆字尤妙。配佐藤氏。子男三人。長曰廸吉。嗣。任大藏權少書記官。次曰廸要。次曰廸俊。女七人。長適參議兼農商務卿陸軍中將伯爵西鄉從道。次適陸軍少尉官田耕介。次適海軍中佐黑岡帶刀。次適五等屬逕官田中捷三郎。次尚幼。次皆庶出。銘曰。

君於文字。平生我鉤。銘君幽宅。吾何辯焉
君臨易簀。總轄局員。良介雖亡。志則不泯
諸子繼志。良介猶存。吾題斯言。正辭煉然
嗚呼偉業。成于偉人。觀君志業。請識斯言

故青森縣令正五位山田秀典君碑

東埜　元田永孚

嗚呼故青森縣令山田君。盡心於民事。其功未終。中道而沒矣。悲夫。君諱秀典。熊本縣士族。維新之際。起身於治河之員。歷土木之職。任新川縣令。皆有聲績。明治九年遷青森縣。就任之始。巡視管內。見土地荒廢人煙稀疎。勸民以爲耕。民未知其利。多不肯者。

君謂是非口舌之所及也。乃聘老農於肥後、身親誘之、果見功効。至是爲耕大行。又察教育之未遍由學資之匱少、設置學田若干。其法蓋使爲父兄者共墾不毛之地、以其收穫充子弟學資、民皆便之。由是教育盛行。其他創牧場、開新道路、所作與皆得其宜。君又發縣民之進取之氣、山海多遺利、特作歌示其意、聞者往往感奮。君其勞心於民事如此。君赴任之歲、車駕東巡、親問政治、越六年又幸于北海道、君每途迎、恪勤奉以賚。佐々木一等侍講、命巡察東奥諸縣、遍具奏君治績。上嘉之。會內務省際地方長官來集、君赴之、遂病卒於東京。享年四十七、實十五年一月六日也。卒之前一日、叙正五位、詔賜祭粢料金一千圓、建碑料金一百圓。君爲人質直好義、與人不苟。遇事勉強、無倦不容虛飾浮文、以實行自誓。其汲汲於職務、進而不已者、在朝君子皆稱之、不幸丞逝。青森縣官及縣人謀建石、以志不諼也。以余與君同國、來請碑文、因錄梗槩、以酬其志、併叙余追悼之意云。

故岐阜縣令從五位長谷部君碑

甕江　川田　剛

明治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岐阜縣令長谷部君病卒於任所。年五十有七。翌月、子姪護柩、還葬諸東京芝山之塋。遵治命也。越十年。故吏部民謀建碑於稻葉山、以紀其功德、就余請銘。余取狀一讀、感歎泣下。顧世趨澆季、人尚虛文、諂像生祠、往々出乎上諷下諛。相迎合之餘、一旦去任、遂遐地陋視同秦越。今其人已逝、墓木將拱、而衆情追慕、不能諼。所謂爲民父母者、君其庶幾焉。君諱恕連、小字貞吉、通稱吉之助、後改甚平。考曰加賀成守、娶石原氏。君其第三子。出爲長谷部立連嗣、因冒其氏。立連系出自左兵衛尉信連。治承中、以仁王之舉兵也、信連留守王宮、平淸盛愛其忠勇、減死處流、後裔在能洲者、稱長氏、在福越者、稱本姓、歷長中。有采次正除改連者、仕越藩、食祿四千石。立連其十世孫也。君歷事藩主、天梁藩儀兼掛與財四公、歷冠毀父祿二百石、起自番衛、爲行人。任監察、度支、市尹、諸職、與學校、擧才能、尤盡治財政。嘉永中、歐米各國請互市、藩議依違、和戰不決、列藩多主攘夷、君獨非之曰、有無貿遷、天地公道、且欲政治文學駸々日進、而我守舊陋、夜郎自大、一旦來寇、何策防之。乃賜輸備、鉅艦航海、練兵工、技聘術、取長西洋、越藩新政、率先天下、君與有力焉。文久三年、春嶽公隨大將軍朝京師、所議不合、遂投劾北歸、藩吏誚貴、君爲分疏、事遂釋。是時內訌外侮、四方多故、君察世變在近、益儲錢穀、修武備、內輔其主、外交列藩、嘗論激切、爲忌者所中、獲罪禁錮、執政以下坐免者十餘人。既而王室中興、改元明治、五月、徵爲濃州笠松縣知事、稱病不就。八月再徵、敦邁、乃起赴任。會奥羽叛亂、王師征討、本縣在東海東山二道之交、供頓徵發、飛檄旁午、君處辦以簡、一切辦

治、民不告勞。二年七月、革官制、降知事爲權知事。明年六月、叙正六位。十月進知事、叙從五位。四年七月、諸侯納土、廢笠松縣、置岐阜縣、統轄全州。君爲之令。州有三大川、暴漲氾濫、歲損田禾。乃講水理、疏鑿堤防、隨勢修治、工役無加、而害減舊時。先是土俗健訟、苞苴公行、狀師爲奸、動經歲月。君設條例、率以簡。凡有所訟、面判曲直、兩造悅服、無復滯獄。蓋君爲政不事紛更、興利除害、施設以漸、明忠孝、以宜風化、明法令、以示威信、省冗費、以寬民力、頁制美舉、不暇更僕、以故三府七十縣、論守令賢能、先屈指於君。其歿也、朝廷賜七百金、以褒功、及建碑也、又賜百金、以助費。嗚呼、豈無所由而致此乎哉。君風格峻整、精力絕人、少學武藝、兼涉書史、嘗談判要領、歎曰、奇才奇才、方今上下困弊、非若人不能救。意自擬也。其在官、案牘山積、披閱一過、無所遺漏、老吏供頤使、不敢欺、夫人大関氏、儉素治家、有婦德、生四子、長曰辰連、仕爲工部大書記

宜。次曰於菟。夭。次曰仲彥。通洋術。受聘陸軍省。次曰季彥。四女三適人。一夭。或曰君用非越潞。三十年功効如彼。設令其今尙在。則所爲必不止於此。是洵然也。抑今縣令小﨑某者。君所引薦。而考績高第。以循吏稱。某功即君功。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君始下車　吏貪民譎　淬之礪之　曰廉曰勤
君忽厭世　誰保赤子　乳之哺之　孰賢代己
舊令尹政　告新令尹　前召後杜　愛無淺深
維稻葉山　積翠葱々　維長良川　湜波溶々
山有時崩　川有時渴　君功君德　終古罔沒

長崎縣佐古軍人軍屬合葬之碑

成齋　重野安繹

中興以來。用兵三四役。役罷。將士酬勞策勛。金玉章綬。煌々小臚綴肩。其死職者。則招魂之墓。樹碑勒功。昭忠之祠。給恤爲典。嗚呼國家待戰士。可謂厚矣。而吾又見之於佐古改葬之事焉。七年征臺之役。發艦於長崎港。軍人軍屬死亡者。悉殯屍。葬於港內梅香崎。越四年。釋區將。更造病院。港內湫隘。唯梅香崎地勢爲尤宜。於是中議遷其墓於佐古。佐古者。葬十年役戰士處也。謂二役戰士。均授命王事。魂魄當相依。於事爲兩便。報可。縣廳乃派吏員。董遷葬事。吏員不敢遷葬遽式。舊墳有餘骸。發掘凡三次。而僅得畢事。會海軍少佐田中綱常少主計伊藤祐順。檢戰殉墓地。到長崎。察遷葬猶有遺漏。推驗數四。遂與西部檢閱陸軍中將谷干城。具狀稟于官。於是。天子惻傷。更命陸海軍二省。改合葬五百五十五名於一塋。塋中央建一大碑。錄改葬事由。及各人姓名。其旁列舊墓標。今茲十六年十月。詔遣侍從北條氏恭。修祭以安死者之靈。初梅香崎埋葬事訖。天子臨祭。樹碑紀其顛末。其碑亦移在塋內。而今命臣安繹。撰改葬碑銘。又申令本縣。猶就舊葬地。遍索餘骸。朝廷之優恤軍士。懇重反覆至此。死者有知。當感恩於地下。而天下之士聞之。誰不踴躍奮發思。所以致身於國家哉。昔者文祿之役。發艦於那古屋。那古屋與長崎相距不遠。中古以降。用兵於外。亦唯韓臺二役。韓之役。前後六七年。死亡不可勝紀。葬祭弔恤能有如今日者乎。碑版表揚。能有如今日者乎。當時武將。擅制殴人以就役。不復顧其後。比之今日。死者之幸不幸。果何如耶。吾於是乎知。王澤入人之深也。銘曰

原上纍纍。烈士之骸。而千里歸葬。事出於破格。塚中枯骨。人不介意。而一片骸骨。猶恐或遺失。因其塋所。竣其碑碣。封牲然祭。祀典不絕。無功不酬。存亡無別。無德不報。死生一節。芫々紫溟。維我西鎭。南望臺灣。西隣韓國。超々崎陽。維我要洋。遠延歐米。近接禹域。烈士歸魄。安魂於此。永爲保障。精爽不滅。其必冥助默祐。守護邦國。以徵國家無窮之休福。

陸軍步兵伍長谷村計介碑

隈山　谷干城

嗚呼一卒一下士耳。而忠勇義烈。魏然炳然。足以爲軍人龜鑑。如谷村計介者。可勝悼歎。計介日向諸縣郡倉岡之士族也。父曰板元利右衞門。計介其第二子。出嗣谷村平兵衞家。明治五年。熊本鎭臺徵爲步卒。七年二月。佐賀人作亂。臺發步兵一大隊。分爲二。水陸並進。計介從大隊長心得大尉和田勇馬。由海路入佐賀城。賊遽然來攻。銃砲交發。城中無複儲。彈藥缺乏。勢不可支。分三梯隊。欲潰圍以合陸路兵。計介屬中隊。開門突出。賊四面夾擊。我兵殊死戰。賊軍披靡。遂得破一方。然隊伍混亂。又分爲三。計介屬大尉與保發。且戰且走。至繩取村。有小川。賊伏兵前岸。我腹背受敵。少尉三木一率小部隊。進擊放銃。擊賊右翼。計介挺身奮鬪。遂破

之涉川抵江見村。見田夫疾走。衆謂彼必報我動靜於賊也。計介進曰。我不諳地理。屢迷岐路。所以致賊迫擊。願此距佳吉津不遠。我請離隊到河津。繫船沿途有賊必發銃射我。諸君聞銃聲則更取他路。我一死爲諸君嚮導。衆感歎許之。計介乃挺身前行。衆皆傾耳而尾之。及達河津。計介既繫船待。乃急渡。賊兵迫至。無船可濟。我兵遂得會陸兵於府中驛。是役也。微計介。則一部兵殆爲河上鬼。亦未可知。噫危哉。已而大阪軍來援。諸道並進。攻佐賀。計介每戰甚力。人稱其膽勇。六月任陸軍伍長。八月屬第十一大隊。從臺灣之役。九年神風黨之變瀕發也。參謀大尉大迫尙敏。以事在小倉。聞變即還。聯隊長心得少佐乃木希典使計介隨行。蓋知其可倚也。計介已到熊本。將復赴小倉報急下形勢。會山口秋月亂人並起。諸縣騷擾。變在不測。乃使計介便道探偵柳川。若有異狀速還報。計介變形爲車夫。以窺動靜。以其無異狀。遂至小倉。十年薩人反。大擧圍熊本城。內外阻絕。聲問不通。時余領城兵。欲報守城方略於征討軍。難其人。計介屬十三聯隊在城中。聯隊長心得少佐川上操六。與衆議擧計介。密諭其意。計介曰。一身輕。使命重。計介一下士。豈能辨之哉。申諭再三。計介沈思久之曰。諾聽命矣。既已聽命。事保必成。但復命日難期耳。與少佐偕來謁命。余乃授教令。計介俯聽。退取煙煤塗全身。一再摩去。黑質如自然。因著鷄衣。咲曰。可以欺賊眼矣。乘夜出城。將赴南關。爲賊所縛。百方解說不聽。伺守卒眠。以爪斷繩而逃。潛行吉次山中。再就捕。計介佯爲獵夫狀。啜泣哀訴。賊憫之。解縛爲獵夫。得間復逃。遂達第一旅團。時二月二十八日也。其就縛也。賊掠暴横。飲食共絕。比達官軍。顏色憔悴。過哨兵。告以實。不信。縛致之本營。團長少將野津鎭雄召見。計介欲言不能言。益脫皆楚。終使命。感極不能自禁也。既而徐述命令說賊狀。悲壯慷慨。聽者皆感歎云。少將厚遇之。令在營

休止。三月四日官軍攻田原阪。計介請列戰隊。固諭不許。固請不已。乃命以傳令之事。適官軍不利。計介感氣勃勃不能自抑。遂起奪他人銃。單身叱咤突入賊壘中。銃彈而斃。年二十有五。葬肥後玉名郡木葉町字鱗浦。訃至。衆益皆嘆惜焉。計介爲人。忠實寡言。事上官恭敬有禮。然眼無丁字。人未之奇。後發憤讀書習字。非復吳下阿蒙矣。嗚呼計介前以一兵卒。勇奮挺身。脫一部六十餘人於危難之中。後以一下士。堅忍不撓。克遂使命。而終奮戰殞命。勇氣凜凜使人感動。謂之軍人龜鑑。非溢美也。計介從征役四次。例當受勳賞。况其殊功如此。設令其猶在。則固當有特異之褒賞。而今如此。可不重悼歟。頃者同志相謀。建碑於靖國神社域內。以傳不朽。自將校迄兵卒。皆欣然捐資助之。事聞。　勅賞其忠烈。賜金若干圓。計介之功。於是乎炳然著明。一下士而蒙此恩寵。其爲榮莫以加焉。於虖盛矣哉。諸子屬碑文於余。余承乏熊本鎭臺者兩次。識計介尤熟。不得辭。以不文。遂援筆記其顚末如此。

故水戶藩重臣孝甫戶田君墓碣銘

中洲　三島　毅

近時勤王首唱。推水戶烈公。而輔之者爲戶田蓬軒。蓬軒與公共艱難。陰險隨起。百折不撓。至其子孝甫。寃抑極矣。孝甫子忠正曾在余門。頃將共行實乞墓銘。按君諱忠則。戶田氏。孝甫其字。稱銀太郎。系出大納言藤原公時。公時後裔康光。據三河田原城。稱戶田氏。康光廿世孫有信始仕水戶威公。是爲君八世祖。祖考諱忠之。考諱忠敞。號蓬軒。娶岡野氏。蓬軒爲烈公所用。任執政。當是時。幕府政衰。外夷又窺邊海。物論騷然。公因唱尊王攘夷。定國是。蓬軒與藤田東湖贊之。爲海內志士所欽慕。稱曰水藩二田。公遂爲幕吏所忌。致仕。蓬軒亦被禁屏居。順公嗣立。特擢君爲大番組頭。

祿米二百石。尋轉使番。既而遂軒再起。爲執政。不幾亡。公深惜之。命君襲家。祿五百石。爲目附。是爲安政二年。五年遷側用人。攝若年寄。明年監學政。會烈公再受謹慎。禍且不測。一藩危懼。激徒爭出境欲訴冤。而奸臣又乘隙援幕吏。欲亂國是。時順公在江戶邸。君乃馳謁。承命百方周旋。鎭激徒。斥奸臣。事始定。萬延元年爲執政。文久二年監史館編修。三年扈公朝京師。既還監鑄大砲。元治元年罷職。爲大寄合頭。閏月復職。前後增祿至一千一百石。是時奸臣結黨。附幽佐幕。陰逞私權。讒害忠良。間藩賊援。君復南馳謁公營狀。因受命歸欲之。則奸黨既據城擁兵劫衆。衆多應之。正黨或逃或亡。凶焰不可當。遂爲其所迫罷職。爲大寄合頭。並謫謹慎。因。君猶隱然庇護善類。權奸益憤。竟誣君以罔上。褫祿幽囚。亡何病卒。或云鴆之也。年三十七。實慶應元年七月五日也。葬城東常照寺域內。君性寬簡。謹諤和儉。而臨大事。毅然執正不回。人皆稱

不負家訓。娶久米氏。生三男三女。長男毅之助夭。次即忠正。次忠恕。忠正以父故屏居。給十口糧。時猶幼。及王室中興。奸黨敗滅。始復家祿。不幾藩廢。今仕朝爲判事。嗚呼今日中興之業。基于水藩首唱。而不幸朋黨相閱。忠良殲盡。海內志士繼起者。乃遭遇盛運。攀龍附鳳。獨抱寃死。天道殆不可信。雖然屈者必伸。他日專天祿者。其在水藩遺臣乎。在水藩則自戶田氏始矣。乃係銘曰。

君父遺志。繼在一人。　國亂身斃。　氣節益振
以報其君。　君曰忠士。　以報其父。　父曰孝子
允孝允忠。　報在後裔。　三尺墓碑。　此其左契

磐溪大槻先生墓表

敬宇　中村正直

先生諱清崇。平姓。大槻氏。字士廣。號磐溪。通稱平次。考諱茂質。稱玄澤。仙臺藩侍員。實爲我邦蘭學者之祖。先生學于昌平黌。十年。後歷遊東海畿內及長崎。下筆微妙。才華富贍。爲中外名流所推重。其客京師也。賴山陽延之於山紫水明樓。對酌論文。山陽於人少許可。特奇先生才。一見如舊。世傳爲佳話。天保壬辰。先生三十二歲。藩侯擢列侍員。以季子別起家。住江戶爲侍讀。弘化嘉永間。先生夙講西法砲術。究其蘊奧。爲藩師之。嘉永癸丑。米國使節伯理始至。先生建議。主張開港。是時。議者多主張攘夷。朝野囂々。人或爲先生危之。先生夷然。文久壬戌。移于仙臺。爲養賢堂學頭。尋致仕。明治戊辰之亂。奧羽諸藩。合從舉兵。仙臺爲之盟主。起先生。同草國文書。及事敗。以此下獄。既而被赦。時年七十。辛未。復住東京。文酒談讌。優遊自適。世以耆碩老將目之。戊寅六月十三日。病歿。距其生享和辛酉五月十五日。得年七十八。葬于高輪東禪寺。先生篤於長兄。性情眞率。事公謹慎。持身謹儉。與人藹然可親。然至論大事。則侃々有不可回者。天才淸絕。晩年詩文。歸于簡淡

雅潔。嘗曰。吾讀經。自扶出手眼。文章則有得于葛西因是松崎慊堂。詩則有得于梁川星巖。其推重前輩。而不高自標置如此。著有孟子約解。古經文砭。近古史談。寧靜閣詩文集等。數十種。配大野氏。長子修二。次文彥。各成家。二子以余與先生有舊。請表其墓。先生事蹟。具載家傳。茲揭其大要如此。

毅堂鷲津君碑銘

中洲　三島　毅

友人鷲津君既卒之明年。嗣子將持君所自著行實。來屬以碑銘。嗚呼君交友滿海內。碑銘之任豈無其人。然其交尤久而親者。莫余若。余惡可辭之。乃據行實。參以所聞見。序之曰。君鷲津氏。諱宣光。字重光。一字毅堂。稱九藏。尾張丹羽郡丹羽邑人。系出丹羽縣主稻萬侶。稻萬侶後裔有爲鷲津地頭者。因氏焉。數世孫某左衞門諱幸光。徙居今邑。是爲君九世祖。幹祖幽林諱惠。以文學仕妙

法王府。祖松陰諱洸。博學有文藻。考益齋諱弘。學究古今。德行式一鄕。妣磯貝氏。文政八年乙酉十一月八日生。君。君幼穎悟。受庭訓。客遊經史。年二十。考既亡。將奉遺命遊學。妣戒之曰。吾門中圮。汝當勉學再興。不然吾不子視汝。因手剪紅白帛。結之襟。以備遺忘。君泣而拜之。赴伊勢。從學敬所猪飼氏。既而遊江戶。入昌平黌。嘉永癸丑。應久留米藩聘。受十口糧。既而有故。仕尾張藩者。以議謝之。安政甲寅。卜居徙士街。教授生徒。文久中。上書論藩政。不報。遂致仕。時藩政日非。內憂外患交至。君遂奮自晦。諸藩欲厚祿致之。皆不應。會有尾張藩侯之召。君翻然奉命曰。吾今隱士。就仕不可。況父母之國。即日治行李。赴藩。爲侍讀。受米一百五十苞。未幾加五十苞。轉教授。尋爲督學。大贊藩學政。慶應丁卯冬。德川公返大政于朝廷。退居大坂。詔召藩侯。爲議定官。君扈從在京師。適聞妣病。告歸則已易簀矣。家居服喪。侯以國事日急。奪情起之。再上京。是時朝廷既得政權。而財用無所入。將課之列藩。而德川氏封額尤大。乃詔侯說論之。侯途罹疾。使藩老成瀨隼人正代往。君實從焉。慶喜公奉命。而部兵在伏見者激怒。不將破。君以順逆利害。說其吏塚原但馬永井主水。如之大坂。二氏承服。乃歸京復命。而兵未遂撤。實明治紀元戊辰正月元日也。越三日。伏見之變果發。東兵敗北。慶喜公遁于江戶。侯請歸藩。誅姦臣與賊通者。君與有力焉。增賜百苞。侯奉勅勸鄰藩勤王。君又與其事。直賊入甲信境。侯出征。君從參機務。既平。朝廷徵君拜權辨事。已而罷。己巳春。扈車駕幸東京。秋轉大學少丞。尋遷登米縣權知事。適從縣廢。五穀不登。君百方救濟。一縣得無饑。庚午夏。敍正六位。無幾免官。此歲朝廷賞功。賜祿一萬五千石于藩侯。侯分與一百五十石于君。以其轉職有勞也。辛未拜宣教判官。既又歷任權大法官。五等判事。官廢而罷。又起爲司法少書記官。辛未夏。爲東京學士會員。十

五年壬午秋。臥病于家。就拜司法權大書記官。敍勳五等。賜旭日章。十月二十日特旨敍從五位。是日卒。年五十八。葬谷中天王寺。賜儀衞兵送之。故舊門人會者東西鄰于道。觀者歎息。嘗語者未曾有之榮。君嘗自書行實後曰。余起匹夫。辱今日寵用。以揚家聲。雖出于藩侯勤王之餘澤。抑亦先妣訓戒之所致也。嗚呼今以此官。親報黃泉。君亦可以無憾矣。雖然君未可謂老。天假之年。其有功于國家。豈止于此。是則可惜也。君眉目修偉。廓然寡欲。不踰常人。而才學宏贍。經史百家。無不涉獵。尤通三禮。蓋得之猪飼氏也。文平淡穩秀。能合矩矱。而詩典雅壯麗。不流纖巧。邦人大率長文則短詩。巧詩則拙文。君則兼之。尤爲不可及。君少貧。以業教授。然不自足。敎學相半。余與川田甕江等。以一介書生。時訪君。君下平皮。謙盛款待。曾不以人師自居。是以一時才俊多相交。講習資益。其學大進。會海內多故。各騁其游。及明治中興。余再入都。則君與甕江在。而時洋學盛行。從事西業者。晨星寥寥。因更加重。時成齋中村敬宇坂谷朗廬等數人。結社。修夙好。而朗廬先亡。君繼之。斯文將墜地。則君之可惜。豈獨爲國家哉。君娶佐藤氏。先歿。生一男。即精也。繼娶河田氏。生三男。一曰俊。二皆殤。二女。一殤。一嫁內務書記官永井久。所著有游吟草一卷。毅堂集若干卷。親燈餘影四卷已刊行。金山仙史私記一卷。乃其行實也。銘曰。

纘述孰大。祖先之德。仕宦孰榮。父母之國。
兼之者誰。我友毅堂。祖先之業。於君乎光。
父母之名。於君乎揚。

成齋　重野安繹

長岳橋本君碑

西鄉隆盛。少壯在江戶。與四方賢豪交游。嘗曰。吾於先輩服藤田東湖氏。於同儕推橋本左內。二子之才學器識。豈吾輩所企及哉。

左內者景岳君之通稱也。君諱綱紀。字伯綱。越前福井人。生穎達。好學有大志。慕岳武穆爲人。自號景岳。年甫十六。負笈游浪華。學醫於緒方洪庵。旣歸繼父列藩醫。越侯識其異材。免醫員。令游學江戶。君感奮益講經世學。欲以有所報効。會侯銳意正藩學。擢君幹其事。先是越藩學者。拘泥性理。不適實用。君乃建議文武兼修。仕學並長。別設洋學一科。講究兵法物產算術等。又勸諭君侯。以倡率諸有司。於是宿弊頓革。一藩翕然向化矣。時安政三年也。明年晉侍讀。參與機務。在江戶邸。自米使來浦賀。國家多事。　朝旨幕議。動相牴牾。識者憂之。當是時。大將軍溫恭公。多病無嗣。而一橋黃門有英才。中外屬望。議者以謂宜立以爲儲貳。整正外國條約等事。以協和　朝幕。越侯以幕府親藩。德望夙著。故主張此議。君乃致其力。必欲遂侯志。內游說幕老諸司。外與水戶及薩土諸藩相結。百方致力。至廢寢食。幕議猶豫未決。五年君入京師。謁青蓮

院宮。縉紳。近衛。三條諸公。納前說。與其家臣有志者周旋。事殆成。而溫恭公薨。幕老井伊直弼。擁立紀侯。於是越侯及尾。水。土諸侯。皆獲譴幕府。是歲十月。幕吏捕君下獄。明年十月被刑。是時列藩志士。前後逮捕。其還訊鞫。務引罪於己。不欲累及其主。君獨抗然曰。此國事非私事。臣竊明言之。建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事乞勅裁。重　天朝也。吾主實命臣。臣實周旋之。非敢有他志。君身長僅五尺。白皙纖妍如婦女子。性溫粹謙和。未嘗與人爭。然其臨節幹事。侃々正言。不少屈撓。必竭其委曲。故人亦感其誠意。皆許心腹。川路聖謨。以老練見稱。語人曰。昨夜晤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吾半身殆爲被取。吾所閱人多矣。未見如生者。武田耕雲齋。與君一見如舊。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君齡幾踰弱冠。而爲先輩名士之所推服如此。其才學器識之概可以想見也已。君居恒曰。吾於宋人。服寇準韓琦范仲淹。寇之剛壯。韓之沈深。范之爽達。皆可師者。吾願品格學韓。氣象學范。處事學寇。但三賢過於深已。而乏於包荒。此中主以下之所不能堪。不得竭其才力。亦坐此耳。故君之處事謀事。愼密寬厚。無有偏頗。其論時世曰。闔宇內形勢。斷然變鎖國之風。器械技術取於彼。仁義忠厚存於我。以謀富强。其論洋學曰。洋學宜與、善與則其利甚多。不善與則其害不可勝言。嗚呼君之遠見老識。豈倜儻扼腕。取快一時。而不知大計者之比乎哉。就使其生及中興之際。與西鄉隆盛等。左提右挈。而共成鴻業。則其勳績赫々。與此翅於天下后世。顧果如何耶。而隆盛深推服君。鄉其匡益以得全晩節。亦未可知。豈不重可惜哉。初君就刑。埋遺骸江戶小塚原。後移葬福井。頃親舊有議。將建碑於小塚原。轉其手記若顏傳狀。請余乞文。余昔聞君名於隆盛。今閱君手記。有云。重野某薩之文儒也。吾聞之西鄉。雖無一面。其相知名已久矣。故不敢以不文辭。君考諱長綱。稱彥也。母某氏。二弟綱維綱常。皆棠

醫。君卒時年二十有六。未娶無子。以綱維承後。綱維亦殤。其子綱方嗣。綱常今爲陸軍々醫監。君在鄉。師事吉田東篁。在江戶。游鹽谷宕陰門。受洋學於杉田成卿。所著有藜園遺草。啓發錄。藜園其別號。啓發錄年十五時所作。議論老成已可觀云。明治十一年天子北巡至福井。褒君勤勞　王事。召其親族。賜祭粢金若干。後七年始能成此文。距君之斃非命。已二十有七年矣。

江村石合先生墓碣銘

敬宇　中村正直

嗚呼江村先生。舍予而安逝乎。其體魄之散。吾不知其安歸。而精神之存。吾不知其安在也。予第以先生精神之存吾胸臆者。書爲寫照。以永遺後人乎。此在朋友之誼。或不可得而辭者矣。先生事親孝。父了翁久病。家道衰落。先生下帷教授生徒。而不懈于侍養。醫藥飦粥。制服辨濯。皆躬親之。賣己衣具。以供甘脆。四隣感泣。街

吏欲告官請賞。先生固辭而止。事師篤。古知王函久病。後失明。先生侍養甚恭。飲食起臥。皆親當而扶持之。自始執贄。以至視易簀。蓋二十年如一日矣。交友忠。藤森弘菴繫獄。先生力救解之。卒脫于危。唐津明山公子延請先生爲師。賂以俸給。先生深感其恩。諸侯徵辟皆不就。公子爲閣老。會生麥之變。英國求償甚急。先生侃侃建言。不聽。遂改名曰默翁。先生憂國深。慶應丁卯。德川內府還政於朝。後召先生。即日上程。十一月。謁內府二條城。每見屏人。交膝密語。然不得遂去。常慨然謂余曰。噫使我爲鄙陸。往來各侯間。與諸英豪交。以收攬其心。則事未可知也。先生終身不仕。然存志于經綸。常嘆曰。吾見時宰爲政。絕無旋乾轉坤手段。少懲紛紛。嗟狼狽失措。嘵嘵何世之乏人材也。余嘗謂。士主斯世。不濟流俗。不率風習。能發其所獨得于天性。以自立一種品行者。獨於先生乎。見之矣。先生邃于經學。其詩文有孤詣獨至處。而一不發于世

情。蓋亦在文壇別樹一幟矣。余與先生親厚無間。終始弗渝。至今尚覺與其精神相交于茫渺冥漠間也。先生諱文之。字文藏。號江村。姓田口氏。宗家絕嗣。改冒合氏。文政戊寅正月五日。生于江戶深川。明治六年一月十七日病沒。享年五十六。葬東京駒込龍光寺。配淺井氏。先沒。生二男。長淺次夭。繼娶淺田氏。有四男二女。銘曰。

世之貧富貴賤。不足爲先生之榮辱。而先生之自主獨行。
可以砥礪一世之風俗。於戲乎若人。不可覩以爲疑。

海莊菊地先生墓碣銘

菊地純

身在草莽。竭力王室。匪躬蹇蹇。終始如一。以默補今日翊贊國治之鴻業者。雖無血戈汗馬之勞。安可不顯揚而銘之乎哉。竝乎　朝旨賜物。褒賞我菊地海莊先生也。先生諱保定。字士固。號淡琴。後改海莊。稱孫左衛門。南紀在田郡栖原村人。父諱格。號恂齋。考諱孝友。號淡齋。妣宮原氏。生三男一女。伯田廣啟。出繼宗家。季曰惟恩。女適某。仲則先生也。先生爲人温雅敦厚。讀書求甚解。崇尚名節。旁學劍術。武藝抱杞憂。尤畢力于海防。嘗語人曰。我邦環海一孤島耳。未備之綢繆。不可不豫講。當是時。江海晏安。上下恬熙。絕不知兵。其聞者私詳笑之。先生一意。講究兵備。天保丁酉。年穀弗登。道路饑。殆先生大發資民。開拓山道。厚資給之。全活者數百人。諸侯賜俸若干。褒之。執政久野純固。素與先生親善。待以西賓。凡內外諸政。欲有所施行。必先就而諮詢之。先生亦竭誠力。嘉永癸丑之變。海內騷然。先生慨然自奮曰。此國家存亡之秋。吾雖小人。亦不可以坐視。乃召募鄉里壯丁。編行伍。設砲兵。築壘塹。其就藩。閭鄉豪族。風靡景從。或贈金助之。先生率先捐貲產。而不少顧也。明治元年。車駕幸浪華。先生上疏。建言時

事。論議剴切。皆有補於當世。既而海內興乂。昔事無虞。先生退引高蹈。屏居山中。不復預世事。簑笠漁樵。逍遙于江雲湖月之間。嘯詠自娛。五年九月。縣郡皆徵先生。辭以老病。不出。七年八月。內官賜菊章銀盃及黃金二百圓。褒賞其積年盡力國事。蓋異數也。十二年五月。挈家赴東京。當路公卿召見優禮。聞者榮之。十四年一月十六日。病歿于淺草寓舍。享年八十三。葬于城北谷中村天王寺後邱。配宮氏先歿。有一男一女。皆夭。養姪孫武定爲嗣。又先歿。娶小川氏子武豐。妻以側室女。生四男。曰恒。曰貞。曰虎。曰庸。先生傍涉經史。尤留心於詩。初從遊于大窪天民。後與四方諸名士相唱酬。沖澹高古。純以神韻勝。其集前後。梓行于世者。曰秀委樓集。曰淡琴山房集。曰海莊集。每一集出。爭傳播。非購求之。是以人或目先生以爲鄉流遜。至其忠憤發慨。竭力王事。則往　朝賞然後始顯。嗟呼先生豈附以詩名彰於當世者乎哉。今玆一月。大祥忌辰。

令孫仲幹。持其家譜。來請銘。予與先生同宗。實南朝忠臣正觀公之子孫。又嘗辱提命之匪者。安得不泣血流涕銘其墓乎哉。銘曰

武人好武。固分之宜。文人喜文。別樹赤旗。
勤王發圖。默補鴻基。發爲詩賦。光怪陸離。
武城之北。東台之陲。骨難朽乎。名存豐碑。

學橋大鄉君墓碣銘　　　伊勢　陸　正　勝

學橋大鄉君以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歿。葬于東京芝伊皿子長法寺。將葬。其子利器太郎泣請曰。先君在世。所苦心盡力者。在廢藩以前。時吾尚少。未及知之。欲就舊藩士共事者聞之。皆已即世。且先君雖交天下賢豪。能知其苦心者。唯子。又能知廢藩以前之情狀者。亦惟子。則爲先君銘。令其志不泯滅者。舍子其誰。嗟乎余與君交。三十餘年。嘗共謀事。同遭患難。不可以不文辭之。乃

敘其概略曰。君諱穆。字穆卿。學橋其號。本姓須子氏。越前鯖江人。世仕藩主間部氏。考諱博。號浩齋。爲藩學教官。先是藩士大鄉頁則。遊祭酒林公之門。以經術名。祭酒殁。一發江戶古河。命頁則居之。以誘掖後進。頁則殁無子。祭酒與藩主皆議。擇藩士之學修行修者繼之。而浩齋君當其選。遂冒大鄉氏。居古河。爲人端厚有守。雖之麥齋之氣。所自是則勇往直進。必行之而後止。藩主甚寵之。方是時。米舶諸國。相尋來請互市。日迫幕府。而開鎖之議未決。加以將軍繼嗣之不合。而雄藩不服。內憂外患一時並起。而藩主爲老中。任幕政。君深憂之。既而藩主如京師治事。土藩士某來謂余曰。尾越水戶諸公與幕議不合。皆受嚴譴。而吾主公與此同議。間執政欲罰之。雖使京師取決間部公。則吾主公進退。獨係間部公。願子圖之。余見君以告。且曰。土佐山內公。致忠於幕府久矣。今以一議不合故。遽加嚴譴。藩情必離矣。言未卒。君蹶起曰。此非細

故。吾共往矣。即日上途。事雖不諧。然君忠悃之情。藩主亦深知之矣。時幕府方興黨人之獄。深探密索。無所不至。而余所與君言者。亦爲其所捕。執政怒。將捕余。會有營救者。獲免。而心獨危君。既而藩主從京師還。遂徙君鯖江。蓋以執政以君爲罪首之藩主也。君已徙而古河之學遂廢。君之少也。入昌平黌。與四方俊雄之士遊。性敏多才藝。詩及書畫。尤爲精妙。又好酒。客至必置酒。言笑終日。愈醉愈溫。其徙鯖江也。詩酒自娛。倘佯和適。人不見其愠色。居亡何。藩主辭老中。起君爲藩學教官。迨大政復古。爲鯖江藩少參事。兼監察長。藩廢而免。初幕府之伐毛利氏也。將軍駐軍大阪。而與朝臣不協。諸藩各有心。是以諸藩皆擇其臣。置之京阪間。以探時情。世目之曰周旋。蓋一藩所向。大抵由此而定。而君任其事。時余在大阪。嘗與君酌酒議事。君歎曰。大義之不可失也固矣。但吾藩之舊。列於諸侯。在幕府中葉。非有汗馬之勞。而致此。荷恩之

重。亦非諸藩比。不幸當朝幕不協之時。欲彼此得宜。難矣哉。既而世勢一變。大政復古。而諸藩思幕府舊恩。失義獲罪者亦不少。獨鯖江藩終始不失義。又不背恩者。誰知非君苦心之所致邪。藩已廢。君又來東京。時山內氏居顯要。或謂君曰。子嘗爲山內氏致患難。今一見之。則重用子。君笑曰。吾之與陸成卿謀者。爲天下也。非爲夫人也。遂不見。君歿年五十二。娶清氏。生一男一女。男即利器太郎。女適陸軍中尉余光利謙。銘曰。

致力維何　匪躬之故　命與仇謀　遭彼之怒　式困式顯
心斯優裕　生罹此阨　死銘之墓　卒矣厭志　千古有譽

戰死舊一關藩士碑　　茶溪　古　賀　增

吾幕朝遺民也。明治初年東北之事。其是非曲直邪正皆不能言。又不欲言。而終不忍言。然則默然以止乎。乃又有難默止之理。或

倘用一郡一里人之殉難死事。按其迹則惻然可傷。推其心則藹然可敬。蓋封建制度七百年來一定各藩封。犬牙交錯。治平則已。苟一旦有事則八方皆敵。凡爲臣民者。必奉本土累世君主之命。進戰退守矣。死就干戈。大義所存。對天地神明而無怍者。人各爲其主。豈得枉以惡名誣謗之耶。於是吾深悲一關兵人之死也。凡進軍七十日。交鋒廿餘次。突然被圍於刈和野。衆寡非敵。八十餘人殲焉。夫東北兵燹之禍。赤地千里。到處流血殺戮。不止於此僅々人民與土地。而必哀弔非説果何意。不可與一概論也。聞於耳感動於心。而不能默止也。抑天下之吾一也。決非成敗毀譽所能奪。雖仇敵之人。日久必服其行事。因唐山歷代之待勝國忠臣。可識。夫前日殺之害之。後日反祀焉嗣焉。似枘鑿不相容。是則人心秉彝之終難泯者。亘天地古今無替也。乃一關兵人之死。榮勝生辱萬々。亦可以瞑目于地下乎。因作之銘曰。

義利相對　運有剝復　不朽令名　孝忠收獨
懸軍深入　不肯挫衄　不意被圍　一隊皆覆
其勇足稱　其慘足哭　燦々姓字　猶照流馥
在同郷人　實施面目

朗廬阪谷先生墓碣銘

中洲　三島　毅

吾備有鄕。曰興讓館。其名傳于海內。而爲之館長者。實朗廬阪谷先生也。先生學宗程朱。而不溺性命。不泥訓詁。常服膺白鹿洞規。每朔率諸生讀之。然後就業。尤能文章。而不事彫琢。一氣呵成。直抒胸臆。奇思横生。使人眩倒。諸生傳習。幼稚皆能執業。遠方聞之。來學者踵相接。而館又傍官道。諸藩士大夫過者。必詣館謁先生。亦遇過客。各滿意而去。是以海內莫不知興讓館者。而先生之名大顯。先生諱素。字子絢。稱素三郎。後更希八郎。姓阪谷氏。朗廬其號。備中川上郡九名村人。考諱良哉。妣山成氏。先生其第三子也。文政中。良哉有爲幕府代官屬吏。沒大阪。使先生受句讀奧野小山。小山以爲遲鈍不能成業。又學大鹽中齋門。門人多忌非之。中齋獨奇之曰。異日必成大名。及良哉君移爲江戶。托之精溪昌谷翁。翁因其鄕故。致之尤懇到。先生亦勉勵。業日進。天保丁酉良哉君歿。先生奉柩歸。明年再東遊。入侗庵古賀氏門。業益進。侗庵不輕許人。獨稱先生曰。文鋒不可當。遂擢爲都講。於是文名藉甚。嘗作文寄小山。小山驚服。深愧其無鑒識。而人皆服中齋先見。先生業暇好漫遊。遊必有記。北陸曰北陸放情。房相曰偸閑小記。上毛及奧羽曰東遊雜錄。既而歸省。無幾欲復東遊。到大阪。聞妣疾。歸省。津和野福山廣島岡山諸藩並欲聘之。辭妣老皆不應。遂永中下。雖近鄕梁瀨村櫻谷。每月歸省以奉歡。其地係一橋氏食邑。邑吏角田某與鄕民謀曰。鄕有巨儒如此。盍與一發弘其道。於是卜

地寺戶村。築學舍。請先生主之。即興讓館也。更建塾舍。待四方來學者。文久中。先生以妣既亡。西遊九州。有記曰鎭西發軔。慶應二年。一橋公在京師。召先生慰勞。賜五口糧。先生固辭。請以充館費。公欲留先生。又辭歸。明治戊辰春。朝旨既發。朝廷廣島藩兵來鎭備中。一橋氏吏狼狽不知所爲。先生周旋其間。得無事。其秋廣島侯聘先生爲賓師。給俸米三百苞。優遇寄至。先生亦盡心啓沃。多所裨補。至朝廷命諸侯徵先生。先生曰。廣島亦王土。盡力于此即盡力于朝廷也。且吾仕諸侯未周年。又去仕朝廷。乃無恒乎。辭不就。庚午從侯至東京。會藩廢。辭俸留京焉。先生恐好閒人窮而食客常不絕。居數年頗窮之。乃應陸軍省辟。任八等官。人或議其卑。先生微笑曰。古人不爲祿仕乎。後歷官正院文部司法諸省。敍正七位。然先生官不稱其德。且年老多病。將退休再授徒。前築講堂其所居存日街。曰存居學舍。舍僅成。而患熱。遂不起。實十四年辛

巳一月十五日也。去文政五年壬午十一月十七日之生。享年六十。葬天王寺新阡。官賜祭粢百金。舊廣島侯賻七十金。東京學士會百金。會文部省所以公選學士議學政也。先生亦與焉。娶山成氏。生五男。曰權之介。夭。曰次雄。嗣。曰達三。曰芳郎。曰時作。殤。先生頎然清癯。修面尖頤。常莞爾含笑。胸襟灑然。能容人。事妣孝順。能養其志。妣信日蓮教。每旦唱題目。先生亦侍坐和之。平素嗜酒。適服毀。不手杯酌三年。其論時事。公而不偏。通而不迂。嘉永文久間。攘夷開港兩議相軋。海內騷然。先生堅持開港。嘗遊長藩。論主攘夷。先生語長梅外曰。今唱攘夷者。後必主開港。梅外不服。及明治中興。長人輔王政。果如其言。梅外贈詩謝之曰。昔年議異聞。今日愧先見。嘗唱合議說。建白之于廣島。于朝廷。皆不行。其意蓋與西洋議事法暗合。嗚呼先生學識如此。而宦路蹉跎。徒終于文儒。可不惜哉。然先生秉鐸興讓館。殆廿年。所教育。不下數百千人。其道固弘傳。而及去館。命姪丈平繼業。生徒益至。則先生遺澤未知所艾。所著文詩千餘篇。左傳私鈔三卷。田舍話二卷。皆藏于家。餘註東萊博議六卷。日本地理志三卷。已刊行。今茲壬午丈平還展其墓。遂與次雄。俱來請曰。門人相謀將建碑。而知吾明府者。莫若子。子其銘之。余與先生同國。年少八歲。兄事之。辱識拔者。殆四十年。豈可以不文辭之。乃爲之銘曰。

君能文章。　子厚維儔。　吾銘滅裂。　愧夫昌黎。
君得師道。　安定維匹。　吾表幽葬。　愧夫六一。
文耶道耶。　取在遺編。　與垂千古。　弟子如雲。

等象齋碑　　　栗園　淺田宗伯

師諱介石。字斷識。號等象齋。幼名觀竅。肥後國八代郡種山邑志人。族廣忠氏。後爲飽田郡小島街佐田氏嗣子。因冒其姓。父名慈博。母佐伯氏。師生而穎異。有異人。見之曰。此兒必成名。七歲時。從儒醫佐藤宗原而學。智解過人。年十八。負笈遊京師。就法雲南溪兩師。學俱舍唯識成實因明等書。淹貫而通習之。後歸國。入于米山中。自結廬潛思。頗有得。又出卓錫於東福南禪二寺。十餘年。嘗讀森尙謙護法資治論。至謂佛法火難起於天文地理。有所深悟。時西洋星緯說。稍行于世。佛曆將廢。師慨然而起。謂天部寺衰中師。間佛曆。深憂其學未斷。卜幽棲之地。自造閉戶。點燈冥心默坐專心盡力于斯。十有餘年。隣里目之曰。無益庵。遂恍然悟。視資兩象之理。乃創造其器。以明于世。所謂天動等象器是也。其學資一出於母氏。母氏性賢。儉身節財以給之。資不愧其爲母矣。婦亦有貞操。善治家。事。使師遂其志。國侯乃旌門賞之云。師又慾達經濟之術。方今國家之於形勢。大有所發。獻言於天朝及藩府者數矣。皆罷不報。乃建社於府縣。以救民弊。曰保國。曰觀光。曰六益。曰共發。曰護國。曰博濟。曰濟急。曰補國。曰懇益。曰尾曳。曰報國。各有所貲益。又講道於四方。遇詰難訪議者。徐斂襟而坐。諄々諭之。竺教之蘊奥。雄辨驚人。衆皆悅服。然不與他緇素合。但與行誠留舜炎豈三師。爲師友之歡。其潔介如此。明治壬午十月。將弘道於北越。至信之飯山。發病。強起達於越之高田。以十二月九日示寂。臘經九日移如生存。距生文政元年戊寅四月八日。享壽六十五。弟子等茶毘葬之於淺草公園。師形瘦骨立。氣力剛果。持行清苦。內典之外兼達周易及詩古文。閒淡風逸。有古存宿風。著述布于世者三十餘編。其他數種皆有益于世道人心。一以闡道闢邪。爲任者三十餘年。其間危難困厄不可殫記。而順逆之際。操行無少變。是以海內漸稱風尚。夫西洋之爲俗。以宇內爲家。梯航絡繹。掠國獲利爲要。而師當斯時。單身能拒之。民大蘇息。祀典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嗚呼師之有德於民。豈可不祀哉。因摘其行

實係以銘。曰

肥海之表　畜生偉人　鶯飛鵠翔　風骨珊然
普門示現　慈悲救民　一朝化就　凌雲登天

仙臺三好清房墓表　　鹿門　岡　千仞

明治己巳某月某日。朝廷勅我藩搢知事伊達宗敦。上先臣三好清房殉節事狀。宗敦具狀以聞。聖上嘉歎。賜祭資二百金。宗敦涕泣語臣岡修曰。清房當賊焰衝天之日。守義不屈。遂爲凶徒所害。其精忠大節。固宜爲百世人臣之龜鑑。況以倍隸之賤。辱聖朝之褒典。非獨清房一人之榮。抑又我藩之榮也。予宜表章其節。俾之不朽。修對曰。清房之遭禍。修亦下獄。而修幸得免至今日。則表清房之大節者。固修之責也。修敢不勉旃。乃叙其事曰。曩者將軍慶喜之奉還政權也。朝廷召薩長土等藩。參大議。并召我前陸奥守慶邦。而我藩論在一方。時于上國事情。異論紛起。一二執政不知所措。慶邦以清房有大略。擢爲參政。清房慨然曰。我藩始祖以來。得勞于王家。今日之事。可獨委關西諸藩乎。勸慶邦西上。慶邦乃先命清房。率兵入護禁闕。會伏見變起。四方義師將發東下。事先東伐。而朝廷以我藩雄一方。特詔討會津。命九條道孝。爲奥羽鎭撫使。澤爲量爲副總督。醍醐忠敬爲參謀。海道東下。清房令兵護三使。兼程與歸復命。先是執政阪英力至江戶。宣言曰。薩長二藩。利　聖上幼冲。竊德川之政權。其心不可測。衆以其言爲實然。一唱百和。事不可救。清房抗陳大義。百方辯論。議遂決。候迎三使。駐牙於藩。我慶邦總軍。督隣近諸藩。伐會津。士氣大奮。而英力以下私結黨。與通會庄二賊。爭放飛言。煽動人心。而忌清房固執正義。務排擠無所不至。清房知勢難爭。引病辭職。清房既去。凶徒無所忌憚。遂至要奥羽諸藩拒王師。清房視國事不可爲。退處某釆邑。

既而王師拔白川磐城諸城。賊鋒日鈍。衆心疑懼。凶徒恐清房再起。伏兵召清房。清房知不免。慨然曰。事至此。不若斷然引決也。觀母氏訣別。母氏欣然曰。汝殉王事。吾復何悲。乃作上殿副參謀書。付二子曰。六師臨境。汝宜持之爲王師嚮導。命。一家掩泣。清房從容命酒。作詩並詠和歌。談笑自如。夜半屏左右。端坐自刃。氣未絕。顧目大息曰。嗚凶賊輩不知詔勅爲何物。如斯頑搆何。乃絕。實明治戊辰八月十五日也。凶徒猶怨其僞死。與尸使其黨捨之。又收諸與清房同志者下獄。既而王師臨國中論。慶邦始知爲凶徒所囚蔽。遂捕英力以下。斬諸闕下。悔不用清房之言而無復及也。嗚呼使當時衆論委清房。以討會之事。則勦絕賊巢。誅鋤亂魁。不必須上國之兵也。其言不用。其志不伸。徒嬰荼毒。可勝歎哉。抑我藩雄東北。而一旦爲凶徒所誤。有一清房。尙守大義。百折不撓。遂以身殉節。此亦可少說天下也。清房字顯民稱監物。其先出于阿波。十一世祖發元。以造銃術。見藩祖於大阪。藩祖祿以五百石。祖曰發儒。父曰發明。母菅原氏。清房以文化十一年十二月二日生。幼喪其父。母氏敎以發方。舉動詳雅如成人。長取菅野氏。生七男。曰清照先沒。曰清儒。曰長親。曰清宥。曰清德。二子猶幼。四女長夭。次適小野氏。次適三浦氏。次在家卒。翌月諸子卒遵命。隨鄕籍非邦東山黄海松柏山皇德寺。享年五十四歲。清房爲人果決。議論侃侃不求苟合。海內多故以來。慨然以身許國。苟益國家。無所不爲。前後在職廿年。可紀者不一。今特表殉難大節。庶幾百世之下有聞風而起者矣。

陸軍少將兼大警視正五位勳二等川路君墓表
成齋　重野　安繹

陸軍少將兼大警視川路君。自明治初。任警官。奉命航歐洲。攷究

各國警察事例。上疏曰。君主獨裁之國。不可不重君權。欲重君權。在於嚴警察。如佛孛法三國是也。請倣三國例。置警察署於東京。凡京中警察之事。其長官掌之。他府縣使知事令兼掌之。　朝廷納之、乃置警視廳。屬內務省。先是內務省未建。設警保寮於司法省。管國內警察。君援各國之例曰。司法與行政有別。因國警察非法司之所宜專管。故各國皆有內務省。以統府縣警察。至是朝議先置內務省。次及警視廳。君又以謂邏卒之職。平時任警察。臨有事。則執戎器以鎭暴亂。故各國多用軍人。然彼無士民之別。故不得不取軍人。我邦幸有士族。宜取以充之。人民之損害莫大於火災。故消防爲警察之要務。東京多災。而舊制救火之事委於府司。宜遵各國之例。屬之警官。事皆施行。君以明治五年赴歐洲。時爲警保助。及置警視廳。爲其長官。乃廢邏卒番人。置巡查之員。設京中區域。排置支署。架電線以通聲息。設消防別隊。用唧筒救火。

又創設河海警察。於是盜火之害大減。君常憫囹圄之傷人命。欲釐革其弊。因獄舍屬于府司。迫本廳管之。大更定獄則。盜寇稍減。宿弊頓革。君常建議。訓練巡查。以備非常。會佐賀山口諸縣亂作。鎭靖緝捕。與有力焉。而最後有鹿兒島之變。君鹿兒島人。世仕薩主。爲衛騎。西鄉隆盛甚器重君。戊辰伏見之役。君率一隊。戰于竹田有功。既而從隆盛東下。收江戶城。君先衆入城。五月攻東叡山。君率兵自三枚橋進。破黑門而入。賊潰走。遂與諸將東征。攻會若松。亂平。賜藩賞。兵器奉行。後三歲。徵拜東京府大屬。累遷權典事。與事。遷邏卒總長。以至航歐洲。皆隆盛所推轂也。及隆盛去政府。君反覆陳說以留之。不聽。乃與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相結納。隆盛與其徒在鹿兒島。君知其終激亂。命部下。伺察其動靜。多布耳目。隆盛之徒深怨之。聲言君與利通遣刺客刺隆盛。因舉兵反。十年二月。奉命赴西京。拜陸軍少將。爲征討旅團司令長官。帥部下三千西下。轉戰肥薩間。遂入鹿兒島。七月歸東京。此役君以爲賊所指名。奮戰決鬭。大小七十餘合。而奪賊依據。爲陸海將士解圍。其所率部下。皆其所素訓練者。乃統并用。精悍無前。敵皆畏之云。以功叙勳二等。賜旭日重光章。勳章年金五百圓。十二年奉　旨。再赴歐洲。更訪求警察事例。船中病發。至法都益劇。十月歸朝。　天子使侍臣侍醫問疾。遂不起。是月十三日也。葬青山墓域。　天使臨家。賜幣帛。又褒其積年勳勞。賜祭粢金二千圓。賑恤其家族五千圓。君竭力職務。夙夜孜孜不休。本廳建設以來。從居官舍。無時不視事。夜則召集分署長等於廳內。獎勵職事。諭勉懇到。每遂竹分。三年間不曠一夕。從醫囑錄其語曰。警察手眼。性無他嗜好。唯以事務修舉爲快樂。其臥病海外。惓惓公事。督勵從行諸員。期以成功。勿負使命之任。至病篤不變。平生語人曰。本邦政事。比之歐洲諸國。無一出其右者。爲可慨已。吾願以我警察法。超過諸國之

上。是非甚難事。其自任如此。君身材修偉。廣額豐下。鬚髯疎疎然。膽壯氣剛。當事不避險艱。接人笑貌溫和。而勇邁之色。溢乎眉宇。性慈仁惻物。部屬有以職事死傷者。嗟賞不已。至爲垂泣。捐私財賻遺之。弔死者遺族。或建墓碑追悼。遂設弔慰法。凡有死傷。本廳官吏醵金。以弔賻賑恤者爲例。以故人人致身職務。而不畏死。君自少修文武諸技。受擊劍於長沼某。究其奧懿。從余及水本成美受經。旁學作詩。歿後檢匱笥。得詩稿一卷。中有兵役使命之作。而人未嘗有見君哦詩者。嗣子利恭梓藏于家。命曰龍泉遺稿。龍泉其別號。諱利良。初稱正之進。考諱利愛。母川路氏。娶西氏。生一女。無子。養五代友貞子。配以其女。即利恭也。君既歿。本廳官吏僉謀建石。勒君功績。屬文於余。內外官員東京府民及外國人捐貲助之者五千餘人。余乃詮次君之終始盡於職者。表于墓道。

故長崎縣令北島君碑　　　鹿門　西尾爲忠

君諱秀朝，稱千太郎，又時之助。姓藤原，本氏益子，更北島。東京府士族，舊水戸藩人，考諱智貞，君其次子也。君少有大志，慨然思致力　王室，年廿三，以藩命于役京師，府歲餘，議不合於藩吏，遂棄仕而行，與諸正議士周旋。正議士者執尊攘之說者也。是時幕府政衰，惡正議士益甚，百方索捕。君變服爲商賈，西遊防長，以觀察西國形情，還謁贈相國岩倉公。公時屏居京北，陰圖議與復之事。得君大悅，引以爲腹心。君又潜之函館，說洋人有所助，則藩亦承　公意云。已而國家中興，明治元年春，大軍東征，三道並進，君承命隨東山道總督，以大監察參帷幄。五月入江戸，攝鎮臺府判事。時江戸初定，新府布治，革寺社奉行所爲社寺裁判所，革町奉行所爲市政裁判所，革勘定奉行所爲民政裁判所，會計局二署，君執職於二署。及　車駕東行，轉東京府判事，叙從五位下。二年春

有命，俾君司救恤府下窮民。君與同僚議曰：周一時之急，不如爲將來之計也。小金原去此不遠，地宜桑茶，而榛莽未闢。今從可救恤者，貸以糧食農具之屬，以就墾闢，則民得生業，而官又得田。是兩便也。乃商權事宜，具狀上請。　廷議從之，爲置開墾局，以君充知事。於是窮民就業者數千人。秋改府官制，君又爲權大參事。冬有　旨賜祿百石，酬鎮府始建時之勞也。後歲餘，進大參事。已而除和歌山縣權令，進令，以疾免。七年春，又起爲令佐賀縣。佐賀新經兵亂，人心疑懼，君治以寬大，盡心撫循，授士族產，勸農工，興學校，凡可以利於民者，以次舉行，境內帖然。初佐賀藩令封內田主緩假佃戶私稅，凡三十年，佃戶所受田，竟如其有，號曰加地子。猶豫地。及廢藩置縣，當行釐正，而以理則佃戶失產，以情則田主不服，以故事久不決。君斷以情理之中，上請而行之，人以爲得其當。九年夏　詔廢佐賀縣，以其地合於長崎縣。君又令之。明年春鹿

兒島之役起，賊遺書於君，誘以甘言。當此時，近縣不逞之徒往々應賊，勢將波及，而長崎西陲之要港，內外人所雜居，人切懼其動搖。君乃取賊書，直封上於征討總督府，而令境內益嚴警備。又自喻士民以大義，竟無一人失身者。亂既平，惡疫大行，長崎尤甚，死者相藉。君憫之，自往視病院，僚屬止之，不可，因感染成病，疾三日而沒。時十月十日也，享年三十六。訃聞，　朝廷悼惜，賜賻有加焉。君爲人偉幹白皙，容儀端莊，寡語言，當事不亂，治劇如簡，尤長於牧民，有古循吏之風。而識者稱其識量，君始在正議中，特排鎖港之說曰：當今之時，局促自守，何以爲國？國家與復之日，能弘交道以資經綸，則大業可立矣。其徒或以疑君，君不顧也。及中興，廟謨果如君言。岩倉公嘗語人曰：當時首以外交之事左右我者，實北島千太郎也。君既沒，長崎縣民追思之，久而益深。其椿山之墓香火不絕。君之朋友故舊，亦傷其遭遇　盛時，未盡其材而終也。相與

謀將立石於長崎公園，事聞，有　賜金。岩倉公亦捐貲助之。檢事野村君維章，主稅官白上君直方，判事伊藤君謙吉，大藏省員笠原君忠家，以余與君有舊，屬爲之文。余不敢辭，遂敘其出身歷官之概，與嘗行之大者，係之以銘。銘曰：

天贊中興，多士蔚生，或文或武，雲漢成章。於於若人，外溫內明，義貫終始，材比圭璋。人曰奇節，亦可跂歟。殊哉時乎，胡遽奪之。惟是勳績，聞達昭彰，遺愛在民，蔽彼甘棠。玉園之勝，維冠崎陽，刻銘山石，以垂無疆。

柳北成島先生碑　　　恕軒　信夫粲

柳北先生之臥病於墨水草廬也，自知不起，乃撰墓誌，其辭簡而誠矣。雖然自叙之事，有讓而不錄，錄而不詳者焉。頃其友朋相謀建碑墨水梅若祠畔，以表遺德，來屬余文。乃按狀曰：先生初名温，

字叔穀。號確堂。後有所避。改名弘。字保民。源姓成島氏。江戸人。以天保丁酉二月甲子生。因稱甲子太郎。家在府下柳原之北。故又號柳北。後以爲稱。大將軍有德公時。有成島道筑諱信遐者。以並坊善文學。世所謂鳴鳳卿也。實爲先生六世祖。祖諱司直。任圖書頭。考諱良讓。稱稙之助。並補幕府奥儒者。有盛名。就成島氏。先生幼而穎悟。長有器識。好學能詩文。年甫十八。嗣家爲侍講。進布衣班。先是圖書頭君編實記五百餘卷。稙之助君若後繼三百七十五卷。並進幕府。先生更命訂正之。賜黄金時服。先生夙見西洋學術有益于世。主張其說。晉議忤權官。當時幕政陵夷。諸吏因循。作詩嘲之。遂以是獲罪家居。專攻英學。弟子不許。先生笑不顧。慶應乙丑。幕府盛革兵制。擧先生爲騎兵頭。說佛人學騎術。遷騎兵奉行。叙從五位下。任大隅守。秩二千石。後歷任外國奉行勘定奉行。先生雖成長於文墨間。亦用力兵事。議論慨切。深中時弊。而

終不行。次年謝病而去。是冬又擢爲會計副總裁。班列參政。明年春。上國兵起。東軍敗歸。先生竊上封事。將復有爲。而主公不聽。屏居待罪。衆心洶洶。不知所出。先生諭曰。事既至此。使公單身入京親謝罪闕下。我衆徒跣從之。既而官軍至品川驛。衆臣哀訴爲主請罪。不允。或曰主公宜引決爲社稷計。先生毅然曰。弘爲德川氏累世臣。殺君而謝罪。子等能忍之。吾則不能也。後本和泉原退藏等然之。衆議濟而退。先生既見事不可爲。以川上氏子信包奉先而超然歸農。實明治元年九月也。三年徵左院出仕。不就。設學舍於淺草本願寺。以教子弟。會有本寺法嗣歐米周游之舉。先生起而從之。六年歸朝。明年朝野新聞社延以爲社長。先生曰。可以吐吾熱腸矣。每紙雜錄數百言。神出鬼沒。奇思解人頤。而規世諷俗未嘗不在其中。於是朝野新聞之名喧噪于天下。而以是罹罪戾。數月赦歸。十年有西南之亂。先生遊京攝間。身探戰事。報之新紙。亂平後政黨論大起。先生主改進之說。日夜經畫。因以招疾。乃肆意於山水。涉奇境。浴靈泉。竟不愈。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歿。享年四十八。識與不識。莫不悼惜。越三日。葬于本所本法寺先塋。諡曰文靖。會葬者三千人。先生頎而癯。言談灑落。以故交遊甚廣。常愛墨水花月。卜居於秋葉祠側。命曰四顧皆花樓。暇日則招同人賦詩飲酒。其飲無辭妓不樂。頗有一擲千金之槩。先生學宗程朱。間有獨得之見。文似隨園。詩有劍南甌北之風。又愛古錢。妙鑑識。論其輪郭肉好。甄別明晰。不差錙銖。初娶永井氏。先卒。繼室田村氏。側室渡邊氏。子女凡十七人。男復承後。餘或夭。或適人。所著柳北詩文抄。航西日乘等。行于世。余辱先生之知久矣。文酒往來率無虛月。一日酒間謂余曰。予無他長。但不與人爭。不爲人所欺。雖私於已。而無害於世。此可與子道已。嗚呼先生之言猶在耳。而今則幽明懸隔。使人徒抃仰其風采。悲夫。

壺山勝野君墓碣銘

湖山　小野長愿

嗚呼此吾友壺山勝野君之墓也。癸丑甲寅以來。君之致力於國事也。可謂勤矣。當戊午之獄起。君與日下部伊三次。頼三樹。梅田源二郎等。居其首名。三樹源二郎被捕于京師。伊三次被縛于江戸。而君獨逃脱晦跡。幕吏百方搜索。終無能獲。時人以比張子房避秦。余亦竊有所庶幾焉。後十餘年勤王兵起。皇威日盛。而君名不復聞于世。余心怪之。今得其狀。則君入地下既久矣。豈可不嗚咽大息哉。君諱正道。通稱豐作。壺山其號。其先出于信濃仁科氏。承久建武之際。屬于官軍。有聞焉。及其家衰。益有所避。假稱勝野氏。寬永年間。有諱正清者。君之家祖也。剛強好義。與旗下士阿部四郎五郎友善。四郎五郎豪俠愛客。世稱白柄黨。一時倜儻之士多歸焉。而正清爲其上客。四郎五郎分其祿百五十石給之。後有

托孤之言。因送客事其家。故世以至于若君。爲人慷慨有奇節。與水戸藤田東湖。安島帶刀。高橋多一郎。大野謙介等最相親善。嘗烈山公手書盡忠報國四大字賜之。蓋獎其志也。君嘗謂幕吏橫暴。親外夷而蔑朝廷。余累世受恩幕府。不禁幕吏之橫。無以救幕府之亡。親藩中推水戸君明臣良。非假水戸之力。無以遂吾志。而水戸亦非藉朝廷之力。無以成此大事。於是與安島帶刀等謀。親間行詣京師。與其水戸邸留守鵜飼父子及賴三樹等協議。竊建言乞下授密敕于水戸。事既行。而幕吏不奉命。自以謀不軌。大索其黨與。戊午之獄。於是乎起矣。君既脫。雖潛匿于大野謙介家。人絕無知之者。翌年己未十月十九日病歿。享年五十有一。謙介密托遺骸于水戸城南大戸村人大野內藏太。內藏太瘞之於此云。君之晦跡也。妻子皆下獄。長子森之助謫于三宅島。妻松井氏。女勇。季子正滿見赦。今森之助及松井氏已死。勇嫁于通家安藤氏。正滿官

于教部省。頃正滿來乞銘。蓋以知君者莫余若也。乃掩淚爲之銘曰。

嗚呼甕山。豈空與草木同朽而止者也哉。其必爲忠義鬼。存乎天壤間也。十七士之舉事於櫻田也。其鬼必出沒隱見。以濟其艱難矣乎。王師之東也。其鬼必在先鋒隊中。盡其心力以奮揚激厲矣乎。而其在今日。其鬼必冥々擁衞王室。夙夜無懈矣乎。嗚呼甕山豈空與草木同朽而止者也哉

松原神社碑

龍手田定安

天下之事。逆料其不可爲而不爲。則無可成之功矣。曰時不可也。曰勢不可也。左顧右眄。亦無可爲之時矣。故爲士者。唯顧其志如何耳。苟志存乎有爲焉。則雖時與勢皆不可爲。而間關流離。百折不撓。愛君憂國之念。不能自已。猶可以庶幾於萬一。其不幸獲罪

從容以就死。如諸水戸藩士。武田正生以下三百有餘人者。余竊欽其志而悲其事矣。夫王綱解紐。武辨擅柄。幕府以及德川氏。其來久矣。天下不復知有　朝廷。上下偷安。國勢委靡。而獨水戸藩前有義公之明。後有烈公之英。修史以崇尊王之大典。講武以備邊海之不虞。感慨氣節之士。濟濟輩出。遂爲全國首唱。啓今日維新之基者。職是之由。向令正生以下逆料其不可爲而不爲耶。當時烈公既薨。而戸田藤田輩亦後先死亡。其能奉二公遺訓。而明尊攘之義。以振興士風于解體者。其任果在何人歟。此正生以下僅三百餘人。衆寡不敵。糧食不繼。猶且勇往憤進。瀕九死而不撓者。豈期之於可必爲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豈可以是而爲之耶。想其愛君憂國之念。一出惻怛之餘。而生死不變。凜凜乎使世之爲士者有所感發興起。則不特不負二公遺訓。於國家復古之盛運。未必爲無功也。明治十一年九月東翁北巷。

駐蹕越之敦賀也。憫正生等抱忠遘禍。賜祭粢五百金。永存其祀焉。先是有志相謀。請諸官。榜曰松原神社。今又謁予銘其碑。予不敢辭。銘曰。

維鼎維鑊　其甘如飴　適生適死　三百一蹊
不朽者名　有屹者碑　廉頑立懦　誰曰徒爲
殉節旌後　天不我欺　廟食有與　永享于茲
嗚呼敦賀之山　萬古不搖　松原之翠　千秋不凋

筑前旌忠祠碑

竹亭　東久世通禧

嘉永安政以還。外國使臣歷來請通信互市。幕府締盟。於是朝野志士。發憤激勵。競唱尊攘。講名分。幕吏束縛。政令不擧。天下俗多事。元治元年甲子七月。長門藩兵擾輦下。幕府與討長之師。而薩摩藩與長門藩不相善。加之歐米艦舶出沒于邊海。內憂外患

兼至。臨機將不測焉。筑前志士密相謀。謂離長雄鎭而猜嫌不容。恐將不利于國家。則百方周旋爲和解之地。與監藩謀。說征討總督與長藩主。送五藩脇之關。又遷三條實美及余等。并置在長門者于太宰府。於是天下之大勢稍定。而明治中興之偉業。蓋胚胎于此時矣。慶應元年乙丑。筑前藩廢更。挾幕府。嚴主聽。捕志士處死刑者二十餘人。幽囚流竄者三十餘人。以故監長調停之功遂虧一簣。此他筑前志士慨慨時事。苦楚間關。東西奔走。死于鋒鏑于囹圄于。自憤者。前後十餘人。迨明治中興。藩主有所覺。舉正士屛姦人。且爲死者。營旌忠祠於千代松原。纍々立石。各記其姓名。歲時修祭。又恤其遺孤。十三年庚辰春。福岡縣士某々等議。配享戰死于奧羽者。特修大祭焉。今茲甲申早川勇等來謁曰。筑前旌忠祠公之所知也。顧祠碑既備。未以有勒其事蹟。願乞公文以不朽之。嗚呼志士之節可謂貴矣。况筑前三條氏及余曾謀王事之

地。而親知其人者亦不少。乃粗錄其顚末。併勒姓名于碑陰。若其委悉。則將他日而各傳之。

故幕府新選隊士近藤昌宜土方義豐碑

磐溪　大槻清崇

玉川之水。發源武甲之境。東流經青梅諸村。川流漸大。水演味甘。昔在幕家。堰爲上水。引之百里。以資都下百萬生靈。其利用亦大矣哉。而奇男子近藤昌宜。土方義豐。實產於其兩涯云。昌宜小字勝太。後改勇。宮川久次三子。養於近藤氏。義豐稱歲三。石田村人善諱四子也。二人天生豪勇。意氣相投。親如兄弟。皆學劍法於近藤邦武先生。各極其精妙。文久三年春。將軍家茂公將上洛。大募有志處士。謂之新徵隊。昌宜。義豐。踊躍往赴焉。與他應徵者。無慮二百六十人。以二月八日發江都。將軍以三月西上入洛。既而有命。使新徵隊士皆東下。昌宜慨然謂義豐曰。吾察今之諸浪士。大半藉口勤王。恣行恣威。以排斥幕府爲務。物情洶々。變在不測。爲今之計者。不如留京師以警護輦下也。乃與同志十三人。連署以請焉。幕議可之。更稱曰新選隊。昌宜爲之長。義豐副之。而隸守護職松平容保。於是二人威名日著。來屬者甚多。明年改元元治。六月有處士古高俊太郎者。潛居四條小橋西。陰謀火禁闕。二人偵知之。相與逮捕以獻焉。是夜與其黨數十人。鬪三條街。斬七人。擒二十三人。幕府嘉其功。擬二人以上班騎士。辭曰。事君竭力臣之職也。不受。七月長門老臣福原越後。國司信濃。益田衞門等。託言控訴。將兵數百入襲京師。飛丸及宮垣。京軍奮戰走之。別將眞木和泉。屯天王山。昌宜義豐擊賊。自山上連砲扞之。會會藩人西鄉淺川等。帥師至。戮力攻擊甚急。和泉知不可免。自燔營與其黨數人。屠腹煙燄中。福原等三將。僅以身脫。幕府大賞其功。特命昌宜

爲兩番次班。亦辭不受。慶應三年十月。將軍慶喜上表辭職。還政權於朝。退入大阪。明治元年正月三日。慶喜奉勅入覲。先遣行人瀧川某。備過伏見鳥羽二關。伏兵不肯。既而東兵大至。京軍發大熕轢之。東軍應戰。銃丸交注。移時東兵遂敗。慶喜自大阪夙回船而東歸。昌宜義豐皆從焉。二月官軍十萬。東海東山分道並下。以討慶喜。江都震懼。三月朔。昌宜義豐爲甲斐鎭撫。率所部百餘人而發。六日中途因土二藩軍於途。格鬪不克。走還陣於流山。官軍襲而圍之。昌宜竟就縛。廿五日斬之板橋。梟首京師。昌宜之遁避也。人或惜其材。欲說而降之。諭以順逆。昌宜儼然不聽曰。我主猶無意犯闕下。而二關之戍兵。不啻拒不入。乃無故蔽誅砲發。故不得已而應戰。抵死耳。讒人無極被以叛名。天兵電激來討。是臣等所以日夜痛恨欲雪其冤也。今何必喋々。臨刑神色不變。從容受刀。年三十五。四月四日勅使入江城。慶喜避之水戶。於是義

豐與榎本武揚等議曰。事既至此。宜赴會津以爲後圖。武揚等乃師。路經而東。義豐率所部一百五十人發江都。次國府臺。是夜德川脫藩士來會者三千人。十九日黎明與秋月登助率兵襲宇都宮。官軍邀戰城外。二人督擊退之。官軍入城遁而拔之。廿九日至若松城。八月廿三日。官軍傅城。城兵出戰死傷五多。義豐與松平定敬。竹中春山。大鳥圭介等。出陣網木。九月廿三日。城兵樹降旗。松平容保率重臣出城。當此時武揚等艦碇在松島。圭介等亦率兵來會。義豐乃謀。戮力襲函館以拔之。師兵艦六艘至鷲木港。兵凡三千人。分爲二。圭介將一軍向函館。義豐將一軍向樹下。廿五日拔五稜郭據之。十一月義豐進向松前。次尻內村。是夜敵襲我營。交戰縱橫。敵皆卻走。五日薄松前。三面攻擊拔之。尋陷江刺。十二月十五日。武揚等照英佛二船將。上書於朝。推倪首長。義豐爲陸軍奉行。朝議各其書之傲慢不敬。特下詔討之。二年三月官

軍海陸並進。兵凡六千五百人。四月十三日。乘曉潛襲二股。圭介等逆戰。官軍潰。此戰也自晨至明日。義豐與古屋大川等。屢破官軍。死傷無算。五月十一日。昧爽官軍大舉薄函館。奮前搏鬪。義豐馬上以鞭指揮。銃丸洞腹下。隕馬死。年三十五。十八日。榎本武揚。松平太郎以下千餘人。出降軍門。函館平。初武揚等之上書也。義豐愁然語人曰。我昔日所以不與昌宜俱死者。期有以一雪君之冤也。今如此。唯有死耳。即處寬典。吾何面目再見昌宜於地下耶。聞者爲隕涕云。

中垣先生碑

甕江　川田剛

前小田原藩文學中垣先生。既歿之明年。門弟子相謀建碑。奉狀詣余屬曰。先師有功於社稷。微先師則我大久保氏之鬼殆不血食。而我儕小人相率爲不義之徒。請道之文諸累樣第。乃取狀讀

是。參以所傳聞。二三子之言非溢美。余何敢辭。謹按先生諱秀實。字仲成。號謙齋。世稱本藩。曾祖諱秀之。祖諱秀定。考諱秀元。妣梅原氏。先生少孤襲祿百石。歷事彰道侯及今忠禮侯。自世子侍讀。遷監察。轉先鋒隊長。爲大監察。丁卯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政權。輦下呶々。異論沸起。明年春。與王師戰於伏水敗績。大總督熾仁親王東征入江戶城。五月賊將林忠崇率兵三百餘人。來侵函嶺。侯避衆逆擊。賊不抗。說以戮力興復幕府。乃與俱連和。致督府所遣軍監。而給錢穀。將親王聞之。發問罪之使。遣兵來討。我衆欲據險拒之。適先生在江戶。聞變馳還。諫侯曰。昔豐公奉詔東伐。北條氏遂致族滅。恃險抗命。敗亡不遠。且今天子親政。將軍解職。忠崇等無所受命。敢弄干戈。非獨王家之罪人。即德川氏之罪人矣。侯大悟。即日傳令迎王師。擊賊走之。嗚呼桀狗蹠犬。各愛其主。自德川氏執權。二百餘年。士大夫往々知有幕府。不知有天朝。一旦

錦旗東指。群吠所怪。當是時。辨順逆。察成敗。侃々正議。以能挾大計於呼吸間。如先生者。豈可不謂知時務之俊傑乎哉。既而廷議果釋侯罪。使其支封山中侯世子入承先祀。賜以舊封三分之二。闔藩士民。安堵如故。先生以功陞爲用人。加祿二百石。併前食三百石。侯又手賜名刀一口。尋任少參事。兼文武督學。居二年。告老猶充一等文教師。不責以職務。歲餽米五苞。蓋特典也。先生娶橫井氏。子六人。曰秀迪。曰玄珉。曰寅三郎。曰安保。曰親侃。曰秀敷。女四人。明治九年丙子六月一日歿。葬於大久寺先塋之次。享年七十有二。先生容貌魁梧。秀眉隆準。長髯如畫。性骾直不與俗諧。潛精經史。兼能詩文。其在劇職。奔走四方。未嘗一日手廢卷。又好誘掖後進。諄々不倦。以故入門受業者。殆十百人。及歿痛惜追慕。猶幼兒失父母。蓋先生篤實踐行。不假枝舉。而余特服其處變得宜。銘曰。

守經不違權者迂也。臨事不能斷者惰也。不惰不迂。謂之通儒。嗟乎通儒。有先生哉。而今則亡矣。碑三尺兮字數行。骨朽兮名則芳。

林鶯溪先生墓碑銘　學齋　林　昇

府君諱晃字伯華。林氏。號鶯溪。幼稱都賀太郎。後改圖書之助。叙府稱圖書頭。又式部少補。文穀君長子。而堀氏之出也。天保十四年三月。始謁慎德公。弘化四年四月。以遊佯擬小姓組番士。六月轉儒員試補。嘉永六年六月。爲儒官。九月。宗家昭淵君卒。無嗣。特旨使文穀君入紹宗家。以君既在官。使君承文穀君家。安政元年正月。陞二城留守居。兼學職。尋班次持筒頭。六年十二月遷西城留守居。叙府兼學職如故。明治元年幕府奉復政柄於朝。官停以免。更奉上野芝南關守衛之命。九月罷免。三年三月。移

居於靜岡。君以明治七年一月十日。病歿於東京下谷長者街僑居。距生文政六年五月朔日。齡五十有二。葬於東京牛込邨先塋兆次。私謚曰文懿先生。配坂井氏。無子。妾山田一男輝之助。殤。養山高信離第二子洗次郎爲嗣。君自幼好學。至老而不倦。雅言。講經爲學者終身之業。不必要限時。貴成。當徐々自蹊入衢。是就將良計也。是以其學雖該博。凡書必熟讀玩味。不敢草率看過。人皆不能窺其造詣之奧矣。初從佐藤大道講學。後專師安積思順。壯而文行蔚然。學名大起。列侯以下執贄受教者。不可勝數。竭乎。居好抄書。概皆手寫。自少收積。汗牛充棟不啻。今悉存於家。君性公正而溫厚。教人循々不倦。無愛憎偏私。門人皆推師德。雖公務不張己意見。專酌時宜處之。僚吏悅服。詮卷則含短取長。瑕瑜則先貴後渾。是以內外無間言。君始終以文學。歷事慎德。溫恭。昭德三公。進講編纂。獻詩若文。前後賞賚不貲。而尤爲昭德公所眷遇。日挾書侍於便殿。或陪於吹上苑游觀。皆異數也。昇之於君。爲第二弟。不自揆。從文穀君入繼宗家。供司學事。知君無如昇者。乃不顧淺陋。略記平生所見。係以銘。銘曰。

學以淑身　虛名何益　取捨之間　君知所擇
矻々寒窓　左右典籍　不求速成　日計月積
苦志研精　味道之腴　其奈淹然　幽明永隔

雲井龍雄君墓表　人見　寧

所以取於天下奇傑之士者。以其心事磊々。雄偉不群。能爲常人之所不能爲。而其成敗利鈍。固在所不問也。北羽有一士。曰龍雄。雲井君。實奇傑之士也。君本姓中島。諱守善。出嗣小島氏。有故稱今姓名。父曰總兵衛。母屈代氏。米澤藩士也。君幼有至性。能事父母。父皆以君容止異常爲憂。君知之。悔恨不措。自是痛自折節。慎

擧止。以安父心。一鄉奇之。居常力學。夜讀。每思眠。或以冷水沃面。或含辛味以醒之。猶尙不悲。乃製一木枕。自連擊頭上。殆至滿頭生瘤。常讀左氏傳。一夕而卒業。其勉勵如此。竟博綜群書。最通王氏之學。君爲人矮身廣額。狀貌如婦人。而天資沉毅。倜儻有大志。有不食五鼎。被烹五鼎之氣概。明治戊辰以徵士入京師。人見其狀貌。皆輕之。及議事時。則俊辯風生。卓論勁發。常屈坐人。人始知其奇傑之士也。名聲漸著。時奧羽諸藩擧兵抗官軍。曰。是男兒致身之秋也。退奔歸國。有所建議。歷說旁近諸藩。欲以建合從之謀。周旋甚力。然以時機已去。而不及。海內一定之後。應撰入集議院。歷陳天下之大計。不爲時論所容。竟見斥。君既不得志。鋭氣鬱勃於中。而無所伸。一皆發之詩歌文章。悲壯淋漓。慷慨之氣。溢于毫端。已而坐事嫌疑幽於其國。自是深欲韜晦。不復談世事。吟詠自娛。然亦竟不免嫌疑。檻致東京。遂被刑。時年二十有七。推措

于骨原。實明治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嗚呼君之於世。可謂以奇終始者。始也避奇禍而不遂。中以奇論而不遇於時。卒之遇奇禍而死。何其數奇也。雖然君之所以爲天下奇傑之士者。以此爾。則人之見以爲奇者。在君盖以爲常也。又何足深悲哉。君始娶丸山某女。無子。故無爲祭者。今玆五月。宇加地某等。念舊誼。乃相議改葬於谷中天王寺。建碑以表其墓。請文于余。余嘗與君相識。故悉其行事。然其詳。今有不可得而言者。則聊書其梗槩。俾勒諸石。

小野君墓銘

敬宇　中村正直

君諱曰梓。小野爲氏。二月廿日。嘉永壬子。生于土佐宿毛之里。師吉是寄。助野是妣。幼時軟弱。就學多慮。迄十三歲。蹶然憤悔。酒井南嶽。然田望焚。日課附文。研經讀史。遷日新館。進學入騎。第一等

生。高樓憑几。兩舘從軍。戊辰之戰。乃至越後。賊徒伏罪。岩村通俊。愛君無比。携游京洛。開達心耳。一日以屬。督君頗類。汝師古子。恨豚犬爾。恩人一言。深徹肝膽。自期非業。不成不止。誓避女色。骨不被洗。眞正英雄。用力在此。鴻鵠有志。燕雀任賦。解去士格。航于歐米。小野發眞。資給助濟。專學法律。深究根柢。明治甲戌。君始出仕。則法大政。大藏遷從。迄十三年。官行革改。會計檢査院始置矣。一等檢査。君先僚衆。夙夜匪懈。剛直自矢。其志不行。力辭職解。立憲改進。黨將發企。君在其間。持據整理。一時之盛。彰聞遐邇。專門學校。教育子弟。君爲議員。官中皆聚。暇餘著書。以爛繼晷。國憲汎論。辨如江海。民法之骨。筆有光彩。不朽之業。不日期待。甲申九月。咯血病起。丙戌一月。迫于危殆。十一有日。溘然而死。諡願入院。東洋居士。僅三十五。不永年齒。顧其所爲。多可記紀。爲學通博。淡洋具體。在官剛正。不背榮辱。爲政治家。能辨國是。盛年備之。可稱英傑。

君多良友。不問吾鄙。合辭請銘。我豈可已。

鴎水江木先生墓碣銘

中洲　三島毅

先生諱鑑。字晋戈。稱繁太郎。鴎水其號。安藝豐田郡戸野村福原與曾八君第三子。少學醫福山藩五十川蕤齋翁。翁教世祖某。娶水野侯醫員江木玄林女。玄林歿祀絶。至是登先生。配以女。冒江木氏。既長不喜醫術。遊京攝。從篠崎小竹賴山陽。兼修儒學。山陽激其勉勵。尤愛之。山陽亡。爲亡行狀。文名噪一時。後至江戸。入佩飛古賀氏門。爲都講。旁就清水赤城。聞長沼流兵法。業暇漫遊。察山川形理。訪古戰場。考其利害。盖有所見于時勢也。天保十年。藩主阿部良德公擢爲儒學教授。四方諸生來執贄者亦多矣。居數年。公大振起學政。而先生實參其議。又兼軍學師範。嘉永中米使來請互市。公適爲幕府元老。召先生備顧問。遂命竊就使館探其

情。先生洞察海外形勢。有所建言。時儒生國體主張攘夷。而先生獨非之。又自僧長沼兵法不適時事。以譯書講洋法。遂建白革兵制。因勸子弟修洋學。洋學盛行于藩。先生尤有力焉。元治慶應之際。海内多事。先生常出入兵間。明治元年藩兵從王師討賊箱館。先生爲參謀。人以其老止之。不聽。凌寒踏入險地。不少撓。事平受賞賚。既而朝廷欲用之大學。以老辭。後爲子高遠所迎。徙東京。逍遙嘯風月。以十四年十月八日終。距生文化七年十二月。得壽七十二。葬天王寺。先生起自平士。進番頭格。加俸至三十五口。元配五十川氏。前亡。繼以其姪。生七男。曰某。曰千之。進並殤。曰俊吉。曰高遠。皆以先生命讀洋書。業成相尋亡。高遠官至外務省一等書記官。曰保男。承後。曰松四郎。曰信五郎。先生爲人。眞率不拘細事。於物淡然無所嗜。唯嗜讀書。而勉強踰人。常言才不才天也。成業在勉強。夜誦讀。倦則倚案而睡。醒則復讀。琅琅然徹曉。人少見

其安臥蓐中前請。昔往々中止。假寐。或獨語自嘆。不知者以爲狂。蓋亦勉强過度所致也。學本洛閩。尤用心經世。藩之關。斥鹵。嚴海防。築城壘。皆有所論述。不獨學政兵制。而至分派溝田川。便運漕。自壯至老。經書不已。然藩廢世變。終不能行其志。惜哉。經說雜著詩文集若干卷藏家。頃保則持狀來徵余墓銘。余夙辱忘年之交於先生。而先生東徙後。尤屢相往來。嘗質以山陽學術。先生曰。先師主經濟。而成于勉强。故人稱其勉强則喜。稱其才則爲不吾知。嗚呼。余觀先生平生。可謂能奉師傳者矣。銘曰。

經也兵也　教誨皆宜　心在造士　嗚呼良師
漢耶洋耶　學術何拘　志存經世　嗚呼通儒

植原君六郎左衛門墓碑銘　　朗廬　阪谷素

嘉永末年外艦之數來也。我治平日久。上下恬嬉。不辨海外事情。

人心洶々。幕府德川氏大求策略於海內。於是偉士植原君六郎左衛門獻書。書稱深夜策。名聲發一時。君諱正方。字公平。號靜淵。一號聚龍。舊津山藩松平氏世臣府川總兵衛君第四子。養於植原家。勝君嗣其家。君天資豪邁活達。兵法火術。莫不精究。出遊于伊豫。伊豫者海國也。自古稱長水軍。君勵精刻苦。悉得其術。既歸。參互裁定。卓然成一家。爲水軍教授。遭遇時變。獻策來寓幕府下。議論藝術。概出人意表。與水戶藩諸名士及昌谷精溪藤森弘庵諸儒往復討論。講明大義。又大開游泳學場。受業者凡三千人。當時以諸學術立門戶者。皆嘆爲不可及。然以傲岸不肯。往々受譏議。不得心而去。後爲事再來。當其逗也。會有尊王密議。藩程一百九十里。例限以十六日。君馳四晝夜。竊入京。與梁川梅田賴諸子計議七日。而歸如期。君既深感時勢。與同志議。爲藩立策。改張學制。獎勵文武。稱習一揆。大改面目。既而時勢錯變。諸藩士會京

都。尊王攘夷之論大興。君數來往於京阪間。盛主張佐幕府以尊王室之說。而幕府亦猜訝。君鋒頗露。激徒忌憚。竊謀斬殺君。當此時。刺客橫行。鮮血數濺市街。人皆勸君去。君笑曰。吾爲日本臣。何嫌疑之有。以無狀。方今尊攘名義。吾嘗與水戶藩諸彥首擴張之。殺吾。是自斷其頭也。自若不動。論駁愈鋭。著爲幕府致力。其事皆明白。未嘗爲曖昧之行。會幕府譏事獲罪於朝廷。君坐幽于其鄉。既而王師東征。諸藩爲幕府者皆披靡。會津城陷就降。君聞之也。慨然述日。遂自剖腹死。遺書數通。託親戚以後事。語皆從容。莫不可育者。實明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三。葬于津山西寺町妙法寺塋地。夫幕府末造。積弊百出。不可收拾。欲佐此以立尊王之業。猶朽木撑大廈。吾見益矣。雖然。當時幕府者。若藩主松平氏之宗家也。而奉王室。執海內政權。幾三百年。夠尊王矣。與廟從情未可測之强藩。寧佐多年執事之幕府。是亦臣子之情

非可已者也。是以雖當時出死力抗王師者。朝廷概宥之。既從寬典。或至任大官。然則雖其說不合時勢。慷慨磊落如君者。推其心亦可哀也已。君雖豪放。而名義不關甚謹。其在京也。一日與諸名士步沙上。會有一士向北溺者。君瞥見。即責曰。今日所講明何事也。而溺胡向北闕。其人大愧謝。君平生就臥寢。雖匆卒之際。必正其方曰。皇居在北。幕府在東。我藩主在西。邪可足當也。其嚴如是。其立說之甚。可以概見也。嘗過備中。見訪余草堂。余久聞其名。以爲必一飲斗酒。吸以巨觥。君謙不能下一滴。乃別享大饌。君體貌魁岸。氣宇爽快。且談且啖。立盡二十餘枚。坐客瞠若。不能發一語。然間撫余小兒。喃々嘻諧。兒亦狎敲其膝嬉戲。和歌辭巧。筆妍。又傍涉針灸。偉士襟度。亦可敬愛也。配富澤氏。舉二男一女。女以配藩勝君遺孫六郎。奉祭祀。襲其義也。長男曰捨九郎。出嗣伊達氏。早世。次曰方儀。今奉職于工部省。出以所傳之游泳術授人。余已知

君碑銘之費弗可辭乃系之曰
嗚呼偉男子昔者王彦章致忠于朱賊君子有取焉偉其偉迹況德川氏與朱賊啻壤而依此王室之致力落々心事豈可付之案莫哉嗚呼偉男子所志不立則一死勇決自不負七尺軀彼其私盟斷者狗鼠穿窬雖生柴矣誰食其餘嗚呼偉男子精神夙在王室雖身死矣所望則遂王化洋々天軒而地豁可以瞑也吾敢揭之其墓碣

佐瀬得所翁遺德碑　成齋　重野安繹

遺德之碑爲佐瀬得所翁建也翁書師耳何曰遺德翁有師道焉既歿而人不能襃故也翁會津人幼嗜書甞趣長崎與淸客錢少虎江元曦等論筆法後遂航淸國遍訪名家質正研鑽二年而還徙東京名日振弟子益進其所書修齊服師四字曾經御覽賜描金梅花箋一箔金龍盃兩筯蓋異數也翁於是命其居曰梅龍書屋張宴于河東一樓大會賓客拜觀御賜席上作梅龍二字方一丈有餘腕力輕健潑墨淋漓觀者駭歎翁於書無所不學而尤喜歐陽率更趙松雪道與淸人遊遂大有所悟能成一家爲人樂易眞率未嘗毀譽人及可否時事常以抑遜自娛忘榮枯得喪故其書亦沖澹幽雅無怒張之氣俗師之態宮左院無幾罷去專以教授爲業及門殆二千人謙恭揖帖滿室堆案翁起臥其間日夜不停筆持搨本來者一一指正眼牟腕痺猶不肯休蓋篤嗜所存不自知其爲勞然終以此獲疾至不起明治十一年一月二日也年五十七翁既不誇技能與人諄諄偲偲循循泛應終始弗渝以故門人親愛之如父母及歿謀建碑於三緣山內以予與翁有舊來乞碑文師道之廢也爲師者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既學矣又不知所以報朝則師弟夕爲路人背恂陰詆往往操戈入室

嗚呼甚矣風俗之趨汚下凡百學藝莫不皆然惟翁至性所感門人小子沒世不忘幾乎有嚴家服喪之思語云誨人不倦翁近之詩云無德不報門人有焉然則翁之與門人道也進乎技矣

淸河正明碑　鐵舟　山岡鐵太郎

君諱正明氏淸河通稱八郎號樂水羽前東田川郡淸川村人也弱冠遊江戶嘆曰大丈夫讀書豈可不經理天下哉時海內多艱憂國之士爭唱攘夷而廟議未有所定也君謂夷狄之汚神州古今未曾有也思明憂於上志士奮於下姦吏因循國體殆滅矣乃仗劍遊四方交道漸廣名聲動一時既而得罪姦吏來捕君與安積五郎變服遁匿後潛還于江戶文久三年四月十三日夕過赤羽根爲刺客所殺生於天保元年十月十日享齡三十有四葬于某寺所著有論語解學庸論文道篇兵鑑將中紀事其他詩文若千卷傍好劍造詣明治二年官追獎君之節賜祭粢料今茲丙戌其門人將建碑以予爲知君者也來請銘嗚呼君懷慨憂國之志間關崎嶇終不免乎禍何其不幸哉雖然禍福窮達之理不可執一而論君雖生而遭禍死而沐至大之　天恩則死猶生抑亦何憾焉予所私感者不能供優遊治世嘆嘗年頃吐懷抱而已矣碑銘之請寧得辭哉銘曰

奕奕神采　昔者吾友　慨慨憂國　身死人手
天寵其節　雨露旣厚　千秋萬古　斯人不朽

小原鐵心墓碑銘　野村　煥

君諱忠寬字栗卿小原氏稱二兵衛鐵心其號晚又自號是水醉逸者諱忠行姓上田氏故美濃國大垣藩世臣也七世祖諱忠煥仕藩祖正眼公於武藏國蕨非鄕後從封于攝津國尼崎城尋轉

大垣城。忠豐子諱忠顯。累職至城代。子孫世任是職。食祿七百五十石。什祖諱能右。有功加賜百石。祖諱能介。坐事削三百五十石。君襲食。天保十三年。任城代。兼度支。居二年。藩主欲振起學政。特使君督其事。嘉永七年。浦賀港有警。君帥兵往援。公族伊豆守戶田某君。先是國用多端。飢饉洊至。上下困乏。君爲獻議。藩主輒用之。不數年。倉廩充實。民免凍餒。安政二年。賜三百五十石。賞功。君固辭弗聽。乃歲納其二百五十石。以充公費。及文久慶應際。國事益多事。困乏亦甚。君又爲獻策。調兵食。嚴武備。慶應三年。藩主再賞加百石。君復固辭。藩主嘉其篤志。聽之。大政之復古也。朝廷擢徵人才於諸藩。君膺其選。入京。參掌王事。尋擢拜參與。實明治紀元之歲正月三日也。會伏水事起。藩兵爲德川內府先驅。時君子忠迪在其中。君即貽使諭以順逆曰。內府今日之擧。豈爲群小所誤耳。汝何不以死直諫。使內府罷騎指關謝罪也。既而事終不及。

君又恐藩主誤順逆。請於朝。馳歸大垣。說以大義。使藩主上京待罪。且爲陳情實。於是朝廷命藩主。使爲東山道先鋒。趣勵自贖罪。當時藩誤方向者不爲少。而大垣藩翻然反正。有所報効者。君力居多。是月十七日。兼任會計事務局判事。閏四月二十二日。改任會計官判事。敍從五位下。五月十二日。兼任江戶府判事。會病不能上途。請解職位。弗允。固請得允。特賜盃一具。副以褒詞。賞其功。明年夏。以藩兵屢奏戰功。賞賜三萬石於藩主。藩主乃分千五十石以賜君。酬其勤王輔藩之功也。既而諸藩奉還版籍。朝廷更以舊藩主爲本藩知事。君乃任大垣藩大參事。君獻金千圓。充藩內開墾費。四年正月。轉任本保縣權知事。敍正六位。未赴任而免。補大垣藩廳出仕。五年四月十五日罹病卒。享年五十有六。葬於城東桃源山先塋之次。配戶田氏。不諧。終不復娶。置側室。擧三女。養姪爲嗣。配長女。即忠迪也。君爲人磊落。狀貌瓌偉。而若泥丹。夙好文學。交遊頗多。而執贄齋藤拙堂。咨討論經濟事務。性又嗜酒。常一日侍宴。上親賜大盃。君乃滿引盡數杯。以此飲名益高。平常愛梅花。購城北林邸閒地。移梅數百株。築亭樹間。以爲游息之處。暇則與客來此。賦詩論文。豪飲至夜。然未嘗以宿醉廢事。歷仕藩主三世。歷遭國多難。慇々盡力。闔藩士民賴以爲重。著有鍊卒訓語。火船捷要。改革十則。及詩文集若干卷。是皆出於劇務繙餘者。銘曰

勤王輔藩　展力邦國　見幾進退　心同鐵石
遂矣厥兆　梅香日向

梅田雲濱君碑

支峯　賴　惟復

君諱定明。稱源次郎。梅田氏。雲濱其號也。考諱某。稱匪助。仕小濱藩。妣某氏。君年少往江戶。師事藩儒山口菅山。學既成乃還鄉。會父以藩命赴敦西。君以其老自請從焉。因歷遊肥薩諸國而還。遂

下帷大津。教授子弟。其學以洛閩爲主。而最尚名節。不苟合世。家居屢貧。糧屢絕。君倔爽之。木實以充飢。處之晏如也。嘉永以來國家多故。君乃發憤弗措。往々託諸歌詩。以洩其鬱積。既而來寓京師。時小濱侯爲所司代。欲薦君備員。君意有所不屑。固辭不就。然以其爲國侯之故。欲有所圖報。致書國老某。策論時事。所言將行。會有讒者沮之。君遂絕意仕途。隱士自處。不復帶刀。而志則常在濟世。益主張尊攘之說。常論海防曰。世之議防禦者。動輒曰。器巨艦。曰講習彼兵法。夫講武固今日之急務。然宜先立其本。何謂本。養士之氣節是也。氣節者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完則外患不得侵。若夫鑄礮習兵抑末已。當是時。歐米諸國。相繼遣使。要求互市。幕府不待勅命。私結和親。於是志士爭唱尊攘。海內騷然。君發憤益切。每與同志之士扼腕論時事。降及供下。梁川公國。及吾亡弟附等。故其斷金也。未幾幕府大逮捕正議之士。以君爲其魁。押送

江戶。因于唐津潘邸。尋下獄。安政六年三月十四日。病歿于獄中。年四十五。葬于江戶淺草海禪寺之白泉軒。配上原氏。生一男一女。男夭。女嫁高橋氏。上原氏歿。繼娶村島氏。亦生一男一女。皆不育。今茲明治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實值君廿五回忌辰。先期村島氏與君門人及義故。胥謀。養君外孫高橋氏子某。爲嗣。將建碑於東京盛山。追祭之。事聞于朝。有旨特賜裦詞及若干金。以旌君忠節。君而有知。其喜何如也。抑君之臨終也。賦詩曰。妾臥病牀兒泣飢。此心偏欲換我爽。如今死別與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嗚呼天之夢夢。當時人誰知其定固有時焉。而君之忠節。今乃蒙此旌典也。豈非君所謂唯有皇天后土知者耶。復故略叙其顚末。以俾天下義士有勸忠者如此。

故津崎村岡刀自碑　　成齋　重野安繹

嗚呼婦女子之節烈。非其所行也。婦女子者。蘋蘩齊敬。琴瑟静好。始不以奇節稱。不幸遇自家不得已之故。然後有節烈之行。此豈非其變哉。今其事又非爲一身一家。乃天下之大故。而婦女子與焉。蹈非義而不顧。是變之又變者。吾觀於津崎氏之爲。而知其奇節出乎尋常萬萬。併以知時世之變矣。津崎氏名村岡。西京人。父稱左京。仕近衞公。爲老女。常歎朝威衰替。欲以身報國。嘉永開外舶渡至。乞通好互市。於是攘夷之說起。海內騷擾。津崎氏慨然曰。吾雖女子。豈忍坐視之乎。乃與四方志士周旋甚力。當是時。京紳有二黨。其一張正議。其一依附幕府。近衞公任左相。爲正議首。蓋由津崎氏之匡輔與贊者居多云。在昔紫氏之文而學。泉氏之才而慧。出入權相門。受其殊遇。而未聞有一言及國家之事。獻可替否。以忠王室。比之津崎氏。能無慚色乎哉。已而幕府深惡正議士。逮與大獄。親公王卿以下。廢黜斬流。項背相望。津崎氏亦被逮下獄。獄吏以威劫嚇之。津崎氏哂曰。公等何醜然也。有所欲問則速問之。徒怒何爲。吏因問及近衞公事。津崎氏曰。此非吾所當言。亦非公等所當聽。從容不屈。吏無奈之何。終押送江戶。拷對如前。及禁錮三十日放去。時安政六年也。王室中興。物褒其奇節。賜祿二十石。以終身。津崎氏自免縲紲。無復奉仕之意。退居嵯峨直指庵。吟詠自娛。嘗語所親曰。不圖今日復見朝威之振也。妾雖死莫所恨。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昔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矣。抑昇平三百載。學術闡明。雖婦女子。知名分大義之可貴。如津崎氏。特其翹楚者。此則時世之變。而皇運之所由興隆也歟。津崎氏以明治六年八月廿三日。終于直指庵。就葬焉。壽八十八。其周旋國事之時。年已七十餘。其氣象壯烈可知已。直指庵者。黃檗僧隱元所剏。津崎氏祖先嘗延隱元。爲庵主。故津崎氏老于此。十三年四月庵罹災屋宇將廢。於是其親族乞近衞公。相共捐貲。欲建一宇。且勒津崎氏事蹟於石。以傳後。以公命來囑之。余昔撰老女瀨崎碑文。瀨崎亦近衞公之仕女也。爲其主祈疾。絕穀肉菓蔬者五十餘年。何近衞氏之多奇女子也。方御當公時。文姬才媛出其門下。詞藻煥發。今則節烈之行。接踵而起。是亦時世之變也。而津崎氏之事。尤關天下大故。其可表也夫。

雲鳳女史墓碣銘　　恕軒　信夫　粲

雲鳳女史歿矣。余聞其訃也。趨見淳齋。哭弔之曰。吁嗟叔相而儒者絕矣。頃年來紫紅閨等凋喪殆盡。而才媛任彤管之責者誰耶。方今學政隆昌。女學之設無所往而不在也。當是時。以女史之齒德之崇。隱然維持斯文。固足以過輕佻浮薄之弊。振起幽貞嫻雅之風。而至於斯。可歎矣哉。女史名僊。號雲鳳。蒲田氏。伊豆人。父化齋業醫。母中村氏。女史幼穎悟。三歲習字。七歲讀稗史。一鄉異之。

及化齋移家江戸。受經朝川善庵。學書中井董齋。二子亦奇之。又好作詩。周旋枕山湖山諸名流間。文才煥發。世推女儒。雅堂侯夫人聞之。延講經學書。女史有姿色。淡粧素服。艶彩射席。嘗其纖手拈筆。容显成態。明眸皓歯。一笑動人。不知者以爲是聲樂師非儒流也。化齋衰老。從陸奥工藤東平。既之。以讓其産。越數年東平病歿。自此守節寡居。文墨自娯。會王政復古。四方俊才。拔擢登用。女史亦除開拓使女學教授。後因病辭職。居愛宕山麓。聚女兒教授。或有辱倖招之者。固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妾老矣。一日觀花東台。歸。臥病綿綴彌留。終以明治十六年癸未五月二十日下世。距其生文化七年庚午正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葬於東京築地本願寺子院常念寺之域内。生一女。曰鏡。早亡。養一女。曰愛。亦先亡。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婦人以儒成家者。雖支那境域之大。尙且寥々可數。何况於我邦乎。如女史可謂不愧乎丈夫矣。友人

朝倉松山來謁余曰。子兒與僕二兒。同受業女史。誼不可默。子盍爲表章之。余雖無其言。固欲銘之。乃作之銘曰。

凡骨而仙態。　巾幗而鬚眉。　於戯斯群媛之盛其德。
而卿能崇嫺儀也夫。　愛宕之山。　松杉鬱々。　月淡風清。
旨容髣髴。

藤森君遺志碑　　小花作助

君諱圖高。家世仕南部侯。父諱多兵衛。母佐々木氏。君爲其二子。幼而英敏。年甫十二。遊於江都。學成而歸。別賜祿米。爲藩學書記。叢興數云。方明治維新之際。任盛岡藩權大屬。無幾辭職上京。隨三品博經親王。游學米國。既歸。會西南役起。自奮入清國。偵察國情。八年九月補大藏十等出仕。九年轉内務二等屬。赴小笠原島。兼判事補。十三年轉東京府一等屬。轄島事。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以病終。距生弘化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享齡三十六年。葬於父島奥村。原配前田氏。生一男。嗣家。繼室斯波氏。生一女。尙幼。君爲人恬淡寡欲。而勇於赴義。力於職事。其初赴任荒僻絶島無家可住。君露宿風餐。不避艱苦。明就未耕。獎勵耕耘。又冒風浪。誘導漁業。開荒興利漸致富庶。實賴君之力。嘗君病篤。島民有祈以身代其得人心可知也。既葬。島民胥議將爲君建碑。以圖不朽。謂予曾與君從事島務。知君最深也。請予誌之。義不可辭。乃序其梗概。又從歌之曰。

南島之山兮蒼々　南海之水兮洋々
惟子之功與山巍　惟子之名與水長

角田櫻岳墓銘　　敬宇　中村正直

君名定經。一名勁。幼名與三郎。通稱與市。號櫻嶽。駿河國富士郡

大宮人。本姓佐野氏。與總右衛門安清十世孫也。四世祖四郎兵衛。川自角田氏。明治四年定稱角田氏。父與市。母小永氏。君幼好學。稍長東遊。入朝川善庵門。年十五。學識夙成。爲大宮町役員。後爲組頭。在職四十年。其志在興利除害。終始如一。大宮陽地有萬野原。四方轉徙之民集焉。闢蕪墾荒。因苦萬狀。君撫育之。設施有方。衆賴以安。後築家居之。號萬農廬。衆推君爲邑長。大宮本爲繇驛通道。多繇役。而又助吉原驛役。民苦之。君往江戸。屢請銷除而不允。要恭相於道。訴與前者數。經二十四年。始得允。實元治元年也。是其成功之最卓々者矣。嘉永年間外変事起。東海道往來繹騷。每霖雨川溢。行旅爲沮。君欲自江戸甲山。經足柄川。駿遠參之北。開間道以通之。規畫具成。而有事故不行。富嶽本栖湖。澗之則可得田萬頃。測量圖成。亦扞格不行。然此皆足以見君之志矣。嘗製地球儀。獻之於水戸烈公。公嘉獎之。邦人製地球儀此爲始。平

田篤胤門人新莊道雄、纂輯駿河國土記料、上之駿府、而富士駿河二郡缺、君補之、既草十餘冊、未成而患病、明治六年六月四日沒、距其生文化十二年乙亥四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葬于大頂寺先塋之次、君有至性、母病在床、二十二年、色養不懈、母性好花、最愛牽牛花、君百方聚之、至五百餘種之多、娶渡邊氏、有男七人女四人、長男徹太郎嗣家、介中村秋香、索余銘、銘曰、

事之行者人頼其利、事之不行我踐其志、
識何超卓、性乃忍耐、垂範後昆、則傚勿懈、

白虎隊碑　山川浩

慶應戊辰八月廿三日、白虎隊士十有九人、自刃殉難、初我會津藩之受敵四境也、丁壯皆出戍、殆城下守備不固、乃取日新館年少生徒爲隊伍、號曰白虎隊、及石莚口失守、西軍長驅將搗鶴城、

勢頗鋭、我軍逆之戸口原、白虎隊亦在其中、奮勇激戰、互有死傷、而衆寡不敵、遂大敗、諸士乃將還入城、由仄徑至飯盛山、時西軍尾擊本道兵而進坡下、礮聲震地、煙焰漲天、諸士望見火起、以爲城陷、相謂曰、事既至此、惟有一死以全臣節而已、遂屠腹死、既而印出某母、索其子到山中、見死屍枕藉、鮮血塗地、遍搜而不獲、有一年少氣息奄々、尚未殊、負之而歸、則飯沼貞吉也、貞吉因詳語諸士殉難之狀云、嗚呼諸士齡僅十六七、以孱弱之軀、遮當大敵、見危授命、以報主恩、其忠勇義烈、千歲之下、足令懦夫立志矣、蓋藩祖土津公、夙興文學、務明倫常、振作士氣、爾來二百餘年、及設日新館、教化益行、人尚節義、宜哉諸士之視死如歸也、今茲十月値廿三回忌辰、郷里有志者、相謀將建碑其死所、以傳不朽、來請文浩、浩敗軍之將也、亦曾奔馳劍彈之間、而終無樹寸功、毎一念之、不勝痛恨、況今也郡縣制成、東西混同、莫復有鬩牆之虞、獨所

憂者、海外諸邦、變詐百出、動輒侮人國、他日若有加無禮於我、則爲吾鄕子弟者、宜製侮折衝、殉於國家、以繼諸士遺烈也、果然則諸士亦必笑含於地下耳、乃抑淚敘其事、銘以國歌曰、

久母里奈幾都伎比波天良世久爾乃多女佐良志々加婆年久知八波登都毛

故陸軍少尉試補杉浦君碑　中洲三島毅

君諱發三、稱直之助、舊小田原藩士片切君[illegible]紫郎三男、出爲同藩杉浦君義尚嗣、幼穎敏、從中垣謙齋翁讀書、不事章句、毎曰、男兒當以身許國而已、明治戊辰東征之役、藩主被罪朝廷、將擊賊函嶺、擊之、君甫十六、自請從軍、乃爲守城兵、而戍朝廷問罪甚急、募士官、君奮應之、會事平而止、乃入戸山學校、丙子三月卒業、爲陸軍少尉試補、戍名古屋鎮臺、其十二月三重縣民嘯聚毀民

屋、火官舍、乃率部兵往鎮定之、丁丑春薩人之反、君奉命勒部兵抵肥後、賊方拔山鹿、鋒甚鋭、三月十二日攻之、酣戰不決、日暮交後、十五日拂曉再攻之、激鬪數時、君鼓勇突進、銃丸洞額而斃、時年二十五、朝廷葬之肥猪、今茲庚辰十月、義尚瘞其臍帶胎髮於其鄕谷津村桃源寺、請余文、以鐫碑、余聞藩主之免削也、謙齋翁實與有力焉、蓋通儒也、則知君之捐身報國、亦出於師傳、是豈世之以章句授受、僅稱師弟者比乎哉、即義尚女、好讀書、現爲女學教官、君之刑于寡妻、亦可以見矣、銘曰、

死雖所甘　士豈不惜　函嶺之下　斯築夜泣
樹深苔厚　魂兮歸來

義烈九士碑銘　長光世章

嗚呼士之負氣節、憤世嫉俗者、不幸際事變、遭事之不平、則往々

危言激行。雖斷首殞身而不顧。豪勁軼發之名或隕。而忠憤壯烈之心湮滅。古今多有其人。若九士者。其可悲夫。癸亥三月。將軍朝京師。天皇赫然。親詔亟攘外夷。將軍奉勅退。頒告期限於天下。我長州首奉詔令。六擊夷船于馬關。既而幕吏因循投隙。夷船之來愈多。巨奸大猾。乘其間以濟私。至八月十八日之變。正義一空。天下盡爲鬼魅。而九士感慨發憤。憤其君之忠而見疑也。悲朝廷之聖明而其意不達于天下也。於是潜出其國。與筑前人平野次郎等謀。將擧兵但馬以肅清京師。是時大和之事既敗。幕府方以嚴法密網待天下之士。士之潜居伏處者。蒙甲裹槍力馳而至。僅三十餘人。其在京者六十人。將會之有期。十月生野縣吏陰告變於近國諸侯之兵俄進。在京者未至。衆終散。或就捕。或死。而九士死尤烈。九士者。曰川上彌市。曰長野熊之丞。曰下瀬熊之進。曰小田村信之丞。曰白石廉作。曰久富豐。曰和田小傳二。曰伊關榮太郎。

曰伊藤百合五郎。九士既與王師相失。曰事去矣。走上小早款環視不敢過。九士乃慨然相顧。席地坐。從容歔欷。各自剖其腹以死。嗚呼以僅々不滿百之兵。擲骨於滿地皆敵之境。其不成命也。其志可哀已。五月馬關之役。九士奮身而出。馳騁乎砲烟彈石之間。蹶蹈危險。不惜其爲國立志損命。固非一日也。奇兵隊總管瀧彌太郎。稱武人招魂。葬之酒垂之山。題石曰義烈九士之碑。衆志也。余不敢辭。爲之銘。銘曰　維皇皇帝。維乙夜惻怛之心。則癸中以遂死國事者非祭。感詔一發。恩及枯骨。此事在去年八月。嗟呼。大倭但馬之事。孰非報國之志。志士罹之禍。俗吏謂之賊。吾獨竊悲其意。他日聖武誕揚。後威丕張。四夷入朝。奄歸乎八紘。則九士重泉之骨。豈不有視夫天日之輝光耶。

北洋増井君墓銘

甕江　川田　剛

忠義降爲氣節。氣節流爲客氣。信哉王氏伯安之言也。幕府之末造。綱紀漸弛。元老失首途上。執政被創輿中。餘風所激。海內騷然。所謂天誅斬姦。無國無之。而間或託公義以報私怨者有之。退而力以博名聞者有之。若夫一心忠憤。忘身奉公。若増井君其庶幾矣乎。君諱一貫。字子安。通稱熊太。別號北洋。家世仕鳥取藩。父曰一美。母某氏。君少好武技。膽勇過人。年十八。東遊江戸。學劍於齋藤彌九郎。彌九郎之門。號爲多士。而君有後世可畏之目。文久癸亥春三月。以中小姓從太夫人就國。夏六月。法英米蘭遣水師來寇。長人拒戰。互有殺傷。藩遣使存問。君承旨從行。探其動靜。先是幕府始弛海禁。遣人國至。四境多故。長侯首唱勤王。而獲罪譴。元治甲子秋八月。大擧東上訴寃。藩聞警出師。別選壯士十餘人。護衛禁闕。而君居其一。既而長兵敗退。君亦北歸。當此時。京畿民猶稱長寃。列國亦多援之者。而藩論紛々。勤王與幕分爲二黨。君素

主勤王。有沖國介者。與君同志。一日竊相語謂。監察某氏首鼠兩端。陰阻正議。彼而不除。則國事不可爲乃速路投書於執政荒尾氏曰。君側有姦。臣等欲除之。然不告而發。跡疑叛亂。不敢不告。即夜殺某而自首請罪。於是法吏論罪。賜二人死。君聞命神色不變。徐詠絕命歌。自割腹死。實是歲九月十一日也。嗚呼人孰不死。非死之難。而處死爲難。識者或曰。某不必姦惡。而君枉殺亡身過矣。過與不過。余不得而知。然其慷慨奮激。出於一心爲國之誠者。質諸天地。蓋無所愧。何則好名喜勝者。不難捐生。而未有能從容自得視死如歸者。元王洛殺阿合馬。臨刑大呼曰。王洛爲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當有書其事者。彼非獨不計心就刑。又有意於貪名。夫然後知君之所爲。固不可與刺客劍俠同日語。而求之史傳中。亦未易多獲烈矣哉。君雖武人。嘗涉書史解義理。其將就囚也。密遺書其父母曰。忠孝難兩全。兒今捐身報國。侍養不終。永辭膝

下。幸勿邪不孝。嗣以國詩二首。悲壯淋漓。聞者莫不感嘆。死年僅
二十有二。葬於城外觀音院山。後數年。門人追悲建石。遥馳書乞
銘。今不敢辭。銘曰。
生不識其面。死不知其人。按狀而執筆。難乎能寫眞。雖然奇傑士。
寧藉誤碑文。事跡存口碑。褒貶付公論。唯此一片石。題曰增某墳。
樵牧莫敢犯。英名千載傳。

故陸軍教導團生徒丸君碑　中洲　三島　毅

君名房太郎。上總夷隅郡長志村丸八二君長子。幼好戲。異常兒。
人談兵則傾聽忘眠食。竊願爲武人。會陸軍教導團募生徒。君懇
然請其父曰。今人投兵役。百方巧避。曾不知報國之爲何事。兒雖
弱子。請率先應募。以起儒夫。父壯其志許之。既入團。孜々勉勵卒
其業。明治十年討賊之役。從第一旅團入日向。賊既連敗。據愛嶽

以抗拒。乃分隊而圍。對壘相持。隊僅八十人。賊窺其虚。乘曉霧來
襲。衆狼狽。君獨挺身。扞隊長防戰。銃丸貫顱而斃。實八月十八日
也。年僅十六。葬細島港。朝廷吊祭從常典。吁噫此役也。死亡不知
幾千百。而出於壓迫者何限。君則一死報國。固出素願。其含笑九
泉可知矣。鄉人壯其節。悲其死。相謀建招魂碑。乞余銘。銘曰。
屹々大碑　旌表忠義　一鄉儒夫　誰不立志

孺人野村氏墓誌銘　西聯　荻原　裕

禮云。婦有四德。曰婦德。曰婦言。曰婦容。曰婦功。婦不曰學者非闕
也。愼云爾。人之所以開智識養德性者皆學也。學固不可有所擇
於男女焉。古人豈以愚蒙望之於婦女耶。但婦德貴於靜婉。最嫌
矜飾。女之稟性不滅爲常。以故其多藝多識。或有與婦德相害者。
是古人之所爲愼也。予聞野村氏女學士也。自幼聰敏。種學績文。
長而非傲。自經史習字。以及歌詠裁縫機織。咸無不貫穿。可謂多
藝多識也。然而居常靜婉。幽閑寡言。人無知其有學者焉。是之謂
婦德也。善成婦德。是之謂婦學矣。孺人諱毅子。幼字可女。本姓吉
川氏。父曰左近。安藝國廣島人。年甫十三。游京師。學書於有造院
宮。能入其室。習年還鄉。開塾。女徒有百餘人。年十七。從聘廣島師
範校女教授。非其志也。去來東京。依野村文夫。又入馬杉氏塾。學
經史文。夫遂子發之。以女色川氏一。於夫能順。於姑能孝。姑常久
患肺。左右就養三年。如一日。婦言婦容婦功既如此。而婦德又如
此。婦學於是乎爲與有力矣。有女二人。皆夭。享年僅二十有六而
歿。實明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也。葬於谷中天王寺。浮屠氏謚
曰離想院常陽女史。其別號云作銘。銘曰。
婉者其貌　毅者其心　男之云歟　玉樹淵深
女之爲歟　鐵肝石腸　寧爲蘭摧　勿擠而生

攝河泉洪水紀念碑　三溪　菊池　純

堯水湯旱。天之降災國家代有。故雖以歴代垂拱之治。不能俾之
絶無。乃爲之人牧者。安得不竭盡心力。極其仁哉乎哉。明治十八
年乙酉夏六月。大雨霖。淀川暴漲決潰茨田郡伊加賀村堤防。淙
沒攝河諸郡百四十五村。水勢浩々。極目無際。盡巨浸。士民奔竄。
老若號呼。有乘家避水者。有緣木求救者。泣者轉者蹶者。悲慘者。
萬狀不可名狀。災地多屬大坂府下。府知事建野君。聞變蹶起曰。
民命至重。是不可須臾舍也。即會櫻井郡長與土木課員。議決。決
堤防。實六月十八日也。翌日午牌。府知事率其僚屬數人。馳赴網
島。權設支局。便宜行事。乃與鎭臺將校戮力。發役夫數千人。決野
田村堤防。以殺水勢。其攝河諸鄉人民。獲息得免魚腹之葬者。未
嘗不由此偉業也。然而前害已除。後害繼起。其二十九日暴風甚

雨。水益加。如驟萬馬而鬪。百雷。遂決潰櫻宮堤防。餘勢氾濫。忽
入市街。市街沈沒。橋梁悉斷。其慘有甚於前日者也。府知事深慮
小民罹水災者。衣食或不給。爲與糧食賑救之。於此市井人民。海
外紳商。亦爭給衣類。贈財物。踴然從之。後又大起工役。修理堤防。
以救貧民。始于七月。終于九月。災後窮民得免飢餓者。亦未曾不。
由其力也。抑茨田東成二郡。決野田村堤防。免水害者。上下百餘
年間前後三次。一爲享和二年。距今八十五年矣。一爲文化四年。
距今八十年矣。獨享和文化之水災。水沒德菴堤。然後決矣。今則
先其未決而決矣。是以保其民命。免水害。其功効歷々有倍於前
日者也。若夫因循不決。不獨攝河諸郡被水害。其所波及。有不可
測者也。後之値淀川水災者。豈可不鑒而誡乎哉。今城東郡人民
罹水災者。感其保護之功德尤鉅。爲起碑。垂炯戒於無窮云。銘曰。
　大水來襲邱陵。微伯禹人成魚。漂廬舍竈生蛙。水上床十尺餘。
乘屋者。緣木者。全家人悉棲居。明府曰人命重。決堤防。注尾閭。
水土平。服耒耜。山可樵。水可漁。此豎碑勒績。起斯者誰歟。

明治碑文集卷二終

名不
空傳

明治二十四年八月
從二位侯爵蜂須賀
茂韶題

光焰萬
丈長

壬辰春日題
有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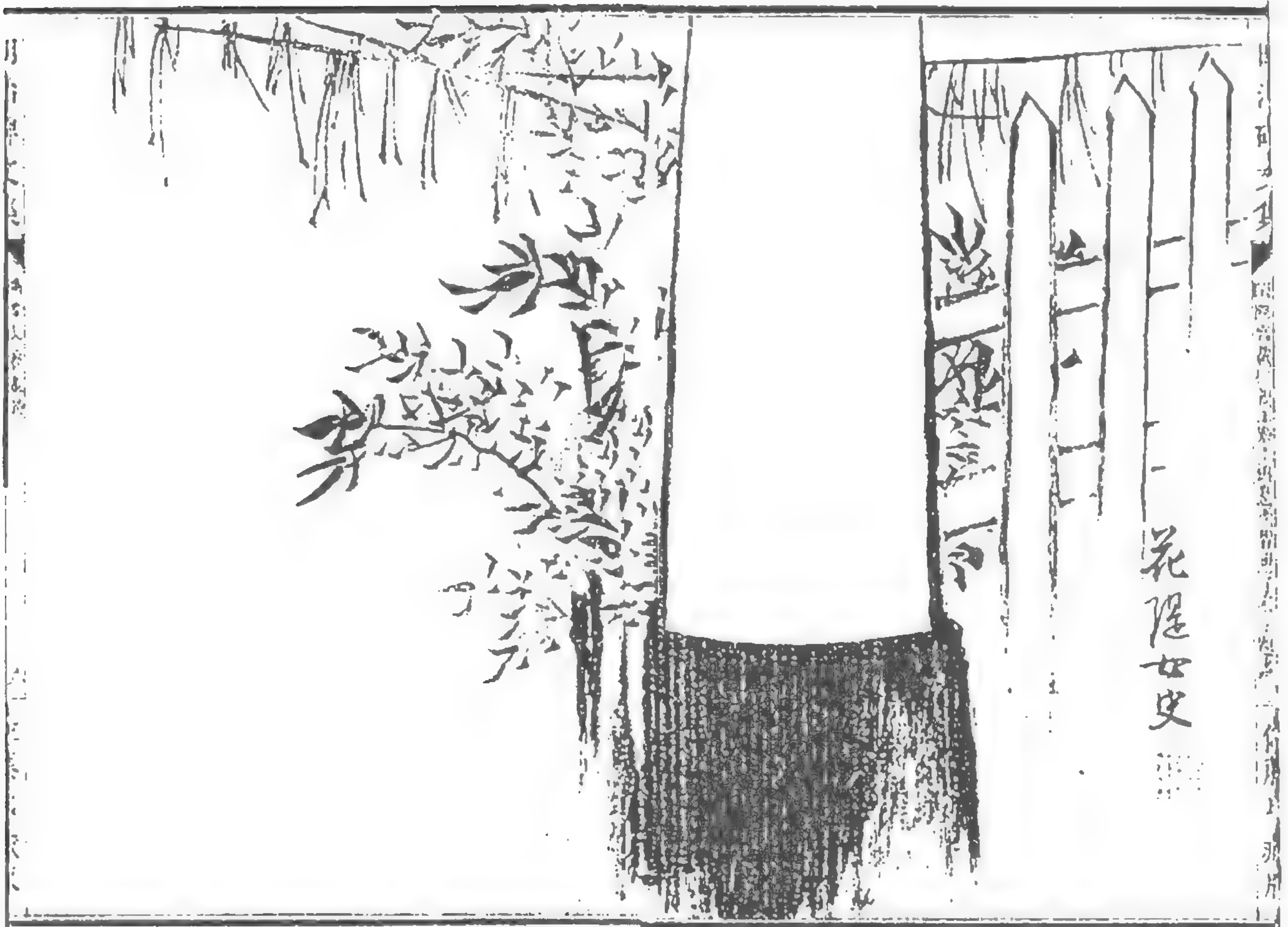
明治碑文集　一　從二位伯爵副島種臣公題詩　三　佐藤氏藏版

明治碑文集　一　正三位伯爵勝安芳公題字　四　佐藤氏藏版

師岡正胤書

明治碑文集次編のなりたるを祝ひて　頼庸

日知の昔代の鏡なりけり



序

岩手縣佐藤子廉寄其所纂明治碑文第二集請序於余余以不遑辭之其請愈力乃序之曰此編自其至其若干人余與其人共時事者有之聞其名聲不及相知者有之或其人不著覯此編始知其名者有之蓋明治維新名臣賢輔鴻儒碩學或以氣節或以勳業成名當世者無碑文則已有碑文則網羅一集二集陸續刊刻子廉此撰抑亦勉矣若有班馬其人紀維新盛勳茂烈則將有取於子廉此編也豈其謂小補之乎

明治癸巳三月　清岡公張撰

明治碑文集第二編序

甚矣史乘之難信也。蓋作史乘者。雜取故傳舊聞。以己私見。斷其真偽。定其有無。未嘗授真知實是之蹟。是故一共和也。或以爲周召共和政。或以爲共伯和攝政。一秦氏也。或以爲男子。或以爲婦人。一劇秦美新也。或以爲揚雄作。或以爲谷永作。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近世鉛槧射利之徒。爭着史傳。余試讀之。其人雖存。而書既亡。亡事經無而記實有。不覺失笑。今史且然。况古史乎。如墓誌碑銘則不然。其行狀不成於故舊門人。必出於親戚子弟。撰者據以刪定之。不如史家臆想臆斷之難信也。陸中佐藤子廉編明治碑文第一集。今又編第二集。請余序。夫明治之中興。廢棄數百年之霸政。采取萬國之良制。開本邦未曾有之

文明。是雖
皇上聖明所致。亦未嘗不由臣民翼贊之力。是以上之名宰良將。下之學者術士。其英畧偉績。多可紀述者。而文化之餘澤。每見人物彧。人爭建碑表之。今子廉此編不自勞筆。而成明治之良史。勝彼杜撰射利者萬々矣。或曰墓誌碑銘。多授門人子弟。偏從之狀。而又溢美過稱之。雖免淩蔑之毀。則不及史家傍觀選定之公平。是或然々。曰溢曰過。不過有其事實而修飾之。決無虛構空造之矣。壁之畫猶或類虎。而形亦彷彿。不如畫鬼者之無實授。是余所以不信史乘。而信碑誌也。遂書以爲序。

明治壬辰天長節

中洲學人三島毅撰

錦翁隱士金之某書

白玉乃

[illegible]

明治碑文集第二編序

陸中伊藤子盧嚮刻明治碑文集問之今將刻第二集請余序且曰吾輯碑文也會舊就新人或嘲其好事子以為何如余曰子盧之所為多好碑之事乎出在二百餘年前頃者田中某撰之泰西碑銘為碩儒其言載在史學会志古碑之不可盡信如此又知高句麗碑之乎往年僚友酒勾某獲諸鴨緑江畔拓而歸余考之文所記往事不勘可以正漢韓史之舛訛可以補我古書之精確矣碑文之資於史學如此因思當時使與相

明治碑文集　序　十二　伊藤氏藏版

有如子廑其人乎古碑必不拓真偽之辨又使孫瑀及如子廑輯集乎正史不可載誣妄之事則子廑斯集裨益於後世也大矣不啻利於今人也好事之嘲豈足以累子廑事哉既答子廑遂書為序

明治二十五年冬十二月

古城横井忠直撰并書

自序

余夙好近世金石文、隨讀隨錄、裒然成卷、辛卯春刊行二卷、名曰明治碑文集、以頒海內同好、大被稱揚、今玆又將刊行二卷、偶覽阪谷朗廬翁紙碑之說、確言妙論、實先獲我心、其說曰、以石為碑、世謂之石碑、今以紙代石、余謂之紙碑、試問曰、紙與石壽孰長、雖童子必笑其不倫、然而其實有不然者矣、經嘗刻石、石亡而紙之傳經、則日隆焉、石鼓殘缺、而其遺文則紙載而傳海外焉、凡古來石碑、大抵不存、而其文之紙載者、則其傳博且遠也、謂之紙壽長、石壽短、豈不可哉、由是觀之、此書之壽、壽於金石、而雖余之不肖、其姓名亦壽於金石、於是乎、余多年黽勉拮据、手錄金石文之勞、亦可以酬焉、抑又有更可喜者、往年蒲生君子闇贈此書前編於淸國公使黎蒓齋、則明治碑文既已傳海外、嗚呼非余載之紙、安能傳海外乎哉、

明治廿七年甲午一月　佐藤平次郎　識

明治碑文集目錄

卷三

卷四

田邊夏卿墓銘　息軒安井衡
森賀實齋居士墓銘　發亭蒲生重章
修築豐碕池記　松塢和逑孚撰

通計八十七篇

明治碑文集　目錄　五　佐藤氏藏版

巖手縣　佐藤平次郎編輯

肥前田原坂碑

一品大勳位熾仁親王

鹿兒島縣於西海地最廣。人最勇。而西鄉隆盛名蓋一世。至海內人士候其進退以爲安危。明治十年二月隆盛反。圍熊本城。　天皇震怒。發兵討之。熾仁任總督之責。陸軍中將山縣有朋。海軍中將川村純義。爲參軍。賊分兵扼植木山鹿兩道。進入高瀨。廿七日我軍擊取高瀨。翌四日拔木葉。賊退據田原坂之險。而熊本圍益密。援路皆絕。夫田原之爲地。兩崖壁立。徑路崎嶇。賊悉衆銳築壘砲咻出沒。有如虎狼。要害異形。攻守殊勢。而我軍殊死戰。不舍晝夜。四月七日遂拔之。死傷四千餘人。此役也。惡戰前後數百。而未有如田原坂之劇也。苟此坂而不拔。使賊破南關而北。則四方不逞之徒。必乘變而起。禍不可測。而不使其至此。遂速致討滅者。實由此一捷。嗚呼死者之功大矣。而不及見焉。痛哉。因建碑於坂上。以記之。蓋所以勸奬忠烈也。

駐蹕碑

含雪山縣有朋

明治二十五年。歲在壬辰十月。　天皇大閱兵於下毛之野。自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其兵則近衞師團。及第一。第二師團。步兵十二聯隊。騎砲工輜重諸兵稱之。其數凡三萬人。分爲南北兩軍。迤亘那須鹽谷河內。下都賀諸郡。廣袤殆二十餘里。旌旗繽紛。砲銃轟發。山岳爲震。或取進攻之勢。或演防守之形。正奇互出。進退馳驟。奮勇挫銳。不異實戰。　天皇親御駿馬。躬控於隊伍間。監視兩軍方略。審判優劣。已畢。　勅曰。兵事加精。朕甚偉焉。雖然我帝國軍備。非以今日爲足。汝等勗之。越翌日。召扈從文武官僚。與第一第二師團管域所繫。一府十七縣知事。及名望之士。賜宴於宇都宮城址。會者二千人。皆得咫尺於　天顏。感恩之餘。有泣下者。蓋惟　天皇踐祚以來。宵旰圖治。大用心於武備。比年演習。必親統監之。不厭風雨寒暑。以萬乘之尊。與士卒同勞苦。今又有此殊恩。非古之所謂聰明叡知神武。其孰能與於此。嗚呼爲臣民者。焉可不奮發興起。以思竭力國家乎。頃縣民相謀。建碑於鹽谷郡氏家東原。以紀其榮。東原　天皇駐蹕之所也。而乞有朋文以記之。有朋亦嘗時陪從行間。親目盛事。仰聖德之大。且美縣民之此擧也。不辭而作之銘。銘曰。

明明我皇　大整其旅　屈萬乘尊　同勞隊伍
豈云耀兵　實是講武　爰建豐碑　駐蹕之所
襮學恩波　勒垂千古

岩倉村瘞發碑

梧陰井上毅

岩倉村者。故右大臣岩倉公所栖息之處也。公被讒幽居于此者數年。時事方急。公志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茅堵蕭然。足不出門。而遠觀天下之大勢。徐察世變。密糾合忠義之士。當此時。今太政大臣三條公在于太宰府。遣間使求朝紳中同心之人。二公之交始合。而故參議大久保廣澤諸公亦與公相往來。籌商尤熟。公既知諸藩之情勢。進獻密中興之謀。密旨由中付公。大計既定于禁掖之間。而人莫知之者。及丁卯十二月九日之事起。公懷文書一篋。冒曉入禁內。大號宜布。廢攝關將軍以下之職。新命文武諸官。令出如流。一時機務倥傯。大久保公以下多奔走于闕外。公居中當局事無錯失。蓋皆岩倉村閒居之時所豫計畫也。大駕東駐。公躬荷台寄之重。暇時談及前日事。未嘗不以岩倉村爲言。如其山川風物。宛然往來于眼目者焉。每以事往西京。乃至岩倉村。與父

老。欲妄叙舊。父老往々有流涕者。公晚年與子弟論世故。以權勢之易怙而名節之難全爲戒。浩然欲以弱爲人臣進退標準。及病革。上表乞解官。有誓心執節不以進退貳臣子之義之語。其天子愍其至誠。特允所請。公感泣謝恩。如病頓已者。而以其明日逝矣。朝廷特命史臣撰叙公之功德。將勒石其墓。男具綱等與岩倉村父老謀。更擇遺愛于前日棲息之地。建碑爲記。表公之眷戀此土。終始不忘之意。又以發元功偉勳實始于屯困之時也。嗚呼後之慕公者。可以觀于此碑焉。

故權中納言從三位水戶源烈公之墓碑　德川慶篤

公諱齊昭。字子信。號景山。水戶源武公第三子也。所生外山氏。初名紀敎。小字敬三郎。寛政十二年庚申三月十一日。生于江戶小

石川邸。十七歲喪武公。服心喪三年。文政十二年哀公薨。遺命以公爲嗣。公襲封食三十五萬石。叙從三位。任左近衞權中將。尋拜參議。天保八年任權中納言。十四年從大將軍愼德公。謁日光山神廟。先是公正境內經界。建弘道館於府下。是歲愼德公嘉其用心邦政。賞以寶刀黃金。弘化元年幕府命公傳國慶篤。從駒籠別第。嘉永六年幕府以墨夷乞互市。命公日與閣老會議於城中。幕府方造巨艦。命公董其事。及成賜黃金。公又嘗令慶篤獻所嘗造大銃七十四門。安政五年再從駒籠。明年就國。萬延元年庚申八月十五日病薨于水戶城。享年六十一。九月二十七日葬于常陸久慈郡太田鄉瑞龍山。謚曰烈公。娶中務卿貞仁親王妹。生三子。長即不肖慶篤。次二郎麿夭。次刑部卿一橋慶喜。一女夭。庶出男十九人。女十四人。蓋自元和偃革以降。海內無事者二百餘年。太平之盛古所未聞。而外患稍萌。識者憂焉。公以剛明英毅之姿。膺親藩重寄。慨然有匡濟之志。然天下皆狃晏安。而公獨尚武。天下皆佞浮屠。而公獨尊神。天下皆趨奢靡。而公獨崇儉。故其論與世枘鑿不相入。當塗側目者甚衆。公不以此少貶。登用人材。釐革弊政。以先天下。天下稍服其果斷。而至其憂國之深。料事之明且遠。則舉世莫能知也。而獨爲識者所稱歎。故雖聲譽日盛。而謗讟亦未熄。前後再遭譴責。蓋古人所謂終身處乎疑忠之域者。而其志在奉祖宗遺志。以建國家無窮之基。故嘗服爲幕府陳天下大計。無所屈撓。天下終翕然服其卓見。而公已老矣。及薨海內莫不痛惜。嗚呼公之事業。慶篤不敢盡述。舉其大者。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云。

南海忠烈碑銘　秦山　土方久元

王政之復古也。雖曰由　皇運之盛。抑亦賴有忠烈之士。奮起其

間。以勤王事也。蓋幕府末造。　皇威不振。內訌外厲。禍且不測矣。我土佐武市小楯等。銳意勤　王。明大義於天下。奔走四方。有所計畫。志士翕然。國論大定。而時機未至。前者既仆。後者踵起。爲國殉身者八十有餘人。遂能鼓舞天下之士氣。翼贊維新之鴻業。其功可謂偉矣。　朝廷追褒祀之靖國神社。而土佐未有祠。衆相議請于官。合祀於大島岬神社。社在高知縣治之東。祭戊辰戰死者之所。　皇上特賜金若干。　皇族大臣亦助其費。且置祀田。歲時薦享。傳之永遠。乃樹碑祠側。勒八十餘姓名。記其梗槪。繫之以銘。銘曰。

身許國兮不惜死　強哉矯兮八十士　身既死兮事竟
成九泉之下目可暝　嗟八十士功不滅　千秋萬古仰
英烈

舊佐倉藩主堀田睦氏追遠碑

梧桐樓　平野重久

幕府下令嚴海禁。殊邦船舶。絶跡二百餘載。而其納和好。訂盟約。實自我文明公當國始。　王家變更法度。一新舊汚。宏宣文明之化者。根於此矣。蓋公洞觀天下大勢於十數年之前。而逆爲之規畫處置。而時俗駭異。狂暋張喙。鼎獲鼓氣。以擯擊之。自今日觀之。公宿算如神。宜有追褒之典。而無一人爲伸其誣。使其心事不得發白於天下。吁寃哉。吁悲哉。嘉永六年。美利堅大統領。遣水師提督彼理。來請通好。時承平日久。外交之害。熟於耳。人々恇疑。議無所決。幕府告臣僚及大小侯伯。各上可否。公主開納。極論和戰利害。遂聽其請。安政二年。公自溜間班。入爲老中。位次第一。領外國事務。四年美利堅遣行人范利斯來。公先見之。范利斯說以上帝一視同仁。四海兄弟之義。請假其特派公使於江戸。大行互市。公具上其言。竟許其入見受國書。因欲權定通交章程。宜布天下。問

所欲言。水戸前中納言首執異議。土佐守山內豐信亦論其不可。於是士人儒生。往來奔言。煽動上下。横議紛然。幕府病焉。使公詣京奏請其事。公先見九條關白。曲陳情勢。因上疏曰。方今萬國雄峙稱帝稱王。猶漢土春秋戰國。我邦足利氏末年。孰能一之。合則兄弟。離則谿壑。喜則翕合。怒則糜沸。治亂之機。所關至大。非復止一國一方而已。故離則不得不戰。合則不得不和。合離之決。和戰從之。未有立於離合和戰之外。而獨自稱尊者也。淸國自大獨尊。近日之敗狀可見矣。我邦大海四周。當彼行艦之衝。拒而斥之。至不得往來停可。則萬國交訟。相疾相讐者。皆集於我。其禍豈小々哉。上帝子愛兆民。四海皆兄弟。兄弟相依。動莫不吉。兄弟相離。莫不凶。今宇內萬國。德醜力齊。莫能相越。爲之君者。去彼我之見。循均敵之禮。使聘問遣之數。士商往來之便。監吏劄駐之宜。罔不彼此相當。行之累年。推己及人。取人爲善。積而大之。廣而充之。則宇內之廣。萬國之衆。合而歸一。或不甚難也。　陛下持獨尊之心。則禍敗如彼。就兄弟相依之義。則功效如此。然則今日和好。安知非他日混一宇內爲萬國盟主之基哉。且夫神州剖判以來。　皇統一系。非若彼朝秦夕漢之比。而土地沃饒。萬貨豐殖。俗厚人樸。重義敬上。天心之所向可知矣。　陛下何疑而不決。何顧而不行。辭氣懇惻。感動　聖聰。乃下其議諸公卿。公卿固執不可。既而令傳奏官傳旨曰。所請出不得已。鎖海開馬頭。一項願不可力拒乎。公又陳其不可。是時幹官怒廷。公卿益持前議。牢不可拔。　天皇召公。厚賜東歸。再令侯伯詳議。又諭大將軍。擇其宗賢且長者爲儲貳。意在一橋刑部卿。而諸侯亦多屬意。公大然之。公歸井伊直弼新爲大老。議建儲不合。公曰。國家多事。非立賢且長者不可。直弼曰。御天下自有祖宗法度。何長之有。意在紀伊公子也。衆附和從之。公吁嗟。不敢復與爭。范利斯既持約草。刻期印署。而諸侯再

議未及結。諸公見勢不可緩。竟專行之。未幾公罷。班帝鑑間。或謂以前議不合也。公自是而口不復言當世之事。致仕自號見山。閑處風詠自娯。公去而尊王攘夷之說轉盛矣。仍追罪以外交大事倉卒處之。禁錮於家。文久三年。與英吉利生郤。都下恟々。荷擔逃避。公寢疾。請移居其邑佐倉。元治元年。三月廿一日卒。年五十五。廿九日有命釋禁錮。於是始發喪。噫嘻公遠見深識。至數十年後。天下事果如其所規畫。而當時格沮不行。不徒不行。又從而罪之。不亦寃乎。頃者佐倉士庶相謀。建碑紀公事跡。以重久嘗從在京師。深知其苦心焦思。使序而銘。重久感激歎憤。揮筆以白之天下後世。公諱正睦。初諱正篤。不矜公諱正俊九世孫。自性公諱正時庶子。嗣謙良公諱正愛。立嫡襲封。文政八年四月。始謁大將軍文恭公。叙從五位下。稱相摸守。十二年爲奏者番。天保五年。兼寺社奉行。更稱備中守。八年遷大坂城代。叙從四位下。未行爲西城老

中。傅太子。任侍從。十二年入爲老中。十四年罷。班溜間格。安政元
年。進班溜間。公歴事文恭愼德溫恭三將軍。恩遇優渥。賚賜極多。
留心藩政。先時用事者貪濁。淫耽酒色。凶徒惡漢。朋飲相效。尤惡
好學篤行之士。公就封之初。痛行黜陟。發號施令。抑奢侈。尙節儉。
嚴立衣服家室吉凶贈遺之制。教子弟先於學。講館樂書數及醫
術。士不達一藝。則減其祿。一藩翕然。皆心知耻。風俗大革。建成德
書院於城外。造聖廟。春秋釋奠。開演武場。教擊刺習銃戰。鑄銅銃
巨砲。招致西洋醫術者。命藩醫子弟學之。擇士有才學者。講西洋
諸學。並建社倉。天保飢饉。一境無餓莩。封內窮民生子多不舉。親
作論文禁之。爲立其發育之方。修養老之典。厲引掖之施。襲封之
始。民口不過八萬。晩歲十一萬。嗣立凡三十五年。德政下布。士民
罔不欣戴。公讀書領大意。要在實踐。嗜樂。好和歌。在悅心和意。卒
之翌月某日。葬於城東甚大寺。謚文明。夫人榊原氏先歿。側室生

八子。曰正倫從五位。曰頤病亡。餘皆夭。十五女。五適人。餘皆夭。銘
曰。
使其可行乎。何出力努之。使其不可行乎。何翻翻而循其轍。天
地風霜。白黒不別。心之至誠。久矣寥寥。直之銘辭。茲思始達。國
既莫能爲。家寔有施設。爰涉後乂。爰點發發。維文維武。百度俱
秩。苟有能爲。豈鄙勝辟。敢敷用教。長仰芳烈。

故肥後大夫溫貞長岡君墓道表

東埜　元田永孚

嗚呼文政天保之際。天下承平極矣。上下恬熙相習成風。而此間
挺然自振正義純忠以匡濟世道者。如故肥後藩大夫溫貞長岡
君。蓋有幾人耶。君諱是容。稱監物。十世之祖。宗堅君。諱求政。輔我
泰勝公。敘從五位下。任壹岐守。後嗣爲藩世卿。世濟其美。逮在譜
牒。考勝德君。諱是睦。妣春藻瑤人到津氏。勝德年中有故辭職。以
天保壬辰年卒。君襲家爲世卿。兼軍師。如先例。時年二十。深感累
代勳舊之義。悲先考之不與時稱。不終其職。慨然有先發之志。會
泰殿公新襲封。勵精爲政。君與首宰長岡山城。協心輔之。進用賢
能。振整紀綱。諸所更張。累就緖矣。乙未歲祗役江戸。始見謁了老
公。公一見寵有大臣之度。君深感二公知遇。益自奮勵將大有所
爲。同列沮之不果行。嗣掌文武總教。明教學。興禮讓。育人材。正風
俗。凡所條具。公皆嘉納之。方是時。東有水戸侯。西有佐賀侯。南有
土佐侯。北有越前公。各振興藩政。幕府亦發節儉之令。天下殆際
盛運之會。而君之志將再行矣。既而幕議旋變。水藩正議不行。而
君亦不得志。辭而解致實。弘化丁未之春也。君常以國務爲務。外
患不測爲憂。思振士氣興風俗。一變虛文浮華之習。奮然以身先
之。而又自病躬行之未至。專從事於實學。晝則研武鍊兵。夜則潜

心求道。暇則輕裝褻服。跋涉山川。雖嚴冬烈暑。未嘗有一日之間
斷也。君深信程朱之學。求諸先覺。而有得於山崎淺見諸子之書。
又近得大塚平野二氏之學。煥然大喜曰。道在於茲矣。其平生所
爲。一本於誠正之實。而窮義理之精微。痛斥功利智術之旨。最篤
於忠孝。常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欲沮之不能誠一。人情厚
於彼薄於此。既欲忠義。又欲好色。安在爲誠一。人能得窒情慾之
念。則滿腔子唯忠義心。活潑不可禦也。故首絕諸慾。遠聲色。室無
媵妾。閨門肅然。其力行自勵。往々人之所難。辭而君爲之不厭。如
將終身者焉。嘉永癸丑。米國艦駛入相海。幕府令我公兼管相州
浦賀。置兵守衛。當此時。海外可虞。而承平之餘僅得警報。浦賀爲
江戸咽喉。守備難其師。公特召君。授以總師之任。君不獲固辭。七
年。叩命直上道。時方嚴寒。行路氷雪。兼程而行。不數日達江戸邸。
一時名藩傳于都下。而米艦復至。群議紛然。非投佳議和。則強器

主戰。君獨曰。待外人亦在信義而已。我能明信義。以接于彼。彼安得而侮我乎。彼若頑冥不聽我言。則據義伐之亦未晩也。藩議遂令分緊品海堡壘。地勢孤危。衆皆避之。君獨奮。率以手兵三百當之。時水戶老侯入閣軍國事。延待臣來訪。附以詠歌。君因條陳時事。越前侯亦使其臣。齎歌章寄意。其餘憂國之士多謁君。爾顧見者。輒罷而西歸。公嘗以技鑑君容貌俊偉。眉目清秀。望之巍々然就之溫如。久之益可敬慕。與人語言。理順冰釋。漸々心醉。而大義之所在則屹不可動也。其欲上崇祖先發於至誠。好賢愛才。如不及。待部伍公而嚴肅。御家丁寬而有恩。中年閑退。道深德熟。一門化之。雖婦人孺子。皆敬愛之。至夫販卒莫不知其爲賢大夫。戊午歲公慕其德行。賜以佩刀。蓋特典也。明年七月罹疫疾。病革命移於正寢。醫不可動。君曰是非汝所知也。旣沐整衣正坐。召嗣子及家宰。諄々有所訓告。皆愛主忠國之言也。言畢而逝。實安政六年

己未八月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七矣。公深惜之。遣行人予賻殊厚。蓋公夙知君之賢。有大用之意而不果也。葬於城北見性寺先塋之次。私諡曰溫良。初勝德君好散樂。君自幼習其技。始往江戶。老公聞之爲張樂。令君舞鞍馬天狗。添樹世子爲遮那王兒。蓋寓託孤之意云。其後家張樂。間以此曲自課。不忘老公之心也。君惓々於國。一飯不忘於懷。雖早解政職。每有大事。陳述所見。無所不盡。常語及主德。則揮泣告之。人爲感動。病亟。言之發於誠悃者。猶如君主相對之狀。所進書稿皆焚不留。著書數卷。詠歌數百首。皆足見其志也。配公族長岡氏。生二男六女。長即是泰君。次是保君。稱虎雄。女一適沼田延裕。次殤。次適清水勝慈。次適平野長國。次適溝口貞幹。次適田中氏庸。君夙有尊王之志。其所交一時之俊傑。於藩士。下津休也。横井小楠。荻昌國。皆爲布衣之交。其在江戶。與鈴木紀潤。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相知。與戶田蓬軒。藤田東湖。會澤憩齋。情好最厚。西鄕大久保二氏亦夙相親。君常語曰。西鄕創業之器。然至根軸之任。則大久保其人也。佐久間吉田獲罪。君見川路執事曰。二人者天下之英才。公有志於天下。願勿殺之可也。晩年益致心於王室。嘆幕府之失政。聞紀州侯入嗣之議定。曰。幕府之事去矣。隨侯卧至作歌悼之。其憂世之誠。顯於言辭之表。君捐館之後十年。明治維新。天下始歸于正。嗚呼。君可以瞑于地下矣。雖然君而猶存焉。則袞職之任。必居其一。豈可不深惜也哉。是泰君欲建石銘之。囑於荻昌國。未及成而昌國病歿。再令泰孚撰其文。泰孚遜謝不文。且以當時事或觸世諱。不得詳述。遷延不下筆者有年。以至今日。而始可以銘焉。但君抱負之大。補與之微與其深謀遠慮係國之大計者。非淺陋之所得而預聞也。然嘗聞之。藤田東湖評君曰。溫和中有雄虎之姿。具大將之器。余亦不及遠矣。西鄕南洲曰。吾平生與人交多。未見純誠如君者。下津休也與

君相知最深。題其肖像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吾聞其語。吾見其人。此三言者。皆當時人傑由衷之語。而取信於後世。此可以賛君之爲人也。故揭以代銘辭。

前哲林子平碑

磐溪　大槻清崇

嗚呼。士之幸不幸。雖曰天命。抑亦非人事耶。子平禁錮而死之五十年。追賜赦。始得封其墓。後又二十餘年。今公特感子平志。追贈前哲二字。命大修其墓焉。夫子平之不幸於生前。而幸於死後也如此。天耶人耶。宜觀平生行實以辨之。臣清崇職在敎官。旣奉撰碑之命。不復以不文辭之也。乃謹叙曰。子平姓林。諱友直。以字行。本藩士林嘉善友諒之弟也。其先出於伊豫。探題河野伊豫介通清十二世孫曰林七郎左衛門通兼。通兼女子曰新左衛門通安。通安孫曰四郎兵衛某。以其邸有四門。自稱四門氏。晩又改岡

村子助之進至政。始仕幕府。爲銃隊。傳四世。至平次郎。諱眞通。有故削籍。因復林氏。改稱庠。諱晩號盆齋。讀書通大義。著有數種。郎子平考也。娶青木氏。生二男三女。仲女消音和歌。聘爲拜忠山公側室。生公子。因召齋善嗣之。賜百五十石。實寶曆六年也。子平時年十九。從齋善來仙臺。幼而機警。既長嗜學。慷慨有大志。好周遊四方。健步無比。雖數千里之遠。如往隣里。遂西窮肥隱。東北入蝦夷之域。凡所過郡國土宜之美惡。山川地形之利害。以至民俗政刑之醇醨得失。悉皆箚記。靡有遺漏。又能觀古昔英雄戰爭之蹟。以考其攻守勝敗之所由。而尤所注意。在乎邊防。數年歸江戸。適藩醫工藤球卿。球卿亦有志邊防者。議與之合。勸之放仕。子平掉頭不肯也。復從鎭臺。遊長崎。蓋以前游未得要領也。適唐商在館者。激事作亂。鎭臺命子平及諸子助之。子平先衆奮鬪。生擒數人。乃曰。唐人技術亦可了耳。既歸。慨然以謂。近時西北諸蕃。以闢地拓境爲務。其黨殺艦狹巨礮。以橫行大海。如履坦途。而我神洲四面皆海。諸蕃之來。無有方處。若有包禍心以伺邊境。將何以防禦之。宜先節國用。養軍實。然後設砲臺於要害各處。以嚴爲之備。又謂。西南北諸島在絶海中者。彼或奪以據之。異日之大患也。最不可以不深慮焉。遂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其論之梓以行世。當此之時。海宇淸寧。人安無事。外寇之變。置諸度外。皆謂渠徒張臭無根之事。以爲釣名射利之計耳。事聞於幕朝。有司擬議。以不假政府之命。擅其鏤版。而錮之僊臺。子平於是作六無歌以自嘲。遂自號六無齋。端坐一室。足不復出戸庭。以沒。實寬政五年癸丑六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六。子平死後十餘年。北邊果有鄂房之變。奧羽諸驛騷然。條然止。世始驚愕。以服子平先見之明。有處士蒲生秀實者。上書時相。有曰。宜釋酒子平禁。以謝其靈。可也。子平常在京師。謁中山亞相。亞相盛稱高山正之慷慨論時事。

與淚下之狀。子平曰。渠有泣癖耳。方今王室端拱。政府得人。豈有可泣者乎。所盡海防耳。公既以正之爲善。不知一旦有外寇來。將坐待神風於萬一耶。蒲生嘆服。經致不給。藩老佐藤伊賀。深奇子平才。召問海防之策。子平爲著富國策。謂東海多鯨。捕之亦可以助國用。其餘所論。剴切確當。皆經世要務。事雖不行。識者知其可用云。又嘗著父兄訓一卷。曰。蓋宗末也。父兄本也。本之無訓。末何以能成。子平之見。每出人意表。率此類也。子平禁錮之後。人或諷之曰。今日事雖係藩議。非出本藩之意。盍少出游以自遣。子平以歌辭之曰。天若無日月。十目之關。豈不可越哉。其謹嚴有守又如此。天保十二年七月。賜赦。姪通明。立石於城北龍雲院。題曰六無齋友直居士墓。其來命大修理之。則在慶應元年十月。銘曰。

慨慨憂國。誰無是心。俗儒畏戚。有識有深。或切外寇
受侮不少。或失過激。衆人自棄。卓彼前哲。察禍未形。
畧此群彼。海國談兵。廟算早成。攻守可恃。驗諸今日。
云何可矣。

此碑。建立之擧。實在慶應元年乙丑。刻既成而遂國變。百事瓦裂此石路廢委。地者殆十年。今玆乙亥春。余與黑川剛須田兵左衛門等相謀。捐貲建之。以成前人之志。曾伊勢人立入仁兵衛。在石卷。聞其擧。出若干金。助之。因幷記。

明治八年四月　　大槻文彦記

從五位玉松君碑銘　　浪江　川田剛

從五位玉松君既卒之六年。右大臣岩倉公爲建碑於西京盤山。修史官五等掌記樹下茂國傳旨一等編修官川田剛爲之銘。且曰。公之於君。契分投合。遐途不啻。每談往事。言必及君。追悼歎美以至垂泣。夫公中興元勳。地居宰輔。天下才俊趨侯門下者何限。

而獨簪々於君如此。豈無所自而然乎。謹按其狀。君諱貞弘。通稱操。從四位下侍從山本公弘之第二子也。少入醍醐寺爲僧。號猶海。任大僧都法印。欲革僧律。爲齊舉所。僧乃著髮稱山本毅軒。尋改氏曰玉松。君雖韜跡江湖。慨慨憂國。深歎王室式微。東西奔馳。陰圖恢復。嘗遊和泉。客於僧卜半家。屢說尊王大義。勸之還俗。遐示其意。不應。去隱於近江阪本。與茂國等交。當是時。覇府失政。海內騷擾。公爲俗吏所忌。屏居北山岩倉邨。密招四方俊傑。茂國等薦公以君可大用。公乃一見奇之。引爲腹心。變應丁卯。　王政復古。下密旨於薩長諸藩。廢攝關門流。置三職。諸大臣分。公使君參謀議。既而　車駕東幸。六師征討。制誥文移。紛援如織。君援筆草案。莫不立辦。人服其敏贍。明治元年。任內國事務權判事。管皇學所。明年正月十九日。　特旨班宮上。敘從五位下。又明年爲侍讀。賜世祿二百五十餘石。尋辭官閑居。五年二月。發疾與卒。爲嗣。

是月十五日卒。距其生文化七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三。葬於清淨華院。君性寡欲。布衣蔬食。室無妻妾。夙講佛乘。博涉國書及漢籍。旁通天文算數。而志在濟世。不屑著書售名。以故平生作文亦不留其稿。特受知於公。公嘗語人曰。博識多才。狷介自守。如吾與弘者。世未見其比。而君亦曰。鞠躬盡瘁。嘗聞其語。今見其人。岩倉公是也。嗚呼。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在苟常交友且然。況身參廟謨。贊翊計從。功用之大可知焉。爾備員史館。闡幽發潛。職分所在。故不辭不文。敢執筆爲之銘。銘曰。

佛乎非佛　儒乎非儒　學値知己　謀參樞機　功發奇中
術士爲徒　功成身退　天道同符　偉矣若人　今世所無
鐫銘貞珉　永傳令譽

贈正四位蒲生秀實碑

成齋　重野安繹

王室中興之二年十二月。詔宇都宮藩曰。故蒲生秀實。以草莽一介儒生。慨綱紀之頹廢。憤名分之錯亂。知時不可。專力探址尊崇朝廷。祈補世教。闡其風興起者。接踵而出。其旌表里門。錄子孫。知藩事戶田忠友既拜命。退謂曰。我藩嘗請幕府。修復列聖山陵。實繼秀實之志者。秀實躡足裹糧。歷涉海內。參覈古今。以著山陵志。天下傳稱。我藩遂奉命董修陵工事。今又有此恩典。是不獨秀實之榮。而我藩亦與有光榮焉。衆皆感泣謝。越後七年聖駕東巡。駐蹕宇都宮。特旨賜祭於其家。又五年詔贈正四位。於是有志者胥議。欲建碑傳其事。來請余撰文。按秀實字君藏。別字君平。通稱伊三郎。下野宇都宮人。藤原朝臣秀鄕之苗裔。會津參議氏鄕之庶流也。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知其先世出於名族。乃大力學。慨然有經濟之志。每謂。吾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又不値天慶天正之亂。大織冠淡海二公之相業。與秀鄕氏鄕之將畧。並非所企及。

然在其位者。行其道。不在其位者。行其言。稽古徵今。修曠世之墜典。翊王化之萬一。吾亦可庶幾矣。今吾著一卷。文化丁卯歲。北虜擾邊。物議騷然。乃著不恤緯五篇。獻諸當路。言頗剴切。有司詰其涉不敬。殆附重辟。學士林某救解之。僅得免。是時昇平二百年。海內恬熙。士狃故常。概無遠識。而秀實慷慨自奮。爲天下言所難言。雖由是獲禍不顧也。秀實又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諸志。與山陵併爲九志。貧甚不能自給。教授以給資。研鑽數年。未及悉成而歿。實文化十年七月五日也。享年四十有六。葬於江戶谷中臨江寺之兆域。秀實晚娶紅葉山伶官多氏女。無子。其喪也親故相哭曰。斯人作山陵志者。葬祭之禮。可不愼重乎。其友水戶藩儒員藤田一正表其墓。會澤安誌其域。行事世系。備見二氏之文。余特敘其大節。俾仁人義士之徒。知優詔之所由。且有以自奮焉。初秀實之蒙優詔。同日水戶源義公烈公及高山正之。亦有贈位旌

衰之典。正之與秀實同時。亦以志節著世。世人視二子之皆爲異于衆。並稱曰奇人。夫奇者正之反也。二子之志在乎正名分辨大義。以明先生之道。其皆至正至大。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易。如二子者。可謂純然正人君子。而寧謂之奇邪。唯然故能鼓動天地之正氣。發揚振作。遂開中興之基。以布衣之賤。與邦君諸侯同受首賞。是豈偶然乎哉。吾聞秀實臨終自撰墓銘曰。恭吾君以忠。撫吾民以德。禦戎狄以義。精靈在天地。俟其人以投斯三寶。嗚呼如之人也。千古不死矣。

元老院議官正三位勳二等鶴田君碑

中洲　三島　毅

古曰。立言不若立功。然于定國之明察。尚不疑之平反。功止一時。而李悝六篇。蕭何九章。歷世祖述不已。則有立言亦勝立功者。如我鶴田君終始于法律纂述。豈有見乎此也歟。君諱皓。字玄縞。號斗南。通稱彌太郎。鶴田氏肥前藩多久氏世臣也。幼穎悟好學。九歲誦四子五經。十一歲賦律詩。才名喋一鄉。初學于姑夫草場佩川。後從遊江木鰐水于備後。不幾鰐水東役。從之至江戶。是爲嘉永五年。遂入安積艮齋及羽倉簡堂門。與一時才俊交。學大進。安政三年。歸爲鄉學指南。萬延元年遊肥後。從木下犀潭。同門推其詩文才學。然君有所見。與今法制局長官井上梧陰等。共講唐明清諸律。蓋以犀潭精于此也。居二年歸爲鄉學教諭。明治元年東征之役。從藩兵攻會津。及凱旋留東京。翌年任大學少助教。尋轉刑部少判事。叙從六位。時朝廷撰新律綱領及改定律例。君與有力焉。累進司法權中判事明法助。叙正六位。五年奉命航歐洲。察訪各國刑典。及司法事務而歸。昇明法權頭。叙從五位。自是歷任司法大丞。一等法制官。司法及太政官大書記官。檢事。元老院及

參事院議官。十八年復爲元老院議官。陞正四位。無何叙勅任官一等從三位。先是朝廷制定刑法。君專任之。與法國法律博士幷氏等審議詳論。積年而成。賜金賞之。尋有治罪法。及陸海軍刑法。會社條例。破產法之編纂。君皆參與焉。二十年叙勳二等。賜旭日重光章。此冬山田司法大臣。奉勅撰定民法商法訴訟法。君爲委員。囑之。時君既忠心。毅然夙夜奮勵不少懈。二十一年四月叙正三位。此月疾俄劇。十六日終焉。距生天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四。葬谷中塋域。朝廷追賞其功。賜金若干。君爲人。威嚴方厲。軀幹肥大。性嗜酒。雖飲終夕不亂。少壯銳敏。才略衝人。及强年沈實寬厚。處事穩當。井上梧陰嘗語余曰。方君編刑法。人或譏其遲緩不斷。今而思之。法律宜適時合俗。慎之又慎。猶恐其干格。此議適足以見君精法理。及其參定民商訴三法。余實修正文辭。得聞君緒論。其深志遠慮。有如梧陰所稱者。惜哉中道而逝也。然今則脫稿進奏。顧其頒布應不在遠。我邦法律於是具備。後世幾改正。亦不過祖述之。則君立言之澤不盡矣。君遠祖越前守。仕爲肥前獅子城主。嘗與龍造寺氏戰。稱驍勇。其子堯始仕多久氏。考諱斌。號嗽坡。與叔父西坡岳。季父深井梅野。共以儒學聞。妣野口氏。室同族溪女。誕四男二女。伯男乙丑嗣。仲次郎。叔三郎蚤。季浩三。長女歸領事谷田部梅吉。次歸江木保男。則鰐水子也。君親姻不乏文武其人。而以法律顯者自君始。嗣日故舊相捐金建碑。徵余文。余曾訪君于多久。爾來莫逆三十年。誼不可辭。乃係銘曰

鶴山之麓　翠巒聚峙　佩川坡岳　詞宗繼起　君異其撰
法典維理　經國文章　不朽千祀　聖人復興　舍彼取此

◉秋帆高島先生墓表

十洲　柳川剛次郎

先生名茂敦。字子厚。別字舜臣。通稱四郎大夫。秋帆其號也。祖諱長硯。爲地名族。世襲町年寄。先生夙抱大志。頗嗜講武。服官餘。廉

而動。以長崎會所調役頭取。管理清蘭互市事務。兼辦防海事務。尋以地控外警。宜修邊備。請設火器多貯彈藥。議格而不行。遂撒私財。購臼砲加農諸砲。置其家。就浮客知兵者。問以用法。又延譯士。講究洋文兵書。傳其步兵隊制。歲時率諸吏門人演習之。天保十二年。帥府偶聞之。召觀其技。命於城北德丸原地試演。先生應之。五月九日率其門徒。戎裝登場整列。銃隊聽令開砲。一進一退。倏忽如風。士庶駭嘆。稱爲千百年創觀焉。帥府賞進與力格。於是如江川英龍下曾根信敦等。並爲門下。及先生榮遷也。班聯同列。其福田某門地故高。心懷不平。植私黨以相抗。崎民本莊茂平次者。嘗遊江戶。爲町奉行鳥居甲斐私人。時還鄉里。因來見曰。如君功業。賞不酬勞。僕近得出入權貴門。請爲君營開陞。先生正色叱曰。家世荷國大恩。夙夜圖報弗遑。安敢貪祿求非分耶。茂平次慙恚而退去。既福田氏心望先生。以言激動。福田深相結納。厚餌遺

之。先是崎地有火。延及先生故家。修小島鄉別業而居。地據崇岡上。築高樓。繞以石牆。鄉人譁之。目爲小城。茂平次自崎返江戶。會甲斐得寵於老中水野越前守。言無不聽。因言崎地隱密事。盛稱福田氏材。而謗先生。以其搆城招客講兵。將私財購軍火。志不可測。宜早圖之。甲斐遂以進讒老中。授意長崎奉行。逮先生父子下於獄。時十三年十月事也。崎中諸吏凡出入其門。從事者皆被執爲罪人。翌年二月一併押解江戶收禁。分付老中若老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等五府究治。先生經五府鞠訊。竟無證左。其各問吏承權貴意。不肯爲白其冤。銳意羅織。致先生將不免。遂鳥居氏積惡暴露。褫職下獄。茂平次亦被逮。然先生冤猶故。初長崎譯士某干例禁。私買清商物。法當斬首。先生憫其爲細事入死。力救釋之。吏藉此爲往事。成先生獄。交安部侯收之秋監。嘉永六年六月亞美理駕國遣使船。入我浦賀關。留請互市不報。變且莫測。奈

昇平久。武備大弛。論者謂乘此時。當新兵政。是月官召先生既至。諮以外國事情。計其在繫已十二年矣。江川英龍以韭山代官。兼掌防海事務。乃延之參謀軍政。因請于官。盡雪前者冤枉。先生疏陳時事。殆累萬言。其大意稱。清國道光辛丑之役。水陸之戰。不能獲一勝。甘發帑乞和。國以罷敝。臣恐皇國或將有相類者。自元和偃武後。兵事悉爲華法。雖豐臣朝鮮之役。始傳火器。其用未能大顯。不過投之步卒。彈放三錢至一兩止。演射之場僅可四十五步。無隊伍無節制。古法五十騎爲一隊。并僕從凡千人。日耗貲糧。當陣者不過半。如洋人則千人千銃。況我銃數不及彼多。利害瞭然。至我水軍之制。尤屬亡謂。空張旗幟。夜列燈火。号鼓森立。號爲戰船。不知遠銃一出。旗兵無用。若徒爲華飾。是揭標而待彈耳。我船載百石者。安砲一門。其彈量不過五十兩。洋船一艘。裝巨砲數十門。火力強弱可見。今不及早一變兵制講究火技。用備對敵。

清國之覆殆不遠矣。故不可不亟貯火藥。鍊硝石。造艦船。築礮臺。又不可不講格致之學。爲諸科淵源也。如論互市。則云。歐洲多航海。以貿遷有無。叩關固請。拒之。未爲公道。不若暫准所請。且予通商。內修政事。外廣見聞。取彼所長。資我富強。國家自許清蘭來販。經二百歲。未見有害。即外諸國不過如此。時人未諳外情。搢紳介胄愈深疑忌。決意鎖國。先生獨排衆議倡之。帥府頗容納焉。而不能盡用其言也。時患有邊警。士大夫皆急皇講火技。江川及下曾根二君門人日益加多。而先生愈見重於世。揀講武所砲術師範役。秩一百石。進小十人格。給十一口糧。又進武具奉行格。加秩一百石。並二百石。後帥府將以先生列布衣格。議已定。未及行。罹感二年正月十四日以病卒。享年六十又九歲。葬於駒籠大圓寺。賜賻金若干。子男二人。長名茂武。號皓城。次忠功號適齋。繼久松氏。孫男一人。曰茂巽。茂武拔講武所教官。又選大砲差圖役。茂巽

亦當講武所步兵教官後遷語學所英學句讀教授亡何拔罹病修假卒年止十九歲及師府修上洛之典拔武當扈行會有疾與而上述德頭益劇至京師而卒年四十四歲先生乃養福田重固弟拔德爲繼嗣拔德仕朝廷爲陸軍中佐在熊本値土寇起殉命拔德有子二人尚少先生之墓未有文以表之而門人盡然知先生事者漸少不及今記之恐或湮沒乃述以碑令後人知今日火技兵制實創於先生而如它言行不悉錄也

櫻賦碑陰記　　痴溪　北澤正誠

嗚呼此先師象山佐久間先生櫻賦也先生博學通才夙負盛名嘗受譴幕府禁錮松代幽憤深慨作此賦以見其志邪在文久辛酉距今實二十二年矣嘗達　先朝　叡賞海內傳誦以爲殊榮既而後至京師論時務終爲忌者所戕悲夫先生歿後五年

皇室中興萃賢立　朝經營規畫多與其所策相符而今則海陸兵制學校技術凡百事業粲然具備於是先生之志始明於天下海舟勝君嘗從先生遊頃者獻其所藏遺墨於　朝經　今上御覽賜金若干君感激不已欲傳　恩典於不朽與同門小松彰牧野毅及正誠等謀勒櫻賦於石建之飛烏山嗚呼先生大畧不得施於當時獨托詞賦以傳豈其素志邪雖然遺文深識儼在　帝心一篇遺墨與櫻花流芳千載先生亦可以瞑矣

茅根伯陽墓碑　　成齋　重野安繹

自水戶藩倡尊攘其士大夫屬法忘罹吏議以刑身非命者項背相望世概以慷慨激烈目之而不知有溫厚周密老實而材幹如茅根君者也君諱泰字伯陽稱伊豫之介別號寒綠其先細川氏世居常陸久慈郡茅根村因爲氏至伊左衛門諱爲道仕水戶威公以武幹稱所謂水戶三左之一也爲與番頭食三百石其孫諱宗親爲進物番別立門戶於君先考爲高祖先考諱爲敬歿時君未生故弟諱爲敬承後而以君爲其嗣生母增子氏賢教子有方君幼不喜嬉戲母氏授以書誦讀不倦及長風度端凝有大志會深懇齋藤田東湖諸氏皆奇之曰後二十年成吾翁志者必此生也引爲忘年交於是學識大進烈公屢賞其篤學天保壬寅擢爲狀几廻明年爲弘道館舍長又明年烈公獲譴幕府懇齋東湖等相繼貶黜猾結城朝道以國老用事君見時事日非陳意見辭職以謂不能進而致力當退育人材以供他日之用乃下帷教授來受業者日衆名聲聞四方烈公聞之親書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八字以賜時君年僅二十二及公寃雪復狀几廻尋以遊侍爲小十人組兼弘道館訓導累進馬廻組奉行班補奥右筆頭取秖役江戶烈公之再聽國政結城朝道獲罪禁錮密與其黨謀伺者曰

久會江戶地大震國老戶田忠敞及東湖死災朝道等乃煽動君側欲以離間烈公父子外間亦有助之者勢甚危君深憂之左右周旋彌縫弁施兼辭非遺餘力順公大感悟決意誅朝道黨與皆伏罪人心始安尋兼管學政初烈公創學制度未備遂値國變學政幾廢順公述父志復以會澤懇齋爲總教君草學令一篇以進於是折衷衆議學制大定轉小姓頭取管秘書內務事又兼奥右筆頭取加賜祿百五十石侍讀順公歲戊午烈公再獲譴幽于別邸當此時幕府不奉　朝旨擅與外國盟約於是尊攘之說益喧騰君以爲事已至此非尋常論說所能救乃與國老安島信立等議將結列藩志士以有所匡正會　天子詔幕府攘夷又賜密勅於水戶藩令與將軍協諸侯以處內外事君起草曰　朝廷寬仁不問幕府罪猶欲使盡其職宜速奉　勅旨定天下大計順公乃告之幕府幕府有司深疾之遣吏京師悉捕與議者下獄君

君及信立等。對于評定所。君執義不屈。後推訊再至。遂擬罪當斬。
實安政六年己未八月二十七日也。年三十六。是日。幕府遣烈公
錮于國。國人騷然。亡何公亦薨。遂有筑波山那珂港之擧。向者戸
田藤田之死。使君不在。則群小得計。是非顛倒。一國流血。不必待
筑波山那珂港。當有筑波那珂之擧。使君尚在。則能救抑少年輩。
不必至相攻鬩。蓋君之於學。本忠孝而重實踐。性又醇粹。貌儼而
色溫。事母至孝。未嘗一日欠定省。其於義父母亦如之。母歿。哀毀
過禮。將行三年喪。以國事殷不果。曰。事少定。宜當追行之。國人皆
服君行義。諸藩以決事。願藉以爲重。此慈齋東湖之所以托後事
於君。而中道遂殃。君之不幸。卽一藩之不幸也。所著投筆餘錄。以
距僣者。詩文若干卷。其自銘。受審顛末者。曰獄訊筆記。皆藏于家。
娶小原氏。生一男一女。男曰初。稱熊太郞。女適某氏。君之赴評定
所。自分必死。賦古詩二篇。與熊太郞。熊太郞時年五歲。坐歎流涕。未

發。越五年。幕府傳　明命。釋君罪。錄其後。藩乃令熊太郞嗣家。君
受刑江戸。權厝千住小塚原。至是承喪歸葬水戸城西常磐原。後
二十年。門人長谷川清等謀建碑墓上。持狀來乞銘。不能辭。乃集
其與兒詩中之語。每句換一字。以爲銘曰。
嗟君（原作吾）生不辰。罪戾（原作或）相隨。學術有（原作無）淵源。險夷常（原作嘗）以之。皇天旣（原作未）悔禍。歸葬遂有（原作無）期。丹心長（原作倘）如火。拜跪觀（原作讀）此詩。

靜岡縣知事從三位勳三等關口君之碑

敬宇　中村正直

君諱隆吉。字艮輔。號默齋。關口氏。其先出六孫王經基。經基二十
世孫氏廣。稱關口刑部少輔。爲今川義元姊夫。義元養其女。配東
照公。所謂築山夫人也。今川氏亡。氏廣孫冒母姓。曰飯泉。左內。爲

仕。居武藏駒繩村。建一寺。曰德源院。是爲中興祖。左內後數世。爲
大草氏臣。至君祖尚仙。仕水野美濃守。配關口氏。生女。贅隆船君。
爲女婿。後爲幕府御弓持與力。卽君之考也。天保七年九月十七
日。生君于本所相生街。君幼敏慧。有奇童稱。受句讀於木村金平。
筆法於松島故山。年十三。從齋藤篤信齋學擊劍。發潛心長沼流
兵法。就大橋訥庵。治經義。十七。父老。襲其職。是時米艦來浦賀。天
下漸多事。君慨激勵。講戰陣事。博交天下名士。每有義擧。君不惜
資力。周旋其間。屢上書論時事。流涕長大息不啻也。旣而一橋公
襲將軍職。是時志士異說。開鎖紛紛。未有所歸。君過九段坂。邂逅
安房守騎馬來。君謂安房守唱開港說。誤國者也。拔刀擊之。誤中
其鐙。刀鋒及馬臆。馬驚逸而免。後安房守寄書曰。經齋先生。明
治元年。將軍納政。天子親政。將有王師東下之擧。江戸騷擾。人
心騷然。二月。前將軍入上野大慈院。恭順待罪。輪王寺命駕西上。

表前將軍無他意。君等與有力焉。四月大總督將入江戸城。君爲
精鋭隊頭取兼町奉行支配調役。君務鎭撫暴徒。旣而有詔封德
川氏駿河。君爲公用人。拮据其間。苦慮非一。五年正月。任三潴縣
權參事。十二月轉印旛縣參事。敘從六位。未赴任。更轉山形縣參
事。六年十二月任山形縣權令。七年二月敘正六位。兼任五等判
事。八年十二月任山口縣令。九年一月敘從五位。先是前原一誠
辭職歸鄕。將有所爲。暴徒潛伏。物議騷然。君處置暴徒。究戢得中。
於是萩城之變。官軍大捷。一誠就縛于島根縣。諸處所殘黨四散。
不出數日。賊徒盡平。十年二月。鹿兒島亂作。前原殘黨。將復擾萩
爲之應援。君先機處置。不使其得志。君之功居多矣。九月鹿兒島
亂亦平。蓋山口縣爲中國九州之咽喉。自熊本萩城之役。以致鹿
兒島之亂。海內沸騰。人情反覆。不知所底止。君處身其間。避兵傀
種。未得安居。功名顯著。世稱賢縣令。亂平之後。君益以休養民力。

爲之。或勸君修治道路。君但笑而不答。十四年春任元老院議官。敘從四位。十五年十二月敘勳三等。十七年九月任靜岡縣令。當時縣廳卑陋。人以爲不可居。君曰所期縣治之美耳。廳宇何有。公退有暇輒致力於救荒書。曰吾以備他日也。十九年七月任靜岡縣知事。敘勳任官二等。十一月敘正四位。君政績之美。不可勝數。而尤不欲役人民。常以休養生息爲務。君之所以爲良二千石。而其名聲重於朝野以此也。二十二年四月愛知縣行招魂祭。請君來會。期已過。乃坐土工滊車。既過安倍川。與東行滊車相觸。君左足負傷。時十一日午時也。於是親王大臣。貴族故舊。或遣使慰問。或還留途視者。陸續不絕。十八日特旨敘從三位。五月十七日遂薨。享年五十有四。葬于駿河國安倍郡安東村臨濟寺。遺近會葬者五千人。是日勅賜白絹二匹金一千圓。君爲人沈毅寡言。天性忠孝。頗有智略。寬厚剛直。所欲成不避禍福。强記博洽。惟於本朝

典故。傍及外國。又能鑑別刀劍明器。自奉薄。而施人厚。親戚故舊有貧者。周卹甚至。居官清廉。任才使能。不擇親疏。不念舊惡。故人樂爲之用。配稻生氏。先歿。繼娶山田氏。生二男四女。男曰壯吉。養清水氏子臨正爲嗣。妻以長女。臨正襲家。壯吉。山田氏歿。娶大塚氏。生三男四女。長曰出。冒新村氏。次曰周藏。冒加藤氏。次曰鍵吉。長女名八千。適三竹氏。頃者君之朋友故舊相謀立碑。因今知事時任氏。乞余銘。余不敢辭也。其銘曰。

不矯々以爲名　而與民休息　不察々以爲智　而亂賊帖服

其斯以爲良二千石　而四方之仰則乎

川路君碑

敬宇　中村正直

當幕府之季。外交始開。時事孔棘。大吏之以材幹器能顯名者。君蓋居其首焉。君諱聖謨。本姓內藤氏。其父吉兵衞。生子甲斐。有故至豊後日田。娶高橋氏。生三男一女。君其長也。養於川路三左衞門爲子。故冒川路氏。文政年間始仕。爲支配勘定役。累遷評定所留役寺社方調役。天保年中仙石氏奸臣欲起。君治之有能。自是其名大彰。擢爲勘定吟味役。任貨幣改鑄事。西城災。君至岐蘇督伐木。累遷佐渡奉行小普請奉行。列諸大夫。敘從五位下。任左衞門尉。亦遷普請奉行。弘化年中轉奈良奉行。在任六年。地方寧謐。嘉永四年轉大坂町奉行。無何擢勘定奉行。六年米國使節彼理來浦賀。物情騷然。水戶烈公閣老阿部正弘。深以海防爲慮。君參其議。又與江川太郎左衞門巡視海岸。監造大礮。築品川礮臺。是歲冬魯國使節布恬廷抵長崎。請定境界。君受全權重任。往接之。事未定。明年布恬廷復抵下田。君往議定前事。會地大震。魯國船殆覆。君救卹周至。使節歸國後深謝我厚遇。安政元年皇居災。君督造營事。功竣詔賜十體和歌卷及絹綿等。三年君與岩瀨忠震

建議立講武所。是歲米國總領事哈爾利斯始謁將軍家定公。君與其弟井上淸直岩瀨忠震任條約事。五年閣老堀田正睦奏事京師。君與之偕。既歸。而井伊直弼爲大老。君左遷西城留守。翌年水戶烈公越前春嶽公等得罪。君與岩瀨[illegible]等亦被幽。慶應元年君復起爲外國奉行。在職三月致仕。後病中風。三年臥床。常切齒而嘆不能起而盡力家國事。明治元年三月十五日。君賦和歌一首。伏劍而卒。謚誠恪。距其生享和元年。享年六十八。君與薩摩順聖公水戶烈公越前春嶽公相好。如藤田東湖武田耕雲齋佐久間象山。每來與談國事。其他名士。君皆披襟交之。余少時謁君小石川邸。君待余意色甚懇。至今銘感不忘。君生四男四女。伯曰彰常。夭。仲出嗣其氏。叔季晚年子也。彰常有子曰溫。嗣君家。溫索余銘。其辭曰。

蒼々其材　如千丈松　凛々其節　如百鍊鐵　忠魂不滅

奕世流芳　毅魄不死　萬古有光

平山省齋先生墓表　　雪津　佐野常民

參國家之機務。而當外交之要衝。維持風敎。而誘掖後進。有一於此。足以傳於千載。況幷有之。如我省齋先生者乎。先生諱敬忠。字安民。稱謙二郎。省齋其號。後以爲通稱。考曰黒岡活圃濟。以擊劍事三春藩。妣鹽田氏。先生弱冠讀伊洛淵源錄。有以道學自任之意。既而自謂。爲儒敎人。不得志於當世者之所爲。大丈夫應顯君澤民。以報國家爾。於是游江戸。繼幕臣平山氏後。嘉永四年辛亥擢徒目付。六年癸丑五月。米利堅國使節彼理入浦賀港。物情騷然。先生受命巡視房總相武沿海地形。安政元年甲寅春。米使再到金川港。二年又來下田港。先生往參應接之事。又與目付堀利忠等。巡視蝦夷。窮唐太島。遂巡東北沿海而歸。四年丁巳。與勘定

奉行水野忠德。目付岩瀨忠震。赴長崎。會魯西亞和蘭二公使。議貿易事。廢歳輸丁銅之約。五年七月補吿物奉行。先是先生屢進秩加俸。至此又有斯命。蓋異數也。當是時。幕府政衰。內憂外患並至。而大將軍溫恭公薨。昭德公襲職。井伊直弼爲大老。大興獄。先生坐罷職。居于甲府。謫三年。起補函館奉行支配組頭。班布衣。慶應元年乙丑十一月。轉二丸留守。議外國事務。尋改目付。會幕府奉勅討毛利氏。先生從老中小笠原長行。赴小倉。監鎭西諸藩兵。二年八月。補外國奉行。敘從五位下。任圖書頭。三年丁卯四月。擢若年寄幷外國總奉行。是冬受命使朝鮮。到京師。見大將軍內府公。罷使事。會公復政權。赴大坂。亦有伏見之變。乃從公東歸。補若年寄。移病不參衞。無幾罷職。明治元年戊辰四月。先生被朝譴。屏居于家。頃之移于靜岡。從德川氏也。先生爲人沈毅堅忍。寡慾安安。奉身儉素。而興公益。救人急。其所顧惜。幼好談。老亦無常

節。其在甲府及靜岡也。集徒敎授。諄諄不倦。雖在官日。弟子不絶跡。先生起於爽微。陞顯達。當外交始興。議論鼎沸之際。常周旋于其間。排擯鞅掌。解紛糾理盤錯者。不可勝數。其從長行。臨事于小倉也。諸藩兵概懷觀望。逗撓不進。而昭德公之計適至。長行乘夜航于長崎。先生知事不可爲。蚤夜兼行到長崎。則長行既東歸矣。後先生嘗語人曰。余閱世故。當難局多。然苦心焦慮莫過此時。一念及此。爽然自失焉。三年正月。先生過赦歸東京。卜居于城北白山。號棨山道人。自此絶意官途。以振興國敎爲己任。周游東西。述敬神愛國之道。遂立一派。稱神道大成敎。信從甚衆。嘗慨大宮冰川社頽敗。請官葺之。再造殿宇。又奏請陞東京日枝社爲官幣社。先是先生補權少敎正。兼冰川神社宮司。及日枝神社祠官。後累進大敎正。敘從六位。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病歿。壽七十有六。神宮祭主久邇宮賜諡。曰棨山彥弘道命。葬于谷中之塋域。配桑

原氏。生二男。長成信嗣。女玆三。別成家。初余之過先生于長崎也在安政丁巳之歳。一見知其爲名士。爾後海內多故。音問不通。唯聞幕府有平山謙二郎。明治中與余官於朝。先生亦在東京。於是日夕過從。益悉其爲人。而與成信君最親昵。頃者君持狀來曰。先考小祥忌將至。知先考莫如公者。願不朽之。嗚呼先生旣竭力於國家。又竄身名敎。可謂克成初志者矣。因不辭而表之。

殉難盛烈碑　　成齋　重野安繹

皇帝踐祚之年十月。征夷大將軍源慶喜。上表辭職。而天下之政治歸於　朝廷矣。乃廢攝關。罷幕府。兩奏守護職之類悉從停止。綱紀日張。將蹈上古之隆。而慶喜及其黨失職者。怏怏觖望。不卽奉命。猶擁重兵。盤據幾甸。說務百方。有所要求。　朝旨確定。卒不可搖也。越明年正月三日。遂擧兵反。自大阪分道來犯。衆數萬人。

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爲先鋒。我藩先焉。　勅。與諸侯兵。鎭伏水及鳥羽。至是拒賊於二道。我兵挺救決鬪。賊少却。翌日　天子以仁和寺親王。爲征討大將軍。某某參佐。卽日錦旗上道。則士氣愈奮。呼聲震地。終大破賊軍。賊退保淀城。進攻之。五日拔淀城。追北到山崎橋本。連戰皆捷。降者相屬。七日慶喜棄大阪城。乘夜而遁。官軍凱旋入京。實慶應四年戊辰之春也。是役也。我藩兵凡三千。而死者五十九人。事聞　天子震悼。　勅賜黃金五百兩。令厚葬鎗郞。親祭。又建祠京洛。永列祀典。遂　勅我公曰。爾臨勤勞　王家。逮。　朕躬親賚朝議。使前軌。爰逆賊北上。益遏其旅。威武維揚。朕甚嘉之。賜汝御劍。往殲賊巢窟。以宣揚皇威。欽哉公聽命。惶恐俯伏。退而與臣僚議。以謂致此不次隆寵者。皆戰士之力也。於是收其屍于于相國寺。躬親臨弔。厚撫其家。各加賜金五十兩。分葬遺骸。祭於玉龍山列公廟次。自士籍已下至僕隸。皆與焉。

既而相地城南。建招魂冢。公將以春秋親奠。乃樹碑其側。賜額曰。殉難盛烈之碑。益對揚寵命。而表匪躬之節。命臣安繹作文勒碑。臣安繹謹按。以死勤國可以祀。功德加民可以碑。碑頌者巨將閒賢。凶燄甚熾。人人觀望。變且不測。苟非我藩與一二諸侯奮戰致死。則雖曰天道祐順。廟策中機。豈能奏廓淸之功於旬日哉。蓋自二道奏捷。遠邇歸順。國威宣達。天下之人。獲復睹王政焉。則五十餘人之以死勤國。而功德加民。固非尋常死事比也。宜哉朝獎優渥。而公所以祇承盛眷。不一而足也。昔者建武之元勳若　中將朝命殉國。而碑石之建。祭祀之設。俟乎數百載之後。此五十九人。則且捐軀而蒙寵賁典。抑何幸也。夫賞罰國家之大柄也。建武中興之業。不終者。曰惡賞不擧。今　聖天子在上。明君公承之。賞賜遂行。廉遏下賤。推之凡百事。爲莫不皆然。則人心喜悅。　聖上新政之遂。所以恢先業而復舊物者。將於是乎在矣。然則玆碑之建也。乃國家之光。豈特州里之榮也哉。臣安繹頓首再拜。恭紀亦頗末。如此。其死事人名。勒諸招魂碣。

眞木和泉碑　　葛田　池尻　始

南筑水天祠祠官眞木和泉守平保臣。號紫灘。紫灘等同志十七名。不食前言。從容割腹于斯地而死。實元治元年甲子秋七月廿一日也。紫灘享年五十二。有辭世歌。於保也萬乃美禰乃伊波保爾宇免爾計里和加登志津幾乃夜萬登太滿之比。賊等始合埋于寶寺谿前之地。假立其墓。知與不知。來拜以奉香花。賊等惡其來拜。仆其墓。毀葬之于天王山下竹林墓。今玆　王政一新戊辰年。　朝廷許建殉難士之墓表。長滿既建十七名之墓表於始埋之地。我邦君命保臣之子眞木主馬平文臣。使建墓表於是。文臣更受　朝廷之許。謀諸筑肥士。別葬于割腹之地。以安其神云。

故鹿島神宮大宮司從五位上鹿島君墓碑　　松浦　吉川久勁

鹿島大宮司鹿島氏。本中臣氏。其系出自天兒屋命十世之孫臣狹山命。景行帝時爲鹿島神主。居常陸鹿島。後十六世曰武主。叙從五位上。賜姓中臣鹿島連。武主子曰大宗。叙外從五位下。爲祭主。神護景雲中。朝議迎祀我大神於大和春日山。大宗與其仲子時風。季子季行隨行。二子因留居春日。子孫世爲社司。大宗後六世曰則助。始補鹿島宮司。先是鹿島宮司概以大中臣氏任之。及則助爲宮司。其任漸還中臣氏。則助十五世孫曰則弘。應永中爲大宮司。以其世居塙。故又稱塙氏。則弘以後世襲大宮司。以迄君。蓋十六世云。君諱則孜。初稱右衛門。後改大和。晩號鶴翁。皇考大和君諱則瓷。祖和泉君諱則備。和泉君無子。養春日社正預正三位富田君光知三子。爲嗣。卽時風之裔。是爲大和君。妣香取氏。香

宜大禰宜實雄之女。君年十九大和君卒。襲爲大宮司。弘化中敘從五位下。任大和守。君少承祖業。爲一宮長官。度量洪遠。喜怒不形於色。與人無愛憎。時幕府季世。人情險薄。而我鹿島建訟成風。動輙越訴凌官長。幕府每召君匠辨焉。君往還江戶。歲或數次。然於利害得失。不甚相計較。對者服而聽命。則亦摘理指示。其於僚屬。擇器委任。茲不容疑。故人人出力盡慮。事常得克濟。在職殆六十年。鄕里薰其德。爭訟頗止。安政五年致仕。子則孝襲爲大宮司。慶應元年孫則文以更革祭儀。流罪幕府。流八丈島。則孝坐褫職。君再起爲大宮司。居二歲。王室中興。征東大總督有栖川親王入江戶。君乃趨諸軍門。賀大捷。時年八十三。人皆驚其矍鑠健康也。既而鸞輿東下。召君行宮。賜從五位上。復鹿島氏。以其春秋高。令則孝代視事。又召還則文。明年謝職則孝而老焉。明治七年十一月廿七日。病卒。距生天明六年二月廿八日。享壽八十九。君之先

塋皆在塢宅址北。今官定墳墓制。乃卜地於三笠山西南原。以是年十二月四日葬焉。君夙涉古典。尤善國歌。執贄於中納言芝山持豐撿校塙保已一等。會近江僧立綱以歌學來窩。乃與之贈答切磋。終造其妙云。既老。以讀書詠歌自娛。齡過杖朝。而精神不衰。寫字不須靉靆。終日倚几危坐。雖嚴冬未嘗就火閤。配香取氏亦富逸思。偕老唱和淵淵如也。君之卒後三十餘日。香取氏亦歿。因附焉。君先配淺羽氏。水戶藩士甚五右衛門之女。擧一男。不育先歿。香取氏外舅實命之女。生男女各一。男夭。乃取幕臣佐渡守筑紫孝門第三子。配女爲嗣。卽則孝也。則文見今爲宮司。初勁之先人某深受君知。每預議事。又以歌詠相唱酬。勁不肖亦辱今宮司君厚遇。則甚上之文。不敢辭其托。按狀。併序。文所會聞於先人。係之以銘曰。

維豐香島。　其地幽靜。　天神所宅。　古稱仙境。　誰啟蹤迹。
實臣狹山。　孫子百世。　奉祀綿綿。　時丁澆季。　漸變古俗。
錙銖計較。　競速我獄。　惟茲鉅人。　神明之胄。　宏度長德。
以化頑陋。　神賜壽考。　生遭昭明。　塞而復通。　名聞滋榮。
思君之德。　雖亡猶存。　勒銘貞珉。　流芳千載。

義所烏山君墓碑銘

梧樓　那珂通高

義所烏山君歿。吉田矩方。自長門以書來徵銘於予。予也疎懶夙獲謗一世。而君則大節佩々。名在天下。予豈其人哉。顧予嘗與矩方同受知於君。而今矩方以關入夾獄。待罪於國。則舍予將誰徵也。乃諾而銘之。君諱發清。稱新三郞。義所其號。安房人。其先遠出八幡公。從新田氏。勠於王家。忠武世顯。後轉里見氏。誠降在民間君幼而家系嘆曰。吾亦名族之裔。奈何老於此。乃負笈游江都。從一堂東條先生學。又受兵法於環翁加藤翁。常曰。學不適時務。雖

多猶敝勞已。遂以所得下帷桶街。年甫二十八矣。嘉永癸丑夏六月。米夷俄至相挨。海內騷然。一時激昂慷慨自喜者。悉集都下。聞君風。皆莫不願一見。臨其議論。日夜來往不絕。而予與矩方先在焉。攘臂踈身。辨難推擊。與之相上下。而君則退然不動聲色於其間。一夜客去。雞方鳴。君乃起曰。吾今則可以醉矣。更挑燭默坐。以答甚燃灰。揣摩摘抉。極陳時不可。矩方泣。予亦泣。君笑曰。徒泣何爲。世間無復有横柏中流之人乎。因大笑。不知晨氣曖々自燭下起也。未幾予遇故北去。矩方猶留與君益求其急於時者。及米夷復來。矩方乃以爲先事候情。莫如付彼船入彼地也。欲決意趨之。君固止以國有常刑。而頑陋之際。米夷去泊伊豆矣。矩方意益銳君泣曰。君他日必收子首於國門外。終忍遣之。及矩方就捕。君亦坐蒙譴責。與矩方先時相來往者。皆斂氣屏息。杳絕聲響。而君與二三親友。竊相措辦。以資矩方於獄。因得免苦責焉。人或諸矩方

狂。君則竦頭面發赤曰。事豈有兩斂哉。深於國者。計身必拙。謫居常今能若矩方狂者。其對吏亦從容辨理。務盡其情。及矩方案定。君移幽于濱口氏邸舍。數何事得釋。當是時。烏山新三郎之名高于天下。後二歲。予又來訪君。々既罹疾。咯々然嘔血。見予至。寤曰。子猶有意於時乎。吾則已矣。言益悲憤。予恐其過激長疾。勸以攝養。君仰屋歎曰。死而得葬於平時。不亦幸乎。遂以安政丙辰七月廿九日歿。々時三十八。未娶。予經紀含斂。葬之駒込吉祥寺。父曰某。健在家。母某氏。先君一歲卒。時君疾漸劇。猶力服期喪。哀不近酒肉。著有國史略一卷。房海私策二卷。桑梓兵賦一卷。節制略二卷。皆在獄中所撰者。君爲人修幹眇一目。性狷介少諧言。然談涉天下之務。則娓々不倦。必叩其底而止。常曰。人誰非王臣。我特傷吾祖不得志於當時。其敢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如此。嗚呼予與矩方不負平生。則在獄。予也志差事蹉。生死兩失其時。視矩方猶且

愧之。況於君乎。但君固善知予。々安得弗銘。銘曰。

死而欲傳于後。昭吾使事無所耻乎。志雖差而亦可以已矣。但君之所期異乎此。當房絕海之始。君中夜推枕而起。自誓吾不能刺血伏闕以殲彼盜國。必横身其衝以報天子。今也徒使人恃其所恃。安得弗嘆息而嗚咽。嗚呼繼君志。苟有其人矣。雖則死而未敢死也。況有其平生之傑乎。

雙烈聯芳之碑　　櫻洲　中井　弘

川瀨太宰。近江滋賀郡人。夙慨王室式微。奮然欲有所爲。乃與四方慷慨士深相結納。會米艦來下田。太宰屢上書膳所藩主本多侯。陳海防方畧。不用。及諸長士三藩相率上京。竊宥以爲時至矣登紀合同志。又容匿解藩府嫌忌者。客常滿其門。元治元年七月。長藩西上。將有事于京下。太宰說來島久坂二士。宜歛兵俟時。不聽。事果敗。於是物論紛然。人心不知所嚮。列藩謀合從。佐幕府。膳所藩士樺原專藏憤之。欲刺執政村松某。不果。與其徒澤島正喩村田宗武。來投太宰家。乃相率歷抵因備諸州。不能入。抵周防謁今內大臣三條以下諸卿。會長藩黨議起。命遂志士下獄。太宰上書毛利侯曰。宜勿改初志。起幽囚士以圖王室恢復。皆不果行。太宰間行獨還大津。當是時。幕府放逐者四方。搜索志士。網羅畧盡。太宰爲人剛直沈毅。其名在捕狀中。而不敢少屈。百方周旋。既而物色愈密。潜匿膳所郡城多孫家月餘。又微服入京師。幕吏偵知要之歸途。逮下京獄。明年終被斬。實慶應二年六月二日也。太宰下獄。三日。幕吏將逮其妻池田氏。捕卒迫門。池田氏從容出迎曰。良人既被逮。妾豈偷生逃匿。以累君黨乎。但婦人衣服死後之耻。請姑俟。徐起入室。把書牘關機事者。悉投于火。竟抽刀自刺喉。不殊。捕卒倉皇直入奪刀。然創深不愈。後三旬而沒。葬于小關新光

寺之塋。池田氏名幸。本姓飯島氏。爲園城寺役僧池田恭雄所養。恭雄又養膳所藩執政戶田資能子。以幸女配之。即太宰也。太宰名定。字子静。又號狂庵。太宰其通稱。池田氏本出川瀨氏。因冒川瀨。仕聖護院法親王。無職祿。躬畊自食。本多侯欲招以爲參政。固辭不就。讀書博涉經史。傍通天文曆數。嘗謂人曰。他日王政復古。當勿踏元弘之覆轍。收攬天下人材。以布列　朝廷。公平取世。不然則爲坊門清忠輩所掣肘。雖有楠廷尉。宜屍于湊川而已。人以爲知言。其在獄也。常擧忠孝大節。以喻獄吏。嗚咽淋漓涙與言下。獄吏感泣。過之異他囚。獄中賦詩有豈爲廷尉獄裏屍。聞却胸中百萬兵之句。其抱負可知也。池田氏沈靜和順。而有膽力。一夜有二兇賊入家。時太宰不在。婢僕抱頭戰慄。池田氏神色自若。手揮眉尖刀逐賊。賊辟易逃去云。太宰年四十八。池田氏長一歲。明治九年　朝廷憫其忠節。祭夫妻靈於京師靈山。　敕賜金於遺族。

頃者同志之士。相謀勒其事蹟於石。傳諸不朽。官又賜金若干圓助費。三條公書篆額曰。雙烈聯芳。而後系之銘曰。

斯夫斯婦　雙烈絕倫　嗚乎片石　磨而不磷

佐賀縣知事鎌田君碑　井々　竹添進一郎

佐賀縣知事鎌田君既卒之三年。縣人相謀立碑于君嘗所遊息之松梅村。以表追慕之情。嗚呼君之得此。蓋非偶然也。往時鍋島侯實國於佐賀。號稱大藩。士氣警敏。故喜議論。明治中興。廢藩置伊萬里縣。無幾隸於長崎縣。至十六年。更置佐賀縣。特擢君爲之令。君之初莅任也。挾其議論而請謁者。相繼於日夜。君一々延見。審聽其所論。是是非非。無所偏私。則情款意洽。皆如飲醇醪。退而莫有後言。未半歲。而盤根錯節。迎刃而解矣。縣東有千歲河。界福岡縣。每天大雨。河水汎溢。決隄防。壞田廬。福岡尤被其害。十八年

治河之命下。經費金若干萬圓。而佐賀一縣當支十六萬圓。縣人皆以爲病。先是定制。分道路大小。其尤大者。名爲國道。君因建議曰。東松浦郡呼子村。隔海與朝鮮相控。爲鎮西要港。不可不開國道以備緩急。西松浦郡接佐世保鎮守府。亦不可不與熊本鎮臺相通。其餘國道。宜修開者尙多。今修道之役。與治河倶興。如民不堪其勞費。然治河所需官帑數十萬圓。而其十一必徵布我縣下矣。若夫修道之費。三分仰一於官。而其二賦之於吾民者。以充我之用。是猶右手失之而左手收之也。而民之就役者。獲雇錢以償課稅。貧者亦得以餬口。豈非救濟之一助乎。且修道既有定制。不得委而不舉行。故河道之與治修並興。蓋一勞永逸之道也。下之縣會。議論鼎沸。衆皆危之。君曉諭百方。議遂決。行之二年。民初知其便。皆服君見利害之明也。君初至。以爲時學宮充治廳。湫隘且陋。衆以爲不便。爭請新之。君不應曰。苟蔽風雨足矣。且吾縣之隸

於長崎。地方稅至二十五萬圓之多。今別爲一縣。稅額益多。勢所不免。極意節省。猶恐累民。豈暇問治廳便否哉。於是務減冗費。一歲所徵勿出二十五萬圓。如此者三年矣。至十九年夏。君曰。治河修道。皆既就緒。可以造廳。然是有力者之任也。乃與各郡長謀募縣下富室。得金二萬圓。興役於九月。至翌歲十二月竣功。而君罹疾終不起。實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也。君爲人坦易疏達。不設町畦。一以誠心貫之。嘗臨諮問會。有一議員。立與以駁原案。君曰。子言是也。原案可廢。縣吏請君曰。此議非公建之乎。何不更張其說與之相抗。乃自廢棄爲。且公爲議長。沈默聽衆論可也。君曰。吾雖建議。然彼論實有理。豈得不聽從。且名爲諮問。要在採擇者從之。區々制規不必拘。微笑而起。其天真爛熳。大率此類。故終君之世。未嘗有與縣會相抵牾云。蓋君政績多可紀者。特書此數事。而縣人之所以追慕不已者可知矣。君諱景弼。號醉石。熊本人。其歷仕宂

世系衆行。則盛德詳碣。故不書。

形水下斗米君碑　中洲　三島毅

一身致君。禦侮折衝。繼之以死而不悔。是我所謂日本魂者。夫唯有此魂。故忠臣義士。接踵而出。擁護皇室於無窮。逮近古武門執政。封建爲制。陪隸各盡忠其主。如元祿中。赤穗忠臣。蓋其琤琤者。後百餘年。繼之而起者。其形水下斗米君歟。君姓平。諱將眞。字子誠。稱秀之進。形水其號。世仕南部侯。食陸奧下斗米地。因氏焉。後徙福岡。父曰總兵衛。母丹野氏。君幼勇悍。六七歲常與群兒戲。爲戰鬪之狀。一日父老爲語曰。今弘前侯祖大浦爲信。以我隸屬。詭計側肆經地。列諸侯。故我君臣至民庶。今猶仇視之。君聽而切齒憤懣。始生報復之志。既長。專修武技。旁涉書史。享和中遊江戶。從夏目平山兩氏學兵。勉勵數年。悉受秘訣。既而歸鄉。築講武場

授徒。以待時機。方是時。南部侯利敬憤弘前侯寧親將位洊進。將出其右。鬱積成病。曰。吾臣無大石良雄乎。遂卒。實文政三年六月也。君聞之。悲憤不自禁。再抵江戶。寓岩名昌山家。窺津輕氏動靜。其十二月。弘前侯任侍從。叙從四位。而南部嗣君利用尙幼。未叙。將其班在津輕氏下。君益憤激。四年二月。遂歸國。陰發密謀。召山曰。君辱臣死。吾將行博浪沙事。既歸。日夕與門人。演習火技。又時出獵。察山川道路。於是會門人關良輔一條小太郎弟瀧之助從弟德藏等。告以密計曰。津輕氏我藩不俱戴天之讎。子等固所知。聞其就封期在近。吾將要之途中。使致仕避班。不聽則砲殺報怨耳。皆慷慨請從。及期。要之出羽州白澤驛。登矢立嶺。嶺在萬山絕頂。極險森阻。不漏日光。細徑盤廻。一夫足禦萬兵。乃埋地雷火於嶺上。使良輔等守之。命德藏銃砲伏嶺下。別伏二砲於六郷川側。謀俟上嶺。事則擊之于此。自率小太郎等。往來其間。督之。各齎

蹕曰。洩百餘歲之舊怨。散二十餘藩之積怒。在此一擧矣。先是。邀撥大吉市兵衛等。四出斥候。大吉假變心。使人密報之弘前。闔藩大驚。急報侯于途中。使大道寺字左衛門率兵七百迎之。君聞之曰。兵自弘前來。彼抑大吉洩事乎。召市兵衛報弘前侯。自大館驛。取間道而走。君乃授策良輔等。守此。單身荷銃追之。而兵既登嶺。良輔躍出。破路誰何。德藏乃放砲。地雷火繼發。焰飛烟迸。山谷鳴動。兵卒恐懼潰走。君既趨間道。見數十人擁一轎行。乃蔽林發狙擊之。丸潤轎。從者四散。君察其虛轎。大息而去。或曰侯孑傷而脫。時四月二十二日也。君事既不成。携妻子及良輔。走江戶。變姓名。曰相馬大作。集徒講武。出入不甚戒。幕吏捕之。良輔亦捕。並下獄。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君與良輔共斬。梟君首。年三十四。君爲人俠達而沈毅。與人言。是是非非。莫所忌避。然至其遊戲諧謔。則往往使人絕倒。不自嗜酒。而好飲人。談及治亂興敗忠孝節義之事。輒

髮豎眥裂。蓋天性也。君既死。弘前侯亦不數年致仕。於是南部氏班在津輕氏上矣。先侯而有知。必感奮曰。是吾良雄之力也。君可以瞑矣。妻松川氏生男。曰勝之助。君友淸水恒光賜之駿州大石寺爲僧。稱日淳。後請南部氏。建寺其封內本宮村。曰感恩。移住而寂。頃大石寺布教會員欲募同志。樹碑于感恩寺。以表君忠節。徵余銘。嗚呼方今萬國交通。人智日開。而風俗趨澆漓。所謂日本魂將泯滅。則此擧不獨振起頹俗。其裨益護皇室之功。蓋不鮮少焉。雖然不審事之當否。讐吾主所讐。怨吾主所怨。一往不返。是武人所不免。則南部津輕兩氏之曲直。吾又不能遽判之。但至其忠所事。不喪日本魂。則可不特書以爲人臣龜鑑乎哉。銘曰。

嗟夫形水　系出將門　將門之逆　萬口一言　何圖苗裔
忠貫白虹　祖辱以雪　逆名亦空　吾表其孝　何獨其忠

靑森縣死節碑　　學海　依田百川

天下無不死之人。無不亡之身。獨忠孝節義之士。其人死矣。而其魂未嘗死也。其身亡矣。而其名未嘗亡也。若夫醉生夢死。於百年之間。生而無聞。死而無名者。其人雖生猶死。其身雖存猶亡。孰若忠孝節義之士。其姓名魂魄。長不磨滅乎。吾是以有感於靑森縣死節之士也。明治十年四月。西鄕隆盛叛。出寇肥後。勢頗猖獗。天子震怒。詔興師征之。兵結不解。累月死者不知其數。官軍愈益力。賊遂棄肥後而逃。官軍追躡之。轉戰於日向大隅之間。賊焰遂衰。死傷畧盡。八月隆盛伏誅。賊乃平。蓋薩賊慓悍。蠻勇無前。加以賊首老謀深計。其勢力固有十倍尋常逆賊者矣。微諸將之忠謀。與士卒之義勇。輕生致命。其勝負之數。未遽易知也。是役也。靑森縣士民從軍千五百餘人。而戰死者。陸軍大尉村田成幹以下七十七人。何其壯也。越明年二月十七日。縣令山田君秀典。率僚

風祭之於津輕啓知島神社。士民捐貲助祭者千五百五人。是日天氣明朗。風塵不動。黍稷豐潔。酒漿芬馨。樂音協律。登降有數。觀者莫不竊然起敬焉。皆嘆息以爲死之榮有甚於生。蓋節義之感人如此。嗚呼。天下之人無貴無賤。其以本年病而死不知幾萬人。而其姓名著後世者。果幾人矣。獨死節諸人。家有卹典祭 俎豆。天下後世莫不貴其忠勇者。比之生而無聞。死而無名者。其孰失孰得。不俟智者而知也。祭典既訖。縣人未爲足也。欲碑以垂永久。請於令。令許之乃馳書東京徵余文。余昨承乏史館。頗微闡幽。其職也。不可得而辭。遂記其事如此。

奧羽鎮撫總督參謀世良君碑　櫻老　加藤　凞

人惟萬物之靈。況忠臣烈士。死則爲靈爲鬼神。以呵護國家于千萬斯年。昭々乎其可誣哉。若世良君。蓋其人耶。君幼倜儻好學。從僧月性受業。常嘆風骨僻已。壯歲遊萩城。後歷遊京攝武總之地。從安井衡羽倉用九諸名士而學焉。頗修文辭。旁通英蘭兵書。蓋永已降邊陲多事。君慨然有航洋之志而不果。君之在鄉國也。常與有志之士藤田來島高杉久坂諸子。商榷國是。又私信愿學將俟他日大有所爲。當德川氏大擧來襲周防大島。君率兵赴援。力戰遂破走之。其後以藩主毛利公密旨。與品川氏同入京師。時天子新立。內外多難。君乃與薩士西鄉大久保小松及藝士寺尾等。奔走相謀。遂討幕勅下。徵兵于國。因省親。告別日。今王政新復。幕府忿怨。干戈將起。兒生死不測。願勿爲念。其父德哉欣然曰。吾年八十八。幸值此盛舉。汝以區々之身。當此大難。頗壯老懷。死亦何憾。無幾東征之師齊進發。君率南奇隊。進入京師。王政回復之業。實基於此矣。明年正月命爲官軍先鋒。擊賊大破之。累戰進陷姬城。後承勅命。爲四條公之軍。說姬路下之。三月更爲奧羽鎮撫總督參謀。與大山綱良護九條澤醍醐三卿。海路入奧。綱良則護澤三位公征庄內。君則護醍醐少將公。督奧羽諸藩征會津。初仙臺藩主伊達慶邦承 朝旨。候三卿於松島。游奉九條公。以福島爲本營。進逼會津。閏四月君督仙臺二本松岩沼諸藩兵。屯白川城。城距會津十七里。當其要衝。賊軍乘夜襲擊。城遂陷。君奔說關公。走於本營。米澤藩主上杉氏及慶邦來謁九條公。爲會津謝罪。君斥却之。將再進征會津。列藩竊連盟。起兵抗官軍。各出重臣。會於白石城。以伊達氏爲盟主。十九日君爲賊所捕。進見賊將。辭氣抗慨。辨論不屈。遂遇害。傳首于白石。從者某等亦死之。君爲人身姿俊壯。秀眉緣將。性豪快質樸。思慮遠不妥首咲。君之死也。大師尋至。秋田義旅起于前。西國海軍繼于後。同盟藩兵或潰或降。遂致海內削平。是安知非君之爲靈爲鬼神。以呵護國家于冥々之中哉。明年六月。 朝廷賜祭粢料四百五十兩。 詔云戊辰之役。奉命北伐。遂陷賊中死殉國難。今旌其節。仍賜祭粢。傳諸永世。毛利公亦追悼旌賞。明治十一年朝命。改葬之白石陣場山。其六月車駕東巡。 賜金幣祭之。君本姓中司。稱裕藏。出嗣世良氏。以天保六年七月四日生於周防大島椋野村。明治元年四月廿日遇害。時年三十二。其徒私謚曰御楯彥豐劍根靈神。今茲壬午。嗣子德齋將建招魂碑於其鄉里某地。以予與君有舊好。齋寄其狀。使予銘之。乃應其請。揮淚以銘。銘云。

堂々浩氣　君稟其純　一死報國　孝發俱伸　我銘不泯
功顯萬春。

會澤先生碣表　佩弦　青山延光

先生諱安。字伯民。稱恒藏。會澤氏。其先駿河人。從常陸。世居久慈郡諸澤村。有仕官者。不亦甚顯。考諱恭敬。以廉吏聞。妣根本氏。近

世本藩人物。享和文化爲盛。而幽谷藤田先生爲之翹楚。先生即其高弟也。自幼警敏好學。寛政中爲彰考館寫字生。享和三年初班留付。還江戸。文化元年考終大坂。妣終江戸。相距僅四旬。先生東西奔走。艱苦萬狀。而善執古禮。心喪三年。是歲班步士。尋命侍讀諸公子。時烈公最幼。五年爲步士。尋轄小十人。文政中遷馬廻。還水戸。諳夷航海。至大津村。登陸彷徨。先生受命。往而筆語。夷不敢吐實。先生詰問。夷屈服。數歲爲進物番。其後幕府有攘夷令。先生著新論五編。獻哀公。及幽谷先生沒。擢總裁職。尋以病辭職。爲教授。哀公不豫。繼嗣未定。人心恟懼。先生與藤田彪卿等赴江戸。有所建白。已而哀公薨。烈公襲封。先生乃還水戸。天保元年。烈公擢爲郡奉行。召見諮詢。明年班通事。爲調役。是冬轉彰考館總裁。及公就國。常臨先生居。時公開廣言路。容納讜直。先生啓沃居多。公將設弘道館。訪先生以古今制度。十一年進小姓頭。爲弘道館總教。賜職秩二百石。已而烈公致仕。國事一變。先生致仕。稱愍齋。無幾屏居於仲町。四年而還家。其後夷狄逼邊。幕府方議防禦。召參謀。公思先生忠懇。再賜百五十石。尋教授。時天下之士。爭作邊備策論。而先生則二十年前既獻之矣。安政二年再爲小姓頭總裁。公賜書獎諭。是歲大將軍溫恭公。召見諸藩老儒。先生與焉。時年七十四。今公大悅。命班新番頭。賜以名刀。烈公賜手書曰。今日光榮。比之前日幽囚。一何懸絶。卿其唱尊實學。勿負今日之恩。四年今公祀鹿島神及孔子於弘道館。創立館制。賜銀絹勞之。五年以老辭職。公優勞不許。而後增秩至二百五十石。文久二年公親書仁者壽三字於磁杯賜之。是歲班馬廻頭上。三年癸亥七月十四日以病終於家。享年八十二。葬千波原先塋。娶小林氏。生三男。伯仲皆夭。叔璋步士頭。六女一適村田正興。一適秋山興。一適海保芳卿。餘皆夭。先生少時。幽谷先生稱之曰。之子弱齡頗有慷慨氣節。讀書學劍。不汲汲於升斗之祿。然其父久困小官。多口而薄俸。時人以書生迂乎求仕。屢說渠以奔走勢要之門。而渠耳若不聞。自守泊如。亦可奇也。是其所期。蓋在遠大。而異日能傳其學者果先生也。幽谷先生志在經世。不遑著述。晚年始欲筆之書。不幸而沒。子斌卿才氣超邁。固能繼述。亦中道而沒。先生深悲之。遂畢力著述。焚膏繼晷。未嘗懈怠。蓋非幽谷先生之遺志。無以闡其源。非先生之篤學。無以恢其業。顧其所以自任者。不在著述而竟著之簡冊者。蓋不得已也。豈其本志哉。然其書則滿天下矣。安知其言之不行於異日哉。

平尾山莊遺址碑

竹亭　東久世通禧

山莊者在福岡城南平尾村。野村望東尼所臨棲處也。安政戊午之間。唱尊攘之議者。筑前多有其人。皆慷慨氣節之士。而望東乃以巾幗婦人。與之會議。盡力于國事。人皆謂女而丈夫矣。而山莊實係當時會議之處云。安政中。京師僧忍向之下九州也。駐錫於山莊。而論天下之事。元治中。長藩高杉春風亦來潜匿於山莊。而慨然起定其藩論。而筑之志士謀薩長兩藩之調和也。先延薩藩西鄉隆盛於山莊。以發其端緒。余顧春風不起。長防之事不復可觀焉。薩長不和。天下之事終不可測焉。而開其機微者。每在於山莊矣。可不謂奇哉。嗚呼忍向處逆旅狙擊之間。齎大志而殞其命。春風恢復鄉國。而鄉藩非。未及伸驥足。以病歿。隆盛執天下兵權。翼贊維新鴻業。未竭其餘蘊。亦遂殺其身。而當時會於山莊筑之志士。皆殉國難。望東亦刑餘客死異鄉。遺憾何限。蓋山莊係諸士熱血之所注。而今也亦歸烏有焉。其所僅存者。楠公小祠在蓬蒿間。一脈清泉涓々迸於荒園。松竹交枝。楓櫻爭妍。奇石古苔散在於其間。自表其天眞之爛熳。鄉人皆爲今昔之感云。余嘗與三條

諸子。在筑長之間殆五年矣。與聞彼志士計策者不亦尠。當時之
事猶勃々乎胸間。豈可勝感慨哉。頃者筑人相謀建一碑於山莊
遺址。以傳不朽。請余文。乃書其由與之。銘曰。
平尾之村　敝弓之圃　櫻叢楓錦　天與自存　泯與風霜
旋轉乾坤　星移物變　長仰舊痕

村松七士之碑　朗廬　阪谷　素

天以一系　皇統建我國。國家名義莫大焉矣。當其不明。挺身扶
持爲士民標準。是和氣楠新田諸公之所以炳耀于千古也。雖有
高下大小之不同。若村松七士。其志豈異也哉。來讀其上藩主書。
故有感焉。其書曰。凡事涉兩端。宜以輕重緩急斷之。方今藩吏覺
天朝。海內大勢已移矣。　天朝君也。幕府臣也。孰輕孰重。存亡
榮辱唯在斷不斷而已。夫中世武臣弄權。積習所使。朱紫眩惑。尚溺

小義。而忘大体所關。烈士憤起。殺身報國者。世競非議之。皆坐不
知斷以大義而已。方今　皇道隆盛。名義不須論。然而猶見謬說
何代無之。或以溶柔卑王之行。爲忠愛。或懷怨望。私喜舊弊。或溺
外俗。不顧國体。吁。彼士不辨輕重緩急所存。何以明立國保民之
道。則如七士者。豈可不爲汲汲表章乎哉。七士者舊村松藩人。曰
下野勘平正誠。曰佐々耕庵高清。曰蒲生齋助重修。曰岡村定之
丞勝知。曰山崎瀾平貞興。曰中村勝右衛門政請。曰梟仙介正光。
別有二士。曰堀貽元重讓。曰稻垣覺之丞重喬。重喬與焉在後。重
讓先以病歿。故世以七士概稱之。其實九士也。九士皆忠亮耿介。
平生重節義。致力于文武。如正光綜三口体銃卒。而能卓落不群。
嘉永以還。外國事起。幕政日墮。俗吏忮傲。緊張威力。狂獗及　皇
室。七士慨然協心。以明大義振士氣爲任。著顧百說。奔走于東西。
而姦險壅蔽。事悉中沮。憤惋欲去不忍。欲斷姦又不可。晉節斜固

以待時。權臣宜百遂誣以大逆。投獄。處死。實慶應三年五月十九
日也。獨重修以先上書。得罪幽閉。脫逃圖生存。而儼然七士之一。
不可以生死爲分別也。明治元年王政果復古。官軍入藩。而主家
不亡滅者。七士遺烈居多云。頃者。其故舊子弟。將建碑于新瀉港。
因同鄉士蒲生重章。囑余文。乘七士之事既具于史館。其靈祭于
東京靖國社。明治十一年九月　天子北巡。賜七士祭資金若干。
重章又作傳。並其所刊布近世偉人傳。殊特說所感表之。夫文則
何足論焉。而僻陬海頭。獨與楠新田二公祠烈光耀於世道人
心者。其在此碑也哉。銘首納耕庵絕命詩語。系之曰。
日鼎鑊甘如蜜　日正氣留天地　皎々乎者此心　赫々乎
者此事　萬古輕重緩急　維茲昭々大義　巍然北海之頭
永表天地之際

護國神原居士墓表　靜齋　堤　正勝

護國居士歿。其嗣伊三郎泣請余曰。子與先人相知尤深。幸表其墓。
余曰。吾之不文。何足表居士。然其交誼亦有不可辭者。夫居士奉
佛教。世之志終始不變。而其所爲之事。奇偉卓絕。非緇流所夢見。
且中年脫僧籍。其跡愈奇。蓋中年以前則僧中之士。以後則士中
之僧也。請叙其概畧以表之。居士諱精二。神原氏。護國其號。二品
朝彥親王所賜。備後沼隈郡人。考諱重益。母某氏。居士幼而俊邁。
學于山路賓谷。賓谷郡中之豪也。深奇之。愛爲弟。居士嘗謂匹夫
得與侯伯同席者僧耳。遂入福山安樂寺。雖然爲僧。研學道。尋更
圖海時年十九。明年赴江戶。居增上寺。勵精講修。苦殖病劇。手猶
不釋卷。醫止之。居士曰。士赴戰而死。吾講道而死可也。勉勵愈加。
病亦尋瘥。安政二年。學極祖奧。爲學寮主。日開講筵。授徒。又招儒
生講漢籍。一山僉然稱之。狀貌魁偉。疎度落落。不拘細事。吾與賢

衆名士交。論天下利害得失。以爲世無與爲之事。但恨爲之不至耳。故見事之裨益乎世者。一意行之。不以艱難挫心。南部侯因於財政。使其臣某就謀。居士曰。寺有東照公所寄祠堂金。子欲借之邪。吾將圖之。然不治其本。唯姑息是謀。非計也。侯聞而偉之。召問意見。大悅之。予祿若干。厚遇之。居士亦感其知。百計千慮。不遺餘力。竟自捐數萬金。墾其治下荒漠之野。數年成功。又開備後福山侯財務。有所裨補。居士曰。侯吾宿主。其恩不可不報。會侯奉德川氏命。出兵守其所。居士獻駿馬一匹大砲二門及五百金。侯欲以米五百苞酬之。遣其臣致意。居士曰。山路僻谷小納殺兒也。請以此賜之。其遠慮遍運。侯益異之。既而米艦來請互市。藩議因循。與朝旨不合。海內騷然。佛教掃地。居士歎曰。朝藩不和何以禦外侮。外侮不禦何以持吾道。顧今日急務。在和朝藩。日夜奔走有所計畫。其事殆成而敗。居士痛歎。卒致力幕府。人以爲僧中豪士。文久

二年。進大教上座。僧位。至此可與侯伯作同席。於是素志竟遂矣。然慈恭恬澹。亡幾退院。自稱薙道。以其寮授徒弟惠成。明治三年。有故脫緇。爲南部藩士。復本姓。更今名。然奉佛之心愈厚。方是時。朝綱大張。百度一新。居士見其規模弘遠。嘆曰。不料復古之業一至于此。蓋時吾所爲過矣。吾將收餘致力。興一黌於本鄉丸山。招良師授英學。日共僕發憤。生徒常數百人。才俊多出焉。時世廢之制度。諸藩士失業。居士欲救濟之。一日抬衆曰。岩代安積郡有荒地可墾。俾之開焉。於士得實業。於國得實利。不亦善乎。乃與福岡縣士某等謀。請其地五百町於官。令某等率衆先移。諸藩士留之。繼移者前後殆八百餘戶。成一大部落矣。先是各宗僧徒。慨佛教之衰。欲講說以振之。以居士之名殊重。四方來請之。居士沈吟不應。而其請益切。因謂某等曰。開墾之事。一委公等。能爲之。吾將布教全國。乃自三毛始至中國。所歷二十餘州。每開講席。士民環聽。

不下千餘人。皆有所感發。曰是眞士中之高僧也。而二品親王賜號。亦賞布教之功也。惜乎講說過度。成病還東京。十八年一月六日。歿富士見街家。享年六十有八。葬谷中天王寺。娶新門氏。無子。養鹿兒島縣士族大山伊三郎。爲嗣。居士平生周人急。如恐後。又解急紛如救火。其解之也。必曲盡彼此之情。然後理論而曉諭。使之無憾。故紛已解。彼此並德居士。其周之也。不唯一時恤之。又必授善後之方。故歷久人益懷其惠。方居士布教之時。聞墾之功略成。八百餘戶遂其生。咸曰。是居士之德也。其可諼乎。欲共建生祠祀之。未果而居士歿。

菅君眞明墓表

海南　藤野正啓

明治十二年九月二日。菅君眞明自殺而歿。聞者莫不感其志而哀其死焉。君伊豫松山人。小田某第二子。來承菅氏後。食百七十

石。爲人悃愊負氣。謀事無私。雖武人。頗涉書史。知大義。征長之役以使番屬先鋒。入大島郡。經敵彊。使于幕府軍。往來偵探敵情地勢還。以功賞職袍。明治元年。朝廷徵列藩兵。藩爲京師常備軍。君以步兵長。率還應徵。明年東北平。軍解。君留任陸軍局事。尋解陣營及火器彈藥歸藩。爲千城隊長。累任公議人大尉等職。藩廢。爲風早郡區長。八年乙亥舊藩主久松公。延以爲家扶。時今主年甫八歲。驕悍凌人。而家人崇奉。仍有事諸侯餘習。君謂非移就嚴師。成立不可期。且都下雖多良師。而非遠家遠。恐有一暴十寒之患。乃來諮余。余曰。會津人赤羽操。矜莊儼恪。授徒于秩父山下。子試往謀之。君請余俱往。余見其鄉僻居陋。恐非貴族所能耐。悔之。君則毅然不挽。謂是可以令幼主知艱苦。忍志養性以有成。遂啓老公及太夫人。得允居三年。幼主辟邇勉勵。大革舊態。公與太夫人俱喜。君謂。自廢制革。舊藩士日窮困。及再易金券。幾所得又減什

之三。主家則減七。老公故有撫恤舊臣意。君至是進說曰。欲有所
賑。今其時矣。過今以往。主家計亦縮。不能辨也。公從之。聚數萬金。
屬君。領分予諸族。不過極濟一時。宜立法制貸息權利。以歲入之
殘均施之。則可以計久遠。公亦任其意。於是齎金歸鄉。諸士族聞
有賜金。爭請分之。君諭以得失。不聽。故巨室大臣亦迫促之。欲益
喧囂。君據然弗撓。遂自決。而金亦竟散。已而感君義者。往往復蒐
集以計久存。嗟乎君為諸士謀固厚。而其言不聽。真可惜也。然雖
與不聽。得失在彼。況專負主恩。瓜分其賜。不能及遠者。其責亦在
彼。君何負邪。而君采義之篤。引以為己罪。以死謝主家。且以儆衆。
其志豈不偉乎。自洋說行。節義墜地。忠烈如楠公。猶以為無益於
世。至比諸匹夫自經于溝瀆。而彼所謂公益者。為世人興利也。嗚
呼人無節義。何以維持國家。近時華族往往有醜行敗家者。而其
家司曾不匡救。務自封殖。置主家興敗於度外。是豈非重利輕義

之弊邪。君娶木脇氏。生一男三女。男叔為承家。女皆未字。君遺書
臨處後事。一無所亂。殁時年三十九。久松公聞訃深悼之。厚賻弔
之。并恤其孤云。

高崎君墓銘　　敬宇　中村正直

君諱親廣。姓高崎氏。鹿兒島縣市來湊人。稻荷神社祠官也。性溫
良篤實。識見卓然。明治十年二月鹿兒島亂作。六月二十六日君
為逆徒所殺。其子親章悲痛不已。請余為銘。銘曰。

君有令嗣　親章其名　仕為警部　住在東京　丁丑二月
覺島事發　奉命還里　探偵事實　逆徒覺之　謂是刺客
捕繫拷訊　備極殘刻　在獄月餘　幸得脫免　乘船而東
將里容晦　逆徒潛蹤　累及其爺　五月下浣　忽圍君家
君與其配　睡在蚊幮　二十人餘　闖入叫呼　君急舞棒
奮鬪支吾　頭傷血流　力盡被拘　四尺之檻　獨與容狹
七人同幽　手足折摺　食不盈掬　三十晝夜　齡五十九
被斬而化　慘毒之極　嗚呼哀哉　旁人聞者　淚為隕之
矧為其子　痛何可言　爲勒銘詞　永吊幽魂

野崎翁墓碣銘　　方谷　山田球

味野鹽之名聞于天下。而創之者為野崎翁。翁諱附。稱武左衛門。
本兒島野氏。號多田屋。前備兒島郡味野村人。其先出於多田公
滿仲。而住攝津兒島野。故氏。號皆取於此。後移居于備。家世有中
人產。考諱重度。稱貞右衛門。妣荻野氏。翁幼穎悟有心計。而孝于
父母。年甫十二三。家道衰替奉養不給。而室屋幸完。每官吏行部
朝館之。翁為洗腳具飯。獲直錢以供菽水。弱冠娶妻。一日語之曰。
貧窶至此。不可坐待斃。若有一策。爾肯從否。其妻承諾。乃買易白

布。夫妻早夜裁縫以製襪。身負擔行賈近鄉。居四五年貨稍殖。又
多畜奴婢。助製造。轉販于諸讃防長間。得利益多。乃慨然興曰。何
以此區區者為。但由此為資庶幾可以伸吾志耳。味野村與赤崎
村。瀕海接連多潟鹵。翁請官自資金築堤捍潮。起於文政十年。成
於十二年。得鹽田拾陸町。采兩村偏名曰野崎濱。遂更今氏。於是
發丁煮鹽。鹽味絕佳。四方商船來貿者陸續不絕。村民因鬻薪炭
酒茶等物。得業者不少。殆成一小港矣。天保二年又築于日比村。
得鹽田參町肆段餘。名曰總濱。兩濱鹽稅始入官。四年賞賜大
里正格。九年從胸上至沼八村逶迤築堤防。至十二年而成。得鹽
田貳拾町餘。名曰東野崎濱。戶口日繁。雞犬聲相聞。自成一村落。
官為置里正。嘉永元年蒙命築于福田村。二年竣功。周圍凡四里。
得村五。曰北畝。曰中畝。曰南畝。曰東塚。曰松江。得稻田伍陌肆拾
町餘。六年為五村大里正。後有築于邑久郡久久井村者。中途費

鹽。請翁成之。得鹽田參町歩。又有墾于本郡北浦者。中廢。翁乃繼成焉。得稻田若干。凡翁先後所開墾地。連亘于兒島海濱十數里間。而稻鹽之入利官民者。實不貲云。弘化四年。國侯大嘉其功。賜五口糧。許稱姓佩刀。翁既興公利。而私財亦隨殖。號爲一方素封冠。於是傳家嫡子。號遂泙。弈棋書畫。或作歌點茶。風流自樂者數年。安政二年。嫡不幸短折。翁再視家事。文久二年。從田井地至山阪六村。築鹽田陸町玖段餘。元治元年正月。俄獲疾沈綿半歲。至八月二十九日而歿。距其生寬政紀元八月朔。春秋七十有六。葬于先塋之次。浮屠謚曰松壽院瑞光晩圃居士。翁骨貌魁偉長躯六尺。眼光烱烱射人。而色溫氣和以敬上愛下。屢獻金若鹽以補國用。毎凶荒多捨米鹽金錢。以賑窮乏。國侯賜冬夏衣服或金帛等物。前後褒賞不可殫記。又得國老諸氏優遇。贈遺甚多。天城氏周匝氏並賜五口糧。毎燕居集子弟僕隸戒曰。國侯天也。敬天受福。侮天受禍。又曰。人能儉於自奉。而不吝於施人。乃可。苟吝而吝財與瓦礫何擇焉。故翁恤窮周貧千金不惜。而身守節儉。垢衣糲飯如一窮人。但性好土木。大厦高堂輪奐壯麗。三備中所希有。而國侯國老毎行部必過游焉。侯嘗入其室。手點茶賜翁。蓋殊遇也。配萩野氏。誕二子。長嫡次弦。俱溫厚有父風。前後先翁歿。而嫡子嗣承祀。聰慧勤儉能治家。家道益盛。有二嫡子。曰熙。曰重行。並分產與之。熙嘗學於余門。屬日持翁狀來請銘其墓。余嘗官度支。領鹽鐵諸務。鹽仰諸野等地。而鐵則出於封內。多捐米金資諸治。今即翁風大有所欽貫焉。乃敍其概畧。係以銘曰。

商賈營營　維私維視　私利所集　怨讟四起　翁也反之
官貨民喜　餘潤及私　永保福履　兒島之山　味野之水
灝々洋々　功德千祀

開拓小笠原島之碑

甲東　大久保利通

明治中興。革新諸政。大拓疆域。六年。右大臣岩倉具視奉旨下小笠原島開拓議。臣利通承之內務卿。與外務大藏海軍諸卿。議上方畧。制可。乃遣外務省四等出仕田邊太一等往視之。太一等還。具狀以聞。九年。命內務權少丞兼地理權助小花作助。勸誘土民。墾田栽樹。捕魚牧牛。以統轄全島。初文祿二年。小笠原貞賴。始檢出此島。建木標以表我版圖。因名小笠原島。延寶三年。幕府遣島谷某巡視其地。享保十二年。貞賴介孫貞任。紹祖志。自請而往。諜流不還。既而內民稍々移住。外人亦有來駐者。文久元年。遣水野忠德等。撫輯居民。頒布法令。建碑記顛末。而國家多故。經營未周。所以有待於今日之擧也。蓋我邦之爲地。海水四環。伊豆東南。北緯二十五六度至三十五六度。屬島星羅。而本島居其一。由斐伊豆之山脈。蜿蜒起伏。至於此。乃我南門也。不置官衙以鎭焉。則居民不能安其業。嗚呼。民安其業。吏修其職。庶幾不違新政拓疆之聖旨也歟。

大浦氏墓表

成齋　重野安繹

大浦氏名慶。長崎人。其先出自藤原氏。初稱齋藤。世住越前。將軍足利義持時。與上杉氏戰有功。賜武藏入間郡。居大浦城。因氏焉。子孫仕肥後侯加藤清正。食祿一千七百石。及忠廣削封。移長崎。業商。是爲四郎左衞門信綱。信綱管長崎賣油事。稱油座方。盛望重于西海。數傳至大右衞門。罹災資產蕩盡。大右衞門歿。子太平亦早死。有一子爲佐。其妹適白井某。生一女。使之入承外祖之家。即大浦氏也。大浦氏爲人毅而敏。慨然有興復家道之志。年十五六。得少貲鬻油。因拮据經營。家產稍殖。納天草人道田某爲贅婿。大浦氏頗委身事夫。毎事受制。竟不能伸大志。乃請某離婚。決意嫠居。世稱曰大浦嫠婦。自幕府布海禁。限清蘭二國貿易長崎。

商貨有定額。嚴禁私商。犯者處極刑。大浦氏密行私商。獲利頗大。意謂商猶戰也。戰莫先於知敵。今彼知我。而我不知彼。彼明而我暗。勝敗之數易覩耳。方今貿易。多輸入少輸出。坐待彼來。利獨歸於彼耳。若甘區々小利。以是自足。將奈國家百年大計何。於是欲航海外大興貿易。密託蘭人狄吉司他爲者。送肥前嬉野產茶廿七斤於英米及阿剌伯三國。彥根生絲於英米伊三國。以試其售否如何。本邦輸國產於歐西各國。是爲嚆矢。實嘉永六年也。會英船至長崎。大浦氏密致己意其士官。納身木匣。混於貨物之中。欲投其艦。時年二十六。當時邦人不通海外事情。畏外人。不翅鬼蜮。而大浦氏以一女子。毅然不顧犯極刑。以航異域。可謂偉矣哉。至印度洋。得病。不果而還。偶與英商啞魯托同船。啞示以日本茶一包。即昔託蘭人者也。大浦氏異其奇遇。及還長崎。深相結託。因以輸茶於各國。旁及絲蠟。轉貨運資。常不下數十萬金。雖事屬隱祕。

勢力隱然動海外。互市之端。於是啓矣。安政五年。通商條約始成。各國爭來互市。我諸賈惘然失措。獨大浦氏計熟慮悉。處之綽然。乃派人於西海三陸二羽近江等諸處。得茶一萬斤絲若干。輸茶於米國。絲於英國。然邦人未知茶絲之利於貿易。收集極難。大浦氏患之。勸獎誘導。使諸州培茶蠶。以擴供給販賣之途。至是內外貿易之權。皆歸其手。大浦登婦之名。噴々於遠近。當是時。幕府政衰。物論喧騰。志士流寓長崎者。大浦氏悉與納交。陰資其事。屢往復京師大坂之間。尤與小松坂本橫井高杉大隈松方陸奥諸氏親。常夜行過街衢。有自背後擊之者。乃仆。傷掌及腕。幸截爲兩斷。刃不及身。創亦尋痊。既而王政革新。當所資助諸氏。皆列顯要。大浦氏企圖滋大。開炭礦。造船艦。起米商勸業諸會社。製磚茶。凡其所計畫創設。不一而足。而志業迍邅。家產蕩衰。尋罹病以明治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歿。年五十七。葬長崎長照寺先塋之次。先歿

數日。官賜賞。褒其以婦女之身率先外輸之功。大浦氏性豪宕。不留於細瞻末節。巨資珍器。有乞輙與。不少吝惜。其家事擧委之僕從。與人不設畛域。無驕矜諂媚之態。貌肥而音爽。不飲酒喫烟。凡諸遊樂玩好。無一所嗜好。惟以對客縱談爲快。時置酒高會。使歌歌舞歡飲而已。雖晩節蹉跎。四方知名顯達之士。陰贊默助。終身保其亨泰云。養嫡手人大畑重盛二子重治爲嗣。重治乞文於余表其墓。昔者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擅利。清能守其業。秦始皇爲築女懷清臺。司馬遷作貨殖傳。稱其以窮鄕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大浦氏事殆類焉。然清不過曰用財自衞。不見侵犯而已。大浦氏洞觀大勢。身當危難之衝。居貨懋遷。開國家百世之利。若夫知志士於窮厄之中。使之成其志業。則其尤卓々者。識見之明。志氣之邁。求之於鬚髯男子。不易多得。而非寡婦清所能企及也。吾故不辭而表之。

會津新道碑　　羽家　南摩綱紀

會津之爲地。峻山四周。險拔崎嶇。往來運輸。極爲不便。是以民貧俗頑。強悍難治。土津源公之始封也。修政教。興物產。以開文明富強之源。後世遵奉。不敢失墜。然封建之制。諸侯各恃險隘。守封疆。以往來運輸不便爲得策。是亦時勢之不得已也。明治中興。百度維新。廢封建。爲郡縣。陛下　詔。大旨謂本邦與歐米各國。角立爭雄。在富國強兵。富國強兵。在開國土殖物產。開國土殖物產。在修道路便運輸。三島通庸君深體　聖旨。其爲山形縣令也。開道路便運輸。勸工業而興物產。尋遷令福島縣。曰。會津經戊辰兵革。士民貧困。朝不謀夕。今而不濟飢寒。遂乃遣縣吏海老名季昌。中山高明。諭修道路。曰。六郡壯丁。每月一日服役。凡二年而竣。不服役者。出金代之。士民或可或否。季昌等百方諭之。容保公大贊其舉。捐金助其費。諏訪伊助。町野主水。中條辰頼。鈴木英門。常盤

盛敎等。亦率其意。周旋甚力。遂以明治十五年八月起工。十七年八月竣功。自若松南至栃木縣界。一十六里九町餘。東北至山形縣界。一十一里一十一町。西北至新潟縣界。二十二里餘。合五十餘里。役夫八十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七人。代役者二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圓。官助之者一十五萬八千圓。地税補之者一萬圓。人民義捐者六萬圓。合六十萬三千一百餘圓。縣吏當事敢勉者。爲土木課中山高明海江田綱睨佐々木孝光片岡經則山宮恭太郎中村章重大江保桐生德太郎小椋彌市。郡長大河平條綱黑金泰乘沼澤七郎佐藤志郎木本貞三淵監衛。亦與有力焉。而終始擔任盡力者。大書記官村上楯朝也。於是。險者夷。迂者直。狹者廣。詰者平。河渠則橋。溪谷則棧。山嶺有路。湖沼有船。往來便。運輸通。人智可以開。風俗可以化。互市可以盛。物產可以興。文明富強之業成矣。嗚呼此曠世之大業。非　聖天子堅封建爲郡縣。不能行。

又非官吏之勉勵與人民之勤勞。不能成。而明斷決行。不怨衆謗。敢推縣令之功。如縣令可謂能奉行　詔旨者矣。源公泉下之喜亦可知也。雖然。安則惰。富則驕。亦人之情。若然。不唯負源公與縣令之志。而背　聖天子之盛旨也。可不畏而愼哉。乃係以長歌。使歌以不忘於永世。辭曰。

會之山何嶮峻。會之路何迂曲。僕痡馬瘏。何以通販鬻。地僻家貧。何以遂滋育。幸遭　聖明世。賢令來下車。令曰吁汝役夫。非以病汝。以便汝運輸。役夫扑蹈。相傳相呼。脊頳推轝。婦走夫趨。砥平無險。疑直代迂。暫勞永逸。以安其居。昔也無縕今也衣有餘。擊壤鼓腹。是誰之力與。嗟夫富而能思貧。樂而莫忘苦。益儉益勤。勿墜前緒。萬億斯年。請事斯語。

明治碑文集卷三　終

岩手縣　佐藤平次郎編輯

靈山表忠之碑　梁堂　三條實美

明治九年。京都府下有志之徒。胥相謀。祭殉國盡忠者於京東靈山。議以爲例。事達。宸聰。賜內帑金若干。於是又爲建碑。知府槇村正直具狀乞題額。乃　勅一品熾仁親王。書靈山表忠之碑六大字賜之。嗚乎其所祭。皆是伏義不撓。致身無悔。而與贊鴻業於冥冥中者。豈得不汲汲乎。今也祀典永修。豐碑巍峨。不獨爲追吊死者。亦可以風勵天下人心矣。乃書以爲記。

霞關臨幸記　成齋　重野安繹

明治九年四月十九日。車駕幸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之第。

第在霞關。地勢高爽。下瞰城市。凡官署之布置。肆廛之交錯。燦列目睫。東南望海。風帆沙鳥。出沒乎渺波浩蕩之中。其灣泊則軍艦米舶。商至輻輳。旗章搖搖閃日。是日也。天晴氣朗。凾目殊將。八州之野。芙蓉逑天。秀絕峻嶺。撰翠疊嵐。爭呈秀於御座之前。　上顧而樂之。有栖川親王及臺閣諸大臣悉侍焉。皆欣欣如也。安爾命樂工安田某藤堂某奏樂。史官日下部某金井某作書。玉案之下。雲煙飛動。既而樂作于中庭。鼓吹鏜鞳。池水爲湧。庭前有古松樹。幹屈而條垂。如老人跪伏上謁狀。其下櫻花爛發。豔麗可愛。乃折一枝。挿之御輿中。及日晡。六馬始回。參議君惶恐俯伏。不知所措。賦和歌三首以見意。遂名其松曰御幸松。又將建碑櫻樹側。俾安繹撰文。伏惟中世以降。九重深邃。其幸臣子之第。搢紳則染殿御堂二氏。武弁則室町聚樂二氏而已矣。當其時。將相專權。非出務制。務飾外觀。誇張以衒世。安能得君臣樂易。上下愉悅。若無有間隔。如今日之舉邪。方今國家內外又安。中興之業。駸駸乎日進。乃破故格。棄舊例。屈萬乘之尊。而數臨幸親勳舊之家。是不獨結上下之歡心。抑又觀感之際。大有啓發忠心焉者也。是故觀官署之布置。則思所以奬勵百官。肆廛之交錯。則思所以殷阜民庶。軍艦米舶則思所以修强外交。海水之森漫無際。與山岳原野之莽蒼逑天。則思致敎之或有所不至。顧見其左右。勳親則思益安之。材能則思益來之。而凡諸臣之侍從者。亦皆思所以奉聖旨而致至治。然則此一幸也。國家經綸之大業存焉。遊豫云乎哉。而豈染殿御堂與室町聚樂之可以比邪。安繹忝列館職。紀盛事。以逈古今。史官之責也。故敢冒瀆如此。若夫參議君之竭力王事。密邇匪躬。以致今日之寵榮。其豐功偉績。轍在簡策。此不復及也。

從三位上杉喚山公碑　海舟　勝　安芳

公諱齊憲。號喚山。上杉氏。世爲米澤藩主。考諱齊定。從四位下左少將。妣島山氏。文政三年五月十七日。生於米澤城。後徙江戶。年十七加首服。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天保十年四月。嗣封稱彈正大弼。初就封。申令崇節儉。戒奢侈。振勵士風。賑䘏老窮。安政三年。任左近衞少將。幕府屢褒政治優異。賜時服鞍鐙等。先是米艦來浦賀。海內騷然。公首鑄大砲。兵馬操練。一倣泰西法。廢弓槍。代以砲銃。文久三年。德川將軍家茂朝京師。使公先發入京。會攘夷詔出。公武之間。互持得失。公深憂之。斡旋甚力。朝廷倚賴。俾警衞京師。一日詔公。於禁苑內操練銃隊。　天子御日華門覧之。公馬上指揮。部陣齊整。銃砲雷發。　上大嘉獎。方此時。將行幸大和。召公諮可否。公諫止之。未幾。公卿騷擾。九門戒嚴。命公鎭撫。公率兵赴闕。措置得宜。事卽平。賞賜絹及御府金萬兩。累進左近衞中將。辭歸暇到江戶。將軍待公極渥。親解佩刀賜之曰。方今諸藩非卿莫足

依賴。明年敘從四位上。時西南鉅藩。漸懷異圖。不踐會同之期。幕府欲撻公。公爲援。公知事勢不可爲。屢請老。幕府不許。仍益屋代郷三萬七千餘石。既而將軍薨於大坂。 天子亦諒闇。天下形勢愈急。將軍慶喜辭閫職。在大坂。傳檄諸藩徵兵。明治元年正月。公帥師發米澤。初朝廷幕府共召公。公與諸臣議。先到大坂。謁將軍。而後上京。及出境。聞上國之變。乃還。王師東下。命伊達慶邦討松平容保。公爲之應援。公抵仙臺。與慶邦見鎭撫總督九條道孝于岩沼。爲容保請哀。不許。尋公亦以抗王師停官位。詔召公於東京。公請以身代奥羽越諸藩之罪。時朝廷命公退老。削地四萬石。世子嗣封。仍命公視藩務。定祿制。興學校。有所規畫。及藩廢。移住東京。十四年。車駕巡奥羽。公馳赴米澤奉迎。 天子臨幸製絲場。召公慰勞。公陳列傳家武器於行在所供覽。仍獻先世所傳守家正宗二刀。及還幸。賜菊章銅花瓶二銀杯三。廿二年特敘從三位。公謂祖宗以來歷三位。唯先上公。今予荷此遂 可謂家門之榮。是歲公壽七十。因開壽筵。大招賓客。自親王大臣公侯伯。至親族舊藩士等。終讌四日。盡歡而罷。五月十九日。公發赴大森射的。俄發手指痲痹。左右扶掖歸。翌日寅刻薨。越五日。葬於白金興禪寺。依遺命。用神式。元配山内氏。土佐守豐資女。繼娶松平氏鈴子。長子茂憲嗣。爲元老院議官。子男女若干人。公爲人英毅。臨難不動。知人能任。容貌嚴正。而寡言語。夙盡心海防。洞察時勢。先諸藩鑄砲熕。更革軍政。專行洋式操練。教諭汎得。公斷不疑。在藩之日以奉幕府撫士民爲己任。旣奉幕府。即所以奉天朝。當邊海多事。朝幕不協之際。竭死盡力。朝廷卒諒其忠。天下皆稱其義。無他。一誠之所格也。公重學術。暇則到國校。命儒臣講經。專主實學。務習詩及國歌。於武技。莫不通通。尤精騎法及劍術銃術。常以剛强率華族。敎授劍於學習院子弟。 天子於吹上禁苑觀競馬。特命公用舊式。公攬轡絕馳。莫其能及。時年踰六十。其健如此。性至孝。事母壽太夫人。自少至老。色養不衰。疾病躬進湯藥。衣不解帶。既葬每歲拜墓。不以風雨廢。 叡聞。而褒賞賜物。憂舊藩士族失祿不能自存。設製絲場於館山。大興蠶業。以資生活。至今賴之。嗚呼公之鴻美偉績。雖萬世不滅。而遺愛之在斯者。則歸然歟。久而彌新。於是士民相謀。建碑于故城址。以表追慕之誠。來請余文。余不才不能發揚公盛德萬分之一。唯以與公交有素。誼不可辭。聊就公履歷。叙其顛末。銘曰。

烈烈藩侯　丁時艱屯　忠節不渝　以報皇恩　無偏無黨
勤王保民　身席榮寵　澤流子孫　內行旣備　智足先務
感人何心　匪伊盲論　南山白石　化爲豐碑　碑石有泐
高名難磨　秉彝同好　我來銘之　黃絹幼婦　視此令辭
文章華國　求若忠孝　此邦之人　是則是傚

大清出使日本全權大臣合肥李經方銘

故田原藩老渡邊先生碑銘　　　　甕江　川田　剛

昔者江戸幕府秉政。海禁森嚴。外國通商。獨許荷蘭。而邦人讀蘭書。特取天學醫術。未有用此察海外形勢。資經國要務者。有之自故田原藩老渡邊先生始。先生夙通經史。又工繪事。以藩封臨海。尤用意海防。與蘭學者高野長英小關三英等交。使其翻譯地誌兵法諸書。又設尙齒會。延當世耆宿。相講習焉。及荷蘭甲必丹來江戸。就問西洋各國事情。著鴃舌小記。是時英兵侵清。勢張甚。欲使莫利宗航送我漂民。因求互市。甲必丹寄書報知。幕議仍拘舊例。固主擯斥。先生聞之。憂其或啓釁。爲草愼機論。而長英所著夢物語既已流傳於世。肉食者始知英國强盛。莫利宗亦人傑也。頗有所警誡焉。監察鳥居耀藏爲人陰險。以身爲儒家子。嫉視蘭學。

欲罪長英等。以妖言惑衆。未果。會與韮山縣令江川英龍。承命測量武相地形。英龍即先生齒友。用先生門客通蘭學者。爲屬吏。與耀藏識鮮不合。各製地圖上之。英龍所製殊爲精密有法。耀藏銜之。屆無何有市民謀往無人島。開荒者。耀藏探知曰。彼謀犯國禁。與外人貿易。爲蘭學者所誘耳。幕府因捕先生。搜索其家。獲慎機論稿本。鴃舌數文。事與市民無涉。仍舉稿中語。以不敬論。付藩主。幽之田原。先生謫居後。母甘旨不給。乃爲人作畫。門人福田半香在江戶。爲設書畫會。欲送所獲金以救其窮。藩吏或忌先生才。飛語曰。罪人爲境外交。幕府必責罰我公。先生聞之不自安。手書訣子弟以忠孝。又書不忠不孝渡邊登七大字。揮刃割腹死。實天保十二年冬十月十一日也。先生諱定靜。字伯登。一字子安。通稱登。號華山。又全樂堂。隨安居士。其先有田代翊者。事越後侯祿八百石。其子諱定眞。去仕田原藩主三宅氏。有故冒母姓渡邊氏。定

眞玄孫諱定通。字叔深。號巴洲。有學識。爲執政。娶河村氏。生五男三女。先生其長子。歷事藩主五世。起近習。歷納戶番頭諸職。至執政。進祿百石。初頑徵公卒無子。弟芳春君多病。諸大夫欲迎定與姓子。先生獨辯其非。不聽。既而姫路侯次子康直公入立。移芳春君於巢鴨第。以兄事焉。擧先生參內政。兼輔芳春君傅。尋命脩三宅氏譜。先生大喜曰。公旨及此。宗社之大幸也。於是往武州及參州。訪先公遺跡。參之舊記。并諸家九十餘卷上之。一日從容說公曰。藩祖備後公南朝忠臣。子孫綿々。世稱名族。今公異姓承後。事出權宜。公盍娶芳春君子。配以公女。俾忠臣血胤於無窮。公感悟。遂讓封於今正五位康保公。先生嘗巡視藩封。會紀國商船遇颶漂到。土人掠其貨物。紀侯遣人來責。辭累延。國境危懼。先生陳情幕府。百方周旋。事遂定。紀侯大喜。贈金謝恩。不受。固請不已。乃受而付之里長。充地方經費。海道驛站役夫不給。幕府命我民助役。

事遂獲制。先生爲請免之。海濱斥鹵。民賴魚鹽爲活。奸商謀堅固爲田以奪其利。賄請之藩吏。藩吏來檢地。物情騷然。所在屯聚。先生懇諭解散。因上書陳其利害。事又得寢。藩士游惰。文弱成風。先生鼓舞振作。演刀法。練銃陣。又頒諸國旗章圖於戍兵。以嚴斥候。先是連年不登。穀價騰貴。諸國盜起。先生建義倉。以蓄穀。未幾歲又大饑。康直公在田原。召先生。臥病於江戶邸。不能往。乃草救荒策上之。副以先賢論說數十篇。公採納其意。發倉賑恤。豪農大賈爭獻金穀助之。於是封內野無餓莩。幕府賜褒賞。其致力藩政率如此。先生生於寬政五年癸丑九月十六日。死時年四十有九。娶和田氏。生二男一女。男長一學。早世。女諱字昭卿。號小華。亦好學工畫法。初繼父職。中興補本藩權大參事。今茲丁亥受知。縣知事勝間田君。與福卿及舊藩士等相議。建碑於田原城址。馳使來求文於余。乃按狀。兼取故老所傳。以叙其概畧。先生職幹長

大。色溫氣剛。尤重忠孝大節。所交皆海內名士。兒時不喜弄戲。諸地名物形。觀者奇之。長好讀書。受業於鷹見爽鳩及佐藤一齋松崎慊堂。初欲爲儒。其友諫之曰。君畫才天授。儒術雖貴。不若學畫之易成。今家貧親老。盍由畫以資孝養。先生感悟。遂從宗紫山金子金陵學畫法。後入谷文晁之門。市版所鬻肖像燈彩。隨手貨寄。日獲若干錢。既而聲價踊起。役大作。一日觀洋製地球圖。慨然發憤。考索歐米各國政治學術。至繪事亦有所取焉。故其畫倣元明。別裁新意。花卉翎毛。山水人物。皆極工妙。門人椿山半香等。各得其一端。亦足以專門名世。然先生以畫爲餘事。晚志抽畫臘。心後畫俗。欲去後俗。當讀萬卷書。所著游相小錄。訪甌錄。鶏野紀行。日省課目等。藏於家。嘗獻其擬書於康直公。上書曰。臣幼就仕途。先臣定通掛病二十年。同胞八人。倚臣糊口。家計窮乏。曾畫自給。辛苦萬狀。但典籍性之所好。積年收藏。至數百部。而大抵手寫

鈔錄納之公庫。孫愧拙劣。然異日或有窮乏如臣者使其讀之。則臣陛下之赤血不爲虛散。至於當有一二可觀者。不幸歲饑。假冒換穀以賑窮民。亦臣之素志。而反本溯源。皆出公家餘澤。豈臣力云乎哉。嗚呼此可以見其平生矣。抑世之稱先生者。或知其藝術。未知其政績。或知其政績。未知其先見卓識。深啓王室中興萬國修好之端。設令其在今日。則功業顯赫。必有大可觀者。乃生非其時。奇禍亡身。惜夫。銘曰。

治世講兵　機察未然　非敢求名　晉酬國恩
偶生作詁　妙雖入神　非敢衒伎　以養吾親
市虎顚禍　白刃殺身　非敢輕命　惱累吾君
猗歟若人　忠孝兩全　豎碑深刻　傳芳萬年

故周防守松平公修塋碑　梧樓　那珂通高

明治元年五月五日。前周防守松平公卒于武藏川越城。年五十九。謚曰寬隆。卜葬仙波喜多院之地。既而撤藩令出。移家東京。因改葬西久保天德寺。而其舊臣留住城下者。追慕不能已也。將建碑表墓。具狀來請予文。謹按公諱康爵。字時中。號誠園。小字爾三郎。晩稱斯軒。十世祖諱忠次仕參河。以松平爲族。輔東照公有功。賜偏諱改康親。冒松平氏。居駿河三枚橋城。孫諱康映。封于石見濱田城。食六萬石。傳至諱康任。是爲考寬裕公。妣側室池宮氏。以文化七年生公于江戸邸。公年二十二。立爲世子。叙從五位下。稱左近將監。天保六年。襲封任周防守。明年移陸奥棚倉城。安政元年。以疾致仕。稱彈正少弼。弟衍若公諱康圭嗣。未幾。與其子令德公諱康寧相繼即世。今從四位公承其後。慶應二年。賜川越城徙焉。方公移棚倉城之時。天下大饑。而陸奥尤甚。又距濱田城二百餘里。士皆荷擔就路。困頓流離。僅得達境。則土田磽确。素不宜耕種。以故國無粒粟。道殣相望。人人悲泣。不知所出。公惻然曰。寡人且與汝同艱苦矣。即夜下令。減自抑損。綿衣布衫。食不重味。至夫人廢珥首飾。於是衆皆感奮。爭出求食山野。掘草根。剝樹皮。行歌相和。若不復知饑餓者。隣國傳稱以服其德。夫人稻葉氏。僑豐後臼杵侯之女。生一女。適從五位九鬼隆義。側室有子。亦稱彌三郎。先公卒。公爲人中毅而外温。喜怒不形于色。事親至孝。寬裕公老罹中風。不能步。公時親與侍臣舁與園中。以供行樂。其平居恭儉率類此。而愛士之篤。出於天性。宜矣舊臣之追慕不能已也。予索碑陰。不能爲公輕重。而公有述志詩。觀之足以知其爲人焉。乃勒之于碑。以代銘。

故大和守戸田忠至君碑　成齋　重野安繹

文久二年。宇都宮藩主越前守戸田忠恕。上書幕府。請修補歴代山陵。以表彰追遠大節。曰作興元氣。莫善乎忠孝。忠孝之道。在反始報本。若夫血氣小勇。輕進躁舉。非國家之也。幕府嘉允其請。命而家臣堪事者。以任其責。時忠恕年僅十六七。君以族臣。實主其謀議。先是君承重臣間瀨氏後。稱間瀨和三郎。至是復其姓戸田氏。特爲山陵奉行。代忠恕董涉山澤。以督其工事。明年神武陵成緒。叙從五位下。任大和守。賜俸二百人口。初外交論起。四方志士爭唱攘夷大義。君陰與其徒通聲氣。又造館林人岡谷繁實於京師。就所識公卿具陳關東形勢。請勅使東下。會幕府奏請女降嫁之議。以鎭物情。君洞見虛實。竊俟時運之至。既而幕府緊逮捕有志徒。宇都宮藩士大橋順藏。岡田眞吾。松本鋼太郎等亦皆下獄。君度事不可爲。慨然飜其志。曰勤王之實。豈特在攘夷。乃佐藩主忠恕。大釐革藩政。異日山陵修築之功。全發源於此焉。當此時。幕府政衰。海内多故。君一意從事山陵。修復神武以下一百餘陵。

至慶應元年。其功全成。製新舊二圖。獻之。天子嘉尙。特班列侯。賜
尺天顏。拜受御劍一口。幕府亦賜裝刀。貲之。尋分給宗家封一萬
石。追贈其祖忠文從四位下。忠恕亦恩賜御劍一口。蓋皆異數也。
嗚呼山陵之荒廢久矣。及德川幕府興。稍禁其採樵。至元祿享保
之際。常憲有德二公。始圖其修築。後數十年。蒲生秀實者出。著山
陵志。以倡乎天下。秀實宇都宮人也。然未得施行。至君而其業全
成。君之功偉矣。是年十二月敕曰。諸陵頹廢。多歷年所。爾忠至跋
涉山林。披榛搜窮谿。所在修補。至百有餘所。眞僞不謬。古制無失。嘗
朕之世。舉數千年之廢典。遂追孝之叡志。朕甚嘉之。爾忠至爲官
武感深遠。忠孝兼全。因賜鞍置御馬。二年十二月。孝明天皇崩。君
奉命司大喪事。三年八月。幕府廢貢獻米。以山城全國租代之。移
隸下士采邑在山城者。君與松平慶永。周旋有力焉。是年冬。大將
軍還政。京師騷擾。君抵泉涌寺。守護山陵。明治中興。歷任參與以
下諸職。以十六年三月三十日。進從三位。是日薨。春秋七十有五。
特旨賜祭粢金。某日葬東京谷中天王寺塋域。君嘗語子忠綱曰。
忠至以不敏。奉仕天朝二十年。朝恩優渥。不知所報。獨至山陵一
事。則奉從列聖之靈。聊表臣之微誠。況荷先帝殊遇。得身與大喪。
忠至死之日。獲葬邇於泉涌寺中。從先帝地下。吾志願足矣。汝
宜爲我哀請。於是忠綱以遺命奏聞。　朝廷感其至誠。特允之。今
瘞齒髮於後月輪東山陵側。忠綱感激因欲建碑勒其事跡。事聞
又賜金若干。君諱忠至。戶田氏庶流。考諱忠舜。稱主計。君其第二
子也。年十歲爲木村某養子。木村氏幕府騎士。祿薄家貧。米鹽瑣
事皆躬操之。艱苦萬狀。不可言。居十年。終離異。然其練德性。通下
情。實在此時云。初宇都宮藩。方修山陵。勤王事。會有野州暴徒事。
幕府因削其封二萬餘石。命忠恕屛居謹愼。君深歎之。因朝紳哀
訴切至。　朝廷乃諭幕府。令以山陵之功復封地。幕府不奉旨曰。

若賞山陵之功。當別賜忠至三萬石。君聞之曰。山陵事宗家之功
也。宗家而不復封。臣何心拜受三萬石。　朝廷嘉之。賜命幕府復
舊封。釋忠恕謹愼。君爲人明敏。而寬容能使衆。尤能洞見時勢。歷
路危機而不蹶。初在藩。理財務。興文武。士風爲之一新。嘗斷獄。數
日而放歸百五六十人。獄舍爲空。皆據爽論讞。江戶人心恟々。君
因勸都下一豪商。移其家宇都宮。置支店江戶。以避災難。或問
其故。君莞爾曰。渠富擁巨萬。一旦變起。萬金之資可立辨。其幾乎
見其機如此。故能排衆難。以成就不朽盛功。起身於陪臣。以　朝
旨直列封侯者。終幕府二百餘年之世。蓋君一人而已矣。君有三
男三女。長曰忠綱。承後。次曰與朝。出嗣秋元氏。銘曰。

忠孝定基　經綸家國　皇志以成　皇德赫々
榮寵萃至　誰曰其盈　乃心乃身　不離陵側

藤森天山先生墓表

甕江　川田剛

安政戊午黨人獄興。自公卿大夫以迄士庶人。株連蔓延。獲罪者
數十百人。而吾天山先生與焉。當此時。權臣專政。忌正議者。寇讎
不啻。以先生一代名儒。言論文章足鼓動人心。故爲其所忌尤甚。
酷吏承風。鍛煉羅織。欲處以重刑。而事無絲毫實。乃指摘官語爲
誹謗時政。以逐之。居數年。權臣斃。黨禁弛。先生特赦放。臥病於家。
人皆須進用有日。而遂不起。悲夫。先生諱大雅。字淳風。姓藤森氏。
通稱恭助。號弘菴。晚更天山。江戶人。其先出自信州諏訪神祠大
祝。五世祖諱岑興。以箏解留。仕登間城主井上侯。曾祖諱貞整。傅
公子。及公子出嗣酒井氏。傅家長子以隨。子孫分仕。各襲其職。祖
諱貞武。父諱發正。去酒井氏。更仕小野邑主一柳侯。母堀越氏。先
生少好學。壯勵志操。雖在下位。不忘天下之憂。甫弱冠。承父後。爲
右筆兼世子侍讀。世子嗣立論事忤權貴。致仕去。會年穀不登。物

僨膠固。先生孥累數口。家無擔石儲。而舌耕筆耘。講誦不輟。意晏如也。天保甲午。土浦侯延爲賓師。參以學政。延兼治藩務。興文教。革吏弊。功効漸見。然以先生寄寓用事。俗士不喜。流言沸起。乃謝病去。侯思其舊勞。給廩三人。弘化丁未。移家江戶。聚徒教授。弟子益進。侯伯執贄問道。諸藩執政往々有就詢事者。嘉永癸丑。墨夷以軍艦。來乞互市。有司疑懼。頗爲其所凌壓。先生憤激。著海防備論二卷。既而水府烈公有旨。徵白時務。先生著芻言六卷上之。讜論明快。切當時病。公甚獎焉。當此時。先生名播海內。大國或有厚禮招之者。固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吾不欲事二君。公聞而益賢之。給廩十人。有所疑。則使人就問焉。世以爲殊遇。以寬政己未三月十一日生。以文久壬戌十月八日歿。享年六十有四。是月十三日。葬於麻布丱溪寺先塋之次。先生博覽洽聞。於書無不窺。然不屑々乎訓詁。特以氣節文章自許。嘗曰。士不幸不得志當時。則宜立言傳不朽。若夫一身存歿。無所輕重於世。不足取也。初寬政三博士。起於古文壞滅之日。推尙韓柳歐蘇。以矯蘐園餘習。而碧海柴氏。豐山長野氏實承其傳。先生師事豐山氏。周旋於碧海。最崇信。施諸實用。益講求而加精焉。以故其文嚴於法度。而詞旨流暢。氣格調雅。並得唐宋大家之旨。詩亦參酌歷代。兼取其長。皆托深遠。鬱有古色。尤妙於五言古風。又善筆札。晩歲居田野。聲價益重。四方之士。識與不識。聞風欽慕。爭趨其門。先生坦夷待之。論文吮筆。言笑啞々。終日不倦。人服其雅量。然而中心有確乎不可拔之節。先是先生下獄。物議洶々。禍在不測。先生泰然不動曰。吾得與范滂偕遊於地下。亦一快矣。且死生有命。吾將委命以待天定之日。嗚呼先生之言。在耳猶昨日。而今則世局一變。黨人赦脫。而向之用事者。削封奪秩。貶黜殆盡。豈非所謂天定者耶。然則先生遭際。一浮一沈。有足以徵世運隆替者。其跡固宜錄於大史氏。況文章傳世不朽者在焉。尙何待刻碑表章。但世之稱先生者。或訛傳失實。故謹從遺命。畧撮其行事。以揭於墓上云。先生先娶池田氏。後娶三阪氏。三男一女。長曰遜承後。次曰逸出嗣尾江川氏。並仕藩府。女曰從早亡。女適前田氏。所著有弘庵文集。春雨樓詩集。及雜錄若干卷。

故警視總監三島君神道碑

成齋　重野安繹

故警視總監三島君薨之明年十月二十三日。正値周歲祭辰。警視廳官吏及有志者。胥謀碑其神道。屬余選文。余與君少相識。及君官於朝。每有紀述事。使余把筆。碑亦之請。其何可辭哉。謹按狀。君諱通庸。初稱彌五郎。後更彌兵衞。姓越智。系出自大小市命。以三島爲氏。世仕鹿兒島藩。曾祖諱通高。祖諱通庸。考諱通純。稱彌右衞門。妣池上氏。生二男一女。君其長子也。君爲人眉秀眼巨。少而英爽有大志。及長容貌魁偉。豪邁而機警。果斷而周密。居常以勤王愛國自任。文久年間。內外多故。藩侯有事於京師。君屈指西上者二次。奔走國事。物議喧騰之際。愈發投機。周旋甚力。戊辰役起。從王師。轉戰越後會津。既歸。會藩主奉朝旨。釐革官制及諸政。擢君任會計奉行。君素崇神道。改政之初。主廢佛說。議定神葬式。明年爲都城地頭。都城藩之雄鎭也。時邑主新廢。管轄藩廳。其士民率戀舊主。不服新治。君就任首行均田法。開墾新道。轄下益騷然。君銳意斷行。不動聲色。衆乃悅服。明治四年有內命。任東京府知事。辭而不拜。十一月補東京府六等出仕。數日任權參事。明年五月爲正。君之在府職。適京橋市坊失火。延燒數千戶。官因出金三百萬圓。將改屋制。爲煉化石若石造。時論或沮之。君百方辨斥。遂行其事。又引海潮於城溼。以防汚水腐敗。泥沼壅之說頗以竣。十一月任教部大丞。君以謂築國體在振國教。欲振國教。宜崇天

祖。謀諸西郷參議。欲作一大山丘於皇城側。山上建黃金神殿以率皇大神。山下集諸宗本山。充其補翼。以張國光。事雖不就而世人服之頗知縣本之志焉。七年十二月兼任酒田縣令。八年六月兼五等判事。十二月爲鶴岡縣令。兼判事如故。尋辭兼官。九年八月爲山形縣令。山形地連岩陸越三國。山川隔絶。道途險惡。君以爲欲進民於開明之域。以修道路爲第一義。乃與議大久保內務卿。是年九月始鑿栗子隧道。歷五歲功始竣。其他關山三崎雲根諸道。相繼而成。十四年車駕北巡道山形。勅褒修路諸件完整。賜銅花瓶一雙。又賜錦一卷。賞栗子隧道之功。賜之名曰萬世大路。十五年一月兼任福島縣令。七月罷山形。專任福島。十六年十月兼栃木縣令。十一月進勅任。君在福島栃木兩縣。亦首修鑿道路。其在山形新道廿一。長八十里。修繕者九。長六十三里。在福島新道六。長八十七里。修繕者八。長七十一里。在栃木新道二。長

四十三里。修繕者十。長卅里。三縣穿隧十。架橋百七十二。於是下毛東北峻。平坦通。風氣貿流。運輸便利。行旅得安行者君之功也。十七年十一月。補內務省三等出仕。爲土木局長。十八年十二月任警視總監。十九年五月敘勅任官一等。七月兼建築局副總裁。十月敘從三位。廿年五月以特旨列華族授子爵。九月辭建築局副總裁。二十一年八月罹心肺疾。至十月病漸重。勅使訪問賜物。皇后亦賜使及物。二十二日進正三位。敘勲二等。賜旭日重光章。翌日遂薨。年五十四。賜祭資金三千圓。皇后賜五百圓。某日以神葬式葬青山墓域。君任職事。膽氣滿身。勇往直前。雖有沮難窒礙。而客不屈撓。必遂其志。而凡幾察微擧無遺策。用人信任無貳。終始弗渝。使親其才能。以放其事。雖始難後竟得如意。山形新道之擧。士民異議紛興。務治不可爲。君毅然不動。五年之久如一日。民始而怨。中而疑。終而悟。今則車丁輓夫。皆手額曰。三島公之賜也。

其於福島栃木亦然。然三縣治蹟固不止道路一事。興學勸業。凡百事務。可擧者不可勝計。今特揭其最大者云。迨爲警視總監。大革本廳體面。紀綱斯張。條目随擧。施設之法。燦然可觀。嗚呼方今國家事務多端。膽力之壯。才幹之富。如君者不可一日無于朝廷。而天遽奪之。可不痛惜乎哉。君性不喜虛飾。自奉甚薄。雖盡力工事。所居茅屋竹椽。如野人居。其臨工場。衣短與垢。躬執畚鍤。與役夫雜作。雖人止之不顧也。幼受劍法於小野鄉右衛門氏。學經傳叮田二郎四郎氏。所著有四書近思錄孝經及靖獻遺言等注解。隨雜徵傳集參考。又好讀國典。時詠和歌自娛。晚年著國之姿一篇。以諷世。其意在振起名教也。夫人柴山氏。名和歌子。君有六男六女。長子彌太郎嗣。次彌次。次彌六。次彌吉。次彌彥。次彌十二。長女曰國子。次蜂子。次竹子。次鶴子。次千代子。次重子。銘曰。

萬世承賴　維汝之功　萬世大路　永詔隆崇

禹平水土　菲食卑宮　胼胝竭力　先聖同軌
青山之原　佳城鬱葱　仰瞻短碑　萬世所崇

高山仲繩祠堂記

甕江　川田　剛

今上登極之元年。幕府奉還政權。二年王師敗亂于伏水于甲野越奧。五年秋列侯納封土。乃廢二百六十二藩。更置三府七十二縣。是冬前岡山藩大隊長水原君久雄擢任三瀦縣參事。初下車首訪高山仲繩墓。曰國家中興。雖由君明臣良。諸藩效力。抑亦草莽義徒。講明名分。振起士氣之功居多。而仲繩實爲首唱。向者官餼其子孫。旌表其閭。今此瘞骸之地。而無所表顯崇飭。可乎。於是君與其僚屬及管內好義者。捐貲鳩工。前久留米藩知事有馬侯亦出金若干圓。贊其擧。以建祠堂於旗崎。介權少史金井君。請余文記之。夫仲繩曠世偉人。而先儒錄其事者。前則淇園栗山石梁

茶山。後則幽谷復堂山陽拙堂。有序有傳。有祭文碑銘。多且備矣。顧獨未推究其所以死。或目爲病風喪心之所致。余竊憾焉。盖仲繩忠義根乎天性。而其先又殉節南朝。嘗讀太平記。大有所感憤。當是時。光格天皇在位。妙齡英發。佐以九條中山諸公。而幕府則大將軍俊明公。能任田沼意次。群小弄柄。綱紀大紊。仲繩謂此可以復王權矣。乃託名文事。周遊四方。觀地形察民情。每遇人輙論王覇。以陰募同志者。既而公薨。文恭公繼立。黜意次。用松平定信。拔賢茅茹。百弊頓革。德川氏之業復興。於是仲繩自知其時機未至。殺身以滅其跡。昔者後鳥羽上皇遣書走者押松。歷說東國。後醍醐帝藏人頭藤原俊基佯爲修驗者。巡察諸州。今仲繩之所爲殆有類焉。向使其遲疑偷生。爲府吏所逮捕。則承久元弘之變可立而待。何其見幾之早且明也。或謂其不受勅而妄動。是亦過矣。何者事成則功歸朝廷。不成亦害止一身。又安問乎其受勅

與否焉。且夫九重深嚴。尊卑懸隔。而仲繩以東鄙一匹夫。納交公卿。非得竊窺天顏。則承其密旨以奮發。故亦未可知。不然其將死寸裂手記。以投水中者。何也。其東向遙拜帝都者。何也。其告諸海內豪傑好在者。何也。嗚呼仲繩之死止數公卿流竄之禍於當時。下啓志士勤王之端於後日。其忠不愧藤原公。而其智則果決矣。萬非押松輩之所企及也。記不云乎。以死勤事。則祀之。余既感仲繩之功。又嘉是擧之合乎禮。故據其跡推其心。以表章其成仁取義之美。如此。三潴縣者舊久留米藩。而桃崎在縣治東一里。先是有馬侯祀仲繩於此。又築招魂場。以合祀癸丑以降。其藩士死王事者三十八人。吁此三十八人。東西馳驟。蹈白刃冒銃丸。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亦安知非聞仲繩之風而興起也

故長門藩老福原君墓銘

秋琴　長松　幹

自古忠義慷慨。忘軀赴難。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者。其志洵可哀也。如故長門藩老福原君。亦其人歟。君諱元僴。字敬夫。通稱越後。號翠崖。姓福原氏。世食周防宇部邑一萬石。其系出自大江親阿公。々十二世孫。諱貞俊。輔藩祖洞春公。以材武聞。貞俊孫諱廣俊。逮事天樹大照二公。與益田元祥並爲功臣。稱曰兩家。其後十一世諱親俊。於君爲考。君實德山藩主毛利君諱就馭第三子。初爲佐世氏嗣。安政五年。親俊歿而無子。忠正公命以君承其後。蓋慨然動也。當此時。幕府專決外事。列卿奉敕。多罹奇禍。朝野騷然。君帥藩兵。守兵庫港。居一歲。退爲當職執政也。文久二年。忠正公奉詔。入京。參預國事。君爲留守。是歲。改革藩政。召執政數人。君與益田親施國司親相等。並膺其選。遂遷藩治於山口。君經始之。又兼周南海防事務。尋改山口小郡宰。督諸隊總轄。赤間關之役。　詔褒公功。而幕府忌之。百方搆謗。慫動　朝廷。以事疑今三條相公以下

朝貴數人。俾公父子參朝。又逐宿衞藩兵。從是罪責日至。一藩疑懼。奏疏十數上。不報。明年夏。君赴于幕府。路過伏見。會藩士亡命。聚山崎者數百人。將訴公冤於　闕下。君聞變。馳赴。公亦使親施親相迫至。三人懇諭甚力。而衆不從。君乃就伏見率行林忠交。陳疏藩情。乞有所奏請。二論不報。遂令日亟收亡命去。遲疑不決。兵然立至。衆聞之。讙呼皆叫。君等相謀曰。公冤不白。非　朝意。我雖宜除其首謀。而後就戮于　闕下耳。乃遣守護職松平容保。請緣引相見。不聽。於是部勒其衆。分道向都門。戰迭不利。乃退至天王山。欲自殺。君仰天而歎曰。一死自潔。嫁禍于公。可乎。不若歸有所歸。而使公有辭也。遂與俱還。引咎待罪。公幽之德山。及幕軍來討。君與親施親相皆處死。兵備解。實元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也。時人爲之欷歔流涕。皆哀其志。迄今猶稱三大夫云。君在職十四年。忠誠奉上。恪勤持己。不以利害難易爲趨舍。其犯罪殺身。亦出

于忠義憤慨不能自已。其志洵可哀也。然自君死後。一藩忠憤之氣。日益激旺。四彊再啟兵。堅不屈。以際中興之運。而公勳敍者平天下。嗚呼是可以慰君志矣夫。君以文化十二年八月廿八日生。享年五十。葬于巴菜寺。配桐杜氏。女二人。養栗屋親睦二子貞通。爲子。以次女妻之。長女適佐世親虎。貞通學于英國。歸爲判事。數年卒於官。其子某尙幼。銘曰。

嗚呼時兮　其屯可悲　嗚呼志兮　其人可知
皇道中興　公勳有光　君雖死矣　可謂不亡

參事院議官水本君墓碑銘　成齋　重野安繹

君諱成美。字君之。號樹堂。通稱保太郎。天保二年五月十五日生于江戶二本松。甫五歲。母氏授三字經。一再讀卽詳記。不差一字。母氏奇之。謂是子可以成大業。遂使專力於文學。七歲從西島蘭溪受經。就宋呂用。未嘗不一日往學。鄉里稱之。後入松崎慊堂門。慊堂歿。遊昌平黌。爲經義掛。蓋命長。居黌九年。歸家。承徒敎授。諸侯聞其名。厚幣聘之。而後數藩。君皆不應。終釋褐于臨藩。盖有所擇也。時文久癸亥。君年三十四歲。班小姓組。賜祿百石。受命纂修大日本史續編。慶應丁卯以赴鹿兒島。賜宅城北。與余及今藤君容任藩律改修事。會伏水鳥羽兵起。大政歸朝。君至京師。明治元年九月爲徵士議政官史官。十二月召至東京。明年正月任昌平學校教授。尋遷大學大博士。刑部大判事。三年坐事降級。爲中判事。明年遂免。君自爲史官時。奉命勘査刑律。參酌彼此法例。亦稍多年。至是新律綱領成。賞勞賜物。四年復起爲東京府權典事。五年爲正院補司法省五等出仕。任權大法官。六年爲正。八年任四等判事。九年陞議官。敍從四位。十四年轉參事院議官。十五年敍勳三等。十七年罹疾。七月二十八日特旨敍正四位。尋一等官。賜

年俸四千五百圓。是日卒於本所二葉町私第。勅使臨第賜賻。又賜祭粢料千五百圓。三十一日葬二本榎明保寺。年五十有四。配谷口氏。生一女。名阿紅。先歿。繼室松田氏。無子。養小橋勳二子豹吉。以阿紅配之。又養今伯兼豐長子兼孝。以養女阿兼配之。別爲家。養女阿玉適出淵顯章。君姓源朝臣。稱水本氏。其先世未詳。曾祖某。從師任撿校。天明初歿京師。祖辨凝君名愿。本姓松本氏。上野人。爲撿校君養子。辨凝君受學片山兼山。能書。工象棋。下雄二本松。從學者甚衆。有女弟子香野者。幼而聰慧勤業。辨凝君愛之。養爲子。卽君妣也。本姓北郷氏。比十六歲。仕戶澤侯後房。爲帖筆。既歸。以羽賀氏子茂七爲贅婿。生君。茂七有故離異。母氏乃寡居育君。佐辨凝君授子弟。辨凝君溫恭容衆。母氏嚴正敎事。君生長其間。溫恭似祖。而聰敏似母氏。志專於一。作事不違弗措。至廢食共廢其治學。初主考據。篤往經子諸書。滿幅蠅頭。朱墨錯雜。鉤乙左右。既有成書。入昌平黌學。爲文詩。日課數篇。未周歲。稿積作堆。及仕朝。治刑書。三律以下和漢律例註疏箋釋之類。涉獵殆遍。終究編成大典。其專於所修。而不他顧者。蓋天性也。性又愛花卉盆島。少時講毛詩。凡詩中草卉。隨得栽之園中。以備質證。在昌平亦如此。晚年益大集奇草異卉。一種概數百品。四時其不有花。播接灌培。必躬親之。雖花戶老匠。不能及。每至花時。招賓俠賞之。宴飲迷日。許衆庶來觀。於是本所花園之稱。喧傳四方。君淡財利。不屑屑治生。俸貲皆弊於爲卉。常假貸以足之。及卒家無餘貲。同僚知舊協議建墓碑。以余與君相交最舊也。見囑銘。君少余四歲。同學昌平者四五年。時辨凝君老。母子貧家。視余二人。猶兄弟。俾相親相益。後又仕同藩。雖東西懸隔。事必預同。戊辰之役。君在藩謂余曰。此不可以安坐。卽赴東上。大學之興。法曹之設。皆與有力。終至拖朱紫於殿廷。受一等之銜。可謂不負其所學。而祖妣亦可

以無愧地下矣。君與人論詩有法。性褊急者。投以莊子類。迂緩者。投韓非類。故門下各成其材。多登貴仕。所著經子箋注。詩文。雜著。若干部藏家。銘曰。

談詩論律　兼之者希　起身來徵　翺翔丹墀
生榮死哀　儒林發輝

岩瀨肥後守碑　　介堂　永井尚志

岩瀨鷗所君之舊臣白野夏雲一日携其行狀訪余。曰鷗所之死。距今二十三年。家道衰替。將無傳于後。因欲建石刻其遺行。請爲之銘。嗚呼余之與鷗所君。平生之舊。情義之故。出處之同。有不宜以不文辭者。初余知君於昌平學校。一見如舊。磋磨切劘。其誼則朋友。其情則兄弟。及就官。又同趨走殿廷。戮力服勤。作榮作悴。遭遇又如合符。有不偶然者。而君獨一屈不伸哀哉。君諱忠震。字善

鳴。號蟾洲。後改鷗所。爲林述齋先生外孫。好學才識明敏。癸卯及第。爲教授。阿部閣老嘉其才。擢徒頭。累遷監察。方此時。米國軍艦來浦賀。幕廷漸多事。革俗弊。布新令。築砲臺。鑄巨礮。製大艦。傳海軍。衛術之業盛興。而君無不與其事。拮据不暇。又外國使船之來求交通者。無論池口迴避。令君爲之迎接。故以特旨叙五位。時幕議與朝旨有不相協者。堀田閣老。到皇都。辨宇內之形勢。陳和戰之利害。欲以適時變全國威。而群議蜂起。遂不協同退還。外國率行。與英米佛魯蘭五國和親貿易條約。定其章程。轉作事率行。君之在憲臺也。其所建議。斷利害。明是非。必盡其所見。不肯希旨曲從。又有藻鑑之明。常汲汲於獎才取士之事。故幕末知名之士。多出于其識拔。其於國家。可謂勤其分矣。既而以幕所廷論。有忤權貴之意。落職廢錮。不許與人交通。於是絕意于人世。益讀書講文。時發憤於歌詩。以自遣。不區々爲子孫之計。殆若欲傲游卒。

殘者。文久元年七月。天奪其壽。以病卒。享年四十四。謚曰爽快。葬白山蓮華寺先塋之次。君元設樂氏。岩瀨忠正養爲嗣子。配其長女。後娶津田氏。三男皆早卒。六女。其三適人。銘曰。

於戲爽快　其貌也揚　眉秀眼明　才敏氣昂
臨事勇往　什不隄防　敵機忽發　垂翼臥床
納意丹霄　追倪塵黄　不怍不愧　爰鐫其藏

宇喜多一蕙齋碑　　秋琴　長松　幹

明治十三年四月。宮內省召宇喜多可成。傳旨曰。汝父捐身報國。皇上哀憫。賜金若干圓。以充祭資。可成拜賜感泣。退而囑幹曰。先人之忠。今蒙褒彰。欲勒石垂後以紀聖恩。請爲撰文。幹嘗受翁知。又詳其爲人。乃不敢辭。翁諱可爲。號一蕙齋。京都人。其系出自南朝忠臣備後守兒島高德。而中納言秀家七世之孫也。考諱

博文。妣上田氏。翁性豪爽。尚氣節。慨　皇運衰頹。有挽回之志。常指傳家寢衣曰。報國興家。唯汝之依。初翁學畫于田中納言。後取法藤原信實。別出機軸。聲名籍甚。嘉永中。奉　勅畫御屏。稱旨。賞賚甚渥。先是。翁在江戶。會米利堅遣軍艦。來求互市。翁謂其子可成曰。此繩祖武之秋也。然攘夷大事。非藉力錦旛右族。不能成功。長侯其人也。乃至其邸。請以其子加軍伍。既而幕府修好。翁憤悒不樂。有乞畫者。輒作神風攘夷圖與之。及歸京。因某公上時務策一道。議論剴切。　先帝聞是爲誰。某公對曰。畫御屏者也。　先帝大嘉之。翁聞而益感激。屢上疏言事。安政戊午。京人獄興。幕府執翁父子。檻致江戶。一日放因對簿。翁父子執義不屈。有一儒生。辭稱涉兩親。翁反含大罵曰。咄彼非夫也。可成柔與儒生辨。翁隔壁呼可成曰。汝速與彼絕。汝不與彼絕。則我與汝絕。因論君臣大義。叱咤之聲。達于外。翌年獄決。翁沒其田宅。放之。翁在囹

因罹疾。既而益劇。遂不起。實安政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五。葬京西禪光寺。翁教子弟嚴。必先授孝經曰。嚴可以補名教。古者工執藝事以諫。紙緣吮紅。以悦人目。非我徒也。嘗作孝經圖獻于　朝。以寓規箴。里人亦化其風。多以孝聞者云。可成爲嗣。氣慨有父風。今列山口縣士籍。銘曰。

至誠勤王　一死自誓　餘事丹青　亦稱絕藝
名門之後　忠臣之裔　千古流芳　嗚呼一歎

飯山松林先生墓碣銘

胡　長　誠

先生諱漸。字伯鴻。稱廉之助。松林氏。其先筑後人也。父杏哲翁業醫。寓我大村。娶森氏。俱遊筑前。居數年。復來寓焉。先生生于筑前飯盛山下。因號曰飯山。幼而穎悟。有神童之稱。嘉永甲戌年甫十二。公召見出所刻書。試之。卒篇不誤一字。衆皆驚異。乃受業於教

授片山冬嶺。壬子之春。老公赴江戶。先生扈從焉。遂留學于安積艮齋之門。艮齋奇其才而器視之。後入昌平黌。識見宏博。文辭爾雅。一時才俊莫出其右者。在府下八年而歸。公命爲教授。賜食祿六十石。列上士。先生謂教授任重。非少年淺資之所勝。懇辭。因更遊京坂間三年。況交關西之名士。大究其業而歸。公申以前命。尋又參政務。先生聰明敏。於庶務莫所不通焉。而專以振起士風。挽回頽俗。爲任。如尊王室。攘夷狄。其尤所急也。其出入政府也。抗議敢言。義之所在必竭其底蘊而已。在職未幾。子弟稍尙廉恥。而國藩始知攘夷之爲大義矣。然而小人之情每與君子乖戾。彼親先生之新勵不已也。殆若無所自容焉。蓋未或一日安也。慶應二年丙寅正月初三夕。先生以例上城歸將及其家。有人從暗中躍出。揮刃斫之。從僕駭入告。舉家趨出視之。則先生按刀踣於中路。竟以殞焉。隣里聞變來救。則賊逃逸莫及。明日門人追索諸柴賊。

公亦大怒。令群臣面晉討賊。而其蹤跡極隱秘。未知果出何人也。越二月二十有二日。殆捕賊數名。後又捕十數名。訊鞫悉服其罪。其爲計至姦。聞之愀然可爲寒心焉。乃梟其首從。一由刑典。凡五閱月而平。噫先生之罹禍也固不幸矣。然有斯變而人心一定。國家益固。先生可以瞑也。戊辰之秋。釋菜贈爵。特贈參政格。褒其忠勤也。是歲也。實幕府滅而王室起。先生不及見之。惜哉。先生以天保十年二月十六日生。享年二十九。娶片山氏。無子。弟義規嗣。向者葬先生也。門人欲表其墓。比年兵馬倥偬不果。今茲秋乃克樹石而表之。且勒碑以圖不朽。銘曰。

上帝降才　正斯民則　大義以明　廉恥成俗
嗟彼兇頑　寧爲鬼蜮　傷賢害忠　朋比誤國
天網雖疏　非漏亂賊　是首是從　兼糾並殛
邦家既乂　褒贈日溢　於戲先生　百世仰德

林研海墓銘

敬宇　中村正直

君諱紀。姓林氏。號研海。前宮內權大侍醫洞海君之長男也。弘化元年甲辰六月十六日生於江戶兩國藥研堀。幼名紀太郎。年十三入鹽谷宕陰塾。學漢籍。聰穎強記。勤勉超衆。有奇童之稱。十八赴長崎。就和蘭醫博士明百學醫。十九遊學和蘭。乘帆船而發。或觸暗礁而毀損。或漂着諸島。得一生于萬死。或欠薪水食糧。困苦備至。經寒暑　北經一百六十二日之久。始得達于和蘭矣。先入來丁大學校。轉海軍醫學校。專修醫術。進益甚速。彼邦人無不歎服。學五年。遂成其業。明治元年戊辰。因國有變。六月乘佛國郵船而歸。會德川氏移住靜岡。君爲靜岡病院頭。四年八月擢陸軍一等軍醫正。敘正六位。六年五月任陸軍軍醫監。敘從五位。是歲和蘭亞丁之役。有命從軍試術。在瘴煙疫癘之地。盡力治療。殆五閱月。遂病而歸。後和蘭國王贈君以寶牌。八年爲陸軍本病院副

長。十年西薩之役。爲征討軍團軍醫部長。事定敘勳三等。既而進軍醫總監。敘正五位。爲本部長。十五年兼伺候宮內省。二品熾仁親王赴露國。君蒙命隨從。六月發橫濱。過伊大利。謁國帝。賜以勳章。事已理。君宿痾復發。八月三十日沒。享年三十有九。嗚呼哀哉。君眉目明秀而有光澤。性恢廓精緻重毅。不避艱難。聞其沒者莫不惋惜。特旨賜金若干。可謂榮矣。洞海君屬余作銘。余不敢辭。收淚爲之銘曰。

自幼立志　廿不暇逸　跋涉山海　屢列我行
一心盡職　三軍爲强　命數雖短　事業則長

殉節碑　羽峯　南摩綱紀

人臣之所重。在忠義節烈。如我會津藩殉難諸士。可謂能盡之者。幕府之末造綱紀內紊。洋虜外窺。狂頑激徒。乘其間。或嘯聚山澤。

或進犯禁闕。當此時。藩主松平容保公。守護京都。獨當其衝。拮据綢繆。不遑寢食。先帝嘉其忠誠。屢賜宸翰金帛以褒賞之。既事皆齟齬。遂爲戊辰之變。我藩首受海內之兵。於是壯丁出禦四疆。老少婦女亦執戈奮戰。破堅挫鋭。以拒强敵。死者殆三千人。夫食人之祿者。死其事。受人之恩者。不避其難。人臣之職分。諸士能踐之。一死以報其主。其忠義節烈。足以照千秋矣。抑方今日月清明。四海一家。猶之敵視者。皆握手笑語。共洽聖澤。而諸士獨不與焉。幽魂永迷寒煙荒草之下。吁亦可悲也。今茲庚寅。爲二十三回忌辰。大庭寺田津田鹿野諸氏。與同感諸人謀。建碑於越後新潟神宮教會境內。以弔其靈。使余記之。亦與諸士同遭戊辰之難。出百死得一生。今列朝官之末。頭童齒豁。而不能成一事。豈無忸怩哉。乃係之銘曰。

山河破碎　一死報主　其氣其節　維忠維武

嚴霜烈日　芳名萬古

時山君之碑　含雪　山縣有朋

余友時山君。戰死於北越之後十三年。余巡按北陸。途過小千谷。展其墓。感愴之情。有不能已者。戊辰之役。君與余將奇兵隊入越。五月十一日夜。共亂信濃川。視地形。將以詰旦砲擊妙見哨壘。奪旭山要地。君留宿榎渡。遂分先鋒。余因調發後軍。未爽君留書于余。以見兵進戰。遂陷旭山二壘。第一壘未拔。挺衆而進。中丸而斃。余途見其元。不覺泣下。我軍遂退守舊線。夫第一壘。賊所恃爲要害。如得拔之。取長岡如反掌。是君之所以銳進捐身而不顧亦可慨也。雖然無幾長岡平定。則君與有力焉。君諱養直。通稱直八。號梅南。長門萩人。與余同庚。爲莫逆交。爲人潤達敏捷有氣概。幼學文及武技。已漸然見頭角。長受業松陰吉田先生。後入江戶。游藤

森安井諸老之門。常慨王室之不振。憤幕府之專橫。奮不自禁。元治元年自京歸藩。從事於內憂外患。志氣益壯。人稱其可大用。遂中道而逝。余爲天下惜之。享年三十一。配某氏無子。頃小千谷人某々胥謀建碑。囑余於旅次。請銘乃作之銘曰。

嗚呼養直　天下之士　殞軀爲國　奉公忘己
嗚呼養直　死而不死

故高山知縣事梅村君遺愛碑　成齋　重野安繹

飛驒國居嶽嶽。地勢最高。山多美材。其民長工匠。古者貢匠丁京師。調俱免。飛驒匠之名著於天下。其府曰高山。幕府置代官治焉。明治初置高山縣。梅村君速水爲知事。山谷之民多陋俗。知有幕府。不知有朝廷。君發敎令。明名義。建學校。講倫理。設養老崇賢之典。敎勸儉。擧用有才能者。結鄉兵。修武備。縣內少田畝。米麥

不足。常仰給加越諸州。豪吏巨商。貨賂爲姦。君築堤防。墾荒蕪。救
抑兼幷。置常平倉。以備凶歉。尤勞心救恤。罷傜窮役。徧行管下。容
有棄兒斃於路。君見之曰。是吾過也。命吏殮之。爲立石以自責。其
用意親切。類如此。而民未知其便。目之曰天朝辨。豪吏巨商。無所
得私利。皆懷怨望。與京官嫉君才能者相表裡。讒誣百端。遂煽動
愚民作亂。逼縣廨。劫街衢。時君以事在京師。聞變馳歸。亂民發砲
拒之。君百方解諭。不聽。狂暴益甚。君被召至京師。拘于法司。遂致
於東京。數月罹病卒。年二十九。明治二年十月廿四日也。後十二
年。高山吏民。上書岐阜縣令曰。故知縣事。速水　朝臣。銳意爲治
而民人蹈常。不知新政之便。使君寃死於囹圄。自後化成政治。始
悟前非。憾君莅官之不久。而已無及矣。請卜地樹石。以表君德政。
縣令允之。於是相與醵金。將建遺愛碑於高山黃金祠旁。齎狀來
乞余文。君諱準。通稱準次郎。本姓沼田氏。水戶人。考泰讓。亦號山
公。殉元治之難。君其第二子也。初水戶奸黨。與藩吏比附。構陷正
議士。君平素主尊攘說。竟蒙嫌忌。召訊江戶市廳。將致藩邸。奸黨
欲中傷之。君乃出亡。屢變姓名。最後曰梅村速水。遂至京師。游說
名公鉅卿。君爲人誠懇。與人談時事。慷慨激昂。聞者感動。然至與
論得失辨理否。則痛快剴切。無所顧忌。故人又有嫉之者。王室中
興。徵爲內國事務權判事。東山道先鋒參謀。從總督岩倉具定。至
美濃。遂任高山知縣事。時明治元年三月。至翌年二月。而亂作。君
在任僅一年矣。守令之官。欲久其任。矧新政之初。人心易搖。即過
一變動。遂以罪其守令。則所謂鑿室于道謀者。雖飛驒匠之巧。豈
能遂其成哉。此地方任期例之所由設也歟。惜乎君不及此例也。
抑革新以來。地方變亂亦多。小則易守令。大則勞官兵。而民尚或
不悛其心。今高山吏民。追悔前非。思慕君德政而不已。其處心公
明。非復曩者山谷之人。君之所施設。於是乎驗矣。銘曰。

君之在任。民不革面。君之去世。乃革其心。
身殞命促。何必悲惋。化成俗變。功德在人。

吉田大八碑

靖廬　柴原　和

明治戊辰。東北擾亂。日尋干戈。而守義殉難。如舊天童藩士吉田
君。尤爲壯烈。君諱守隆。字有音。稱大八。吉田氏世仕羽前天童藩。
其先諱守綱。仕右府織田信長及內府信雄。關原之役。從信雄子
信良在岐阜。及城陷。守綱奉信良走依肥後加藤氏。元和初。德川
氏封信雄於大和上野。守綱乃奉信良歸信雄。信雄大悅。擢爲老
臣。食祿一千石。君其十世之孫也。父諱守寬。母山下氏。君爲人倜
儻有大志。講學嗜武。最潛心於韜略。文久三年。藩主織田信學知
其才可用。委以軍務。兼參藩政。爲養正館督學。君以身率先。士風
大振。無幾轉用人。又爲中老。明治元年二月。信學疾病。使世子信
敏朝京師。君固從焉。時東奧叛亂梗化。王師將發。命信敏爲總督
先鋒。信敏年少。使君代之。君從九條公在仙臺。莊內兵乘間掠寒
河江。總督遣薩長二藩兵討之。使君爲先鋒。敵望風退去。後又與
副總督澤宜　至新庄。敵復取寒河江。天童告急。副總督使君率
諸藩兵討之。君設寺津窪野目田井高擶擬增五營。夾攻上川拒
戰。已而寺津軍潰。敵進陷天童。信學遁于仙臺。君守窪野目。炮聲
在後。馳馬探偵。敵兵逼近。君率兵返戰。敵又別發兵。渡河來襲。君
且戰且退。至老野森。敵兵邀擊。彈丸雨注。君歎曰。身爲軍師。不能
勦賊。國破城陷。何顏見我君。將自殺。有安東功者。扣馬諫曰。勝敗
兵家之常。君何死爲。君而死。誰能爲後圖。不若投督府謀再舉也。
君乃脫圍。出匿柚家。遣功於新庄。謁按。副總督聞之。使功招君。途
遇援兵至。相共襲橫山。焚長谷。復天童。是時信學從九條公於仙
臺。仙臺兵變志援賊。要信學斬君。於是藩論洶々。君退居涂山。長

藩桂太郎。勸君趨新庄。君不聽曰。社稷已亡。寡君出在仙臺。今我避難苟免。人謂之何。吾唯有一死耳。太郎知其志不可奪。終夜痛飲揮淚去。庄內兵恐我不同盟。將來襲。夜相謀曰。夜寒不敵陽和以待官軍。乃通款於敵。敵不信曰。果然出大入首爲證。或謂君曰。時勢如此。盍投督府避禍。君慨然嘆曰。我首可以拯國難。何惜一死。乃出就縛於米澤兵營。見堀尾重興。論大義順逆。抗然不屈。重興感動。爲解其縛。六月十八日。幽君於天童觀月庵。君從容索筆。書絕命詞。遺書二子曰。予逢時不祥。殺身就義。汝等成長後。識乃父志。書畢。屠腹死。時年三十七。聞者無不悲泣。及亂平。 朝廷褒其節義。三賜祭粢。十有四年。車駕東巡。召其孤於山形行在所。賜謁。敕使臨祭。又賜祭祀。蓋特典云。嗚呼向者使君出投督府。不唯免禍。當取富貴。而不爲身計。一死殉難。何其忠也。予爲山形縣知事。君弟左文。請予文表之。乃叙其行實。係以銘曰。

維祖烈々　能淬孺子　崎嶇兵間　宗社有祀
維孫繩々　乃心王室　舍生取義　甘就囚桎
嗚呼祖孫　氣類感通　生死雖異　其義則同
予也不敏　職在敦風　勒辭貞珉　貸彼殺封

正五位山中先生碑　　　　鹿笙　西尾爲忠

明治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京都山中先生卒於東京。交友故舊。相與營葬。而歸遺髮於家。家人瘞之東山南禪寺天授庵側。建碑其上。求文於爲忠。爲忠辱受先生之知。誼不得辭。按先生諱獻字子文。號靜逸。又信天翁。祖諱某。考諱有功。三河國碧海郡東浦村人。世業農。頗饒產。先生少承先業。性特好文學。負笈出遊。後讓家於弟猶。來居京都。是時幕府失政。國事方艱。諸藩士志於勤王者。多集闕下。先生乃與結交。周旋於朝野間。遂爲贈太政大臣岩倉公所知。得與中興之議云。明治初年。以徵士登庸。任內國事務局權判事。累遷行政官權辨事。從 駕而東。進辨官事。遷石卷縣權知事。轉登米縣。攝行民部大丞事。拜御伏見閑院北白川三宮家令。未幾罷職西歸。時明治六年也。先生之爲辨官事也。即日敍從五位。其後以積年勤王之故。賜祿若干石。列京都府士族。至是以有位士族。家居。先生學通和漢。博綜文藝。所作尤多韻致。乞書畫者。常囹塞其門。而四方文士過都者。必投謁求見。先生不少拒。左右揮灑談論。各得其所欲。是以名聲益著。雖兒童亦知有山中先生也。先生晚築室於嵯峨而居之。曰對嵐山房。其初成也。 車駕適幸嵐峽。駐蹕山房。賜謁有恩賚。人以爲榮。先生天資忠淳。雖家居已久。未嘗一日忘 朝廷。及聞岩倉公薨。悲傷累日。自是氣力衰憊。自度餘命不久。欲一候於宮闕。遂治裝東上。舍於門人堀博家。居十餘日疾發。終不起。病亟。有 旨敍正五位。訃聞。賜內帑金

二百圓。蓋皆特典也。交友治喪事者。大抵薦紳貴顯。而自親王大臣。贈賻甚盛。及葬會送者三百餘人。咸欷歔流涕。可以想見其平生矣。先生卒年六十三。其葬在東京青山之域。配田中氏。無子。將以猶子爲嗣。銘曰。

溫溫其容　諤諤其言　進退行止　維道是遵
所謂君子　卽見斯人　瑞雲之岡　松茂竹繁
忠魂所遊　勒于貞珉　吾詞不飾　庶幾永存

正五位藤川君碑銘　　　　栖樓　金井之恭

野州土廣人稀。德川氏秉政。分封九侯。而麾下士采邑亦居多。其地犬牙交錯。姦猾無賴之徒。容跡其間。號爲難治。明治中興。首置日光縣。及後置櫪木縣。始統轄全州。監牧此州者。非精敏強幹。兼資文武。且久其任。則難望其效。余徵故縣令藤川君而知之矣。君

謙爲親。稱敬六。藤原姓。佐賀藩士諱廣文君之第二子。幼喪父。仕藩爲學校會計吏。遷監察及軍艦會計吏。又督陶工於大河內邑。明治元年王師東征。君承藩命。以隊長從軍。八月至宇都宮驛。朝廷擢爲眞岡縣判事。時德川氏通逃之士。潛伏各處。伺機竊發。日光。即德川氏祖廟所在。是以其士民往々戀慕迷於向背。乃勅鍋島幹爲本縣知事。收日光。幹行監。君挺單身往探事狀而還。寄與知事率結城古河二藩兵再至。傳旨諭士族。使從軍以效誠。因駐其地。已而有飛報言。賊破小佐越關。知事急騎。自石橋假館來赴。君慨之。竭心鎭撫。會東照公祭日。令市民許祭祀如例。及天長節。設酒饌於廳中。賜耆老窮。市民喜出於望外。而賊竟不至。二年徙縣廳於日光。改稱日光縣。以幹爲權知事。君拜大參事。至石橋支廳。理西南諸郡事。檢舊幕下士采邑。更正租額。民名請減租嘯聚。乃捕首謀而赦餘從。賑貸窮乏。恩威並行。亦得寢。明年巡那

須郡。押匪徒雲井龍雄黨。於足尾庚申山及日光。於是郡內既定。民稍々知嚮化矣。四年栃木縣建。幹拜令。君拜參事。六年兼宇都宮縣參事。是歲廢宇都宮縣。併本縣。兼轄上野三郡。君爲參事如故。十年改拜大書記官。十三年幹任滿去。君進任縣令。初君之在石橋支廳也。思其地偏仄。知栃木百貨輻輳。便於水運。報之於幹後遂徙治焉。當是之時。君與幹同心協謀。終始無纖芥之嫌。既爲令。將墾那須原荒地。又修道路。殖物產。計畫已成。以會轉島根縣令。不果。君之轉也。實在十六年十月。自初奉職。至此轉幹爲政者十二年。自治者四年。民間情僞利弊洞悉無遺。故其施治緻密周到。而一以誠意行之。又以改正地租功。賜絹。又叙勳六等。賜單光旭日章。其在島根。又用意於修路。夷嶮通塞。將以備與日東照之業。業未成。十八年八月。君登國病作。　詔叙正五位。以是月廿八日卒。享年五十歲。明年歸葬於栃木縣。配武藤氏。先歿。一女夭。養

外甥馬五郎爲嗣。繼室小杉氏。生男達郎。庶子二。曰壯一。曰勇二。君事母孝。雖在劇務。定省弗懈。性嗜酒。痛飮徹夜。竟不廢事。初君柩至栃木。舊部民痛惜。欲建碑墓側以表其功德。醵金及千餘圓。朝廷亦賜金百圓助之。頃部民具狀請銘於余。余曾貸上野新田郡。曾係本縣所轄。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維君施政　視民如傷　昔守斯土　今也則亡
晃山巍々　絹河湯々　遺愛存人　河山與長

小河一敏紀念碑

増本匡

吾河內之爲州。實介于大川之間。南而班野。曰石川。曰大和川。在北境曰淀川。是州之所以名乎。是以夏秋水漲。則往々決隄壞田。民大苦焉。明治巳巳百穀不登。明年物價騰踊。民有菜色。時州屬堺縣。縣知事小河君大憂之。會　廷議後疏諸川。君乃上言曰。古

人有言曰。撥沙如撥米。挑泥如挑脂。其工實難矣。非救急之計也。不如修築舊隄。增卑併薄。若增高一尺。與浚川一尺何異。而其難易較著也。去歲凶荒。民未蘇息。而水災復將至。興役貸窮民。則隄防完而民皆得食。可謂一擧兩得也。事寢不報。君慨然曰。可捍之水而不捍。是委田于水也。可救之饑而不救。是委民于饑也。吾苟居牧民之職。寧獲僭越之罪。豈忍委水與饑乎。乃發令大興役。悉築河泉兩州池塘川隄。就役者日給米一升。窮民操鍤爭集。因部署之。增築加舊三尺。石川下流狹隘。源近水急。至碓井村水衝隄曲。曲處有關。呼王水。衝激易潰。潰則數里忽成巨浸。受害之村十有四。患冠于一州。君乃築新隄于關上。長凡四十丈。高厚共一丈六尺。而脚厚五丈。又增築鐵尾支隄。高厚倍舊。新隄若決。支隄以支之也。君親巡視慰勞。人人奮勵不踰時役畢。窮民悉活。先是君坐擅興役免官。州人歎惜若失其父。王水之新隄實以四月十四

嗣。即容齋也。容齋幼而穎悟。好讀書。年十八。入高田四乘之門。受畫法。而精致力。夙夜匪懈。四乘曰。學畫須博徵於古法。而精擇之。勿泥一家。容齋服膺。以故其筆前後屢變。而終出一機軸。嘗語人曰。凡寫物。不得不據實。欲寫山水。宜先討勝景。欲畫古人。宜先審當時衣服器玩宮室之制。乃漫遊京畿。博搜古祠寺刹及閥閱名家所藏圖畫器物。考據多年。益極精確。容遊芳野。詣如意輪寺。拜後醍醐天皇陵。寺僧稱衆僧曰。聞子游畫而南朝忠臣之裔也。請畫　天皇神像。容齋感激諾之。乃復至京師。拜觀　天皇遺衣冠。齋戒七日。然後下筆。像成。覽者稱頌絕技。又作賢輔良弼忠臣烈士百餘人之像。始於可美眞手命。終於細川賴之。名曰前賢古實。凡十卷。關白藤公獻此之於　孝明天皇。天皇深有所感。旣追賜和氣清麿神號。或曰。圖畫所致也。容齋諱武保。稱量平。性至孝。厚於人倫。見人薄於親者。輒怫然怒。或至絕交。有戒其狹然者。因

以容齋爲號。　今上深賞其畫。允稱日本畫士。娶早川氏。生四男一女。男皆夭。早川氏沒。繼娶神原氏。亦先沒。養神原璋三郎子武恩。娶以其女。即武丸之父也。所著前賢古實外。有枕紙六卷。詩集歌集各一卷。以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卒。距生天明八年十月一日。享齡九十有一。葬于谷中天王寺。銘曰。

豈特寫眞之妙　兼存懷古之誠　先生之前
旣無先生　先生之後　世仰典型

河本貫之功烈之碑

春山　小山朝弘

在天下治平之世。旣有大可爲之兆。而公侯牧伯袖手傍觀。未嘗有籌一策。而濟之者。當是時。有匹夫慷慨挺身以爲天下首難。雖斷脰絕頸而死。海內忠義之士。聞之感奮興起。遂使公侯牧伯。聯合舉義挽回皇運於將傾。以致中興。則匹夫首難之功。洵爲不

朽。若河本貫之。蓋其人也。貫之名一。稱正安。幼名杜太郞。貫之其字。越後魚沼郡十日町村人。世業醫。祖一道。父端作。母津端氏。貫之幼而岐嶷。有志節。不顧細行。父屬之姊夫尾崎貞作學醫。貞作以古醫方鳴于江戶。貫之來不欲以醫立身。乃從吉野金陵攻經史。孜々匪懈。而其志在辨明大義。慨嘆名節不振。屑々章句之末也。又受刀法於伊庭軍兵衛。盛暑祁寒。未嘗少廢。亡何技大進。時當德川氏季世。紀綱紊亂。權臣專橫。加之外事日急。殆有瓦解之勢。貫之益慷慨。每聞洋人驕傲。幕府政務。勃然眦目頭髮上指。輒曰。吾將安天下。夙慕山縣大貳、高山彥九郞、蒲生君平諸子爲人。居恒曰。予生也晚。恨不得與之論心事也。旣而有櫻門之事。大悅曰。快哉。世局自是變矣。而閣老安藤侯。猶執前議不悛。貫之怒曰。侯違背　朝旨。擯陷正人。黨類盤結。禍根益張。吾豈忍坐視乎。時水戶人平山繁義、下野人河野通桓等。密謀除侯以發革時政。貫之力

賛成之。屆期俱赴者七人。既侯登城。要擊坂下門外。侯負創。狼狽而逝。貫之拔刀逐之。幾及。從士數十人。盡力禦之。貫之健闘而死。年二十三。赴難之日。更姓名。稱豐原邦之允。實文久壬戌正月十五日也。未幾無子。藩府命爽。屍於小塚原。迨明治戊辰。獲赦改葬天王寺塋域。抑坂下之擧。事雖不成。藩府大喪。天下人心之向背。斥邪學正。革新庶政。以翌年癸亥春。大將軍朝京師。會公侯牧伯於輦下。興數百年之廢典。世人始知天朝之尊。終致明治之偉業。貫之一死殉國之功。與有力焉。嗟吁貫之可死而無憾矣。今茲丁亥。國人島田茂承原正等所謀。欲建貞石于村內八幡祠側。以著功烈。遠近聞而就之。醵金佽助五十餘人。介尾雲某。請予文。予亦幸因是繫獄。受通植諸銘之嘱。爲予罪案之一。則於銘貫之。誼不可辭。故叙其顛末。係以銘曰。

三世折肱　回生起死　卓矣斯人　忠毅與齡
上啓々國　是其所志　國步孔棘　何能調理
峻剛之宜　寶刀代匕　劍光電閃　伏鬼懾魑
天日復明　衆庶仰視　吁仁之術　孰大於是
身死名留　長照青史

贈長岡藩宰山本義路君碑　中洲　三島　毅

長岡渡邊廣吉君。持其舊藩山本君行狀。來請余撰其碑銘。余因經綸其狀。序之曰。君諱義路。山本氏。其先義純。武田氏名臣山本晴行兄也。仕德川氏。隷牧野康成。康成屢有先登之功。康成遂與祿一千三百石。爲藩宰。世襲至勘右衛門。好學嗜武。更張藩政。爲藩老樂翁公所知。屢執議建策。多所贊輔云。勘右衛門五世孫。卽君也。君初稱堅三郎。實同藩安田渡子。渡以勘右衛門孫。出嗣安田氏。娶其家女。生君。君甫入歲。會山本氏無嗣。藩主命嗣之。更稱帶刀。襲先職。君天資英邁。音吐如鐘。言論尤明晰。幼好讀書。五行並下。稱神童。長學武術。於刀弓馬。莫所不通。平居無事。并文墨以娛。明治戊辰。官軍之入越後也。君疑其矯勅。勸藩主拒之。乃以大隊長督戰。百敗不撓。及長岡城再陷。猶逃會津。謀恢復。轉戰至飯寺村。會朝霧晦冥。誤陷官軍重圍中。遂囚陣中。官軍愛其膽略。勸降。君憤然勵聲曰。吾聞藩主命戰。未聞命降。抗論不屈。遂與侍臣豹吉同斬。君年二十四。豹吉二十七。豹吉幼侍君。爲人溫厚忠實。君之學文武於藩校也。未嘗不隨行同演。故其業亦並進。君敬之。不敢臣視。情如兄弟。終同死。亦不偶然。豹吉渡邊氏。實廣吉君兄也。君亡後。藩主出降。朝廷以其罪出君謀。命絕其祀。死藩主。其後恩赦再興家。君娶山本氏女。生二女。長曰鈁治。次曰鈺治。親戚相議。以鈁治承祀。於是廣吉君等故舊相謀。建碑于長岡城西山本街。紀君事。其主之忠烈并表。朝廷之特恩。銘曰。

名門不虛　果出名士　允文允武　盡忠所仕
桀狗吠堯　其心何恥　天恩寬恕　父母之比
順逆不問　一視如子　名門奕々　永存其祀

大瓠先生墓碑銘　花涯　森　中和

先生諱一學。字伯卿。菊池氏。姓源。初稱香藏。後文六郎。更晉九郎。號大瓠。一游君之三子。妣猪狩氏。先生幼而岐嶷。比八九歲。皇考日授讀。授讀至再次。泫然泣下。怪而問之。曰。兒受讀一次既記之。至再次。恐勞嚴駕。所以不忍也。稍長綜覽概記。藩數賜褒賞。弱冠游於仙臺。從聚巷志村翁。講宋學。遊疾而歸。爲藩學助教。賜學資若干金。天保壬辰。游于江都。執贄侗菴古賀先生。入昌平黌。癸巳奥州大饑。學資不繼。轉寄食慊堂松崎翁之門。甲午再入昌平黌。勵精研究。學德大進。擢齋長。進舍長。天保十三年。誠德公特賜秩

五十石。擢大小姓組。命敎成館學頭。兼內庭侍講。夫藩學之設也久矣。而其規摸未全備。先生日夕勤苦。備學資。整規律。學則大振。弘化二年。進馬廻。嘉永二年。擢目付列。四年。進相伴格。安政二年。命小姓頭。嘉永五年之春。謙德公嗣襲國治。大革弊政。先生出入風議。參與機密。獻言數次。其中興之業。至今巍然者。實先生預有力焉。安政四年。謙德公租世子公爲嗣。則從于江都。羅注誘掖備到焉。明治元年十二月廿四日。以病歿於家。壽六十有一。先生爲人。容貌魁偉。目光射人。治家嚴正。而孝友出於天性。遊學中。省母凡三。而性嗜酒。劇飮大酌。天具烟熳。而能守酒使之戒。其緩厲子弟也。本於聖經。發於文章。救啓私之惰。損報君之心。丁寧反覆。不出此四箇。天資豪爽。議論風生。弟徒凡數百人。各有所成。夫謙德公。敎化政蹟雖依英明之資。抑以經術文章。風勵一藩者。實先生之力也。娶紺野氏。無子。養家深知實三男。爲嗣。銘曰。

善身惠民　君子所志　曠世而希　先哲是懿
獨先生德　遺際風雲　幷此二難　施效報君
歲三尺石　神兮所宅　百世不朽　人思遺澤

故秋田藩少參事志賀君之碑　小選　藤井寵之

君諱光新。字德卿。通稱爲吉。志賀氏。爲秋田藩世臣。父曰泰璇。以儒爲藩督明德館助敎。後選爲侍讀。兼郡奉行。母某氏。君爲人。溫厚沈毅。承訓家庭。嶄然見頭角。稍長。講習武藝。刀槍游泳御術。莫不兼該。年十六。爲大圍從。自是從侯觀𪜈。役江都。安政五年。君在都。聞父疾病。兼程歸國。至則終無及。君痛悔悲働。不能自措。乃服心喪三年。人皆稱其孝。文久元年。爲評定奉行。翌年爲草莽用掛。砲術頭取。以督軍務。慶應二年。爲郡奉行。兼評定奉行。當是時。外事切迫。國家多故。德川氏漸失統御之術。諸侯觀望。動不受節度。

四年春。遂有伏見之亂。京西諸侯勤王佐幕。互有異論。既而德川氏。恭順待罪。於是會津藩。實爲反逆魁首。奧羽諸藩。因不遂上國事情。摸稜首鼠。爲姦說所煽。君是歲。進擢定奉行。郡奉行如故。君毅然挺身。唱勤王大義。藩論從定。君出使諸藩。說以順逆。而仙臺諸藩。至迷衛犯順。以斯會津侯爲名。時朝與羽鎭撫使九條公。嗣使澤公在仙臺。萌不可測。君復承藩侯命。將之仙臺。迎兩使。到山形。會澤公來。公諭君止入仙臺。乃歸秋田。專戒飭軍備。而秋田孤立偏隅。四面皆賊。雄勝平鹿仙北三郡。警報尤急。君偶病臥床蓐。然起曰。是豈伏枕養病之秋哉。即潛到仙北。撿糧食。修器械。措置咄嗟。皆得其宜。數爲官軍。屯駐數月。無缺乏之患。遂致克捷者。君之功居多焉。戡定之後。藩侯賞戰功。而君辭而不受。明治二年。擢爲參政。班列國老。亡幾辭職家居。聚徒敎授。君夙攻經業。純乎有儒者風。然恒語門弟子曰。凡敎者。局束古義。不知變通之方。不爲

世用。亦何益乎。三年。遂藩政釐革。又起。君任少參事。固辭不獲。君勉强就職。時遭亂後。封疆未靖。剽悍輕躁之徒。藉口攘夷。以圖不軌。藩士結黨。將潛入東京。君大愛之。戒諭不聽。終以謀拒之。其黨大嫉君。有小室克三者。與其徒四人。晴夜窺君室。刺之。君起而健鬪。負傷而斃。男光貞。門人伊勝某出。變赴援。斬克三。實明治四年三月廿五日也。春秋四十七。官賜祭粢金若干。葬于某地塋域。配某氏。生幾男幾女。長光貞承後。女某。女某爲銘曰。

文恬武嬉　二百餘歲　皇道頹淪　士睹大義
犯順助逆　冠履倒置　君乎堂々　勤王堅志
東走西奔　克襄大事　維是功勳　朋彝可記

藤井君之碑　青山　田中光顯

大和十津川鄕士藤井織之助成信。鄕士千葉貞之助第五男以

文政十年丁亥十二月三十日。生於永井村。年二十三出嗣藤井氏。文久三年癸亥八月。侍從中山忠光。擧兵於州之天川。成信首應之。盡力王事。慶應三年丁卯十二月。侍從鷲尾隆聚奉密　勅。屯高野山。成信爲其軍監。明治元年正月入京師。六月拜親兵一番中隊司令官補助。受越後先鋒之命。七月廿九日攻長岡城。中銃傷股。即日死於小千谷。葬其地極樂寺。時年四十二。二年六月。朝廷追賞其戰功。賜祿六千石。三年十二月又追賞積年勤勞王事。特賜金二百圓。今茲丙戌其男正太郎。以余與成信有舊來求一言。乃擧其梗槪。俾勒於碑石云。

吉川君之碑

易堂　久米邦武

我忠宜公有純忠之臣。曰古川君。諱松根。通稱與一。自少事公。終始一節。公薨殉之。初公之薨。君與野田頌容深川亮藏及余四人主葬事。設局君舍。時神葬草創。因延横山由淸磯川式胤。商定儀式。君自執筆。圖畫註記。兩日而備。明日殯。君將相今三位公顧盼留。呼余問銘。而作之案。涙涔涔下流紙。丟之者二。既殯罷。掩泣還舍。私頌容移局。皆將罷。君留而勞之。自盛麥酒。四人各啣一爵而散。明朝納壙銅牌成。君招余臥室。謂曰。大納言亞官也。爲後世慮。如此爲是。自研墨書牌。筆法遒潤。熟視曰可矣。鎖以欲金。余出。君乃勸孺人香田氏。往拜柩。於是舍內無人。布洋毯於正室。端坐自刃。孺人退驚愕。馳往觀。則利刄深截吭而既殊。孺人泣曰昔日作淨白屛風。曰爲有今日乎哉。乃展而歛之。年五十有九。實明治辛未正月念一日也。葬在公墓後。弔其家者。識與不識。莫不愴然感動。古稱慷慨赴義易。從容就死難。彼可以死也。猶且爲難。況殉者國之大禁。君可以不死。而義不欲生。殯殮三日。所以報公。周詳無遺。避人耳目。神色自若。是豈尋常人之所能哉。考其行事。亦有

大異於人者焉。君考諱府綱。妣橋本氏。君其第三子也。文化丁酉十月。生於江戶櫻田邸。明治公生。淨韶夫人命俱遊遨。及長穎悟多才藝。夙爲公所器。及襲封就國。特賜祿十口。別成家。以爲近習。其學通典故。致意倫藻。和歌秀逸。著世變奕。運筆如流水。姿態飛動。不假規矩。又曉音律。善相刀劍及器具。受衣文於高倉家。其修潤辭命。應手而吻。如珠走盤。凡公之贈答燕饗。內外之儀式。服飾器財應用之物。承意立辦。粲彬彬可觀。爲近習二十年。陞爲其長。又十四年。隨行走自便七年。常景隨不離左右。溢公亦不能離之也。知遇之深且渥。不能不自死。人皆悲其志。然是未足悉君爽也。君逢遭明主。自識寡賦。以補拾自任。雅而不僻。俗亦不流。要在稱當適用。猶然之行。謇謇之論。皆非其志。故在內與機密。而無所建。等倚國用。而無所競。寵眷優渥。而無所誇耀。然當其所任。則直往不顧。毀譽不顧。榮辱不與。惟誠以致身。不自有也。家在城東衛茅蕭碑。號稽園。又號尋樂園。晩徙坡北。宅地敞寬。庭開祠。人麻呂。花卉雜植。風月娟娟。明窓淨几。評隲古今。吟咏自適。窈之如神仙。與余居近。君臨自便之歲。余入侍公。因親知君爲人。與君臣之際。君體幹不甚大。眉目淸偶。性不修邊幅。然容止自可象。其在君側。卯不失敬。畏不怠愛。是其所以全恩眷。久而不厭也。子穗主仕今公。爲家扶。與家令深川亮藏。協心輔翊家道。頃者亮藏謀。余曰。古川君之事。歷然在心目。每憶之使人嘗發。今其墓木拱矣。而我發已耄。恐泯滅不傳。欲建石告後。子其撰文。於是公子公女及知君者。皆悅贊成其功。今公賜題。曰純忠之碑。嗚呼我佐濃藩發士三百年。恩德甚深固。晩節得君。播美於天下。君沒而藩廢。天下無私民。雖然士爲知己者死。主從之義。終古不滅。則君風節者。其知所興矣夫。

死事十一人碑　立軒　矢島剛

皇道陵夷。而朝政之移幕府也。六百有餘年於茲矣。迨元治慶應之間。幕政日衰。又不行於天下。迨聖上卽位。朝政復古。海宇一新。億兆得拭目以望皇道之中興。然奧羽諸藩往々不辨名義。據險拒守。弗肯來。皇命。聖上赫怒。興師征之。兵分東北。其進自北者。兵部卿宮爲之總督。諸藩兵隊屬焉。王師之會北越者五萬人。東北合擊。六閱月。奧羽乃平。於是時。諸藩之殉國者實十有一人。嗟乎自古當四海鼎沸之日。邪說惑世。人心紛擾。天下貿々焉。不知所歸。譬猶天日沒光。則魔鬼百出。互爭是非焉。及其復明也。魔鬼消散。是非一定。而爲之爲邪說惑者。陷爲亂賊。不容於天壤。其間能審名義。毅然不惑者。殺身殞命。忠烈之名。獨傳乎百世矣。嚮者勤王諸士。推倒邪論。不避險難。伏義蹈節。以身殉國者。蓋其人也。惟奧羽爲邪論所搖。以死而抗王師者多矣。然由今觀之。

其志雖可哀。而失名義所在。則悉爲朝敵。死猶有餘辜也。然則曰域之爲民者。平居重義知恥。一有不幸。惟皇統所在。不論是非。以身報國。百折不回。死後已。則因其時與才拙。雖事有成敗。其名播後世。不爲忠臣之徒哉。顧亦唯自古忠臣。多逢衰運。走以死而不著者何限。夫忠臣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其身。况以名著乎后世。而望於人。雖然在上者。不褒贈而顯揚之。則綱常何以植焉。嗚乎斯事之不行也久矣。此其所以世衰俗薄。名義紊亂。而人心不正者歟。今也逢皇室盛運。明所照。細大無遺。其殉國家者。不翅有褒恤。又設招魂社。垂示遠禩。以獎勸忠烈之士。可謂曠世之盛典矣。夫我知事公。承其盛典。乃復深憫十一人者死王事。於治城南愛宕山。建石以勒其姓名。親書其題。曰死事十一人碑。又各封其墓。歲時祀焉。則不第其名傳不朽。死猶有餘榮也。後之觀此碑者。其又知其所勉乎哉。乃者命剛。記其事。剛惶恐。固辭弗獲。退

而叙其概略。因復爲之詞。俾祀者歌之。詞曰。奧羽不庭。大伐斯張。於鑠王師。砲精兵強。惟進斯擊。賊兵弗降。值六閱月。乃奏捷功。維時子等。十有一士。挺身敵陣。中丸而死。身委行伍。義流遐邇。死雖可哀。得其死所。唯彼北越。路遠山峙。狐狸夜叫。豺狼登跑。子等旅魂。風逐煙飛。颯颯其間。無所依倚。嗟我宕山。前帶羽水。水綠山舒。風物自美。官又歲時。爰賜祭祀。士女如雲。來拜來祀。魂兮魂兮。毋有躊躇。爰來爰棲。永享茲祀。

西南役戰歿姓名碑　栃內吉哉

明治十年二月。西鄉隆盛作亂。東侵肥後。征討總督有栖川親王。率海陸軍往討之。又募壯士於諸國。發遣之。九月事平。我岩手縣士民。應募者數百千人。而戰歿者三十三人。其友人濱田清一等。悼同出而不同返。葬地遠隔不便哭拜。欲建石於公園。鐫其姓名。

歲時修祭。述畧請之縣令島君。君嘉尙許之。官吏士民聞此舉。有捐貲以助役者。於是清一等相議。請舊藩知事南部君題額。使吉哉記其由。初賊之宣言。有所訴於政府。欲先陷熊本城。席捲九州。直過於關下。苦戰死闘。山崩海湧。然而賊兵勦絕者。雖諸將謀略當其機乎。而諸子力戰之功居多焉。若使其兇賊渡海。則反徒四起。蜂屯蟻附。天下之勢土崩瓦解。不可復收拾。宜哉清一等。爲此舉以傳不朽也。不特表友情也。嗚呼過此地。觀此碑者。豈有不想忠奮激烈戰歿之狀。歔欷低回。以興追慕之情者乎。視之死而無聞。與草木同朽者。其幸不幸果如何哉。

竹內子實碑銘　褧亭　蒲生重章

天地之正氣。雖至大至剛。有時乎屈而不伸。易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亦氣數之所不得不然乎。吾於竹內子實。深有感焉。初水

戸源烈公之出尊攘也幕府諸有司大忌之誣以謀不軌幽諸駒籠別邸及嘉永癸丑米使來要請通信遂起烈公參機務安政戊午井伊直弼爲大老與烈公議不協再擯陷之使卒邀其所賜留書烈公屏居水戸使老臣尾崎某齎留書赴江戸諸有志欲遏之要擊長岡既解某入江戸既而烈公薨子實不堪憂憤糾合同志三十餘人詣藩邸乞爲攘夷先鋒藩侯爲陳之幕府幕府命囚之駒籠別墅殆三年被釋歸鄉里當此之時藩士民正姦分黨互相排軋子實慨然曰今而不繼烈公之遺志吾其何面目立天下乎乃散家財養志士舍之小川鄉校子實爲之主與田丸直允藤田信等謀糾合義旅擧筑波山遠近志士聞之響應實元治元年甲子四月也於是姦黨益忌嫉之百方讒於幕府幕府乃命諸藩討伐之姦黨跳踉伍諸藩兵來擊圍於常州下妻子實等乃乘夜襲擊大敗之斬獲無算姦黨狼狽棄甲曳兵走藩主順公在江戸

邸大發之命支藩松平賴德鎭撫之武田正生隨焉正黨因從將入水戸姦黨大驚戒嚴伏兵於途逆擊之砲戰移時乃退屯於那珂湊姦黨與諸藩兵來攻防戰累月賴德陳順公命諭之和解弗聽後姦黨欺迎賴德以幕府命使自盡尋降者二千餘人是歲十月武田田丸藤田竹內諸子帥見兵一千餘將訴之京師乃破圍而走僅抵越前道梗不通窮蹙終降加賀軍門加藩具狀報幕府幕府命幽之越前敦賀明年二月子實等三百餘人皆被斬于同國松原子實死時年三十有五後至明治維新之初所謂姦黨者皆伏誅子實等復藩命皆收錄之　車駕北巡賜祭粢金合祀於東京靖國神社於是獨之屈於一時者終伸乎千古而暫伸者遂滅無跡嗚乎正氣之至大至剛天道之好還如此子實其可以瞑矣子實諱延秀稱百太郎號春雨源姓竹內氏子實其字初奔走國事時變姓名稱竹中萬次郎常陸國新治郡安食村人其先

出自竹內刑部少輔治甚父諱延猷藩主哀公擢爲鄉士賜祿百二十五石母加藤氏子實幼穎敏氣宇恢宏材兼文武論主尊攘子實嘗有句云講武修文存志氣寶刀三尺登爲長其意氣慷慨如此娶林氏生四男四女長曰延孝稱士郎戰死于那珂湊館山次曰延齡稱三次郎夭次曰甚延稱祐丸嗣次曰延遊稱三之丞爲留城國久之須大須賀氏所養四女皆嫁初姦黨之盛也子實家財田宅盡被籍沒一家數口無所依妹婿佐藤篤成慨然捐財維持其家産以助之云頃者甚延欲勒其事於石以傳諸不朽具狀來需文於余余乃表其大節爲之銘曰

正姦淑慝　涇渭分流　維清維濁　甚如鴻溝
蓋棺論定　天恩遐優　賜金及祀　令聞千秋
爰勒豐碑　於鄉之陬　忠魂毅魄　庶其來留

牛牧方士墓碑銘

天江　江馬聖欽

牛牧方士姓村山諱根字其發別號荷汀越後三條人考諱發厲妣岡田氏幼而穎悟有器識嗜詩弱冠遊江戸學張芳藻又遊長崎觀明清人詩技大進其後來京師也行李蕭然首訪余一見如舊藤本鐵石山中靜逸及家兄槐堂等亦友善文酒交歡時或議時事慷慨激烈言皆中窾余知其非區々以詩自甘者也心竊惜其不遇癸亥秋鐵石唱義不克而死方士時在播磨聞變馳入京使門人筒井健吾護送鐵石妻於其鄉以避禍而度時不可爲歸隱於越後杜門閒居不妄接人放意於山水之間吟詠以自樂雖有索詩者非其人不肯應密與鴨松溪小柳春堤等謀將以振興

皇運戊辰春　王師敗賊軍於伏水又敗之於淀逆戰皆克方士聞之大喜其夏　王師進入越後賊徒疑方士等潛謀機事因松溪春堤二人方士奮然謂義不可獨逃其坐受縲紲之辱不如

引決以致死。因陳絶命詞。竟自盡矣。嗚呼方士有大志。而不能果。丹青之妙。亦未爲天下所知。一朝罹難。洵可惜也。雖然聞其事者。識與不識。皆歎其氣節。而欽其風流。零縑斷紙。爭求貿之。則其終憾莫不遇者。亦安知非天之所以俗貽方士。而流芳千載乎哉。方士以慶應四年戊辰六月十四日死。年四十一。娶荒川氏。無子。遺書托後事於叔弟晉二。以其子恒二爲後。當是時。賊軍奔潰。松溪春堤遂免。聞方士之死。殊痛惜焉。無幾而東京鎭臺府之徵書至。而方士已死矣。嗚呼此不特爲方士惜。更爲天下惜焉。銘曰。

水不必清　石不必堅　清堅不改　爰有斯人
骯髒亟困　身毀節全　胸中逸氣　發爲雲烟
一水一石　傳于千春

無二齋大久保君碑

木呂子退藏
高橋灣

君諱一貫。初稱新助。大久保氏世仕秋元侯。爲人短少勇悍。眼光射人。音吐如鐘。夙嗜武技。尤精撃劍。又頗好論古今興廢。毎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因改稱鼎。號無二齋。常好佩村正刀。時人畏憚焉。癸丑以來幕府失政。國家多事。君慨然抱攘夷之志。當是時。長藩砲撃夷艦於馬關。君聞之踴躍曰。神國之威未墜於地矣。無幾征長之議起。君切齒曰。毛利侯吾侯之骨肉也。今骨肉將登俎。臣子之分。豈可坐觀哉。當論敢廟議。上以安寡君。下以解長藩之危。則雖死不悔也。癸亥十一月十日與同志八人。皆脫藩赴江戸藩邸。見執政慷慨激論。頗涉粗暴。有司欲抵罪。侯宥之。令退蟄命居。三月。君憤激不已。時機不可失。因運一石于中庭自題。大久保鼎死處也。爲使石工刻之。即夜潛西上。時將軍朝覲。侯亦在扈班。故欲直抵京師。並夜兼行。有司使人追捕之。遂賜死。籍没其家。實元治元年四月十六日也。時年四十一。君事不遂志不遂。如死無益於國者。爲戊辰之役。藩士多死王事者。未必不由君忠憤之氣感發之也。辛未歲。侯賜其子某錢若干。以存其祀。館林賢人飯島礒吉者。性義俠。深感君志。匿其所題石於已家。礒吉與我輩謀。欲樹之館林招魂社。未果。今某々捐金以助其擧。嗚呼我輩亦與君同志謀事也。回頭往時三十年。猶在心目。哀悼之餘。援筆叙其梗概云。

瓦全三宅翁墓銘

中洲　三島　毅

翁諱高幸。字士解。瓦全其號。又號樂哉。備中淺口郡西浦邑人。其先出南朝忠臣兒島高德。高德苗裔高與。大興產業。有功于邑主山崎氏。爲鄉士。世襲之。是爲翁五世祖。考諱高哲。讀書游南畝。娶高橋氏。翁幼受學鄉里橫溝氏。既壯。大和森田節齋來下帷隣鄉。專以氣節文章督勵門生。翁從之。爲人篤直剛果。深信師説。會米

夷來乞互市。翁杞憂不已。獻財邑主。供海防費。又多救亡命。備不時用。屢與邑吏論事不合。遂獲譴。乃抵京師。與梅田源次郎。賴三樹三郎等締交。主張尊王攘夷之説。因謁仁和寺前法親王。又東遊謁水府景山公。遂西訪白石正一郎于赤馬關。與平野國臣高崎晉兵衛一見如舊。晉兵衛薩藩士。四人乃相謀。陰設邸產交易場于中備。陰啓藩兵上京之路。翁因歸鄉有所經營。爲邑吏所疑。脫走紀州。依伊達宗興。遂共倶入京。仕久邇親王。時十津川兵起。翁曾與其徒交。以嫌屏居。慶應丁卯冬。竊建議岩倉公。圖義擧。赴丹波募兵。明年正月伏見之事起。乃歸京。於是王業中興而外夷則益親。翁不悦。居常怏怏。會置大學寮。用翁爲助教。未幾革學制。專講洋書。翁論其非。不聽。遂致仕。後爲外山三位講經。三位密圖攘夷。翁實與焉。事覺就縛。明治四年三月處終身禁獄。配置青森縣。翁在獄悔悟。刻苦讀書。著述數十卷。薰化同囚。官賞之。減罪二

等。十三年五月出獄。依岡山縣令高崎氏。氏卽幹兵衛兄也。使翁掌編纂事。寓內田村。十五年秋罹病在牀。聞朝鮮亂民與我齟齬。憤激如狂。疾爲之加劇。竟不起。實其八月二十二日也。距文政元年二月一日生。春秋六十五。葬法師山。娶三宅氏。生三男七女。季男曰武彥。嗣。見爲美作大庭郡長。長女適高草氏。季女在家。餘皆夭。妾生二男。曰八郎。嗣山形氏。曰十郎。嗣山田氏。武彥頃寄示翁行狀曰。先人終身困阨不成一事。且爲國家蕩產。今之歿也。不得歸窆先兆。其恨可知也。幸得子文表墓。或足以瞑其目歟。嗚呼翁夙唱尊攘。而王室已尊。夷則未攘。是時勢不能已者。而翁固執初志。以犯嚴刑。蓋坐不知變通也。雖然終始一節。不自欺。不欺人。其心則不愧於天。此可以爲高德之孫而節齋之弟子矣。銘曰。

烏虖梅顛諸氏　與翁一志同策　諸氏先中興亡　幸而追褒顯赫々　翁也後中興存々　不幸刑禍困阨　烏虖使翁與諸氏存亡異。安知其幸不幸亦不易地哉。

鳥居三十郎追悼碑　笠村　島田重禮

明治十六年八月。　朝廷下詔。使戊辰之役東北諸藩首抗命者得置後來祀。舊村上藩老鳥居三十郎君與焉。乃乞江坂氏子爲郎爲嗣。配以其女。越四年。脇田某等胥謀。將建石以紀其事。來徵余文。君諱和萜。通稱三十郎。鳥居氏。其先出于新田氏。勇將直新左衞門。考諱和利。妣鳥居氏。慶應二年君襲職。明治元年奧羽亂作。　王師入越後。命村上討會津。而會津亦陰遣使發兵助己。時藤翁公在東京。最勝公病發卒。老臣數人。奔命四方。其在職者惟君及內藤某。而君亦任主機務。闔藩倚以爲重。既而會津勢張甚。急促村上發兵。於是君決策與會津合以拒　王師。屢戰不利乃燔城走莊內。未幾事平。　朝廷徵首助逆者。君奮然就道。至待命數月。朝議處斬。乃檻送村上。遂以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受刑。年二十有九。親姻請遺屍。葬之寶光寺。君爲人外和內剛。沈毅有器局。其臨死顏色不變。從容如平日。觀者爲洒涙。娶久永氏。有一女。卽配交郎者。嗚呼天下之事。有理當然而勢不得然者。若戊辰之變。伏順敵愾大義固當然也。然村上僻處北陬。與京師懸隔。訛言紛興。國是不定。加之東接會津。北與莊內鄰。以區々孤城。攝于强藩之間。威壓勢脅。進退不得自主。異議一發。城社殆紛矣。於是君冒大不韙以當禍難之衝。以一死代闔藩數千人之命。其事頗與衞孔達晉董安于相類。而時事之艱。更有甚焉者。此論世者。所宜察其心而悲其遭逢之不忍。不忍復援常理以苛繩之也。君之將就刑於村上。余往與之訣。君出國風一首曰。他日幸勿相忘。余嘗欲作傳以紀述之。而未果爲也。則碑文之任。非余而誰。銘曰。

大厦之顚　忠延四隣　爲禍爲福　所處使然

天恩滂々　澤及黃泉　燕容有吟　君其可安

天野八郎君碑銘　遜舟　田邊太一

嗚呼德川氏之季。若彰義隊之事。可不勝歎哉。方內府公引罪自咎。一意恭順。飭其臣屬。不敢西嚮發一矢。錦旗所指。如拉朽。如破竹。大井之流。函根之嶮。無一沮禦者。從征諸藩。目無德川氏矣。獨有彰義隊士。不肯輙屈。衞法主。護祖廟。欲志成城。隱若敵國。使夫諸藩形格勢禁不敢肆然以逞焉。是有大造乎德川氏也。而事與心違。蹤如反亂。遂致官兵圍攻。及至潰敗。猶且百折不撓。求遂其志。如天野君八郎者。古之所謂義人者非耶。君諱忠告。稱八郎。上毛磐戶村人。本姓大井田氏。考諱忠恕。君其第二子。後有故冒天野氏。君少有奇氣。好讀書擊劍。不肯治產業。浪遊四方。明治紀元。幕府士人。糾合義故。據上野。號彰義隊。君非幕府世臣也。而義憤

所激。不能自已。周旋其間。結黨編隊。與有力焉。衆推以爲副長。尋進頭並。及官兵來攻。君督衆拒戰尤力。終敗。君以身免。仍潜伏都下。密集敗殘。陰謀武器。有所計畫。察君之意。益如欲夜劫西城督府。以倣曾侏埒上之盟者。未發。七月十三日在本所砲匠炭屋家。會有告者。官遣兵捕之。君方與客食。聞之急起拔刀。躍而上屋。飛然走瓦。捷如猿猱。兵不能捕。皆投銃亂射之。丸中額而顚。絡得捕之。在獄數月。以十一月八日病歿。年三十八。時以罪在不赦。不許歸葬。埋小塚原叢塚中。越三年。同志者私建墓石於其上。題曰顯彰院範道。君爲人短小豐肥。眼光烱々射人。議論風發。慷慨之氣露眉目間。在獄著鬱休錄以見志焉。配須賀氏。擧男女各一。男德太郎。冒松本氏。女承家。今玆庚寅。當其廿三年忌辰。故舊與其遺族謀。改葬於荏輪圓通寺。更建碑以圖不朽。命予文。予亦藩府之遺臣也。義不可辭。乃誌其概。又系之銘。銘曰。

見幾不速　肝膽輪囷　俠兮義兮　惟有斯君
嗚呼千載之下　永使阪東男子留涙痕者。此三尺之墳耶。

樽山佐渡君碑

鋭山　山崎吉　謙

君諱臨吉。通稱五左衛門。後改佐渡。考諱臨泰。通稱帶刀。其先信房。實爲我政康公第四子。信房三世孫直臨。始以采邑樽山爲氏。世列老臣。君叔毋烈子爲藩主利濟公側室。生利義利剛二公。以故幼爲二公所暱。年甫十五。擧爲側詰。累進爲近習頭。爲人剛直。不抑寵榮。不喜奢侈。讀書講武。毅然以國家柱石自任。利濟公知其可用。命爲國老。時年廿有二。盡瘁竭忠。貝釐革諸弊政。意爲不可者。雖公命不敢奉。當事蹇諤。輒忤公意。以故罷斥者數矣。而其除弊害。澤士民。功績固已不少。人或目爲强項老。一藩依賴焉。

外國事起以來。攘夷之說大起。至元治慶應。朝野騷然。事勢切迫。德川慶喜奉還大政。薩長二藩參朝議。朝廷命仙臺藩。討會津氏。我藩出兵應援之。尋鎭撫三卿東下。總督軍事。於是奥羽諸藩連署請宥會津氏之罪。總督府却之。諸藩謂是皆薩長二藩之所爲。幼冲天子何與知也。乃同盟於白石城。擧兵曰。除君側之惡矣。當此時。君奉藩命在京師。目睹薩長藩士之擧作爲恣横。聞奥羽擧事也。自大阪東航過仙臺。見藩老但木土佐。論事。意見相合。直歸盛岡。會議三日。藩論一決。先是。秋田藩背盟約。仙臺莊內二藩擧兵進擊。君乃與向井長豐。將兵二道竝進。身先士卒。冒矢石。陷十二所。屠大館。所在克勝。我威大振。既而白川越後諸道連敗。米澤仙臺二藩謝罪請降。藩主命君謝罪。君慨然曰。事至此天也。余且一死以代一藩。挺身至秋田城下。陳狀表誠。總督府諭還盛岡待後命。已而官軍入盛岡。逮君護送東京。明年四月就刑於盛岡。實明

治二年六月廿二日享年三十九。君固分死。其就刑也。頭墜地而目不瞑。人皆異之。鄕黨葬寺先塋。以其爲刑死。法不得建碑。配小笠原氏。生二男皆夭。三女一嫁毛馬内氏。一嫁宮部氏。一女太田承後。今玆廿二年四月。朝廷許戊辰役死藩事者再興家名。君其可以瞑地下矣。有志者相謀。建石于城北櫻山神社戊辰戰死碑側。使余銘。余嘗以文字受君知。義不可辭。乃銘之。銘曰。

嗚呼惟君　藩之閥閱　丞繫名望　自任柱石
歷事三世　爲舟爲楫　何爲處變　迷謬順逆
雖然迷謬　心則清潔　自古英雄　誰無疵欵
心苟潔清　非可深責　恩命新降　罪名斯釋
再興其家　永嗣不絕　吞泣以銘　慰君幽魄

追悼碑

羽澤　南摩綱紀

大雪山跨和紀努三國。其饒沃礦。有水利拓之可獲三爲石。北海
翁欲拓之。年過耳順。而登五次。大有所經畫焉。既而罹病不果。遺
言曰。我死葬此山。及歿。嗣子一雄。將從遺言。而官不許。因建追悼
碑於山中名超谷。以表其遺志。請余文。乃余併記翁平生。曰。翁
夙有志拓蝦夷。屢往相其地理風土人情物產等。著蝦夷沿海圖
廿餘卷。三航蝦夷日誌卅六卷。既而幕府置箱館奉行。拓之。明治
維新。置開拓使。擢翁任判官。叙從五位。改蝦夷稱北海道。定國郡
地名。以致今日之盛。蓋翁之力居多焉。翁乃造大鏡五面。刻日本
地圖。殊詳北海道。納之西京北野社。東京氷照宮。大坂天滿宮。太
宰府菅公廟。吉野大峯山。以傳不朽。翁好遊。足跡遍四陲。其至深
山窮谷無人之境也。每負三小鏡。自炊而起臥林中。後游之近江。
稱鏡塚。常遍探菅公遺蹤。皆建石表之。又獻所著古錢數百文於
朝廷。朝廷賞賜千金。翁爲人。志大識遠。而正氣剛毅。克勤克儉。而

身進於義。豈非不惜千金。宜其爲非常之事也。嗚呼國家政教日
新。開道拓地之業月進。意必不出數十年。大雪山荊榛。變爲禾黍
豐饒之地。猶北海道。於是乎。翁泉下之喜可知也。翁諱弘。稱多氣
志郎。北海其號。松浦氏。伊勢小野江村人。壽七十一。

奥氏先德碑　　鹿峰　西尾爲忠

平安奥氏。世以獵魚爲業。後光明天皇時。有曰入兵衛。以進供
御之鮮。出入　禁內。會　天皇崩。將行火化。入兵衛慟哭曰。嗚
聖天子。終不得行其志乎。始　天皇以　大喪火行。非　國家
本願。欲　留革之。至是　廷議以爲斯事習行已久。不可遽革也。
入兵衛遂趨詣公卿家。建言願罷火化。以從　大行之志。即不聽。
小人有死而已。號哭庭中。數日夜不肯去。於是　廷議遂從之。自
是　大喪不復用火化矣。持統朝已降千有餘年之弊習。一朝
更革者。入兵衛之力也。　今上踐極。謹開中興之業。論功行賞。遂
及古昔。文武諸臣以下至士庶。苟有忠於國家者。率蒙褒贈。有
命。以入兵衛十世之孫八郎兵衛列士族。賜菊章銀盃三。金三百
圓。實明治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也。八郎兵衛感喜。乃原恩榮所
自。將立石以紀先德。來請文於余。余因求入兵衛行狀。及其世系
譜牒。散佚不可得而詳。或云。系出奈良朝臣某。或云其先河內人。
從楠氏勤王。後來家焉。故號河內屋。然則忠義之心。亦有淵而
然歟。　後光明天皇英明好學。深傷　皇道之陵遲。慨然有興復
之志。俄而　崩殂。二三股肱大臣。以幕府所忌。皆停朝參。則入兵
衛之一慟。又非獨爲火化歟。顧其平素所以盡心於　王室。亦必
有可紀者焉。惜哉其不傳也。昔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夜。遂得救
兵以存楚國。後世稱之。嘖嘖不已。然包胥楚之世臣。爲國效力。固
其分也。今入兵衛則市井匹夫耳。非有儋石之祿。僕隸之位也。乃

能以大義動　朝廷。遂復　先王之制。嗚呼烈矣哉。余既略書所
聞。係之以銘。銘曰。

爵々華頂　秀靈是鍾　表德于此　高碑有穹
維昔哲祖　用埴代殉　以輔　聖明　以啓厥胤
千載之下　事如合符　流風百世　是天所扶

金嶽立川君墓銘　　中洲　三島　毅

君諱直行。稱辰介。更文郎左衛門。金嶽其號。常陸國久慈郡寄和
久村和田長四郎長子也。伯父同郡太田豪商立川邦章養爲嗣。
遂冒其族。君天資剛毅。有膽略。尤長理財。年十九。承養父家。賜鄉
士班。自率節約。執業勸勉。不數年。產益殖。富冠一鄉。安政五年。水
戶烈公罹幕府譴。幽于江戶駒籠邸。國內人心洶洶。君與同志俱
南上。盡力雪冤。尋有命宿衛邸內。文久三年。爲里正。元治紀元。藩

士正姦兩黨相閧。遂訟于江戶邸。君棄與正黨乃復南上周旋。知事不可爲。脫歸則姦黨來襲。毀壞家宅。貨財散逸。纔以身免。潛匿他鄉。事平歸家。罷職屏居。群議四起。君不以爲意。亦用力商業。居五年。資產倍舊。初正黨有護衛京師者。及姦黨得勢。不送資糧。君乃與同志謀。竊輸送以支其乏。明治元年。正黨率勤。自京師歸。擊姦黨逐之。君復爲里正。兼更戶長。又攝太田城留守。先是久慈郡所產煙草。大率販賣太田街。買者課之取錢爲例。至此姦商欲增課。販者憤怨。數百成群。乘夜吶喊來迫。將獲首謀甘心。一街騷然不知所爲。君乃蹶起。召首謀數人曰。罪在汝等。汝等不許往此。直逐之。因溫言諭販者。乃退。實三年九月也。六年。君創立太田銀行。衆推爲行頭。水戶銀行新立。亦與有力焉。因爲將監。八年。轉區長。不幾辭之。十三年。爲三等郵便局長。十五年。茨城縣會紛議起。蓋會分南北兩部。南部議員相比周。所議決必利本部。北部議員憤

慨多辯駁。部下庶民聞之激昂。所在聚議。變不可測。縣官囑君等數人調停。君乃說南部議員以其失當。侃々論辯。議員納之。廢決案。因諭北部議員復職。事始平。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卒然罹病而歿。距生天保三年正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五。葬淨光寺先兆。君年少遊金子天來門。讀書解大義。弱冠學弓刀之術。殆有所得。爲人眉目清秀。風神超越。談論滔々如流。才華煥發傾倒一坐。爲人謀而忠。所規畫善中竅穴。是以一鄉有事。就君諮問。窮乏仰君救恤。紛爭賴君調停。前後受官賞。不可枚擧。嘉永以來。海內多故。志士奔走盡力。君多資給之。如武田耕雲齋其一也。學士根本氏初貧。學費不給。君資之遊米國。毫無德色。明治前後。兵馬倥偬。山野無賴。乘虛蜂起掠奪良民。君百計保護。免禍者不少。於是名聲隆然起。持一方重望。迨其亡。遠近莫不悼惜者。君娶加納氏。誕六男三女。長男興嗣。克守成現。爲茨城縣議員。次直賢。分產別居。次直安。

出爲小澤氏後。次曰彥四郎。曰友之助。曰寬。皆在家。長女適羽部熊淑。次適二川龜吉。次未笄。銘曰。

克勤克儉　多殖家貲　濟窮周乏　奚其仁慈
爲仁不富　於君乎疑　轉禍爲福　家道益進
維毅維勇　好解紛難　富行其德　於君乎信

福岡義俠高橋屋正助之碑　　春波　早川　勇

昨年余歸自東京。與朋友議故舊。偶及義俠高橋屋正助事。追思當時浮沈安危之際。或喜或怒或泣或笑之狀也。深哀其已死不能浴明治聖澤。且惜其名湮滅而無聞。語之所知江島茂逸。茂逸乃黽勉搜究正助遺蹟。而作其概傳。福陵新報揭之。於是乎其名復彰矣。今茲其族人義故。相謀建碑以不朽其偉績。介茂逸請余文。余於正助有舊誼。喜而諾之。乃按其履歷。叙其概畧。正助高橋氏。名常定。晚改稱平右衛門。世爲福岡商民。其爲人胸宇豁達。

任俠好義。少壯爲我福岡藩目明役。目明役者隸獄吏。兼探捕之事。正助能揣伏姦。燭陰兇。鄉隣倚以安焉。嘉永已酉。薩藩四士有故來投本藩。薩之捕吏追躡。我公密命近臣吉永某。使正助濟四士之難。四士者工藤經德北條時村相良陶二竹內直任也。正助待四士甚篤周到。久而不渝。四士大感。傾胸談事。正助因界聞天下時態。安政二年丁卯若狄志士梅田雲濱。適來博多。正助出其有氣慨。欣然款晤。密導介我志士。五年壬子。京師淸水成就院高僧月照。與薩人西鄉南洲等俱來。南洲先去。月照留福岡。將徇義九州。幕吏追至。囑滿捕。正助受四士及余友月形洗藏取惟定等之意。保庇月照。而免其危機。月照遂走于薩。臨別贈國詞一篇。以謝正助之恩。亡幾事覺。正助下獄。遂流於姬島。文久癸亥赦還。故歸家。時勢益急。正助亦稍俗舊。資我黨之事。元治甲子冬。長人高杉東行逃來福岡。其所從大庭傳七。正助所舊知。以故正助

陰從衛東行等。後對藩内訌。志士多罹禍。平田尙行奔滿齋。孚其幼弟某。間關流離。轉從姊多。彼藩捕吏迫求太密。我黨之士救護之。正助與有力焉。慶應乙丑。又我藩論一變。志士迍邅坎軻。月形洗藏等恐急救害。欲依南洲祓復藩之變。戒太嚴。不得發。使正助謀帶谷文平。挾心腹之友二人。以密充使。其夜捕吏來縛。正助亦平在。勾數月。正助幸免。後我黨志士。斬戮流竄幽閉。處刑有科。正助哀悼。給金及米。資其家計。經年不怠。丁卯冬。三條公等。復官歸洛。正助聞之。驚喜踊躍。急躡坂水甚六。伴壯士數名。走抵太宰府。謁公所從水野溪雲齋。請依公之德威。解余等數人幽囚。溪雲齋感其志氣。登諾其請。藩果行赦。凡見徒獄因。必係目明役捕獲。故偶有目明役下獄。則囚徒相黨而虐待。以報其宿怨。然正助之在獄也。救囚與服徵愛。不敢加侮辱。其平生取信於人。可以見矣。其所交皆英邁之士。所救皆節義之人。正助亦可謂具眼者。如其挫

硬扶弱。或解紛降爲廉。指不遑屈也。正助無子。養姪某爲嗣。蹟稱正助。明治元年戊辰閏四月五日。正助以病歿。娶高木氏。名伊喜。活潑有節操。正助之在流也。伊喜悲哀。遂發爲尼。每訴所信觀世音。祈解夫罪。亦不愧爲義俠之妻云。

噫々滔承愛慰之間。王綱不振。國步極艱。四方俊傑之士。勃興欲力天下。如我筑不乏其人。市井間亦出倜儻不羈者數人。正助即其一也。正助固非有學識。其行時或偏倚。然不失其爲義俠者。比之士大夫而忘廉恥。違節義者。則有霄壤之異也。世運推遷。人情變換。當時之事。人不多語之。頃者有勅修明治維新之史。余登無今昔之感。哉乃錄當時余所交涉。以爲碑記。

伊藤祐忠墓碑銘　　稻模　金井之恭

嗚呼。是伊藤祐忠君墓也。君短幹而跛。雄辯如流。性剛直。好論時事。感憤激昂不能已。聞有愛國之志。不問遠邇。必往結交。嘗糾合義旅。將有大所爲。人謀之不臧也。君之居秋田也。專倡勤王。不用。入京師。轉游畿内。不獲志歸。既而率同志五人亡命。藩索之急也。經山形米澤會津。抵上毛。匿余家數旬。終由越赴信。適接飛報曰德川將軍辭政。君躍然起曰。時機至矣。即變服夜行。潜投三田薩邸。同志者先在焉。方議討薩方略。君擢爲監察。慶應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幕府役遣兵若干。圍邸。我防戰頗力。然衆寡不敵。義徒潰散。君亦被執下獄。具遭鞫訊。罪殆當死。會有伏水役。幕府不知所措。君因得生還。實明治元年三月也。君已歸藩。當是時。舉藩勤王。君亦與有力焉。二年屬上亂後政策郡縣事宜數條。有命待詔。五年拜左院議生。爾來歷任三縣。曰鶴岡。曰山形。曰岡山。管勧業土木警察等事。十五年辭免。在官前後十餘年。拮据黽勉。至誠貫之。而沈淪下僚。不獲展其才。信乎命之窮乎。君以明治廿年五月三十

日歿于東京。距生天保十一年八月廿五日。享年四十六。葬谷中塋域。君舊稱武彦。後改今名。世仕秋田侯。考直太。妣石塚氏。配石渡氏。生一女。未字。與君共事者。或斃刀鋸。或斃矢石。凋零無存。今又亡君。及銘君墓。不知涕泗交頤。係以銘。銘曰。

鞠躬許國　沐雨櫛風　天日重光　炳哉丹衷
魂兮永安　安茲幽宮

瀧善三郎君碑　　岡　新吾

君諱正信。通稱善三郎。備前人。仕國老日置忠尙。爲砲術師範。爲人義勇有氣節。常憤外人驕傲。慶應三年冬。　朝廷使備前藩兵戍攝之西宮。越明治元年正月。忠尙率兵東上。君爲前驅砲隊長。十一日。過神戸外國館前。英人十數輩。來遮前驅。君怒諭却之。不聽。乃揮鎗刺其一人。餘皆逃。兵卒又銃擊佛人。事聞。　廷議使議

定岩倉具視卿密諭曰。忠偵部下忠憤衝其心洵可諒矣。然今日既與各國和好。而有此事。曲在于我。宜刑首事者謝其過。是不獨爲皇國。又爲池田氏及日置氏也。於是忠偵泣傳朝旨。且曰。汝以臣節刺傷人。可謂義矣。今以死謝過。可謂勇矣。君感激拜謝曰。一死足以報大恩。臣事畢矣。因愼待命。同僚交來餞焉。君諄々說君臣之義。且授之砲術秘訣曰。亦以爲我君也。遂以二月九日。賜死於神戶。此日英佛孛伊米蘭諸國使臣及我外國事務掛參與伊藤博文君其他檢吏兵士等多來臨焉。君從容拜揖然後割腹至死。容色如常。見者感嘆不已。外人故驚其勇云。時年三十又二。尋有藩命。特賜祿五百石于其長子成。以上本藩士族。蓋追賞君之忠義也。頃者忠偵與諸同志相謀。將建碑表之。來求余文。余雖不文。同藩之誼不得辭。乃記所聞概畧。君有絕命國什二首。今錄以代銘詞。詞曰。

幾能布美志由女波伊萬左貝比幾加過天加宇遠能宇
貝仁奈遠也能古左鎌
伊萬波々也毛利乃古加計登奈利奴連登阿左比仁々
保布也萬登太滿志比

荒木三郎墓碑銘

羽峯　南摩綱紀

巡查荒木三郎殉於職。其同僚山内某。携狀來請銘其墓。余乃據狀敘之曰。君諱重諒。荒木氏。三郎其稱。其先出自攝津守村重。村重事織田信長。信長貫饅頭於刀。謂曰。汝能食之乎。村重開口啖之。信長賞賜其刀。既而村重攻略攝播諸城。後據伊丹城。抗信長。信長竟不能拔。其剛勇。至今猶稱之。村重四世孫曰信重。初事鳥居氏。後事會津藩祖土津公。賜祿百石。信重二子。伯曰重勝。承嗣。季曰重就。延寶中。擢爲徒士。賜俸若干。重就六世孫曰重義。君其第三子。母宮下氏。安政二年八月十四日生。明治戊辰之亂。從母避於村舍。重義在若松城。罹病。亂平後。君與母看護甚力。重義遂不起。三年君從藩主容大公。移陸奧國斗南。拓三本木原野。晝則墾荒蕪。夜則學文武之業。備嘗艱楚。凡六年如一日。嘗請母曰。吾家元武族。願抵東京。任官盡力於國家。母喜許之。乃奉母抵東京。爲巡查。十年西鄕隆盛反。君從勅使柳原前光。抵鹿兒島。遂爲別働隊。與賊激戰于肥薩各地。有功。賞勳局及警視局。所賞賚金。前後無慮十二年累遷一等巡查。君爲人溫厚孝友。而剛勇正直。重信義。勉奉公。平生修術記算及擊劍諸藝。特善筆札。深用心法律。雖在劇職中。未嘗一日廢之。十五年七月四日黎明。君巡行三田四國坊。乍見有一人走。追路曰誰也。其人不答而走。因大聲呼曰賊。疾追之。賊入坊間夾巷。閉扉拒之。君將排扉而入。賊拔刀自扉隙刺君胸而走。猶迯將踰墻。君追至墻下。以所携棒擊之。賊不能逃。乃自墻上跳下。揮刀斫君頭二所。而顚倒道下。君直進跨其上。將縛之。賊亂斫君頭及面。君手少緩。賊乃躍起。互相搏。君三倒。賊而賊亦強悍不屈。極力刺君。君負傷凡十三所。竟踣地。賊得間而逃。既而同僚原島塚山谷伊勝等相尋至。扶君至醫松山氏。療之。須臾而死。年二十又七。明日遂捕其賊。賊具陳其狀。且曰。吾爲賊于各地。嘗下京都獄。破之而逃。或屢與人相爭鬪。未嘗見剛勇如君。嗚呼君被重傷。將死猶欲奮縛之以盡其職。其剛勇可謂不辱祖先矣。　朝廷賞其功。賜金若干。以爲葬祭之資。且扶其遺族。容大公亦遣使弔之。賻金若干。警視總監樺山氏以下道員四千餘人。亦賻金若干弔之。頃日同僚及舊知二百余人。醵金建碑其墓。墓在武藏國某郡。余乃銘之曰。

生致其力　死盡其職　疾風勁草　歲寒松柏
維剛維勇　繼祖先績

老農太田金十郎碑銘　品川彌二郎

世稱老農足教人者。率有幾人哉。顧海内寥々耳。若太田金十郎。有實驗有實學。庶幾可謂足教人者矣。臨其逝。遺言家無繼志者。囑織田完之。欲其遺骨及墳墓。顧其友茅原鐵造等。來請碑銘。乃按。金十郎諱從繩號栢園。三河南設樂郡新城人。父曰金左衛門。母大林氏。家勤農業。世爲庄屋。稱天保以來舊家。六代祖白雪。學桃青翁。善俳歌。著三河二葉松。三河故城趾記三河古墳墓記野田戰記長篠合戰聞書等。金十郎幼而穎悟。長而好學。亦善俳歌。通歷史。自地理物產者。以至農政經濟者。莫不概涉。其所手鈔。積成數十冊。明治十一年。爲織田完之所推薦。奉職岐阜縣。除植物園。後赴三重縣。爲縣令石井邦猷。見知。巡歷諸郡。臨農談會。唱導二宮氏報德法。結社至數百人。或示驅蟲方。或講肥料方。專謀稻作改良。論青木流撰種方。或說鹽水浸種方。且如共同苗代說。

殊出人意表。聽者感服焉。所著。有農事月令便覽表稻作改良十四條。報德增殖論。二種撰種圖說等。常曰。取人長補己短。是當世要務。首讀西洋農學書。進取氣勢老愈壯。二十三年五月。大日本農會。招老農於東京。會者無慮百四十餘人。金十郎乃應聘入京。日臨農談會。吐露懷抱。其所談論。頗精確允當。衆人感嘆。求交者日多。就中。佐渡芽原鐵造。周防末吉幸十郎等。意氣投合成水魚交者也。爾來期日。交勝話農。切磋研究。與同志十數人。謀先哲佐藤信淵翁墓。修追祀。以獎勵天下農事爲己任。決志將赴愛知縣。及兵庫縣。有所遊說。九月十五日。俄罹疾病。歿駒籠避病院。年七十三。茶毘其屍。親戚平田直衛入京。收遺骨。歸葬先塋之次。鐵造幸十郎等與完之謀。建碑於其高原町松應寺佐藤君墓側。蓋成金十郎志也。銘曰。

老農兼學識者　始可以稱農師　嗚呼此栢園子
學與術相馳　經驗其稿山積　苗代之說故宜
與天若假歲月　勸農益世可知　其逝爲世所惜
先哲墓邊建碑

先妣墓碣　琢溪　北澤正誠

嗚呼。余生十歲。而先考見背。兄弟三人。皆賴先妣教育。時仲六歲。季四歲。艱難苦楚。二十餘年。及兄弟稍稍樹立。海内多故。余以藩事奔走四方。常闕侍養。幸遭遇昭代。忝躋承陛下之徵。而一朝長逝。嗚呼悲哉。先妣名伊勢。北澤氏。王父闕登府君諱正敏之長女。爲先考叁齋府君諱正忠之配。家世仕松代藩。嘉永二年。先考歿。先妣當家。撫養子女。教以義方。卒事藩大夫人眞珠院殿。學和歌於源嘗監。暇則諷詠爲樂。歲逾七十。有浸遊四方之志。會季弟任判事在伊勢。迎拜大廟。登朝熊。航鳥羽。觀養老瀧。探月瀨梅。訪

笠置古墟。弔芳野帝陵。周遊畿內東海十餘州。而感慨於歌章。見風土於紀遊。閱二歲而歸東京。得疾旬餘。遂不起。實明治十九年五月六日也。得年七十有四。葬青山墓域。釋謚曰光康院信譽明操貞順大姉。先妣資性沈靜。治家有法。寡居三十八年。洵悃如一日。方其疾病。謂余曰。男兒不通歐米學。猶面牆而立。汝其使孫兒女耶留學於海外。不然。吾死且不瞑矣。其彌留之際。用意如此。平時可知耳。謹叙概略。以見罔極之痛焉。仲弟曰吉德。嗣前島氏。季弟曰恂。嗣稱津氏。長姊曰順。適綿貫氏。次姊曰孝先歿。

木城母飯田孺人墓銘　敬字　中村正直

孺人名花野。始名由子。飯田讓忠氏之女也。木城有光氏之配也。文政五年十二月八日生于伊豆國韮山江川氏邸。幼而穎悟。好讀稗官小說。學和歌于菊地袖子。就岡本保孝治國學。及長謙讓

剛毅如男子。嫁後儉勤善治家。有十一子皆夭。獨存一男。名直聰
明英特勵學超等衆。諧人始住江戶。維新後遷于靜岡。開私塾于
安西街。歌名益彰。明治二年直聰爲藩校英學教授。三年爲貢進
生。學日進。衆期其大成。六年直聰罹病。八月朔日歿。而諧人深哀之。
無復意於人間矣。先是諧人爲御歌所西三條家女方執事。尋轉
大教院女教導職。直死而辭職。八年爲栃木縣模範女學校一等
教師。是時官開幼稚園于東京女子師範學校。諧人來觀。大目其
穎儀容整肅。溫而毅。和而有體。女中豪傑也。十二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病沒。享年五十有八。養其弟忠辭第二子常次郎爲嗣。忠辭
屬余作銘。其辭曰。

名浮其實　滔々皆是　實過其名　不愧女士

田邊夏卿墓碑銘

息軒　安井　衡

才之難成。自古而然。不唯人不能成。天又從而夭折之。昔者仲尼
之門。賢哲比肩。而猶有秀而不實之歎。況於後世乎。況於庸劣如
予者乎。此予之所以痛悼加人田邊時。而不能自已也。時字夏卿。
家世任大聖寺藩。父曰峪字子晃。亦好學。命爲儒員。母梁氏。南豐
儒生廣瀨範治淡游至。加見子晃大說。目爲北地第一。及時執贄
大驚曰。之子風神爽朗。優於乃翁一等。得良師而學焉必馳騁於
天下矣。事聞於侯。於是有東遊之命。資給從源。館外子弟當是選
者。以時爲始。時年十八。受命即發。來學於予門。居四年。才學益進
甲子春。大聖寺侯東覲。命進講孟子。稱旨。特賜饗膳。予會遷坊邑
令。將以六月赴任。時乃入邑平貸。既而染疾。侯聞而憂之。與致於
邸中。命小吏護衣者四人侍湯藥。同學吉田馬島二生。亦就看齊
護。醫藥供億。無所不至。而遂不起。實元治紀元九月二十五日也。
距生弘化紀元正月晦。得年二十有一。安措於江戶谷中大雄寺
之兆。釋謚曰智學院智道日英。未娶。無子。予悲晩近理學之弊盛
倡古學。欲成就人才。以供國家之用。而及門之士。猶或非之。以爲
功利之學。唯時信而說之曰。五畝之宅。千乘之邦。非聖賢匡濟
之道乎。故學其大於修身以安百姓。舍此而從事於性理氣質之
說。雖剖析至盡。竟無所用。故其學尤用力於制作之源。其文明快。
其詩遒落。駸々乎將向成。而天則夭折之。其亦何心也。是歲冬。其
友東方某甫。千里寄狀。請銘其墓。予之於時。視猶子也。雖不予請。
固將銘之。而老且多事。未能輒爲。今茲二月。事差閒。乃據狀而序
之。係之以銘。銘曰。

天既與才　盍與之命　蘭恐易摧　蓬蒿爭拔
物皆然矣　非天不祐　大雄之山　有穹其碑
子命雖短　子聲遠馳　遠者大觀　何怨何疑

森實實淳居士墓銘

褧亭　蒲生　重章

居士既亡之三年。其子弘介介余友佐藤子廉。致遺狀及幣。乞銘其
墓。乃按狀。居士諱盛春。稱光五郎。明治二十三年庚寅三月十五
日終。享齡七十有五。釋謚曰瑞雲院心光實淳居士。是月廿一日
葬于松柏村松旦先塋之次。父諱盛征。稱傳右衛門。母井原氏。其
先出于從四位下常陸介平國香。五世孫四郎信忠仕于武藏國
安達郡森實邑。因氏焉。從陸奧守源賴義。擊安部賴時貞任有功。
是爲森實氏始祖。經四世有光四郎實邦者。仕右大將源賴朝。屬
三河守範賴。擊木曾義仲。卒誠之。住于相州鎌倉蛇谷森實谷。
至十八世彌右衛門榮景。與三好實休不和。遂隱于阿波國穴吹
邑。經六世至彌兵衛紫義。移于伊豫國麥烏村。居士即其七世之
孫也。爲人方而有廉。天資溫厚篤實。三歲喪母。二十二歲喪父。悲
哀欲絕。既除喪。勤儉治產。新築家屋。無幾。資產數倍舊業。平素重

義輕財。爲國家不吝金穀。文政七年獻米五百苞。藩主今治侯。侯特許帶雙刀。嘉永六年米艦來泊于浦賀也。海內洶洶。居士慨然曰是大事也。乃獻海防費金五百兩。安政紀元侯擢爲鄉士。屢應二年。又獻軍須金二千五百兩。升士。賜祿五十石。方廢藩之時。有司偶脫漏森賀氏之籍。竟爲編民。居士不復言。明治九年丙子。有小學校建築之舉。居士乃獻金一千圓。官賜桐章銀杯以賞之。婆島村有德門院。居士捐財建築堂宇。三島村有興願寺。又建築十王堂。其他捐巨財於神社佛閣及窮民。亦甚多。嗚呼居士豈積善散。其殆學夷子皮之流亞歟。世之積而不知散。終身爲守錢虜者。聞居士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居士生平無他嗜好。唯好點茶挿花及圍棋。曰點茶挿花風流閑雅。可以鎭靜人心。圍棋攻守變化。可以益人機智。余觀其寫眞。儼然端坐點茶。想見其心靜有機智也。居士始娶吉田氏。生二男一女。男皆夭。女適同郡三島村井原信

次郎。吉山氏歿。更納古綿氏。生七男三女。長女男皆夭。三男即弘。承家。五男六男皆析產成家。七男夭。長女適備前國兒島郡下津井村萩野建治郎。二女皆夭。余既叙居士行實。謂子廉曰。子者明治碑文集。稿々上梓。如居士亦可傳。盍徵之。子廉曰諾。乃爲之銘曰。

遠矣千祀　名族之門　天佑忠孝　子孫振々
析產繼業　以序我親　進穀獻貨　以報吾君
於戲偉矣　而失其人　吾銘其墓　以慰英魂

修築鹽竈港記

松塢　和達孚嘉

怒潮奔騰。直衝金華之山。餘勢經洲渚錯落之間。自松島灣。進西斗入處。曰鹽竈港。距宮城縣治四里所。面東海。負丘壑。人烟聚落。魚商雜居。與宮戶石濱寒風澤諸港相對。而優峯以西。山形福島等。苟取海陸漕運之便者。莫不由於此。此地舊爲伊達氏所轄。免商稅。設妓院。管魚市。其特所保庇者。不一而足。而貨物輻湊。行旅至焉。乃有淵之酒。有岡之穀。而絲竹音與欸乃聲相和。當時繁盛。莫亞石卷港云。明治以降。伊達氏去而保庇特許之制廢焉。加之港口壅塞。不容船舶。及其潮退。則每見埠下水枯而泥土出耳。是以漕運殆絕。居民流亡。歌吹海變爲寒烟寂莫之鄉。何其衰也。戶長菊地某發之。與港民好義者相謀。欲疏瀹以便船舶。具狀請於縣令。縣令嘉納。且謂航路難通而陸路險隘。則漕運之利未完也。乃使僚屬察視焉。航路則浚其沙淤之。督之。築港南岸。凡三百五十步。埋其堤背。得地凡一町七反步。更開鑿兩灣於港澳。其南者周可三千尺。而北則半之。各疊石植椰。以固其堤。而沈柴於水底。以拒潮汐衝激其陸路。則自港頭經浮島村。而達市川村。避險就夷。新開路線。凡千八百九十步。起工於明治十五年二月。告

竣于十八年五月。其經費港民義捐者若干。縣國庫及地方補助者若干。其役夫若干。於是乎海陸漕運之利。始得完。而曩日所流亡者。皆復其業矣。余以公事。屢往來仙臺石卷間。每取路於鹽竈。焉。駕車而行。平坦如砥。輪馳如飛。步者騎者負擔者前後接踵。貨盈積。而既而就舟指顧。則金華之山。松島之勝。歷歷在目。風帆浪舶。遠近錯點。銜尾而至。可以見其繁盛倍蓰於昔日矣。今乃請余勒其事于石。欲使後見知盛衰所自而不忘其修治者。並港民之志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明治碑文集卷四終

明治碑文集跋

山窓夜半夢覺讀書聲全絶滿壁燈火無影天地寂寥唯聽草蟲泉音耳出廬步溪邊一輪明月懸中天余於是感天地萬物本是一體盛衰如盈虛死生如晝夜也偶讀陸中佐藤君所編明治碑文集慨然歎曰自古英

雄君子忠臣烈士孝女貞婦義僕及奇技異能傳於天下後世之人豈汲々于名而然哉唯有一片至誠榮枯盛衰窮達死生不變不換者而存焉耳故精氣凛々死猶生不求其名而名自至也今汲々乎求名者其名豈傳於天下後世乎唯須精誠一以貫之而已矣既而晨雞喔々警鼓鼕々響山谿從例盥嗽整衣手提燈率學徒百數十人齋列講堂東向再拜謹奉讀 聖勅了又謹禱聖壽焉嗚呼使余豁然與古人默契神交而有所感悟警發焉者此集之賜也頃第二編成因跋一言以聊致謝云歲次辛

卯陰暦九月十三夜於隔谷山中

白雲居士西毅一撰

跋

去年先人疾病時告余曰佐藤君子廉
纂録明治以降金石之文將公于世被
囑序今疾漸就委頓恐不能應請汝其
識之後數月君被恵其所録碑文集二
卷且寄書曰將嗣刻第二編子其記一
言余謂輓近印刷術盛行新刊之書汗
牛充棟然多是免園册子耳其裨益于
世如此編者蓋鮮矣嗚呼志士仁人之

偉蹟卓行因之得流傳于四方遠近所
謂君子成人之美者非邪余雖未接君
之謦欬見其所用心可以知其為人矣
憾先人之不及觀此編也執筆黯然者
久之

明治二十五年十月

成堂小史佐藤雲韶

稲邨中臺頼敏書

岡崎廬門 編

扶桑鐘銘集

安永七年（一七七八）京都津逮堂刊本

據安永七年（一七七八）

京都津逮堂刊本影印

岡崎盧門先生編輯

扶桑鐘銘集

京洛　大[illegible]

扶桑鐘銘集序

大凡霄壤之中有形者必弊焉山之巍巍有時而崩川之泓泓有時而涸金與石堅剛亦有時而銷泐也其能致不朽者特文辭而已矣文辭也者雖姑寓乎畢簡之間傳之四方垂之百世者斯其無形之故能致不朽也然或秘而不傳

或傳而不博則不復能致不朽矣吾邦之古者勒銘文於金石者不爲不多其金石銷泐而不存于今者不鮮矣其在于載籍者雖無金石猶足觀其曩時焉不在于載籍者脫無金石則好古之士欲求覽之而不可獲也惜夫竟以泯滅焉余信好嘗輯吾

邦金石之銘而録之東索西披久累歳
月積而盈匧頃分金與石而爲二部曰
鐘銘集曰碑銘集稿既脱焉書肆茨城
方章請于余曰聞先生有鐘銘集之擧
予亦有所藏之鐘銘其稿原出自
西山公之文庫而佐佐宗淳泊僧師點
將校而繡梓業未卒物故後有井上玄

桐者又纘其緒且謂編輯未完因將博
需於四方蒐羅闔國之所有焉然海内
之弘邈也曷爲遄得之乎未得一之際
宛亦逝矣于時元禄歳壬午也爾後其
擧弛廢而蘊稿於簏底者九十餘霜矣
希以予之所藏混收于先生之稿以集
成云繇是繙閲其稿則穀皮皺乎字畫

間皴蠹蝕而其銘與余之稿本交互異
同字或乖舛且其所録以五畿七道合
之止于元和寛永之銘余之稿本所録
以年代先后爲之序列至方今安永之
銘故其麗之多汔過半焉雖然其業先
於余信好者向于百年則信好豈忍措
彼擧此耶因今應方章之請混合二本

考抵捂訂夾家再綜理之其分部以五
畿七道者不損前稿之舊也編輯將訖
而以爲余之管窺蠡測猶恐挂百漏萬
以速哂於大方矣又謂日月逝矣時不
與我若今弛斯擧而俟完蒐則余信好
亦追而逝矣胡殊于嚮之宗淳師點暨
玄洞之輩耶夫一堵之中目有所弗覩

十室之間耳有所弗聆而矧海内之廣
豈能殫之乎信好倘不死者數年則所
漏之銘亦載續編哉嗟乎山川之巍巍
泓泓有時而崩涸金與石至堅至剛有
時而銷泐則人奚期睹旰故今脱稿於
茲名以扶桑鐘銘集俾方章録乎文梓
弘乎闔國矣將來之君子頼有所採而

爲考古之一助庶幾能致不朽哉
安永七年歳舎戊戌秋七月朔日
平安　盧門　岡崎信好　譔

鐘銘集叙

盧門岡嵜信好嘗好彙撰向
輯録他之詩文若贊銘等者
為部矣皆思為後生之具也頃者
有彙鐘銘者先是水藩
義公命藩儒輯鐘銘　重撰未成

而止後又有人承継之而猶未弘果焉
亦未廢置数十年矣今焉丁信好
彙之而書林多或方輩欲以彼水藩
所輯之草本増補之信好亦喜焉
遂合舊新之者以一焉一の編小成矣
雖然海内之廣寺觀之多豈得無

滄海遺珠網漏呑舟之鯨耶
信好識之者久而不得猶豫未足曰
是乃未之謀諸和俗之義之曰若傷也
果以而知命所云之人言金諸美矣
其大成名猶河之清之渺乎云之期也
況乎朝露之人命胡為之後耶

信好曰諾乃以授于再筆而從事
剞劂云
大日本安永戊戌秋七月望
淡海藩文學伏水龍公美譔

扶桑鐘銘集巻之一

目録

山城國部上

扶桑鐘銘集巻之一　畿内部

平安　岡崎信好師古　編輯

○山門西塔鐘銘

維永和二年十月五日特進太卿菅長嗣西塔院依叡山衆徒請任
承和例作鴻鐘銘曰
靈鑾應谷　希邑感山　主梵天下　娑婆世間　彼聾何詐
此銅不頑　陰陽造化　晦明往還　茅初惠亮　陶始鬼工
其次延最　冶終神功　同律獄叡　降霜嶺豊　至應安日
殷承和風　一口九乳　五百餘年　祇洹追蠡　于闐克鐫
華竺合調　金石守堅　北岳雪白　西塔月圓　欝攸忽噀

河伯失符　雁字有偃　鳧氏無鳧　淵堂碩老　當院緇徒
凝心相炭　併力再鑪　遠去魔吠　莫怖劫灰　告晨報夕
秋至春來　空令衆引　動教氣催　休眠長樂　震法天台
器所利用　國猶扛鈞　外聞於内　君聽自臣　聖朝寶暦
永和丙辰　十月吉曜　鑄銘維新

○横川　近江國栗本北郡駒井圖大菅里寶光寺鐘今在此

寶光寺　淨御原天皇奉為除病延命所被造立供養也而中古
之比洪鐘空偷梁上公冶剱獨懸寺中僧然日月空移星霜差隔方
今氏人等抽丹神兮鑄之凝懇府兮瑩之羨及聽於大千小千之疆
普施益於八寒八熱之底同心之儔合力之徒濕福苗於千秋村之
雨開榮華於萬春山之風耳于時
文保二年歳次戊午七月八日寶光寺住人等敬記

○無動寺鐘銘

延暦寺不動院　貞觀帝所創建而稱天台別院者也往昔有應
元亀之亂為兵燹燬而鑠矣寺僧常嗟不能復于古也于茲予寄余
銅若干斤欲續其鯨音衆僧踊躍請效不數月書鑄畢功洪器渾成
矣而請予銘予樂其繼絶之擧而弗敢讓焉銘曰
靈區卓越　修福扶緣　範茲金錫　築簴高懸　一邑鯨吼
九乳竜蜿　壽覆開暗　魔外拔昏　遠韻逸響　風飄霜鳴
仰壽元首　俯利蒼生

寛文乙巳秋九月日　天台座主二品堯恕親王書

○台嶺楞嚴院鐘銘

募無貴賤　願誓現當　濟度六趣　引接十方　継鳧氏跡
待豊嶺霜　新鐘發省　練若呈祥　時處成就　功德無量
寛永六年十月廿九日
平三位行権中納言兼式部少輔菅原朝臣知長銘

○歸命山蓮華寺鐘銘

寛文二年中散大夫孫今枝民部近義寄齋於山州愛宕郡高野村
歸命山創蓮華寺供奉祖考之靈以表慎終追遠之思矣寺既成乃
鑄銅為鐘使晨昏撃扣以警遐迩凶趣爰助先靈冥福但未有厥銘

託鋳崖禪人乞於山僧念渠孝誠即為之銘曰

和多既出　大器已成　中空常寂　扣之則聲　聲徹沙界
如師子鳴　時聞省悟　莫不超昇　功利弘普　福壽長寧
天人際會　讃揚德馨　契心平等　道用崢嶸　廣武貞寶
特為志銘

臨濟正傳三十三世本菴性瑫書

○山城國愛宕郡松崎本涌寺鐘銘

夫鐘者精舍之法器拘提之標幟焉頻鳴之以集衆椎之以求法刹又伏魔外勃發資佛祖軌躅無善而不臻無惡而不剪因茲罰賓叱王業輪忽息隋主煬帝罪苦頓空加之蠢蠢凡愚區區庸鄙闕邪歸

正念茲在茲者矣銘曰

聲動上界　响振下方　覺煩惱睡　作清淨粧　超六塵境
遊十地郷　記三業善　得四德祥　緇素瀰傾　貴賤達望

當山十五世發心院日堯誌

○妙法山心性寺鐘銘并序　尺五堂昌三撰

夫梵鐘之為靈器也僧園之管轄法場之喉衿也晨鼓暮鐘之殘遊催曉誦昏拂浮侶之睡驚三觀之定念衆道場則撃之散會坐則亦撃之不可一日無也不可一時缺也且追其遺响則含靈喉類翔飛蠕動聽之覺無数塵劫之迷忘無明煩惱之苦滅罪生善之希音利物化佗之妙聲也天衆亦休五衰之憂竜神實消三熱之焔矧又魑魅為怖魔鬼悉伏定維鎮國家之儀器而呵禁不祥之至寶也誌公曰衆生定業不可滅唯聞鐘其苦息耳又有十功德吁嗟梵鐘之德大哉粤妙法山心性寺座首坊日悟法華蓮宗之竜象而道念精進之翹楚也本於鴨邑有一區地徃年依桃花坊前右僕射之命易地於斯因茲日悟斲山骨鑿谷口疏水披蕪築固砂礫之崩墜運植竹樹之茂陰稱香築塔基趾營構一宇有年于茲然後積薫修之餘勲假心朋之檀力又新建講堂遠招關東日周早結嗣法之金契永耀寺門續燈之佛光且夫山頭清境堂前佳景一望萬態金闕銀臺錦城王殿九陌千門焜炫于眉睫之間北岳連塞愛宕巍然于乾隅西嶺之竜阜南山之鳩嶺周匝圍列如坐畫屏中晴空縱目河内之

高城髣髴于水雲之際雨抹晴粧氣象萬千可謂雒東之名境也矣長樂花外鐘聲豐嶺楓寺鯨音可推而知矣因為銘曰

紺園一宇　洛東白川　鎔範已就　筍簴爰懸　雷音朝發
覺花蠢眠　霆聲夕促　撥迷胸煙　宵翹除苦　群類失悄
上凌雲表　高聞九天　下震地外　勢徹深淵　催梵唄誦
破世網纏　戒一時怠　示寸陰遄　權實已決　實大頓圓
正像共往　末法廣宣　法華能轉　趣歸締縁　佛殿新建
謗法悉蠲　無量弘益　普及無邊

○吉田村新長谷寺　豐後田原別府盛福寺鐘今在此

奉治鑄豐後國田原別府盛福寺鐘銘

右奉為天衆地類倍増威光金輪聖皇玉體安穩天下泰平海内靜謐伽藍繁昌興隆佛法三寶久住利益人天兼為住持沙門比丘僊譽法體堅固寺内上下快樂受福重冀護寺法主諸德大衆六和具足悉地成就聞鐘諸人斷煩惱而證涅槃結緣群生發菩提心而到樂邦九厥六九四生同證五智三身矣

永德元年辛酉八月十五日　住持沙門仙譽

○洛陽東山黒谷紫雲山金戒光明寺鐘銘

東山秀秀　孤嶺峨峨　吟嘯八面　露露堂堂　諸佛法王
光巌住持　洪鐘高挂　晝夜應時　響徹九天　音震輪際
所度幾者　日月清明　家國安寧　能所二和　師檀般昌

百世萬代　克赴易行　二諦双修　誇無極證

旹元和八壬戌歳黄鐘廿五日　桑譽了的謹書

○黒谷紫雲山金戒光明寺別院鐘銘并序

洛東紫雲山金戒光明寺蓮社寂尊崇靈場專修徒恭敬名區也爰檀越酒井氏前長州太守從五位源朝臣　水尾帝後得川親氏公裔也世事幕下委身功勞既顯而芳邑益振則有忠有孝不亦好乎先之依請住持經營當山乾隅龕□等數宇今新鑄鐘造樓忠重之志唯在欲酬考妣慈恩而武運悠久而已蒲牢成而架之樓請素心翁今書之銘銘曰

洛陽東岳　黒谷北邊　建立三年　經過數年　重造樓就
新鑄鐘懸　安樂聖衆　應聲現前　閻浮群類　聆響覺眠
没故迎送　法會後先　可從晝講　宜定夜禪　不朽利益
修善因緣　盡未來際　億億千千

萬治三庚子仲夏吉日　素心撰

○靈芝山安國光雲禪寺鐘銘并序

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凡法器之以音聲而作佛事一詔自證入圓通門者夫唯梵鐘也耶是故當初大覺世雄期祇樹園置之乎無常院自演四句偈大利濟群生法漸東丹大梁武帝假寶公力觀倒懸相乃詔天下之梵刹晨昏擊之廣度脱苦輪自尓以降歴代列祖建立法幢締構精藍必先為之設而作興

礼樂乎令人天惟厥功用豈非博而大者乎哉靈芝山光雲禪寺舊在津州四天王寺之鄰封為大明國師無關大和尚初避慧峰席偽於者寺而主事之僧欽其高誼延居丈室四方衲子雲屯風靡叢規勃焉興四衆推尊為開山第一世矣未幾逼藤相國請遂童從慧日奉　龜山帝勅來鎮離宮一夏禪坐衆魔潜跡　帝感革宮為寺命國師為開闢之始祖今南禪是也滅後築塔扁天授禪庵然而光雲國師之兒孫繼鍾而住持為擢為甲刹加以安國之號惜哉丁應仁分裂之時州郡都入戦圖緇徒不勝寡居而法輪悉墜地矣爭中禪師螢投天授薙染僅及成大僧道行純一為時人所稱賞為出世偶膺鈞選初受命乎此寺自謂我祖行道之地但有名而無實為

其雲仍者所當太息也竊懷興復之志雖累還福源然不肯護初
焉
東福門院寺傾誠佛乘而隨喜禅師之有令望賜以內帑措
其願輪矣禅師不住屏營慮舊礎之難遇尋相似乎南禅之艮位芟
萊蕪夷凸凹領其徒而講綿蕝之礼三月安居四時坐禅全提乃祖
隆之宗要
門院增感之重命侍臣恢興斧斤之工奉佛之殿
安衆之盧笏室香積及門廡不日而落成矣於是乎遠告于
幕府賜近州之腴田貳百石以為恒產賑濟海衆加之蠲封域之租
垂諸於無窮而為大祈願之所矣當乎此時　寛永皇帝時奉称本院
叡聞其巨鏞之設未備而特命工倕新鑄鐘以補缺典祝融敬職甚
奏献力太器忽成焉離子督墨匠石運斤高楼亦復一時畢其功矣

嗚呼大矣哉　兩宮之恩檀禅師之悲願卽廣圓滿也實叢林之
盛美無以加於此焉磨金索懸寶楼寅夕扣撃則殷殷洪音三呼滿
歳百唱千秋豈啻度脱苦輪令人天而已耶向道武帝之詔列祖
之設不可同日而論焉文殊大士所謂梵音海潮音救世悲安寧出
世獲常住者夫不在於茲乎矣禅師属余作銘余雖疎鈍而其言
難峻拒聿叙再興之來源係之以銘銘曰
北嶺之南　南寺之北　蔚彼脩林　羣此勝域　紺殿渠渠
緇廬翼翼　有覺其楹　如矢斯棘　霊芝九莖　光雲五色
迭呈禎祥　式昭令德　顧諟明命　降於蒼穹　神物戮力
鬼氏俱功　鉅鏞脱範　蒹崖維拖　邑鞫雷霆　響奮蟄虫
竜象川至　人天景從　除癡破暗　發瞽披聾　廣度群品
同證圓通　不住二相　了解三空　妙音所及　饒益何窮
茲陳善利　寅歎殊同　晨撞昏撃　仰祝帝宸　日隆月盛
長轉法輪　黄河若帯　願海無堀
寛文十一竜輯辛亥秋九月初三日成就法器同月二十日架于寶
樓
南禅禅寺住持特賜僧録司芋蔭叟崇五謹撰

○聖衆來迎山禅林寺鐘銘并序

禅林寺者真紹僧都上表所創　貞観皇帝勅願道場弘通密乗
数十世後律師永觀起於空宗專修淨業感佛像顧拜聖衆迎選述
拾因讃勸西方僧都静遍始在密家後歸淨土挹吉水流遵選擇旨

作爲續集弘通念佛尓後安上人像敬礼爲師招請流祖西山上人
弘法斯山同門龍象傳燈相續於此　永禄皇帝勅學席吉叢林
騰榮　東照神君賜一流式教風偃艸遐邇門徒莫不伏崇宗教
弘通盈溢四海可謂淨教因縁之霊地矣開基既歴九百餘歳有爲
成壊不得免　鐘之爲物伽藍重器古代之隆豈不虚耶歴世悠邈
未詳□案近歳文禄丙申果空和尚募縁鑄徑貳尺伍寸造樓懸之
寶永戊子三空和尚慨厥摸小改爲叁尺洛下信士吉谷定行多分
加力惜哉斯鐘雅韻澁滯見聞之徒莫不慨慊貧道挂錫之初有更
鑄志造營多端因循未果頃頻欲募縁成斯功講衆全心隨喜勸他
洛下信士森田保笛継先考淨順旨厥志多投淨財更勸有縁攙欵

太矣鑄鐘功德廣具經論幽顯靈驗散在傳記梵音所到乃生死之長夜忽曉圓耳所無明之沉睡自覺令他善緣相接圓成此功德聚體咒願所成雖生死海道盟不違會安養城伏冀　帝道遐昌台運悠榮伽藍安穩法燈無盡銘曰

嶕嶢鷲嶺　輪奐梵宮　天龍所護　賢聖所蔑　化斂　施
鎔冶洪鐘　般若摽幟　解脫玄宗　龍鳴感聖　獅吼　九
顯發圓耳　冥脫罪枷　德溢金口　豈誤蓮盟　長誓　石
遐布梵聲

寬保三年癸亥孟夏佛誕日
當山五十四世傳燈　賜紫靈空是湛欽識

○林丘寺鐘銘　并引　　高泉

天和元年光子內親王就台山之下立招提曰林丘爲熏修祝[illegible]場明年春三月規制稍定思欲普利幽顯乃笥赤金範巨鐘徵[illegible]道人爲銘銘曰

台阜之麓　有古梵宮　久而圯廢　今復重隆　乃召[illegible]
範此金鏞　以考以擊　厥音無窮　下資冥界　上祝堯[illegible]
普願聞者　均証圓通

○眞如堂鐘銘　并序

眞正極樂寺者天台遮那止觀之法流也永觀二年一夕戒算夢行堂弥陀尊我欲近京師廣利衆生時　東三條院所夢亦同焉厥後正暦中𥿻爲　母后冥福建焉迄今寶暦八年戊寅凡七百[illegible]歳矣其間屢易處而元祿中徙於今地神樂岡邊先是正保中住[illegible]法印大僧都純海鑄鉅鐘無銘懸諸簨虡再歷回祿音韻不調今之住持法印大僧都尊興發大志與徒衆共募助緣於四方檀越更令[illegible]氏鑄洪鐘新成其功益昏昕之警法度之明亦足以袪障蔽也爲銘其辭曰

鈴巖精舍　眞如應身　洪鐘新鑄　寵擬質句　鯨音淸亮
蒲牢吼頻　悠揚鏗響　舂容鏘震　金仙界器　大覺場玲
晝夜二六　杓指良辰　驚煩惱夢　興菩提人　蘇悉地夕
都率天晨　開導諸衆　百億万春　功德普潤　法界秉均

正二位行權大納言兼式部大輔菅原朝臣綱忠撰
從一位　藤原朝臣常雅書
寶暦九年己卯九月十七日鑄之

○猿畠山法性寺鐘銘　并序

建長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高祖日蓮上人於房州淸澄寺始向朝日唱七字題号是法華宗派之濫觴也然爲道不行抵相州鎌倉避厄名越切通山窟奉鬼子母神像誦經數日糧食遂絕于時有群猿衆圍採菓獻像無供上人因号山曰猿畠建寺曰法性鎌倉之有靈境以法性爲首於戲宗派大行于世者職此之由至於尊氏將軍貞和元年之春命遷寺京師乃今洛東法性寺是也上人所奉之像傳

在寺方今住持上人日追歎舊鐘之稍小有志于改鑄若干年矣既而衆施山積功力悉備於是差日擇工將搆洪鐘乃屬予勒銘銘曰

敲破振響　蒲牢應鯨　無遠不届　亮唱太平　佛之威神
含斯天數　萬有千歳　宜鎭皇京　允矣追師　展也大成

寶暦壬申季秋初吉

正三位平朝臣時行撰并書

○清水寺鐘銘并序

清水寺者蓋山岳之神窟者也千手千眼觀世音大慈大悲隨人心也謂草創則延鎭聖者訪檉那亦田村將軍延暦以降經四百餘載之縁廻大日本中成一切衆生之素願凡厥貴賤無不往詣就此寶

地有一鐘樓頃年炎上鯨乳空消應德之年梟氏冶鑄曉夕之逸韻無絶遠近之衆聞已藹然間華鐘之勢漸破蒲牢之姿甚踈當寺別當權律師圓經以下營今之新範已以終其功矣聞此音之人皆成觀音之梵音合其力之輩必預佛力與法力始自一人及于萬民一寺住侶十方施主相合諸心鑄冶一口長七尺二寸七分徑五尺二寸五分于時

建長三年辛亥閏九月二十十日

三品李部員外大卿菅原爲長依滿寺衆徒命染筆採紙作銘

曰

二氣之炭　萬物之銅　陶冶異品　造化有功　清水寺畔
白雲樓中　鴻鐘復舊　梟氏爲工　待霜而和　比嶺猶豈
九乳逸韻　無所不通　音驚毒龍　十方夜夢　可待梵響
三會曉風

○鷲峰山高臺寺鐘銘

南瞻部洲大日本國山城州平安城愛宕郡土車庄八坂郷於鷲峰山高臺壽聖禪寺大檀越從一位高臺院殿快陽心公大姉爲現世安穩後生善処課鎔鑄者三千條之金座住藤原對馬守國久以黄金數百兩鑄華鐘蓋鐘者見感通傳增一阿含金陵志不遑勝記矣維時豊臣朝臣二位法印木下家定公摶受奉行而被寄附當山次請銘銘曰

天地父母　相應産銅　鍊爲文器　懸用梵宮　頭圓角出
容微獻洪　華鯨手急　蒲牢音隆　作素洛勢　瞋金剛瞳
煩惱眠惺　生死勉磬　宗旨弘世　法嗣望風　曉乎雞舌
香勵耳聰　憶主安樂　募賓和融　驚百千怪　走五尺童
㘞少林室　開曹溪權　入民覺路　徹僧本空　响山响谷
聞西聞東　薝蔔園繞　檀信帰崇　皇道永扇　寺門彌豊
至祝至禱　聖壽無窮

慶長十一年柔兆敦牂小春中浣良辰

當山開闢比丘特賜佛性真空禪師彊弓叟謹誌

○東山建仁禪寺鐘銘

千鈞大器冶而成　朝扣暮撞祝帝城
月白風輕響答響　天晴霜下數傳聲
嘉曆己巳三月三日　大工沙弥西念　施財比丘淨意
建仁禪寺住持比丘鐵菴道生銘
嘉曆己巳淨意都管施財命工鑄殿鐘一口本源禪師作銘其鐘損壞故募廣衆重鑄之彫鏤舊銘以爲僧堂前鐘
永享辛亥十一月九日　大工平氏清續　幹緣比丘宗了
建仁禪寺住持比丘用章如憲誌

○東山珍皇寺鐘銘

夫洛陽東山珍皇寺者　嵯峨天皇聖朝小野篁君他界後其帰

魂現此地而復本身故弘法師開其遺跡而号六道因安篁君於勝區号竹林大明神從此此地謂通徹于冥府良有以哉每歲早秋及盆前庶民男女詣之則如逢六親亡族加之撞一鼓鐘呼迎亡親鐘年年借隣鐘鎚補舊典終不自由仍力募大小衆緣鎔鑄焉彼篁君之廟守今江重次一日扣予陋室請銘之予曰頃者被惱炎蒸悪寒推枕偃帳不得近傍陶先生管城公故賦伽陀一章式代厥銘云
未霜鐘响勝豊山　聞者透過生死関
六道迷情今得度　寸莚擊碎五無間
寛永二年乙丑孟秋如意珠日
前南禪禪寺古澗叟慈稽首誌焉

○東山長樂寺鐘銘

東山長樂寺天台僧最澄創立乃安大悲之像以比唐長樂也常寛平朝有　上皇愛地形勝絶営菟裘于此壽元之交律師釋隆寛慭啓興復始振黒谷學建礼后時以寺僧印誓尊爲戒師至德初僧都釋光英遂属諸靈山僧國阿天台之舊於是乎一變焉寛永中詔有司恢闢棟宇再輝佛日逮明曆釋與阿特發弘願募衆緣鑄洪鐘業半而没惜哉今住樂阿夙攀天台峻追靈鷲軌纂加修飾終就厥功緊樂公之力不亦大乎余與公有舊因紀厥事大江資衡稱圭
銘曰　龍公美子玉
宮是長樂　境是東山　勗哉工倕　大鏞斯完　載供晨夕

載備急縄　華外聲起　霜後韻寒　遍滿碧落　驚覺塵寰
厥功厥德　胡克言殫
其二　平信好師亨（岡嵜氏平姓也）
觀音靈區　皇都之東　急氏功就　蒲牢聲雄　滅除苦惱
開破冥蒙　于晝于夜　示現圓通
其三　藤原玄芝子祥
真觀昭明　傳音耿介　救彼四生　洽此三界　利益無邊
純嘏靡届
明和五年戊子春三月

○洛東養源院鐘銘

山城州愛宕郡洛東養源院者贈從二位行權中納言前備前守藤原長政卿之靈場也其息女太虞院英岩者爲豊臣秀吉公之內政因之告事之由以受其命建立斯精舍而盡追遠之孝日奄矣然不圖及回祿也尔時崇源院贈從一位和與大婚遂再興畢矣崇源院者　台德院殿之御內而英岩之御妹女院之御母堂也是以莊嚴巍巍幢幡傘器悉從宮中寄附焉但以無巨鏞爲一闕是故當院主權僧正法印光慶使冶工鑄之以備晨昏之佛事者也銘曰

洛陽巽院　廬舍南邊　淺井靈廟　天台講筵　鐘催讀誦
聲覺長眠　撞者消罪　聞人解懸　出定入定　說禪參禪
朝報僧衆　暮隨客船　警霄百八　度界三千　廣敎法布

永聖風扇　響九重月　歷億萬年

慶安庚寅年九月吉日　意林菴素心撰

○新熊野社鐘銘

斯銅鐘元四品松平若狹守康信入道別峯居士領丹波國篠山之日新鑄之以置城中之道場也令孫豊後守信茲慮後世變遷謀之於晃玄而寄洛東新熊野權現社不堪歡喜則建樓揭之永備神社之一具而已

貞享甲子歲

新熊野別當大僧正晃玄識

○東山泉涌寺鐘銘

鯨音一發　聞者輸誠　菩提且至　禪那暮成　拔苦三途
與樂四生　法水泉涌　响遠流淸

○圓通寺鐘銘　虎關

夫人之有啓發也其所五焉曰眼焉曰耳焉曰鼻焉曰舌焉曰身焉五之中耳爲最矣耳之借啓發也其器八焉曰金焉曰石焉曰絲焉曰竹焉曰匏焉曰土焉曰革焉曰木焉八之中金爲最矣故人之有啓發也多歸于耳矣耳之有啓發也多在于金矣金之中鐘爲最矣鐘之爲器也其聲高而遠矣其響正而宏矣以故所啓發不寡矣如來敕羅公於誓多林飲光託化土於須弥頂皆啓發之善者也天下之阿練若僧伽藍假以鳴焉咸取諸此乎平安城東圓通禪寺未有

大鐘數更主者不能擧此役今住持曇公董山之未闋三春鐘已蕆焉不待霜降能鳴乳于四時屢駕風吹遠号令于八表烏乎曇公之於啓發也可謂勤矣不翅一刹一衆兼要警動群品其規摸博乎乞銘于予予不得而辭爲銘曰

八音之金　稱爲至音　六門之耳　善包群美　二物相合
人被啓發　寺号圓通　啓衆以鐘　此方教体　音聞在此
名實相當　使之無鐘

○凌陰山淸源寺鐘銘并序

本朝凌陰蓋肇於　仁德帝式內所載城和河近丹每國凌陰有數所在矣我祖賴業眞人爲　高倉帝師仕主水正時受恩裁嚳

以冰操地為清家虞分以絶佗姓競望癸酉自武人秉軸領闔國以降餘州冰地徒被斷爽迄今斯境獨為清家之有者以大家之皐献鑑列祖績用不淺也祖父國賢卿始墾畬田會民讀法居得所人懷恵遂成一邑鳩功豈易圖哉随山神靈降丘建梵宇号曰清源之寺予率祖考之志新鎔華鐘旁聞其麗矣仰冀先君徳音覃及鬼方

銘曰

律呂制器　鏗鏘報更　確懸追蠡　淹育鉅鯨　山雉揚雊
蒲牢較聲　神奮玄徳　人底長生　鎗鏘允諧　洋洋貫盈
風聞遠韵　雲遏意行　樵歌鄰調　村樂假清　南暢竜皐
北達志明　暘雨協若　寒燠質成　六月氷堅　使納藏營

正保三歳仲夏

前給事中兼拾遺補闕清原賢忠

○施無畏寺鐘銘　源兼明

北山有寺　曰施無畏　云排丹霞　聊啓銀地　昔我先妣
語吾往事　火奉巾櫛　久從珠翠　清涼秋景　空入舊思
上陽春色　常在夢寐　蒼梧慘雲　緑竹含涙　曉鏡落飾
朝案却味　習聖皇恩　昧空王義　古之歡樂　今還慚愧
問釋迦文　聞無盡意　観音弘誓　不可思議　終宵翹誠
達旦不睡　望月方滿　追露快墜　青蓮眼開　白毫相備
伽藍纔成　繪素已至　即造乾槌　以充法器　吉日遇奇
良冶呈異　鑄作妙音　銘著鏤字　飛霜警節　鶴露驚智
徳之鄰兮　善是遠自　界期大千　天校第二　上從有頂
下抵阿鼻　因此一音　濟彼群類

○白雲溪鐘銘　并序

京城之以北有山曰鷹峰惟夫物外之勝境而棲遁之窟宅也𨞺是我巖翁築小亭於溪邊自以白雲名之蓋取諸道明所謂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之義矣廼入溪亭則奇石秀遂美木榮娟仰見山色之蒼蒼俯聞水聲之粼粼花塢藥圃列於前瓜疇芋區開乎後翁方術之暇適意林泉寄情丘壑春朝採穀追孟浩之清操秋夕採菊慕胡廣之延年一望之間暮雲飛而歸岫鳴禽語而窺人淨几明牕一

香一名其榮可以觀焉維寛永壬午秋八月既望新鑄鳧鐘挂于山樓叩之則鳴有小大聞之則聲無動靜村猿洞鹿以和其聲院竹庭窓以會其響是山房之清事也翁使余書其事余不佞得無貽山靈笑乎旦系之以銘銘曰

一峰高秀　言隔神京　小樓斂構　新鐘既成　雲巒林麓
晨音宵聲　遠近歆聞　精神益清　嗜此幽趣　忘彼繁榮
逸響未断　山静月明

寛永十九年壯月日　静軒埜三竹甫書

○紫野今宮社鐘銘

伏以此神者延暦元年甲戌以　桓武天皇敕令創建其後當于

寛弘第二乙巳年應現　一條院有靈夢因茲天帝親被染於宸翰封感神院洛洲豪社之靈神也或曰於此于社以不可無花鯨予答曰無力又勸曰仲尼曰我未見力不足者是以進於諸人衆黔首於助成從寛永之季至正保三年謹奉鑄於此鐘爾処銅殆不足於是神司冶工俱動心歎彼鐘半鎔然不能弃置試鑿開之看乃全而無恙恭惟神之驗瑞豈可徒乎以此觀之天下國家最豐萬戸姓子仰弥高祝曰仰冀

天子萬歲　台齡千秋　天下太平　國土安穩

○琰魔堂鐘銘

圓阿弥陀佛

當華洛之北偏有蘭若之場安置華藏之教主并琰魔王泰山五道

轉輪王司命司録等像定覺上人艸創之砌明善律師再興之處也号之引接寺度此衆生界利益連年而揭焉貴賤追日往詣今就此梵宇鐘樓仍假致聲成雷之力顯九乳不日之功擅越各預利益華夏永誇安寧住本願之宿懐早託九品令末世之群萌悉離六趣

康曆元年已未孟秋四六之天勧進圓阿彌陀佛勤其銘曰

梟氏巧顯　鴻鐘形成　待霜而和　如雷之鳴　十方合力
諸人竭誠　納受利物　感應隨聲　無明長夜　有為群生
梵響所及　毒睡悉驚　告曉告夕　遠近相并　有識無識
證得三明　一打鐘聲　當願衆生　脫三界苦　頓證菩提

大工藤井國安

○天瑞寺鐘銘

竺土製度　梁園舊規　禪林首設　法社總持　德滿四海
功越三祇　響震大地　聲徹須弥　玉麟祥瑞　金鳳來儀
佛果号令　衆生洪慈　未上一杵　何處可期　劫有消日
聲無盡時

大政所殿春岩太姉壽位預修之御願製

金鳳山天瑞寺住持玉仲宗琇書

天正十八年庚寅仲夏如意珠日

○大慈院鐘銘　并序

洛陽之居住堂屋氏笑雲宗吟居士者先師佛國太安禪師籌室之

徒也今茲丙寅孟春十九蕢須彌庵化矣粤厥令子令孫戮力施淨財為居士追善創建鐘樓於大慈精舎可謂孝于惟孝矣夫景鐘者法器先馳而礼樂樞要也所以三際三慢中規中矩差別經所謂若有衆生奉施鐘鈴得十種功德也昔潙山靈祐禪師有俗弟子贖鐘子仰山設問云俗弟子贖鐘子和尚將何酬佗潙山以拄杖敲床三下云我將這箇酬佗焉山野即今受英檀之贖諸衲領會撃鐘一下云劫石有消日洪音無盡時銘云

赤城北麓　紫府南叢　寺象祇樹　山祝碧嵩　鎔凡煆聖
破勞警夢　鉗鎚無跡　何借郢工　羅睺撃處　阿難圓融
搭被七条　響動長空　日暮勸客　晨齋集衆　綏渡湘景

遙知梵宮　神竜曉出　胡蝶晝濃　猝魚互答　支竺相通
所庶幾者　宇宙施功　大慈峯秀　萬國年豐　壇家安寧
壽域無窮　皇風永扇　法道益隆
時寛永第三丙寅歳孟秋如意珠日　施主　堂屋宗榮
前大德現大慈藍溪叟宗瑛誌焉

○寸松庵鐘銘

新鐘一撃吾松風夢裏人間萬事空伏以梵刹不可無鳧鐘晨令人
人醒煩惱眠夕敎箇箇帰菩提路抑此寺者宗可居士為當世來世
般若結縁先是揮数百金而草創之吾先師特賜太梁眞宗禪師為
住持師資相計劃而後令宗珉住居舊在竜光境内後寛永壬午歳

居士偶尓上京相依于此境欲移之即日用数十金買此地居士有
故速帰赴武州于時令嘱言從者而截松開地也帰武州日未幾臥
病床踰月物故矣臨終嘱諸族但以此寺成就此寺相續也没後過
一年其室祖清尼大姉与諸族會議不失遺命捨百金以彼地移此
境託今茲慶安戊子小春念一日迺居士七周囘忌之辰也尼大姉
遠寄使施金營辦齋會且命冶工製鳧鐘一口以伸供養總施寸莚
則聲到梵天響徹黄泉四聖六凡情與無情有耳無耳入耳澄心入
心洗耳心耳双忘靈音嘱耳憑叒勲力煩惱菩提一時撃碎生死涅
槃驀地超越竜女證果於献珠之頃廣額成门於放叒之間尚未為
頓悟何有男女善悪之分我普向寸莚上蠢動含靈同得佛果決了
也非是尼大姉善根孰能與於此乎皆是出於鳧鐘之功者也銘曰
青青樹下　營建梵宮　寸松為号　大梁在中　雖是篳屋
何愧巨叢　區宇全備　細椽盡工　黄金磧銕　白銀赤銅
陶鑄資始　鍛錬隨融　玆成器美　喚抔鐘洪　無端開口
群迷治聾　一模脱出　萬處圓通　武運長久　佛法興隆
民安國泰　光和塵同　壽山福海　以垂無窮
慶安元戊子年十月日　冶工藤原信濃大椽國次
大檀那高松院國大祖清尼大姉
寸松住庵比丘翠岩宗珉謹題

○洛北圓通山興聖禪寺鐘銘

山城洛北圓通興聖寺者立台密禪之三宗佛法興隆之地也昔日
晋惠帝洛下造興聖寺常供養千僧今洛北之興聖亦有十方諸檀
以伸僧供養古云昔日靈山會裏今日興聖莚中希有云云開山虚
應禪師者禅教密兼全備矣至東關上野世良田長樂寺久住而榮
朝派下有印證榮朝者吾山千光祖師神足也立台密禪三宗本于
此者也第二世無阁第三世全空第四者當住通光翁也方丈庫司
發藏等巍然浄刹也雖然怎麼無集衆徒鐘鐘是台密禪寶器也音
聲功德無大於鐘粤洛陽富家英檀丹阿弥出雲大椽藤長政令冶
工鑄一鐘雇匠土築新楼挂蔵其上寄附之一日通光云開山虚應
與山野依有結交之故乞銘鐘山野諾焉虚應於吾山轉讀藏經時

其安深矣雖然與慶秋來久臥于病床弥老去胸襟無雪月以何銘之辭者再三或時英檀長政慈父宗味老人來又乞之老人者山野五十年前之舊知也云彼云此不獲固辭銘之云爾

大覺皇佛　安置靈場　洪鐘打着　法鼓丁當　聲聞下界
響徹十方　太藏小藏　東廊西廊　中知虚廓　外看圓相
寒山侵夜　豊嶺降霜　驚夢迎日　啓幽迎陽　啼鷄報曉
群鴉下堂　願生安樂　返觀無常　師檀壽考　地久天長

旹寛永十八辛巳歳臘八

前住建仁後住南禪禁書三江叟紹益

○北野宮鐘銘

扶桑福由　浮提寶地　馳神眞際　排弘誓門　求法道邦
進成願砌　密領金堀　新鑄梵鐘　名翼豊山　華外息氏
號翻長樂　霜底穐生　千載良珍　萬代龜鏡　天地長久
國家吉祥　現當平安　親俗無事　功德圓滿　慈悲万行
願以小善　利益一如

延德三年辛亥孟夏吉日　大工國久　小工　左衛門

施入願主小倉掃部佐伯直有

○洛陽妙顯寺鐘銘

振古有鐘曰饒上人所挂也久歷涼燠聲韻不豁而響不遠到故集衆或轉法時有濫淳焉忍之不忍正德二年整理諸堂之次改大其型鑄銘之鐘刑成矣敢非好新奇只修其用缺其益亦偉可規模爲少乎哉銘曰

新鐘額高　殷殷沖天　吽霜消罪　吼月談圓　拯溺賑苦
覺頑羅眠　聲尚可發　撈亦成緣　卷圍法界　表具完全
舒震塵刹　要經廣宣　期果淨土　下種福田　妙用光顯
豈但万年

正德三年癸巳二月十六日　二十五世日啓誌

○具足山立本寺鐘銘

辛丑之春寺罹攸之災數年而昂新羽林次將光政女号長壽院榮施若干貲造梵鐘并宰樓丁未冬鐘成原夫祇陀林銅鐘戒場院金

鐘修多羅院石鐘及平等房前鐘磬或輪王梵釋之像或諸佛成道之相或八水九竜之形或日月星辰之象或黃金教誡之文黨堂焉煌煌焉如厥勝利也載籍所紀昭昭焉而今雖不悉備梵製爲其功用一也矧乎鳴之宣揚佛乘不可量所冀檀越家運共金石弥固子孫齊鐘聲無窮乃至四德圓滿百福莊嚴之殊勲及法界銘曰

磨礱青石色　鍐彼黃金文　此土真教体　普爲衆生薫
宣揚具足道　響徹九重雲　已立冬成本　永令一切聞

○洛陽本滿寺鐘銘

大日本國平安城廣布山本滿寺宗門第六祖日秀師之開闢近衛無嗣公之建立也此寺二百餘年始在公之宅内中移于宅外而今

延于王宮京極邊。是則所謂三變浄刹者耶。由來如藍琢王蒲牢隷
金去。寛文初元會有回祿之變。則寺亦成烏有。既而竜頭墜地。鯨音
失響。豈耐驚覺夜之眠、覺生死之夢乎。今茲己酉、檀越烏養氏長充
者、為祈父母伯叔及自佗得脱、及投財鑄鐘。鐘成則挂著樓上、以集
大衆、而冀曉客願此功德、一切衆生速脱、諸有若共證一乘道、更祈
君臣安穩、天地長久、宗風弥扇、檀越願滿者。銘曰、

妙經廣布　本滿靈場　三變空舍　二百餘霜　鷲頭月浄
雞足花香　佛祖明驗　神祠和光　捨財勵力　鳥氏錬浪
新成鯨音　衆終願望　聲震宇宙　响徧帝鄉　檀越功德
速證覺主

皆寛文九年歳次己酉孟冬上浣八日

當山二十五世住持比丘日榮誌

檀越烏養左衛門助三代孫弥兵衛尉長光入道宗法

○洛陽蓮臺山阿弥陀寺鐘銘 并序

阿弥陀寺者、天文中清玉上人所創也。上人者不知何許人。夙齡通
受台教、晩歳帰専修之宗。嘗跋涉于寰宇、誕敷教肆。恐行力遊之聲
著於一時。永祿丁卯南京大佛殿罹兵燹。帝有興復之志、令上人
領辦事、蒙奬諭者三。於是閔能仁之道缺、感重源之中興、殫心畢力
率奉城市之檀鳩土木之工、搆構堂宇、以庇風雨。帝嘉悦、天正壬
午明智氏叛信長公于本能寺、上人始謁幕府、礼遇優渥。由是慨然

而自收公尸及侍臣之骸骨、帰而封墓營廟。上人之景行大概如此。
維時有金索器然、形残聲窄十三葉。知寺大悦上人大發志願、而鑄
大鏞、欲光昭鼻祖之令德。自正保乙酉秋涉于丙戌之夏孟以落之。
實果其願、以昭其度于鼓。已備無柧窕之疾、銅淬盡去、應宮商之律。
夫鐘之為義用之宮廷則有觀和樂之德。有鐘勛名之賢用之仁祠
則有警幻夢之慮、有得清涼之樂。其義殊顯、所以昭令德得清涼之
者、可謂於是不失。若乃霜落鮮國、憶豊山之瀏亮、風冷宝地、怪石鐘
之嘈坎。清晨發杜叟之省、昏暮無清師之擧。亦或嘉月流天、尋謙
明之興起、或丙夜鑿時、嘆仲孚之勤勵。一音萬感、實入耳而藏心者
也。銘曰、

雖消香阜　高懸華鯨　丕備竜質　徧感雄聲　廼善因菩
大鳴小鳴　暢百億界　聞九重城　上堂告罷　禅揭報更
霜庭冷冷　月籟清清　苦海風穩　閻地路平　道合萬物
慈濟衆生　鑠我玉師　樹德垂名　天蓋地載　濱勿照明
檀施山積　不日落成　能果弘願　真有精誠

○妙滿寺

紀州道成寺鐘銘 此鐘今在于本寺

聞鐘聲　智惠長　菩提生　煩惱輕　離地獄　出火坑
願成佛　度衆生　天長地久　御願圓滿　聖明齊日月
叡算集乾坤　八方歌有道之君　四海樂無為之化

紀州日高郡矢田庄

文武天皇勅願道成寺冶鑄銘

勧進比丘瑞光　別當法眼定秀

檀那源万壽丸　并吉田源頼秀合力諸檀男女

大工山田道願　小工木夫守長

正平十四年己亥三月十一日

○曇華院

延福寺鐘銘并序○此鐘今存于茲

攝津國福原庄兵庫經島有寺名延福寺本尊是弥陀尊盖夫一村之帰依衆庶之敬崇而已然間撻椎先雖懸楼閣音響猶不能調和

衆願主讃阿尋吒王免叙輪之蹤祈亡父既鑊湯之路今當七廻之酬報新造一口之銅鐘鷲眼精撰息氏鎔鑄所願者九乳之响遙追九品之臺三下之韵遠徹三途之底

延文歳次丙申初冬下旬五日辛未作銘曰

洪鐘一打　三界消難　靈寺嚴飾　民村賞翫　諸夫望會

衆聖來壇　告暮知曉　覺眠促觀　龍頭動吹　鯨杵撞瀾

迎月通漢　知霜聽寒　六時修行　十德多端　猗矣延福

利生不殫

○六角堂頂法寺鐘銘

器世界南瞻部洲大日域雲州路能義郡富田庄居住奉三寶弟子大功德主在原氏堀尾帶刀左衛門尉吉晴之淑女無嫡男出雲守忠氏山城州平安城六角堂前掛巨鏞以禱薦靈佛伏願永護子葉孫枝家門繁榮於坤乾其銘曰

花外蒲牢响　長安半夜天　驚人揮盛德　聞者解名纏

朝渉遠山碧　暮衝街市烟　観音妙智力　壽算幾千年

○京城因幡堂平等寺鐘銘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永享五年六月廿一日　願主道明　大工安定

○大光山本國寺鐘銘

夫推者濟悪趣之寶器集僧伽之信鼓也因茲初拾施財於维陽

之貴賤募資糧於田舍緇素而不軽隻紙半錢之投志亦无嫌尺木寸鐵之助緣甚愍深愛所由造焉冀洪鐘響于溥天則王臣咸聚圍頌紹隆之聲巨磬鳴于率土則庶民同成妙法廣布之唱

文禄癸巳九月吉辰

○専德寺半鐘銘

蘆茲菊室　爲蒲牢聲　喚起真想　毗佐浄行　晨響瀏亮

宵韻鏘鏗　冥蒙奄啓　豁悟頻生　载戛载擊　德益厥宏

盧門　岡崎信好師古　譔

扶桑鐘銘集巻之二終

扶桑鐘銘集卷之二

目録

山城國部下

扶桑鐘銘集卷之二　畿内部

平安　岡嶋信好師古　編輯

○岩屋山志明院鐘銘

山城州葛野郡岩屋山志明院者空海大師神州之靈場也請菅相公為護法善神殿内安置大聖不動明王則天満神之攸彫刻也夫不動者金剛部中第一尊主也在天於月中娑羅樹下現身本体盧舍那久遠成正覺為護持佛法為利樂衆生也軀黒而通身有火焔名迦樓羅焔今於黄泉境界當幽靈初七日之忌辰評判三業過罪之軽重故号秦廣王應用變作無窮不思議哉悪魔降伏罪障滅除是威怒相也曲眉瞋目左定握羂索右慧抱寶劍令一切群生皆怖

懼知天龍八部及諸魔等悉大怖畏以無相為体無相而有相非有非無以大智徳大悲徳現種種相貌也胎藏軌曰地藏風輪柔軟體也不動風輪忿怒体也又顯釋迦顯不動亦是一体異名也古来洛之内外盥洒癃躄聾盲瘖瘂之徒無長無少一七二七留錫於斯地孜孜寅昏黙禱則立靡不有靈應也矣今茲　中和門院為上求下化發轉願毂挂著新鐘冶工戮力鎔鑄者不日而成其功矣一衆嘆服曰攸希銘其上至萬世使後人知之也以故命山野銘焉鐘者為法器之最　鳧氏始作之後魯荘公鑄之暁撃則破長夜警睡眠暮撃則覺昏衢跡冥昧引杵逗緩揚聲欲長或集衆赴衆或入堂下堂或喫茶喫齋之時鳴之也其利甚大哉梁武亦詔天下佛廟令考之

當徐其聲也一聲以上通三十三天二聲以下達一十八地也闡提波旬聞之證圓通蝦蟇蚯蚓聞之修法身也厥勝因不可計也揭銘曰

一方梵刹　謂之志明　地号岩屋　北據山城
造立聖像　緻開教黌　林樹陰盖　松杉風清
瀑龍飛下　曉猿震驚　北野廟古　南涼石横
懸崖萬仞　鳥道兎逕　鉅鐘新挂　其響如鯨
常報毎旦　頻告三更　非商非角　大扣大鳴
萬籟齊作　百錬鑄成　警昏啓聵　接物度生
利濟獄苦　消滅凡情　法演大乘　戒修密行
發聲不閙　絶悪未萌　巨靈合掌　耐重換晴
適際昭代　道泰時平　冀祈皇祚　永歎功名

旹元和第七辛酉稔季秋吉辰

前住東福剛外叟令柔謹[illegible]

冶工出雲守藤原國久

○松尾山鞍馬寺鐘銘

山城國鞍馬寺星霜已古崔嵬花高雲露冷侵窈窕錦閣向頃側方今儼加修飾且發繼絶之志遍化書而鑄梵鐘其功已成矣銘曰

洛陽城北　多聞靈場　嶮經鳥道　坂遠羊腸
朱樓層嶺　青壁兩疆　東夏進歩　貴賎慰望
梵鐘新鑄　逸響推揚　法器成就　利益[illegible]量

寛文十年庚戌十一月三日

従二位式部大輔菅原朝臣知長銘

○大雲山竜安禅寺鐘銘

工鈞成大器　萬世立叢規　劫石有消日　洪音無盡時

明應九年庚申七月十二日

住持特芳禅傑　願主宗韻

薬師寺長英　同信女榮珍寄進

○正法山妙心禅寺鐘銘

凡鐘者欲令聲大故必作蒲牢造鯨魚以撃之則大鳴矣今茲
清和天皇十代山名氏義範公之后裔十六代豊國公法名禅高其
仲子豊義公其阿娘天祥院殿慈雲妙大姉慈母者木曽氏也妙人

欲以有爲財修無爲果鑄巨鐘用寄附吾山其蒲牢也吼正法月則
打破百八煩惱其華鯨也聞洛陽城則驚散八萬睡魔曉韻傳精舎
晨音徹梵天聽者得三徳觸者解十纏嗚呼遠遠耳功徳至矣盡矣
加旃就于森上坐請銘不得辭厥銘云

見鐘在簴　内空外圓　樓臺高聳　虚谷聲傳　鳴依小大
徳似聖賢　陰上烟雨　晴吼霜天　破愚蒙暗　驚煩惱眠
洪音無盡　信力弥堅

萬治貳己亥季十一月念一日

○又　法金剛院鐘　今在于此

戊戌年四月十三日　壬寅　收精

屋評造春米連廣國

鑄鐘

妙心寺庫院之西樓上所挂鐘腹有斯款識余躬登樓上塗揭
而得之唯收字評字漫滅難辯餘皆易觀古老傳道曾屬世駿
乱有壯夫數人擔此鐘來粥五千錢而去蓋緑林豪客也豈天
正慶長之間耶後有知者謂此法金剛院之鐘吉田兼好法師
所謂黄渉調者是也

貞享三年四月　沙門師點誌

○玉鳳禅院鐘銘

玉鳳樓上　新挂華鯨　吼開山月　響洛陽城　入會花散

遅明鳥鳴　滿耳功徳　不聞希聲　天魔膽落　群生夢驚
嵩呼萬萬　大器晩成

慶長庚戌三月良辰　住山比丘蟠山叟景存謹誌

○天授禅院鐘銘

原夫牧野将監成信者三州之源氏吉田之城主古白居士之曾孫
豫州大守成里法名柏庭道樹居士之長子也自髫年有大志不願
細業讓家系於二弟歷仕于諸侯蓋要論益代之功名也以故世皆
知其爲英雄矣年過耳順忽然知六十餘年之非而歎曰蓋代成功
黍一炊二子仕官於公府五女婚嫁於國士吾更何求不若入山林
修菩提道當時屬松平少将光政公麾下公東都西歸之日詣石清

永成信供奉翠旦潛遁矣君長子弟無恙之何曾俠遊之日自号任
佗房與余友善今也花園再住之日不意再會述其志平生久要豈
不是悅乎松風蘿月禪談道話煩惱塵塵解脫菩提日日增長適吾
派諸老凝望投翁師祖之尊像任佗捨淨財造之且又挂鐘於塔下
余宗徒昔藤房卿八幡参詣之翠旦遁世矣雖世異時殊事跡惟同
想夫宿薫有縁耶菩提成就豈可疑哉是謂之云道傳字之云澤岩
付與衣盂弁戒法畢矣仍記言於華鯨之腹上擊一杵歌曰

乾坤之內　宇宙之間　中有一鐘　秘在法山　韵韵直響
太界大千　天兮發焉　人兮受焉　礼亦儼然　樂亦翕然
迷者覺顛倒妄想眠　悟者坐圓通自在禪　劫石有消日

洪音無盡年

正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冶工對馬守藤原國久

雲居叟希膺誌

○太通院鐘銘 并序

正法山中太通禪院前住持湘南大和尚建樓挂華鐘備朝暮和擊
則破裂無聲鐘有意于改爲鑄掌止矣于時寬永二十年癸未春之
孟當主盟寮公後版續先師之遺緒施財命工新造鐘而就于小野
請銘不獲峻拒而銘之銘云

叢林号今　礼樂日昌　金輪詠月　㝵嶺鳴霜　暮就冥昧
旦催曙光　洪音無盡　地久天長

寬永二十年孟春吉旦　玄礎誌焉

○養源禪院鐘銘 并序

今茲延寶五丁巳祀無射中旬哉故舊元宴首座爲先妣心月周清
尼佛果菩提鑄小鐘一口以寄附于養源塔吁乎孝志丹悃感激宥
餘而就余請銘余奚應其需哉再三揶揄然佗不敢聽故叨記俚語
以任其責而已實貽笑於千載者乎銘曰

警回煩惱睡　開發菩提智　一擊忘諸緣　餘音絕思議

法山末流圭田謹誌　冶工陸奥大掾藤原家次

○天祥院鐘之銘 并序

夫惟吾檀越總州太守源朝臣良清公爲先考天祥院殿前四品拾

遺心岩玄鉄大居士相攸於洛陽西京花園之西北新建精盧擧祇
苑布金之舊例而盡輪奐美矣且鑄梵鐘挂之樓上以使夕誦晨香
之時不怠可謂其志深矣加之諸生之有業者各聽此鐘聲自起焼
燈而無不成其業若士農工商之奔於利者亦聽聲而無明夢覺煩
惱塵盡而偏趣佛果是吾英檀信力之所致也黄面老子曰信能增
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矣金口要文復奚疑銘曰

新築精舍　把定封疆　黄金布地　彩畫滿堂　例于祇苑
擧于天祥　鑄鐘報刻　聲通十方　東迎曙日　西送夕陽
響開山月　鳴豊嶺霜　長夜夢覺　一擊知忘　乾坤不盡
功德無量　仰庶幾者　國富時康　君臣慶會　竜蟠鳳翔

兒孫苗裔　蘭芳桂芳　武門祥祉　法社金湯　英檀志願
地久天長

于時正保二暦乙酉臘月二十五日

再住當山弘宥叔謹書

○東海菴鐘銘

東海壯游　法器既成　資敎洪通　永响福生

右太光普照禪師單傳和尚与瀧之銘也今擢越革鑄洪鐘以寄附恐失先德之手澤所以繫舊銘而記檀信之來由夫東海庵者石川掃部郎法名機岩宗先爲難兄同氏兵助法名因溪祖善冥福所再興也其由緒具載兵助石碑故茲略之宗先之嫡子心外宗無居士相續粗加修補雖然日積年尚漸覃廢毀因茲一派耆宿捨衣資以衆力復再昇新而輪奐美既成矣粤宗無有二男子長曰直親次曰宗直追慕先祖之功能伯仲一其志新鑄洪鐘懸于當庵且爲先考菩提且爲兄弟現世也古德豈不言也

劫石有消日　洪音無盡時

寛文第四甲辰孟春上澣吉辰

桂南仙閣梨誌焉

○太秦廣隆寺鐘銘 此鐘今在西本願寺

藤原通憲

夫廣隆寺者上宮太子濫觴之秦河勝艸創之本朝之佛法爰始此地之繁昌被今靈驗奇異言語道断事在前記不須復說於是久安六年正月十九日仁祠忽逢回祿之殃住侶空隔藥巴之術雖悲罪寺之爲灰唯感驗佛之免烟方今佛閣僧院鐘樓經藏悉尋基址新加修復故鎔洪鐘即作銘曰

凫氏呈巧　鎔範既成　朱火吐燄　赤銅錬精　雄龍擧首
鯨魚發聲　秋嵐夕報　扣霜和鳴　聞有頂上　達無間城
菩提曉至　妄想眠驚　速待三下　利益四生　逕成法器
乾推標名

○太秦勝鬘院新鐘銘幷序

蜂岡寺之内有一宇之梵刹号曰勝鬘院昔　推古天皇詔上宮太子講勝鬘經披袈裟握麈尾坐獅子座儀則如沙門講已天雨蓮華云云蓋取義于斯歟雖然不知此寺之創建在于何代惜乎古記之殘缺也爰吉逵幽圯廢年尚矣緇徒嘆焉有矣粤陽明桃花前兩殿下憐靈區之頹敗殆欲使英衲領也夙緣時至適逢一僧名曰春海字仙巢兩君觀喜之餘加冥助課修造海承台命竭力於經營以梵法之寄爲已任不踰三載樓臺層塔凡佛林所當有者具体而成矣獨所缺者法器之一鐘耳海奮然發憤乃作化疏普請諸檀響應猶水之就下也洪鐘忽成梵具備足矣

維時慶安壬辰秋八月也於于桃花梅録命忠作銘其辭曰

鑠偉器制　法品中權　寛窄疏形　胎金兼全　内衆太虛
外閬妙圓　一人擧挺　萬夫入玄　鞕磕破執　鏗鍧斷緣
聞者無辜　擊者弃悄　世濁聲逆　道濤音鮮　佛日東漸

慈月西旋　功報無量　豈以言宣　永配無疆　命協九乾

正四位下行侍従兼主水正清原朝臣賢忠誌

○圓宗寺鐘銘　　大江匡房

大日満月分光於沙界之中甘露慈雲垂澤於鉄圍之外不滅不生道断言語無適無莫憶乃心肝夫圓宗寺者為護國利生弘法傳燈殊發叡慮所草創也擇地於仁和寺勝形之左卜處於古先帝山陵之前於是班倕従事土木畢功朝年而成金堂寶塔似従地涌出不日而止緋頂鳥瑟如自天來降方今寺有樓樓有鐘聲振三千之月響驚朝夕之風若無其銘何以示後作銘曰

偉哉此器　偉造化工　陰陽生炭　山谷出銅　鳧氏施巧

雁王説功　晨昏聲動　幽顕響通　下驚八大　上振四空
應聞象外　豈限雲中　破無明睡　罷有偏夢　遂令法界
皆響梵風

○五智山蓮華寺鐘銘

菩薩清涼月　遊於畢竟空　衆生心水浄　菩提影現中

所以佛身充満於十方法界應縁赴感普現一切群生前大日本國平安城西五智山蓮華寺開基之檀那樋口平太夫家次者勢州三宅郡之生縁也自壮年比發菩提心苦修煉行積功累徳夜不寝晝豈息乎為火物断修跣足行巡禮西國三十三所并坂東同秩父観世音自釦金扎又経行扶桑六十六箇國一國一國経堂納六十六部妙典而為　征夷大将軍必加三部若非夙薫佛種大智上根安能如是哉可謂濁世優曇火裏清泉矣到弘願成就之日相攸於洛西鳴瀧村彫刻大磧石造立五智如來而宝蓮座下埋藏一千一百部大乗經仍鑄巨鐘一口以備一切衆生有縁無縁六時行道之資具即倩花園比丘希膺手銘焉銘曰

勤三處巡礼六十六部納妙法蓮於一國經堂三十九度拜觀世音衆食而送朔夕亦脚而渉山川三生修行乗願力而圓滿五智如來隨念力而現前當初釦金扎既鎖夙債今也鑄華鯨猶結善縁韻韻遠聞廿五有聲聲高徹卅三天喚醒六道輪廻夢驚起衆生煩惱眠緩撞緩響急撞急響於此須知因果歷然

正保二乙酉年仲冬良辰

○般若寺鐘銘

警衆之器　信鼓先鳴　打則三下　形是四名　遍一佛土
遶十方程　上堂意動　入定眠驚　抜長夜苦　開群迷情
泥梨刑措　覺樹花明　韻帯月徹　响和霜清　無幽無顕
抜幾含生

○高雄山神護寺鐘銘

愛當之山神護之寺三寶既備六度無虧唯所有梵鐘形小音窄故禅林寺少僧都真紹和尚始發弘願有心改鑄鎔範未成衣裓早化檀越少納言従五位上和氣朝臣彝範悼和尚之遺志尋先祖之舊

踐以貞観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雇冶工志我部海継以銅一千五百斤令鑄成焉恐年代久遠後人不知仍聊記於鐘側右少辨播朝臣廣相之詞也

銘

傳音在器　證果惟因　爾祖初業　厥孫幸遵　宿昔三尺
今日千斤　體有寛窄　功無舊新　山聲万歳　谷響由旬
聞冝覺夢　扣即歸眞　慈周沙界　感及非人　彫珠勝趣
蒙叟當仁

參議正四位下勘解由長官兼式部大輔播磨權守菅原朝臣是善銘

圖書頭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敏行書

○天龍寺堂前鐘銘

延文三年戊戌首夏某日天龍資聖禪寺溶液純銅範圍巨鏞已得畢工今欲再鑴是鐘掛簴西序作興礼樂於祖席號令禪徒於晨昏其用不一繫以銘曰

繫余法器　晩而後成　兩欒九乳　厥音鍧鈜　磅礴四遠
万物震驚　六角無礙　由一精明　隱伏者動　昏沈者醒
有法會也　長撃均聽　具供膳也　即應揚聲　或禪或誦
或送或迎　緩疾小大　隨扣隨鳴　不言而信　不令而行
古聖遺制　梵林典刑　法道興盛　天下昇平

延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嵯峨千光寺鐘銘并序　　那波道圓

吉田了以建千光寺安置千手大悲像其嗣素菴造樓懸鐘寛永辛未七月也明年壬午四月請銘於余余謂鐘也成於黄帝舜禹之時見于六經世本等之書自釋氏一入中國置之佛寺以來世人知為梵宇之物不知為朝廷之偉器也豈趣鐃鐸鉦鈴鼓磬之屬而已乎文章官職殿閣園庭凡可備壯觀者莫不竊採以為己有而逞其術粉飾其法悲夫素菴出釋入儒之人也而今若斯何哉是亦尹焞從衆人拜觀音不違母訓日誦金剛經之意也若知其情復何害之有夫雖銘功昂鐘也叟之事實別有碑銘序在焉今曷敢贅其詞曰

家繼昂食　鑄鐘亘矣　其音清越　豈存銅滓　大小寛窄
各自有軌　雕琢周密　不儉不侈　山河砺帶　爾形不毀

○吉祥院鐘銘　同文　　菅原道真

科限非器　遠覃是仁　和心播響　應手成因　他利弘誓
我歸至眞　魔降伏刀　斂解推輪

○慧日山東福寺即宗院鐘銘并序

即宗院住持萬古上人鑄鐘問銘余曰鐘之於寺其為器也甚重寺而無鐘亦非缺哉故不藉衆施不顧自奉而購之冶師願子為我銘之余謂烏乎善哉上人之言也固然以其所有不自私而鑄鐘以貽於寺功德豈以為小哉余於上人所因最親而其要已久矣父母及

事皆卜葬地於此山者凡四喪不宜以固辭遂不自量杜撰乃作銘曰

精純無滓　冶功其逞　牛羊弗蹂　律呂斯整　大千徹響
六時以警　花滿長樂　霜冷豐嶺　一發清夜　或發深省
不壊不移　乃堅乃靜　侏儒作銘　以從所請　百世交割
傳存乎永

慶安元年歳次戊子秋七月日　　本菴祐成寺之撰

○溪艸山眞宗講院鐘銘

道也無門六塵咸入然聲韻爲之最矣所謂此方眞教体也聲中以鐘爲魁矣故祇園之頗梨演四言偈多羅之青居唱十二經此皆所

以音聲作佛事而大利群品也溪艸山眞宗講院者圓空和尚捌建于寶治之歳也師諱立信晉投證空上人薙染受戒證空者源空上人之上足也乃就習學淨教業成腑高闡眞宗于此因以爲號焉寶治帝敕爲鎭國道場佛殿經藏等竝置之又賜莊田數十個四遠學徒雲屯風靡千載叢規於是勃焉謂之溪艸派之古本寺也圓空曾入本寺誓願弥通宗義夫誓願也雖惠應上人爲開祖祖述淨教講論宮中特立淨教宗号者以源空上人爲始祖以證空上人爲其二祖以圓空爲其三祖矣滅後築塔於茲今之存者是也然而圓空之兒孫顯意經空等相繼入住尤有高識焉念佛講經眞風以行惜哉丁應仁分裂之時州郡入戦圖衆僧不堪安居体輪墜地厥宇多空永祿中秦翁和尚等爲之修飾矣寛永中補山和尚復以治之余在誓願兼住十有餘歳佛像塔廟往往修補唯恨洪鐘之未復茲歳之夏至發志願捐衣資若干且截諸壇之力欲重鑄之寛文癸丑秋八月既望法器成焉其徑二尺有六寸高肆尺有五寸重九百餘斤也憶夫所以拔苦證覺醒睡魔警昏沈者其功蓋有加之越明年春二月十有五蓂之樓上乃爲銘曰

城南叢社　眞宗故宮　新鐘鑄就　一吼塵空　山壑承響
破蒙發聲　鬼出幽苦　人證圓通　佛口暉垂　龍天影從
妙音所及　利樂何窮　祝釐聖德　國泰年豐

延宝二旗龍集甲寅二月之望

見住誓願兼住當山竜空叟瑞山撰

○溪艸山寶塔寺半鐘銘并序

萬治之始方丈厨庫嬰于回祿之災日性聖人盡心於營造而一新於是有長版與半鐘及磬摧破止鳴也今廣冶工令三作一半鐘爲之銘曰

手不假巨鞴　鑄作半金鐘　方便甘區別　眞乘發圓融
昔日三口吼　今在一聲中　開除麁細惑　速到法界空

延寶二甲寅霜月十三日　　比丘日要誌

○山州紀伊郡竹田安樂壽院鐘銘　　泊如

忍土耳利兮　音作佛事　鐘皆之器兮　金居首位

舊鐘豐裂兮　且嗄且噎　視斯玷缺兮　悲慟交結
勉哉有緣兮　範出得全　清韻新發兮　希聲遠宣
見不見前兮　可速聖賢　徐打百八兮　蒙祐無遐
福流八埏兮　良戴彝夫　德霑萬彙兮　齊通妙圓

元祿五年龍集壬申秋九月穀旦　泊如

○山州三栖東光院鐘銘并序

夫眞道也者無形至理也者無聲然緣聲而會無聲藉形而達無形法自爾矣由此楞嚴會上指鐘聲破阿難大衆之妄計修多羅除視鏤文棐舍衛群兒之眞證至若晝誦夜禪無失其限晨粥午齋不愆其期三千淨衆雲集八大眉報氷解鳴鐘之爲器也道場之至要衆

園之舜範矣恭惟山州紀伊郡三栖邑豎王山東光精舍者天平之昔行基大士艸刱之規度弘宏殆甲于郡其所安尊像者基公手親運斧一劚三拜所彫刻之豎主善逝也降于中世也寶地變爲租田殿堂門廊至以基礎幸而綿續于今者佛殿一宇僧院一區纔存遂古之十二也邇來補葺焉雖無復漏濕之患而特嗟無梵鐘之報晨昏於此住持比丘重慧大啓福田廣提化疏橐鑰功成神器圓現聲洞區外德無邊際五部觀林佛日增耀三密靈壇法炬揭明因請予爲之銘不得固讓迺勒銘云

弘願斯植　求緣阜白　捄若耶銅　鍊昆吾石　響徹大千
幽顯絡繹　自磯若震　警衆曉夕　隣里破夢　冥府脫厄
豎王喜臨　沙界蒙益

明曆二年夏五月穀日

○御香宮鐘銘

奉鑄山城國紀伊郡伏見莊大宮御香宮神器檀越諸氏子本願神主三木右京亮善次等欽加助資洪鐘伏冀皇天無窮四海安寧社頭千秋萬民快樂

華鯨震神威　凄凉百八聲　衆罪如霜銷　六根似玉淸
朝懺暮經促　夜禪晝誦成　聞說三千界　人天一夢驚

寛永八年辛未霜月

東山智積院法印權大僧都元壽記之

○元慶寺鐘銘　菅原道眞

此寺之有此鐘弘誓甚深至心無等元胎發願遇其人之間八萬歲九乳鑄誠待彼力之及三千界是故日融內應霜氣外催　皇帝馭曆之四歲己亥月建庚午八日丁酉金火用事冶鑄施功謹禪器也唱梵音也欲使有緣行道之徒窺圭漏以知警誡無明受苦之宅丞槌風以證菩提如是功德不可思量國土衆生同大歡喜乃有敕彰銘曰

鳳曆無限　龍銜有機　膺情一往　凡識三歸　念發丹懇
功成畢徽　今辰器備　旁牛聲飛　動自虛揩　盛於漸稀
見聞踊躍　幽顯庶幾　滿恒沙界　超大鐵圍　累劫離縛

長夜排扉　合應皆是　知音孰非　以無礙意　施彼神威
元慶己亥五月

○下醍醐鐘銘

維貞和四年戊子四月十二日擇支干之良曜託鑄冶之大功顧寺
座主法務前大僧正賢俊鑄工藤井國次用銅二方三千斤矣抑云
蒲牢銘文字云荼羅尼首題特擬　獻襟忝添　宸筆繹為希代寶
滿御願其銘云

日本中國　天下隩區　境稱宇縣　寺号醍醐　肇作土木
洞達街衢　延善以降　眇焉邈乎　掘此岩崛　益為山陵
拜有眞影　供香花灯　聽有異鳥　囀佛法僧　青竜流湛

白馬教弘　顯密並牖　練行叩源　於是貫首　護持至尊
治寺復舊　鑄鐘如元　或鳴素曉　或和黄昏　煩惱睡覺
妄想夢驚　拔苦與樂　興法利生　本願先聖　六道三明
寺中靜謐　海内肅清
寶篋印陀羅尼　一行十三字廿二行終行二字
從三位左兵衛督源直義
正二位源尊氏

○醍醐山觀音堂鐘銘　藤原貴隆

山城國宇治郡醍醐山下華鐘久絶而百廢未興頃沙門海蓮經之
營之以繫年繫日矣漸相依假地焉洛北野宮墻外松陰大開爐鞴
也寔非神運鬼輸則就難得者耶方今陶冶竟功故任準典鑴銘文
其詞云

帝城巽嶺　寺此乾夫　鯨聲新響　龍頭高懸　暮雲花外
曉樓霜邊　上界下徹　下界上傳　教苑會整　宗門礼全
劍輪解脱　瓦甍嵩然　五更数杵　一紙半錢　資施福應
億載綿延
大永元年十一月二日　冶工藤原吉久

○醍醐山鐘銘并序　林道春

王城東南有山号醍醐有神祠号清滝世傳當初移神都青竜寺于
茲焉蓋青竜清滝音之轉也東塔秘教為之流布南山附捜為之隆

續地出醴泉仙人酌清滝之靈液山摸神陀高僧傳青竜之瀉瓶大
峰之芽蹊自此而後莫夷小野之密派於是乎益瀰漫尓來人依境
而修練佛依神而顯揚世之求之者風俗多由此矣方今祝大相國
公之仙齡新鑄蒲牢以寄山中於是豊嶺曙而霜清沙蘿暮而谷響
于闌鳴而山谷澳嵐唱而雲開佛寶法寶聽異鳥于山中寓聲文聲
知追蠡於天下号令遠聞擊諸雷門之一擊爵齒高仰彷彿高嶽之
三呼蓋鐘音之為功其如此乎若夫寒山之船遺愛之枕長樂之花
外湘水之晩景即詩人畫工之得筆而已非今日之事也伏願一心
所祈同聲相應萬壽無疆與金俱堅銘曰

宇縣之英　醍醐之靈　青竜茲鎮　白花惟馨　昔窟宅者

王孫葛聲　雲收上界　月可中庭　山鐘精氣　人致丹誠
模型新出　法器晩成　有祟必禱　如叩卽鳴　邦國萬歲
尚神之聽

寛永八年歲舍辛未冬十二月十日

松平越中太守源朝臣定綱

○醍醐寺東谷鐘銘

洛陽辰巳醍醐寺者聖宝師之草創也師讃州人　先仁帝之後也顯密二教得其輿秘矣師在南都東大寺之東坊與惡鬼爭拒師終不屈鬼屈而去一日有大蛇之自梁閒下師仰而叱忽不見金峰山嶮徑榛塞無路師追役君之跡而踏開之迄今來往不絕者非師

之力乎後開醍醐山此挑法灯事美一時德流千載師之上足觀賢亦讃州人屛中　延喜帝之選登紀之摩尼峰啟定扉而拜弘法大師之儀容于時鬚鬢甚長剃落以換法衣法衣帝之賜也延徵和尚嘆爲法器仁海呼稱雨僧正延殷勝覺等于肩名高慧日名德虎關未上揮毫落紙者采擷粗臻焉今之別當上首行樹院主一日入予敝廬而問安否告曰山容本叟之笠取而所見谷有西東谷西鎮守謂之清瀧權現谷東鎮守謂之白山權現樓上古鐘共破損或聲不舒揚或枯化啞鐘谷西新鐘已成十餘年于此谷東新鐘比年賽載谷西有銘而谷東無銘山僧僉言冀俾叟作銘莫辭曰予聞鐘是鳧氏之所叙鐘空也受氣多故其聲大厚則聲不發薄則聲散也昔

在大乘寺有銅鐘漁者得之納天寶寺天宝僧屢擊無聲大乘僧一擊卽鳴加旃吾日域三井寺鐘文保之季奔之置山門又不鳴云云然則有心于鐘洛如予應命而開口恰爲若寸莛之撞巨鐘但恐蒲牢華鯨之嚼牙予非其人已矣已矣於予所冀花紅葉之時君夫招予花之吉野紅葉立田豈不之思山是遠也奇哉某山春皆花而秋皆紅葉暗記有有力人而負吉野立田山來也猶記于花于紅葉于月雪援手小兒推腰於大兒緩步以既醉此日爲予分一杯之酒將謂眞醍醐味也不亦宜乎權現於是乎今在花時以花祭靈神舊也矧東谷乎羨院主之住此山矣院主笑曰戲言姑舍老僧出衆而來我何面目我可歸山喫飯喫茶好累日而已小子小子與一枕子我倦

就睡越某甲失利枉許諾也院主再笑欲歸反顧曰宿儒儻學孔公之去魯我來攀袁安之雪不如慣文上臺庚良攻之言訖而歸仍不獲嘿嘿叨開口其詞曰

靈祠本伊弉冊尊　新鐘已竇繋樓上　憶探鐘湯幾盡心
猶祈成就各合掌　陰陽炭入火官手　天地爐迫金工身
其可謂之小不窕　聞度和物報昏晨　哥矣吾朝異于佗
開闢以來帝一姓　神聖宝焉允感嘆　大觀賢之倍恭敬
顯密二教擧人示　疇能宅此發双明　數杵出花出紅葉
葉落花飛寂無聲

寛永之十有九年黄鐘之吉日良辰

洛陽腐儒　亡羊子

○太善寺鐘銘

堪忍世界南閻浮提山城州宇治郡伏見里法雲山浄妙院大善寺有地蔵堂世俗所謂六地蔵之其一而往昔　文徳天皇所創建之台宗道場也　文徳朝仁壽二年壬申臘月念三日小野篁公隔生而赴冥府不謂被閻王呵復色身於此界爾後篁公以一木親彫刻地蔵菩薩像者六軀蓋閻羅王命無数獄卒懸玻瓈鏡照新寂幽魂在世造悪軽重呵責之時能令六趣衆生化導焉地蔵菩薩願力也興廢則外具忿怒相之閻王内發慈悲願之地蔵異中有同者乎篁公受閻王呵及復色身彫刻六像者良有以哉保元二年平相

國清盛公分六像於洛陽外邊六處自此已來此堂荒壊之日或奉綸命或憑台令有新營之有重修之八百年餘其間興廢不遑枚擧焉九十三年前永禄第四歳舎辛酉頓譽上人復營建之始住持焉於此改台嶺教修浄域業雖然無執二六時之鐘衆人望之于茲有年矣今時住持觀蓮社諦譽上人慨念惟深不忍袖手衆人有信根者戮力胥議貴而王侯賤而庶民隨家豊儉不論多寡普勸信施覓俾冶工鑄一大鐘功不浪施者也夫鐘也者寺院所具諸法器之㝡也晨撃則長夜警睡眠暮撃則昏衢疏冥昧殊称菩薩名号扣撃則其利甚大也至若江南上元縣一民時疾暴死至冥府奉南唐先主命三日復甦具聞嗣君感泣因造大鐘於清涼寺鐫曰薦烈祖高皇帝脱幽出厄頓停先主五木縲械之苦亦鑄鐘之太善利也由此觀之篁公甦復所彫刻之地蔵堂雖具諸法器無一鐘則可謂闕也今幸募衆縁鑄巨鐘功已成矣時其至哉憑茲善利仰冀寺院獲興隆之慶郡里樂豊寧之和一切信男信女無貴無賤存則均安身宮没則倶登覺路銘曰

山州伏見　有古道場　濟度六趣　地蔵願王　開慈悲眼
具忿怒相　彫刻之者　維小野篁　下勅營寺　文徳上皇
年代深遠　空老星霜　今時住職　頓興荒涼　發不退志
遍扣十方　茲廻募帳　共破慳嚢　梵鐘新鑄　其功無量
扣撃緩急　律呂宮商　三界群類　七世先亡　離幽暗苦

呈覺兆祥　生死事大　迅速無常　普願各各　貪瞋倶忘
六時讃礼　三昧安詳　長任專念　果慰衆望　先所禱尓
聖壽無疆　更希緇素　等除夙殃

寛文第五歳舎乙巳月日

前建仁顕令叟通憲書

○黄檗山萬福禪寺鐘銘

當山迺日國之太名藍也開山普照國師應聘東來時承　太元師鈞命剏建以為國家祝釐道場殿堂煥然規度畢備常集十方龍象大振断際家風遠鄰京華近臨宇水峻巒疊嶂虎踞竜驤蒼松翠栢覆地遮天誠天下之禪林叢中之奇觀也然而有鐘不稱施設是為

關與茲天真了翁法姪發心囑鬼氏重範巨鏞夫鐘乃法器之元首不啻聯令人天警肅禪誦普導幽顯同證菩提其功大而其利廣者也當山第六代沙門千呆為之銘曰

大和形勝　冠于日東　丹山碧水　映帶梵宮　廣集龍象
大振綱宗　惟了名衲　重範洪鏞　懸之簨簴　用祝堯風
曉昏考擊　普啟迷蒙　人天法界　均證圓通　皇圖弥固
祖道益隆　令音令德　永劫無窮

元祿十年歲次丁丑仲冬下浣吉日

○山城州天王山佛國禪寺鐘銘

法門巨器莫先乎鐘鐘之為用其功大其利溥非特冥途苦趣聞此停酸現在人天亦藉是以醒覺耳貞享五年予寂佛國將大究京兆藤村道有居士發心範金為鐘並建大悲閣所集洪因為薦主器觀睿宗理以及一切亡過靈魂同生樂土同證菩提當寺開山嗣祖沙門高泉性潡謹合爪銘曰

外圓其形　內虛其中　禪林禮樂　惟斯是崇　虡之高閣
用祝堯風　發必以旹　濟而弗窮　下達輪際　上徹蒼穹
廣及塵刹　聲入性聰　聞塵清淨　均證圓通

貞享五年歲次戊辰林鐘月望日

○城州興聖寺鐘銘

淀城主從四品信州太守大江姓永井氏尚政以狀告余曰山城州宇治郡興聖宝林禪寺者道元和尚之古蹟也和尚入宋參天童如淨禪師傳曹洞家之法歸朝暫駐錫于此地後赴北州實日本洞下之最初也此跡一旦蕪廢久矣今太守經營蘭若輪奐惟新請萬安長老為之住持其寺之境致東有朝日山之陰暗返照也西有八幡宮之和光同塵也巨川在坤長橋如虹而送者望崖而返離宮在乾與橋姬如神遊者其靈不可測焉北有喜撰菴所謂京洛之巽而此寺之良也其餘對平等院則懷博陸之舊事向惠心院則尋僧都之遺蹤且淀城金湯之險固也河航片帆之往還於伏見里也山崎之名山大原野之佳麗良峯之逸景及丹陽之大枝山也皆舉在一望中誠是人境相得者若此之類不遑枚舉可謂勝地既而高搆

一樓新鑄巨鐘以架之請余為之銘并詞不已余不同其道也難相為謀也若之何其西來無意通庠赦雞東方未曙明月藏鷺無情說法須將眼聽此鐘有聲有色何故見多云無眼耳與而今隨玄妙窟裏者余何以言哉唯厥乎太守之功名風聲永與此鐘共鳴于不朽也緣系之以銘銘曰

華鐘架樓　高其簷牙　大揚一音　能辨千差　律呂相應
偏正不邪　敲唱同發　聽者阿哪　遺響遠及　書馳到家
心堅於金　万壽無涯

慶安四年辛卯孟秋初五日

夕顏巷叟林道春書

○山州宇治慧心院鐘銘

宇治慧心院者在昔源信僧都草創之遺趾也夙値陵谷之變而廃
烏有者四百許霜至天和辛酉有沙門良泉俗姓千本氏野州那須郡
茂木人也觀光上國之日以幸尋遺跡建立精舍遂卜斯名區廼與
宇郷人上林氏某共圖披彼荒蕪淸塵精宇爲瑜伽道場永提三密
法水鎮磨五部觀曉蹤久歸虚寂而已越延寶己未冬捷遂呂衆
捨貲造銅鐘一口蓋爲佗儻稱恒式于義院受清信女之冥福也屬
日需銘詞於余般勤不止廼爲銘曰

慧心何稱　般若佛母　佛母爲誰　人人固有　緣何得之
識由斗藪　斗藪何爲　磨瑩心垢　福慧二行　是磨瑩手
福行門多　檀施居首　犍椎之施　其德博厚　神用無垠
銷融罪咎　聲響無邊　延長歲壽　輪王先起　迦葉後扣
叱王息輪　獄卒緩杻　願此善根　冥資炊臼　佛性孰無
同遠飛走　俾言勤銘　無諸不朽

天和元年歳次辛酉冬佛成道日

智積教院瑜伽大教沙門僧正泊如運敞謹銘

○又半鐘銘

法器雖小　以藏法堂　一發法韻　法德無量

伏水龍公美誤

○鷄冠井郷眞經寺鐘銘　并序

平安城西鷄冠井郷眞經寺者乃日像大菩薩草創之淨刹也爾來
三百餘年于茲矣露往霜來殿堂門廡不蔽風日頃修香火僧慧三
歎此頽敗廼作化緣疏偏敲檀度之門不幾荒艸復輪奐矣又欲鑄
洪鐘以備早晩而重募諸方幹緣銅鐵鉛錫已集而甬衡旋蔡新成
矣於是需予之爲銘予雖固辞堅請不已遂諾一矣於千歳耶原夫
鐘者上模輿拘留孫之青石下顯揚寶誌公之神力言其功用也精
舍規矩清廟模範講演梵論之時必鳴之以調其緩急是故凡叙蘭
若者無不置之月夕霜晨高則達上界低則徹下方羽毛歆耳瓦礫
点頭難解異焉耳乎哉風松雨竹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況蒲牢一聲
乎心聞耳聞等證圓通有情無情同入法性悉土教躰元在音聞復

奚疑銘曰

城西靈地　久埋榛荊　再興紺宇　新鑄華鯨　佛閣既具
法器此成　梵誦序破　齋粥送迎　村次記點　院落覺宣
得月先動　和霜自鳴　空山應響　邃谷傳聲　不是要起
却聽雷轟　蟻完忽碎　蝶夢早驚　仰願聖代　四海升平
永保叡筭　一天繁栄　復願佛乘　倍盛帝京　遠流德澤
廣布八紘　宗風民俗　人淸道明

皆慶安三庚寅年仲夏十有七日

洛陽妙顯門下野釋元政日峯謹誌

發願主　慧三日明

○雞冠井眞經寺鐘銘 并序　　元政

庚寅之歳眞經寺鑄鐘。久之破裂。欲改爲未果。今茲丙午重募衆緣成。令予爲銘而叙厥事。昔者龍華大士遇道不行。將浮于海。泊于西郊。忽得神感。因卓錫于向日。祠矣。雞冠井僧實賢歸師。讓其寺。今眞經寺也。卅創年旧。廢毀尤甚。慧性法師立中興志。委身幹事。堂宇法器已備焉。至高山法師于今三世相繼。慈葉慧性養老於鬼袠之地。尚鬘鍊奮力。可謂勤矣。夫一眞法界。絶有無名。離生滅相。衆生見興見廢而已。雖然廢時非興。興時非廢。是諸佛莊嚴建立之微旨也。修多羅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可不勗乎

銘曰

圓虛空　爲洪鐘　盡乾坤　在其中　吞日月　吐雷風
響所應　無不通　佛善巧　亦是同　圍法界　斯爲宗
陶賢聖　化盲聾　駕其說　至于東　千万年　久彌隆
鳴此鐘　唱一乘　齊大法　傳無窮

○岩倉山金藏寺鐘銘

帝城坤隅有山。曰岩倉。寺曰金藏。　元正皇帝養老之間。禪師降覺讓。行善相勝。攸於斯山。欲創梵宮。峯巒嶕嶢。林木欝密。不知所之。時有獵者。放一箭於樟木。已而感得千手大悲之像。安于茲焉。梵相端嚴宏壯麗妙。人天敬畏。緇素瞻禮。靈驗之速。如影響矣。所謂獵者。向日神也。　皇帝詔曰。沙門行善負笈萬里。普事游学。既經七代。博積修練。天下所過之寺院。歡迎待供養。矣爾來　延曆帝經始三寶庫藏於平安城西。綠以爲新都鎭護。我岩倉亦爲其一。員加旃賜以金藏之榜。蓋是表所納寶也。从故梵宇輪奐而嚴飾壯麗。歳曆綿邈。而罹畢方厄。爲瓦礫場。寂比久矣。近世以來。搆一宇堂。殘僧數乎三四。華晨香夕燈孜孜。不怠。嗚呼興絶之間。世無其人。欲從古山中有梵鐘一口。傑鶯晨昏。一朝撞之。響不淸越。緇徒憂之。殿者盜無力改造。粤有淨信優婆夷宗順者。明曆三年丁酉秋仲。再鑄新鐘。揮金辨供。以備梵庭。凡募衆信之緣。尚以爲難。矧守特達而速成志。願。蓋天與復。一端乎其功用。我主息千頃。皆李至出。五木厄。宗公神力。暫滅定業。提婆辨論。降伏外道。修多羅曰。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凡有感通。而必應焉。金口吐演。豈苟誣哉。按夫太平蓮證百千甚深微妙。諸大三昧。塵塵刹刹。無處不現。仰願檀信恭虔悃禱。因薩埵加被力。資延齡孫壽祥。消除女流夙障。返開闢智盡虛亦空。提挈河沙含靈。共證圓通三昧。盡未來際。梵音無盡流教躰實在音聞。嗟乎偉矣哉。銘曰

洛陽西嶺　補陀道場　延帝所敕　豊師乃創　偃棠鬱鬱
飛瀑洸洸　梵鐘再鑄　法器重揚　朝撞暮扮　夕誦晨香
佛祖號令　魔外周章　塵塵刹刹　鏗鏗鏘鏘　感通自在
妙應無方　欻脫纏縛　頓折劍鋩　摧邪論茎　假力救梁
皇圖佛運　地久天長　檀度延壽　苗裔聯芳

明暦三年竜集丁酉八月十七日

檀越　月江棠頭　治土　近藤丹波少掾藤原入

幹事僧　眞海　周惠　周定

小鹽山慈願菴野衲義華謹書

○石清水八幡宮鐘銘

南瞻部洲大日本國畿內山城州綴喜郡石清水男山之靈社者本地釋迦如來文佛彌陀如來二佛一躰也人王第十四代仲哀第四御子也　神功皇后三韓退治之後還于筑紫豊之前州宇佐郡而誕生皇子是乃　應神天皇也第五十六代清和御宇太安寺淨侶行教詣于宇佐宮忝有靈告曰吾遷坐于山城州

巽角男山石清水鳩峰而已又有託宣云得道來不動法性示八正道垂權跡皆得解脫苦衆生故号　八幡太菩薩也昔年伽藍廢壞而洪鐘亦瘂瘖矣因茲正二位右丞相豊臣朝臣秀頼公再興之志深重而不恪寶資命小出大和守襲欽鈞旨召金工遂鑄改青銅太器一口恭奉挂御宝殿以備晨昏警怠慢矣仰冀憑此殊勲神光普照天清地靜國泰民安兵革不起內外有所慶播慈風於寰中卷邪雲於塞外銘曰

宇佐現躰　退散胡兵　男山垂跡　鎭護王城　息氏所鑄

鳩峰顯祓　層觀蘭若　洪音華鯨　瞿曇化度　壽佛來迎

示八正道　報三五更　豊嶺霜降　沙麓暮鳴　七條衣披

大器既成　兆民拔苦　祭祀放生　西送夕日　東向月明

世保萬歳　國致太平

○山崎八幡宮鐘銘　林道春

山城國乙訓郡山崎八幡宮者　清和帝馭寓貞觀年中大神自宇佐其風肅然于男山時此為行宮武內宿祢之苗裔沙門行教所覲崇也於是詔使橘工部良基肇建義祠号曰離宮祭祀已久感驗尚新德輝高哉日麗天上神遊遠矣水行地中推為宗廟愈見靈感歷代敬仰誠不忽諸頃歳宮壇傾側堂宇朽敗方今鈞命忽降俾新經營焉納神器若干弁構礼拜之殿護摩之堂齋廚宝塔𢈘庫鐘樓華表玄門疊石為垣築土為壁不日而成丹青相煥高良武內祠亦

立其側百廢俱擧萬祥畢臻能敬宗廟者所以守社稷保蒼生也益致治平于無疆矣其所繋納于樓則亦今新所命息氏者也銘曰

大神所坐　山崎行宮　陰陽不測　乾坤有功　高樓雲聳

霜降于豊　講時風靜　花開於嵩　無聲而聽　惟神之聰

況乎鍠鏘　德音無窮　擊則應　懇禱而通　乃神乃武

戢戈櫜弓

寛永十一年甲戌十一月

奉行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

扶桑鐘銘集巻之二終

扶桑鐘銘集卷之三

目録

大和國部

佛隆寺　榮山寺　山上藏王堂

宗延寺

河内國部

興禪寺　清圓寺

和泉國部

小堂寺　萬松寺

攝津國部

平野權現宮　鵜瀬寺　總持寺

大門寺　春明庵　大坂町中

普門寺　本泉寺　天滿寺

寒山寺　天性寺　栗東寺

長樂寺　大龍寺　常福寺

大德寺　法樂寺　鳳林寺

太平寺　青龍寺　全昌寺

西海寺　了福寺　慶瑞寺

光禅寺　中勝寺　蔭涼寺

扶桑鐘銘集卷之三　畿内部

平安　岡崎信好師古　編輯

○和州室生山佛隆寺鐘銘

覺王權出　轉花衆生　圓教妙法　覺悟迷情　沙門堅惠
頂戴妙筵　心腑雕鏤　四安樂行　靈山遠教　近付圓形
萬里求法　無還俗變　仙橋花頂　遇而皆遊　日唐兩國
付屬領收　生長忍土　受遺靈臺　有爲緣盡　無漏軒廻
眞遊已遠　世路徒哀　強望不朽　式慰將來　仁壽二歲
尸在夏中　自書自撰　虔建佛隆　侍釋迦教　期三會衆
龍花未發　莫墜遺風　以此功德　同及四恩　決無明暎

瞻仰世尊　悠三界　蠢四塊　刃輪永息　早出苦門

貞觀五年九月十一日

都維那師　僧觀濟　寺主都維那僧觀教
權寺主都維那僧湪朝　別當都維那僧仲盛
檢校威儀師　僧明俊

○和州宇智郡小嶋村榮山寺（山城國深艸里道澄寺鐘今在于此）

深草道澄寺鐘銘

道澄寺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行皇太子傅藤原朝臣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行勘解由長官播磨權守橘朝臣爲報四恩濟六趣合誠戮力所建立也堂宇比甍南北輪奐尊像接座前後踟跌兩相公宿植香火之緣爲瓜葛之戚非唯現世結契濶之情亦欲淨刹共安養之樂故各取其名首字以爲此寺額題所以貽本緣於來代期同志於他生也藤亞相爰命良匠乃鑄鴻鐘且將令長夜昏迷聞妙聲而知曉苦海沉溺驚梵吽而通津

延喜十七年十一月三日銘之其詞云

僧師施治　菩提僧緣　虛受必應　響高自傳　從夕至曉
出定入禪　傍唱衆聖　遍警大仙　法喜增感　邪夢驚眠
通阿鼻獄　達有頂天　劫數億萬　世界三千　一音利益
無限無邊

○和州大峯山上藏王堂（有鐘卸在堂側所雕如左）

遠江國佐野郡原田庄長福寺

天慶六年七月二日

○和州宗延寺鐘銘并序　元政

曩昔拘留孫佛造青石鐘挂脩多羅院之中于時諸化佛出現乎鐘上而演說十二部經聞法獲果者不可勝數矣南唐先主冥中告人曰吾以殺罪受縲械唯每聞鐘聲其苦暫息矣汝歸白嗣君爲吾造鐘其人適甦且聞後主因造一大鐘於清涼寺永薦冥福焉原始要終其所由來者漸矣和州宗延寺未有鐘也今之住持日幹律師自發志願唱之諸檀度從而和者若干人今茲戊戌之秋已撥銅鐵之資于橐于囊載用來于洛陽驅飛廉招祝融孟冬之杪鐘既成矣於

是索余乎銘。銘曰

惟茲大器　奚怪晩成　洪纎相應　品物咸亨　清凉抜苦

多羅演經　無量佛事　總在此聲

○河内州八幡山興禪寺鐘銘　卍山

河内州錦部郡三日市村赤坂上宮八幡山興禪寺、古稱神陀洛山神宮寺、又呼大乘院。因是而見則古來奉安觀音瑞像、兼祭上宮神為山鎮守。或顯或密修大乘教、底人師身在此教院供佛祭神之嚴場。而上宮神以神護景雲元年鎮坐此山、示開闢跡、成錦郡總社、有記在于古神輿之一面。而山中有蓮華池、池内有辨天島、護法之所寄可觀矣。泉州蔭凉寺開祖鐵心和尚所度、今之住持養愚禪師始寓興禪、改教為禪、唱新豐宗要。中任攝城鳳林寺董轄寺司事。後又歸興禪、漸漸立造修之大功、終成中興第十一祖。當其立功之際、松田志摩守貞直・三田善次郎守正・中興忠左衛門尉昌興・三輪彥助件寛及泉州堺鄉西權右衛門正長、各各喜捨淨財、并禪師之先祖族姓類中相議、寄祠堂無盡財。乃至三日市片添・新町・石佛・清水等五村善男善女從來以上宮為生土神、故善堂社再興、隨分出隻手。都盧折合、今既圓成、則人人福壽增長、家家善種培養。其不可思議之大利益又誰不讚歎乎。而今更募諸善信、辦備費用、今茲五月五日命本州上田村冶工田中淨貞宗久、開大爐鞴、新鑄鴻鐘。鐘徑三尺、其長五尺。脫範高簴、時時敲動、音聞啓發、其功多也。非筆所盡。遠馳尋使乞老衲之撰銘。語垂偉德於後世、不能固辭、為之吐心銘。曰

錦郡五村　同倚八幡　禪叢重起　神浴靈源　梵鐘出範

垂號晨昏　鑛無壅塞　徹乾徹坤　養愚養魯　至道芒芒

卓此音韻　長鳴後昆

○河内州天王山清凉禪寺鐘銘　卍山

河内州小山鄉天王山清凉禪寺者、松原寺法雲龍澤太居士中興仁祠、而修造大功、任持圓鑑長老所成也。這回大居士嗣子土州太守藤原氏忠章賢君、奔捐淨財、陶鑄洪鐘、以誡朝暮、以鳴佛事。為令女寶珠院圓光妙照大姉資助冥福、莊嚴報地者也。因乞銘於老衲。為之銘曰

天王社右　鐘鎮禪關　圓應妙應　大山小山　風霜風月

破闇破閒　幽明齊利　存亡共頌　發省教體　喚醒凝頑

佛德神德　音聞無間

○泉州泉郡慈雲山小堂寺

善法寺鐘銘　并序○此鐘今在于茲

善法寺者、始祖參議宮內卿三善清行朝臣所艸創也。謂尊像則十一面之月輪。討薰修則三百載之星序。弘誓湛海、功德隣者欽。是以尊凝五内之棘誠、忽鑄一口之神牢。何謂豐霜之韻、豈非發露之功哉。于時

建長三歲次辛亥夏四月辛卯朔十八日戊申

正四位下行修理權太夫兼算博士美濃守雅衡廼作銘曰

大聖倍鼓　鬼匠功成　暗夫聽徹　長夜夢驚　虛受必應
秋分自鳴　脫苦六趣　靈慈群生

○泉州萬松寺鐘銘　　高泉

泉郡之地　有太神宮　中有蘭若　厥號萬松　地靈境勝
神氣所鍾　茲有除饉　幻寓其中　思行利濟　不憚己躬
徧募檀信　全造洪鐘　晨考夕擊　聲徹蒼穹　聞及冥界
息苦開蒙　聞聲清淨　全甄圓通　惟功惟德　與鐘無窮

○播州平野權現宮鐘銘　　松永昌三

昔聖詰以樂節八節金仙氏亦以鐘警六時其事雖異功用則一揆
也由是本朝于招提于廟社靡不懸備之也梵場之木鐸神壇之偉
器也不可一日無也粤攝州住吉郡平野權現廟儼然旺化炳焉
昔年罹國殃失簨簴之設也久矣實闕典也平野氏正次依為父母
之國生墜之宗社勵翼於社物神供之不完整徃歲有志于新鑄質
備火官金工而鎔範已成蒲牢未吼命追淹歿惜哉其弟豎令嗣誌
功施之標上永期洪响於億萬年共仰徽音於千百世者也銘曰
鬼倕設範　支竺齊鳴　緇素崇用　神人和平　宮檀盡善
筍簴始營　和光影直　妙音响鉤　六時以警　四衆自驚
上慰神聽　下覺群生　昏瞶頻寤　聰悟立成　晨誦先送
夕梵後迎　靈祇示瑞　巫祝竭誠　飛霜徹節　震響為畏
洋溢沙界　開穌蠢萌　聖作賢述　神亨魔傾　異古闡續
智月並明　昔救夙苦　今期安榮　高仰鑑照　遠傳鐸聲

○播州西成郡長柄村鶴滿寺

古鐘　此鐘今在于茲

天平十年二月
金銅入三百斤長二尺四寸

長門州原東郡宇部鄉松江山普濟禪寺

聞鐘聲　煩惱輕　智慧長　菩提生
離地獄　出火坑　願成佛　度衆生

皇風永扇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天下太平四海靜謐專祈
諸大檀那信力弥堅善根增長二世願望一切圓成次冀山門鎮靜
海衆咸安修行有度進道無魔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四恩
總報三有徧資法界含情同圓種智
永和五年己未仲呂日

○播州總持寺鐘銘　　藤原公利

粤若祖父越前守藤原朝臣歸心於普門妙智傾首於無礙大悲而
墜露溘然閃電倏尔納言尊考軫先業之不遂數善因之鉄成多以
黃金附入唐使大賀御井買得白檀香木造千手觀音菩薩像一躰
仍建道場於攝津國島下郡安置此像号曰總持寺於是第二男備

前權介公利鑄豊鐘一口于時
延喜十二年夏四月八日爲銘曰
命大鑪冶　施倕師工　鳴鐘協律　梟乳應宮　聲徹霄漢
響□曉風　感動隨聽　懺悔生夢　徹告諸佛　唱導大衆
雖遠必達　無幽不通　悲想慧下　阿鼻獄中　長夜知曉
妥有照空　觀音依頌　先公善功　倶滿三界　拔出焚籠

泊如

○攝州太門山寺鐘銘

夫物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格言也以攝州嶋下郡太門山寺當時者堂宇宏麗規制中範徒衆昌蕃之地也然烏兎荏苒經數百年及失正法聿刼掠寺門毀壞堂塔梵佛

像經卷什物多爲灰燼咨嗟丁此時也窮太甚矣尓後上都神泉苑上人悚我傷陳跡之永滅絶披廢趾之已荒蕪雖未復昔年之輪奐而尚建三密瑜伽法幢持誦之勤無復廢弛而上人晩以此寺附囑純阿闍梨任此者十稔于今勵志脩興毎嘆曰目巧之室必有奥阼今我寺無鐘聲之報時是室而無奥者乎可恨之甚也願鎔鑄以爲利生之方便繇茲適今果願倒餘長而多年之大願一日即就焉欽惟梵鐘也者伽藍之要器般若之標幟也故聽者得正念增長至若獄卒息鑊湯止王免劍險者又苦海之舟楫也善哉太門今奥阼備焉功績丕矣哉是豈不庶幾於所謂通者乎可以悠久可以俟天之福祐而已鐘成請余記不得固辭乃爲銘曰

太門故刹　山深泉清　經會昌擾　久豊嶺鳴　拔山願力
洪鐘新成　智諒斯掘　提婆重聲　聲動林震　曉猿應驚
四上時促　三業益瑩　律方雨重　韻逐風輕　旅客潮送
寺僧暮迎　息苦三下　破夢五更　惟功惟德　願及群生

寛永壬午之歳春三月十八日

○攝州西成郡北中嶋春明菴鐘銘

攝州西成郡北中嶋淡路庄之長國次氏茂兵衛重由當先考得岩永賢居士七周忌之辰鑄華鯨一口以置後園神祠前春明菴請銘於余夫鐘者拔冥府之苦患破現今之昏沈報村民起臥之節知旅客行止之時其功德古來人之所知也銘曰

近到人家遠客船　華鯨高吼五更天　喚醒一切塵勞夢
驚起衆生煩惱眠　韻韻破魔宮八万　聲聲徹佛國三千
縱然劫石有消日　是此洪音無盡年

寛永己卯九月望

前花園現松嶋雲居老松希膺操毫於春明庵中

○攝州大坂町中鐘銘

是歳甲戌之秋以　源左大臣鈞命被鐲當地市鄽永代歛租是天下寛裕之基也人皆拊野展喜悦之眉故依衆評使梟氏新鑄鳴鐘矣曙雲横東嶺朝撞之祝延皇帝万歳皎月懸西山夕撃之祈誓賢君千斯古亦有慶餘則勒金石銘彝鼎而歡有太平道矣盍夫無貴

無賤聽鐘聲者忽降睡魔速破昏惑者也
鎔金錬玉　不費鉗鎚　荃蕨形作　晨昏鼓之　將軍大樹
風不鳴枝　國家父母　万民蒙恩　仁者有勇　大明無私
清平世界　永護丹墀　百八之聲響　通天神地祇
劫石有消日　洪音無盡時
寛永十一焉逢閹茂季秋六日
願主町中丁結衆等　冶工藤原家次
野釋龍巖叟書

○攝州富田慈雲山普門禪寺鐘銘

天地為鑪　偶鑄亦形　威音為父　強安爾名　不假雕琢

一火則成　靡寂靡響　應叩則鳴　昏昏夢覚　蠢蠢皆惺
禪林礼樂　必也中興　無量妙義　盡在此聲
明暦元年乙未孟冬吉日
臨濟三十二世黄檗山隠元琦謹書

○攝州本泉寺鐘銘

攝津州西成郡天滿境本泉寺者本願寺附庸之道場也居僧説其由云始在于加賀州親鸞聖人七世的孫存如上人之令子蓮如上人之弟乗如法師所創建也数年之後廢壊而跡既絶矣其的裔教慧法師継絶興廢相攸於斯地慶長年中新營梵刹矣境致雖異系譜相承堂宇雖新風規復舊尓來門廡井竈倶備矣斯地之為勝也東對金城巍巍而高南帶淀川滉滉之流要津処処般若橋横茴茴弘誓船済可謂靈區矣方今住持宣惠法師徧勸檀越新撲華鐘架之高樓以為警衆之具其志深矣既而請予為之銘夫鐘者蘭若之号令也曉撃則破長夜警睡眠暮撃則覺昏衢疏冥昧引杵互縫揚聲欲長昔牟梵王下鑄金鐘於祇陀寺拘留孫造石鐘於脩多羅院於是諸佛出興説法且経傳載蜀賓主聞鐘逃叙論若南唐主脫縲械若其妙用不可勝記焉仍願十方檀那累代孫子永與此鐘共至于無窮也銘曰

真宗蘭若　号曰本泉　殿堂高築　門廡相連　新鑄九乳
甬衡共全　綏引一杵　呂律不偏　朝催僧粥　暮送客船

露結霜降　地靈月鮮　可擬豊嶺　如移笠乾　警煩惱睡
起寂滅縁　聲限百八　響徹大千　讃此功徳　祈億方年
寛文二年壬寅秋九月吉辰　冶工和田信濃掾藤原國次
洛東山建仁茂源叟紹柏書

○播州菅原山天滿寺鐘銘

天滿寺銅鐘者本播州姫路城中之漏鐘也城主和州太守松平某公移封之日委置銅鐘於坂城下館舎庫中檀信某等啓其無用捨貲贖之而納之天滿寺以為伽藍之寶器素無銘紀焉主席藏海僧都託蓮臺俊師索銘予予老耄衰落辭以廢筆硯而力索不已乃為之銘曰

一口華鐘兮　靈祖不同　含諸衛市兮　惟國祖銅
用諸精舍兮　惟靈熈隆　而震地府兮　聳動天宮
顯警昏無兮　幽息劍鋒　形標波若兮　德歸圓通
菅廟歆享兮　神威益崇　檀家賛喜兮　考享無窮
福被海内兮　歳登民豐　以至蜎蠕兮　等脱樊籠
寺主海公兮　悃索勤功　瑞應謄吏兮　粤綴雕蟲

元祿五稔龍舍壬申秋九月念日

瑞應七十九翁泊如運敞敬銘

○攝州西成郡天滿鄉松雲峰寒山寺鐘銘　幷序

夫鐘音之器也音法之輿也器以鐘音輿以通法所以撈醒覺未破阿難大衆之妄計戒場院内業惡趣羣類之宿命至若喚醒永夜之眠啓闢衆生之心蒙者無不由此也蓋吾山自肇建而降所宜有者殆備焉但欠鉅鐘一器耳余以之介意久矣適與一居士譚玄旨之次謂曰夫支那姑蘇之寒山寺因鳴鐘而聲重於禪林中吾寺亦同稱於彼刹而未及造鐘者豈不闕典乎居士莞爾曰師言實然某願欲造鐘與樓以資父母及含靈之冥福可乎余曰吁善哉居士而今新鑄斯鐘復懸之高樓而晨鳴夕吼鍠鍠然則姑蘇與難波不礙方域而聳人天龍鬼聽之豈不愉然耶雖然大圓覺海無異同孰能分別支某形相若區區致泥於名跡之間亦惑矣必也因聲而生悟因悟以入道庶幾無孤於斯鐘樓之建也與一居士稽首而退乃招息氏

衆輸于樓鐘不日而潰于成矣居士爲誰也余檀信姓森本法号眞翁圓心者也山僧遂銘於其功哉迺銘曰

三界衆生兮　夢裡忽忽　警之以言兮　言必有窮
示之以默兮　默或不通　資汝考撃兮　克開其蒙
覺昏策怠兮　匡吾口衆　姑蘇叫月兮　難波喚風
稱支唱桑兮　聲價是同　應宮應商兮　鍠徹蒼穹
攝津破眠兮　冥府攜鋒　聞所聞盡兮　眞心圓融
海無極壽兮　鎮吾松峯　皇風佛德兮　億年呼嵩

元祿十六歳舍癸未仲冬二十二天赦大祥日

臨濟正傳三十五世前住正法當山三世大熹圓定手書

○攝州浪華當麻山天性寺鐘銘

攝江之隈　龍仙之臺　蒲牢一撃　羣援四來　拔彼輪苦
幽顯忽開　維法維刹　興隆偉哉

寶曆三龍集癸酉三月佛日　圓蓮社純譽松山謹誌

○攝州坂府天滿鄉寶珠山栗東禪寺鐘銘

其質頑鈍　厥音鏗鏘　德超諸物　響通十方　紛夢昏覺
火宅晨涼　施心空寂　桂傳無疆

宝曆八年星纒戊寅冬十一月　現住揚山叟天苗謹銘

○攝州長樂寺鐘銘　惟肖

攝州貴志庄萬松山長樂禪寺本有樓鐘年久破鈌大爲闕典寺耆

宿永世傾儲圖再作之偶有以巨鏞衒于貨者輙與二十又三緡獲
之簴而懸焉朝夕扣擊策怠啟昏善利豈易測也哉刻銘示後銘曰
言或有窮　嘿亦不通　資以演法　惟鐘儁功　巖然其量
廓爾其中　巨撞一發　鯨吼天風　迸停響止　聞性又空
非聞非寂　六戸融融　弗勞冶鑄　今善其逢　貨而取之
是性之庸　吁萬斯年　或此聲容

○攝州摩尼山大龍寺鐘銘　　泊如

摩尼山大龍寺者如意輪觀自在菩薩示迹之靈場也昔　稱德
帝神護景雲二年亞相清麻呂公剏建之延曆二十三年弘法大師
將入唐求法特乞加衛于斯像大同元年東旋再至禮像且駐錫修

法于此山故人呼為再山云貞享丙寅之春山主賢正律師募有緣
之檀捨而造銅鐘一口介狩野居翁索予銘敦請不已此地自神護
景雲而迄于今向一千年其間隆汚數四感通不一焉黃檗高泉禪
師嚮任佛國之日嘗作記述其槩略故今此不贅矣迺為之銘曰
娑婆教兮體惟音　音從耳兮耳從心　音之器兮莫先金
鐘鎔鉄兮鍊鋃鐺　華鯨幻兮出範模　震山谿兮報曉晡
徹阿鼻兮息炎熾　福無窮兮德溥被　覆四生兮圓二利

○攝州清光山常福寺鐘銘　　高泉

豊島之郡有寶坊　厥名常福山淸光　行基上士德所彰
竟蒙帝澤錫圭章　歷今倒指數百霜　山林卉木尚輝煌
天和二十禩有僧郎　秀順了琫志堅盈　重葺蒲牢架寺夾
昕夕考擊聲鏜鞳　或浴或驚悉覺寤　直至菩提卒不忘
藉此良因被萬方　四恩三有蒙嘉崇　我作銘詩敷其偈
願同洪韻遍無疆

○攝州吉祥山大德禪寺鐘銘　　千呆

攝水之北有宝坊　厥名德人山吉祥　水繞山環地最勝
蓬哉太士現慈光　茲有主盟號了翁　力修六度頑何剛
一旦能捐衣鉢資　整飾梵宮冠一方　新命梟氏範鉅鏞
晨昏考擊祝虞唐　晝宵名響永傳世　普利群迷躋覺場
人天均證圓通旨　祖道綿綿沐運昌

○攝州紫雲山法樂律寺鐘銘

寺在於攝之住吉郡南田邊村蓋小松內大臣平重盛公所創於治
承二年經代之久寺宇廢矣延寶年間洪善照律師來往此地以中
興為己任遂乎頃載營造功全其軋模雄偉猶如降移釋梵之宮有
來瞻者莫不稱嘆嗚呼正當叔世成此大功非福慧兼具曷能爾耶
今茲大坂農人橋檀越松尾知信之女榮順與貞松照蓮共捨貲新
鑄銅鐘就本寺造樓懸之不專利己誓欲普濟其志可佳也原夫無
有一佛不以音聲而化群品無有一機不從耳根而教解悟如鳴鐘
者以音聲作佛事斯則十方集和之信九界解脫之門可以祝國扶
宗可以利冥濟顯凡聞者能不為聲所轉返聞省其性則教體不謬

圓通可證矣律師屬予銘銘曰

何者至實　僧之爲體　和合惟崇　十方集會　信在乎鐘
況厥功德　實難思量　爭然業滅　叙輪苦亡　新鑄此器
以壯福田　增輝佛日　晃邊毫大　夕吼池月　曉鳴山雲
音響所及　警動迷者　迷悟無實　凡聖一心　返聞證性
個個觀音

享保戊戌仲春穀日　沙門湛堂惠淑

○攝州鳳林寺鐘銘　卍山

攝城最乘山鳳林寺主萬源燈公嘗鑄大鐘結制鳴法屈指則已十年其鐘未刻銘蓋似有待而今求音銘於老衲其意懇懃不得

飾辭信口吐臭以爲之銘銘曰

浪華巨刹　最乘山中　唱正偏秘　建精進幢　源攝萬派
燈照諸叢　熾陰陽炭　化牝牡銅　捧蒲牢鈕　挂法界宮
風起雲起　驚虎驚龍　朝打暮打　破頑破蒙　達磨禮樂
觀音圓通　是誰啟發　此大口翁

○攝州太平寺鐘銘

瀨津之坊南浪華之那畔護國山中太平禪刹今之住持太休寧公數年以來修造功畢今將結冬安居嘉會以集衲玄衆以演大法義於是石州那賀郡井村三浦氏忠兵衛法名覺了本醒同治右衛門淨名碧峰宗潭同五右衛門室齊藤氏法名戒順慈光各寄淨財若干助法會之費用寧公演感其施心乃轉其財範鑄梵鐘并作樓翼之既而乞銘於老衲爲把隨喜筆以銘緣起云銘曰

銅之在山　與石同頑　百鍊千鍛　位金銀間　爐鞴變化
鯨吼禪關　音聞覺夢　施心破慳　太平基業　法運循環
功德不朽　長鳴海寰

○攝州西芳山青龍寺鐘銘

攝州有馬郡福島村西芳山青龍寺者村人傳說夢窓國師插艸古跡山中有湘南潭北等境皆國師所名而一廢之後寒巖遠孫覺雄的公無中興統唱洞上正偏法既而月堂圓公能繼其緒新其棟宇置其莊田今之住山拙堂長老移山裏瑠璃堂於寺右邉爲小禪堂

時時修禪於其中於是檀信某者新鑄寶鐘以挂堂畔長老特來乞銘於老衲因說一偈以爲銘曰

湘南潭北擁青龍　中有黄金鑄寶鐘
敲動瑠璃堂上月　傳聲無影樹頭風

○攝州尼崎全昌寺鐘銘

攝州武庫山下大長氏武右衛門捨財範鐘挂尼崎桃源山全昌禪寺住持江山龍公乞銘作偈爲銘

鐘施號令古叢林　禪誦助功功甚深
不許滾波入江去　長留樓上發鯨音

○攝州法龍山西海寺鐘銘

攝州東生郡東高津法龍山西海禪寺延黄檗七代悅山老和尚開山之所聚集龍象之場徧募諸方檀信鑄成鉅鐘一口永爲山門大寶祝國庇民之器破除六道一切煩惱流傳後裔而第二代祖溪能和尚第三代泰峯崇和尚豈料至於第四代不貫礼樂之徒滅壞鐘鼓法器無存賴有智觀戒和尚乃開山眞孫常行古德之行丙申年十月十四日衆人特請當山住持是以不應惟願退已讓人是年十月念八日轉請本師祖春回和尚爲中興手席智觀和尚擢監院之職及其本師退隱之後寺衆竭力共伸隻手募鑄華鯨挽回厥音朝暮擊動獄王減刑聞淨夢醒其功大焉其德無窮命余作銘并序於悅老和尚之後奉和原韻銘曰

撥轉法輪兮　春回梵宮　重懸鯨鐘兮　振起法鑨
海衆雲集兮　佛日永隆　住持竭力兮　道德高崇
信士施財兮　福歸其中　法門鉅器兮　獨此洪鏞
祝國庇民兮　長扇堯風　晨昏扣擊兮　警醒迷蒙
欲度衆生兮　證入圓通　長鎭山門兮　顯其大功
重銘重勒兮　厥音無窮

支那大鵬鯤和南敬書

癸丑歲十月吉旦

○攝州楠野山了福寺鐘銘

攝州河邉郡昆陽莊南野村楠野山了福寺梵鐘者寛永甲申年大坂大賈佐藤五郎兵衛好道奮志投貲使冶工鎔鑄之蓋其邑乃好道所産之地而牛頭天王鎭座之境也故特崇神威以進至焉尒来歷十歲已生釁郄殆就破毁其嗣子高里更制新鐘復奉獻之以繼先人之志請予誌之因系以銘曰

蕭然道場　万籟斯滅　神臨鄉擁　人入境潔　蒲牢一聲
十方通徹　遣魔迎聖　維德凛冽　穗積以貫撰

○攝州嶋上郡祥雲山慶瑞禪寺鐘銘

昔日龍祖　劈破天荒　玄兎呈瑞　家鳳顯祥　因緣輻湊
遂成寶坊　宏偉壯麗　雄據攝陽　獨無鯨龍　以醒夢場
合會檀度　其志亦良　赤金新範　簴之華梁　曉昏考擊

音韻鍠鍠　呼風吼月　聲震十方　凡俾聞者　脫落塵韁
豁開慧日　盡證圓常　抵斯勝利　聖代無疆　祇樹增茂
檀門愈昌

寶永三年丙戌三月二十日　當山第三代永泰道眞撰

古銅已破　新範此成　鯨魚如吼　蒲牢似鳴　劍輪頓斷
苦海忽澄　寒空霜落　長夜風清　万壑聲動　幽窓夢驚
迷路雲闢　覺天月明　宗規孜孜　法樂鏗鏗　因傳不朽
果證無生

安永丁酉春三月望　當山第十世釋淳悟謹誌

○攝州大坂眞證山光禪寺鐘銘

攝州大坂眞鍮山光禪寺者始在播州飾磨郡豊別所氏某為追福家臣戰死者所創也先是其臣上杉春行有故與弟祐行致仕剃落春行法諱了行去遁因州別所氏乃召了行居之為開基矣了行既逝祐行嗣住了行之子了観從之天正中播攝兵燹寺亦不能以獨存祐行舍而去之避于石州觀則自泉州之紀州謁本願顯如教如兩僧巫于鷺森受命再建寺焉當僧主遷竄泉州貝冢觀住從之既而觀逝了誓嗣住焉誓又以元和九年癸亥從寺于攝州大坂從其依續十一傳至於現住權律師了說云說住有年繕修略備特關鳧鐘於是化歛檀度命冶工平安藤國次鑄巨鐘成時安永丁酉之秋也因叙其事使來謁銘為之銘曰

十處覺聞　一音所徹　慈悲聲久　特留道滅　如彼金口
爰廣長舌　妙應難思　惱輕苦輟　是惟教體　已說今說
函衆子來　大成図欽

安永六年丁酉九月二十八日

正二位　行前權大納言　菅原朝臣綱忠撰
從四位下行右近衛權少將源　朝臣家具書

○攝州平等山中勝寺鐘銘

津州兎原郡蘆屋海濱灘邑有一精藍山名平等寺名中勝自開祖至今十有四世現住沙門徃譽和尚合衆檀力新造梵鐘其志尤勤矣因予之方外之友大慈梵師而乞銘於予銘曰

鳧氏功了　華鯨新成　茲簴茲擊　殷殷厥聲　清曉霜冷
黃昏雷轟　莊嚴三寶　警覺群萌　天龍擁護　海鄉乃寧

安永七年歲次戊戌夏五月日

淡海前文學　伏水龍公美子玉謹譔

○泉州和泉郡信太山蔭涼寺鐘銘

宝鐘新鑄得完全　高桂層樓幾万年
一擊妙音三界外　人天何處亦安眠

延宝元癸丑天六月吉旦　當山開山鉄心稿

扶桑鐘銘集卷之三終

附錄引

鐘銘集五畿内部三卷鏤版訖焉後又有所得之鐘銘二十餘首余謂可收續編也偶訪深草瑞光寺見元政上人所輯之鐘銘集其中有余之未視者十數首因又謂浮生如槿馳景似駟豈期續編乎今雖全部刻成盍刋而屬于卷後耶於是乎迩者所得之銘都合四十餘首裒為一卷附錄於左云

扶桑鐘銘集巻之四

附録目録

追加目録

扶桑鐘銘集卷之四　畿內部附錄

平安　岡崎信好師古　編輯

○洛陽東山知恩院鐘銘

于時寬永十三丙子曆九月十五日

洛陽東山知恩教院大谷寺住

檀蓮社靈巖雄譽松風　鐘鑄奉行淸譽西巖淨徹

冶工三条釜座

和田出雲掾藤原國久　近藤丹波目藤原藤久

近藤因幡目藤原信安　辻伊豆目藤原直次

近藤美作目藤原宗次　和田信濃掾藤原國次

倩大工　近藤美作少掾入道宗味藤原宗久

岡本甲斐少掾入道淨故藤原國富

銘彫　後藤七郎左衛門尉藤原忠滿

○六波羅密寺鐘銘

夫洛陽東麓六波羅密寺者六度万行之道場也本尊十一面觀音靈像令濁世群類滿現世安穩後生善處之願樂者也爰大檀越幷伊前侍從直政公法名泰安居士之孝子等高築高閣疑昇兜率宮新鑄華鯨覚現鹿野苑之勳力也無常說法聲覚生死長夜夢梵音深妙響驚無明昏迷眠矣願以此功德令彼亡魂到華藏世界樂邦而已乃至法界平等普利伏希億万年至祝至禱

元和癸亥仲春如意珠日　法印權大僧都尊惠

○四條道場金蓮寺鐘銘

夫洪鐘者六時之進速誦經之前後齋粥之早晚借以警衆之器也其德也晨則破煩惱之夢昏則凝菩提之心加旃吒王免劍輪之責李主脫縲絏之罪實鳴鐘之利益大而不可思議也粤雒陽四條錦綾山太平興國金蓮寺之梵鐘累年銘鑄之備晨昏也尚矣雖然律不中宮商有不平之聲故信心之檀越欲新鑄而爲當寺後世之重器因而乞金銀銅鋏及鉛錫而使冶工鑄之鑪鞴時奮銘範已設不日而浮鐘新成挂著高樓於是蒲牢之曉聲上徹梵天花鯨之暮響下震黃泉其聲廣長中黃鐘之律使聞者耳根淸淨也然則檀越修善之功不亦恢乎乃至晃鐘之餘響施及法界塵塵之利益普度群生遂爲之銘銘曰

聲調響徉　音律通空　梵風惠物　法水淸蒙
帝都且樂　邊鄙方豊　精舍運永　化益力洪

延宝四丙辰七月佛歡喜日　住持淨阿慈觀

○安養寺鐘銘

鐘之爲器　中虛外圓　形旨剛正　節簴以懸　載考載擊
響徹大千　如佛住世　說法熾然　通心其口　一音能宜
感動龍鬼　警發人天　返聞自性　此聞始全　彌陀垂影
淨土現前　黃金變地　脚下生蓮　風淸月白　水麗山鮮

願心侶海　我道万年

寛文十年龍集庚戌初冬望日　　前住當寺龍室叟壽開謹誌

○誓願寺鐘銘

當來之世　我以慈悲　特留此經　止住百歳

其有衆生　聞斯聲者　隨意所願　皆可得度

寺院堅固　師檀和與　令法久住　二世安樂

慶長十二年丁未卯月十二日　　誓願寺中興開山響公

奉鑄綾小路矢田寺

可阿弥明定　　鑄師大工藤井國次

○矢田寺鐘銘

大勸進沙門淨慈　　願主戒本妙心

勸進聖良恵　　作銘藤原爲貞　　執筆僧懐實

一聽鐘聲　當願衆生　斷三界苦　頓證菩提

應安五年壬子六月廿日

○本能寺鐘銘

毎自作是念　以何令衆生　得入無上道　速成就佛心

正保四丁卯歳五月十三日

○專修寺門葉本誓寺鐘銘

欽惟仁王法王互顯而開佛眞諦俗諦適因而弘教仍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豊民安矣所以精舍盈于國土佛法溢于四海爰釋恵隆尊信堯恵大僧正之高命艸創當寺雖然未成揵椎既入寂矣師生平遺誡曰鐘量不過三丈同聽之檀越當師三迴諱鎔鑄洪鐘以寄於此旣銘曰

洛陽本誓　念佛道場　洪鐘施化　功德無量

響通遠近　律中宮商　所聞群類　同歸西方

慶應三甲午歳林鐘嘉辰　　法橋恵雲謹書

○革堂行願寺鐘銘

洛陽行願寺者寛弘年中行圓法師之所艸建也圓嘗得異木于賀茂神祠側手刻千手大悲之像而安之以圓頭戴宝冠身被革服都下呼曰革上人又呼寺爲革堂凡關以西安大悲像之道場毎州爲

不少就中俗稱西國巡禮觀音者三十三所而革堂其一也至今七百有餘歳雖世遷流季而威風不減于古可謂靈矣于先有鐘未盡美旣而破裂於是住持僧賢純自客歳孟陬之比毎日徇諸四來之衆以乞銅鉄之資遂雇陶師命火官棄擲諸珍而埏埴以爲器矣象之則神竜盤盤焉簴之則蒲牢鍠鍠然頓輪之所推成不亦鬻乎頃賢純特來請予銘予不文辭而不聽仍爲之銘曰

忍土佛事　音輪最洪　維斯法器　鎔盡頑銅　協律應呂

導盲披聾　華鯨噴浪　金獅吼風　聲振地界　響徹天宮

推羂賓劍　脱唐主籠　百福翔集　千殃作空　所輯願力

仰祈聖躬　彼三代樂　在九重東　佛法王法　一音道通

貞享改元龍集甲子材鐘日

洛北興聖寺住持嗣祖沙門石林道雲誌

○本禪寺

法安寺鐘 此鐘今在于茲

南瞻浮州大日本國攝州闕郡生玉大明神者本地聖王如來也佛宇神社之荒廢雖歷于幾世無修造一宇之施主伏以可謂億兆之君帥正二位右大臣豐臣朝臣秀賴公欲企營締之志厚而乃命片桐東市正且元且元謹奉鈞命始于孟春終于季秋其莊觀也朱甍金棟輪囷盡美矣鳧鐘之設亦復速成就也誠時至哉矣明神之擁護與　聖主之至德恰如合符節相若之左右逢源此功德焉仰躋

末代耳鐘銘曰

築再興地　開百福田　鍛冶爐鞴　造建臺甍　蘭若高聳
蒲牢新懸　百八杵數　三世機緣　琉璃殿上　水精簾前
鯨吼巨海　竜躍深淵　上通兜率　下資黃泉　姑蘇城外
遠到客船　長樂宮裡　常濕御筵　五畿七道　千歲万年
撫育民戶　祝延皇天

慶長十一年丙午黃鐘吉日　釋門比丘雲叔叟玄龍謹書

朝聞聲者覺生死夢夕聞響人驚無常進晝夜六時時時皆無不聽菩提之善因然元和乙卯仲夏逆乱強俗奪把之已來造次無特頼沛無鳴噫此梵鐘似功德永斷故雖無自半錢貯投一銖貫得之納洛陽本禪精舍伏乞者及遠近聲處等欲令聞者自然種本門壽量妙法速成就佛道而已經曰

毎自作是念　以我令衆生　得入無上道　速成就佛身

元和元歲次乙卯林鐘吉辰　住持勸持院日求敬白

○百萬遍知恩寺鐘銘

夫梵鐘者此安養寶樓莊嚴無量諸天技樂也銘曰

洪鐘出頭是何物　本源一音震天地
忽集乳重百千般　六字稱名咲吟吟
梵鐘知雷震　八音暢妙響　人天受福樂　三塗出生死

慶安辛卯十月十五日　曉蓮社滿譽光譽自心六十歲銘

○上京西園寺鐘銘

音聲之中　最為第一

慶長十九年辛寅時正吉日　住持沙門官蓮社天譽

○妙覺寺鐘銘

夫此洪鐘者以都鄙真俗奉加所令成就也樓鐘鳴福三國之傳記所載其功莫大也乃昔檀主發菩提心棄於國位求妙法持偈曰

推鐘告四方　誰有大法者　若以我解說　身當為奴僕
時有阿私仙　來白於大王　我有之妙法　世間所希有
故以太國主　勤求獲此法　遂致得成佛

梵鐘行於世其來尚哉銘曰

蒲牢一聲　賢聖喜集　魔軍悩悶　懐愁遠去　梵鐘一震
十方群生　聞即離苦　頓得解脱　梵韻一響　覺悟有情
生死長夜　豁然大朗　冀依此功　幸加貴賤　二世安樂
四海泰平　國土豊饒　門徒繁榮　讃仰増進　萬歳千秋
諸人快樂　南無歸命　一切三寶　諸天善神
寛永四年十月吉日　勸進比丘備前國乗蓮寺感應院日陽

○堯太山報恩寺
丹波國別院西願鐘　此鐘今在于茲
應永二十年歳次癸卯二月二日　大工沙弥西運

○安居院大宮悲田院鐘銘
願聞鐘聲　獲大利益　亡者離苦　存者得樂
衆病除愈　憂悩止息　遠近群萌　解脱纏縛
正應六年癸巳二月三日
光明遍照　十方世界　念佛衆生　攝取不捨
大勸進　沙門圓證　鑄物師大工橘則正
大施主　沙彌行圓　沙彌慈願　沙弥西信
清原國貞　四百七十一人

○[illegible]
能州富來八幡宮鐘銘　此鐘今在于茲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奉寄進大鐘一口　本願羽柴肥前守藤原朝臣忠久
元亀三年壬申三月吉日　能州富來八幡山光旭代

○浄福寺鐘銘
佛閣洪鐘新鑄成　蒲牢形躰太分明
森羅万象耳功徳　遠近醒眠百八聲
天下和順　日月清明　風雨以時　災厲不起
寛永五著雍執徐稔桃浪二十八蓂　應蓮社顯譽魯道

○蓮金山華光寺
愛宕護山別院丹州岩邊寺鐘　此鐘今在于茲
正應元年十月十八日鑄　大工橘則弘

灌頂光真言　以下有二十四梵字　咒願打始沙門信鐵

○六孫王大通寺鐘銘
清和皇胤　源家祖神　城南廟貌　紫氣輪囷　星紀幹轉
陸隆因循　昌運友熟　素願既伸　惟時惟世　至德至仁
興慶繼絶　寧邦裴民　鈞命茲降　祠宇一新　佛屋齊構
祇林益蓁　革鑄梵鐘　聲徹坤垠　警昏策怠　于夕於晨
靈應影隨　萬祥響臻　圓通大啓　鳴幾億春
元禄第十四龍次辛巳十一月穀旦
万祥山大通寺沙門義洞欽識

○西光寺鐘銘　高泉

山州太悲山有西光教寺者昔高行僧空也上人藏眞之地久而寺癈鞠爲荊棘之場頃復新之先是寺有大悲像乃上人爲朱雀天皇聖后保安所造内有手墨存焉天和三年有土橋氏之女敬施銅鐘以利幽顯住持高譽恩公來請銘銘曰

大悲之阜　有古琳宮　號曰西光　淨業之宗　久而頽毀
頃復興崇　有女傾信　願施洪鐘　以考以撃　以警冥蒙
藉斯勝利　上賛尭風　吾知厥徳　終古弗窮

○雲母寺鐘銘

奉鑄造洪鐘一口　比叡山西麓雲母寺者中道法性之靈窟明王遊履之梵刹也雖然久無鐘虡之設徒厥晨昏之戒於茲小僧爰糾

絶興廢之業鑄新鐘而以掛寶樓貢明王靈威備得脱資粮仰願鐘聲震遠近利物及朝野而已

元和九年癸亥三月吉日　盛音敬白

○深艸山瑞光寺鐘銘

法器新掛　聲徹八紘　鯨音一震　普拯群萌　應響催信
觸耳感情　艸山幽境　寤夢頓醒　梵音報曉　瑞光轉明
佛日永照　闔國安楽　艸山瑞光寺第八葉日祐謹識

○山科安祥寺

攝州渡邊安曇寺鐘銘　此鐘今在于茲

攝州渡邊安曇寺洪鐘　右為驚覚三世諸佛済度一切衆生以諸人之助成作一口之洪鐘爰為一寺之重寶永傳万代之不朽而已

嘉元三年歳次丙午正月廿六日
勧進法橋上人位示昭　鑄師河州丹南治部入道浄佛

○三室戸寺鐘銘

山城州宇治郡明星山御室戸寺世稱觀音大士利生靈場也在昔光仁天皇御宇勅始建立其為勝境朝日輝前醍醐擁後眞木嶋喜撰岳手習岩淵浮舟明星左顧右盻偉蹤奇跡阿誰不仰之　長和聖主継營華堂賜以膏腴田　寛治聖主命侍僧園城寺大僧正隆明任持始号三室戸寺時移物換不知幾炎涼香花未断堂宇猶存我門下若王寺前大僧正澄存嘗住此寺存弟子伽耶院主權

少僧都法眼澄榮今依其遺誡衆皆患無鐘榮來謀於我我乃命榮勧進十方諸檀銅鉼鉄鉢鑄以為鐘就求之銘不得已至此

地獄天堂嚴有名　菩提煩惱本同生
邯鄲道士漂流客　腸断樓頭一兩聲

承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冶工洛陽住飯田藤原宗三
長等山園城寺長吏二品道晃親王記
銘彫後藤正乗弟子中村勝左衛門藤原秀正

○朝日山白雲寺鐘銘

山城國葛野郡愛宕山太権現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楽

十方檀那　諸願成就　法界衆生　平等利益
大檀越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家光公
慶安五壬辰三月如意日
　權大僧都幸海　同宿陳　同昌海
　同　幸和　同豪雄　大工藤原重次

〇西山楨尾寺平等心王院鐘銘
願諸賢聖　同入道場　願諸悪趣　倶時離苦
寛永十四暦丁丑臘月下旬

〇泉谷山西壽寺鐘銘
願心為模　嚫施為工　花鯨既就　妙音何窮
應叩即鳴　臨聽得功　三有脱苦　六趣驚夢
貞享二年乙丑二月廿日　西壽寺實譽魯哲

〇清涼山靈源寺鐘
雄哉善逝　無縁慈悲　規矩像末　譬吼犍槌　衆生大菩
負縁覺知　鴻器新就　並開洪基　龍質炳發　虎形遽躋
鏗介徹暁　隠乎警時　啓發禪那　荘嚴毘尼　廣介景福
以薦古先　上達三界　下而九泉　鉄牀輟苦　湯鑊解懸
体眞体妄　二倶泯然　願諸賢聖　及以童夫　護持正法
窮劫永傳　十方諦聽　功徳無邉
延寶五年歳次丁巳閏十二月上澣

傳天台宗教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堯憲撰
〇愛宕郡大將軍村妙音山法華寺鐘銘
聲和六律　響至三獋　驚煩惱夢　覺涅槃眠
魔外退散　佛法流傳　靈異難計　功徳無邉
寛永十九天三月十八日　乾性院日進謹誌

〇雞冠井眞經寺談林半鐘銘
稽首礼三寶　奉備鐘一箇　梵音薫修識　群衆起道斧
漸漸積功徳　自他到彼岸　水遠山廣矣　天長地久耳
万治元戊戌歳十月十八日　通明院日祥銘

〇乙訓郡勝中山興隆寺鐘銘

奇哉頑器　吐雷呑風　衆曳侵曉　殷殷為宗
下入奈落　上震梵宮　法燈煥乎　傳至于東
千方億劫　遠而侶逢　天悠地久　惟茲銅鐘
延寶六年戊午三月四日　興隆寺第四世住持比丘日球識

〇乙訓郡寺戸村法菩提寺
　伯州大山寺稲荷大明神前鐘銘　此鐘今在于茲
奉施入伯州相見之郡大山寺下山稲荷大明神御前撞鐘之事
夙聞洪鐘功徳者内典外籍供讃之凡夫賢聖同崇之佛神荘嚴靈
場之規模也所以鎮護國家之祈禱滅罪生善之指南有情得脱之
直回證得菩提之正路都無過洪鐘之功徳晨昏發響無常日日驚

近五更醒眠識壽算之夜夜促雲上天衆五衰之夢休一聲響浪下
龍神三熱苦息半時鐘
右大檀越藤原真人吉川藏人廣家朝臣于時四品拾遺豊臣朝臣
奉加錢拾貫文為悲母春林妙盛禪定尼十三回忌孝子佐佐木源
兵衛尉春芳入瑜伽近事男慈本居士
天正十九年辛卯五月吉日　　下頼常陸國住内山第十坊

○西岡來迎院

佐州羽茂郡常樂院鐘銘　此鐘今在于茲

奉鑄造梵鐘　大日本國佐州月茂郡常樂院常住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已樂

經曰　器世間中有十七　清浄量壯形種種
色觸三種水地上　雨妙妙聲生眷屬
祝曰　皇風永扇　帝道遐昌　天長地久　國土安全
弘長壬戌林鐘日　台大工藤原某

○粟生光明寺鐘銘

願此鐘聲報法界　鐵圍幽暗悉皆聞
聞塵清浄證圓通　一切衆生成正覺
聞鐘聲　煩惱輕　離地獄　出火坑
菩提長　智惠生　願成佛　度衆生
明暦三年丁酉仲夏十二日

報國山光明寺三十二世　賜紫沙門倍山

○南都二月堂鐘銘

和州南京東大寺之羂索院者初良辨僧正之徒實忠和尚天平勝
寶三年之冬神遊於兜率天之後攝之難波津而得十一面大悲銅
像安置之梵宇也而每歳二月朔日對銅像修兜率軌者二七日始
天平勝寶四年至大同四年五十八載未嘗有缺俗呼其法掛修二
月法且院名二月堂也然後九百餘紀末徒相兼不墜先緒期至修
練者孳孳不懈矣蓋其遺風餘烈彌久熾者所以是忠之德業輝古
勝今也竊惟夫物之囿於化也成壞之勢常相因而遞代彰者不諭
可知矣往載寛文丁未春二月不虞羅鬱攸之變堂宇忽灰燼鴻鐘

亦銷鑠矣唯有觀音尊像　聖武皇帝宸毫之華嚴經　光明皇
后親書之涅槃經及牛王印板不為祝融所奪矧漢廷西壇和州東
寺雖世殊國異而其妙應靈感契合符節孰不敢歎乎既而寺衆
等以興復之故啓于　征夷大將軍源家綱公公者素外專仁政内
歸佛乘之君子也凡天下寺社百廢俱擧莫有越於當時故不待再
請即許諾重降鈞旨曰模道場舊製則高廣奇莊嚴飾光麗也豈能
一旦闕其功乎可假構小宇暫遷靈像以行每歳法會衆皆大歡矣
專有淨檀主撰冶士善於範圍者新鑄洪鐘以備於其法事伏願憑
此善利近得夭桃灼華之時而子葉孫枝轉繁茂遠荿三寶加被之
力而佛果菩提速圓成矣乃令沙門紹圓為之銘銘曰

此方教躰　音聞最宜　而鐘為用　傳令遠馳　上震兜卒
下徹泥黎　聲不彼往　耳不此來　幽明凡畜　罔兼蒙號
妙應靈感　豈易思惟　旋聞聞性　性空聞離　性聞兩寂
寂亦寂口　圓通三昧　其唯如斯　佛日揚耀　帝基緝熙
三槐内務　大樹外治　風調雨順　國豊民綏　庶幾繫鐘
永莫泯時　施者福因　竟無盡期

寛文八年戊申孟春穀旦　願主岡本三郎右衛門重當

再住妙心禪寺湛月叟紹圓誌

○和州添上郡降魔山善光教院鐘銘

無量壽覺　慈願太醇　攝取光耀　不捨罪倫　牟尼調御

大恩巨律　發遣教綱　徧救迷津　道其濟度　德過方論
空師弘布　功重万鈞　今汲淨水　新見鯨輪　三五更曉
百八聲頻　恒覺塵夢　鎭消妄塵　四趣脱苦　人天契眞
寺院栄荘　標越善循　法運長久　天下平均

○河内國布忍寺鐘銘

河内國布忍寺奉懸鐘　右奉懸意趣者為伴五子往生極樂者也

元曆元年甲午十二月十八日　孝子等

沙弥願西　伴時貞　平國友
平盛澄　菅野姉子　平姉子
別當僧聖舜　東大寺鑄物師艸部信明

○和泉國貝塚上巻

和州大福寺鐘銘　此鐘今在下巻

大和國廣瀬郡箸尾郷大福寺推鐘也

貞應三年甲申二月日　願主圓可弥陀佛

○泉州日根郡嘉祥寺浦眞光寺鐘銘

夫景鐘者化城警衆之法器也使群蒙到彼岸之勝縁也故弘法之基趾學欲造営既宿念發之于時為同性同心而助力故巍巍精舎為不日成就也於是同苗猶投資財以遂大鐘鑄冶而補霊場之荘嚴也銘曰

鴻韻瀏亮　應律以鳴　凡衆知戒　幻夢忽驚

延元丙子二月二十五日

光明山法泉院嘉祥寺源秀法印拜撰

○攝泉之堺廣普山妙國寺鐘銘

厥當山者古伽藍磨王鬼鐘鑄金中虎豹逆徒侵國界豺狼暴臣毀佛宇丁此時也寺塔罹鬱攸之變已為烏有矣仄聞智池釜上所浴誣鐘苦類所息肆予也欲鑄花鯨以吉寅寅神志願於四維索達嚮於八荒牽逐化矣自東自西加於金銀振北振南添於銅錫鎔茲冶工話思鎔範巧設洪鐘新成矣凡鍵槌一推一岁之衆雲集霜鐘三振四生之苦冰解依之厲鬼免刀輪獄卒休鑊湯長眠聞之而驚覺永夜因之而忽曉諸天所以聯墳三寶所以輪湊實相之標道場之

主莫先於焉妙用無謀叵勝計矣伏冀同志緇素轉禍為福之鞏

傳于萬歲與力甲乙断迷開悟之化益周于三世而已銘曰

蒲牢妙用　經処亦然　傍生巨海　那落深淵　緊得三熙

開解十纏　殷殷震地　鏗鏘響天　魑魅駄去　魔外遠竄

佛神護念　賢聖哀憐　所庶幾者　寺門安全　法燈久照

戒香永扇　聖主不替　於育八埏　逸韻無盡　不識幾年

寛永十四大歳丁丑三月吉日

願主中山中興十三世當寺六祖日遠書

○攝州摩耶山佛母寺鐘銘

佛日蹤莚　光耀大千　圓音一振　万類齊宣　信感成衆

有開必先　韻生於此　□鼓獅絃　威儀從肅　畢集人夫

居恒虚寂　康貧實堅　鬼獄沉趣　喚醒超遷　中興法語

器於斯傳

寛文十年歳次庚戌正月吉旦　化主道峻了極

臨濟正傳三十三世當山第十一代住持恵林機題

扶桑鐘銘集巻之四　大尾

東海道部　東山道部　北陸道部　山陰道部

山陽道部　南海道部　西海道部　續編拾遺

右嗣刻

追加

○洛陽行願寺鐘銘

正應二年己丑十一月八日癸丑鑄之　施主沙弥等

奉行法眼和尚位嚴丁　結縁道俗三千餘人

別當權律師法橋上人位法澄　鑄物師橘則弘

權別當阿闍梨傳燈法師位經壽　土師藤原則吉

○妙覺寺鐘銘

平安城高辻大宮法華堂名妙覺寺本尊南無妙法蓮華經　多寶 釋迦

右天長地久國土安穏諸檀施主息災延命恒受快樂乃至法界衆

主平等利益　奉寄進　大願主沙弥妙善

應永第八暦大歳辛巳閏正月　作銘大施主　法賀　妙造

○北白川天満宮鐘銘　此鐘今在于吉祥院

洛陽東山北白川天満宮之鐘　於但馬國城崎郡鑄之

享祿二年己丑歳七月七日　本願壽音寸穀為妙祐禪尼也

○醍醐山鐘銘　在于喜多院　守覚御記

曉驚雪卯之老眠　夕促日没之梵行

延喜帝御製　同御宸筆也

○宇治白山金色院鐘銘

建武二年乙亥二月卅日

○笠置山般若臺鐘銘

新鑄華鐘遠報梵音願念衆生發菩提心
建久七年丙辰八月十五日　大和尚南無阿弥陀佛
○金龍寺鐘銘
長亨二年戊申季春二十日
従一位富子誌之
扶桑鐘銘集巻之四追加大終

安永七年戊戌十月
江戸書林　日本橋通二町目　山城屋佐兵衛
浪花書林　心斎橋通南久宝寺町　河内屋八兵衛

岡崎盧門先生著述編輯校閲書籍目録于左

盧門先生集　麗澤詩集　○古今銘彙　詩学道標　詩林砕玉
唐詠物詩選　李頎詩集　○古今讃彙　詩学摘要　詩苑採芳
唐詩貫珠選　唐詩聯材　古今諺彙　詩学大観　詩語筌蹄
唐詩熟字格　唐詩韻譜　史籍論叢　唐明詩格　遼字觧
中夏俗語藪　題畫詩選　九流緒論　日本詩格　闡提録
扶桑鐘銘集　句題詩選　諸子要覧　日本詩綜　投壺新譜
○扶桑碑銘集　名詩類選　諸子小志　日本詩礎　勝地詩帖
儲光羲詩集　寵詩類選　小學紺珠　明朝楽譜　醫祖廟碑
本朝律詩選　異体詩選　左國紀要　書学道標　両韻便覧
本朝絶句選　文法捷覧　史漢紀要　尺牘道標　○字画正誤
詩工椎鑿　詩語叢　詩鏡　○平安風雅　詩学字苑

平與清　編

藥師寺金石記

文政十一年（一八二八）刻本

據文政十一年（一八二八）刻本影印

薬師寺金石記序

神國立碑之營現報霊異記記小子部栖軽碑文柱之事焉伊與風土記載上宮太子湯罡碑之說焉繼之那須國造墓碑上毛野多胡建郡碑多賀城碑莫不為不多也平城右京薬師寺有仏跡石記讃

嘆歌碑浮圖擦銘共千有餘年之古物存于今日者最可嘉賞也雖然其字體磨滅缺損不分明魯魚亥豕難辨知豈為易讀哉寶暦中埜呂實夫受松右親衛校尉之命託於南都墨戸松井元泰而搨寫之議於江戸牛込濟生寺住僧作

之解以布于世近来白河侯集古十種中亦收之此外寫傳刊行雖不少然謬說誤釋不能無遺憾焉曩時本寺行遍律師懇切搨得而所進寄於余之松下書屋者實善本也於是研精覃思探其頤索其隠参考衆本纂輯諸記而成卷名

之薬師寺金石記以鐫梓矣嗚呼固陋淺學之所為何濟免君子之嘲乎哉文政戊子仲冬江戸松屋主人平與清序

門人　藤原正己謹書

平城右京藥師寺金石記

目録

平城右京藥師寺金石記

緑山倭學士　平與清校訂

○檫銘

按藥師寺浮圖露盤東西所鐫之銘。云是舍人親王所親書也。記中稱清原宮馭宇天皇者天武天皇也。稱中宮及太上天皇者持統天皇也。稱後帝者文武天皇也。

維清原宮馭宇天皇即位八年庚辰之歳建子之月。以中宮不悆（按悆与豫同）創此伽藍。而鋪金未遂龍駕騰仙。大上天皇。奉遵前緒遂成斯業。照先皇之弘誓光後帝之玄功道濟郡（按郡与羣通）生業傳曠劫。式於高躅敢勒貞金其銘曰。

巍巍蕩蕩藥師如来。大發誓願廣運慈哀。猗歟聖王。仰延（按延延俗體）冥助。爰餝靈宇荘嚴調御。亭亭寳刹。寐寐法城。福崇億劫慶溢萬齡。

○佛跡石前面記

（按拾芥鑿一尺五寸。按二許人。中廿行既刊，出界外四面，有佛像及蓮華文雲文等焉。）

釋迦牟尼佛跡圖

業（按舊版作尋者非，今据搨本改正。）西域傳云，今摩揭陀國。
昔阿育王方（一說為主字者難從。）精舍中，有一大石。有佛跡。各長一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花文□（按此缺字。舊版作業。諸本疑之者共非。）相各異。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望王城，足所蹈處。近為金耳國商迦王不信正法，毀壞佛跡，鑿已還生，文彩如故。又捐於河中，尋復本處。今現圖寫所在流布。觀佛三昧經云，若人見佛足跡，恩敬重無量。衆罪由此而（按以上三字諸本共誤，今据搨本訂正。）滅。今俱非有幸之所致乎。又北印度烏仗那國東北二（按集古十種作三者誤。）百六十里入大山，有龍泉河源。

春夏含（按西域記作含，集古十種吹為含，今据搨本及舊版。亦）凍，晨夕飛雪。暴惡龍常雨水災。如来往化，令金剛神以杵擊□（按舊版作擊山崖者非，今据搨本為一缺字。）暴龍聞□佛（按已上二字及一缺字，舊版作出伏二字，今据搨本訂正。）歸依於佛慈悪心起，留跡示之，於泉南大石上現其跡，隨心淺深量有長短。今丘慈國城北四十里寺（按舊版作涯者非。）佛堂中玉石之上。亦有佛跡。齋日放光，道俗至時同往慶修。觀佛三昧經，佛在世時，若有衆生見佛行者，及見千輻輪相，即除千劫極重惡罪。佛去世後，想佛行者，亦除千劫極重惡業。雖不想行，見佛跡者，見像行者，步步之中，亦除千劫極重惡業。觀如来足下平滿不容一毛。足下千輻輪相，轂輞具足，魚鱗相次，金剛杵相。（按三昧經此間有者字。）足跟亦有

梵主頂相衆蠱（按三昧經作蠱螺）之相。不異諸悪。是爲

休祥。

○同界外右傍記

知識家口男女大小（按已下實有人數之字）

○趺石右面記

（按格界中十七行刻之。文室眞人淨三大字刻於界外左傍。界外亦有花文焉）

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按舊版爲一缺字。集古十種爲五箇二字。一爲爲字。及一缺字者。共難從。今據搨本訂正）國中。轉法

輪。回見跡。得轉寫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黄

書本實。向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轉寫搭是第

二本。其（按舊版作日者非）本在右京四條（按諸本作行者非。今據搨本改正）一坊禪院。向禪院壇。披見神跡。敬轉寫

搭是第三本。從天平勝寶元年歲次己丑七

月十五日。至廿七日。并一（按一字舊版脱。今據搨本）十三

箇日。作了（按舊版了字无。集古十種爲缺字。一說爲之字）檀主從三

位智努王。天平勝寶四年歲次壬辰。九月七

日。改之（按舊版作王。一說爲書字。今據搨本改正）寫成。文室眞人

智努。畫師越田安方畫（按舊版作書。一作蓋。智奴書記文安方畫佛像。安文等人王刻之。作蓋堂則堂以作古字。可是也）匠寫。神石

作主（按美工杦参禅）□□口人足。匠仕（按美作杦参禅）□

□□□□□□。（按神石已下二行十八字。其中缺九字。諸本无。今據搨本加之）

○趺石後面記

（按界中十二行刻之。界外有花文焉）

至心發（按一說至心二字爲缺。發字作伐者非）願。爲亡夫人從

四位下茨田郡主法名良式。敬寫釋迦如來

神跡。伏願夫人之靈（按一作靈魂二字者非）高遊入无

勝之妙邦。受□□□□之聖□。永脫有漏。高

證无為同霑三界共契一眞 按此已下、當繫左面諸行无常云云語

○同左面記

按界中五行鐫之、界外有佛像及雲足蓮華、後面記文之末句歟。

諸行无常。諸法无我。涅槃寂靜。

○佛足石碑倭歌

按碑高六尺余、廣一尺五寸余、厚一寸五分許、所鐫倭歌廿一首、分爲二段、上段十一行、下段十行

藥師寺金石記

上段第二首上有恭佛跡三字、第九首上有一十七首四字、下段第七首上有呵嘖生死三字、第九首上有无字、蓋十七首讃佛跡歌也、四首訶嘖生死歌也、据拾遺倭歌集則光明皇后所撰也、

恭佛跡一十七首

美阿止都久留。伊志乃比鼻伎波。阿米尓伊
多利都知佐閇由須礼。知〻波〻賀多米尓。
毛呂比止乃多米尓。
弥蘇知阿麻利布多都乃加多知夜蘇久佐

等曽太礼留比止乃布美志阿止〻己呂。麻
礼尓阿留可毛。
与伎比止乃麻佐米尓美祁牟美阿止須良
乎。和礼波衣美須弖。伊波尓恵利都久。多麻
尓恵利都久。
己乃美阿止。夜与呂豆比賀利乎。波奈知伊
太志。毛呂毛呂須久比。和多志多麻波奈。

藥師寺金石記

久比多麻波奈。
伊可奈留夜。比止尓伊麻世可。伊波乃宇閇
乎。都知止布美奈志。阿止乃祁留良牟。多布
刀久毛阿留可。
麻須良乎乃。須〻美佐岐多知。布賣留阿止
乎。美都〻志乃波牟。多太尓阿布麻弖尓。麻
佐尓阿布麻弖尓。

麻須良乎乃布美於祁留阿止彼伊彼乃宇
阿佘伊麻毛乃己礼利美都々志乃霧止
賀人志乃霧止
己乃美阿止乎多豆祢毛止来豆与伎比止
乃伊麻須久佘々彼和礼毛麻胃豆乎
毛呂乎乎豆
舎加乃美阿止伊彼佘宇都志於伎宇夜麻

比豆乃知乃保止氣佘由豆利麻都良乎
佐哉麻宇佐乎
己礼乃与彼宇都利佐留止毛止己止婆佘
佐乃己利伊麻世乃知乃与乃多米
麻多乃
麻須良乎能美阿
佐伎彼比乃阿都伎止毛加羅麻為多利豆

麻佐米佘弥祁乎比止乃止毛志
宇礼志久毛阿留可
乎遅奈伎夜和礼佘於止礼留比止乎於保
美和多佐乎多米止宇都志麻都礼利
舎加乃美阿止伊彼佘宇都志於伎由伎米
具利宇夜麻比麻都利和我与彼乎閇乎

乃与彼乎閇乎
久須理師彼都祢乃毋阿礼等麻良比止乃
伊麻乃久須理師多布止可理家利来太志
可利[illegible]利
己乃美阿止乎麻婆利麻都礼婆阿止奴志
乃多麻乃与曽保比於毋保由留可毋美留
期止毛阿留可

於保美阿止乎。美尓久留比止乃。伊尓志加
多知与乃都美佐閇。保呂夫止曽伊布」乃曽
久止叡伎久

呵嘖生死 四首 此下脱二字

比止乃微波。衣賀多久阿礼婆。乃利乃多能
与須加止奈礼利。都止米毛呂毛呂。」須々賣
毛呂毛呂。

与都乃閇美。伊都々乃毛乃々。阿都麻礼流。
伎多奈伎微乎婆。伊止比須都閇志」波奈礼
須都倍志。

伊加豆知乃。比加利乃期止岐。己礼乃微波。
志尓乃於保岐美。都祢尓多具覇利。」於豆閇
可良受夜。

□都□□□□□□□比多留比□ 按此缺 蓋此字

牧。乃多尓。久須理師毛止牟。与伎比止毛止
无。」佐麻佐牟我多米尓

平城右京藥師寺金石記 終

文政十一年十月

南都 藥師寺藏版

南都藥師寺藏板

佛足石碑銘解　江戸野呂實夫著　一巻
藥師寺塔擦銘釋　江戸余佐勝皐著　一巻
藥師寺金石記　江戸小山田與清校　一巻
藥師寺金石記解　小山田與清著　二巻
佛足結縁歌文集　南都沙門行遍輯　小山田與清勘進　一巻
佛足結縁和歌集　沙門行遍輯　江戸關岡野例良勘進　一巻
佛足結縁俳諧集　沙門行遍輯　一巻
佛足結縁歌文集　全　小山田與清歌文　一巻
松屋小山田氏再興記　下総上原建胤撰　一巻

文政十一年十月

發兌書林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ル　勝村次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通壹丁町　田中太右衛門
江戸日本橋通一町目　須原茂兵衛

日本紀年表

繩文文化時期

約 10000 年前～約前 3 世紀）

神武天皇（前 660～前 585）

綏靖天皇（前 581～前 550）

安寧天皇（前 549～前 511）

懿德天皇（前 510～前 476）

孝昭天皇（前 475～前 393）

孝安天皇（前 392～前 291）

孝靈天皇（前 290～前 215）

彌生文化時期

約前 3 世紀～約公元 3 世紀）

孝元天皇（前 214～前 158）

開化天皇（前 157～前 98）

崇神天皇（前 97～前 30）

垂仁天皇（前 29～70）

景行天皇（71～130）

成務天皇（131～190）

仲哀天皇（192～200）

（攝）神功皇后（201～269）

古墳文化時期

約 3 世紀～約 6 世紀）

應神天皇（270～310）

仁德天皇（313～399）

履中天皇（400～405）

反正天皇（406～410）

允恭天皇（412～453）

安康天皇（454～456）

雄略天皇（457～479）

清寧天皇（480～484）

顯宗天皇（485～487）

仁賢天皇（488～497）

武烈天皇（498～506）

繼體天皇（507～533）

安閑天皇（534～535）

宣化天皇（536～539）

飛鳥文化時期（約 6 世紀～約 645）

欽明天皇（540～571）

敏達天皇（571～584）

用明天皇（585～586）

崇峻天皇（587～592）

推古女皇（593～628）

舒明天皇（628～641）

皇極女皇（641～644）

白鳳文化時期（645～710）

孝德天皇（645～654）

大化（645～649）

白雉（650～654）

齊明女皇（655～661）

天智天皇（662～671）

弘文天皇（671～672）

天武天皇（672～685）

朱雀（672）

白鳳（673～685）

- 持統女皇（686～696）
  - 朱雀（686～696）
- 文武天皇（697～707）
  - 大寶（701～703）
  - 慶雲（704～707）

奈良文化時期（710～784）

- 元明天皇（707～714）
  - 和銅（708～714）
- 元正天皇（715～723）
  - 靈龜（715～716）
  - 養老（717～723）
- 聖武天皇（724～749）
  - 神龜（724～728）
  - 天平（729～748）
  - 天平感寶（749）
- 孝謙女皇（749～758）
  - 天平勝寶（749～756）
  - 天平寶字（757～758）
- 淳仁天皇（758～764）
  - 天平寶字（758～764）
- 稱德女皇（764～769）
  - 天平神户（765～766）
  - 神户景雲（767～769）
- 光仁天皇（770～780）
  - 寶龜（770～780）
  - 天應（781）

平安時期（794～1192）

- 桓武天皇（781～805）
  - 延曆（782～805）
- 平城天皇（806～809）
  - 大同（806～808）
  - 仁和（809）
- 嵯峨天皇（809～823）
  - 弘仁（810～823）
- 淳和天皇（823～833）
  - 天長（824～833）
- 仁明天皇（833～850）
  - 承和（834～847）
  - 嘉祥（848～850）
- 文德天皇（850～858）
  - 仁壽（851～853）
  - 齊衡（854～856）
  - 天安（857～858）
- 清和天皇（858～876）
  - 貞觀（859～876）
- 陽成天皇（876～884）
  - 元慶（877～884）
- 光孝天皇（884～887）
  - 仁和（885～887）
- 宇多天皇（887～897）
  - 仁和（888）
  - 寬平（889～897）
- 醍醐天皇（897～930）
  - 昌泰（898～900）
  - 延喜（901～922）
  - 延長（923～930）
- 朱雀天皇（930～946）
  - 承平（931～937）
  - 天慶（938～946）
- 村上天皇（947～967）
  - 天曆（947～956）
  - 天德（957～960）
  - 應和（961～963）
  - 康保（964～967）
- 冷泉天皇（967～969）
  - 安和（968～969）
- 圓融天皇（969～984）
  - 天祿（970～972）
  - 天延（973～975）
  - 貞元（976～977）
  - 天元（978～982）
  - 永觀（983～984）
- 花山天皇（984～986）
  - 寬和（985～986）
- 一條天皇（986～1011）
  - 永延（987～988）

永祚（989）
正曆（990～994）
長德（995～998）
長保（999～1003）
寬弘（1004～1011）

三條天皇（1011～1016）
長和（1012～1016）

後一條天皇（1016～1036）
寬仁（1017～1020）
治安（1021～1023）
萬壽（1024～1027）
長元（1028～1036）

後朱雀天皇（1036～1045）
長曆（1037～1039）
長久（1040～1043）
寬德（1044～1045）

後冷泉天皇（1045～1068）
永承（1046～1052）
天喜（1053～1057）
康平（1058～1064）
治曆（1065～1068）

後三條天皇（1068～1072）
延久（1069～1072）

白河天皇（1072～1086）
延久（1073）
承保（1074～1076）
承曆（1077～1080）
永保（1081～1083）
應德（1084～1086）

堀河天皇（1086～1107）
寬治（1087～1093）
嘉保（1094～1095）
永長（1096）
承德（1097～1098）
康和（1099～1103）
長治（1104～1105）
嘉承（1106～1107）

鳥羽天皇（1107～1123）
天仁（1108～1109）
天永（1110～1112）
永久（1113～1117）
元永（1118～1119）
保安（1120～1123）

崇德天皇（1123～1140）
天治（1124～1125）
大治（1126～1130）
天承（1131）
長承（1132～1134）
保延（1135～1140）

近衛天皇（1141～1155）
永治（1141）
康治（1142～1143）
天養（1144）
久安（1145～1150）
仁平（1151～1153）
久壽（1154～1155）

後白河天皇（1155～1158）
保元（1156～1158）

二條天皇（1158～1165）
平治（1159）
永曆（1160）
應保（1161～1162）
長寬（1163～1164）
永萬（1165）

六條天皇（1165～1168）
仁安（1166～1168）

高倉天皇（1168～1180）
嘉應（1169～1170）
承安（1171～1174）
安元（1175～1176）
治承（1177～1180）

安德天皇（1180～1184）
養和（1181）

鎌倉時期（1192～1333）

壽永（1182～1184）

後鳥羽天皇（1185～1198）
文治（1185～1189）

建久（1190～1198）

土御門天皇（1198～1210）

正治（1199～1200）

建仁（1201～1203）

元久（1204～1205）

建永（1206）

承元（1207～1210）

順德天皇（1210～1221）

建曆（1211～1212）

建保（1213～1218）

承久（1219～1221）

仲恭天皇（1221）

後堀河天皇（1221～1232）

貞應（1222～1223）

元仁（1224）

嘉祿（1225～1226）

安貞（1227～1228）

寬喜（1229～1231）

貞永（1232）

四條天皇（1232～1242）

天福（1233）

文曆（1234）

嘉禎（1235～1237）

曆仁（1238）

延應（1239）

仁治（1240～1242）

後嵯峨天皇（1242～1246）

寬元（1243～1246）

後深草天皇（1246～1259）

寶治（1247～1248）

建長（1249～1255）

康元（1256）

正嘉（1257～1258）

正元（1259）

龜山天皇（1259～1274）

文應（1260）

弘長（1261～1263）

文永（1264～1274）

後宇多天皇（1274～1287）

建治（1275～1277）

弘安（1278～1287）

伏見天皇（1287～1298）

正應（1288～1292）

永仁（1293～1298）

後伏見天皇（1298～1301）

正安（1299～1301）

後二條天皇（1301～1307）

乾元（1302）

嘉元（1303～1305）

德治（1306～1307）

花園天皇（1308～1318）

延慶（1308～1310）

應長（1311）

正和（1312～1316）

文保（1317～1318）

後醍醐天皇（1318～1331）

元應（1319～1320）

元亨（1321～1323）

正中（1324～1325）

嘉曆（1326～1328）

元德（1329～1330）

元弘（1331）

南朝（1332～1392）

後醍醐天皇（1332～1339）

元弘（1332～1333）

建武（1334～1335）

延元（1336～1339）

後村上天皇（1339～1368）

興國（1340～1345）

正平（1346～1368）

長慶天皇（1368～1383）

正平（1369）

建德（1370～1371）

文中（1372～1374）

天授（1375～1380）

弘和（1381～1383）

後龜山天皇（1383～1392）

元中（1384～1392）

北朝（1332～1392）

光嚴天皇（1332～1335）
正慶（1332～1333）
建武（1334～1335）

光明天皇（1336～1347）
建武（1336～1337）

室町時期（1338～1573）

暦應（1338～1341）
康永（1342～1344）
貞和（1345～1347）

崇光天皇（1348～1351）
貞和（1348～1349）
觀應（1350～1351）

後光嚴天皇（1352～1370）
文和（1352～1355）
延文（1356～1360）
康安（1361）
貞治（1362～1367）
應安（1368～1371）

後圓融天皇（1372～1382）
應安（1372～1374）
永和（1375～1378）
康暦（1379～1380）

永德（1381～1382）

後小松天皇（1383～1412）
永德（1383）
至德（1384～1386）
嘉慶（1387～1388）
康應（1389）
明德（1390～1393）
應永（1394～1412）

稱光天皇（1412～1427）
應永（1413～1427）

後花園天皇（1428～1464）
正長（1428）
永享（1429～1440）
嘉吉（1441～1443）
文安（1444～1448）
寶德（1449～1451）
享德（1452～1454）
康正（1455～1456）
長禄（1457～1459）
寬正（1460～1464）

後土御門天皇（1464～1500）
寬正（1465）
文正（1466）
應仁（1467～1468）
文明（1469～1486）
長享（1487～1488）

延德（1489～1491）
明應（1492～1500）

後柏原天皇（1500～1526）
文龜（1501～1503）
永正（1504～1520）
大永（1521～1526）

後奈良天皇（1526～1557）
大永（1527）
享禄（1528～1531）
天文（1532～1554）
弘治（1555～1557）

正親町天皇（1557～1586）
永禄（1558～1569）

安土桃山時期（1568～1598）

元龜（1570～1572）
天正（1573～1586）

後陽成天皇（1586～1611）
天正（1587～1591）
文禄（1592～1595）

江戸時期（1603～1867）

慶長（1596～1611）

後水尾天皇（1611～1629）
慶長（1612～1614）
元和（1615～1623）

寛永（1624～1629）
明正天皇（1629～1643）
寛永（1630～1643）
後光明天皇（1643～1654）
正保（1644～1647）
慶安（1648～1651）
承應（1652～1654）
後西天皇（1654～1663）
明暦（1655～1657）
萬治（1658～1660）
寛文（1661～1663）
靈元天皇（1663～1687）
寛文（1664～1672）
延寶（1673～1680）
天和（1681～1683）
貞享（1684～1687）
東山天皇（1687～1709）
元禄（1688～1703）
寶永（1704～1709）
中御門天皇（1709～1735）
寶永（1710）
正德（1711～1715）
享保（1716～1735）
櫻町天皇（1735～1747）
元文（1736～1740）
寛保（1741～1743）

延享（1744～1747）
桃園天皇（1747～1762）
寛延（1748～1750）
寶暦（1751～1762）
後櫻町天皇（1762～1770）
寶暦（1763）
明和（1764～1770）
後桃園天皇（1770～1779）
明和（1771）
安永（1772～1779）
光格天皇（1779～1817）
安永（1780）
天明（1781～1788）
寛政（1789～1800）
享和（1801～1803）
文化（1804～1817）
仁孝天皇（1817～1846）
文政（1818～1829）
天保（1830～1843）
弘化（1844～1846）
孝明天皇（1846～1867）
弘化（1847）
嘉永（1848～1853）
安政（1854～1859）
萬延（1860）
文久（1861～1863）

元治（1864）
慶應（1865～1867）

近代（1868～）

明治天皇（1866～1912）
明治（1868～1912）
大正天皇（1912～1926）
大正（1912～1926）
昭和天皇（1926～1989）
昭和（1926～1989）

日本幕府將軍表

鎌倉幕府歷代將軍及執政年限

源賴朝（1192～1199）
源賴家（1201～1203）
源實朝（1203～1219）
九條賴經（1225～1244）
九條賴嗣（1244～1252）
宗尊親王（1252～1266）
惟康親王（1266～1289）
久明親王（1289～1308）
守邦親王（1308～1333）

室町幕府歷任將軍及執政年限

足利尊氏（1338～1358）
足利義詮（1358～1367）
足利義滿（1368～1394）
足利義持（1394～1423）
足利義量（1423～1425）
足利義教（1429～1441）
足利義勝（1442～1444）
足利義政（1449～1473）
足利義尚（1473～1489）
足利義植（1490～1494）
足利義澄（1494～1508）
足利義植（1508～1521）
足利義晴（1521～1546）
足利義輝（1546～1565）
足利義榮（1565～1568）
足利義昭（1568～1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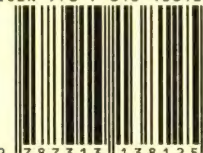
江戶幕府歷代將軍及執政年限

德川家康（1603～1605）
德川秀忠（1605～1623）
德川家光（1623～1651）
德川家綱（1651～1680）
德川綱吉（1680～1709）
德川家宣（1709～1713）
德川家繼（1713～1716）
德川吉宗（1716～1745）
德川家重（1745～1760）
德川家治（1760～1787）
德川家齊（1787～1837）
德川家慶（1837～1853）
德川家定（1853～1858）
德川家茂（1858～1866）
德川慶喜（1866～1867）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目錄

ISBN 978-7-313-13812-5



定價：18700.00圓（共二十二册）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145
SS□=14664145